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六二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六二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0·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52）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家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闢精確處不可掩沒黎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鄞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鬨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毗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懞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

重刻明儒學案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岐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横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棃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鈎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幷校亥豕之訛壽諸棃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唱之苦心也夫　時

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日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師說

方正學孝孺

黃宗羲述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絶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絶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愼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絶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淸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淸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下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絶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淸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壁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渭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歔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璣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愼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覩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鄒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

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為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為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為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欲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為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腳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栢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為性以心為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日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齗齗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為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為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為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言之可為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為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狀（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遺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交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嘗士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燦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齗齗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譚譚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為學醋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壓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陋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羲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朱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藉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明儒學案總目

姚江黄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　彝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餘祖　葉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卷一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卷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孔明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卷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卷四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卷五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卷六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卷七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卷八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卷九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卷十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附許半圭　王司輿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王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卷十二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卷十三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黄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附子穀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黄致齋先生宗明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卷十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卷十七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卷十八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卷二十二
廉使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皐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嶽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東崖先生襞 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文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卷三十六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卷三十七
大學劉冲倩先生塙
甘泉學案
卷三十八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大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卷四十一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卷四十五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㫤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卷四十六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卷四十九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卷五十四
盧冠巖先生寧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總憲曹真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烈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卷六十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卷六十一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卷六十二
蕺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明儒學案卷一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大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子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犂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詧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邱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譏讒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

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上十因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即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誓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璝（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璝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璝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璝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慍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璝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踈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忍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未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薫風徐來而山林闃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敘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

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閑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怠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為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屢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曠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一事少含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為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志○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一日以事暴怒即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胸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邪勉之無怠○枕上思近來心中閑思甚少亦一進也○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窗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即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揩磨則善矣○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却為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

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恆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為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死何害為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壽考不免為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深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苟安直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為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為過時不能學也○近晚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為量聖人之德為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為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

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愼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麤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愞○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藁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數日覺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卽是自絕於天○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原工夫日用間大得○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臨寢猶諷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乖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覺忘味也○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早起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窮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眞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平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男兒須挺然生世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爲幸雖貧窶太甚亦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爲可歎耳○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眞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涵養此心不爲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悅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閑遊門外而歸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卽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讀奏議一篇令人悚然噫淸議不可犯也○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畬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眞心客氣傷元氣○讀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爲至要○人生須自重○閑臥新齋西日明窗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此意不得○

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深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粗安頃刻不可離也○緣亭子看收菜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夜臥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明儒學案卷一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　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鏞　徐兆顯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曆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即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覆萌蘗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即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即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蕩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更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應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慎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克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即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己無與焉便是王者若著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道理到貫通處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

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省察與氣稟中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己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寘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即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宜旁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內裏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即安心存處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發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illegible]像[illegible]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illegible]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illegible]

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眞虛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眞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眞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淸高固好然淸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淸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

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禪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淸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眞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淸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今

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擾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瞢倒在這裏○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其心肅然則天理卽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心麤最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蝜蝂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曰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訾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却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勸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

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盡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廬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宏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甯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紬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蕐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宏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授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虀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成化初卒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錫祉　徐先顯　熊榮禎　劉秉楨　熊育鑫　熊青儒　周學庚　曹先炳　李寅寶　重刊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為守備奄人劉瑯所屈召為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為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蓋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為三不知天地間秖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即理也人得之以為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為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即理也善固理矣即過不及而為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為禪其後始知為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鑒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藹藹發生天地萬物血脈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絪縕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成吾仁○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粹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仁陰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illegible]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成[illegible]來但覺得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作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箇心來治此心卻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以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箇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古人精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開文明凝聚則開巧偽學須涵養本原○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有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呴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純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卻是作偽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卑能觀其純全若只據己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為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為體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未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為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縱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夫理沖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

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而愈雜矣惡分若有萬不齊矣○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温厚而弗温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禮主敬讓其心肅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絶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聖賢沖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識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即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遮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汚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習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一理散爲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之渣滓滯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當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爲天下大公○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吉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是舉一大者來壓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個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在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身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個氣亦渾淪本只一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分上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言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

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的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統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卽此一些子亦便是理爲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觸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式然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成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卻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卻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純厚清明略無些渣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欲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欲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欲汩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

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爲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爲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洒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淸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踈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略了道理吾見淸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愕然○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踈但與其鉗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却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督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悅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沉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幷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背馳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畜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乃是支離也○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彼他說得太快易聳動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據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但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吾懼○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蒙昧二件犯著一件便不是○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而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耶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卽是氣氣卽是理渾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成樂譜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尙粗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即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即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即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并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明儒學案卷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會鑫 熊賜祖 熊會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賓 重刊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別號東岩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為至言然而訾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為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為河漢乎

夏東岩文集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擬開便昏黑了○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詹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便如曾點象堯舜怡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道理是個甜的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勅視三代為尤嚴其亦可畏乎○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徇外即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為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真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為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為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各自為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為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為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為然○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意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即是為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為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為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為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象山之學以收斂

精神爲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聖一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恰處輒疑並與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著了不知那個是人心那個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爲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爲主以執中爲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爲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爲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爲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執中從事上說故以爲用[illegible]甚○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個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個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足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卽是眞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卽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爲最精纔流便是惡○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爲人只一味純慤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爲有味○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卽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以無欲爲要○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卽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眶當之眶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眶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蓋心猶戶樞戶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耳之聽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卽在於此卽此是神○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接續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卻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牆下有賣古書者予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蘗對裴休云當下卽是動念則非站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爲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進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卻是坐馳朱子云要閑越不閑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卽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己任凡鄰里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

笑以爲迂闊殊不和利中卽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喫過則酸苦的物事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尚利惹得一家莫不尚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戕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尚義惹得一家莫不尚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祚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閒耳○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譏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學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竅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元說妙反滋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溫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竊如公論至於程朱實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蘊矣戒慎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爲敬則爲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子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怳若有悟 浴沂亭記

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藏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儱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缺卻氣質一邊也故啟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箇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蘊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日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渾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卽行不是理處卽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 答余子積書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處耳 復魏子才

人心本虛靈靜處難思議及其念慮萌時卻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若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閒妙在心獨契澄徹似波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樣看卽此是夜氣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各有界至不必費安

排只要去私意泛泛思慮萌覺得無根蒂將心去覓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淘汰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會去○劉士鳳夜苦不寐予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溫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偶於禪門得此話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元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爲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即是動念則非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量皆足以爲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剔出道理出來使之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至正之矩哉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並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湊泊處耳不然決入異教無疑也與劉元默論學元默自以門人

化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自循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了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爲蓓蕾久則句萌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泳義理澆灌此心優柔饜飫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此之云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却從動處久而觀湛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咏終成都教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激遠矣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尚書湛甘泉先生若水 別見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處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閾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林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宏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

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敘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黃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邱文莊採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採之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爲言又令其門人餽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逃禪則有之以爲有之事闌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萬歷十二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謚文恭

論學書

復趙提學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體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事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卻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承諭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僕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言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實取譏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年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復林太守　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

與順德吳明府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復張東白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大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眞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羅一峯　聖賢處事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卻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

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爲未盡○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旣不受人之言又必别生枝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取怨之道也○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答張汝弼　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爲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與林君　學勞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玆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盡無窮工夫盡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箇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謝元吉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

與何時矩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自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腳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别不可不勘破也

與張廷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詩直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浮沈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論詩文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别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

先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

復李世卿　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己不違道而好與人交惡在其能交也

與崔楫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與李德孚　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

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祗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時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

與湛民澤　承示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會○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某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間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倘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游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闇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得泰然也耶○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恆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譏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況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為異而欲聞之也

語錄

三代以降聖賢乏人邪說並興道始為之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為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為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為私意為學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為己○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認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為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題跋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次王半山韻跋　作詩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

贈彭惠安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題采芳園記後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著撰

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為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安土敦乎仁論　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於此然後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即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矣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既有此物必有此誠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道學傳序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贈容一之序　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果處既非尋常意料所及而子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其茫茫生方鋭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子又安知足履平地結果爲何如也

贈張廷實序　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城隍廟記　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與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或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

雲潭記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氣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宏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文集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

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他年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明儒學案卷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錫祖 熊育鏞 徐兆鏞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文集

儒有真偽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蔽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偽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恆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為事而以缺著述為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臯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詡竊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為道也因撫先生文集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為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為持治之方經綸斡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取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為二程學遠過衆人在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孽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為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 介石記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翼燕之歌吟魚蝦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得既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疴之餘寡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 柳塘記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為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直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為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 復乾亨

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為恆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 復習梧舟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齎咨繼之以涕洟其向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既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

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　白沙先生墓表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即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閈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言行錄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　言不弔三年之服　○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教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事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即是小人而已矣○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眞俗語所謂假老郎也○爲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讀書須求大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驕惰之心一生即自壞矣○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有以私喝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

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修皆流於孽者也故程子曰凡言著孽皆先著而後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皆是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歡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私人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概寓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概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華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沖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爲郢書解者爲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邱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爲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曾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又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硬敢刪從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過戊申前（先生石翁詩止於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即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宏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衾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僅蔽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聞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益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清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敢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真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深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說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記白沙語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

〇嘗論明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嘆曰誰家繡出鴛

耆譜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始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覰破若覰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斯理識得爲己者信之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蔕於胷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境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宏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仍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叉兩手竟受縣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毋言是也令疑焉徐察其誣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倡和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江邊落釣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悉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山讀書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偶出山則遠近圜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側鄉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慧相傳不慧之事亦容或有之或問子長癡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癡人然實非愚霍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守而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即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汙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慢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佽助若夫扶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毋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即輟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愼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遂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明儒學案卷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錫祖 徐兆蘭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鑑 周聯慶 蕭先柄 李真實 重刊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爲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明儒學案卷七 河東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錫祖 徐兆蘭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鑑 周聯慶 蕭先柄 李真實 重刊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爲榮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俊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鄢陵先生補鄢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卽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

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羲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喻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羲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竿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謚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讀書錄

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亦無太極○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皆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卽道也○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爲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恆也○少欲覺身輕○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其妙難以語人○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卽理而天卽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理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卽有礙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無欲非道人道自無欲始○擧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是也○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太極一圈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常沉靜則含畜義理而應事有力○少言沉默最妙○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無欲則所行自簡○敬則中虛無物○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事已往不追最妙○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心常主靜物來應之○貴是隱之流行處隱

是覺之存生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育之機不可見者隱也○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舊見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一念之非卽過之一動之妄卽改之○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之小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須知己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渣滓也○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卽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卽成形矣○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其小矣○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卽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搖搖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人惻然慈良之心卽天地藹然生物之心○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心細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學不進率由於因循○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咸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理既無形安得有盡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心存則因器以識道○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

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物無內外也○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眞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此理眞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爲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理明則心定○順理都無一事○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知言者盡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學至於約則有得矣○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平○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寡過矣○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處○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踐形者是也○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則生老則枯○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立得腳定卻須寬和以處之○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爲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心虛能涵萬理○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眞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順理心安身亦安矣○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義理日昧矣○凡涉於有爲者皆氣其無爲者道體也○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爲二也○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各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不責人即心無凝冰焦火之累○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雖慮少則漸近道○心每有所發以經傳聖賢之言制之○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亦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氣不論性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貝輔

於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西參政仍置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宏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濟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所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劾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泝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藹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迸巫覡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請老比歸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影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爲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爲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賣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人吏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吏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也延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凝齋筆語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書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書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書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下大勢時宜如此聖人亦無時不可以御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擧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不事王侯尚其事蠱而治矣事身而隱也○澤中有雷隨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熠故曰雷電合而章○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

上九亦變而爲陰羣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伊教應載笑○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纍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以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戚有分野○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觀左氏石碏之言新聞舊作親閒舊此可見矣○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豈知道之論乎○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豈可幾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既以星爲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於天體如火光不能搏執其隕而爲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即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爲石也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閻字爲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昶昶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蕭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菴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脇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即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做昌黎之鱷魚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奏課爲天下第一陞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即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思菴野錄

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心本是

個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是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學者始學切須要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為之累否則鮮不為之累○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灰○仁則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標貼出個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模樣○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今天下只是一個名利關住扎了墊住多少俊才可勝歎哉氣化然也○氣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活看理氣何曾斷隔了○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為心聖人本無心以天處心其未至於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曰自敬始○凡所作為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為亦不能動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偶觀杏實會得一本萬殊道理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個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天命不已氣象出來○古來用智莫過大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偽學曰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孔門優游涵泳只是調護個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走作掘得活水出來○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於氣牛山章主於性學者互相攷之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訟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為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為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偉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明儒學案卷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遹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眞寶 重刊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陜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說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鎭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即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尙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尋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即與崔仲鳧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鎭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仁人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并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平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爲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爲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却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浥難乎其爲苗矣○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人者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重輕○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先生聞學者往求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立定脚根自不移○問患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寬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學○先生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尙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即坐無辭此儘樸實有所養羅一峯訪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蘋菴公云西來一件爲黃河一件爲華山二件爲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諂○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處靜之時觀字屬知屬

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愼恐懼工夫就可觀也○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爲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己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閑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小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謂韓持國曰公當求人到教人來求公邪若曰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耶又曰某尸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了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僚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了可不愼矣○有一相當國其弟誘附權要對某曰某國宗與家兄說鶴樂起用對山以□曰某當時在某人手裏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中道耳曰亦但自此氣象亦是我容忍能勿便中庸也○先生見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矣○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處去收則不遠而復矣○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曰然○問爲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從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詔問講良知者如何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

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后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傳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爲行也縱使周子教人曰靜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性偏於靜者須必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魯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辨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尸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齊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爲度量亦是○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通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爲閑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爲對富貴又一人第貧賤又一人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詔因辭謝久菴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昔害仲友爲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就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爲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爲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爲之奏辯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不是太褊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訐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各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同父此時尙未及第未嘗同知台州晦翁仲友相訐未嘗以帷薄相誣此殆無一實者

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性也非禪而何○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

是不息○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舄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有讒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問危微精一如何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蕩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支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者皆從道而出合為一片○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為旦氣旦氣不梏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上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永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皐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則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為粗迹不知何也○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

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己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略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却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云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即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纔是行如何將知及亦為行乎子之所未曉也○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為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甚害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却喚做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扠手不定便撒罷立脚不定便那移○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道須節次且如佛子寂滅

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邪仙佛不成其意可為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為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纔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卻難也○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子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個甚麼蓋知皆為行不知則不能行也○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其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便分不得○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纔斷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章詔曰自天賦與為命自人稟受為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裏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卻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從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為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即自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為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云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卻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麼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裏工夫卻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過工夫來怎麼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從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即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卻是做過工夫來的○韶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即事即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卻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喫使知得道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

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愼恐懼之前方能別白的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做某嘗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吳佑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麽名來若心下思稷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敎民的名怎麽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慕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却連名也無了○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宣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慍色可以爲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夫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耳某嘗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惟時問先生嘗論尹彥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愨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議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厲起之也顧問朱子與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爲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歎服至於正叔則啓人僞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耳頃之歎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殺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卽是窮極之義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爲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是甚麽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日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唯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事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爲一體氣象○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爲心則舉足皆荊棘也○問無事時心淸有事時心却不淸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敎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問堯舜氣象曰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就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爲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問修辭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爲勢所撓不爲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卽是僞也○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爲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然後有事業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既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擧行涇野祭酒時學約擢工部司務萬歷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眞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凑泊不成片段矣萬歷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盜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

郭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歷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爲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與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己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闊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閩之建安人嘉靖辛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時甘泉涇野諸公皆講學先生獨契涇野出其門下歸作道宗堂於華陽山中祀濂溪以及涇野動止必焚香稟命當世講學者無不與往復而於心齋龍溪爲陽明之學者皆有微訾先生之學以寡欲正心爲主本不愧天爲歸的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然其言多自誇大而雌黃過甚亦非有道氣象如工夫即本體此言本自無弊乃謂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刮磨此鏡者也若工夫即本體謂刮磨之物即鏡可乎此言似是而非夫鏡也刮磨之物也二物也故不可以刮磨之物即鏡若工夫本體同是一心非有二物如欲歧而二之則是有二心矣其說之不通也

楊天游集

聖人之所以能全其本體者不過能無欲耳吾人不能如聖人之無欲只當自寡欲入欲不獨聲色貨利寡白而已凡一種便安忻羨自私自利心皆是欲將此斷斷方爲寡欲則漸可進於無欲聖人亦豈絕人逃世始稱無欲哉聖人所欲在天理上用事有欲與無欲同雖其有涉於向慕有涉於承當所欲處無一非天理天機之流行矣〇吾人之學不在求事物之侵擾我不侵擾我只在處事物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則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上忠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世處常處變其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〇朱陸之所可辨所可議者其言也朱陸之不可辨不可議者其人也道之存於人不貴於言久矣苟不以人論學而以言論學不以人求朱陸而以言語求朱陸則今之紛紛無怪其然今之學者出處無朱陸二揖一辭之耿拔取予無朱陸烈石斷金之果決義利不分聲色不辨無朱陸青天白日之光明而所爲暗闇垢濁自以爲心傳乎孔孟而胸次則鬼魅賊尤蠅營狗苟入儀秦申商之奸囊而反呶呶於朱陸之短長可悲也夫〇平生矻矻苦力於學固以收放心爲事也然思索義理有未會心處或至忘寢忘食當食當寢亦不知所食何物所寢何地此皆過用其心而不覺至於詩文尤甚吾之心已放於詩文思索上去矣平生負性氣每觸時艱不覺感歎不樂對友朋呶呶大言此皆出於一時感憤意氣之私吾之心已放於世變意氣上去矣〇今之學者不能實意以集義爲事乃欲懸空去做一個勿忘勿助不能實意致中和戒懼乎不覩不聞乃欲懸空去看一個未發氣象不能實意學孔顏之學乃欲懸空去尋孔顏之樂處外面求討個滋味快樂來受用何異却行而求前者乎茲所謂舛也〇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故此心本體光明猶鏡也工夫磨刮此鏡者也謂工夫即本體謂磨刮之物即鏡可乎鏡光明不能不爲塵垢所累人心光明不能不爲物欲所雜謂克治物欲還吾心之光明則可謂克治工夫即吾心之本體則不可謂刮磨塵垢還吾鏡之光明則可謂磨刮工夫即吾鏡之本體則不可何也工夫有積累之漸本體無積累之漸工夫有純駁偏全不同本體無偏全無純駁也〇龍溪曰學者只要悟余謂不解辯吾道禪說是非不算作真悟龍溪曰學者只要個真種子方得余謂不能透得聲色貨利兩關不算作真種子〇今世學者病於不能學顏子之學而先欲學曾點之狂自其入門下手處便差不解克己復禮便欲天下歸仁不解事親從兄便欲手舞足蹈不解造端夫婦便欲說鳶飛魚躍不解衣錦尙絅便欲無聲無臭不解下學上達便自謂知我者其天認一番輕率放逸爲天機取其宴安盤樂者爲真趣豈不舛哉故余嘗謂學者惟在日用平實倫紀處根求不在元虛誇大門戶處尋討惟在動心忍性苦楚中著力不在擺脫矜肆灑落處鋪張〇靜坐者或流於禪定操存者或誤於調息主敬者或妄以爲惺惺格物窮理者或自溺於圓覺存心養性者或陷於明心見性

明儒學案卷八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商鑫 熊紹祖 熊商綸 徐兆蘭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植 李真實 重刊

三原學案

關學大槪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商鑫 熊紹祖 熊商綸 徐兆蘭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植 李真實 重刊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爲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饑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遷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逮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還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年自設巡撫以來獨稱先生巨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貪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益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即位召用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重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鼐即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鼐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

復安之兆也羅大喜出書示客曰以此劾之羅槪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羅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邱濬以禮部尚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尚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追其主使之人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邱濬所使也上以先生實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絀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憸人也何弔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八爲補缺其耄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二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石渠意見

戒慎恐懼二節　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中和節　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鬼神章　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威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食無求飽章　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蓋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爲學也○動容貌章　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若以斯爲自然未安○興於詩章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禮以謹節文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慎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顏淵喟然章　高堅前後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非道歟○毀譽章　今斯之民卽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爲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卽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助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又不知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瘠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盡心章　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顚倒○春秋　春秋者孔子因左邱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以公羊穀梁並行謂之三傳乎今觀公穀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言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觀此則知左邱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中和　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爲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爲天下行事之達道○道不遠人章　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曷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爲道也○誠者自成章　誠實也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爲二事非也○物之終始之物猶事也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爲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饑渴章　人能不以饑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爲憂矣○進德修業爻　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

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者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修以終之故可以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於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無隱章　夫子之適陳蔡楚衞諸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深則厲　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當止而不可涉也○志至氣次　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所至之處卒徒亦隨之而至也○王者師節　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後來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言性章　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不知已然之跡有善有惡順理而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曰故者以利爲本　孟子末章　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克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知自任也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宏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己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戸部右侍郎晉南戸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即教也真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宏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者之意故欲壞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值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教於武安王祠瀦泉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涖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即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友墨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真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帙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即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

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羲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鐘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者先生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爲實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十爲九寸分故以面積九分乘管長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尚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鐘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鐘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冊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毋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覲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即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鎮撫司拷掠備至桎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鋐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郎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臨清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驟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元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諡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訖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論學

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即是戒慎恐懼之意爲功夫尚未說到極至處故又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違故爲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爲而已○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純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皆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如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才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卽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略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貧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横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警省儼然愧恥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還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予攜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横逆予臥於舊門板上障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往往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曰某皆潛獻其處者蓋令其得罪以見己薄之爲是有蘇轍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子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爲孟公緯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緯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孟公緯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毋詣登聞鼓稱冤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爲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末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爲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爲卽爲當止卽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爲然○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爲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子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爲人心道心極難體認擴充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卽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真可畏哉○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爲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天俯怍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況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惠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反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者以慎獨爲貴○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踰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歎哉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克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也○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真則道本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亙古亙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亙古亙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爲學用功處因思劉元城鼾睡是何等胸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爲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卽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爲柔變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過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桌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爲歎息者久之古人以離羣索居爲深戒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智者自以知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

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平生所為得失相半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既久靜中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愧哉○早起散步圜牆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烏交飛不覺襟懷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皙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季冬十二日書○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為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為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有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予與劉周二公倚圜牆北向坐一人解於北牆下相去甚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瞽人旋於宋朝之意蓋謂我無所聞也○因置一瓢貯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已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艄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瓢之敬慎也○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相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警寤予矍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嘗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墜一小瓢塊於臥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晨記○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讀易十二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間之乃程先生也廟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因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儒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為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受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書為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況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予居此四年邏者候予有言曰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予言以免其答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一邏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予出於無心者公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聽以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為況一有此心是即機變之智巧舉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即死於此其人憮然曰公之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又一邏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為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時一疏上為朝廷下為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答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問通權貴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為法甲辰年六月十二日記○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君而已予應之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一個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個禹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而在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剷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興顧以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有昭宣繼之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為適足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閒步圜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渫不食為我心惻為之戚然○大人以治安之時為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為治安皆此人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為己責者不可不慎也己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爲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滙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既而屏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喬床糲食尚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令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釐擇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闕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清鄧潛谷楊止菴浮淅水而下至吳興問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萬歷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二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明儒學案卷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鍸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元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矣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儅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邪天泉問答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粗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反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敎人在致和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下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羲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浙中十七人
江右二十七人
南中九人
楚中二人
北方七人
粵閩二人

明儒學案卷十　姚江一

姚江黄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緼祖　熊育錫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附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為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託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閩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浰頭諸寇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羣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為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病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為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為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壙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工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謂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縱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暗相去不遠點出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覩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宏道乎若理在事物則是道能宏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何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萬歷中從祀孔子廟庭

許半圭先生璋

許璋字半圭越之上虞人純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白袍草屨挾一衾而出欲訪白沙於嶺南王司輿送之詩云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至楚見白沙之門人李承箕留大崖山中者三時質疑問難大崖語之以靜坐觀心曰拘拘陳編曰居敬窮理者子不然嘐嘐虛跡曰傍花隨柳者子不然罔象無形求長生不死之根者子不然先生亦不至嶺南而返陽明養病洞中惟先生與司輿數人相對危坐忘言冥契陽明自江右歸越每訪先生菜羹麥飯信宿不厭先生歿陽明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先生於天文地理壬遁孫吳之術靡不究心正德中嘗指乾象謂陽明曰帝星今在楚矣已而世宗起於興邸

其占之奇中如此

王黃轝先生文轅

王文轅字司輿號黃轝子越之山陰人七歲時拾遺金一鐶坐待失者歸之既長多病遂習靜隱居勵志力行鄉人咸樂親之讀書多自得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聞者怪之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陽明將之南贛先生語其門人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問其故曰吾觸之不動矣其後先生歿陽明方講良知之學時多訕之者歎曰安得起王司輿於九原乎

語錄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〇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向時未見得向裏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 已見後方知難正爲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尙泛濫傳至先生始一刀截斷〇僕近時與友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廣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與黃宗賢 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卽從此發竅者故謂之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〇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〇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與王純甫〇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了真大有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同〇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矣答王某 先生旣言格致卽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乃又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未免自相齟齬未知孰是〇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則爲力易而收效溥〇使在我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〇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理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卽是儒釋分途處〇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真一切真與薛尙謙 識得第一義卽遷善改過皆第一義〇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爲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返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

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菴　整菴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爲物三後三物爲物一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散而爲兩散而爲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心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夫　洙泗淵源是知此得曾子發明更是朴實頭地曾子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已矣○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　與定性書相爲表裏○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與陸元靜　良知之智實自惻隱之仁來○妄心者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也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則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爲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不同○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君子之所謂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樂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樂矣是樂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最足發明宋儒主敬之說與舒國用○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則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是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說迥異　答周道通○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

也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卽是氣氣卽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〇謹獨卽是致良知與黃勉之〇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如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〇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所謂頭腦是良知二字〇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幾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〇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通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卽心卽理卽知卽行更無別法〇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一部禮經皆知此意〇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碔砆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

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仁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勞心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底極乎只一傲字是神奸攸伏處以先生之善變也經如許鍛鍊而渣滓未盡猶然大費力如此○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答季明德○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答聶文蔚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莘此是先生的揀蹤處○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宋實○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物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庵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豈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答徐成之○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寄安福諸同志簡易真切是良知二字做手法

傳習錄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處從必晚年定論○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

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凊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至善本在吾心賴先生悱復○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為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仁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惟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此是先生洞見心體處既不是又立個心去好惡則決不是起個意去好惡可知固知意不可以起誠言也○愛問格物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以心之所發言意意之所在言物則心有未發之時卻如何格物即請以前好惡之說參之○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既云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知是心之本體蓋知只是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正是心之至善處既謂之良知決然私意障礙不得常人亦與聖人同○問博約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愚按曰仁為先生入室弟子所記語錄具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體然未嘗離事物又曰即盡乎天理之極處則先生心宗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但先生提得頭腦清楚耳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先生又說個克己即存理去欲之別名○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

學且說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著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澄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閑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只為本無前後際故也先生顧主程子說○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著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此是先生定論先生他日每言意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云云余竊轉一語曰意不在於事親時是恁物先生又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云云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作正修工夫只因把意字看作已發故工夫不盡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是已發先生每溯求個支節而解蹈之千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幹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幹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能謂之仁只此便可拗佛氏之學○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梢末無復有金矣薛侃記○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看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

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既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者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矣曰如此又是作惡作好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著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先生之言自是端的與天泉證道之說迥異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何如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心幷無動靜可言必不得已可說動可以見體靜可以見用○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既戒懼卽是知己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忽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戒懼不是念可言是思思只在思誠思是心之本官思而動於欲爲念故念當除而思不可除後人傳言無思至於念則以爲是心之妙用不可除是倒說了佛只要除理障耳○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致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在格致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眞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先生疏大學惟此段最端的無病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若意字看得分曉不必說正心更有工夫矣○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上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何須更起念頭是聖學入微眞消息他日却曰實無無念時只是要正念如講論時便起不得在內照管的念則講論時不知又可起得個事親的意否○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你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先生每以念字與意字合說恐念與意終有別○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此是獨體正當處被先生一口打併出○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牆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牆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實究說○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此是先生斷數頻不厭煩○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卽此說知行合一眞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眞切乃爾後人何曾會得○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

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說名物象數也粘出天理二字先生之學自是勺水不漏○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却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卽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是莫掩矣天理二字是儒門得分家處釋氏空之雖靜時也做不得主○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佛氏不著相其實著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著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先生於佛氏一言而內外夾攻更無剩義○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又舉天理二字如此方真是讀書亦便是真格物處朱子以讀書爲格物窮理之要與先生語不無差別○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功夫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模樣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只要常常做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言立志曰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錢德洪記○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指端的良知常發而常斂便是獨體真消息若一向在發用處求良知便入情識窠臼去然先生指點人處都在發用上說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轉個爲善去惡路頭也是良工苦心也○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是辨三教異同大頭腦處可見惟吾儒方擔得虛無二字起二氏不與也○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作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世間豈有離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謂佛氏心不差而事差便是調停之說○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橈了○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只爲性體原是萬物一源故如人參遇補人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大黃芳能瀉人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如何無良知又如人參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大黃能順陰氣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

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既是自然的條理則不知此便自勉然的更何條理所以佛氏一切胡亂只得粉碎虛空歸之儱侗○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獨知原是知此○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大徹大悟處又為先生轉一語曰先生言致良知以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弗違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人生一時離不得七情七情卽良知之發用若謂良知在七情之外則七情又從何處來○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直須向前一步○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良知無過不及知得過不及的是良知○慈湖不為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見上了○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原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一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識此方知先生晚年真面目我輩如何容易打過關捩子也然向後正大有事在所謂人所不知而己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掃應對曰洒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教去洒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遊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裏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問程子云在物為理如何云心卽理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卽理只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為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真○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性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自相遠了黃以方記此是先生道性善處○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於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為其次立法的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王龍溪天泉證道記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逕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為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快哉四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卻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下根人

又在意上用功夫又豈大學八目一貫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着實用爲善去惡工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着念時便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功夫一世合不上本體所謂南轅而北轍也先生解大學於意字原看不清楚所以於四條目處未免架屋疊牀至此及門之士一再傳之益失本色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只是一事此是定論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蒙因爲龍谿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不知先生首肯否

明儒學案卷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余 熊紹祖 熊育鑣 徐北淵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瓘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屛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屛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讀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古林龍溪石屛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醇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爲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詮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明儒學案卷十一　浙中一

姚江黄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德　熊緯祖　熊吉緯　徐兆鶴　周維馨　熊榮祖　熊兆杓　劉丕愼　李良實　重刊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病歸皆非）先生為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鄒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閒先生為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游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酹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為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為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為得其眞聶雙江云今之為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眞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為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邵思抑）○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為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為而為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為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路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閒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采）○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戾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汙辱咒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為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齋序）○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箇用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未流涉曠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為體為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為用為終耶是體用始終歧為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邑張吉）○巖形方外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甑二洞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觀月自朏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此濂溪自幼日遊其閒因悟太極之理（月巖記）○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為大惡則以為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適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為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以虛見且自誣也（贈薛尙謙）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姐溪返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兗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住謫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摶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歷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袛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動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憂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憂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勛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勛錦衣獄轉送刑部勛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敕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勛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勛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歷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

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菴之主靜此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即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天地間只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知惟是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揜使此心積凝純固常如對越神明之時則真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揜得若一念厭斁即恍惚散漫矣○戒懼即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工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思慮是人心生機無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造化只是主宰常定故四時日月往來自不紛亂○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

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即故曰無極太極之運無迹而陰陽之行有漸故自一生二生四生八以至庶物物生極其萬而無窮焉是順其往而數之故曰數往者順自萬物推本太極以至於無極逆其所從來而知之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畫示人以無聲無臭之源也○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吾性體渾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著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蹙其原矣孟子工夫不論心之動不動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真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不動矣○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便功利嗜好技能聞見一切意必固我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須將此等習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即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即爲虛靈之障矣故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即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除却好惡更有甚心體除却元亨利貞更於何處覓太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時刻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認平旦之氣只認虛明光景所以無用功處認得時種種皆實際矣○春夏秋冬在天道者無一刻停喜怒哀樂在人心者亦無一時息千感萬應莫知端倪此體寂然未嘗染著於物雖曰發而實無所發也所以既謂之中又謂之和實非有兩截事致中和工夫全在慎獨所謂隱微顯見已是指出中和本體故慎獨即是致中和○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己○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自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真性流形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即如太虛中忽作雲翳此不起意之教不爲不善但獨處者習累未除一與指示全體廓然習累旋除之人不指誠意實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見承也久假不歸即認意見作本體欲根竊發復以意見蓋之終日兀兀守此虛見而於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將流行活潑之真機反養成一種不伶不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領悟太速遂將洗心正心懲忿窒慾等語俱謂非聖人之言是特以宗廟百官爲到家之人指說而不知在道之人尚涉程途也○去惡必窮其根爲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則也然非究極本體止於至善之學也善惡之機縱其生滅相尋於無窮是藏其根而惡其萌蘖之生濁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惡爲知之極而不知良知之體本無善惡也有爲有去之爲功而不知究極本體施功於無爲乃真功也正念無念正念之念本體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問胸中擾擾必猛加懲定方得漸清曰此是見上轉有事時此知著在事上事過此知又著在虛上動靜二見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徹底無欲雖終日應酬百務本體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即休一過無迹本體上又何減得一毫○問致知存乎心悟曰靈通妙覺不離於人倫事物之中在人實體而得之耳是之爲心悟世之學者謂斯道神奇祕密藏機隱竅使人渺茫恍惚無入頭處固非真性之悟若一聞良知遂影響承受不思極深研幾以究透真體是又得爲心悟乎○良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睹不聞而入但纔說不睹不聞即著不睹不聞之見矣今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群妄自消○先師在越甘泉官留都移書辨正良知天理同異先師不答曰此須合併數月無意中因事指發必有沛然融釋處耳若持筆札徒起爭端先師起征思田沒於南安終不得對語以究大同之旨此亦千古遺恨也予於戊申年冬乞先君墓銘往見公於增城公曰良知不由學慮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今遊先生之門者皆曰良知無事學慮任其意智而爲之其知已入不良莫之覺矣猶可謂之良知乎所謂致知者推極本然之知功至密也今遊先生門者乃云只依良知無非至道而致之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縱情恣肆徇

自信儒眞知着立教本旨果如是乎子定而謂曰公之教是也公請子言子曰公勿助勿忘之訓可謂苦心曰云何苦心曰道體自然無容強索今欲矜持操執以求必得則本體之上無容有加加此一念病於助矣然欲全體放下若見自然久之則又疑於忘爲今之工夫既不助又不忘常見此體參前倚衡活潑呈露此正天然自得之機也盡欲揭此體以示人誠難著辭故曰苦心公乃躍然顧予曰吾子相別十年猶如常聚一堂予又曰昔先師別公時有無欲見眞體忘助皆非功之句當時疑之助可言功忘亦可言功乎及求見此體不得注目所視傾耳所聽心心相持不勝束縛或時少舒反覺視明聽聰中無罣礙乃疑忘可以得道及久之覺無所依漸淪於不知矣是助固非功忘亦未可爲功也無欲眞體乃見鳶飛魚躍必有事焉同活潑潑地非眞無欲何以臻此公欣然謂諸友曰我輩朋友誰肯究心及此耕道林示時習講學公曰後世學問不在性情上求終身勞苦不知所學何事比如作一詩只見性情不見詩是爲好詩作一文字只見性情不見文字是爲好文字若不是性情上發露雖神奔思終身無得安得悅樂又安得無慍○人只有一道心天命流行不動纖毫聲臭是之爲微纔動聲臭便雜以人矣然其中有多少不安處故曰危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始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昔者吾師之立教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無作千感萬應而眞體常寂此誠意之極功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即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既沒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撕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譌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入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至純而無雜者性之本體也戒懼恐懼有事勿忘者復性之功也有事勿忘而不見眞體之活潑焉強制之勞也既見本體而不加有事之功焉虛狂之見也故有事非功也性之不容自已也活潑非見也性之不加一物也○心之本體純粹無雜至善也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良知即至善也心無體以知爲體無知即無心也知無體以感應之是非爲體無是非即無知也意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也物也者以言乎其感應之事也而知則主宰乎事物是非之則也意有動靜此知之體不因意之動靜有明暗也物有去來此知之體不因物之去來爲有無也性體流行自然無息通晝夜之道而知也心之神明本無方體欲放則放欲止則止放可能也止亦可能也然皆非本體之自然也何也意見使之也君子之學必事於無欲無欲則不必言止而心不動○毋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已爾夫心之體性也性不可離又烏得而放也放之云者馳於物焉已爾

論學書

良知天理原非二義以心之靈虛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靈虛昭察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良文理條析無事學慮自然而然故謂之天然曰靈虛昭察則所謂昭察者即文理條析之謂也靈虛昭察之中而條理不著固非所以爲良知而靈虛昭察之中復求所謂條理則亦非所謂天理矣今曰良知不用天理則知爲空知是疑以虛元空寂視良知而又似以襲取外索爲天理矣恐非兩家立言之旨也上甘泉○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淸脫及徵之行事疏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可見答王龍溪○人生與世情相感如魚遊於水隨處逼塞更無空隙處波蕩亦從自心起此心無所牽累雖日與人情事變相接眞如自在順應無滯更無波蕩可動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若此心不免留戀物情雖兀坐靜齋不露風線而百念自來熱惱無處逃避今之學者爲見事來便苦擾擾便思靜處及到靜處胸中擾擾猶昔此正不見動與不動只在自心不在事上揀擇致知格物工夫只須於事上識取本心可見心事非二內外兩忘非離卻事物又有學問可言也答何少尹○吾心本與民物同體此是位育之根除卻應酬更無本體失卻本體便非應酬於應酬之中隨事隨

地不失此體眼前大地何處非黃金若厭却應酬必欲去覓山中養成一個枯寂恐以黃金反混作頑鐵矣（覆龍溪）○龍溪之見伶俐直截泥工夫於生滅者聞其言自當省發但渠於見上覺有著處開口論說千轉百折不出己意便覺於人言尚有漏落耳執事之著多在過思過思則想像亦足以蔽道（與季彭山）○親蹈生死真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熒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為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真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為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蒙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感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獄中寄龍溪）○夫鏡物也故斑垢駁雜得積於上而可以先加磨去之功吾心良知虛靈也虛靈非物也非物則斑垢駁雜停於吾心何所則磨之之功又於何所乎今所指吾心之斑垢駁雜者非氣拘物蔽而言乎既曰氣拘曰物蔽則吾心之斑垢駁雜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也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後有而今之致知也則將於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而先加致之之功則夫所謂致之之功者又將何所施耶（答聶雙江）○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矣又為無善無惡之說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也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皆知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為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赤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觀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之後已洊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乍見之初心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為先有乎善者立言也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焉耳（復楊斛山）○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老師遺命相取為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昔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任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群情所疑非真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與張浮峯）○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默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即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喫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先師曰無善無惡心之體雙江即謂良知本無善惡未發寂然之體也養此則物自格矣今隨其感物之際而後加格物之功是迷其體以索用濁其源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義論則善矣殊不知未發寂然之體未嘗離家國天下之感而別有一物在其中也即家國天下之感之中而未發寂然者在焉耳此格物為致知之實功通寂感體用而無間盡性之學也（復周羅山）○人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此先師之言為註中庸者說也註中庸者謂未發之中人皆有之至發時而後有不中節曰此未知未發之中也未發之中譬若鏡體之明豈有鏡體既明而又有照物不當者乎此言未為不確然實未嘗使學者先求未發之中而養之也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耶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久之則養成一種枯寂之病認虛景為實得擬知見為性真誠可慨也故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復何吉陽）○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雞鳴而醒目即見物耳即聽物心思即思物無人不然但主宰不精恍忽因應若有若無故遇觸即動物過即留雖已覺與猶為夢晝見性之人真機明察一醒即覺少過不及覺早反亟明透之人無醒無覺天則自著故耳目聰明心思睿知於遇無觸於物無滯善利之辨此為未知學者分辨界頭良知既得又何擬議於意像之閒乎（與寧國諸友）○古人以無欲言微道心者無欲之心也研幾之功只一無欲而真體自著更不於念上作有無之見也（答念菴）○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答念菴）○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師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投水石於烈焰之中一時解化纖滓不留此亦千古之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讖立偏勝之劑以

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答念菴

明儒學案卷十一

紹興徐氏藏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經祖 熊育鏞 徐兆觀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眞實 重刊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偏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亦再疏乞休子告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壙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歷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紀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工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唯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工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日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工夫歟抑祇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證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荊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行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旣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眞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谿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今人講學以神明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爲極麤人面前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意見盤桓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生機了不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淨盡乃見定力○朋友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功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功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矣（以上沖元會紀）○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維揚晤語）○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復陽堂會語）○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

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功夫轉覺繁難顏子先天之學也原憲後天之學也○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曰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乾元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有凶有咎皆起於倡以上三山麗澤錄○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真命脈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既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辨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念菴謂世間

無有見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虛見附和之輩未爲不可若必以見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松原晤語○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聵者幾希宛陵會語○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一念之微只在慎獨○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欲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欲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古人說凝命凝道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心透露未有個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之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致良知是從生機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自無此病○常念天下無非省多少忿戾○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真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立心要虛惟虛集道常使胸中豁豁無些子積滯方是學張子太和篇尚未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水西會語○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

脫灑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武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灑之機非有加也答任南明○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空寂而未嘗靜也答吳中淮○良知是天然之靈機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答豐城答問○劉獅泉曰人之生有性有命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體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修而後可爲學先生曰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卽是主宰卽是流行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卽是二用二卽支離到底不能歸一○知者心之本體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避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退齋○耿楚倥曰陽明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個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脈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義非義則仁無由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脈晉梁而下佛老之教淫於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心理分爲兩事故陽明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於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脈皆是因時立教先生曰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尤爲簡易○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

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著靜均之爲不得所養以上東遊會語○當下本體如空中鳥跡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識他於此得個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著纖毫力中大著力處也○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尚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若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尚未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卽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尚隔一塵○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梏亡便是致知蓋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假如不忍觳觫怵惕入井不屑嘑蹴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窺孔孟宗傳之旨矣○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欲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欲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欲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絕無廓清之期○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段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

子全在卯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此精神助益之也以上龍華會紀○耿楚侗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擾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良知凝聚處謂之月窟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有問近溪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閒彌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問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問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情反於性謂之還丹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眞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補小學一段功夫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儱統承當無入悟之機答楚侗　此可見二溪學問不同近溪入於禪龍溪則兼乎老故有調息法○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功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眞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書同心冊○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卽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卽所謂悟也○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雲門問答○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眞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泠然自善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尹洞山舉陽明語莊渠心常動之說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荊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卽活動之義非以時言因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卽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南遊會紀○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眞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礙斯謂之存以上華陽會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應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感應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爲物意到動處易流於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是之謂格物非卽以物爲欲也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爲理則爲太過訓物爲欲則爲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會語○鄧定宇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向承教議知靜中所見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疏漏若是見性之人眞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

卽此便是眞種子而習氣所牽未免落在第二義（龍南會語）○良知之主宰卽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卽所謂氣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測）○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彼視世界爲虛妄等生死爲電泡自成自住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籠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來戚戚然若無所容世俗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戚容固不以數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爲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徧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昔有人論學謂須希天一士人從旁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愼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千古聖賢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西別言）○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凝道謂之凝命亦是苦心話頭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脫灑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煆煉超脫卽爲養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此知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爲良知之障（書江別言）○弘正間京師倡爲詞章之學李何擅其宗先師更相倡和既而棄去社中人相與惜之先師笑曰使學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爲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非第一等德業乎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傍人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技也（曾舜徵別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纔有起時便爲鬼神覷破非退藏密機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一念凝然灑然無起無不起時時覿面相呈時時全體放下一切稱譏逆順不入於心直心以動自見天則（萬履菴漫語）○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爲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眞金爲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爲徹悟（覺川別語）○從眞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方是天然眞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尙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還隔幾重公案（示丁惟寅）○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爲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萬思默問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則必狂奔盡氣運謀設法以拯救之分明已起思慮安得謂之未起曰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纔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卽爲轉念方是起了○凡處至親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纔著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不是眞性流行眞性流行始見天則○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基冥權密運與天同遊若是非分別太過純白受傷非所以畜德也（先師遺墨）○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性命合一說）○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脈也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安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安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勉（致知難易解）○念有二義今心爲念是爲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爲念是爲將迎心所爲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爲見在之心則念爲見在之念知爲見在之知而物爲見在之物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念堂說）○人之所以爲人神與氣而已矣神爲氣之主宰氣爲神之流行神爲性氣爲命良知者神氣之奧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

於一念之微（吳同泰說）○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二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真心所爲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用致知之功以時保此心徒認見成虛見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書念菴）

論學書

良知無分於已發未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些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分內外者也若謂功夫只是致知而格物無功夫其流之弊便至於絕物便是二氏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於逐物便是支離之學○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眞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良知眞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著便落支離矣（答聶雙江）○格物是致知下手實地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仝上）○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按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制之道其中和性情本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警惕坤貴自然警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警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是眞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眞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論哉○慈湖不起意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於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酬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妄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無意無必非慈湖所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答彭山龍鏡書）○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若謂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答萬履菴）○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爲詭口周孔而行商賈是之爲僞懲詭與僞之過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爲蔽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是之爲畫（與潘水簾）○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眞正路頭（答茅治卿）○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卽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於此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纔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且道孩提精神曾有著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功夫則格物在於致知矣（答念菴）○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筌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仝上）○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卽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眞是眞非之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於惛惛懂懂也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若謂有個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答耿楚侗）○近溪解離塵俗覺得澄湛安閑不爲好惡馳逐却將此體涵泳衷猶率爲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爲實際縱使實見亦只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些子差別境界便經綸宰割不下（與馮緯川）○眞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苟不得其不容自已之生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勉強操勵自信以爲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只成義襲之學（答吳悟齋）○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卽是敬一了百了

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全經也仝上〇我朝理學開端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與顧冲字〇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〇萬欲紛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謂慎獨工夫影響揣摩不能掃蕩欲根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答洪覺山〇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答王鯉湖〇矯情鎮物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與荊川〇意見攙入用事眼前自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答譚二華〇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〇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粗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爲假息後爲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爲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爲有意調爲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呼吸之機自能奪天地之造化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闔闢之元機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明儒學案卷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綸　徐先顯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爲不知務不應召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淛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后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褫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轅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愼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無所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先生憫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源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攷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蓍法別傳總百二十卷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爲羲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變象占一切不言則過矣至大傳則以爲秦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也春秋私考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不言城衞以內詞書之蓋魯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與駉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蓍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旣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過也閒有疑先生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張陽和辨之矣

說理會編

理氣只於陽中陰陰中陽從微至著自有歸無者見之先儒謂陰陽者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又曰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則似陰陽之中自有一理也殊不知理者陽之主宰氣者陰之包含時乎陽也主宰彰焉然必得陰以包含於內而後氣不散時乎陰也包含密焉然必得陽以主宰於中而後理不昏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謂道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卽乾知大始之知正謂主宰晝之知主宰之應於外也雖當紛擾而一眞自如夜之知主宰之藏乎內也雖入杳冥而一警卽覺此唯陰陽合德者能之知主宰之爲知則知乾剛之爲理矣知理則知陽知陽則知陰矣○自然者順理之名也理非惕若何以能順舍惕若而言順則隨氣所動耳故惕若者自然之主宰也夫坤自然者也然以承乾爲德則主乎坤者乾也命自然者也命曰天命則天爲命主矣道自然者也道曰率性則性爲道主矣和自然者也和曰中節則中爲和主矣苟無主焉則命也道也和也皆過其則爲得謂之順哉故聖人言學不貴自然而貴於謹獨正恐一入自然則易流於欲耳○自然者流行之勢也流行之勢屬於氣者也勢以漸而重重則不可反矣惟理可以反之故語自然者必以理爲主宰可也○謂天非虛不可然就以虛言天則恐著虛亦倚於氣而其動也爲氣化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鳥獸蟲魚之類有隨其所重而莫節其過者矣蓋虛貴有主有主之虛誠存於中是爲健德健則虛明感應因物曲成無有不得其所者是物

之順也夫誠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下者主於形而上者則氣統於性矣苟無此誠其德不健則爲著空之虛物無所主任其往來而已形於上者墮於形而下者則性命於氣矣人之性與天地之性一也故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若草木裕惟健故能順也若夫日蝕星流山崩川竭歲歉年凶胎殈卵殰氣之不順是健德不爲主也天之性豈有不健哉爲氣所乘則雖天之大亦有時而可憾耳故所惡於虛者謂其體之非健也○性不可見因生而可見仁義禮智本無名因見而有名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性之本體無聲無臭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謂感物而動生意滋萌有惻隱之心可見而其名爲仁矣有羞惡之心可見而其名爲義矣仁義者由性而生相繼不絕善端之不能自已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自其成善之本而言則性矣故曰成之者性也○聖門所謂道者自人率性而言以剛健而主宰乎氣化者也故其發也至精不離謂之中節若不就主宰上說道則浮沉升降自去自來乃氣之動耳犬牛與人全無所異佛老之學於義不精體氣所動惟任自然而不知其非者矣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內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爲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爲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爲不亦太簡乎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卽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卽言龍之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說正由不知此耳○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亹亹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不覩不聞上做不覩不聞蓋人所知處最微之處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卽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阻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言用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爲然謂之中則卽是勉謂之得則卽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卽此是矣舍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愆於理義之正者其入於佛老無疑矣○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性則仁義所以能生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爲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來能察一察卽是提操者提醒此心卽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卽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卽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爲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蓋於此矣○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己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聞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簡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爽有然亦屬作爲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也○予嘗戴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綰亦與焉因論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鈴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旣而隱鈴棹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覩故能戒愼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獨知之外無行矣工夫何等簡易耶○良知良能本一體也先師嘗曰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但自發端而言則以明覺之幾爲主故曰知者行之始自致極而言則以流行之勢爲主故曰行者知之終雖若以知行分先後而知爲行始行爲知終則所知者卽是行所行者卽是知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條理分明脈絡通貫無過不及之美名也禮卽天理之節文也苟非嘉會合禮則妄行無節烏得爲文故自本體而言則以達德行達道誠而明也自工夫而言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明而誠也本體工夫初無二事蓋道之所顯者用也而工夫則歸於本體○明明德工夫要於格物此是實踐處蓋外物而言德則德入於虛矣第其所謂物者與萬物皆備於我之物同蓋吾心所見之實理也先師謂心之感應謂之物是也心未感時物皆已往一有感焉則物在我矣物之所感但見其

象往過來續不滯於心則物謂之理滯而成形則爲一物不可以理名矣易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器則形而下之名也故物與理之分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成形之後即爲外物而吾心之所感者亦不過順應乎此而已正不當爲其所滯也知此則物不違則而謂之格矣○過是天理中流出順勢自然無撙節處勢重則偏勝即爲黨矣故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然人之良知必能自覺覺處著一毫將就即自欺而爲惡矣過之發端處藹然莫能遏即是仁之根也於過處觀之可以知仁欲人察識過是仁之流而不中節者也知其流而不中節則仁即此而在矣○龍戰於野其血元黃大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元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元黃○艮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爲惡則凶凶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爲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耶

尚書黃久庵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庵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璁桂蕚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尚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還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真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蕚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蕚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蕚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艮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初見不獻非理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嘗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

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淩汩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羲易彖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韞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爲歷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三聖並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蘩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程泰之所不敢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一峯以傾邃菴爲中書家譜言居鄉豪橫此因其附從張桂而起後人紛紛之議耳

明儒學案卷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寶 重刊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已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贄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也

董穀字碩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與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怳忽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之爲禪學乎

日省錄 董蘿石

凡事多著一分意思不得多著一分意思便涉於私矣○澐嘗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異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今人只是說性故有異同之論若見性更無異同之可言

求心錄

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卽是任理○千病萬痛從妄想生故善學者常念此心在無物處○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則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時不在道則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無矣○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皆吾心之變化也正如風雨露雷種種各別皆是太虛太虛非此則亦無體此雖可見然實無作爲亦何從而見之也○但有一毫厭人之心卽謂之不敬稍有此心則人先厭我矣○但依得良知禮法自在其中矣○心無所希名之曰道○見性是性○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心無體也綱常倫理形質氣用與心爲體舍萬象無太虛舍萬事無心矣分之則爲物合之則爲心見物便見心離物見心亦是見鬼此艮背行庭之義也○費處卽是隱不作體用看○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

碧里疑存

震澤語錄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先生曰道體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見須是涵泳方有自得陳齊之有詩云閑花落盡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所謂道體卽是仁也仁只是一團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愼獨愼獨而還其無聲無臭之天則萬物一體而純亦不已矣至此則潔淨精微而黏帶不生杳無朕兆而宛然可見聖人非見水乃自見其心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觸處相應雖遇盤石亦不舍晝夜矣豈必川哉○事之所以前知者蓋前後時耳而理無前後萬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則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達無間者始昧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則由數而得數與理通一無二但以數推則有所倚故不如至誠至誠之道如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而其聲固未嘗無也故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然既涉於知則未免係念故用便近於知不如不知之愈也○胡太常秀夫因閱大成樂始悟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蓋樂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末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既要翕如又要純如又要皦如繹如又必自金以漸而至石所以爲難條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蓋樂作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不許生澁而間斷謂之繹如若先擊鎛鐘後擊特磬

何難之有況鎛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柷敔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淸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謹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歿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亦責之太深矣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不敢終執前議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責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宏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郴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寺卿山東右參政按察使右布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奔母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繫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薦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言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糅終是不能淸楚卽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姦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戍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謂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與萬鹿園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工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眞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眞學學而眞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眞爲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諭以僕爲格物者意未有非意而格物者分意與物爲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己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吉凶悔吝

生乎動動處乃善惡所萌獨知之地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格致卽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復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如曰孝曰弟曰慈乃父子兄弟所接之理其念動於父子兄弟爲意孩提之愛親敬長爲良知知之所向爲物有物必有則不過其則之爲格物不過其知之爲致知父必慈子必孝兄必友弟必恭之爲誠意達之天下無不然之爲仁義爲性蓋人未聞道之先百姓日用而不知又何工夫之有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

答林子仁書 名春心齋弟子也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尚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眞體常存常見矣

中丞張淨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淨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罷遣中官織造遷工科都給事中諫世廟元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眞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皆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菴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誤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青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二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二萬歷間贈禮部尚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眞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來教謂木有根則枝葉花實不假外求人有志則本體不虧萬法具足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謂擇善固執乃明覺之自然而與時偕行實大公順應之妙用亦未嘗不是但學問未眞切者聞之未免有遺落工夫之病蓋自然明覺則良知也擇善固執謂之致其良知則可也與時偕行固大公順應之妙用然非精義入神未足以與此也〇天下事過則有害雨澤非不善也過多則滂其爲害也與旱同今有意爲善而任心自是者皆雨澤之滂者也故易曰尙於中行爲善君子之常也而有意而自是則必淪於惡矣是好名之私累之也〇此心不眞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眞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規爾〇大抵學問只是一眞天之生人其理本眞有不眞者人雜之耳今只全眞以反其初日用間視聽言動都如穿衣喫飯要飽要煖眞心略無文飾但求是當纔不是說影纔不是弄精纔不是聞見乃爲解悟合一若信得此過卽是致知卽

是愼獨卽是求放心不然雖六經四書之言而非聖人之眞心亦不免於說影拜精矣○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己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婺之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比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江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歷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囿於質雖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倥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簡行無轍迹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倥信心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識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諧之曰兄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悅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日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

生人相與各有耳目心思則可以言語相通意氣感召若鬼神無形無聲言語意氣俱用不著惟是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感通卽此心之齋明誠敬可以通鬼神則於有生之類感之如運掌耳○問存順歿寧寧與不寧何別哉曰余知聖人之下學上達俯仰無愧怍爾身有生死道有去來耶而又安能寧之茫茫乎若曰寧與不寧靡有分別將錦衣肉食榮樂已足何取於茅茨土階疏水曲肱也曰善不善者與化俱矣善惡不同俱有二耶曰辟之放言口舌之欲耳恣聲色耳目之欲耳一放一恣口舌耳目以爲愉快此中桯杌也口舌耳目有成有壞此中桯杌可磨滅乎○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盡心必證之聖人○至善者吾人本心之分量也原無欠缺不假安排心思之必至善猶目之必明耳之必聰日月之必照臨江河之必流行也○人之精神自能用世自可出世作止語默日與天下相交接此所以用世也而作止語默一率其本然之知能高不參以意見而求異卑不入以貪慾而徇人終日廓然終身順應能之則爲善而務遷之未能則爲過而務改之久久成熟純乎率性之道所以用世而實出世也

鄒瀘水云公以求仁爲宗旨以學爲實功以孔氏爲正鵠而謂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頃又不違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將何以正之曰君子以復性爲學故必以學爲修證而步趨孔子者亦非無所事事之時作何所學應務酬酢之際又一一證所學但惟日用尋常不分寂感務遜志時敏其間以會降衷之極久之將厥修乃來道積於厥躬蓋眞際也子貢多學而識正坐一一以求證子夏之徒流而爲莊周其學焉而就其性之所近未範圍於聖人故也○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所爲生也而髮膚骨骼知識運動之表有所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而無際者是人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要言之曰仁以身任之曰志外此而富貴則爲外物功名則屬影事蓋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者爲相親而於炯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於毛髮骨骼知識運動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無所與者無盡者也不可朽也可朽者非三才之精而不可朽者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蘭游錄語

學無多岐只要還他本等如人之爲人以有耳目聰明也聰是天聰明是天明於聰明之外更加損不得分毫高者欲聽無聲之聲視無色之色然安能脫離聲色卑者或溺於淫聲邪色流蕩忘返皆失其本聰本明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爲合其本然乃見天則禮者天則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如執定不信生死既則中庸何以言至誠無息將此理生人方有未生既化之後俱息耶抑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之理異於天地耶○吾道一以貫之若但理會念慮而不能流貫

於容色詞氣畢竟是工夫壅塞之病○學者多喜談存本體曰此體充塞宇宙如何在方寸中執得此須常學常思吾輩尋常間直須將千古聖人精神都來體會過堯舜是如何文周孔孟是如何以下儒者是如何此非較量人物正是要印正從違若只在一處摸索測度如何叫做學問思辨○問先生既不非生死之說何不專主之而曰性曰學何也曰性率五常學求復性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何不該焉專言生死生寄死歸自私可矣○淺深原無兩路卽如父子君臣夫婦之倫合內合外之道此日用尋常何等淺近然此理不涉人爲天則自在故謂之淵淵其淵於此得力方是下學上達悟者悟此密者密此有無之間原有本然執之反滯是謂知識之害○囂囂言自得也必尊德樂義斯可以自得德義有何名象卽吾輩此時行坐謙讓必要相安精神和適不滯是卽所謂德義也德義己所自有也得己者得其心也○造化生草木鳥獸都一定不可移易人則耳目口鼻生來只是一樣更不分別希聖希賢由人自願可見造化待人甚厚人可不思仰承天意耶○問生死之說曰辟如朋友在此若不著實切磋別後便有餘憾存順沒寧亦復如是○問何謂之天下之大本曰適從外來見街頭孩子被母痛笞孩子叫苦欲絕已而母去孩子牽母裾隨之而歸終不忍舍是非天下之大本乎○問匹夫修道名不出於閭里何以使一世法則曰卽如吾輩在舟中一事合道千萬世行者決不能出此範圍一言合道千萬世言者決不能舍此法度苟不如此其行必難寡悔其言必難寡尤此之謂世法世則○學者不消說性體如是如是只當說盡性之功如何如禹治水何曾講水清水濁水寒水溫只是道之入於海耳若但說水如何縱令辨淄澠分三峽畢竟於治水之事分毫無與○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遂流於惡而不自知○問學問安得無間斷先生曰學有變者有不變者如諸公在齋閣靜坐是一段光景此時會講是一段光景明旦趨朝又是一段光景朝罷入部寺治事又是一段光景此其變者也然能靜坐能會講能趨朝能治事却是不變者吾儕於此正須體會於其變者體會得徹則應用不滯於其不變者體會得徹則主宰常寧二者交參吾心體無間學問亦無間○自無始概之人生百年如一息自萬有計之人於其中爲一塵然此一息一塵在自己分上蓋其大無外其久無窮也學者於此可無周公之仰思大禹之惜陰耶○孔門之求仁卽堯舜之中大學之至善而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也故專求性或涉於虛圓而生機不流專求心或涉於情欲而本體易淆惟仁者性之靈而心之眞先天後天合爲一致形上形下會爲一原凝於沖漠無朕而生意盎然洋溢宇宙以此言性非枯寂斷滅之性也達於人倫庶物而眞體渾然適出塵累以此言心非知覺運動之心也故孔子專言仁傳之無弊○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曰自孩提至壯老其不同者才識之遠近經歷之生熟耳若其天然自有之心安所不同在孩提爲不學不慮在大人爲存神過化如干霄之木仍是萌蘖時生意原未曾改換此古學也古人從赤子所固有者學去故從微至著由誠而形自可欲至於大而化之總不失其固有之心後人從赤子所未有者學去故氣力日充見聞日廣知識日繁而固有之心愈久愈失其眞不爲庸人則爲小人已矣○與友人坐夜分先生曰羣動既息天籟自鳴鳴非外也聽非內也天人一也一此不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其庶幾乎○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身一家亦然無元氣則天下國家墜矣學者要知以綱常爲重扶綱常所以扶元氣也卽使舉世皆亂大丈夫能自任以綱常之重卽一人赤手可扶元氣○立志既眞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罔走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人性之虛而且靈者無如心與耳目目之所視不離世間色然其視之本明不染於色耳之所聽不離世間聲然其聽之本聰不雜於聲心之所思不離世間事然其思之本覺不溷於事學人誠能深心體究豁然見耳目心思之大原而達聰明睿知之天德則終日視不爲色轉卽出此色塵世界終日聽不爲聲轉卽出此聲塵世界終日思不爲事轉卽出此法塵世界雖曰戴天履地友人羣物已超然天地民物之外如此自世豈不簡易未達此者縱拚身世走至非非想處亦是生死中人

明儒學案卷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　鼎　熊錫祖　徐兆麟　熊榮祖　劉秉楨　熊青鑫　熊青霈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冦守天敘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教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留倉衛糧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輪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并漕河而為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輳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效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冦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為此輩未曾發心為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為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為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真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為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即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即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工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為實先生指物為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真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萬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元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為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先生曰南元名為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鹿園語要

聖學工夫只在格物所謂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凡不於自己心性上透徹得者皆不可以言格到得頓悟見性則徹底明盡不為一切情景所轉如鏡照物鏡無留物如鳥飛空空無鳥跡日用感應純乎誠一莫非性天流行無擬議無將迎融識歸真反情還性全體皆仁矣○嘉靖庚寅先生及心齋東廓南野玉溪會講於金陵雞鳴寺先生出病懷詩相質其二曰三十始志學德立待何時往者既有悔寧當復怠茲由仕莫非學閑心未信斯悅惡一何殊此旨嘗在思豈不貴格物窮至乃真知馳求外吾心癡狂竟何為微吾魯中叟萬世將誰師心齋和詩曰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不易茲鳶魚昭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性無為亦在思我師誨吾率曰性即良知宋代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曷為天下善曰惟聖者師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為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及河運艱滯以先生為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為官所阻而罷萬歷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為不已之命在人為不息之體即孔門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真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論學書

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加增粧綴者然琢磨非頓養成具積有嚙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峯

文集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外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踊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欽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淩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元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象山集序○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爲不已之命而在人爲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公之沒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註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爲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岐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爾解縈會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爲錄今不攄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粧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顚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檣莫放碇纜無容然後視柁力之強弱以爲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卽聖爲虛無恣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元寶之見而外以從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卽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爲長此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刻傳習錄序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張元忭字子蓋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頌冤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歷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齎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工夫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

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以爲良知善必眞好惡必眞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簀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竟不出於朱子矣

不二齋論學書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張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把柄遂欲以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譬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波濤其不至覆且溺者鮮矣寄張洪陽○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於忘物以此爲下學而上達竊謂摹擬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謂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一心之爲易且簡乎萬事萬物皆起於心心無事而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故不離於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學上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爲下學忘物爲上達是二之矣答田文學○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之知覺命於理禽獸之知覺命於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不分善惡不將混人性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爲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以下寄馮緯川○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周子曰幾善惡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慎察之善必眞好惡必眞惡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非未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功爲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於未發爲不犯手工夫然豈易言哉此心卽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爲惓惓也○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著一防字卽屬思善一邊是亦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後之可言也○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爲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爲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入精由可知以進於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乎天理矣○釋氏以心爲槁木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宗之是以吾心爲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心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也鳶飛魚躍於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也而謂其偏於空虛可乎○楊復所談本體而諱言功夫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功夫某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功夫明道言識得本體以誠敬存之是也寄聶近溪○仁之爲物未易名狀故孔門罕言仁凡所言者皆求仁之功而已其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則直指仁體矣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以天地之心爲心虛而靈寂而照常應而常靜謂其有物也而一物不容謂其無物也而萬物皆備無物無我無古今無內外無始終謂之無生而實生謂之有生而實未嘗生渾然廓然凝然炯然仁之體儻若是乎以下寄查毅齋○近世談學者但知良知本來具足本來圓通窺見影響便以爲把柄在手而不復知有戒慎恐懼之功以嗜欲爲天機以情識爲智慧自以爲寂然不動而妄動愈多自以爲廓然無我而有我愈固名檢蕩然陽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動其正與否人不及知而己獨知之卽此是獨卽此是良知於此格之卽是慎獨卽是致良知物與知無二體格與致無二功也但於意念之間時時省克自然欲盡理還來教以則訓格謂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爲格物也知體無窮物則有定若然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是將舍吾心之天則又索之於外矣是將歧知與物而二之矣請就兄之言而反覆之知則無窮物之體亦無窮何也凡物之理千變萬化不可爲典要若云有定不爲子莫之執中乎物則有定知之則亦有定何也帝降之衷天然自有不爽毫髮若曰無窮則將舍規而爲圓舍矩而爲方乎與許敬菴○兄嘗問相天下當用何術對曰無私兄曰無私不足以盡相之道必加意於知人知人有法必令人舉一人嚴連坐之法而後舉必得人人無遺舉天下可理矣弟曰固也獨不曰取人以身乎自古才相智相代不乏人往往徇私而敗故無私而後能知人辟之鑑常空衡常平妍媸輕重自不患

其或爽且人舉一人之法自昔亦常行之而卒不能得人何也其人君子也則所舉必多君子雖舉百十人亦何不可其人小人也則所舉必多小人雖舉一人亦安可聽耶兄又嘗問聖學之要對曰在心兄曰心不足以盡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而後可以入聖弟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學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則理無不正心存則理無不存千古聖賢何曾於心外加得一毫答呂新吾○立人達人畢竟是仁發用處仁自有體就如喜怒哀樂是心之發用處心自有體也答孟我疆○近時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僕獨持議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頓悟而必曰事以漸修蓋謂救時之意答周海門○心外無道言心而曰易偏易恣者卽非心也道外無心言道而不本於心者卽非道也夫惟析心與道而爲二是故舍我喜怒哀樂本然之情性而求之於離窮之物理舍我事親敬長本然之知能而索之於無常之事變考之愈勤講之愈徹而以之應感酬酢漠然愈不相關此則學術之過也與毛文學○竊疑世儒口口說悟乃其作用處殊是未悟者悟與修分兩途終未能解龍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動無所掩飾無所窩藏時時有過可改此是入聖真路頭世人總說修持終有掩飾窩藏意思在此去聖學路徑何啻千里定宇曰所貴乎不掩藏者爲其覺而能改也非爲其冥然不顧而執之以爲是也秋遊記○予謂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無駭人之聽耶定宇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予曰子眞出世之學非予所及也然嘗謂此體眞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辟如木之有根而發爲枝葉花實自不容已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爲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觀之一切幻相皆是眞如而況於天地乎定宇曰學在識眞不假斷妄子言得之矣同上○當思父母生我之時光光淨淨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眞如水上漚奈何拋我之本來而汲汲營營於身外暫生暫滅之浮漚乎志學錄下皆同○吾邑蕭靜菴曰目力有餘則當徧讀六經以窺聖賢之心事足力有餘則當縱遊五嶽以觀天地之形骸若夫時一花卉畜一奇玩雖力有餘弗爲也○有壁立萬仞之節槪乃可以語光風霽月之襟懷矣○善樹木者芟其枝葉則其本盛矣善爲學者斂其英華則其神凝矣○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榮一禽一鳥皆嚶嚶自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豈不至易至簡乎○顏子當仰鑽瞻忽時只是於本體上想像追尋終不可得後來得夫子之教卻於博文約禮用功夫功夫旣到而後本體卓爾如有可見始悟向者想像追尋之爲非也○日之長短有時矣然意有所營若促之而短事無所繫若引之而長心之無時如此身之所處有方矣然神之所至忽而九天意之所注忽而萬里心之無方如此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支湖鐸從子也自幼承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從陽明先生遊論及致良知之學反覆終日則躍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陽明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日歸而思之益有省支湖召而語之曰孺子知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瀚唯唯於是日從事於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卽性也其有內外動靜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圖以自課就質於陽明陽明面進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篤行繩檢甚密陽明沒諸弟子紛紛互講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汝中泰州王汝止安福劉君亮永豐聶文蔚四家各有疏說駸駸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羣起先生曰先師倡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眞眞所謂眞骨血也吾黨慧者論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至善天泉證道其說不無附會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怡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於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卽感卽寂卽寂卽感不可分別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腳矣宋儒學尙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尙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減於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別標宗旨哉先生之學則以求心爲宗所註心箴圖列而爲五曰心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以存心爲主晚年造詣益深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卓然之見一貫之唯似隔曾顏一級文成明睿學幾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之家法白沙煞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於孤高敬齋愼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以恩貢就華亭訓導陞崇明教諭歸家三十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明儒學案卷十五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李真實 熊榮祖 蕭兆柄 徐兆蘭 周聯慶 熊繩祖 熊青綱 夏鼎 熊青鑫 重刊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明儒學案卷十六　江右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李真賓　熊學祖　蕭兆柄　徐兆瀾　周聯慶　熊纓祖　熊育鏞　夏鼎　熊育鑫　重刊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慎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既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欿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於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却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工夫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麤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先生靑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師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逕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攷於先生之記乎

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

善字某號潁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傳愼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如人問學於耿楚倥楚倥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日霅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眞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潁泉論學於文莊之教無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揜關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敘非四聖之易而霽壤自然之易又非霽壤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醵金以償潁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

德泳號瀘水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道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教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旣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

向來起滅之意尙是就事上體認非本體流行吾心本體精明靈覺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淵淵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滯礙掃而決之復見本體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顚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體耳與君亮伯光○良知之教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尙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工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敦夫○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己百己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親而孝遇長而弟遇君而忠遇夫婦而別遇朋友而信無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學問之道無他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矣與鮑復之○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眞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則糠粃迷目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果能實見敬字面目則卽是性分卽是禮文又何偏內偏外之患乎若岐性分禮文而二之則已不識敬何以語聖學之中正乎與方時勉○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愼恐懼常精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爲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卽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爲政得毋以修己安百姓爲二乎與胡鹿厓○遷善改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愼恐懼常精常明不爲物欲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是非逆順境界猶時有礙乃知聲臭未泯還是形而下學問薛中離○自其精明之無障謂之智及自其精明之無間斷謂之仁守答徐波石○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顚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與呂涇野○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正毫釐千里之幾從良知精明流行則文武之好勇公劉太王之好貨色皆是天理若雜之以私欲則桓文之救魯救衛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師所謂須從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論濁淸○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塡硃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小人之起私意昏迷放逸作好作惡至於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體耳水之過顙在山至於滔天襄陵何往非水然非水之本體矣戒懼以不失其本體禹之所以行水也隄而遏之與聽其壅横而不決不排二者胥失之矣答曾弘之○世俗通病只認得個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與洪峻之○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眞利害便是天下眞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墦肉乞餉壟上罔斷安得爲利若論世情利害亦有世情是非矣與師泉○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雖精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之○云商量家事矛盾則有我合同則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誠然誠然至以貨色名利比諸魑魅魍魎則有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往非日月無往非郊野鸞凰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魑魅魍魎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體而已矣與師泉○兩城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攖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攖不興意尙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卽誠僕答之曰收視是誰收斂聽是誰斂卽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眞與雙江○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瞬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

往往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億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往開來凡有倚著便涉聲臭與郭平川○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挾傍氣習猶有倚著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與劉兩江○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答高仰之○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為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為照管於念慮不會從不覩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為效驗無所用其力環起而議之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為逐外倚於寂則為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猢猻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徐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為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作德日休作偽日拙方見影響不爽舉身之物事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簆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問諸生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三子試思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却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睹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脈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睹不聞常規常矩常虛常靈則沖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為一以貫之是為全生全歸仁孝之極○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道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略欠缺○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却分知為內物為外知為寂物為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為點檢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為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為害道○徐少初謂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太極悟入曰某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

兢理會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彌綸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愆不尤知我其天初無二塗轍○問不覩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聲便是不覩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問戒懼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個戒懼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來一種高妙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却怕戒懼拘束如流落三家村裏爭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有苦閑思雜念者語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錢緒山論意見之弊謂良知本體著於意見猶規矩上著以方圓方圓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曰此病猶是認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卽良知之運行見卽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爲意障倚於見便爲見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王泉石云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嘗看棋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三十年棋不會遇得一局棋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龍溪曰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日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爲二物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末梢有結束處中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如何曰這方是肫肫皜皜實際○程門所云善惡皆天理只過不及處便是惡正欲學者察見天則不容一毫加損雖一毫終不免踰矩此正研幾脈絡○大學言好惡中庸言喜怒哀樂論語言悅樂不慍舍自家性情更無用功處○順逆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無往不潔淨此中粘帶無往不粘帶○問道器之別曰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覩不可聞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指爲器非二物也今人却以無形爲道有形爲器便是裂了宗旨喜怒哀樂卽形色也就其未發渾然不可覩聞指爲中就其發而中節燦然可覩聞指爲和今人却以無喜怒哀樂爲中有喜怒哀樂爲和如何得合人若無喜怒哀樂則無情除非是槁木死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潁泉先生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和靖謂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此最得濂洛一脈○學莫要於識仁仁人心也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欲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子曰默而識之識是識何物謂之默則不靠聞見不倚知識不藉講論不涉想像方是孔門宗旨方能不厭不倦是故必識此體而後操存涵養始有著落○學莫切於敦行仁豈是一個虛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知事外無仁仁體時時流貫則日用之間大而人倫不敢以不察小而庶物不敢以不明人何嘗一息離却倫物則安可一息離却體仁之功一息離便非仁便不可以語人矣顏子視聽言動一毫不離以非禮正是時時敦行時時善事吾心○先儒謂學成於靜此因人馳於紛擾而欲其收斂之意若究其極則所謂不覩不聞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卽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真靜也若時而靜存時而動察乃後儒分析之說細玩子在川上章可自見矣○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真志則終日營營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真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真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更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閒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格致之功乃曾子發明一貫之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原於吾之一心此處停妥不致參差卽是大公之體以此隨事應之無所增損起滅卽是順應之流行矣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莫非以此貫之

○所論應事接物惟求本心安妥便行否雖違衆勿恤學能常常如是本心時時用事久之可造於譏世有真實見棄者吾因之以加勉有以迂闊見誚者吾不因之而稍改何也學所以求自信而已非爲人也然所謂本心安妥更亦當有辨真無私心真無世界心乃爲本心從此安妥乃爲真安妥不然恐夾帶世情夾帶習見未可以語本心安妥也○夫爲吾一身之主爲天地萬物之主孰有外於心所以握其主以主天地萬物孰有過於存心非我公反身體貼安能言之親切若此第存心莫先於識心識心莫先於靜所謂心固不出乎腔子裏然退藏於密者此也彌滿於六合者亦此也所謂識固始於反觀默認然淨掃其塵念而自識其靈明之體可也識此靈明之呈露而不極深研窮以得其全體不可也所謂存固始於靜時凝結然屋漏此操存之功也友君子亦此操存之功也所謂靜亦有二有以時言者則動亦定靜亦定之動靜是也有以體言者則不對動說寂以宰感翕聚以宰發散無時不凝結亦無時不融釋所謂無欲故靜卽程門之定是也若曰有嗜靜處則能必其無厭動處耶若曰常在裏面停停當當則方其在外時又何者在裏面耶心者天下至神至靈者也存心者握其至神至靈以應天下之感者也苟認定吾靈明之相而未盡吾真體之全卽不能免在內在外之疑苟分存心與應務爲二時卽不能免靜時凝結動時費力之疑願公不以其所已得爲極至而深識此心之全體盡得存心之全功則自有渙然冰釋處矣○學不明諸心則行爲支明不見諸行則明爲虛明者明其所行也行者行其所明也故欲明吾孝德非超悟乎孝之理已也真竭吾之所以事父者而後孝之德以明欲明吾弟德非超悟乎弟之理已也真盡吾之所以事兄者而後弟之德以明舜爲古今大聖亦唯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舍人倫庶物無所用其明察矣若本吾之真心以陳說經史卽此陳說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逐物本吾之真心以習禮講小學卽此講習卽行其所明也安可以爲末藝然今世所謂明心者不過悟其影響解其字義耳果超果神者誰與若能神解超識則自不離日用常行矣故下學上達原非二時分之卽不可以語達卽不可以語學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作與語固爲行止與默亦爲行人一日何時可離行耶行本重然實不在明之外也○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愼獨不須防檢而既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愼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截斷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尚在獨處獨處受病又何愼之可言有既與之截斷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卽爲之掃蕩爲之廓清亦莫非愼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加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著意但在本體上用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程門愼獨之旨發於川上正是不舍晝夜之幾非禮勿視聽言動時時在禮上用力卽愼獨也時時是禮時時無非禮安論境界試淺言之雖嚮晦宴息吾心亦炯然不昧吾耳目身口亦不能離又安有無視聽言動之時雖在夢中有呼卽醒何嘗俱入於滅易所謂寂者指吾心之本體不動者言也非指閒靜之時也工夫只是一個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在知處討分曉不在境上生分別○承示元城之學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别程子數年始去一矜字何其難子曰欲仁而仁至又何其易切問也夫仁何物也心也心安在乎吾一時無心不可以爲人則心在吾與生俱生者也求吾之與生俱生者安可以時日限試自驗之吾一念真切惟求復吾之真體則此欲仁一念已渾然仁體矣何有於妄何處覓矜無妄無矜非仁體而何至於用力之熟消融之盡則不能不假以歲月耳今高明既信我夫子欲仁仁至之語則卽此處求之足矣不必更於古人身上生疑斯善求仁矣

聚所先生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懵懵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懵天地間與蟲蟻並活已耶○諸生夜侍劉思徵問曰堯舜之心至今在其說如何先生曰汝知得堯舜是聖人否曰知之曰卽此便是堯舜之心在時李育岑大行在坐謂諸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孰不曉得父母當孝兄弟當弟這點心卽盜蹠亦是有的但人都是爲氣欲蔽了不能依著這心行去先生謂諸生曰汝信得及否諸生對曰信得先生曰這個心是人人都有的是人人都做得堯舜的世人卻以堯舜的心去做盜蹠的事圖小小利欲是猶以千金之璧而易壺飧也可惜○李如真述前年至楚偕先生家與其弟楚倥同寢九日數叩之不語及將行時楚倥乃問曰論語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汝平日如何解如真對以爲我今日不遠千里特來究證亦

可謂如之何如之何矣子全無一言相教耶楚倥曰汝到不去如之何如之何又教我如之何先生甚歎其妙凡至會者輒以此語之一友云若行得路正他如之何如之何便好若路不正就是如之何如之何也無用先生笑曰只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若曰如之何如之何路道自不會差了一友呈其見解之先生曰解得不中用只是要如之何如之何就是○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麼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墻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一友言己教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於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就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還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先生謂康曰爲學只好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康曰近來亦信得及只是無長進曰試言信處何如康曰只一念善念便是堯舜曰如此却是信不及矣一日之中善念有幾却有許多時不是堯舜了只無不善處便是堯舜康曰見在有不善處何以是堯舜曰只曉得不善處非堯舜而何○先生問康曰近日用功何如康曰靜存曰如何靜存康曰時時想著個天理曰此是人理不是天理天理天然自有之理容一毫思想不得所以陽明先生說良知是不慮而知的易曰何思何慮顏淵曰如有所立卓爾說如有非眞有一件物在前本無方體如何可以方體求得到是如今不會讀書人有人指點與他他肯做還易得緣他止有一個欲障讀書的人又添了一個理障更難擺脫你只靜坐把念頭一齊放下如青天一般絕無一點雲霧作障方有會悟處若一心想個天理便受他纏縛非惟無益而反害之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你今想個天理反添了這個人心自家常是不安的若是道心無聲無臭容意想測度不得容意想測度又不微了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怒而無有作惡喜而無有作好所謂情順萬物而無情心普萬物而無心無動無靜方是工夫的當處譬之鏡然本體光明妍來妍照媸來媸照鏡裏原是空的沒有妍媸你今如此就謂之作好康曰如此莫落空否曰不要怕空果能空得自然有會悟處康曰如此恐流於佛學也曰空亦不同有一等閑人的空他這空是昏昏懵懵胸中全沒主宰纔遇事來便被推倒如醉如夢虛度一生有異教家的空是有心去做空事物之來都是礙他空的一切置此心於空虛無用之地有吾儒之空如太虛一般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形色象貌俱在太虛中發用流行千變萬化主宰常定都礙他不得的卽無卽有卽虛卽實不與二者相似康曰康初亦從空上用功只緣不識空有二等之異多了這個意見便添一個理障今已省得此意當下却空不來曰這等工夫原急不得今日減得些明日又減得些漸漸減得去自有私意淨盡心如太虛日子忙不得如此又是助長又是前病復發了○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卽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却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却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有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淸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先生謂康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信得及否康對曰康今說信得只是口裏信得不是心裏信得緣未思量一番未敢便謂信得先生曰倒不要思量大抵世學之病都是揣摩影響如猜拳一般聖門若顏子便是開拳見子箇數分明曰汝今要回須要討個分明半明半暗不濟得事康默自省有覺因對曰只因老師之問未實體認得便在這裏痛恐便是測隱之心愧其不知恐便是羞惡之心心中肅然恐便是恭敬之心心中辨決有無當否恐便是是非之心卽此一問四端盡露眞如人之有四體一般但平日未之察耳先生喜曰這便是信得及了康又曰四端總是一端全在是非之心上惻隱知其爲惻隱羞惡知其爲羞惡恭敬知其爲恭敬若沒是非之心何由認得亦何由信得此便是良知擴而充之則致矣先生曰會得時止說惻隱亦可說羞惡亦可說恭敬亦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有

所見便不是道百姓之愚沒有這見却常用著他只不知是道所以夫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中是無所依著庸是平常的道理故孟子言孝未嘗以割股廬墓的却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言弟則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爲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來他還是索隱行怪縱後世有述聖人必不肯爲往年有一友問心齋先生云如何是無思而無不通先生呼其僕卽應命之取茶卽捧茶至其友復問先生曰才此僕未嘗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應這便是無思無不通是友曰如此則滿天下都是聖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時懶困著了或作詐不應便不是此時的心陽明先生一日與門人講大公順應不悟忽同門人遊田間見耕者之妻送飯其夫受之食食畢與之持去先生曰這便是大公順應門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惱起來便失這心體所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是個眞聖人眞正大公順應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的○一友謂知人最難先生譬畫一仁字且曰這個仁難知須是知得這個仁才知得那個人是友駭問先生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友悚然○有問仁體最大近已識得此體但靜時與動時不同似不能不息曰爾所見者妄也所謂仁者非仁也似此懸想乃背於聖門默識之旨雖勞苦終身不能彀一日不息夫識仁者識吾身本有之仁故曰仁者人也今爾所見是仁自仁而人自人想時方有不想卽無靜時方明纔動卽昏豈有仁而可離者哉豈有可離而謂之仁哉故不假想像而自見者仁也必俟想像而後見者非仁矣不待安排布置而自定者仁也必俟安排布置而後定者非仁矣無所爲而爲者仁也有所爲而爲者非仁矣不知爲不知者仁也強不知以爲知者非仁矣與吾身不能離者仁也可合可離非仁矣不妨職業而可爲者仁也必棄職業而後可爲者非仁矣時時不可息者仁也有一刻可息非仁矣處處皆可體者仁也有一處不可體者非仁矣人皆可能者仁也有一人不可能者非仁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一日不識仁便是一日之不仁一時不識仁便是一時之不仁不仁則非人矣仁則不外於人矣識仁者毋求其有相之物惟反求其無相者而識之斯可矣○先生曰言思忠事思敬只此便是學一友曰還要本體曰又有甚麼本體忠敬便是本體若無忠敬本體在何處見得吾輩學問只要緊切空空說個本體有何用所以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更有甚麼人人有個不爲不欲的人只要尋究自家那件是不爲不欲的不爲不欲他便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人只行此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則習矣而不察終是昏昏懵懵全無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個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實去行懸空思索終是無有眞見不過窺得些影響做成一個妄想的人所以知行要合一○看人太俗是學者病痛○問如何是本心曰卽此便是又問如何存養曰常能如此便是○有疑於當下便是之說者乃舉孟子之擴充爲問先生曰千年萬年只是一個當下信得此個當下便信得千萬個常如此際有何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失孟子所謂擴充卽子思致中和之致乃是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意思非是從本心外要加添些子加此些子便非本心恐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實踐非他解悟是已解悟非他實踐是已外解悟無實踐外實踐無解悟外解悟言實踐者知識也外實踐言解悟者亦知識也均非帝之則均非戒愼之旨

四山論學

今世覓解脫者宗自然語及問學輒曰此爲法縛耳顧不識人世種種規矩範圍有欲離之而不能安者此從何來愚以爲離却戒愼恐懼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慕歸根者守空寂語及倫物輒曰此謂義襲耳顧不識吾人能視能聽能歡能戚者又是何物愚以爲離却喜怒哀樂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今世取自成者務獨學語及經世輒曰此逐情緣耳顧不識吾人覩一民之傷一物之毀惻然必有動乎中此又孰使之者愚以爲離却天地萬物而言性者非率性之旨也

思成求正草　瀘水

君子之於人也虛心而照平心而應使其可容者自容不可容者自不能容不以察與焉而已若作意以含容爲量則恐打入世情隊裏膠結不解吾將不爲君子所容矣○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疎遠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古人以天地合德爲志故直從本體亦臨亦保不使一毫自私用智沾蒂掛根今人以世情調適爲志故止從事爲安排布置終不能於不覩不聞上開眼立身總之一達而上下分途○君子只憑最初一念自中天則若就中又起一念搬弄伎倆卽無破綻終與大道不符○今世學者登壇坫但曰默識曰信曰聞曰參以爲不了義諦夫參之爲言從二氏而後有不必言也顧爲識爲

信爲閒就而質之究竟不過參之之從吾以爲總於人情世變毫無著落此等論且放下須近裏著己求之中庸以未發之中言性而必冠之以喜怒哀樂孟子言性善而必發於惻隱羞惡四端則知曰性曰情雖各立名而無分段故知莫見莫顯亦無非不覩不聞而慎獨之功即從戒懼抽出言之蓋未有獨處致慎而不爲戒慎恐懼者此聖學所以爲實也陽明洞見此旨特提致知而又恐人以意識爲知又點出一良字蓋以性爲統理而知則其靈明發端處從良覔知則知不離根從致完良則功不後時此正慎獨關鍵吾人但當依此用功喜怒哀樂歸於中節而不任己惻隱四端一任初心而不轉念則一鍼一血入聖更復何疑○公以求仁爲宗旨而云無事不學無學不證諸孔氏第不知無所事之時何所爲學而應務酬酢之繁又不違一一證諸孔氏而學之躊躇倉皇反覺爲適爲固起念不化此將何以正之與徐魯源

明儒學案卷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李真寶　熊榮祖　蕭光柄　徐兆灝　周聯慶　熊緒祖　熊育錦　夏鼎　熊育鑫　重刊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為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為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服除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為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既薨不欲舉行冊立二子並封為王先生起宗伯即以為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既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冊立也先生即具冊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訖無事輕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為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爾先生以講學為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為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為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為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即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為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為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為良知知視聽言動為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真識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誤認良知為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為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發者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為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即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為宗工夫在於致中而和即應之故同門環起難端雙江往復良苦後遇念菴則雙江不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取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為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邊矣雙江與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靜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中中非靜也動而循其良知也謂之致和和非動也蓋良知妙用有常而本體不息不息故常動有常故常靜常動常靜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答陳盤溪）○來教若只說致知而不說勿忘勿助則恐學者只在動處用功夫知忘助者良知也勿忘勿助者致良知也夫用功即用也用即動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際亦莫非動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

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古人之學只在善利之間後來學者不知分善利於其心而計較揣量於形迹文爲之處紛紛擾擾泛而無歸故宋儒主靜之論使人反求而得其本心今既知得良知更不須論動靜矣夫知者心之神明知是知非而不可欺者也君子恒知其是非而不自欺致知也故無感自虛有感自直所謂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也是之謂靜若有意於靜其流將有是內非外喜靜厭擾如橫渠所謂累於外物者矣○見聞知識眞妄錯雜者誤認以爲良知而疑其有所未盡不知吾心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本體非見聞知識之可混而見聞知識莫非妙用非有眞妄之可言而眞妄是非輕重厚薄莫不有自然之知也○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 答劉道夫 ○來教謂動中求靜順應不擾殆有見於動中之靜求不擾於應酬之中而未究夫無動無靜之良知也夫良知無動無靜故時動時靜而不倚於動靜君子之學循其良知故雖疲形餓體而非勞也精思熟慮而非煩也問察辨說而非聒也清靜虛澹而非寂也何往而不心逸何往而不日休故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爲得 答周陸田 ○記中反覆於心性之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又舉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此言亦以知覺爲性者某常聞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者也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 辨整菴困知說 ○謂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伽所謂眞識及分別事識者某之所聞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源頭支流非有二水先儒所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良字之義正孟子性善之旨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有知覺運動性非知則無以爲體知非良則無以見性性本善非由外鑠故知本良不待安排曰不慮而知者其良知猶之曰不待安排者其良心擴而充之以達之天下則仁義不可勝用楞伽之眞識宜不得比而同之矣○謂有物必有則故學必先於格物今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道理全是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有本然之則矣某竊意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所謂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視聽而不以私意蔽其聰明是謂致良知於耳目之間父子而不以私意奪其慈孝是謂致良知於父子之間是乃循其天然之則所謂格物致知也舍此則無所據而不免於安排布置遠人以爲道矣○意與知有辨意者心之意念良知者心之明覺意有妄意有私意有意見所謂幾善惡者也良知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純粹無疵所謂誠無爲者也學者但從意念認取未免善惡混淆浸淫失眞誠知所謂良知而致之毋自欺而求自慊則眞妄公私昭昭不昧何至於誤認意見任意所適也哉 答徐少湖 ○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 答問 ○格致誠正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於心上用功慊於心卽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卻只守得個虛靜習得個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懸地隔○良知乃本心之眞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眞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眞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眞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眞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 答胡仰齋 ○理一分殊渾融之中燦然者在親疏內外皆具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其有親疏內外之分卽本體之條理天理之流行吾心實未嘗有親疏內外之分也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 答王克齋 ○兄謂近時學者往往言良知本體流行無所用力遂至認氣習爲本性不肯說致知功夫故生弊端鄙意則謂今之認氣習爲本性者正由不知良知之本體不知良知之本體則致知之功未有着實可據者故欲救其弊須是直指良知本體之自然流行而無用力者使人知所以循之然後爲能實用其力實致其知不然卻恐其以良知爲所至之域以致知爲所入之途未免歧而二之不得入門內也知好善惡惡亦是徹上

徹下語循其本體之謂善皆其本體之謂惡故好善惡惡亦只是本體工夫本體流行只是好善惡惡（答陳明水）○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粵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粧飾老態語笑步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馬問菴）○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真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答高公敬）○中離懲忿窒欲爲第二義亦是爲志未徹底徒用力於忿欲者而發人心無聲無臭一旦不可得而見豈有二義三義也○來教謂人心自靜自明自能變化自有條理原非可商量者不待著一毫力又謂百姓日用不起一念不作一善何嘗觸突無道理來又謂今世爲學用功者苟非得見真體要皆助長必不得已不如萬緣放下隨緣順應又謂人志苟真必不至爲惡不勞過爲猜防皆日新之語（答王士官）○大學言知止止者心之本體亦即是工夫苟非一切止息何緣得定靜安固便將見前酬應百慮認作天機活潑何啻千里（寄雙江）○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爲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劄定得安望其有成也（寄橫溪弟）○好惡與人相近言羞惡是非之知不容泯滅後世舍獨知而求之虛明湛一却恐茫然無著落矣（答朱芝山）○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真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寄敬純之）○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爲良知正是錯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即知未發之中矣格物二字先師以爲致知之實蓋性無體以知爲體知無實事物乃其實地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亦無所用其致之之功猶之曰形色乃天性之實無形色則無性可盡唯踐形然後可以盡性云爾大抵會得時道器隱顯有無本末一致會未得則滯有淪虛皆足爲病（答陳明水）○人心生意流行而變化無方所謂意也忽焉而紛紜者意之動忽焉而專一者意之靜靜非無意而動非始有蓋紛紜專一相形而互異所謂易也寂然者言其體之不動於欲感通者言其用之不礙於私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時寂時感而有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蓋雖諸念悉泯而兢業中存即懼意也

即發也雖憂患不作而安靜自如即樂意也即發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猶之曰視聽之未發謂之聰明聰明豈與視聽爲對而各一其時乎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是常有意是常無意也常有意者變化無方而流行不息故無始常無意者流行變化而未嘗遲留重滯故無所（答王塘南）○夫人神發爲知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物也者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身之所有知之所出者也視聽喜怒之類有禮有非禮有中節有不中節苟密察其心之不可欺者則莫不自知之故知也者事物之則有條有理無過不及者也物出於知知在於物故致知之功亦惟在於格物而已夫隱顯動靜通貫一理特所從名言之異耳故中也和也中節也其名則三其實一獨知也故是是非非者獨知感應之節爲天下之達道其知則所謂貞靜隱微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就是是非非之知而言其至費而隱無少偏倚故謂之未發之中就知之是是非非而言其至微而顯無少乖戾故謂之中節之和非離乎動用顯見別有真靜隱微之體不可以知是知非言者也程子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答蘇季明之問）謂知即是已發已發但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又謂既有知覺却是動怎生言靜者蓋爲季明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二之矣故反其詞以詰之使驗諸其心未有絕無知覺之時則無時不發無時不發則安得有所謂未發之前而已發又不可謂之中則中之爲道與所謂未發者斷可識矣又安得前乎未發而求其所謂中者也既而季明自悟其旨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程子始是其說而猶未深然之恐其端倪微差而毫釐之間猶未免於二之也（寄雙江）○來教云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必虛而後靈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無事則虛虛則明此是周程正法眼藏何容以所知所覺混能知能覺耶夫知覺一而已欲動而知覺始失其虛靈虛靈有時失而知覺未嘗無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無知覺之虛靈苟不虛不靈亦未足以言覺故不可岐而二然此亦爲後儒有此四字而爲之分疏云爾若求其實則知之一字足矣不必言虛與靈而虛靈在其中虛之一字足矣不必言靈言知而靈與知在其中蓋心惟一知知惟一念一念之知徹首徹尾常動常靜本無內外本無彼此○來教以能知覺爲良則格物自是功效以所知覺爲良是宜以格物爲工夫恐未然也夫知以事爲體事以知爲則事不能皆循其知則知不能皆極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然後爲全功後世以格物爲功者既入於揣摩義

虛而不知有致知之物以致知爲功者又近於圓覺眞空而不知有格物之知去道愈遠矣○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内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答王新甫○夫身必有心心必有意意必有知知必有事若有無事之時則亦當有無心無意無知之時耶身心意知物未始須臾無則格致誠正之功亦不可須臾離又焉有未感之前又焉有還不用功之疑耶答陳履旋○格物致知後世學者以知識爲知以凡有聲色象貌於天地間者爲物失却大學本旨先師謂知是獨知致知是不欺其獨知物是身心上意之所用之事如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類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是也格物是就視聽喜怒諸事慎其獨知而格之循其本然之則以自慊其知答湯守○立心之始不見有時之順逆事之煩簡地之險易人之難處易處惟見吾心是非善惡從之如不及去之如探湯者方爲格物苟分別種種順逆難易如彼如此則既有所擇取而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矣順逆難易之心爲之主則雖有時主宰不亂精神凝定猶不足謂之格物何者從其好惡順逆之心也而況遇逆且難支吾畏葸意興沮撓尙何格物之可言乎答沈思畏○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究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內外之分也○道塞乎天地之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也神凝而成形神發而爲知知感動而萬事出焉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而知又萬事之取正焉者故曰有物有則知也者神之所爲也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發育峻極者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亦即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答項甌東○源委與體用稍異謂源者委所從出可也謂非委則無以見源源豈待委而後見乎蓋源與委猶二也若夫知之感應變化則體之用感應變化之知則用之體猶水之流流之水水外無流流外無水非若源之委委之源源外無委委外無源尾首相資而非體用無間者也答雙江○無一刻無性則無一刻無情無一刻非發雖思慮不作閒靜虛融俗語謂之自在則亦樂之發也閒靜虛融不得爲未發則又焉有未發者在閒靜虛融之先乎故未發言其體已發言其用其實一知也○人心常知而知之一動一靜莫非應感雜念不作閒靜虛融者知之靜蓋感於靜境而靜應也思慮變化紛紜交錯者知之動蓋感於動境而動應也動則五官俱用是爲動之物靜則五官俱不用是爲靜之物動靜皆物也閒靜虛融五官不用而此知精明不欺不減於紛紜交錯之時也紛紜交錯五官並用而此知精明不欺無加於閒靜虛融之時也動靜皆知也○良知本虛致知即是致虛眞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若有見於虛而求之恐或離却事物安排一個虛的本體以爲良知本來如是事事物物皆從此中流出習久得效反成障蔽答賀龍岡○凡兩念相牽即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答鄭元健○性無不善故良知無不中正學者能依著見成良知即無過中失正苟過中失正即是不曾依著見成良知若謂依著見成良知而未免過中失正是人性本不中正矣有是理乎答董兆時○良知固能知古今事變然非必知古今事變而後謂之良知生而知之者非能生而知古今事變者也生而無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然則學知困知亦惟去其私意不蔽其良知而已良知誠不蔽於私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良知苟有私意之蔽則其知古今事變莫非私意體用一原者也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入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敵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既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慚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薊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尙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

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蘄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既沒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識之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乃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卽在已發之中蓋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唯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唯靜爲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尚未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曰大用現前曰實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厭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群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謂心無定體其於心體疑失之遠矣炯然在中寂然不動而萬化攸基此定體也與歐陽南野○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應者爲心而遂求心於外也故學者求道自其求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以江淮河漢爲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聞之寂體也不睹不聞之寂體若因感應變化而後有卽感應變化而致之是也實則所以主宰乎感應變化而感應變化乃吾寂體之標末耳相尋於吾者無窮而吾不能一其無窮者而貞之於一則吾寂然之體不幾於憧憧矣乎寂體不勝其憧憧而後忿則奪矣欲則流矣善日以泯過日以長卽使懲之窒之遷之改之已不免義襲於外其於涵養本原之功疑若無與也○所貴乎本體之知吾之動無不善也動有不善而後知之已落二義矣○以獨爲知以知爲知覺遂使聖人洗心密藏一段反本工夫潛引而襲之於外縱使良知念念精明亦只於發處理會得一個善惡而去取之其於未發之中純粹至善之體更無歸復之期○心無定體之說謂心不在內也百體皆心也萬感皆心也亦嘗以是說而求之譬之追風逐電瞬息萬變茫然無所措手徒以亂吾之衷也○體得未發氣象便是識取本來面目敬以持之常存而不失到此地位一些子習氣意見著不得胸次灑然可以概見又何待過事窮理而後然耶卽反覆推究亦只推究乎此心之存否○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卽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

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卽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爲下學反正之漸故爲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爲伯者立一赤幟此予之所憂也答亢子益○夫無時不寂無時不感者心之體也感惟其時而主之以寂者學問之功也故謂寂感有二時者非也謂工夫無分於寂感而不知歸寂以主夫感者又豈得爲是哉答東廓○疑予說者大略有二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曰工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仁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夫禪之異於儒者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今乃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又何嫌於禪哉○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如目之視也耳之聽也鼻臭口味心之思慮營欲也雖禁之而使不發不可得也乃謂發處亦自有功將助而使之發乎抑懼其發之過禁而使之不發也且將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發而中節乎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發而中者宋人助長之故智也後世所謂隨事精察而不知其密陷於憧憧卜度之私禁之而使不發者是又逆其生生之機助而使之發者長欲恣情蹈於水火焚溺而不顧又其下者也○良知二字始於孟子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眞純湛一由仁義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亦以其心之眞純湛一卽赤子也然則致良知者將於其愛與敬而致之乎抑求其眞純湛一之體而致之也若以虛靈本體而言之純粹至善原無惡對若於念慮事爲之著於所謂善惡者而用吾之知縱使知之其與義襲何異故致知者必充滿其虛靈本體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發無不良是謂貫顯微內外而一之也○虛明者鑑之體也照則虛明之發也知覺猶之照也卽知覺而求寂體其與卽照而求虛明者何以異盍觀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乎明覺自然一念不起誠寂矣然謂之爲寂體則未也今不求寂體於孩提夜氣之先而謂卽愛敬好惡而寂之則寂矣然乎不然乎蓋孩提之愛敬純一未發爲之也平旦之好惡夜氣之虛明爲之也寄王龍溪○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工夫字眼乃工夫熟後景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工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顛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覩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喫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眞切處俱略之乃篤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寄劉兩峯○良知非大學之明德乎明德足矣何又言乎至善至善者言乎心之體也知止者止於是也知止於是而後能定靜安慮慮非格物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便是知止今必曰格物是致知之功則能慮亦可謂知止之功乎答黃洛村

試以諸公之所以疑於儀者請之有曰喜怒哀樂無未發之時其曰未發特指其不動者言之誠如所論則發而中節一句無乃贅乎大本達道又當何所分屬乎不曰道之未發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又一說也蓋情之中節者爲道道無未發又曰無時無喜怒哀樂安得有未發之時此與無時無感之語相類然則夜氣之所息指何者爲息乎旦晝之所爲非指喜怒哀樂之發者言之乎虛寂二字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以立感應之體非以寂與感對而言之也今曰寂本無歸卽感是寂是爲眞寂夫寂性也感情也若曰性本無歸卽情是性乃爲眞性恐不免語病也性具於心心主乎內艮其止止其所也於止知其所止是謂天下同歸而曰寂本無歸性本無歸將由外鑠我其能免於逐物而襲取乎或又曰性體本寂不應又加一寂字反爲寂體之累此告子勿求之見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夫子固欲以此困人乎同上○子思以後無人識中字隨事隨時討求是當謂是爲中而執之何啻千里明道云不覩不聞便是未發之中不聞曰隱不覩曰微隱微曰獨獨也者天地之根人之命也學問只有此處人生只有這件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愼獨便是致中中立而和生焉天下之能事畢矣乃曰求之於愼獨之前是誠失之荒唐也答應容菴○誠意章註其入門下手全在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十字夫使好好色惡惡臭亦須實用其力而其中亦有欺之可禁則爲不謬

世顧有見好色而不好而好之不眞者乎有聞惡臭而不惡而惡之不眞者乎絶無一毫人力動以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自然而然稍涉人爲便是作好作惡一有所作便是自欺其去自慊遠矣故誠意之功全在致知致知云者充極吾虛靈本體之知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謂先天之畫未發之中一毫人力不得與一毫人力不與是意而無意也今不養善根而求好色之好不拔惡根而求惡臭之惡可謂苟且徇外而爲人也而可謂之誠乎意者隨感出現因應變遷萬起萬滅其端無窮乃欲一一制之以人力去其欺而反其慊是使初學之士終身不復見定靜安慮境界勞而無功秖自疲以速化耳 答蕺山 ◯感上求寂和上求中事上求止萬上求一只因格物之誤蔓延至此 答鄒西渠 ◯思慮營欲心之變化然無物以主之皆能累心惟主靜則氣定氣定則澄然無事此便是未發本然非一蹴可至須存優游不管紛擾與否常覺此中定靜積久當有效 答戴伯常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心豈有出入出入無時者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心之正也◯自世之學者不求諸其萬物一體之原使之肫肫淵淵生意流通乃懸空杜撰能侗籠罩之說謂是爲學問大頭腦究其至與墨子兼愛鄉愿媚世又隔幾重公案◯所貴乎良知者豈以其無所不知而謂之良哉亦以其知之至誠惻怛莫非天理之著見者而後謂之良也 答董明建

困辨錄

辨中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覩聞何有哉◯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卽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焉止矣◯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眞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尤明白直指◯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性體本自戒懼才頹惰便失性體◯或問未發之中爲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慎恐懼爲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之主腦却是靜根◯感應神化才涉思識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意其云未發之中何啻千里◯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者常主乎靜◯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爲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事物賺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順其天資力量而愼擇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爲禪學主敬爲迂學哀哉◯問情順萬事而無情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疾痛痾癢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無情斯逆矣謂順應可乎

辨易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在是卽純坤不爲無陽之象星家以五行絶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一陽而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之酒淡而和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潛而養之則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從令小而辨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井養而不窮也◯易以道義配陰陽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消長處爲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生死之際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不喪匕鬯也

辨心　寡欲之學不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覩聞皆是欲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集猶斂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長不若得惰農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忘矣◯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

於本體尚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爐點雪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

辨素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如一則無入而不自得得者得其素也佛氏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頗得此意

辨過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過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究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之而爲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爲慈孝感於昆弟則爲友恭故凡修道一涉於營欲謀爲而不出於生生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合也

辨仁　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不見所欲惡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爲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欲惡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爲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一段切近工夫

辨神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

辨權　子莫執中蓋欲擇爲我兼愛之中而執之故不合於權耳不知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自堯舜之學不明往往以中涉事爲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營欲著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中亦襲也況未必中乎○問閑思雜慮袪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喫緊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清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擱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枝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問隨處體認天理何如曰此甘泉揭以教人之旨甘泉得之羅豫章豫章曰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凍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旨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而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謂體認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知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孺子入井之怵惕惻隱不假些子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則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倣古人行事之迹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爲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實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路次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講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倘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

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可以勵世磨鈍廉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常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有爲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韙節槪之高自其外而觀之皷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持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

明儒學案卷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錫祖 熊育鏳 徐先顯 周聯慶 熊榮祖 章兆柄 劉承楨 李真實 重刊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𡏖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爲人即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壻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輸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遽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爲民二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自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即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唯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眞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闢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尚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即如均賦一事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着靜處也龍溪嗟嘆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工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眞其曉曉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眞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陰囑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椽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室視如懸磬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實後車傳食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詬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輟登衡嶽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聖學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工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林各鳥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論學書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知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著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牽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欲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己故欲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乎○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捉摸想像牽己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姸媸之形以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爲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爲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於同或者以爲得聖賢之正脈也答李谷平○古人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知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蓋與今所云者大有異矣○全無伎倆始見真才○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幫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來書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即是戒懼即非放逸即非蔽塞不然便不應自知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體也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燈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憧憧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爲安排未嘗雜以智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窮理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天理矣答羅岳霽○真信得至善在我不假外求即時時刻刻物物種種見在不勞一毫安排布置所謂無邪原是不相粘著不勞絕遣所謂敬原自不二不雜齋莊中正既不費力支持即亦不見有歇腳時矣何爲不能時時習乎答蕭仲敬○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覺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求良知失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拚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助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離却意象即無內外忘內外本心得矣答陳豹谷○以爲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與林溯山○良知有規矩而無樣式有分曉

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著有變化而無遷就有渾厚而無觸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與夏太守○來論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事看即堯舜事業亦自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答戚南玄○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閑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鮮柯折矣與王有訓○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即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剷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答王西石○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群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明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答尹洞山○此中更不論如何只血氣肯由心志稍定貼已是有頭緒不然是心逐氣走非氣從心定也與王有訓○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坪○某所嘗著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即不自見答李二守○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覩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遣與打點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覩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覩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

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覩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蔣月川○識仁篇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己私分毫攙和不得己私不入方爲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謂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謂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己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觀體蓋不入己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絕何緣泯忘既非意氣可能承當亦非言說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摩令彼消退可以幾及也答殷浮巖○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腳未是脫離得盡知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與謝子貞○來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兄之精義盡在於此夫謂知覺即主宰主宰即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即能主宰能主宰亦即自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著淵寂耶其不淵寂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可復容執著耶自弟受病言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求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工夫固當合一原頭與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工夫之持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兄謂弟落在著到管帶弟實有之在弟之意以爲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眞識得愈加著到愈無執著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著之有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即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即是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存而存以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極正莊子橫心所念無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工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即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爲說亦何嘗不爲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解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爲之人品不齊工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他人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喫緊爲人語致上見得分明即格物之義自具固不必紛紜於章句字面之胸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來教云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可謂眞實的當矣如此則良知愈致其凝聚融結愈備良知愈虛知覺愈精此非合內外乎既合內外則凡能致虛者其必能格物而自不落內外見解兄之勤懇諄復者自可以相忘於無言矣答王龍溪○靜中易收攝動處便不然此已是離本著境更無別故只是未有專心一意耳與王以珍○白沙致虛之說乃千古獨見致知續啓體用不遺今或有誤認猖狂以爲廣大又喜動作名爲心體情欲縱恣意見橫行後生小子敢爲高論蔑視宋儒妄自居擬竊恐貽禍斯世不小也與吳疎山○來教云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是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者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唯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然精深者亦唯於著己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爲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至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爲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爲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爲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

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爲也惟誠則精而明矣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爲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爲爲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止略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諱諱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愼乎其初可覩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覩不聞爲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覩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把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幷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爲祟耳今爲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爲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嘗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功而言亦卽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先進似或不易此豈無故耶答陳明水○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傳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日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未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是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與尹道輿○朱子以不覩不聞屬靜爲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爲初動念時故動靜交修兄以不覩不聞之時專屬念頭方動又比朱子失却一邊不知所謂達之面目發於政事猶爲不覩不聞時耶否耶豈無念時遂無所謂戒愼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答項甌東○寂然者一矣無先後中外矣然對感而言寂其先也以發而言寂在中也○思固聖功之本而周子以無思爲言是所以爲思誠也思而無思是謂研幾○常令此心寂然無爲便是戒懼其所不覩不聞言戒懼在本體上便覺隔越○中庸以愼獨爲要誠也神也幾也獨也一也愼獨皆舉之矣然須體周子分言之意○常知幾卽是致知卽是存義到成熟時便是知止得所止則知至矣○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靜程之定皆是物也其曰靜虛動直曰靜定動定以時言也時有動靜寂無分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世之言無內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析言之○夫體能發用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源也今夫舟車譬則體也往來於水陸則其用也欲泥一源之語而惡學者之主寂是猶舍車舟而適江湖與康莊也烏乎可○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

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眞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梏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爲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善惡對待者不足以名之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寂者惟一是也答郭平川○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合內外主於靜焉偏矣此恐執言而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統體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眞者孰爲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答董蓉山○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脈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狠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卽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異也答門人○靠絲毫不得纔靠一言一念卽是規矩外惟有識得規矩時時游息其中所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識規矩不定便有幫湊便易和換與王有訓○二氏亦以靜入至所語靜卻是迥異答李石鹿○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閒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

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蹙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統體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哉與蔣道林○此學日入密處紛紜轇轕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卻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汚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纔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卽一切俗情自難染汚寄尹道輿○來書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二字而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卽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寄王龍溪○來書吾心全體大用發見流行雖昏塞之極而自有昭明不泯之端此卽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今時學者指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處乃其相傳妙訣也曰忠如卽以此爲本來端倪乎是無容細微察識矣若謂此中別有本來端倪須察識而後稍見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且惻隱之端須是逢赤子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好惡與人相近見之以此推端倪似未有舍格物而言端倪者如靜坐則清明和適執事則精明安肅居家則和柔愉婉以此端倪而隨處得之不知與來書所謂拿此一物看守在此不令走作者又何以異察識既不可緩隨處又當理會不知與所謂靜息處玩其清明和適之體則日用自有依據孰先孰後爲一爲二乎此處更無歇後語更無訓釋

語始是眞能明諸心始是不落虛見答萬曰忠○靜中隱然有物此卽是心體不昧處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雜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感動時變換是把捉太緊故有厭動之病一屬操持卽入把捉此處正好調停求其至當未可畏其難操持并動靜皆作疑也合并不來只是未久如服藥人藥力未至不須疑病淺深○發與未發傳習錄云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此兩句精細可破紛紜之論知寒覺煖聖人與人一也而知覺處有千頭萬緒不同未發所由辨也故陽明先生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蓋中庸未發在慎獨後言知學而後有未發之中謂其能知未發之體而存之也言先後固不得言是一是二亦不得○目之明爲體視爲用視處別有明在否明與視何所斷際若逐外爲用亦體非其體矣○心神物也動物也攝之固難凝之尤難象山立大之論於疑聚處歛有地步以上俱答萬曰忠○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祕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答李石麓○默默自修眞見時刻有不彀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柢安頓不至出入卽有好商量矣答王者久○不肖三四年閒會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陽明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增慨惜寄謝高泉○良知二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後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卽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可以草草謬承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張須野○至實不宜輕弄此丹家語也然於此件頗相類千古聖賢只有收歛保聚法不肯輕弄以至於死故曰兢兢業業過了一生寄王龍溪○執事只欲主張良知常發便於聖賢幾多凝聚處盡與掃除解脫夫心固常發亦常不發二者可倒一邊立說否至謂未發之中竟從何處覓則立言亦太易矣與錢緒山○旁午之中吾御之者轇轕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寂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著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彀率也與徐大巡○心感事而爲物感之之中須委曲盡道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卽在事事不外心理不外事無二致也近時執心卽理一句學者多至率意任情而於仔細曲盡處略不照管既非所以致知卻與在格物一句正相反但後儒認理爲格式見套以至支離若知事無內外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卽格式見套又皆在乎中非全格去舊物乃爲精微也答劉汝周○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歛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蕭雲皋○劉師泉素持玄虛卽今肯向裏著己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寄聶雙江○易言洗心非爲有染著易言藏密非爲有滲漏除卻洗心藏密更無工夫十分發揮乃是十分緊固方是堯舜兢業過一生處答唐一菴○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諸君一向用此爲妙劑如何自求不得不見超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爲人開手且喫苦過甚無妨操則存舍則亡孔子亦且云云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以自解不知莊子所指何也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惟有時時收歛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樸實不落陷阱耳與謝維世○來諭知至誠正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天性之外非別有知格致誠正是一時事所謂不落言詮故能出此言也與友人○龍溪之學久知其詳不俟今日然其講工夫又卻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意其說實出陽明口授大抵本之佛氏翻傳燈諸書其旨洞然直是與吾儒兢兢業業必有事一段絕不相蒙分明二人屬兩家風氣言陽明龍溪各爲一家○今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與聶雙江○往年喜書象山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溪在旁輒欲更書他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言學必先兢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與謝高泉）○來諭凡應酬未盡是良知本然條理故於精神足時太涉周旋似有所加到困憊後便生厭心似有所損此已說到良知本然條理不可加不可損處但須於尋常言動處識得此條理方時時有辨別又須於尋常中調習得熟方處處有工夫豈特遇人有厭心為有加損卽閒中快活處亦皆有之故精神如常卽應酬是格物精神當養卽少事是格物此是一事不是兩事（答曾月塘）○寧息處非可以人力為精明處亦不可以人力為不可以人力為而後工夫至密而可久（與王塘南）○謂良知與物無對故謂之獨誠是也獨知之明良知固不泯矣卜度擬議果皆良知矣乎中庸言獨而註增獨知二字言良知者因喜附之或非子思意也來諭謂獨指天命之性言得之矣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閒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知此則幾前為二氏幾後為五伯而研幾者為動靜不偏周子幾善惡之言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吉之先見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為主是天命自主常能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過其復而改方不甚遠若使兩物對待去彼就此豈所謂齋明豈所謂擇善固執者乎此宋儒傳述失宗云然象山先立乎大固不若是勞擾也（與詹毅齋）○自私二字斷得二氏盡絕聖賢之道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致命遂志殺身成仁寧作此等見識（與凌洋山）○此學靜中覺觀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閒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却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論）○大學絜矩原從知止說來却不是無所本能知止方定靜安然後善慮善慮便能絜矩故中無所倚自然與物同體自是絜矩若只論絜矩不問此心若何卽涉於陪奉媚世牽己從人矣（與劉仁山）○儒釋之辨只吾儒言中與仁處便自不同堯舜之中孔門之仁言雖不同一則指無所倚一則指渾然與物同體無二物也中無所倚釋之無住若近之至於兢業允執茫不相似渾然同物與其覺海圓澄又大相遠不探其端緒舉言句之貽合以為歸失其宗矣中無所倚自然與物同體得此氣象守而弗失乃吾儒終日行持處延平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觀其氣象蓋使人反求者也良知二字一經指點便易搜索但不知與所謂無倚所謂同體處當下氣象若何故往往易至冒認非謂良知之外復有中與仁也○止處該括動靜總攝內外此止卽萬物各得其所若見物方絜己屬支離止則無倚與物同體便自能絜今世與物酬應漠不相關固不足以與此有持萬物一體之說者則又牽己從之終日沉湎於世情依阿附會以為同體不知本體淪喪更無收攝安頓處纔拈定靜字面卽若傷我不知無一物方能物物吾心已化於物安能運物哉此處絲毫倒一邊不得（以上俱與劉仁山）○兄嘗謂第落意見此真實語凡見中有此用處不應總屬意見苟未逼真慈湖之無意亦意見也若有向往不妨其致力之勤到脫然處又當別論力未至而先為解脫不已過憂乎（答王龍溪）○除此真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莊子所謂外者不入內者不出吾儒知止地位正與相等卽此不入不出處便是定卽定處便是吾人心體本然便是性命所在守此一意不散漸進於純熟萬物無足以撓之入聖賢域中矣（與王少參）○執著乃用功生疎所致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劉可賓）○此心皎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著亦無忽略此便是學只時時有保護處不傷皎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耆慾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各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答劉可賓）○終日紛紛不覺勞頓緣動神而後有勞神氣不動卽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無物故也○自處與處人未動絲毫意便自無事稍涉動意未有不應者便是與物為敵（與王養明）○卽處事中便是學此閒稍有作惡處便是過稍有執泥處便是過所謂養心也在此擴知也在此此處工夫愈密知覺愈精而不受變於物此之謂格物之學若自家執泥作惡尚不覺是謂不知痛癢便是幹極好事亦是有己之私到得此心不作惡執泥明鏡止水相似發又中節便是巽以出之此閒磨煉得去是謂時習（與劉可賓）○虛實寂感內外原是一件言其無有不是故謂之實言其無少夾雜故謂之虛言其隨事能應故謂之感言其隨處無有故謂之寂以此自了故謂之內以此俱了故謂之外真無有分別者但謂虛寂本體常止不動却要善看不然就本體說止說不動便能作梗便不真虛寂矣（答杜道升）○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

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工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却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却是得先幾也答曾子野○靜中如何便計較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時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閒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工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卽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羅生○來書未見有憤發改過之意只是欲人相信不得開口答王龍溪○終日眼前俱是假人無一分眞實意自我待之終日俱是眞人無一分作爲意如此便是有進步寄劉少衡○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太順適未有操持如舵工相似終日看舵便不至瞌睡到得習熟卽身卽舵無有兩件凡人學問眞處決定有操持收束漸至其中未有受用見成者答歐陽文朝○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工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與杜道升○只是絲毫放過不得時時與物無對便是收斂功也與胡正甫○孔門博文約禮之教無非卽人身心納之規矩固非爲玄遠也夫不誘之以規矩而惟玄遠之務是猶閉之門而談天衢不可得也與劉見川○冬游記嘉靖己亥○王鯉湖問愼獨之旨但令善意必行惡意必阻如何王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愼矣古人所言愼者正指微處不放過說正是汙染不上正是常得不欺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王道思曰念頭斷去不得止是一任他過便要如何斬除恐更多事此吾小歇脚法也此宗門放蕩之語後來羅近溪輩多習之以爲解縛之秘法○龍溪謂念菴曰汝學不脫見知未逼眞若逼眞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迭直心直意人人皆得皆知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問如何是眞爲性命龍溪曰拚得性命是爲性命又問龍溪曰爲性命不眞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著爲善不是眞善却是要好心腸隨人口脗毀譽得失之關不破若是眞打破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眞爲性命眞爲性命時時刻刻只有這裏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個甚便說打破已是可歎矣惡名埋沒一段亦是宗門語不曾是非好醜顚倒做去以爲見性究竟成一無忌憚小人耳若流俗惡名豈能埋沒得人又何嘗出頭不得故舉世非之而不顧爲流俗言也苟其決裂名教眞有惡名可以埋沒者則已入於禽獸亦何性命之有○王心齋論正己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己未盡善己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安百姓而天下平又論仁之於父子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龍溪書曰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半生依靠見在種種行持點檢只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裏立定根基將一種要好心腸洗滌乾淨枝葉愈活靈根愈固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故學問須識眞性獨往獨來使眞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夏遊記戊申

王龍溪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子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但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錢緒山曰此件工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搗巢搜賊之法勿謂盡無益也緒山之言與前冬遊記王道思所云同一法門○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致知工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本來靈覺生機封閉愈固不得出來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卽天性矣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覩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覩不聞者而戒愼恐懼耳舍不覩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愼恐懼也夫不覩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吾之發見於外者卽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吾之彰顯於

外者卽此未著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本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覩不聞有所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常止非夫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曰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學而後致蓋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卽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今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工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旣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譸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卽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卽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

甲寅夏遊記　龍溪因前記有所異同請面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旣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爲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蓋處無弗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靜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真實也苟爲勿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太深乎卽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初學意見萬萬不侔謂之曰意見是良知之賊誠是也旣而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不已言之太易乎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爲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旣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見者我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疎於應物蓋久而後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真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靜與動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於寂者未嘗有礙非不礙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卽謂之主靜可也謂之愼動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使於真寂

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相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龍溪笑曰夏游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太重便覺抑揚太過兄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

○劉師泉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也二者不可相離蓋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師泉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謂見在良知便是聖人體段誠不可然指一隙之光以爲決非照臨四表之光亦所不可譬之今日之日非本不光却爲雲氣掩蔽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予曰聖賢只是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曾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只時時收攝保聚使精神歸一便是但不可直任見在以爲止足耳

○謂龍溪曰陽明先生之學其爲聖學無疑矣惜也速亡未至究竟是門下之責也然爲門下者有二有往來未密煆煉未久而許可太早者至於今或守師說以淑人或就己見以成學此非有負於先生乃先生負斯人也公等諸人其與往來甚密其受煆煉最久其得證問最明今年已過矣猶不能究竟此學以求先生之所未至却非先生負諸人乃是公等負先生矣緒山在陽明先生之門號稱篤實而能用其力者自余十六七年來凡六七見而緒山之學亦且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未矣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後十年會於京師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而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能爲亦非吾之所嘗聞也今年相見於青原則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蓋先生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我者常一在我者常一則吾之力易易矣贈錢緒山

○王子之言曰始吾以致知爲然也而不知有遺於物乃吾今而後知格物之爲致知也始之言知亦曰格物云爾及而察之以爲物生於知吾但知知而已而何有於物夫非知無物非物無知乃吾始之言知則猶廓廓爾而渾渾爾若有厭於芸芸爾者則猶未見物與知之爲一也此一知也於物有格有不格則是吾之知亦有至有不至焉雖然王子後此又安知不以今之所言爲未至也乎物之有未格也而求足於知焉有所不足是故爲之可以已者即不得謂之精精不可已以此心之幾希易失而難窮故也贈王龍溪

○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椄槢視不踰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羣聖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而有信慨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釋乎於是著錄曰困辨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或否或正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儵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孝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爲辨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昔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自然之則其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執感以爲據即不免於爲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爲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者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爲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尤且危之茍無所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敍而梓之告於知言者困辨錄序

○余讀雙江聶君困辨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有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己見梓之以傳而或者謂曰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爲良知之說天下譏之爲禪嘵嘵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內外而言之者也議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而

曰吾內守寂者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不幾爲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內外者析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爲視視不能不發而爲萬物離物以爲視離視以爲目其果有可指乎吾懼嘵嘵然於聶君者又未已也余應之曰言固未可齊也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嘗是時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爲一之體孰爲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尚能聞言而唯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爲言固未暇爲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留者寂也無有分也嗚呼似矣而未盡也子謂目之所以能視而不容翳者何哉夫天地之化有生有息要之於穆者其本也良知之感有動有靜要之致虛者其本也本不虛則知不能良知其發也其未發則良也事物者其應理者其則也應而不失其則惟致虛者能之故致虛者乃所以致知也知盡其天然之則於事事物物而理窮理窮則性盡命至而奚有於內外雖然知所先後而後近道此學之序也故無樂乎其專內也所以求嘗於外者非是則無以先也無樂乎其守寂也所以求神其感者非是則無以先也彼禪固賊道也而其內之寂者固皆離事物以爲言彼視所謂理者何啻於其目之眚也而豈患其相入哉故言有相徇而非也者乃其無與當之謂也言有相反而是也者乃其喻所指之謂也子徒畏人之嘵嘵矣而獨不懼夫己之膠膠者乎今世言聰明才辨見聞強敏孰與聶君所謂表然才大夫也其持世儒之學以見先生友之也非師之也而卒俛首以聽今又盡知其故兢兢焉自守一言以觸世之所譏其爲逐響與塊也夫且吾亦嘗聞而哂之以其爲億也及逮而送之境無戚言憐色以亂其常蓋未幾而是錄作其曰困辨是遇困而益辨非辨於困者也而余爲之言者亦若辨焉何哉蓋余困而後能知又信於未言故也困辨錄後序○困辨錄者聶雙江公拘幽所書其下附語余往年手所箋也同年貴溪原山江君懋恆獲而讀之取其契於心者抄以自體已而作令新寧將刻以授諸生問決於余余惟白沙主靜之言出而人以禪諍至於陽明諍益甚以致良知之與主靜無殊旨也而人之言良知者乃復以主靜諍其言曰良知者人人自能知覺本無分於動靜獨以靜言是病心也自夫指知覺爲良知而以靜病心於是總總然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而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不獨二先生之學脈曰荒即使禪者聞之亦且咄嗜而失笑不亦遠乎夫言有攸當不知言無以學也良知猶言良心主靜者求以致之收攝斂聚自戒懼以入精微彼徒知覺焉者雜真妄而出之者也主靜則不逐於妄學之功也何言乎其雜真妄也譬之於水良知源泉也知覺其流也流不能不雜於物故須靜以澄汰之與出於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雙江公所爲辨也雖然余始手箋是錄以爲字字句句無一弗當於心自今觀之亦稍有辨矣公之言曰心主乎內應於外而後有外外其影也心果有內外乎又曰未發非體也於未發之時而見吾之寂體未發非時也寂無體不可見也見之謂仁見之謂知道之鮮也余懼見寂之非寂也是故自其發而不出位者言之謂之寂自其常寂而通微者言之謂之發蓋原其能戒懼而無思爲非實有可指得以示之人也故收攝斂聚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言固不盡意也坤之震剝之復得之於言外以證吾之學焉可也必也時而靜時而動截然內外如卦爻然果聖人意哉余不見公者四年不知今之進退復何如也江君早年亦嘗以禪諍學已而入象山得之靜坐旁探博證遂深有契於公新寧故新會地白沙之鄉也豈無傳其遺言者乎知有言主靜而異於公者幸反覆之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人是良知也讀困辨錄抄序○其與聶公友也聞其所語此心寂感之機歸寂之要十餘年來未嘗輕一諾焉一日忽自省曰公之言是也劉兩峯六十序○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爲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感亦可也雙江七十序○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面臨私授而後信久遠也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龍溪子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予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溪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予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饕餮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溪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予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

則去蔽則艮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可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言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龍溪子曰如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艮知也艮知辨○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駁白沙詩○濂溪曰誠則無事又曰誠無爲終之以艮則曰艮非爲也爲不止矣夫自堯舜相傳精一之秘莫不由兢業以得之孔門格致戒慎其功若不一而足也今曰無事無爲不已悖乎曰不然無欲者至近而遠至約而盡至易而甚難者也明道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夫有所向者欲也所以必向是者有以爲之主也夫意之所向隨感易動日用動靜何往非意於此辨別使意無所向自感自應則心體泰然他無干涉靜虛動直其於用力不已切乎是無事者乃所謂必有事而無爲者乃其至剛者也駁通書○物者知之感也知者意之靈也知感於物而後有意意者心之動也心者身之主也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感而正曰格靈而虛曰致動以天曰誠居其所曰正中有主曰修無無物之知無無知之意無無意之心無無心之身無無身之家之國之天下靈而感之以正曰知止感而以正天下國家舉之矣故曰至善虛靈能感則意定動以天則心靜中有主則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慮無不當大人之事畢矣大學解○告子能信其心者也彼見心能主乎內外故其意曰心能知言者也凡言之來以心接之而已其有不得於言必其所不必知而不可因言以動其心心能帥氣者也凡氣之用以心御之而已其有不得於心必其所不當發而不可役心以從乎氣不因言以動心則外無所入不役心以從氣則內無所牽外無所入者心離乎境也內無所牽者氣合乎心也惟其以離境爲心故常主心之無事者以爲正惟其以無事爲正故不能順氣之生長者以有爲常主於心之無事以爲正故不免於內正其心不能順氣之生長以有爲故不免於外助其長其與孟子之學真毫釐之辨耳○告子以無所事爲心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事而不正心告子忘外一切作用皆自安頓是爲助其生長故孟子曰我則勿忘而亦勿助其長孟子解

離思想者不思卽無離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體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實然不類○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著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卻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以上別周少魯語○此心倏忽不可執著卻又凝定不染一物○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鬧突者條理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以上別沈萬川語○天降大任一節於此卻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爲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穫諧俗於圓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書楊武東卷○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書王有訓扇○白沙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中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苟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示門人○初及第謁魏莊渠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必不以一第爲榮默坐終日絕口不言利達事予心爲之悚然承當此言煞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卽忘各位忘各位卽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示胡正甫○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離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爲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以上皆示萬日忠○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示王有訓○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瀏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去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工夫方是立命日札○終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

無心舍物無身暫爾瞑目傍偟無垠有如處於寂寞之鄉曠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冥之○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斂吾散者是學非我置理學不譚離事物不爲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限智愚不能別高之不爲顯卑之不爲汙故常泰然無懼以上皆嚮語○王敬所訪余石蓮洞中各請所得敬所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真體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暮春萬物熙熙以繁以滋而莫知爲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爲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默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余曰可聞者言也所從出此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豈惟人不得聞己亦不得而聞之非至靜爲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靜者何也今之言者必與言馳馳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吾雖言矣而靜於何有惟所從出者存於其中受命如響如是而言如是而默言默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從而推之作止進退常變晝夜吾未嘗有二主靜矣斯可以言歸矣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之有得也敬所曰是卽吾之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之靜言之也說靜○貞明之體常爲主宰雖流行不息而未嘗有所作爲如石之介內外敵應兩不相與寂之至也贈周洞岩○自來聖賢論學未嘗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惟佛家則立躋聖位此龍溪極誤人處○陽明公門下爭知字如敬師諱不容人談破○吾儒不言息只不暴氣息自在其中○以一推行於事事物物不攙入些子知識便是由仁義行纔於事物上求之便是知識便是行仁義○察識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謂識本體後方好用功不是發處纔有工夫用也○孔門之學教人卽實事求之俟其自得後世分內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便覺與孔門稍不類以上讀雙江致知議略○離念漸少則感應處便自順適松原晤語○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托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

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痹不恤搔爬能識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鴆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己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忘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子之所謂哀哉別蔡督學○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傷損不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體突倒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亦何益哉○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老兄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第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第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答何善山○尋常作工夫便欲講求得無弊此欲速之心磨礱方有光輝如今安得盡是○只用分別善惡工夫安有許多牽絆爲言語分疏○既知培本便是扶疎之勢卽爲知止一向愁東愁西何故詩註○未發之中思之位也存乎情發之中而不與情俱發者也俱發則出其位矣常止其位而思以通之故吾未嘗無作止語默往來進退是靜爲之主也非吾主乎靜也主靜堂記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纘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為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戒而孚道存目擊外艱既除不應科目華亭為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默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為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謀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二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橐籥之風虛與氣為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真明即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為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為虛實異依歸張子之學也

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先生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格致非判然兩事蓋事事物物殊塗百慮初不外於吾心之良知故萬物皆備於我若以物為外是析心與理為二將以何者為備於我乎是故致吾心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而莫非順帝之則是之謂物格知致○有物有則則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隨感而通天則流行纖毫智力無所安排則良知益著益察虛靈洞達竭盡而無遺矣○心意知物即不覩不聞之體格致誠正即不覩不聞之功了此便達天德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與佛老異蓋吾儒齊治均平動塞宇宙而格致誠正無所加也雖窮約終身一行未見而心意知物無所損也故佛老之無思識無善惡超入精微者吾儒皆足以貫之而格致誠正便了齊治均平者佛老未之逮也○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無住無放常感常寂纖毫人力不與焉是謂天然自有之則故生生之謂易而仁敬慈孝信之皆止者聖德也順乎其性者也○聖學不離於言行而亦豈著於言行不外於事物而亦豈泥於事物以為學故曰性無內外學無內外○性命之不易者為體體之不滯者為用融化廓寂無所倚著至一而不可少閒焉者也○用因萬事萬物而顯真體非因萬事萬物而有是故體物而不可遺體事而無不在日與斯世酬酢變通不窮而吾之真體未嘗起滅加損也雖無起滅加損而天下之道無不原於此知此者謂之知性知性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昭晰而無所藏伏學此者謂之學道學道則吾無始功利氣習日融化而未嘗復行如此方是戒慎恐懼樸實工夫所謂動靜無間體用一原庶乎會通之矣○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榦好事眾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為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故言行之著若可覩聞而謹之信之則不覩不聞也故有餘不足必知之知之必不敢不勉不敢盡而其不敢不然者亦不覩不聞也

○人之心天之一也俯仰兩間左右民物其感應之形著因時順變以行其典禮者雖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孰非吾心之一之所運耶○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屢省穿衣喫飯猶有許多未中節處此聖人於庸言庸行一毫不敢自恕○學以靜入亦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而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蓋吾心之體本不可須臾離無人我遠近古今於此透悟便可與天地同量堯舜爲徒所謂曲肱飲水金革百萬樂在其中飯糗茹草有天下而不與此皆性體之自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乃天下之至靜也是故烟雲泉石案牘瑣屑外境雖異而吾良知之運無更局乃可謂夫焉有所倚也○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學術同異皆起於意根未離尙落氣質故意必固我皆所以害我若中涵太虛順吾自然之條理則易簡理得時措適宜往聖精神心術皆潛孚而默會之○究事之利害而不求心之安否是以禍亂至於相尋惟中流砥柱動必求諸心以復天地萬物一體之量一切世情不使得以隱伏則義精獨愼天下之能事畢矣○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知命者士人之素節吾未見隨分自靜者而困乏不能存也吾未見廣於干求工於貪取者而有知足之時也○大丈夫進可以仕退可以藏常綽綽有餘裕則此身常大常貴而天下之物不足以尙之不然則物大我小小大之相形而攻取怨尤之念多矣○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人心本自太和其不和者狹隘頗僻乖戾煩惱以爲之梗除却此病則本心冲澹和粹之體復矣以之養生何有○遇事不放過固好然須先有一定之志而後隨事隨時省察其是此志與否則步步皆實地處處皆實事乃眞不放過也○欲富貴而惡貧賤吾獨無是情哉吾性不與物作對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欲惡不與存焉○心卽所謂把柄也生化不測皆把柄中自然之條理一以貫之成性存而道義出也○聖人養民教民無一事不至非爲人也自盡其心自滿其量不忍小視其身也○凡器不可互用局於形也人爲萬物之主心爲萬物之靈常存此心性靈日著則萬物之命自我立矣其處一身之吉凶悔吝何有○本然者良知也於此兢業存存乃所謂致良知也良知能開天下之物能成天下之務所謂莫顯莫見也致知之功能一動靜有事無事一以貫之則一時雖未成章夫固成章之漸也一時雖未凝然不動夫固凝然不動之基也蓋學問頭腦旣當自將日新不已舍此而別趨路徑皆安排意必也○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上天之載以無聲無臭爲至君子之學以不覩不聞爲功知體常虛則眞明常止千念萬念總是無念生生化化自協天則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知無起滅物無去來雖擬議言動同歸於成變化復其不覩聞之體○天地萬物生於虛而虛亦非出於天地萬物之外○耳目口鼻皆以虛爲用況心爲統攝衆形之本宰制萬靈之根而可壅之以私乎○古人從心體點檢故事事詣其極今人從支派處照管雖時有暗合終不得力此人才風俗之異於古也○吾道無絕續歷千萬世如一日但人自不著不察耳○精神不可閒用須常理會本分事本分事雖一物不染却萬物畢備○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怠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喜怒哀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愼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而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所謂以學而能以慮而知無忌憚以亂天之定命也先師云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能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引佛老之言以證其說借修煉之術以秘其養皆非卓然以聖爲歸者也聖學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不落影響不靠幫助通變宜民眞性自然流貫百聖兢兢業業好古敏求精神命脈惟在一處用幾微少忽卽屬異端可不謹乎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爲邑諸生卽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疏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卽卻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褐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眞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先生慨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礦未經煅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須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卽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卽宋儒之省察涵養卽是致中省察卽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卽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爲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福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卽今肯向裏著己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闥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攖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箕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劉師泉易蘊

夫學何爲者也悟性修命知天地之化育者也往來交錯庶物露生寂者無失其一也冲廓無爲淵穆其容體者無失其精也惟悟也故能成天地之大惟修也故能體天地之塞悟實者非修性陽而弗駁也修達者非悟命陰而弗窒也性隱於命精儲於魄是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淆諸命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伏諸性也原始反終知之至也○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福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身心意知物者工夫所用之條理格致誠正修者條理所用之工夫知所先後者始條理也天序也忘其所有事者昏索其所無事者紛昏不勝紛者雜紛不勝昏者塞紛猶夢也昏猶醉也醒醉遺夢者惺惺也瞬有存息有養前無迎後無將何病乎塞何憂乎雜○德非潛不光心非澹不體識恆斂曰潛欲恆釋曰澹澹以平感物而動之情潛以立人生而靜之本是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潛且澹者與○己者命之所稟禮者性之所具人之生也性一而命殊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虞仲之放伯夷之隘柳下之不恭子貢之達子路之勇原憲之狷曾點之狂子張之堂堂皆己也雖竆克之猶恐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堯舜爲能舍非竭才力不能克是故能見無動之過通乎微矣能淨無垢之塵可與幾矣草昧之險無動之過也野馬之運無垢之塵也故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武而不殺也夫（依然氣質之性之論）○能心忘則心謙勝心忘則心平侈心忘則心淡躁心忘則心泰嫉心忘則心和謙以受益平以稱施淡以發智泰以明威和以通知成性存存九德咸事○心之爲體也虛其爲用也實義質禮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致其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

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見元而不影響者鮮矣務博而不支離者鮮矣見過以致元元而質也務約以致博博而寂也高明效天博厚法地宏心澄意之學也○感應而無起滅太虛之流行優優生化之學也著察而落感應照心之爲用憧憧往來之私也優優則時止時行議擬以成變改過遷善同歸於不識不知而已○伯玉不以昭昭申節冥冥墮行感應之著察者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著察之感應者也念念謹念其知也遷念念一念其知也疑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主宰流行明照俱至猶之赤日當空照四方而不落萬象矣曰明道之獵心復萌何也曰斯固顏子之學過而不成念者也未嘗學明體而起知端曰然則曾子之易簀得於童子之執燭非學明體而起端乎曰猶之日月雲滃空照一也蓋良知流行變通有定從而無典常曾子之以虛受人又非過焉改焉者可論也曰其謂得正而斃焉何也曰正無定體唯意所安是故學莫踰於致知訣莫要於知止○多聞不畜聞無聞也多見不宿見無見也獨聞者塞獨見者執小成而已矣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也○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疇不敘是無天下國家也修容以立人道慎思以達天德敘疇以順帝則君子理此三者故全也○建極在君修極在公卿遵極在守令徵極在庶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庶民徵矣省刑平稅敬老慈幼守令遵矣尊賢任能朝度宣化公卿修矣敬天勤民禮敘樂和皇極建矣惟皇作極惟帝時克一哉王心協哉衆志元氣充塞太和保合人感天應雨暘時若寒暑不侵治之極也○問常著察而感應者本體也不起不滅隨感應而著察者念也憧憧往來此蓋有主宰與無主宰之別曰固然矣此有說焉感應從心不從意聖人之事也未至於聖則亦不可無誠意之功至論主宰有從乎意見者有從乎義理者有從乎義理而未得乎本體發育之學者從乎意見者有適有莫執乎己從乎義理者知適知莫成乎己從乎本體者無適無莫達乎己執乎己者病物成乎己者公物達乎己者仁物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則物格而與天地萬物流通矣故爲仁是故主宰著察者求仁也夫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謂此也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淸苦不以爲恶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淸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之法盜爲衰止旋示以禮教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爲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爲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爲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爲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剩雪挂杖鏗爾陽明所謂淸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朱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教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尚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謫判韶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先生爲文諭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爲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素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真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慼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既學於文成嘗爲諸生棄之栖栖於山巔水涯寂寞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爲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

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書與人不諱嘗酌古禮爲圖揭著行爲規箴時往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洛村語錄

自先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說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治病之藥利在去病苟無病與傷神奇同爲元氣本領既是知覺意念莫非良知更無二本◯喜怒哀樂之未發且不論其有時與否但子思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曾謂天下之大本可以時言乎未發非時則體道之功似不專於歸寂而已也故子思子曰致中和蓋合寂感以爲功者也◯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境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著意恐未盡慈湖精於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記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且密矣明道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是慈湖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於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獨行君子出於實心而於聖人之賊有辨焉孝弟通神明而於聖人之察倫有辨焉◯志於開來者不足以盡性命志於性命者足以開來◯賢哉未信者之自信也雖聖人弗之信而信其自知者焉其自知不惑其自求不小◯德者得也無得於己而言之恥也無得於己而言之不信乎人矣◯惟虛故神惟敬乃虛◯知幾而後能知言知己之言而後能知人之言◯動出於至誠惻怛爲王道動實之我爲大人之業◯知者心之神明也知善知不善知好善知惡不善知必爲善知必不爲不善是至善也是人之明德也天之明命也故曰良致言學也致者力而後天者全曰明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擧致之之謂也五常百行明焉察焉神明充周是謂能致其知古聖人莫如堯贊曰欽明非知之至而何中知之不倚於覩聞者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故曰致知焉盡矣◯獨知之明大明懸象照臨天下者似之蓋觀於晉人有失則者明入於地矣有邪僻之見者入左腹矣蓋觀於明夷◯著焉察焉無或遺焉者聖人之無不知踐焉履焉無不勝焉者聖人之無不能洽聞亦知多藝亦能闇於其大者矣

◯至健者知之健至順者知之順唯健也不可險之而知險唯順也不可阻之而知阻人心惟危險阻之謂也健順精一之至也君子蓋無時而不惕夫危也◯置我身於人人之中而非之是之愛之惡之毒之予之者夫然後可與無我◯物不可厭厭物者不能格物

曉程記

齒髮衰不可返已志氣衰矣有不可返者哉曰三牲日祖劉無關志氣曰孜孜斃而後已善自養老者乎◯剛健中正純粹精無一毫髮歉而後無一毫髮非乾體◯境寂我寂已落一層◯閑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蛛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蛛之偏◯潛谷鄧子嘗釋之辨數千言諸友有求其說者予謂之曰只格物致知日以身辨之矣◯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者未一人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致知知之未嘗復行是格物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擧爲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謂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歸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稱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嘗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繫資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真僞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擧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爲要務詔從雷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爲先生三人頌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氣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爲學之要曰在立誠每擧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入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

亦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類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主事黄洛村先生宏綱

黄宏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所喜遂請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瞠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竅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慎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卽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三五先生洞語

清明在躬知之至也養知莫善於寡欲○有生之變有死之變人知死之變而不知生之變也魂遊變也執主張是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學者不察率因其質以爲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衆人圖於數君子治則防亂則修易以知來有變易之道歸其自完自裂一歸之數已哉○天下有難處之事乎利害之計也雖道義之從也無難義不甘於食粟則有死餒而已矣天下之不爲利害計者寡矣故戚戚者多○君子以歲月爲實譬如爲山德日崇也苟爲罔修奚實焉況積過者耶○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者不重故逸○古人求治於身後人求治於天下休天下而不煩求身者也優天下而不恤求之天下者也是故執周官而不能執好惡之矩者不可以治天下○水之激失水之真矣情之激失情之真矣君子之情不激也故不激其言○不善之閑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動有權議非德之宜好惡不能善用其力矣徒見其喋喋於此也遂謂其未嘗用力焉恐未嘗慈湖意也○存主之明何嘗離照流行之照何嘗離明是則天然良知無體用先後內外深淺精麤上下一以貫之者也○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著力處矣謂天下之物觸於前者有正有不正又謂知意心身無能離天下國家之物而獨立是以物爲身之所接而非所謂備於我者離視聽喜怒未嘗不在其中而本末賓主則大有間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於聖人者正惟差認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存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靜不得不爲二矣○往歲讀先師書有感而未通處卽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感所從來或是後著書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感細玩先師之言眞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從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謂謝子曰太古無爲中古無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將與子由至德而觀至道由無私而遊無爲乎謝子曰古道遠矣孰從而觀之孰從而遊之曰子不見耳目口鼻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猶古之人耳目口鼻之於視聽言臭也吾何疑焉則吾心之於是非誠僞無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來寒往而暑來今之日月寒暑猶古之日月寒暑也則又何疑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無私吾心無爲而奚觀乎而奚遊乎苟有志於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將無往而非古也已○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

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有還官而較遠近勞逸者曰不然責望於人者謂之遠求盡於己者謂之近較計於遠近者謂之勞相忘於遠近之外者謂之逸苟有以盡吾心遠近勞逸吾何擇焉吾惟盡吾之心而已矣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嘗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遷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往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覼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爲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其言不爲過高如此故聞談學稍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纔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爲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教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爲無以意爲有是分心意爲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爲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旨蓋雖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爲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既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既離於善惡雖極力爲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爲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既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即是知意之照即是物爲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爲下根人說教哉

善山語錄

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真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是堯舜不必惟精孔子不必從心二者皆病○有意固謂之意見而必欲求爲無意是亦不可謂非意見也是故論學不必太高但須識本領耳苟識本領雖日用意自無留情苟不識本領雖日欲無意只是影響○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即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矣豈真無所得耶知無定守即有定主矣豈真無定守耶○後世儒者不能至於聖人其毫釐之差只不信此使果真知即刻一了百當自是了得終身見在此心合下圓成合下具足更有何意可起何理可思苟有所思慮蓋不過殊塗同歸一致百慮而已○有欲絕感以求靜者曰非也君子亦惟致其良知而已矣知至則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中動無不敬是知應物之心非動也有欲故謂之動耳絕感之心非靜也無欲故謂之靜耳苟有欲焉雖閉關習靜心齋坐忘而其心未嘗不動也苟無欲焉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而其心未嘗不靜也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庶矣○所論個中擬議差毫髮就裏光明障幾重肯信良知無適莫何須事後費磨礱即此知直造先天夫本來面目豈特無容擬議雖光明亦何所有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則凡從前著意尋求要皆敲門瓦礫耳門開則瓦礫誠無所施雖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礫色色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爲衆人設法在聖人惟精亦不廢不然孔子嘗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以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則磨礱改過正見聖人潔淨精微○天下之事原無善惡學者不可揀擇去取只要自審主意若主意是個真心隨所處皆是矣若主意是個私心縱揀好事爲

之却皆非矣譬如戲謔是不好事但本根是個與人爲善之心雖說幾句笑話動人機括自揣也是眞心但本根是個好名之心則雖孝親敬長溫凊定省自揣還是欺心○此學是日用尋常事自知自足無事旁求習之則悅順之則裕眞天下之至樂也今之同志負高明之志者蓋虛元之說厲敦確之行者樂繩墨之趨意各有所用而不能忘所見此君子之道所以爲鮮○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如或動於客氣梏於物欲覺得胸中勞耗錯亂天地卽已翻覆親而父子兄弟近而童僕遠而天下之人皆見得不好至於山川草木雞犬椅卓若無相干也自不好天下雖大我自不得其平矣少卽平其心易其氣良知精察無有私意便覺與天地相似矣不惟父子兄弟童僕自無不好而天下之人亦無不好以至雞犬椅卓山川草木亦無不好眞見萬物皆有春意至於中間有不得其所者自惻然相關必思處之而後安故盡天下之性只是自盡其性位育之理油然○天地萬物與吾原同一體知吾與天地萬物旣同一體則知人情物理要皆良知之用也故除却人情物理則良知無從可致矣是知人情物理雖曰常感要之感而順應者皆爲應迹實則感而無感良知無欲雖曰常寂要之原無聲臭者恆神應無方實則寂而無寂此致知所以在於格物而格物乃所以實致其良知也明道以窮理盡性至命一下便了於此可見○象山云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可見聖賢不責無病而責知病不責無過而責改過今之學者乃不慮知病卽改却只慮有病豈知今之學者要皆半路修行者也習染旣深焉能無病況有病何傷過而能改雖曰有病皆是本來不染而工夫亦爲精一實學耳○今日論學只當辨良知本領果與愼獨工夫同與不同不當論其行事標末律之古人出處異與不異使其本領旣同而行事或過自可速改而進誠明之域使其本領已失而操履無過雖賢如諸葛韓范明道尚惜其不著不察而有未聞道之歎○謂近來勉強體究凡動私意一覺便欲放下如此豈不是切實工夫但說得似易恐放下甚難若私意已嘗掛根雖欲放下却不能矣須有好仁無以尙之之心然後私意始不掛根如此一覺放下便就是潔淨精微之學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吞星而娠年十九爲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卽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鉛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饋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搒掠謫鎭海衞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辨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卽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敘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旣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卽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怳然自失歸而求之學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眞幾卽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盡無窮盡卽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粗也始信致知二字卽此立本卽此達用卽此川流卽此敦化卽此成務卽此入神更無本末精粗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爲克治之事已不勝其艱難雜糅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爲一寂在感中卽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卽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人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却爲蟄龍屈蠖二蟲在中作祟久欲驅効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錄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錄其墓猶云良知卽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迹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宗旨也

明水論學書

古之學者爲己天下之事盡矣堯舜之治天下亦盡其性充其君道
而已何嘗有人己先後於其間哉後儒不知性情之學始有爲國爲
民不爲身謀以爲公者此賢豪之士所以自別於流俗而其運動設
施不合於中道不可語天德王道也（與孫贊江）○便安氣習往往認
作自然要識勉強亦是天命用功修治莫非勉強人力然皆天命自
然合如此者（以下與董兆明）○近年體驗此學始得真機脚跟下方
是實地步有不容自己者從前見悟轉換自謂超脫而於此真體若
存若亡則知凡倚知解者其擔閣支吾虛度不少矣○日用應酬信
手從心未嘗加意間亦有稍經思慮區畫者自以爲良知變化原合
如此然皆不免祇悔及反觀之信有未盡未嘗處豈所謂認得良知
不真耶（與王龍溪下皆同）○夫逐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
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爲下乘遷
善改過爲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
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爲率性從心卻使良知之精
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
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本體至善不敢以
善念爲善也若以善念爲善則惡念起時善固滅矣惡在其爲至善
天命不已者耶○戒懼兢惕工夫卽是天機不息之誠非因此爲入
道復性之功也○不當以知覺爲良知固矣然乃良知之發用不容
有二先師云除卻見聞無知可致況知覺乎故知覺廢則良知或幾
乎息矣近諸公只說本體自然流行不容人力似若超悟真性恐實
未見性也緣私意一萌卽本體已蔽蝕阻滯無復流行光照之本然
也故必決去之而後其流行照臨之體得以充達此良知之所以必
致而後德明身修也○心齋晚年所著多欲自出機軸殊失先師宗
旨豈亦微有門戶在耶慨惟先師患難困衡之餘磨礱此志真得千
聖之祕發明良知之學而流傳未遠諸賢各以意見攙和其間精一
之義無由睹矣○先師所以趨入聖域實得於大學之書而有功於
天下後世在於古本之復雖直揭良知之宗而指其實下手處在於
格物古本序中及傳習錄所載詳矣豈有入門下手處猶略而未言
直待心齋言之耶惟其已有成訓以物知意身心爲一事格致誠正
修爲一工故作聖乃有實地可據而又別立說以爲教苟非門戶之
私則亦未免意見之殊耳○誠意之學卻在意上用不得工夫直須
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卽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
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卽已非誠

意落第二義矣卻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竊謂炳於幾先方
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
物卻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
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夫然
後本體擴然與天地同體卽意無不誠矣○象山人情事變上用工
是於事變間尊其德性也性無外也事外無道也動而無動者也白
沙靜中養出端倪是磨鍊於妄念朋思之間體貼天理出來性無內
也道外無事也靜而無靜者也是謂同歸一致○夫收視返聽於中
有個出頭此對精神浮動務外逐末者言良爲對病之藥然於大道
卻恐有妨正爲不識心體故耳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
力者俱謂之感其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故欲於感前求
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夫學至於研幾神
矣然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既謂之
動則不可言靜矣感斯動矣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學聖者舍是無
所致其力過此以往則失幾不可以言聖學矣○心本寂而恆感者
也寂在感中卽感之本體若復於感中求寂辟之謂騎驢覓驢非謂
無寂也感在寂中卽寂之妙用若復於感前求寂辟之謂畫蛇添足
非謂未感時也易以寂感爲神非感則寂不可得而見矣○念菴謂
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嘗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先生
言念已形而寂然者未嘗不存豈感前復有寂乎雙江雖在寂上用
工然寂感不分時則寂亦感也念菴則分時與雙江之意又微異矣
夫寂卽未發之中卽良知卽是至善先儒謂未發二字費多少分疏
竟不明白只爲認有未發時故耳惟周子洞見心體直曰中也者和
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去卻大本一邊彼豈不知未發之中者哉
正恐認作兩截故合一言之意至深也而晦翁復以己意釋之則周
子之意荒矣有友人問川曰涵養於未發之前是致中工夫川答曰
此處下不得前字喜怒哀樂如春夏秋冬有前乎未發之中是太和
元氣亦有未發爲四序之時者乎只緣今人看做了喜怒哀樂故添
許多意見耳先師云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致之便是天下
之達道則行天下之達道乃實致良知也實致良知乃立大本也非
立大本後乃推而爲達道也○近時學者不知心意知物是一件格
致誠正是一功以心應物卽心物爲二矣心者意之體意者心之動
也知者意之靈物者意之實也知意爲心而不知物之爲知則致知
之功卽無下落故未免欲先澄其心以爲應物之則所以似精專而

實支離也○兄不知以何者爲感若以流動爲感則寂感異象微波即蕩感皆爲寂累固不待梏之反覆而後失其湛然虛明之體矣若以鑑物爲感則終日鑑固無傷於止也止與鑑未始相離亦不得言有止而不鑑時也若患體之不止故鑑之不明亦當即鑑時定之不當離鑑以求止也何者其本體恆鑑不可得而離也○吾丈近年宗旨謂不當以知覺爲良知卻不知將發用知覺竟作何觀若本體自然之明覺即良知也若夫私智小慧緣情流轉是乃聲聞緣入憶度成性即非本體之靈覺矣故知覺二字義涵虛實顧所指用何如如曰正知正覺即屬實作體觀恆知恆覺即屬虛作用觀然恆知即正知無倚處恆覺即正覺無障處無生發無間離也非別有一段光照從此脫胎者於境物也奈何其欲貳之耶今夫聲有起滅而聞性無起滅也色有明暗而見性無明暗見聞性即知覺性也若離知覺於本體是從聲色有無處認見聞即知覺有起滅反失卻恆見恆聞之本體矣與聶雙江下同○昔晦翁以戒懼爲涵養本原爲未發爲致中以謹獨爲察識端倪爲已發爲致和兼修交養似若精密而強析動靜作兩項工夫不歸精一今吾丈以察識端倪爲第二義獨取其涵養本原之說已無支離之弊但吾丈又將感應發用另作一層在後面看若從此發生流出者則所謂毫釐之差爾夫不睹不聞之獨即莫見莫顯乃本體自然之明覺發而未發動而無動者也以爲未發之中可也既曰戒慎曰恐懼於是乎致力用功矣而猶謂之未感未發其可乎哉夫屈伸翕闢互爲其根復奮潛飛後先異候欲其恆復而終潛與並行而同出即永劫不可得其與主靜藏密感應流行無時可息者不可同象而例觀亦較然明矣第觀至顯於至微公言由微以之顯所見在毫釐之隔耳○物者意之實也知者物之則也故只在發見幾微處用功致謹焉即是達用即是立本若欲涵養本原停當而後待其發而中節此延平以來相沿之學雖若精微恐非孔門宗旨矣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爲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爲冢宰南京御史馬敭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爲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彗果滅越月改汪鋐爲吏部尚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爲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位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真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教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草滯則問撫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爲瑞稻初登果未踏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靡無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疏戚萬有不同執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大常少卿致仕萬歷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

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精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學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爲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嬲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怍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即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踐近也

水洲先生集

道無動靜性無內外故言動亦定靜亦定又曰未感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近論多於觸處動念處體認良知不於一定處下著故不免支離之病（答鄒東廓）○先師謂良知存乎心悟悟由心得信非講求得來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神凝知自致耳要得神凝須絕外誘固非頑空打坐亦非歌舞講求要自有悟處（答羅念菴）○操與致自是有辨致是全功操特始事致可包操而操未可以言致（復會中諸子）○己所不欲吾心之知也勿施於人致吾心之良知也誠勿施於人則己所不欲之物格矣所惡於上吾心之矩也毋以事上絜吾心之矩也誠毋以事上焉則吾心所惡於下之矩絜矣（示諸生下同）○或問未發之中如何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聖人之學莫大於無我性之本體無我也梏形體而生私欲作聰明而生私智於是始有我爾去二者之累無我之體復矣○君子有諸己則得失不足易也故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小人無諸己惟見於得失而已矣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君子以誠身爲貴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良知之教不待學故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一端之發見而未見乎全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卽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爲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由仁義行卽根心生色睟面盎背之意行仁義非不是由此心也終是知得爲好必如此做方好乃第二義便不是從中生故曰義外○人本得天地之生意自能生但被習心遮蔽故不能生但去其蔽則本體自然呈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自然流出乃其生意也

明儒學案卷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李貞實 熊榮祖 蕭兆柄 徐兆蘭 周聯慶 熊經祖 熊資緗 夏鼎 熊育鑫 重刊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漳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尚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歷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眞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救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眞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樸齋不以爲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媸來媸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卽所謂性中只有個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眞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論學書

所論去念守心念不可去心不可守眞念本無念也何去之有眞心本無相也何守之有惟寂而常照卽是本體卽是工夫原無許多岐路費講說也答王水卿○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末世學者往往以墮於形氣之靈識爲知此聖學之所以晦也答朱易菴○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冶蕩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眞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認自心眞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答劉守甫○吾輩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眞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答鄒穎泉○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肯痛下苦功眞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卻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學無多說若眞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擾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鍊習此處原無定方答賀汝任○所云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矣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處而言卽謂之窮理非有二事也縱使考索古今討論經史亦是居敬中之一條件耳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認得居敬窮理只是一件則工夫更無歇手若認作二事便有換手便有斷續非致一之道也答郭以濟○第昔年自探本窮源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然執之之極眞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非學有轉換殆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兄之學本從與物同體入手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則亦不無儱侗漫過隨情流轉之病與蕭兑嵎○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卽謂之敬陽

明所謂合得本體是工夫也若以心起敬則心是一物敬又是一物反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是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非敬也答郭以濟○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答錢啓新○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為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為習氣所奪蓋凡可覩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麤者也學貴能疑但點點滴滴只在心體上用力則其疑亦只在一處疑一處疑者疑之極必自豁然矣若只泛然測度道理則其疑未免離根離根之疑愈疑而愈增多歧之惑矣○舍發而別求未發恐無是理既曰戒慎恐懼非發而何但今人將發字看得麤了故以澄然無念時為未發不知澄然無念正是發也○未發之中固是性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視聽言動百行萬事皆性矣皆中矣若謂中只是性性無過不及則此性反為枯寂之物只可謂之偏不可謂之中也如佛老自謂悟性而遺棄倫理正是不知性○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也此正所謂生生之真幾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幾更無一息之停正所謂發也若至於念頭斷續轉換不一則又是發之標末矣譬之澄潭之水也非不流也乃流之至平至細者也若至於急灘迅波則又是流之奔放者矣然則所謂未發者安在此尤難言矣澄潭之水固發也山下源泉亦發也水之性乃未發也離水而求水性曰支即水以為性曰混以水與性為二物曰歧惟時時冥念研精入微固道之所存也皆仝上○事之體強名曰心心之用強名曰事其實只是一件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有有事而無心者故曰必有事焉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皆事也物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學者誤認區區之心渺焉在胸膈之內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專內兩不相入終不足以入道矣答郭墨池○一陰一陽自其著者而言之則寂感理欲皆是也自其微者而言之則一息之呼吸一念之起伏以至於浮塵野馬之眇忽皆是也豈截然為奇為偶真若兩物之相為對待者哉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即所謂其為物不貳也舍陰陽之外而世之欲超陰陽離奇偶以求性者其舛誤可知矣答錢啓新○生幾者天地萬物之所從出不屬有無不分體用此幾以前更無未發此幾以後更無已發若謂生幾以前更有無生之本體便落二見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知者意之體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舉意之一字則寂感體用悉具矣意非念慮起滅之謂也是生幾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獨即意之入微非有二也意本生生惟造化之幾不克則不能生故學貴從收斂入收斂即為慎獨此凝道之樞要也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為下乘只欲人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為不學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真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與賀汝定○宇宙萬古不息只此生生之理無體用可分無聲臭可覩亦非可以強探力索而得之故後學往往到此無可捉摸處便謂此理只是空寂原無生幾而以念頭動轉為生機謂是第二義遂使體用為二空有頓分本末不貫而孔門求仁真脈遂不明於天下矣仝上○來諭識得生本自然火然泉達安用人為但鄙意真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為實學今人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弄光景以為了悟則涉於無忌憚矣答王養卿○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侔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心跡猶形影影分曲直則形之欹正可知孔門真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學者默識而敬存之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何也此性原是生生由本之末萬古生生孰能遏之故明物察倫非強為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為性以生生為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異於孔子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背馳遂成千里之謬也寄汝定○此心之生理本無聲臭而非枯槁實為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所謂性也生理之呈露脈脈不息亦本無聲臭所謂意也凡有聲臭可覩聞皆形氣也形氣云者非血肉麤質之謂凡一切光景閃爍變換不常滯礙不化者皆可覩聞即形氣也形氣無時無之不可著亦不可厭也不著不厭亦無能不著不厭之體若外不著不厭而內更有能不著不厭之體則此體亦屬聲臭亦為形氣矣於此有契則終日無分動靜皆真性用事不隨境轉而習氣自銷亦不見有真性之可執不言收斂自

得其本然之真收斂矣同上○善由性生惡自外染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猶言濁固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耳然水之本性豈有濁乎其流之濁乃染於外物耳答郭墨池○夫本心常生者也自其生生而言卽謂之事故心無一刻不生卽無一刻無事事卽本心故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辭受取予皆心也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學者終日乾乾只是默識此心之生理而已時時默識內不落空外不逐物一了百了無有零碎本領之分也答周時卿○心之官則思中常惺惺卽思也思卽窮理之謂也此思乃極深研幾之思是謂近思是謂不出位非馳神外索之思答曾肯伯○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卽謂之學與歐克敬○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時時應感卽時時是動也常動卽常靜也一切有相卽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卽有相也相於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同上○有謂靜中不可著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妄語乎彼蓋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卽是心之本體卽是操也惟操卽是本體純一不雜卽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爲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冒認爲何思何慮乎答曾得卿○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答郭以濟○性之一字本不容言無可致力知覺意念總是性之呈露皆命也性者先天之理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此知在體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著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俱了更無二功故曰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貳意者知之默運非與之對立而爲二也是故性不假修只可云悟命則性之呈露不無習氣隱伏其中此則有可修矣修命者盡性之功答蕭勿菴○性命雖云不二而亦不容混稱蓋自其真常不變之理而言曰性自其默運不息之機而言曰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正恐人於命外求性則離體用而二之故特發此一言若執此語遂謂性命果無分辨則言性便剩一命字言命便剩一性字而盡性至命等語皆贅矣故曰性命雖不二而亦不容混稱也盡性者完我本來真常不變之體至命者極我純一不息之用而造化在我神變無方此神聖之極致也答鄒子尹○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迷之謂也蓋直透真性本非生死乃爲真解脫耳答王養卿○學不知止則意必不能誠何謂知止蓋意心身家國天下總爲一物也而有本末焉何謂本意之所從出者是也意之所從出者性也是至善也知止於至善之性則意心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是謂物格而知至何謂格格者通徹之謂也答楊晉山○時習者時時知至善爲本而止之約情以復性云耳大學止至善卽中庸愼獨之功無二事也舍此更有何學答王敬所○朱子格物之說本於程子程子以窮至物理爲格物性卽理也性無內外理無內外卽我之知識念慮與天地日月山河草木鳥獸皆物也皆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理外之物故窮此理至於物物皆一理之貫徹則充塞宇宙綿亙古今總之一理而已矣此之謂窮理盡性之學與陽明致良知之旨又何異乎蓋自此理之昭明而言謂之良知良知非情識之謂卽程門所謂理也性也良知貫徹於天地萬物不可以內外言也通乎此則朱子之格物非逐外而陽明之良知非專內明矣但朱子之說欲人究徹彌宇宙亘古今之一理在初學遽難下手教以姑從讀書而入卽事察理以漸而融會之後學不悟遂不免尋枝摘葉零碎支離則是徒逐物而不達理其失程朱之本旨遠矣陽明以學爲求諸心而救正之大有功於後學而後學復以心爲在內物爲在外且謂理只在心不在物殊不知心無內外物無內外徒執內而遺外又失陽明之本旨也○意不可以動靜言也動靜者念也非意也意者生生之密機有性則常生而爲意有意則漸著而爲念未有性而不意者性而不意則爲頑空亦未有意而不念者意而不念則爲滯機答楊晉山○虞廷曰中孔門曰獨春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答錢啓新○易曰乾知大始此知卽天之明命是謂性體非以此知彼之謂也易曰坤作成物此作卽明命之流形是謂性之用非造作強爲之謂也故知者體行者用善學者常完此大始之知卽所謂明得盡便與天地同體故卽知便是行卽體便是用是之謂知行一體用一也○夫以此知彼是卽測度則謂之空知若乾知太始之知卽是本性卽是實事不可以空知言也以此想彼如射覆然則謂之懸想若默而識之卽是自性自識覿體無二不可以懸想言也答蕭兌嵎○靜中涵養勿思前慮後但澄然若忘常如游於洪濛未判之初此樂當自得之則真機躍如其進自不能已矣答劉心蘧○性本不二探奇逐物總屬二見若

未免見有妙性超於物外猶爲法塵影事學者果能透到水窮山盡最上之上更無去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踰矩便爲究竟耳（答劉公錫）○釋氏所以與吾儒異者以其最初志願在於出世卽與吾儒之志在明明德於天下者分塗轍矣故悟性之說似同而最初向往之志願實異最初之志願既異則悟處因之不同悟處不同則用自別（答唐凝菴）○聖學失傳自紫陽以後爲學者往往守定一個天理在方寸之間以爲功夫於聖門無聲無臭之旨不相契故陽明特揭無善無惡正恐落一善字便覺涉於形象提出心體令人知本心善亦著不得也第宗其說者致有流弊不若無聲無臭字義直截穩當（答吳安）○本性真覺原無靈明一點之相此性遍滿十方貫徹古今蓋覺本無覺孔子之無知文王之不識不知乃真知也若有一點靈明不化卽是識神放下識神則渾然先天境界非思議所及也（答鄒子予）○文者禮之散殊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切應酬皆是也以其散殊故曰博禮者文之根底如孔子言所以行之者一是也以其至一故曰約學者時時修實行謂之博文事事協天則謂之約禮卽事是理而非滯迹卽理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約合一之學也（答門宗濂）○性本不容言若強而言之則虞廷曰道心惟微孔子曰未發之中曰所以行之者一曰形而上曰不覩聞周子曰無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所謂密也無思爲也總之一性之別名也學者直能透悟此性則橫說豎說只是此理一切文字語言俱屬揣測不必執泥若執言之不一而遂疑性有多名則如不識其人而執其姓氏名諱別號以辯同異則愈遠矣性之體本廣大高明性之用自精微中庸若復疑只以透性爲宗恐落空流於佛老而以尋枝逐節爲實學以爲如此乃可自別於二氏不知二氏之異處到透性後自能辨之今未透性而強以猜想立說終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己真性不明到頭只做得個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道也（答趙修默）以性體本寂萬古不變然非頑空故密運而常生惟幾明知發不學以反其本則情馳而性蔽矣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答周凝菴）○心體本寂念者心之用也真識心體則時時常寂非假人力其體本如是也此本常寂雖欲擾之而不可得念之應感自然中節而心體之寂自若也心體之寂萬古不變此正所謂未發之中舍此則學不歸根未免逐末將涉於憧憧往來於道遠矣（答陸洞峯）○大抵佛家主於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慎獨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正在人倫事物中實修故喫緊於慎獨但獨處一慎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何也以獨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出無入有之樞機莫要於此也若只云見性不言慎獨恐後學略見性體而非真悟者便謂性中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體用分而事理判其至行檢不修反云與性無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善學者亦非一途有徹悟本性而慎獨卽在其中者有精研慎獨而悟性卽在其中者總之於此理洞然真透既非截然執爲二見亦非混然儱侗無別此在自得者默契而已（答郭存甫）

語錄

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爲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亙萬古而炳然獨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惟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以下皆三益軒會語）○識察照了分別者意與形之靈也亦性之末流也性靈之真知非動作計慮以知故無生滅意與形之靈必動作計慮以緣外境則有生滅性靈之真知無欲意與形之靈則有欲矣今人以識察照了分別爲性靈之真知是以奴爲主也○道心體也故無改易人心用也故有去來孔子所謂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是指人心而言皆道心爲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曰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爲剩語○千聖語學皆指中道不落二邊如言中言仁言知言獨言誠是也若言寂則必言感而後全言無則必言有而後備以其涉於偏也○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爲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逐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問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動也而曰有不動者豈其不與四時偕行不隨百物以生乎曰非然也所謂不動者非塊然一物出於四時百物之外也能行四時而不可以寒暑代謝言能生百物而不可以榮瘁枯落言故曰不動也○問知一也今謂心體之知與情識之知不同何也曰心體之知譬則石中之火也擊而出之爲焚燎則爲情識矣心體之知譬則銅中之明也磨而出之爲鑑照則爲情識矣致知者致其心體之知非情識

之謂也○心體之知非作意而覺以爲知亦非頑空而無知也是謂天德之良知致者極也還其本然而無虧欠之謂○情識卽意也意安從生從本心虛明中生也故誠意在致知知者意之體也若又以情識爲知則誠意竟爲無體之學而聖門盡性之脈絕也○問陽明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者也○問致知焉盡矣何必格物曰知無體不可執也物者知之顯達也舍物則何以達此知之用如窒水之流非所以盡水之性也故致知必在格物○陽明以意之所在爲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且如念不注於目前則雖泰山覿面而不覩念苟注於世外則雖蓬壺遙隔而成象矣故意之所在爲物此物非內非外是本心之影也○盈天地間皆物也何以格之惟以意之所在爲物則格物之功非逐物亦非離物也至博而至約矣○意在於空鏡則空鏡亦物也知此則知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太極者性也先天也動而生陽以下卽屬氣後天也性能生氣而性非在氣外然不悟性則無以融化形氣之渣滓故必悟先天以修後天是以謂聖學○朱子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之氣仁義禮智爲形而上之理以此闢佛氏旣未可爲定論羅整菴遂援此以闢良知之說不知所謂良知者正指仁義禮智之知而非知覺運動之知是性靈而非情識也故良知卽是天理原無二也○見其大則心泰必眞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旣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言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矣○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著於念不著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靠大以落空爲懼也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致良知一語惜陽明發此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先生沒後學者大率以情識爲良知是以見諸行事殊不得力羅念菴乃舉未發以究其弊然似未免於頭上安頭夫所謂良知者卽本心不慮之眞明原自寂然不屬分別者也此外豈更有未發耶○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眞明卽知也本心之眞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卽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問情識旣非良知而孟子所言孩提之愛敬見入井之怵惕平旦之好惡嘑蹴之不受不屑皆指情上言之何也曰性不容言姑卽情以驗性猶如卽煙以驗火卽苗以驗種後學不達此旨遂認定愛敬怵惕好惡等以爲眞性在是則未免執情而障性矣○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耻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淪於陰則漸滯於形質矣反於陽則漸近於超化矣眞陽出現則積陰自消此變化氣質之道也○吾心廓然之體曰乾生生之用曰神○夫乾靜專動直吾心之知體寂然一也故曰靜專知發而爲照有直達而無委曲故曰動直夫坤靜翕動闢吾心之意根凝然定也故曰靜翕意發爲念則開張而成變化故曰動闢○知包羅宇宙以統體言故曰大意裁成萬務以應用言故曰廣○問知發爲照則屬意矣然則乾之動直卽屬坤矣曰不然知之照無分別者也意則有分別者也安得以照爲意○告子但知本性無善惡無修證一切任其自然而已纔涉修爲便目爲義外而拒之落在偏空一邊孟子洞悟中道原無內外其與告子言皆就用上一邊幫補說以救告子之所不足○問事上磨鍊如何曰當知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去道遠矣○無欲卽未發之謂發便是欲○傳習續錄言心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此語未善夫事者心之影也心固無聲臭而事則心之變化豈有實體也如水與波然謂水無體以波爲體其可乎爲此語者蓋欲破執心之失而不知復起執事之病○未發之中性也有謂必收斂凝聚以歸未發之體者恐未然夫未發之性不容擬議不容湊泊可以默會而不可以強執者也在情識則可收斂可凝聚若本性無可措手何以施收斂凝聚之功收斂凝聚以爲未發恐未免執見爲障其去未發也益遠○問研幾之說曰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爲幾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強而名之曰幾幾者微也言其無聲臭而非斷滅也今人以念頭初起爲幾未免落第二義非聖門之所謂幾矣○問有謂性無可致力惟於念上操存事上修飭則性自在曰悟性矣而操存於念修飭於事可也性之未悟而徒念與事之致力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陽明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之學養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所從入之辨○後儒誤以情識爲心體於情識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純淨而竟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過守一意見執一光景強作主張以爲有所得矣而終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徹疑情而豁然大醒也○復言至日閉關夫一陽潛萌於至靜之中吾心眞幾不來如是不分時刻皆至也瑞華剩語○未發之性以爲有乎則非色相以爲無乎則非頑空不墮

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以下潛思劄記○大學言知止蓋未發之
性萬古常止也常止則能生天地萬物故止爲天地萬物之本故大
學以知止知本釋格致之義○乾用九見羣龍無首坤用六利永貞
蓋乾元者性也首出庶物者也然首不可見若見有首則非矣故曰
天德不可爲首也坤者乾之用也坤必從乾貞者收斂歸根以從乎
乾也故曰利永貞○氣者性之用也性無生滅故常一氣有屈伸故
常二然氣在性中雖有屈伸亦不可以生滅言故盡性則至命矣學
者深達此則無疑於生死之說○性無爲者也性之用爲神神密密
常生謂之意意者一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意識念名三
而實一總謂之神也神貴凝收斂歸根以凝神也神凝之極於穆不
已而一於性則潛見飛躍無方無迹是謂聖不可知○致知主悟誠
意主修能知止則悟於性也徹矣能慎獨則修於意也徹矣○學未
徹性者則內執心外執境兩俱礙矣於性徹者心境雙忘廓然無際
○乾元爲天地萬物之資始故曰首出能潛見惕躍飛亢而不涉於
迹莫測其變化云爲之所以然故曰無首若有首可覩則亦一物而
已安能時乘六龍乎○或謂性無可致力必也攝用以歸體乎余謂
是固有然者矣是中庸所謂其次致曲程子所謂其次則莊敬持養
之說也若中庸所謂盡性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則又當
別論孟子謂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夫曰
天與我則乾元之性我固有之學者眞志密詣久之能默契而深信
實見其大本在我原是具足不假外求則一切瞬息作止日可見之
行由原泉而盈科放海卽所以致力處也非別以性爲一物執捉把
持而後謂之致力也○性之生而後有氣有形則直悟其性足矣何
必後天之修乎曰非然也夫徹古今彌宇宙皆後天也先天無體舍
後天亦無所謂先天矣故必修於後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也以下
病筆○性無爲而後天有修然則性爲兀然無用之物乎曰非然也
性無體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通乎此則謂一塵一毛皆先天可也
一切皆性性之外豈更有天地萬物哉○性貴悟而後天貴修然則
二者當並致其力乎曰非然也是分性相判有無歧隱顯自作二見
非知道者也善學者自生身立命之初逆遡於天地一氣之始窮之
至於無可措心處庶其有悟矣則信一切皆性戒慎於一瞬一息以
極於經綸事業皆盡性之實學也故全修是性全性是修豈有二者
並致力之說所謂修者非念念而隄防之事事而安排之之謂也蓋
性本寂然充塞宇宙渾然至善者也性之用爲神神動而不知返於

是乎有惡矣善學者息息歸寂以還我至善之本性是之謂眞修○
或曰性本寂也故一悟便了若曰歸寂是以此合彼終爲二之曰非
然也夫性生萬物則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卽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
○昔人有背觸皆非之說蓋謂遺一切而執性者是觸也如臣子之
觸犯君父也徇一切而遺性者是背也如臣子之叛棄君父也○念
念歸根謂之格物念念外馳謂之逐物○宇宙此生理以其萬古不
息謂之命以其爲天地人性所從出謂之性以其不可以有無言謂
之中以其純粹精至極而不可名狀謂之至善以其無對謂之獨以
其不二謂之一以其天則自然非假人力謂之天理以其生生謂之
易以其爲天地人物之胚胎如果核之含生謂之仁以下仰慈膚見
○異學喜談父母未生前以爲言思路絕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
宇宙徹乎表裏始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容駐脚若云卽於一
切中要悟未生前乃爲見性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
也○天地之生無不貫故草木鳥獸一塵一毛莫不受氣而呈形聖
人之生理無不貫故人倫庶物一瞬一息莫不中節而盡分是以聖
門教人大閑不踰細行必謹非矯飾也實以全吾生理是盡性之極
功也故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生理浩乎無窮不可以方所
求不可以端倪執不可以邊際窺彼以一念初萌爲生理殊未然○
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惻
以盡其分當其眞切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不能自已則仁體卽此
可默會矣○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
夫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泛
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惟深造者自知之○屈伸往來之
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
伸往來故謂之易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爲不毀也是謂生生
之易知易則知生死之說○由眞修而悟者實際也由見解而悟者
影響也此誠僞之辨也以下靜攝寤言○性廓然無際生幾者性之
呈露處也性無可致力善學者惟研幾研幾者非於念頭萌動辨別
邪正之謂也此幾生而無生至微至密非有非無惟綿綿若存退藏
於密庶其近之矣○問人之死也形卽朽滅神亦飄散故舜蹠同歸
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予曰不然又問君子之
修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爲生死而爲也倘爲生死而爲善則是有所
爲而爲矣予亦曰不然夫學以全生全歸爲準的既云全歸安得謂

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以全歸爲學安得謂有爲而爲乎曰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真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爲沉滯不化之物矣予曰理果有乎有卽沉滯矣理果無乎無卽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明聞臆說

自本性之中涵生理曰仁自本性之中涵靈通曰知此仁知皆無聲臭故曰性之德也若惻隱是非乃仁知之端倪發用於外者是情也所謂性之用也後儒以愛言仁以照言知遂執此以爲學是徒認情之流行而不達性之蘊奧矣以下仁知說

孔門以求仁爲宗而姚江特揭致知蓋當其時皆以博聞廣見求知於外爲學故先生以其根於性而本良者救之觀其言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旣云未發之中仁知豈有二哉今末學往往以分別照了爲良知固昧其本矣○或謂只將一念之愛擴而充之至於無不愛便是仁不必深探性體之仁此與執知善知惡爲良知而不深探性體之知者無異噫性學之晦久矣○未發之中仁知渾成不可覩聞本無愛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愛本無照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照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古人有所謂不朽者夫身外之物固必朽文章勳業名譽皆必朽也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也然則不朽者何事非深於道者孰能知之答曙台書○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只幾之一字盡之希聖者終日乾乾惟研幾爲要矣○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格物致知者識得此體也誠意者以誠敬存之也格物存乎悟誠意存乎修大學之要盡於此矣以下石經大學略義○問大學但言至善未嘗指其爲性但言獨未嘗描寫其爲動而未形但言慎未嘗極示其爲潛藏收斂今何所徵而知其然乎曰吾徵於中庸而知其然矣中庸首揭天命之性而謂未發爲天下之大本篇中言明善擇善正指性之至善爲本之說也其言獨曰不睹聞隱微而卽曰莫見莫顯正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描寫獨之面目可謂親切矣旣言戒慎恐懼而末章詳言尙絅闇然由微自以入德潛伏於人所不見敬信於不動不言篤恭於不顯不大於聲色之末而歸極於無聲臭之至正潛藏收斂研幾入微之旨也大學舉其略中庸言其詳也賈逵謂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皆出於子思之筆其信然哉○問性本自止非假人力而後止也學惟一悟便了何必慎獨曰性先天也獨幾一萌便屬後天後天不能無習氣之隱伏習氣不盡終爲性之障故必慎之至於習氣銷盡而後爲悟之實際故真修乃所以成其悟亦非二事也○性貴悟而已無可措心處纔一拈動卽屬染汚矣獨爲性之用藏用則形氣不用事以復其初所謂陰必從陽坤必東北喪朋而後有慶後天而奉天時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毓祖　徐兆蘭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膺鑫　熊膺鑑　周聯慶　蕭兆泂　李真實　重刊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照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宇語錄

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持行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還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即是過處○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甚麽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魯國一用便斡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人即求他言語文字之麤了不可得何曾識得此中之㮚㮚此是聖人最妙處○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強裝飾即謂之罔○人之氣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不占而已占非是卜筮擬議在我吉凶亦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即今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嘗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爲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混沌也故不欲別凡聖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混沌然則此愈難矣○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我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長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至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論學書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與吳安節○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濁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與許敬菴○陽明先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秋遊記○直心而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予嘗度之猶然在譽毀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會何當於本心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聞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蒙山論學語

答友人書曰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乾性坤命之理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悟性修命之學還復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萬物爲一貫者也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苦心哉聖言正以明乾坤無可毀之理此理萬古常然一瞬息未嘗不然有去來則有動搖有增損有方所惡得謂之一體惡得謂之一貫乎故曰性命本無去來也姑借譬之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千萬人自南北二路岐以至千萬路岐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斷可知矣雖然縣象之月其體魄可指而見蓋形也而非形形者性命則形形者惟形形者而後能形天下之形天地萬物孰爲之始咸資始於乾元乾元性也天地萬物孰爲之生咸資生於坤元坤元命也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之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惟一貫故無去來後儒誤認錯解以爲人生時全帶一副當性命來人死時全帶一副當性命去如此而後爲之備道全美略無虧欠此言近理而易信不知其割裂支離其悖一貫之旨遠矣乾惕齋警語曰夫人一心之應感一身之動動其事殊矣其在五倫上用心則一也於此盡道便是聖賢胚胎於此造業便是輪迴種子於此一切置之不問便是釋氏作用所以吾徒與釋氏決分兩路決難合并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證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必欲[illegible]效其所爲則舛矣又曰天地絪緼卽理卽氣卽氣卽理萬物化醇[illegible]物也人在天地絪緼之中如魚在水中不可須臾離也魚了[illegible]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illegible]明道之實歸吾子聖遠言湮各得其性之近莫知所取衷[illegible]子之道鮮矣又曰若修後悟方是眞悟了悟後修方是眞修[illegible]爲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illegible]悟亦名眞修悟修並舉譬則學與思缺一不可而思最易[illegible]子謂思無益其教人曰愼思子夏亦曰切問近思又曰[illegible]四面追塞無路[illegible]漸漸有眞實路頭出此路須是[illegible]是自己尋出的[illegible]圖上看山川照他路逕行不得[illegible]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心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又曰知[illegible]以乾道變化其氣質而逆修之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illegible]其氣質之偏蔽一本之乾道也既未濟兩言伐鬼方教學者變化其[illegible]不美之質當如此一爲氣質護短句藏禍心誤己誤人終身無[illegible]之曰又曰此理非常目在之不能悟非常目在之不能守象山[illegible]云人精神逐外到死也勞攘精神逐外不逐外只在阿堵中辨之[illegible]修德者以此自辨取友者以此辨人又曰死心二字是學問[illegible]死易心死難自古慷慨殺身者身死矣心未可知也故[illegible]死難天嘗以死心機會教人而人未易受一切危境危病及[illegible]人倫之變異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甚哉天心之仁也世人[illegible]故未易受寵場驛萬死一生陽明先生福氣大故能受死盡[illegible]見萬物一體本原然後靜坐工夫可安而久久則用功愈[illegible]無窮際無終始見得一體愈親切有味此心與此理漸漸有[illegible]時也一或不見己過一或執見解爲實際精神便外照象山所謂到死也勞攘者假饒屏絕塵事趺坐深山積以年歲何益乎又曰[illegible]之心以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心之外無天地也這個天地之心便是學問大頭腦便是萬物一體大本原只因不復故不能見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又曰復而後有無妄學問未見頭腦特舉心動用無非妄也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爲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淸及先生爲四君子初先生游青原聞之與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illegible]兩鄒公[illegible]此風

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郡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東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溪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卽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卽張橫渠水漚聚散之說核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豈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卽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劉調父論學語

曰必明於行之原乃知所以修行若逐事檢點無事則離所謂可離非道也故行也者行乎其所不容不行則無往而非修行矣趙純父曰卽今擁爐向火亦修行乎劉大冶曰向火能不放心卽是學問調父曰卽好色能不放心亦是學問乎劉任之曰恐是不著察調父曰只今孰不著察抑曾見有人置足爐中者乎周思極曰心體至大至妙當向火自向火當應對自應對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舜之用中顏之擇乎中庸孔子之祖述憲章只是能全盡此向火之心體耳不放心者放失也不失此心體之全也著察者猶默識也默識此心體之全而存之也曰不放曰著察豈能於無思無爲上加得一毫今之所謂不放心所謂著察皆有所造作於心之內矣 復禮會語 ○夫耳目口鼻形也而所以主夫耳目口鼻者性也或謂落形氣之性尙屬後天必求所謂未生以前者而完之夫曰未生矣則安用完之而又安所致力以是不得不托之想像想像則終非實見雖有呈露勢必難恆用功愈密入穴愈深夫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無生之眞機也然而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則其中若有不自安者亦無生之眞機也故君子之治性惟於吾心之所安者而必滿其量焉則凡欲聲欲色之欲無非眞機之流動又焉往而不得性哉天地有盡此性無窮彼外生生而求無生面目者轉瞬之際已不可持能不朽乎 與王中石 ○知味心也遇飲食則知味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孺子入井知怵惕窮天徹地無非此知體充塞故曰致知焉盡矣○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 與李斗津 ○聖人本吾不容已之眞心撫世酬物以事處事何其空也天地有盡此不容已之心實無有盡何其不磨也 與趙純父 ○近溪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溪問之曰儒者言心言性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儆細惑試一一爲我破除僧久之謂近溪曰我今見近溪喚作近溪矣不知夫人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稱行曰爲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聲向近溪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溪恍然下拜邱汝止述之調父曰夫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喚先生名家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知三千三百探之則漠然而無違之則森然而有強有其所無命之曰鑿強無其所有命之曰滅鑿與滅皆不可以爲道 論名理 ○夫欲有二有不容不然之欲有心所沉溺之欲自不容不然者而言無論欲明明德之欲不可去卽聲色臭味之欲何可一日無何也皆天也自心所沉溺而言無論聲色臭味之欲不可不去卽行仁義之欲亦不可一日有何也皆障天者也 去欲說 ○去欲特學中之一事耳譬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專以捕盜爲役一追胥之能耳何國之能爲曰如子之說則心無事矣曰心自有事尋事持心障心實大如目之爲用本無所不睹若注視棘猴將迷天地凝神吳馬或失輿薪舍去欲去念等事則宇宙內事無非事矣 仝上 ○耿先生謂學有三關始見卽心卽道方有入頭又見卽事卽心方有進步又要分別大人之事與小人之事方有成就我安福彬彬多談學者或從性體造作以爲明或從格式修檢以爲行或從聞見知解以爲得則於卽心卽道已遠又何論第二三關也 復禮會語序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見天而不見人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見人而不見天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天與人互見其半惟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知天知人一以貫之 仝上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迹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敘爲學云弱冠卽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

遂離心淺力浮漸爲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熱鬧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寓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眞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安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淸地寧沖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眞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爲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爲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

人於事上應得去是才未必是學須應酬語默聲色形氣之外於自心有個見處時時向此凝攝常若無事然一切事從此應付一一合節始是學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天地萬物萬事之主雖無物未嘗一息不與物應酬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其感處常寂至無而有甚微甚深不可測度必極潛極退藏庶其可見衆人心常淨動隨物祇任事上安泊舍事如胡孫失樹無時寧息以事實心歛聚太駁何由得見此體是以雜念紛紛全無歸泊心源不淨一切皆浮雖向好事亦是意氣意見總屬才質耳與眞正性命生幾感通流行了無相干安得爲學○自人生而靜以上至日用見前渾成一片無分天人○坤者乾之用不坤則非乾故用九貴無首坤初凝堅冰夫資生之後形分神發類誘知開陽亢陰凝隨才各異不能皆順乾爲用於是必有保合太和之功蓋坤在人是意意動處必有物物必有類朋類相引意便有著重處便是陰凝是堅冰亦是有首失卻乾湯本色所謂先迷失道也所以聖人於意動微處謹履霜之漸收歛精神時時退藏齋戒務以一陽爲主消蝕意中一點陰凝習氣要類從乾使合中和所謂後順得常也到德不孤不疑所行方是黃裳元吉○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孔子一切有所不敢不如此則非乾乾所謂以誠敬存之也故學者先須識得乾元本體方有頭腦蓋坤以乾元爲主元是生理須時時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以此意自存始不失乾元太始氣象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夫不習即不學不慮是自然的如耳聽目明手持足行孩提啼笑愛敬何嘗習來自與天地變化同其妙用若待一一習得能做幾多事業動手便滯只區區形局中一物而已故說敬必如明道所謂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方是合本體工夫不似後儒拘滯於形局也○誠意工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愼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家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做依著他方是愼○或謂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就用說知止就是心止處說似有不同曰體用原是一心物我皆同此止未有心止物不得所止亦未有物得所止心不止者知處事一有不當則人情不安處物失所止自心亦便有悔吝不安處身去心亦失所止須一一停當合天則人己俱安各得所止方謂之止非謂找一人能獨止也此正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即所謂知止也故知止致知是一個工夫○平天下平字最妙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心萬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治皆行所無事不作頗僻不落方所人人孝弟慈便人人定靜安淚靜風平廓然無事總一個至善境界所謂安汝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意思故結果還他一個天下平後世不然多屬意氣意見有作功能自己心湏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人平的氣象未嘗見在○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之之知知之知是所知因感而有用之發也是知之知是能知不因感有常知而常無知體之微也此體是古今天地人物之靈根於穆中一點必不能自己之命脈夫子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全是發明此件聖門學者惟顏子在能知上用功終日如愚直要瑩徹心源透根安立其餘多在所知上用力子貢所謂文章可聞皆是所知惟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始是知體○顏子資高其初以爲事物不必留心便要徑約直從形而上處究竟仰鑽瞻忽無有入處故夫子教他須一一從事物上理會由博文方有依據事物透徹方是形而上者顏子竭才做去久之豁然覺得何處有高堅前後渾然只當前自己一個心視聽言動處處顯露不加減分毫無上下亦無前後故曰如有立卓爾但顏子博約與後儒說不同博便是博那約的如處事必討自心一個分寸如讀書必本自心一個是非如聖賢格言至論一一消歸自心一切種種散見處皆見得從自心條理中出久之覺得只是自己一個心凡不遷不貳不遠復皆在此一處分曉又何等約故自博而約語有次第博即是約理無先後同一時事若後儒所云博是從外面討分明作兩截做精神耗蝕何由得卓爾○孔子一段生活

意思惟顏子得之最深故於言而悅在陋巷而樂卻以如愚守之其餘則多執滯若非會點說此段光景孔子之意幾於莫傳以三子照看便見點意活三子意滯於此反照自身便知自己精神是處一切不應執著識此便是識仁蓋生活是仁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是推深說正要見性命之實在人尋常喜怒哀樂中其未發就是那能喜怒哀樂的常自然在也明其至近至易也聖人位育功化皆從平常自在中來無為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淡而不厭謂之中庸○日間常令冲澹虛閒之意多便漸次見未發氣象○費而隱正對索隱說言隱不必索就在面前用的便是日日用著他卻又無些聲臭可睹聞得故曰費而隱也若費外有隱則須待索語大語小夫婦鳶魚何處不是費更有何空閒處可藏隱而待索耶○性天皆心也只盡心便知性知天只存心便養性事天其實只一存字但存不容易須死生判斷始得故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一切自做主宰方是存的工夫常存便是盡故夭壽不貳乃存心工夫極緊切真實耳存久自明性天在我非存外更有一個知天養性立命之功也○孩提愛敬世儒看作形生以後最初一竅發念最好處卻小看了乾坤只是一個生理一個太和元氣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的命脈從這些子結聚方成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不然既非學慮此念愛敬的從何處交割得來孟子深於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以性善若人深體此意則天地日月風雷山川鳥獸草木皆是此竅無物不是孩提無時不是孩提形色天性渾然平鋪故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日間嘗驗心有所可又隱然若有以為不可者有所不可又隱然若有以為可者依之則吉不則凶悔吝是常若有一物居無事而默默在中為酬應之主人為都一毫移易他不得所謂未發之中道心惟微是也人豈有二心只精則一不精則二一則微二則危矣前有所可有所不可是有生習氣逐物慣習之心謂之人心胸中若有二物交搆相似故危後隱然以為不可又以為可是天則自然謂之道心萬事皆從此出而胸中常平淡靜深無有一事故微要之人心是客感客形耳總只是個道心故用功全在惟精所謂精者非精察之精乃精專之精也闇然收斂屏淨偽雜駁之累氣潛神凝胸中漸一一則微常微常顯是謂允執厥中○所謂一念羲圖者如處一事斂念注思是坤思而得之泰然行去是復或遇事念中太銳便挫斂是坤少間意氣和平做去是復懲忿窒慾皆然若能常自退藏則總是一個乾元自卷自舒自專自直

先天在我○心急操之則二有馳者有操之者蓋渾而存之則一是謂立誠有道者神常勝形形雖槁自有一種在形骸之外油然與人愈久愈有味蓋得之涵養之素也○學問養到氣下處平見前便覺宇宙間廓然無一絲間隔無一毫事受用不可言說○日間涵養此心嘗有冲然恬愉和適不著物象之意始是自得○所謂元吉者元是一團生生之意若常是這意流行無處不吉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不是要知險阻是當險阻處一味易簡之理應之自不見險阻耳蓋聖人隨處總一個乾元世界六十四卦皆要見此意○心體無量廣大不是一人一個心三才萬物亘古至今總在裏許存得便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謂立人極○詩稱文王之德必曰和敬和是敬之自然處敬便和也所謂自然亦非由勉心念雖紛雜天生有個恰好存處尋到恰好處自然一便是敬明道所謂勿忘勿助中間正當處也故存是合他自然恰好處非能強存若強存祇益紛擾即勉到至處亦是以敬直內○或曰先生恆言存心以下然歟曰然惡其牽於物而浮以強故下之則下近乎潛矣又言以息然歟曰然惡其作於為而梏以亡故息之息則幾乎止矣曰抑之而愈亢息之而愈馳奈何曰抑之愈亢為以有下下之不知心體之自下也乾所以為潛也息之愈馳為以有息息之不知心體之本息也書所以稱止也潛則藏乎淵止則幾乎寂淵寂者天地之靈根學是之歸也然則兩者不乎曰否息而後能下也是存之之旨也一旦可得而況了一乎嗟夫淨陽之亢緣慮之馳吾人習心流注久矣出去智以立事而毀能息之孰能下之○存久自明何待窮索窮索是意路空言與性命之理無干蓋即處自存則存非外別有理可明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總自這裏來常存得即明此裏許去消磨漸自顯露○思不出位思是能止位是所止不出位是常行位常止是學活物位有何形總只則自然耳執心體出無如佛家二字是則非無儀若則非有有無之間神明之位所然心臣○息止也生生緣息便生乎曰雨露潤澤萬物功德偏天下候忽之間發何處生來不可測知道者默成而已周程後儒者少知此理向有作思惟因會功業終有方局為不從廣生大生中來也○予言初尚與友于一寺中友問篤恭天下平意旨予未答時一僧端坐誦經誦畢却尚就坐閉靜無一言目平視不瞬時又兩官人提燃竿者衛來意氣甚盛以語挑問之不答稍頃各默然又頃則皆有斂衽消歇意予留坐終日則皆茫然自失予因與友人言此便是篤恭天下平之理只患反己不

深不造至處耳今人不說此理要以聲色動人即動亦淺然此理自周程後未有深信者使此僧當時答問往復這意思便都淨散了安能感人○心火也性本躁動夙生又不知費多少薪櫕蘊積之故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思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夕澆浸之庶轉濁溽爲清涼化強陽爲和粹故大學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爲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見高論徹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己閃恐增薪櫕耳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天源洞無涯涘未可意取必闇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庶其冥會則天源濬發一點靈光孕育大淵之中清和渾合默收中和位育之效於眉睫間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蓋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行以後活計也○忠恕盡乾坤之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是心體凡事只如這個心做去便是恕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語最徹其餘都說麤了○予學以收放心爲主每少有馳散便攝歸正念不令遠去久之於心源一竅漸有窺測惟自覺反身默識一路滋味頗長耳○欲立欲達人有同情惟一向爲己則爲私積之則是天地閉賢人隱若能就將此欲譬諸人人不必更別起念只本念上不動絲毫當下人己渾然分願各足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也然此在一念微處轉移毫忽便有誠僞王霸之辨故學貴研幾○誠無爲幾則有善惡何者凡動便涉於爲爲便易逐於有逐有則雖善亦麤多流於惡故學問全要研幾研者磨研之謂研磨其逐有而麤的務到極深極微處常還他動而未形者有無之間的本色則無動非神故曰誠神幾曰聖人○大學知是寂物是感意卻是幾故必先誠意夫天地人總是個動幾自有天地此幾無一息不動一息不動則乾坤毀自有此人此意無一息不生不生則人心死但只要識得動而常寂之妙體耳非動外有寂即動是寂能動處不涉於爲所動處不滯於迹便是真寂○易所謂位是安頓自己身子處身子安頓停當事事停當故曰位正當又曰以剛中皆安其身而後動之意若自身安頓不停當事事不當故曰位不當可見士君子處天下國家無論窮達先要安頓此身○或曰亂臣賊子已往安知懼曰此拘儒之見也萬古此君臣萬古此人心則亦萬古此一點懼心夫子視萬古如一息只剔得這點懼心昭然在天地間便自君臣上下各自悚懼各安其分各盡其職今亦猶古古亦猶今有何已往有何現在未來此皆世儒小見在形骸世界上分別與論遷固之史何異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灋 熊育鑫 熊繼祖 熊育鑄 徐光濟 周聯慶 熊榮祖 萬光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臬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敎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覿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黝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羲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胡子衡齊

理問

既曰在物爲理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爲理又曰性卽理也謂性爲在物可乎○理之說易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爲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卽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卽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奚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惟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爲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爲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索物以求理[illegible]爲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illegible]者以爲識之大原出於天故天敘天秩天命天討[illegible]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illegible]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illegible]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爲有無非本心者之謬戰胡子曰嘗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illegible]人本天命人心又孰爲本哉非心之外別有天也苟[illegible]斷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illegible]雖自帝夫當之必有[illegible]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illegible]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乎[illegible]則此心固爲人之大祟

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刳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爲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爲良知皆非也夫苟不能自信其心爲天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其髮積䃜裂膠固紛披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心性

曰先儒以爲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已矣又可通乎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棒土揭木儼若人形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禮智非有物焉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爲之宰也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爲之也苟無能覺者則是棒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以覺語性安知其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痹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爲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語物語理必離體用而成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執而道愈不明矣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子嘐嘐然惟心性之務先覺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是不爲紊也哉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爲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孜孜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而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不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豈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

心之爍爍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之爲物也

徵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糅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汩於泥滓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汩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詮吾之本心即爲無私即爲合天○問龍溪有直達性眞惡否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復其性眞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眞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眞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嘗出之大諒固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問學以聚之曰聚即凝聚之謂非襞積而聚之之謂也○問獨知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愼之義猶愼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愼之則不愼多矣○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爲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申言

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覺即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思未起而覺不昧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生平忿慾矜名諸病反觀尚未盡瘳所以然者只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

予童頗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駘蕩甚放是歲臘先府君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爲人如文舉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忿慾躁動不知檢嘗著格物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契時或譬非忽自警爲學要文朝（諱昌號蜀南歐陽南野先生族孫）共爲之勉修一二月不知方遂仍墮舊習嘉靖壬寅予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適歐陽南野先生（諱德字崇一號南野仕至禮部尚書謚文莊陽明先生高弟）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既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先生於普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舊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齒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爲時態遂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己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瘝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能惡人今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爲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憮然若爲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淑智寺月餘自覺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眞則吾良知自無蔽虧語若有契一日先生歌文公欸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平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眞意次年癸卯春爲小試之迫此意雖未穩而志則馳矣秋舉於鄉歸見先生

又北行赴辭而先生屬筆股試[illegible]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illegible]耻有不甘自已之念乙巳秋丁祖[illegible]讀書龍洲（名[illegible]嘉癸卯同鄉舉）因與康東[illegible]自遣而嚮學功愈弛至丁未爲先祖[illegible]子送至省城既歸復舉訟事自覺學[illegible]詞章又多忿欲三者交劇於胸中[illegible]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illegible]（[illegible]號[illegible]峯一號石屋病農）有訓曰遐[illegible]念菴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吉水人[illegible]）[illegible]居石蓮洞[illegible]曰聞先生語感發乃北面稟學焉先生[illegible]明先生之學訓吾黨專在主靜無欲予[illegible]契然曰[illegible]之訓熟矣其精神日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illegible]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綸南安人仕至太守）闢明經書院延教[illegible]邑諸俊又[illegible]延鄉紳鄧鈍峯居書院中爲侶（鈍峯學[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陳公[illegible]明先生學後專意元門子少病肺咳血怔忡夜多[illegible]就拜陳公[illegible]末[illegible]鈍峯始爲魏莊渠公（諱校官至祭酒[illegible]）弟子亦[illegible]後專齊禪宗予亦就鈍峯問禪鈍峯[illegible]日見子與諸生講業畢則要共坐或[illegible]雞鳴復坐其功以休心無雜念爲主[illegible]初坐至一二月寤寐間見諸異相鈍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日忿慾利名種種念慮變爲茲相易所爲遊魂爲變是也汝勿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illegible]泰而[illegible]十餘年[illegible]愈夜間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illegible]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時聞人一語一步皆了了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子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旨若[illegible]有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六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忘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名德洪餘姚人陽明先生弟子）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遠遊又乘肩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痰悶雖極尋繹宿見意象俱似而眞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詳迄不當予意一日同諸君[illegible]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天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孟子[illegible]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即是吾[illegible]合昔觀前所見灑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滅宿障從此了事又[illegible]纏世網從事殘蠹致汨吾眞耶既歸以先君方待吾淺上下[illegible]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illegible]意予[illegible]以遺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illegible]己酉家居因[illegible]曾思健（諱于乾號月塘）羅東之（諱[illegible]瀾俱廬陵人）蕭大寵（名[illegible]承）及王有訓歐文朝爲會頗有興發不冬予赴會試與王武[illegible]同舟昕夕唯論學方淨彭蠡值風濤夜作不能[illegible]舟頗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達旦予獨命酒痛飲先[illegible]始定始醒同侶有詈予不情者予自若也庚戌落第後舍[illegible]一日以舟顛熟寐事請正先生曰此固甚難然[illegible]仁體[illegible]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illegible]然未釋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春芳字子實[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之學（諱艮字汝止安豐場人[illegible]生高弟）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失眞往往放達自恣與化[illegible]信學久之熟予履乃偕來問學立會[illegible]予歸自儀眞舟[illegible]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予獨計寇入則當倒囊輸[illegible]處也以是亦不爲動辛亥予挈家歸義和滄洲故居獨學寡侶力[illegible]弛又明年壬子館虔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同歐陽曰[illegible]（[illegible]號[illegible]江南野先生仲子官工部主事）時曰[illegible]延思健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日常切琢而予放未瘳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至期悔止友人周仲舍（名賢宜號洞岩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及思健曰[illegible]咸勸予選而思健至拍案作色奮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子必從謁選得教句容既至方牽業舉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難語人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乃疑曰豈吾昔所悟者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先生訃已爲位痛哭因念師資既遺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負生平又負師門爲痛恨尋因作博文約禮題遂舍而思曰孔顏授受莫此爲切故必出此乃爲聖人之學而非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倚近儒亦不敢參己見久之於先儒終不能強合其疑有四於近儒亦不能盡合其疑有二蓋先儒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

無疑者以先儒語理專在物而不在人蓋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是也今以理為在物而窮之此則五常之性亦在物不在人矣是人皆為虛器無一理之相屬恐必不然此一疑也先儒訓復禮之禮曰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不知此天理仍在物耶抑在身耶如其在身則是先窮在物之理後復在身之理是果有二理矣恐亦不然此二疑也大學之道貴知本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語大學則反後身心而先物理竊恐聖門格物之旨易博約之義不如此且此學通天子庶人若必欲窮盡物理吾恐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庶人耕田鑿井皆有所不暇故孔子又曰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孔子恆教弟子先孝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聞先教人以窮盡物理者也此三疑也先儒所謂窮理與學以多聞多見為事以讀書為功然孔子則嘗以多聞多見為知之次今乃獨與其次者語顏子而其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顏子乃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子貢而薄顏子也恐亦不然況其對哀公並不言顏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唯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為好學之實而已則顏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此四疑也凡此四疑予未敢一徇人己但反諸心誠有不能解者至若近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但訓格物曰物者事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其正則似與正心之義微有相涉惟達者用功知所歸一若初學未達者用之恐不免增繳繞之病此一疑也嘗觀先儒言事事物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先儒皆致謹哉彼見學者多過不及之弊故必求至當天則所在是欲為堯舜之中孔子之極文王之則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中庸程伯子之停停當當者是也是其所疑者未可非但不知此至當此中此則此極此矩此至善中庸此停停當當者固出於心而通於物也非物有之也出於心者一致而百慮亦非必能應一物而附有一則也此先儒之未達也今近儒懲而過之第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天則以故承學之士惟求良知之變化圓通不可為典要者而不復知有至當中極則矩至善中庸停停當當之所歸一切太過不及皆抹殺而不顧以致出處取予多不中節一種猖狂自恣妨人病物視先儒質行反有不逮可見近儒之訓亦不能無弊竊意顏子之約禮者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此二疑也近儒又曰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者文之存於中者也予則以文不專在外禮不專在中專以文在外則舍吾心又焉有天地萬物專以禮在中則舍天地萬物又焉有吾心是文與禮均不可內外言也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內輕外其言亦專在內不知夫子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內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顏宗旨未盡此三疑也予既有是疑因日夜嘿求孔顏宗旨麤若有睹蓋夫子因顏子求之高堅前後不免探索測度而無所歸著不知日用應酬即文也文至不一者也而學之事在焉故博之以文俾知日用應酬可見之行者皆所學之事而不必探索於高深日用應酬準諸吾心之天則者禮也禮至一者也而學之功在焉故約之以禮俾知日用應酬必準諸吾心之天則而不可損益者乃為學之功而不必測度於渺茫是無往非文則無往非禮無地可間而未可以內外言也無往非博則無往非約無時可息而未可以先後言也夫子教之如此故顏子學之亦無地可間無時可息無有內外先後其為功非不欲罷不可得而罷也已而既竭吾才所立卓爾此天則者昭然常存不復有探索測度之勞至是顏子之學始有歸著則凡學孔顏者舍此必非正脈予又悟克己復禮章即博文約禮之實何則夫子教顏子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之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乃若出世之學一切在內則尤非也辭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似稍得其理處上下亦似稍安漫悟南野先生所論仁體之旨始嘗出赴南都會友與何吉陽（諱遷德安人官至刑部侍郎）譚二華（名綸宜黃人今大司馬）二公游又因唐荊川公（諱順之武進人官都御史念菴先生執友）杜巖衙舍遂偕晤趙大洲公（名貞吉內江人官至大學士）時見諸公論學似於博學之旨多有異同予雖未敢辨難然因是自信者多矣又二年丙辰予登第始得盡友海內諸學士相與劘切商訂要不能外此天則而必不可以內外先後言之得此則顏氏之卓爾在我矣苟非此而謂之孔門正脈恐俱北指而南轅也異時歸以質諸念菴先生先生初恐予求諸意象則詰之曰今滿眼是事則滿眼是天則可乎予未敢然也又數歲壬戌予在楚先生則移書示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興乎已而再歸再請質於先生先生曰所貴足目俱到耳蓋恐予瞶目長足短之弊也予既自蜀乞休三年復起督楚學遷西粵又東粵二十年間倏忽老矣尚自慚未有真得豈亦終墮足短之弊也與於今萬曆癸酉復乞休為養益懼悠悠以為古今莫予困也子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果何時耶遂記以自飭

與唐仁卿書

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學，今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源，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小，且甚哉！不穀昔嘗相期至再三之瀆者，固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第令其間不共相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觀足下編者，謂此書頗詳，雖揭白沙，其實抑陽明，即語不干處，必務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穀不肯信。已而將來編讀之，良然。如云近儒務[illegible]先生[illegible]雖後學[illegible]嘗謂陽明語意並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illegible]詆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公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為之說，又代為之爭勝負，則鑿矣。竊觀其評，似乎免為白沙立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自身磨練虛[illegible]參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實有諸己，然後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昔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然咸有得而後出之。孟子亦在不動心以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謾而云哉？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肯已，亦其大性嚮道故也。過嶺嶠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異同？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illegible]乃豁然悟[illegible]道原[illegible]不假外求[illegible]在[illegible]稍異。及居滁陽，多教學者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illegible]始提致良知一體為訓，其意以大學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者，乃吾性靈之出於天也，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即所謂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可從知矣，而豈謾而云哉？不穀輩非私陽明也，亦嘗平心較之矣。曾聞陽明居龍場時，歷試諸艱，惟死生心未了，遂製石棺臥以自鍊，既歸，遺誇則以其語置諸中庸中和章並觀，以克化之。今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毀譽之間，有是乎？不穀有一族祖輸歸者，歸語陽明事頗悉，今不暇細述，但言渠童時赴塾學，見軍門輿從至，咸奔避，軍門即令吏呼無奔，教俱叉手旁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扑，令教從讀者習歌詩，卒為善士。又有啞子叩之，則書字為訓，亦令有省。今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尊位，能勤勤於童子、於市人、於啞子，有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噓唏間即遣將出征，已行，復出，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督征濠也，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鬚小卻，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後聞濠就擒，詢實，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偽，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臾乎？」其後江彬等讒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為老親加念，其他迄不動心。異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為屈，未嘗一動氣。臨終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難大之境，遇非常之變，能不動心，有是乎？苟非真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臻也。先師羅文恭至晚年始歎服先生，雖未聖，而其學聖學也。然則陽明不為充實光輝之大賢矣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謗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學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諸據，識者冤之。昔在大舜尚有臣父之譏，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太伯詆孟子之欲為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謗議，蓋自古已然矣。足下豈亦緣是遂詆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虛心求道，則雖一畸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編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蕩則非醒，謂醒而蕩，非良知真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吾人分也，觀今學者只見[illegible]我[illegible]隔，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有真見一體而肯張皇於人者哉？斯語豈無亦自左耶？雖然，足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反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契陽明，將如文恭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標於世者不鮮，屢當權奸，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其間雖有靜言庸違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獨不穀辱公提攜其道，如曙昔小有過誤，相咎不言，今闢學者不小畏忌，非固知希聖者舍己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而自易耶？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日新得，仍冀指示，益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又

前論白沙文編，嚮答想未達，復承石經大學刻本之寄，讀刻後考辯諸篇，知足下論議勤矣。締觀之，嘻其甚矣！僕本欲忘言，猶不忍於坐視，聊復言其概。夫考辯諸作，類以經辭翦綴，頓挫鼓舞，見於筆端，其大略曰修身為本，格物為知本，曰禁禮，曰謹獨，若亦可以不畔矣。及竟其終篇，繹其旨歸，則與孔子、孟子之學一何其霄淵相絕也。夫大學修身為本，格物為知本，足下雖能言之，然止求之動作威儀之間，則皆末而已矣。夫修身者非修其血肉之軀，亦非血肉能自修也。故正心誠意致知，乃所以修動作威儀之身，而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格物者，正在於知此本而不泛求於末也。今足下必欲截去正心誠意

致知以言修身抹殺定靜安慮而飭末節則是以血肉修血肉而卒何以爲之修哉瞽之瞽者以暮夜行於岐路鮮有不顚蹶而迷繆者是足下未始知修身亦未始知本也孟氏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正謂此耳將謂足下眞能從事大學可乎禮也者雖修身之事然禮有本有文此合內外之道蓋孔子言之也今足下言禮乃專在於動作威儀之閑凡涉威儀則諄切而不已一及心性則裁削而不錄獨詳其文而重違其本乃不知無本不可以成文姑不他言卽孔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乎曰色難豈非有吾心之敬而後有能養之文不敬則近獸畜有吾心之愛而後有愉婉之文不愛則爲貌敬若足下所言似但取於獸畜貌敬而不顧中心敬愛何如也此可爲孝亦可爲禮乎易繫言美在其中而後能暢於四肢孟氏言所性根心而後能睟面盎背今足下但知詳於威儀而不知威儀從出者由美在其中所性根心也大學言恂慄威儀蓋由恂慄而後有威儀威儀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又曰言語必信容貌必莊論必准諸古者不論所得淺深而皆謂之誠若是則後世之不侵然諾與夫色莊象恭之徒皆可爲誠矣又如王莽厚履高冠色厲言方恭儉下士曲有禮意及其居位一令一政皆准諸虞典周禮據其文未可謂非古也其如心之不古何哉此亦可爲誠耶況今昔之語心學者以僕所事所與言語曷嘗不信容貌曷嘗不莊動止曷嘗不准諸古且見其中美外暢根心生色優優乎有道氣象曷嘗不可畏可象而足下必欲以無禮坐誣之僕誠不知足下之所謂禮也記曰君子撙節退讓以明禮傳曰讓者禮之實今豈以攘臂作色詆訶他人者遂爲禮耶愼獨者愼其獨知朱子固言之矣惟出於獨知始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始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幾夫是以不得不愼也今足下必以獨處訓之吾恐獨處之時雖或能禁伏龕跡然此中之憧憧朋從且有健於詛盟慘於劍鋩者矣足下又不知何以用其功也蓋足下惟恐其近於心不知愼之字義從心從眞非心則又誰獨而誰愼耶末又言聖人諱言心甚哉始言之敢也夫堯舜始言道心此不暇論至伊尹言一哉王心周公言殫厥心書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不二心之臣孔子則明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皆非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語心若是詳也而足下獨謂之諱言是固謂有稽乎無稽乎於聖言爲侮乎非侮乎且曾孟語心亦不暇論卽論語一書其言悅樂言主忠信言仁言敬恕言內省不疚言忠信篤敬參前倚衡疇非心乎聖人之語心恐非足下一手能盡掩也又謂聖人不語心不得已言思思果非心乎此猶知人之數二五而不知二五卽十也約禮之約本對博而言乃不謂之要約而謂之約束先立其大本對小體而言乃不謂之立心而謂之強立則欲必異於孔孟也是皆有稽乎無稽乎於聖人爲侮乎非侮乎又以求放心立其大見大心泰內重外輕皆非下學者事夫下學子十五入大學凡皆責之以明德親民正心誠意致知之事豈有既登仕籍臨民久矣而猶謂不當求放心立大者聖門有是訓乎且今不教學者以見大重內則當教之以見小重外可乎此皆僕未之前聞也竊詳足下著書旨歸專在尊稱韓愈闖于諸儒之上故首序中屢屢見之夫韓之文詞氣節及其功在潮非不偉也至其言道以爲孟軻揚雄之道又以臧孫辰與孟子並稱及登華嶽則震悼呼號若嬰兒狀淹潮陽則䟽請封禪甘爲相如直由未有心性存養之功故致然耳安得謂之知道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遂致貴顯徐幹爲魏曹氏賓客名在七子之列二子尤不可以言道足下悅其外便其文以爲是亦足儒矣則其視存養自得掘井及泉者豈不迂而笑之且拒之矣乃不知飭土偶獵馬捶者正中足下之說足下亦何樂以是導天下而禍之也且夫古今學者不出於心性而獨提其意見如荀卿好言禮乃非及子思孟子詆子張子夏爲飲食賤儒況其他乎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爲王莽爲馮道以今觀之白沙果可以是疑乎皆意見過也聞足下近上當路書極詆陽明加以醜詆又詆先師羅文恭以爲雜於新學是皆可忍乎僕不能不自疚心以纍日精誠不足回足下之左轅故也雖然猶幸人心之良知雖萬世不可殄滅子思孟子之道終不以荀氏貶至白沙陽明乃蒙聖天子昭察如日月之明豈非天定終能勝人也哉矧天下學者其日見之行存養自得者不鮮而在足下既負高明自不當操戈以阻善自當虛己求相益爲當也僕不難於默然心實不忍一時疇昔之誼一恐眞阻天下之善故不辭多言亦自旣厥心爾程子有言若不能存養終是說話今望足下姑自養積而後章審而後發有言逆心必求諸道僕自是言不再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焜祖　徐兆禎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德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忠介鄒南臯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臯，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上言：伏讀聖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而去，墮朕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為學，繼述為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臯上之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喜，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為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也，因以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二月，錄建言諸臣，以為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為大理卿，未至，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下手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為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傯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補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闡道，始知本分內事，不闡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我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城宮會館，開目如林，喧語新聲觸耳如留，豈獨礙此嘹嚦，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罷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菁者六年，浮沉南北，擯棄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樂聲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勤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illegible]。今臣等奉旨慰留。給事中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維時羣章者何止數百，其[illegible]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illegible]，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illegible]乎？虛名浮響，空中鳥影也，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觀臣等，臣如村樵里媼聒聒以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輿論為憑，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宗社一絲繫，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為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illegible]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尚書、如侍郎、如潘臯撫鎮諸臣，纍纍懸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之議緩之之意非過也。臯非[illegible]中流出，是為真心之是非，即[illegible]以酬尊為言，臣謂始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illegible]。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為民，奪誥命。烈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諡忠介。先生自序為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瞯，自以為得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逸。閱三年，決計歸山，十餘年先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為家舍，視先覺省遠猶几，明牕水落根見，始知學者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當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己，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為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為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為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即摧剛為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會語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眞與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因膠以下皆龍華會紀○五倫是眞性命詞氣是眞涵養交接是眞心體家庭是眞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眞心疲癃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姓○問爲之不厭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所以厭聖人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安得厭○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躭閣舉業不知學問事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眞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眞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眞是因噎廢食也○問儒佛同異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問如何得分明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是天○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閑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諂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說淸者便不淸言躬行者未必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著便著○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眞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集不肖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荊棘取人者以爲砥礪○目無靑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是爲己之學○學者好說嚴毅方正子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徒是與人隔絕○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既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修行人却要修行既修行人却要不知有修予見世之稍學修者曉曉自別於人其病與不知學修者有甚差別○予別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道無揀擇學無精麤○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層事了○學問原是家常茶飯濃釅不得有一毫濃釅與學爭遠○孟我疆問如何是道心人心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以下維臺會紀○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子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一於理卽不覩不聞也其言不同如此曰孔子懼人看得太麤指隱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甚細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識仁卽是格物靜修會紀以下同○問識仁曰夫子論仁無過仁者人也一語當曰我看仁做個幽深玄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我輩在一堂之上卽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問夫子只言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曰今人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近來知體卽用用卽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微離已發無未發非予言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體會自見○問生機時有間發奈不接續何曰無斷續者體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曰識得病處卽是藥識得斷處就是續○一堂之上有問卽答茶到卽接此處還添得否此理不須湊泊不須幫帖○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來公且退以上元潭會紀○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如己之心不思如人之心如己如人均齊方正更說甚一貫○有言不能安人如何算得修己曰我二十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且論修己修己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者實以行誼表於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塘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了生死曰人只是意在作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喫釋亦會喫既能喫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拋了故不可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鐵佛會紀○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問天下歸仁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只芝麻大外面有天大子孫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卽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著身太朴會紀○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青原會紀○問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

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眞慎獨也人所不知己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卽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肯致力亦佳（問仁會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問生死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未死曰胸中耳目聰明色色知赤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問知天命曰日間問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學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卽命卽陰陽五行之數亦天命說到知徹地少一件不得○各世不係各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卽名世也○求放心者使人知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卑者認著形色一邊高者認著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卽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卽仁者人也宗旨○子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問復卦曰有人於此所爲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泫然泣下卽刻求復矣○問居德則忌曰卽如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以要居德所以取忌○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眞正入手時時觀不觀不闕是甚物識得此物眞戒愼不必言矣○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尙可爲善否曰八十尙可況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問淵曰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證之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學而後有問學卽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卽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先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澂洲會記）○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仁文會記）○問心如何爲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萬古學脈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卽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學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則裂天地之元氣也○新安王文軫戴仲曰丁酉南都參訪祝師認心不眞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闇指曰爾認此日影爲眞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眞日因此有省曰爾道認心不眞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眞心○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做故也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曰此可與透身貼體做工夫者商量若是此學茫茫蕩蕩且與說把捉做工夫不妨○問不孝有五章曰看來個個犯此子輩不莊敬嚴肅卽是惰其四肢子四十以後出入不經我母之手非貨財私妻子乎飮食起居任從自便非從耳目之欲乎不受人言卽是鬬很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撿便去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卽同聖人妙用我竊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說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是一體便是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也

講義

人若眞仁直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德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巧言令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溫故）○近世學者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蠟然且從流於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誨汝知之）○仕學一道隱顯一心孝友卽是政事若曰居位別有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爲兩事矣（子奚不爲政）○學道之士在世途極是不便向道不篤的易生退轉若眞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個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德不孤）○伯夷是淸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還有個器在（汝器也）○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文章性天）○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蠢居終日雖說若何爲心若何爲性若何爲孔門之旨若何爲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倚各節之跡彷彿義理之事是好行小慧也（羣居終日）○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對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書原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畏天命）○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我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鄉愿）○德本明也人只爭一個覺耳須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夫運石爲糞力

愈動而愈遠矣大學○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明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之本知止○離已發求未發即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即知未發之中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中和○何以謂之索隱今講學者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索隱行怪○一字即吾道一以貫之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所以行之者一○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個個圓成魚遊於水鳥翔於天無一物能間之也善與人同○赤子之心真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著兄弟一團懽欣何曾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閒見塡實厭赤子之心真率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為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真心日遠無怪乎大人不多見也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赤子之心

文集

從心所欲不踰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流弊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圓也圓不離方欲不離矩○心神物也豈能使之不動要知動亦不動耳寂感體用原未有不合一欲求合一便生分別去合一之旨愈遠○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愧心○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沉埋仕途便沉埋不肯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有錮得人人自無志耳○夫道以為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嘗有也以為無出往游衍莫非帝則未嘗無也有無不可以定論者道之妙也知道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知道者言無著空言有滯跡○道心為主者世情日淡世情日淡而後能以宰世不為世所推移識情為主者世情日濃世情日濃且不能善其身又安能善天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夫所謂一者必有所指莊嚴以為敬者涉於安排存想以為敬者流於意識不安排而莊不意識而存此非透所謂一者不能一者無一處不到而不可以方所求無一息不運而不可以斷續言知一則知敬知敬則知聖學矣○舜為法天下自天下起念可傳後世自後世起念如今又只在自家一身一家起念較是非毀譽限在一鄉則結果亦在一鄉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為首輔新安山陰具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皐講學南皐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却步躊躕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闖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為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殺其子求南皐立傳南皐為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皐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皐存真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匡湖會語

心非專在內俯仰今古無非是心性非專是心耳目口鼻無非是性故知心量之無外則存心者不必專收於內知性體之無二則盡性者不必苦求於心一念迷即為放而心非自內出也一念覺則為收而心非自外來也當其視心即在目心量如是眼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視而別求心也當其聽心即在耳心量如是耳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聽而別求心也語默動靜周旋屈伸一切與心相印元氣充周於天地靈光徧照於宇宙必拘守一塊肉乃為存心哉○既曰氣質即不是性既云性便不墮氣質不識天命之性只管在氣質上修治所以變化不得○性之身之是千古兩派學脈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性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身堯舜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性之之學也湯武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謂修身道立履準蹈繩此身之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即當其憂嗟咨歎兢業勞苦亦從性之來湯武固是勉然即當其動罔不臧身安用利亦從身之發故學者初入門時劈空從性命上參求竟是性之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是身之之學○問夫子言仁何不直指仁體而必曰復禮何也曰乾之元亨利貞即我性之仁義禮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蓋乾元資始統天蕩蕩難名至於亨當巽離之交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枝葉華萼蒼翠丹綠雜然並陳所謂萬物皆相見也即此相見者而資始統天之元灼然宇宙悟此而復禮歸仁不待贅辭矣故

繫傳曰顯諸仁○仁之渾然全體雖於思求而其條理則有可覺悟故復禮卽歸仁仁一而已矣在目爲視在耳爲聽發於聲爲言運於身爲動此仁之條理所爲禮也舍禮之外無仁舍視聽言動之外無禮故一日之閒能於視聽言動忽然覺悟而仁之全體呈露矣問何以見天下歸仁曰人但看得仁大看得視聽言動小不知仁體隨在具足卽視而仁之體全在視卽聽而仁之體全在聽言動亦然姑以視明之今人在室見一室在堂見一堂在野見四境仰視而見高天之無窮俯視而見大地之無盡見親則愛見長則敬見幼則慈見入井之孺子則惻隱見釁鐘之牛則不忍孰非與吾之視爲一體者卽此一覺而天下歸仁不待轉盼矣五官之貌言視聽思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也人皆生而具之日而用之所謂故也時時加之體認從此體認從此覺悟事親知人可以知天聰明聖智達乎天德是爲溫故而知新

蘭舟雜述 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尙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氣習之外也○吾輩無論友千古友四方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到門外又覺超然○孔子去魯不以女樂而以燔肉其一段肫肫之仁淵深而不淺露容畜而不迫隘不倚於意見不倚於名節全是天德用事人則不免於有所倚矣○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各有所處之地所謂土也惟不安其所處之地則一室之內不勝異意我既嫌人人亦嫌我如之何能安乎仁而相親愛乎若安土者見處處皆好人人皆好是以能無不愛無不愛是謂敦厚以居仁○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爲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錦 徐兆潮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賓 重刊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爲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參政入爲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拜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個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生理也此謂生理卽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自有此個生理故其眞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疎疎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眞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或曰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爲異也曰精一執中說者以爲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熙緝敬止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始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一旣則專言致良知以爲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三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卽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爲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個天理禮卽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說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說者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爲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我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熙緝敬止者言心本體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內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內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內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致一內外無間則德曰大而不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羣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爲至夫仁人心也卽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手足痿痹卽爲不仁此仁體之說也當時在門之徒如子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冒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爲仁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以義爲外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

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答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至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一致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卽是一時原無等待卽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致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朱子旣以致知格物專爲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爲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辨論謂其求理於物梏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個不覩不聞卽是本體戒慎恐懼卽是工夫慎獨云者卽所謂獨知也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動爲兩事也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旣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旣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脗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卽是心理外無事事卽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爲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悅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祕然參互考訂又卻是學庸中相傳要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爲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乎在物爲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爲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爲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爲之說也○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說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卻云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卽是知如此是知行滾作一個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爲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爲支離其說可得聞歟子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卽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卽能知愛知敬夫知愛知敬卽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卽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傳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牽引非眞能以天地萬物爲心以敬天勤民爲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爲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爲邪佞搖惑不爲寵倖牽引乃爲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天地之氣原是一個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爲用則感應不通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卽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易則易知率吾良能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未應不是先故體卽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卽是體後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卻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到應事時又去做慎動工夫卻是自入支離窠臼明道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親親敬長爲達之天下卽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卽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大衆之中無

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內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到雖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別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行而別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爲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爲分曉蓋此心本體卽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全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個生理由本達末由根達枝亦只是此個生理先儒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本卽體也末卽用也民者對己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辨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淸濁厚薄迥然不同氣稟既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貿貿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卽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眞性流出眞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卽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眞性一脈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二氏五伯其失於道也遠矣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

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爲學者入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喫緊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於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卽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孰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今曰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夫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聖人之事也豈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久則自然貫通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心考之堯舜精一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卽天理也學者所以學乎此心也如讀書窮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讀書講明古今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窮究事親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知舍意念則何從應接何從處得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而不知所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個若必待盡窮事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路學脈且人每日之間自雞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物去格又如一日事變萬狀今日從二十以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應接上下躬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事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身心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工夫也何也身之主宰爲心故修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爲意故正心在於誠意意之所發有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是非非昭然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其事也格正也至也

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知致矣故致知在於格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言物則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主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也大學一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疑信相半未肯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不一以愚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內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嘗不是如我意在於讀書則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凊定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此孔門一以貫之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深以誤己誤人爲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至於伊川門人亦疑格物之說非程子定論具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說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相牴牾也○或曰知行合一之說則既聞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爲千古不傳之秘何也子答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既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慎獨獨即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意蓋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多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蓋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真妄如辨黑白希聖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慎獨皆不外此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喫緊語人自以爲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或曰陽明之學既是聖門正脈不知即可語聖人否子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既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浸淫於二氏之虛寂龍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真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箇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內外無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不出獨知真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竊謂先生所論學脈直與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也○或曰予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予答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真性一脈尙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蓋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尙欠開拓蓋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直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截似陸象山其學問脈絡蓋直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口同詞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已○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爲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其訾而議者不少至於剿擒逆濠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尙憎多口此何故也子答之曰從古以來忌功妒成豈惟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顧覆宗滅族爲國家當此大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范陽之變元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濠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膂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爲變先生深機曲算內戢凶倖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蓋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濠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濠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銜先生歸功本兵遂扼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即桂公生長江西猶橫異議況求好事之徒又生一種異論至以金帛子女議公此又不足置辯矣先生平日輕富貴一死生故其處逆濠備受艱苦間關流離幾罹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帛子女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爲異論而不反視於事理之有無也善乎司徒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之功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媢嫉之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思孟劣於雄況矣今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也則可鄭公而非愚人也則豈非後世之定論哉○或曰近聞祠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論定何也子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此學又安能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羣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明理學尙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遲於王陳其於二公又何損益陸象山在當時皆議其爲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舉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爲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鰲龍隨其所嗜豈必書粱耶年十七卽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爲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爲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誠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鄧潛谷雜著

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獨揭天命本然純粹至善爲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日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爲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公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也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爲物不可須臾離誠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復許敬菴）○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欲卽物不可長不可縱卽物之則不長敖縱欲卽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同上）○心之著於物也神爲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狀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爲體心無形著物以爲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爲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退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爲累矣夫淨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爲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目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淨則氣歸其宅見不執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已也（報萬思默）○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裏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寄王泰闕書）○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第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真性未悟真功未精爲疑是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真亦狃於故學爲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卽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近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卽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失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爲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離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真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寄王泰闕書）○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請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爲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請敬菴公而苕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觀一笑者（答張觀屏書）○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閽者擲筆抵掌歎蓋歆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王稚川行狀）○常存戒愼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無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吾所未發立本深矣（二條同上）○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傳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卽悟皆真有觀察卽爲外馳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病道

論儒釋書

辱論反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與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爲道宏闊勝大其爲言深精敏妙其爲實曰用平等其爲虛交融偏徹其爲心十方三界其爲教宏濟普度漢拾其苴晉揚其瀾入唐來遂大發其窔奧世之爲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閫奧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攻其名而陰擴其實宜拒之者

堅而其爲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爲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毫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迴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此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必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唯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爲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普見真如坐臥行住遂爲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真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即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夫其爲妙明真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真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有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迴之說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迴者而拔濟之爲迷人設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相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深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爲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爲支辟見元見妙靈怪恍忽彼教中以爲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宏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即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毫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illegible]之謂察物從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illegible]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illegible]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illegible]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illegible]下之達道立天下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illegible]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illegible]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illegible]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彝常物則[illegible]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illegible]修之功[illegible]下者終始於典學恆修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illegible]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超脫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illegible]其無規閑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終不可得盡者以[illegible]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爲幻而十方三界億由旬劫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宏濟普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昭融者此之爲覺也雖其極則至於粟粒之藏真界乾屎橛之爲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中庸者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捧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迴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蓋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闊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illegible]使地殿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絕人區威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

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之行己則棄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同於初學毀棄等於持戒衆生齊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理財則施舍感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爲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以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爲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顧嚮念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滅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己而何有憎愛視聽一閑以禮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亡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旁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爲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汎涉乃中心恆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鍵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祗見其不知量也然爲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一發其狂言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會從詩禮之傳句即對大學會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絏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構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青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臯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章本清論學語

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甚言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於是學曰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之也今吾未識真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往聖諄諄教人辨危微存亡之機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乎大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鉤懸鑽壓剖析虛空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横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梏亡之後本心未泯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會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會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孔子之皜皜不可尙者以濯暴之而後有此也乃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未嘗暴濯者強同之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是下民之恆性即上帝之降衷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孔子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性固合有無隱顯內外精麤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氣質不能拘矣陽明子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天

性可也謂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問止之云者歸寂之謂乎曰於穆之體運而不息天之止也窅密之衷應而無方人之止也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顯密渾淪淵浩無際故易以動靜不失其時發明止之義也何可專以寂言耶曰以至善爲歸宿果有方體可指歟曰人性本善至動而神至感而寂虛融恢廓本無內外顯微之間而一有方所非至善也雖至善乃天理之渾融不可名狀而性善隨人倫以散見不待安排隨其萬感萬應各當天則而一真凝然無聚散無隱顯自爾安所止也曰知一也既云知止又云知本何也曰知爲此身之神靈身爲此神之宅舍是良知具足於身中惟本諸身以求之則根之著土自爾生意條達故止即此身之止於善本即此善之本諸身止外無本本外無止一以貫之耳○萬物皆備於我今之談者必曰萬物之理皆備我之性致知格物必曰致吾心之知窮在物之理不識聖賢著述何爲客一理字必待後人增之而後能明其說也易謂乾陽物坤陰物中庸不誠無物亦將加一理字而後明乎理一分殊言各有攸當也自物之本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之分殊何如也自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何如也然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統之爲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之爲一事而事之先惟在格物事物之理一爲何如也且大學之道探本窮源惟在格物而身爲物本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聖賢垂訓何其詳切簡明一至此哉諒哉物一而已矣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一實而萬殊萬分而一本故一言以盡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合而觀之知果一乎否也物果一乎否也知之與物一乎否也真信其體之一則用自不容以不一皆不待辨而自明矣○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沖然太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爲太虛也太虛本含乎太和之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爲太和也太和即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沖漠無朕而何一不備何一非性乎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己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盎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發即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言性之故如故吾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言之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爲本何也無乃性之故也乍見入井之怵惕睨視之顙泚而惻隱即故之利也無乃性之故也乞人不受嘑蹴妻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即故之利也孩提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知愛敬其親長即其故之利也雖梏亡之後而夜氣之好惡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也歟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不容一毫矯強作爲於其間耳順情而動則利強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雖然戕賊杞柳搏激乎水其爲鑿易知也至於性無善無不善不有似於故之利乎彼以無爲宗并情才知能悉以爲流行發用而掃除之是其鑿也更甚夫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之類是也并欲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爲其所不爲如無爲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爲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爲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指點本體仁即是心指點工夫義即是路一事合宜即此心之運用也一時合宜即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即事事心在而爲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即時時心在而爲仁之與時偕行乎○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粵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人仁義之途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愛親敬長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道之所以一也若二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爲妙道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曰光明寂

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遍法界亶欲縱步太虛頓超三界如之何可同日語也嘗觀諸天時物皆在其包涵遍覆中也然萬物異類矣並育不相害四時異候矣並行不相背孰主張是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宜乎有知莫大若也然天命本於穆也天載無聲臭也天之知終莫之窺焉人獨異於天乎故知一也在耳爲聰在目爲明在心爲思爲睿智也聲未接於耳聽與聲俱寂也然聽五聲者聽也雖既竭耳力隨其音響悉辯容之不淆焉似乎聽有定在矣即此以反聽之聰則畢竟無可執也苟自以爲聰執之以辨天下之聲則先以自塞其聰何以達四聰乎色未交於目明與色俱泯也然見五色者明也雖既竭目力隨其形貌悉詳覩之不紊焉似乎明之有定方矣即此以反觀之明則畢竟無可象也苟自以爲明執之以察天下之色則先已自蔽其明何以明四目乎思慮未萌睿智與事物而俱斂矣然神通萬變者思之睿也雖竭心思隨其事物以酬酢之而盡入幾微似乎睿智有所定矣即此以自反焉睿則畢竟無可窺也若自以爲睿執之以盡天下之變則先已自窒其思何以無思無不通乎〇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此心人之所以爲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心寂而感者也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爲心又惟寂而已〇

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爲學真機庶幾不廢半塗一曰明道每思彝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工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入異端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東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即走鄖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二司宴稅監陳奉兵譟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譟之奉黨鈎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二楚之民叩關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南皐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極號天玉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繼祖 熊育鑲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元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元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溪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元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論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帝公案南元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元談學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辰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脩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鋐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鋐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吉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寶未繡得鴛鴦卻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illegible]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學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龍谿主之式閭圖楊珂之閭非俗吏也蕭彥號念渠戶部侍郎諡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幹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谿龍谿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外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通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棨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谿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樸以爲率真者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真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illegible]曰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illegible]所及曰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illegible]入有[illegible]于以陽明爲話病鳳麓曰何病曰[illegible]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illegible]小道[illegible]可以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illegible]病[illegible]守[illegible]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游與聞緒言所著[illegible]婁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荊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南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繼祖 熊育繡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解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巖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毋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浹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壓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谿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毋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轢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周衝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嗣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虔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純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眞心聽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

矣

周靜菴論學語

存心爲爲學之要知恥爲入道之機○學以成身而已其要只在愼獨博約知行皆愼獨工夫內事目也○凡學須先有知識然後力行以至之則幾矣○講學須脚踏實地敬義夾持此爲己規模大略夫君子之學終日終身只此一事蓋理不外乎一中卽吾中正之心是已無事時戒愼照管吾中正之心而常存有事時亦只戒愼凡事循吾中正之心而不雜是謂敬義夾持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學者知不可須臾離又何患脚踏不實乎○日用工夫亦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接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墜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墜於無方得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事上磨錬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正學不明已久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若其人果能立志決意要如此學已自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

明經朱近齋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元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尙爲聞見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尙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篤信先師之故也不若蕩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自融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眞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得矣

語錄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號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卽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是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卽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麤者歟稍精則爲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藥又精而爲鳥獸魚鼈昆蟲之屬至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本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眞樂也○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乎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其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惟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

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竅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食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沖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三代敎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動情勝不能從也○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爲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爲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爲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爲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爲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明闡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戌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忍爲人無善可爲只不可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近齋說陽明始敎人存天理去人欲他日謂門人曰何謂天理門人請問曰心之良知是也他日又曰何謂良知門人請問曰是非之心是也○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墮之習復生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喫與不喫都讓他一讓當有喫者○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眞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蔕自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近齋曰昔侍先師一友自言覺工夫不濟無奈人欲間斷天理何師曰若如汝言工夫儘好了如何說不濟我只怕你是天理間斷人欲耳其友茫然○近齋解格物之格與陽明大指不殊而字說稍異予問曾就正否近齋歎曰此終天之恨也○近齋曰精麤一理精上用功他日舉似則曰本無精麤○近齋曰三年前悟知止爲徹底爲聖功之準近六月中病臥忽覺前嘗言過不及與中皆是汗漫之言必須知分之所在然後可以攷其過不及與中之所在爲其分之所當爲中也無爲也不當爲而爲者便是過便是有爲至於當爲而不爲便是不及便是有爲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齋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忽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蚤歲師事東廓龍谿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訥谿說陽明一日早起看天欲有事卽自覺曰人方望雨我乃欲天晴耶其自省如此○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謂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訥谿謂司勳邵西林曰子憤士之不率教乎嘗諸津濟遊人喧渡則長年三老艤舟受直擇可而載若野岸舟橫客行不顧則招招舟子豈容自已凡教倦卽是學厭○西川問學曰信心○思不出位是不過其則○西川有所疑億曰莫猜度○士有改行者西川謂初念未真曰不然惟聖罔念作狂君子小人何常之有○當此世界若無二三子未免孤立無徒

囚對

周子被羿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欄曰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欄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歷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寘龍谿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薛方山紀述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爲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徑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畫者象也値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時之汙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喩物不必授之故典○薛文淸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崔後渠集中所得之言○古諸侯多天子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嘉靖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劾方士邵元節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歷寧波通判保定同知四川贑州僉事副使以忤相嵩拾遺免先生篤信象山陽明之學其言格物卽所以致知愼獨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事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學之所以易簡也先生曰古今學術至於陽明漸爾昭融天不假年不能使此公纖析條分以破訓詁之惑用是學者雖略知領悟而入之無從區區不自量妄意欲補其缺會集所聞總成一書名曰心學淵源實傳之來世以俟知者○按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去其事親之不正者以歸於正事親之物格而後事親之知至先生之格物以感物爲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陽明以正訓格先生以感訓格均爲有病何不以他經證之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毋自欺良知也好惡物也好惡至於自慊則致之至於物矣不忍堂下之牛良知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則致之至於物矣蓋至於物則此知纔非石火電光所謂達之天下也此正致之之法與擴充同一義耳格當訓之爲至與神之格思同一先生言正言感反覺多此一轉所致者既是良知又何患乎不正不感乎

薛畏齋文集

陸子之學在先立其大朱子之學在居敬窮理學者若能存先立其大之心而務朱子之功則所謂居敬者居之心也所謂窮理者窮之心也則朱陸合一矣○論道者須精且詳精則理透詳則意完如惟精惟一之語更建中建極一貫性善數聖賢發明而理始備豈非精耶又本之以六經輔之以四子而意始完然則精與詳信乎不可缺一也若孟氏以後歷千年而有象山有陽明可謂精矣而享年不永

不獲有所著述以示後人雖欲詳不可得也至於朱子字字而議句句而論可謂詳矣然改易大學而以格物爲窮物之理集義爲事事求合於義則與義襲而取者何以異耶循此而求之雖欲精亦不可得也○致知格物之說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有明善誠身之論所謂明善卽致知也所謂誠身卽誠意也雖不言感物然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乃其驗處卽格物也至子思傳之孟子則述師傳而推言之而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則格物之爲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致有未盡也故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之者致之也此之謂致知在格物○釋氏之說心使人離垢明心其意未嘗不善也然不知心卽是理理不離事而過用其意至欲遺離事物以求心則其勢必至於反性情滅人倫爲一切襲取之法認其所謂漠然無情者爲心至於中庸精微之妙茫無所知而誤以幻天地絕人道者爲事知者所宜原其意以通之而約其過甚者以歸於中亦歸斯受之之意也○或問存心致知有分乎曰致知乃所以存心也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寧國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爲新鄭所不喜參議山西勅歸復起分守河東有妖似讖言人禍福熒惑一方先生下教逐之妖輒遯去轉廣西副使致政歸先生受業於龍溪緒山墨守致良知宗旨故陽明之言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先生言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其義一也然意有未盡蓋良知卽是乾知物卽是坤作成物之物天之生意乃其知也此生意遍滿兩閒然不著土則空無所寄亦如野馬絪縕旋吹旋散故必乾坤合德然後能四時行百物生所以曰坤作成物人稟大始之氣此良知也苟不凝之於物只在想像恍忽之中但謂之弄精魂而已此致知之必在格物而後能有諸於己也先生亦言乾知卽良知之真體坤作卽良知之實用然良知必從格物而後成體彼石火電光豈可執以爲體乎

查毅齋先生集

學問須要歸根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化雖流行不息然其凝寂者未嘗不在故天之斗柄地之潮汐四時之節候萬物之榮悴分毫不差試於定盤鍼驗之理輪和風麗日迅雷烈風之時子午之向未嘗少差此可見天地之寂體此體人人俱足雖酬酢萬變而其寂然者常存所謂主靜立人極也無窮事業皆從這些子中流出此學所以須從混沌立根也○人心之體只是寂感陽也剛也仁也皆感之體也陰也柔也義也皆寂之體也此機原從混沌中來無前無後無內無外無精無麤能悟此意則卽寂感存卽感寂存功夫本體當下俱是○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或謂天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便非良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延燒燎原此二者之辨也○文成在時親往其門者先生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此致字卽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廓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是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真體卽道心之微也既見此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礙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卽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卽感而寂在也若只是寂感上轉停則有事時易落於俗無事時易落於空矣○乾知卽良知之真體坤作卽良知之實用○龍德不可爲

首如寒暑往來循環無端將以寒爲首乎暑爲首乎故二統迭建子丑寅皆可爲首正見其無首處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非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故謂之獨卽此心之靈是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愼獨卽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卽是致良知○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境易此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雙江念菴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未免頭上安頭矣○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眞體自露靈機自顯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愼獨眞脈○大學知止此止字卽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卽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證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卻至善本體始不得止若時時刻刻從良知作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夫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萬神一神也惟得形而附其實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則形亦神之所生也世人不知此心原是神明不測種種從形上起念故神反爲形役不得靈透惟認得此神時時委順於神不以有我撓其間則神自靈透不昧自圓動不拘其出之自我者爲神功及之天地人物處爲神化皆神之所爲非我也○譬之石中有火擊石火出人但見擊出之火不知火原蘊於石中擊出之火有起滅石中之火無起滅若是擊出之火猶是眞體間不容髮今人多從延燒燎原處認火雖亦是火離根遠矣故元神識神雖是一個但有體用之別耳○蒙論凡有習氣皆是意見未忘誠是但意見固不可有至於默識本來時時保任則不可無此體從無始以來不與諸有作對雖不離日用應感實與應感無與此中原無格式何所依倣原無好醜何所揀擇卽有習氣亦從此而銷雖知尙屬意見舍此無可用力但不令住於所見而已○吾人日用應感莫非天則但精神消散每多忽漫然其聲非散此心之靈未嘗不覺責在因其所覺而凝聚之此心之覺處卽謂之復纔覺卽知凝聚不至流散卽謂之姤○人心之靈皎如白日天理人欲毫不容掩雖爲氣習所蔽纔一反求卽得本心如浮雲翳日貞明之體終不可易此知體也在致知而已致知者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此知之貫徹卽謂之格物○吾人患在分心與事爲二見若視心是事視事是心凡事之委曲調停正是心之盡處稍分二見卽起厭煩心矣○人之言愼獨者多自善惡既分之後善求必爲惡求必去功夫已晚得力稍難須自善惡未分之前虛體上保任此體原不離應感自有炯然不昧處此卽所謂良知也○仙家所謂結胎豈眞有形亦只精神凝聚卽謂之聖胎○功夫全在未發之中上用性原是於穆吾心之主宰亦是常靜無一念之起性原是不已吾心之流行亦是常應無一息之間此心空空洞洞原不著事然此意綿綿密密常若有事如此久久習熟舊染氣習漸忘眞性漸露自然獨見本來面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各有天地各各有萬物卽如庶人以一家爲天地以一家之人爲萬物若庶人性情不中不和喜怒哀樂發得過當卽一家天翻地覆人皆不安此卽是不位育推而一邑至天下又可知矣○易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卽周子主靜之意吾人日用只知順去不知逆返故多離根若良知作得主宰時時用不離體此用逆之學卽主靜意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姚江黃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鄭鑑祖 徐兆麒 鄭燦祖 劉秉楨 鄭育鑫 鄭育楷 周聯慶 董兆柄 李真賓 重刊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也嘉靖乙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選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郎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寇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寺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蹙之賊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卽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尙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谿者爲多故言於龍谿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以無欲爲工夫謂此心天機活物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絕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於前佛分之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卽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旣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諡襄文）

荊川論學語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識見而已天理愈見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〇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搖動而後可謂之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情宕佚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與陳兩湖）〇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洒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洒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爲洒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洒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〇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淸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覩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持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少其難也（與王遵巖）〇嘗驗得此心天機活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是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

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立命在人人只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眞感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眞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卽此心之時無向卽此心之向無定體者卽此心之定體也答雙江○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答張甬川○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眞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爲靜則眞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臥以待心志之定卽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臥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答呂沃州○近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爲其道者皆可假托溷賬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工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與念菴○當時簒弒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弒君弒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弒如州吁弒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恐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眞心如此所謂懼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眞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也答經孫○慈湖之學以無意爲宗竊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太虛不惟不足爲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卽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心則其無意者乃卽所以爲意也心本活物在人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卽受病處矣答南野○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可挂在胸中學之滲漏多正兜攬多耳昔人所以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答胡青崖○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元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鬭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眞實力行一路乃是一貼救急良方答張士宜○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聲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覩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卽在於覩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中庸輯略序○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乎其間也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紛擾也明道語略序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荊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峯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尚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

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眞太和奧窔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旁蹊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滲洩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尚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既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與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若以之爲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桃溪劄記

鶴徵避暑於桃溪偶校先君子所纂諸儒語要寄吳侍御叔行入梓時有觸發處隨筆記之以請於同志幸有以正之也

乾元所生三子曰天曰人曰地人何以先於地也地坤道也承天時行不得先天也故後則得主先則迷矣人卻可先可後者故曰御天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人皆謂天能生人不知生人者卻是統天之乾元耳人生於乾元天地亦生於乾元故並稱之曰三才〇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後又言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何也人與天並生於乾元乾元每生一物必以全體付之天得一箇乾元人也得一箇乾元其所得於乾元絕無大小厚薄之差殊中庸後面言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與文王毫髮不差特在天名之曰不已在文名之曰純耳非其本來之同文王之純安能同天之不已哉然惟天則萬古不變而人不皆文也人不皆文且以爲天非人之所可及矣故告之曰在天爲命在人則謂之性其實一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欲知人之性非知天之命不能知性之大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示人以盡性之則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時時看此樣子也孟子亦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斯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〇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不已皆此也乾元也太極也太和也皆氣之別名也自其分陰分陽千變萬化條理精詳卒不可亂故謂之理非氣外別有理也自其條理之不可亂若有宰之者故謂之帝生之爲天則謂之命以乾坤之所由不毀言也生之爲人則謂之性以吾心含此生機言也天率是命而運則謂之天道人率是性而行則謂之人道借道路之道以名之也人以爲斯理斯道斯性斯命極天下之至靈非氣之所能爲不知舍氣則無有此靈矣試觀人死而氣散尚有靈否〇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古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凡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不備焉是心之靈卽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謂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人病瘵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〇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知乾元之生生皆此氣而後可言性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清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凡可以學而矯之者其氣皆未甚偏至於下愚不移斯偏之極矣全以其困而終不能學也孔子謂之相近亦自中人言之耳上智下愚不與也然要之下愚而下則爲禽獸爲草木乾元生生之機則無不在也他不能同好生惡死之心同也蓋以乾元之氣無非生也〇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九五之文言曰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則所謂各正矣然則雖聖人在上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豈能使禽獸草木之靈同於人亦豈能使下愚之同於上智哉則已不害其爲各正矣○世儒爭言萬物一體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不明其所以然終是人自人物自物天地自天地我自我勉強湊合豈能由中而無間須知我之性全體是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不是這性人物之性有一毫不盡天地之化育有一毫參贊不來卽是吾性之纖毫欠缺矣則知盡人物贊化育之不容已矣○人見中庸遞言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似是盡己性外別有盡人物之性而盡人物之性外仍有參贊之功不知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卽所以參贊化育蓋緣吾人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己性天地除却生人生物別無化育故至誠盡得人物之性方是自盡其性卽是贊化育矣○何謂盡人性盡物性俾各不失其生機而已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聖人於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未嘗時刻放過然子貢說起博施濟衆聖人却又推開了曰堯舜其猶病諸蓋聖人能必得己所可盡處而不能必得時位之不可必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欲立欲達之外也必須得時得位乃可爲之合下只有一個立人達人之心而已○惟易標出一個乾元來統天見天之生生有個本來其餘經書只說到天地之化育而已蓋自有天地而乾元不可見矣然學者不見乾元總是無頭學問○孔子舍贊易之外教人更不從乾元說起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諸門弟子猶不能解直欲無言孔子總是善誘說來只是孔子的與學者絕無用處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教也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皆所以使之自得耳爲學爲教舍自得別無入路欲自得舍悟別無得路孔子之無言乃所以深言之也晦菴先生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不知其用字不同耳伊尹之先覺後覺則覺卽悟也聖門之生知學知困知則知卽悟也卽後儒之所謂察識亦悟也豈可以用字不同而論其有無哉○聖人到保合太和全是一個乾元矣蓋天下之物和則生乖戾則不生此無疑也乾元之生生亦只此一團太和之氣而已人人有此太和之氣特以乖戾失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孟子曰其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然則中節卽是和與人同卽是中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與人同所謂中節也然則求復其太和之氣豈在遠哉亦自其與人相近者察之而已

○自古聖人論學唯曰心曰性曰命並未有言氣者至孟子始有養氣之說真見得盈天地只有一氣其所謂理所謂性所謂神總之是此氣之最清處清便虛便明便靈便覺只是養得氣清虛明靈覺種種皆具矣然所謂養者又非如養生家之養也以直養之而已必有事焉所謂養也正忘助皆暴也害也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所謂直也然非可漫然得養也須要識得然後養得其識法則平旦之氣是也蓋氣原載此虛明靈覺而來養之所以使氣與虛明靈覺仍舊混然爲一不失其本來而已○盈天地間只有此氣則吾之氣卽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性卽天地之命萬物之性也所以天地自天地我自我物自物者我自以乖戾塞其流通之機耳以直養則未發卽是中已發卽是和吾之氣吾之性仍與天地萬物爲一矣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故曰保合太和吾之氣吾之性至與天地萬物爲一此所謂純亦不已尙何仙佛之足言○仁生機也己者形骸卽耳目口鼻四肢也禮則物之則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則人之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何莫非此生機而生我者卽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何以不相流通必待於克己復禮也人惟形骸耳目口鼻四肢之失其則斯有所間隔非特人我天地不相流通雖其一身生機亦不貫徹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苟能非禮勿視目得其則矣非禮勿聽耳得其則矣非禮勿言口得其則矣非禮勿動四肢得其則矣各得其則則吾一身無往非生機之所貫徹其有不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者乎生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則天地萬物皆吾之所生生者矣故曰天下歸仁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歸仁之驗也○致知致曲之致卽孟子所謂擴而充之矣然必知皆擴而充之不知則所擴充者是何物故致知在得止之後致曲在明善之後皆先有所知而後致也知卽明德也此知豈曰人所本無哉情識用事而真知晦矣卽有真知發見於其間無由識矣故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非悟非自得何由知哉然徒曰致良知而未識所謂良知者何狀幾何不認賊作子也○東萊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則陽明先生之致良知前人旣言之矣特格物之說真如聚訟萬世不决何歟亦未深求之經文耳論格物之相左無如晦菴陽明二先生然其論明德之本明卒不可以異也私欲之蔽而失其明故大人思以明其明亦不可以異也則格物者明明德之首務亦明明德之實功也陽明以心意知爲物而格之則心意知不可謂物也晦菴謂事事物物而格之則是昧其

德性之眞知而求之聞見之知也涑水有格去物欲之說不知物非欲也近世泰州謂物物有本末之物則但知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之說皆可謂之格物皆可謂之明明德乎必不然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則凡言物必有五官矣則卽格也格字之義以格式之訓爲正格式非則而何要知物失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蔽物得其則則物物皆明德之用旣灼見其所謂明德而欲致之以全其明非物物得則何以致之孔子告顏子之爲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格物之功也視聽言動悉無非禮則五官各就其明矣明德尙何弗明哉此所謂物格而知至也中庸或生而知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性也生而知安而行是率性之謂道也學而知困而知求知此性而率之也舍率性之外別無道舍知性之外別無學學知困知者較之生知只是多費一倍工夫於未知之先耳及旣知之後與生知各各具足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世謂生知不待學故朱夫子於凡聖人好古敏求好學發憤皆以爲謙己誨人非也知而弗行猶勿知也卽曰安行在聖人自視未嘗不曰望道未見未嘗不曰學如不及卽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亦學也蓋行處卽是學處特視利與勉強者能出於自然耳不可謂非學也○遵道而行卽是君子深造之以道不至於自得卽所謂半塗而廢也然自得亦難言矣深造以道可以力爲自得不可以力爲也卽有明師亦惟爲勞來匡直輔翼以使之而已不能必之也有言下卽得者有俟之數年而得者有終身不得者有無心於感觸而得者有有心於參求而得者有有心無心俱不得者及其得之也師不能必其時必其事己亦不能必其時必其事也學者須是辦必得之志則無不得者矣○盈天地之間只有一氣惟橫渠先生知之故其言曰太和所謂道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宋人惟以聖人之好學爲謙己誨人遂謂生知無學後來宗門更生出一種議論謂一悟便一了百當從此使人未少有見輒以自足儒爲狂儒禪爲狂禪不知自凡民視之可使由不可使知行似易而知難自聖人視之則知猶易而行之未有能盡者也故曰堯舜其猶病諸蓋斯道之大雖極於無外而中則甚密無纖毫滲漏倘有滲漏則是有虛而不滿之處不足以爲大矣故中庸曰優優乎大哉言其充足之爲大也非學之密其功與之俱無滲漏何以完吾之大乎聖人之勉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皆此

意也學其有止息乎此子貢請息而孔子告之以死也○孟子旣曰持其志又曰無暴其氣似補性宗之學旣曰勿忘又曰弗助長似補命宗之學孟子時佛法未入中國已豫爲塞其竇矣至於勿助長人皆謂卽是義襲然孟子之自解曰助之長者揠苗者也揠苗者斷其根也夫義襲誠有害然何至斷根憬然悟憣然改則根本自在矣獨以爲揠苗爲喻者自老氏御氣之說以至元門之煉氣皆是也蓋惟是則將氣矯揉造作盡失本來雖有人與說破直養之道念頭到處依然走過熟路矣奚復能直養哉此所以爲斷根也○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人當爲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爲之事直見了自己事○少時讀孟子告齊宣好貨好色之說以爲聖賢教人點鐵成金手段及今思之乃知是單刀直入不著絲毫處與孔子欲立欲達只換得一個名目蓋舉得個與百姓同之一念便是民之所好好之矣○學莫嚴於似是之辨故中庸聖經之下首別君子小人之中庸孟子七篇之將終極稱鄉愿之亂德則夫孔子誅少正卯之行僻而堅等語猶是可非可刺未足爲似也直至非之無非刺之無刺則其似處眞有不可以言語名狀分別者焉得不惑世誣民也故孔子於老子謂之曰猶孟子於鄉愿謂之曰似皆春秋一字之斧鉞也然眞實自爲之人反之吾心自有炯然不可昧者○古稱異端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異也端卽吾之四端耳蓋吾之四端非可分而爲道者也其出本於一源其道實相爲用見之未審執其一曰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矣則非惟其三者缺焉而莫知卽其所見之一亦非吾之所謂一矣焉得不謂之異乎楊氏之始豈不自以爲仁卒至無父而賊仁莫大焉惟其不知吾之四端不可分而爲道也至於無忌憚之小人則與君子均竊其全矣惟竊其全則以吾性如是吾道在是無復顧忌天地惟吾所上下民物惟吾所顚倒而不得以拘曲之見繩之卒之與君子分背而馳遂有君子小人之別正由不知莫見莫顯之後有愼獨之功也曾子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聖學之眞血脈也○大學取於正心孟子曰勿正心何也正謂養氣則已正其源矣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意非自誠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誠之也是正心者好惡之正也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與人相近則好惡幾於正矣氣得其養則無時非平旦之氣無時非

好惡之正矣尚何有正心之功也此所謂正其源也苟氣之失養而徒欲正心則以心操心反滋勞擾心安可得而正哉○余訓慎獨之獨爲不與萬法爲侶至尊無對非世儒所謂獨知之地或曰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說亦不可廢余因反復思惟乃知終不然也傳者引曾子十目十手之云則旣喫緊破此見矣小人正謂念之初發人不及知可爲揜飾故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揜之不知其念發時已是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君子已見其肺肝矣藉令一念之發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則十目十手亦已指視卽欲挽回必不可得且旣欲挽回則較之小人之著善相去幾何反之此心亦必不慊故所稱獨者必是萬感未至一靈炯然在大學卽明德之明在中庸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於此加慎乃可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節耳於此而不慎念之發如弩箭旣已離弦其中不中之機安得復由乎我也○一切喜怒哀樂俱是此生機作用除却喜怒哀樂別無見生機處○一切喜怒哀樂正是我位天地育萬物的本子故曰大本大學以好惡貫孝弟慈故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語證之中庸以喜怒哀樂貫子臣弟友故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證○中庸一書統論性體大無不包其實際處全是細無不滿所以成其大大無不包天命之謂性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旣已知得時工夫却在細無不滿處做故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自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天地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莫非性體之所貫徹故凡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以至草木禽獸與夫天地鬼神至繁至賾莫非吾性體中一毫滲漏不得者蓋凡爲乾元之所資始則莫非吾性之所兼該其大非是空大實實塡滿無有纖微空隙方是眞大故旣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觀優優蓋充足而且有餘其大斯無一毫虧欠耳不然少有虧欠處便是大體不全矣始知學人見地尚有到處行願眞難得滿聖賢一生兢兢業業履薄臨深皆只爲此彼謂一悟便一了百當眞聖門中第一罪業也○孔子語學曰約禮曰復禮禮是何物卽易所謂天則詩所言物則也蓋禮之所由名正謂事事物物皆有一個恰好至當處秩然有序而不可亂處所謂則也恰好至當之處便是天理人心之至天理人心之至處安得不約復此安得非仁○善解博文約禮之說無如孟子其言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添却詳說二字便有歸約之路矣何者說之不詳則一物自有一物一事自有一事判然各不相通惟詳究其至當恰好處豈復有二乎哉世謂博卽是約理無後先恐未究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正是獨處正是未發故曰人所不見若省之念發時則十目所視矣安得尚言不見也知微之微正是莫顯乎微之微猶非獨體蓋惟其知微之不可揜故於微之先求無惡耳○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先生謂卽是鳶飛魚躍氣象又云會得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魄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千古以爲直道上乘妙語細繹之猶在活潑瀟灑赤地潔潔淨淨窠臼未是孟子血脈乾元體段也○平旦之氣一念未起何以好惡與人相近正所以指明獨體也惟是一念未著好惡明德之明炯然暫露乃是大學知體中庸性體能好能惡能哀樂能喜怒之本於此得正所以好惡與人近○人身之氣未嘗不與天通只爲人之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則乖戾而不和遂與太和之氣有間隔果如孟子所謂直養於本分上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則一身之氣卽元始生生之氣萬物且由我而各正性命天地且由我而參贊矣氣至於此死生猶晝夜一闔一闢而已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錫祖 熊育績 徐光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智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絓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為木主爭之不得黜為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頗若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青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玄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頗絀亡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為之泣下新鄭以為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為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宮奴為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為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絏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為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為主盟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雌黃即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存齋論學語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為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卻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覺漸輕遇有急卻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為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為自做主不起○程子云既思即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力矣○為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着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溉百凡問學都是培溉底事若根不立即培溉無處施耳○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為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為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為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攖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着力世儒乃欲深居默坐自謂主靜乎○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為辱及事父兄卻反有怠惰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若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此醒酒方也○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為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久載而不陷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為乎○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

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瞑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麼○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而宜矣○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荊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大學絜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即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爲氣即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即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楊之說紛紛起廢矣

西堂日記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擲十年稍丱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爲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輩奈何志之不立恁地悠悠耶○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纔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知仁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爲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說孝曷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徹上徹下之道便做得成時若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彝非親狎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卻只往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末世并道字不識支離滑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爲顯鬼神爲幽肝肺爲內耳目爲外几席爲近燕貊爲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人之一身即理也深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爲不善欲害人爲穿窬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爲人而冒爲之其爲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爲人而強爲之是善固爲人而不善亦爲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譏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聲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爲世情束縛不能埋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他人耳目竟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溷是也其有善也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者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未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懟父母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即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鑿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爲明

之也○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為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為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為萬世準繩後世只為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於十哲今躋子張而詘有若於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為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為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為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為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嘵嘵辨論忘己之失而揀婦之得檀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為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後哭文伯以為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笫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鄉飲酒為賓興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間魚麗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於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發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禪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畜蕃魚長龍為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生之謂性性即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為強梁而不為陰忮柔之惡必為陰忮而不為強梁陰忮者習也其不能互為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為爽闓而不能為縝密柔者必為縝密而不能為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可用雖小人亦有可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揜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羲農豈其自為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恁大見識就其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徑不一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為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懾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欲外抗楊釗晝夜之力窮於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騶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為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蠍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為人為羊豕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則何以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著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蠅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是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捋蕋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為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纁祖 徐兆灝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綸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眞實 重刊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闇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得山詩王文明應奎胡珊鳴玉劉獻德重楊丙介賦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止之尚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 楚中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纁祖 徐兆灝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綸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眞實 重刊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母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興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汨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瀘溪五衛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舉恩例冠帶閑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即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纊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冀闇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闇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闇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幷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始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

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智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即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即是理無極之真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既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即是體和處即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縱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錄

人除却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精靈元氣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不當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是何物○只須在天命上立根久則氣質自會融化天命上立根時時約氣質歸於一動一靜之間即氣質便是剛中柔中無聲無臭幾矣若只就氣質上强治何時得他融化○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喜容色便喜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貫通在未嘗二也○浩然之氣與夜氣平旦之氣同乃指精靈之心而言○智崇是心體高明處禮卑是應用中庸處智崇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停當如釋氏見得本來是空亦是智崇却外人倫日用何處得禮卑古今賢者非無人倫日用處用功有個禮卑却於大本處未能見得便不是智崇合智禮乃是性之中正處中正乃可言天地合德要之聖學與釋氏智原是不同釋氏只要見一個空聖人却是於空處見萬物一體自身與萬物一例所以此心便無所不貫人倫日用何處容增減一毫故萬物一體之學即智崇便已天下歸仁即禮卑便是智之流行處非有二也○聖賢之學全在好惡取舍上用力隨所好惡取舍此心皆不失其正便是存養○盈天地間有形之物皆同此氣此性生生之機無物不可見子思獨舉鳶魚以生生之機即其飛躍尤易見也只順這生生之機日用百爲無非天聰明用事○明道語游楊二子曰且靜坐三字極有斟酌蓋謂初學之心平日未嘗收拾譬如震盪之水未有寧時不教他默坐何緣認得此心元來清淨湛一能爲萬化根本認出來時自家已信得了方好教他就動處調習非是教人屏日用離事物做工夫乃是爲初學開方便法門也○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知戒慎恐懼防非窒慾保守得這赤子時愛親敬長一點真切的心長在便自會生聰明睿智日漸純熟便自會由善信而美大美大而聖神充到萬物一體之極如堯舜光被四表亦只是元初愛親敬長真切的心非有別心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著他須是十分愛護這根苗便自會生幹生枝生葉生花實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曰赤子之心即可云未發之中否曰未發之中便已是寂然不動赤子如何說得寂然不動須是不失赤子之心則便是未發之中曰工夫全在不失上否曰不失即是知戒慎恐懼時時在幾上覺不然緣何會上達曰朱傳似謂不失了此心然後能擴充以至於大如何曰擴充二字本出孟子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擴充四端便是致曲便是慎獨孔孟之學至易至簡○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須要善看蓋其意謂剛柔合德者乃天命之性偏剛偏柔之性乃其形而後有者也善反之則剛中柔中之性存焉其曰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乃其言欠瑩處故不可不善看也後之儒者但泥其立言之失而不究其本旨一誤百和遂以爲真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若然則氣質者果非大和之用而天命者果超然於二氣五行之外乎○凡看聖賢論學論義理處須是優柔厭飫久之乃能忽然覺悟到忽然覺悟却全不假思索安排矣强探力索即是邪思何緣有見惟用而不用乃是正思也○虛無寂滅與權謀伯術皆是墮在一邊知有夜不知有晝知有晝不知有夜聖人從中道上行故終日有事實無一事終日有爲實未嘗爲情順萬事而無情此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忠恕是體用合一的心聖人言心皆是合體用處皆要學者於幾上認心即用即體○心是人之神氣之精靈知覺者也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義心之活潑潑處是性故性字從心從生指生生之心而言者也○博文約禮不

是兩段工夫總於念總起動而未形處惟精惟一則二者一齊俱致矣禮是心之本體文是感通燦然處此物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變而爲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爲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却何從見得性善○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淸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皐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柴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却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到得勿忘勿助之間卽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荀韓諸子不知性正由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功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眞默處卽識之矣蓋氣一分殊卽分殊約歸動靜之間便是本體先儒却以善惡不齊爲氣質性是理理無不善是氣質外別尋理矣○言忠信便該了靈明言靈明豈能該得忠信今人寔說靈明把忠信只當死殺格子忠信是甚麼譬之水無絲毫泥滓十分溶澈便喚做忠信世間伶俐的人却將泥滓的水一切認作靈明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心無時不動獨正是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是也聖賢戒慎恐懼正是於此處精一此處精一卽用處就是體和處就是未發之中○六經並不曾空空說聖人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著這空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遠近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牆分比鄰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卽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皐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攝此心到默處卽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却認得是過○見得理一又須理會分殊不獨理會分殊非聖門之旨見得理一一言亦恐未盡學者若眞實默識得此體只要存更無事一片廣大的心自然做出無限精微○四時行百物生萬古是如此這便是於穆不已卽萬物觀之發生一番便又收斂收斂一番便又發生何曾一暫止息這於穆不已是甚麼是元氣如此故元氣者天之神理先儒謂陰陽是氣所以然者是理陰陽形而下太極形而上謂有氣別有理二之矣○問何以五性感動遂有善惡曰人生而靜以上純粹至善觀四時行百物生豈容更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便已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理本體便隨所稟剛柔不齊分數發出來所以有慈祥巽順懦弱無斷邪佞嚴毅正固猛隘強梁許多不同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然神理本體元只是無而已善學者約其情以復於靜則剛柔之氣皆變而復於中聰明睿知中正仁義出矣○無欲卽是盡心盡心是謂心無虧欠心無虧欠方說得心在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極之眞元是氣無極之眞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此圖書言不盡言之深意○有問主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且落空亦不妨○戒慎恐懼之念時時不息不待言行事見而後有謂之前定定卽誠也○戒慎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眞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答之濠談王霸之略先生昧昧第與之論學而已濠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濠濠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濠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濠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頌冤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嘗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爲辰州同知

侵餉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姚江黃黎洲先生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纓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北方全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纓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爲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既寃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宋儒者且寃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教諭蚤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潁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眞知是忿忿自懲眞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塡壑愈難愈遠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尚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弘山講學即往從之因尚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

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障礙蓋眞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己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兕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尙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閒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閒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爲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脩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格致誠正總而言之脩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此一貫之道也○道有本門路無多岐會道以心不泥文字聞性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萬派千流一清徹底矣又何塵垢之染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鄕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謦欬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工夫卽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誤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既擯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爲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爲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爲良知失却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爲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

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本然之眞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前輩以不睹不聞爲道體是不睹不聞爲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欲其常睹常聞只是常存此心之意獨字卽道字愼字卽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閒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凡物對立則相形爲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卽隱無有見乎隱顯卽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云未發豈惟無偏倚卽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裏許之意○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指可名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喜怒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莫非天也冬至祀天

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祀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視吾以觀吾由祭吾安人欲無所匿矣以此待人便是逆詐億不信○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教比屋之民者猶之與舜禹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學者遂以存心為常語而以執中為祕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集義之集從隹從木說文為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集則行之憂則違之即乎此心之安而已○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為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真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為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道理只是一個諸子論學謂之未精則可謂別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別有一道也○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着力處○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各有分覺即為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我也分殊即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學術差處只為認方便為究竟○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意有所便即是利昏情亦是利意所便也○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曰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萬物津液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即氣之象氣即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立腳是隨物化也○君子處盛衰之際獨有守禮安命是職分當為舍是而他求皆無益妄作也○格訓通解　陽明格物其說有二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為一物只要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故曰格者正也又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前說似專指一念後說則並舉事物若相戾者然性無內外而心外無物二說只一說也愚妄意格訓則物指好惡吾心自有天則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頗本陽明前說近齋乃訓格為通專以通物情為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無間者情也頗本陽明後說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亦一說也但曰正曰則取裁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乃見且理若虛懸情為實地能格物情斯盡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兼舉之矣○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職盡乎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則物各付物意見自無所容蓋才着意見即為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物字只指吾心好惡說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處○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漑我我亦不以此為家當○質疑　學問起頭便是落腳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即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別有一着必俟另說透也○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為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為功則或自任自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即止矣○天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為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日用常行間檢點即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且古格亦是當時即心之所安之糟粕耳○道理在平易處不是古人聰明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真切則不中不遠○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即是世俗○沿襲舊說非講說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說即是躬行非外講說另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說倘未洞然而廢講說是鶻突也○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自作主宰耳○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

入門○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爲心則由我也○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況萬乎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做工夫的卽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愚意不爭毫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劇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苟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拘迫鬱惱必有私意隱伏○人物自得處俱是遊如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却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爲樂事○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先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遮護便不着底○蓍龜無言聖人闡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探賾者探吾心之賾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蓍龜知吉凶吉凶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爲善去惡而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鄰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爲保全善類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喪禮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爲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爲推極非制禮之本意○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爲粗淺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者亦爲無情○謂春生秋成則可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葬埋之禮起於其類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爲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之權教茫無理據乃至陷人於惡○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噫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爲舜也蓋野人之心質實舜之心亦質實無以異也○王雲野云陽明會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不會喫白沙是會喫來只是不會喫了以下記聞○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別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翻那舊本子作甚○人常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只是照管眼下卽天下後世一齊皆在○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眞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玄遠也○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既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官其地者欲蹤跡之而不得也

論學書

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卽浩然之氣浩然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眞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卽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卽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眞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着還是心之不定○要將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皋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淸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

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揉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揉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揉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揉偏勝者當之雜揉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爲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眞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

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暑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淸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隆於淸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卽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眞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卽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爲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爲義理也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蓋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旣云二五則錯綜分布自有偏勝雜揉之病於是氣質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嘑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淸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爲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恆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爲性蓋性爲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爲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爲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卽義理不可專目爲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爲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卽善也無一善而乃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爲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爲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爲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

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今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説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即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腳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搆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楊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會金 熊紹祖 熊會儒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眞實 重刊

粵閩王門學案

嶺南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唯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蓋明書言隘塞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焉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鷹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闇齋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官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明儒學案卷三十粵閩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金　熊鏡祖　熊育錦　徐先澗　周聯慶　熊榮祖　董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毋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卽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黨孚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冒嫉着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參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行禮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閒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豈容與之辨乎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卻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爲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卽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心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

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為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為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為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古聖輩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中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為繁難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為學以聖人為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麤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為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着個良知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欲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大游問治世以何為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為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為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為法○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為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物即為物縛所存有善即為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為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為主心為奴隸敝精務博反為心害釋卷則茫然均為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為石○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為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

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以心安心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吾無不說○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眞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眞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己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見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二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二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二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憝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廢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廢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烏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蕃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沖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眞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翳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

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静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静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着若謂静中養出端倪則静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

[seal]

豫章後學　夏　鼎　熊育鑫　熊鏡祖　熊育穉　徐兆蘭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眞實　重刊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爲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止修一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　鼎　熊育鑫　熊鏡祖　熊育穉　徐兆蘭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眞實　重刊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諡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筮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膂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關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爲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聞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酇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闢地之功據揭中文自抵罔上之罪至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效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即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即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

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即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即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分剖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任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項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艴然曰迂闊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旨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書以爲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啓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答鄭孟乾◯精神兩字去本體倘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體故概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答朱汝欽◯揭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答丁重甫◯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即無聲色在前亦只一求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答李汝潛◯大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即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尚似止無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尋於虛元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後只是一個復體復爲復常復爲艮晦翁云自有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爲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其有

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即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即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略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答陳汝修○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答董蓉山○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即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即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即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用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即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即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責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卻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亦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即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即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簷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

事以知覺運動言性則之不會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樂道者
乃獨於學問之際欲營構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衛釋學
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
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規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
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
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
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
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
無善無惡者爲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
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
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
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
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儒之以無
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
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
不信也公者何即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
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
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察
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擬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
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
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
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
功則友朋間宜群譁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
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
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
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
也今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轄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
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
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兩矣揜知歸止原是不得
已而形容之語易謂言之即是個靈靈空空歸性也但不可如
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答朱以
與）○知常止自能應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
（答□龍斯）○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

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
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
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
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一步離身即
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答徐清
甫）○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
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
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
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
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
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
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
潛）○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
（某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
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
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
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欲
從欲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
○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性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
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主致知是
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恐
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illegible]）○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
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
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
雖爲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
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余二十年前即不
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
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爲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
遷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
廓然而大公的本體便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
大學教備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爲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
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向復書
存會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

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爲體在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歸本地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體內之光體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決者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況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爲痛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儼然若兩歧者乎即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徐清甫○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元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卻又不免守局拘方徇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敢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修之家在國修之國在天下修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卽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功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答李汝潛○吳安節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己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實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己躬絕無有悟顧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摹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動者卽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屬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用命脈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修身爲本必要揭出修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歸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元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鏡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鄧蕎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訣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脈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蓉山○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攪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攪己者乎等待己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徇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己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詣得是體卽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爲己未立何暇立人己未達何時達人卽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

字即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徇人即求仁者亦決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答曾世韜〇有疑止修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蔣崇父〇一個念頭稍涉虛元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塡實便托空言己之自進工夫由此固疎人之觀視察安亦即便分誠僞矣答黃譽山〇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挂礙答□□小松〇自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眞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境有者透不到動處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也答徐郭若齊〇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既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未論爪生髮長筋轉脈搖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即兄母死初哀一段果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已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爲之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用情反恆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兄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蔣三峯〇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與張洪陽〇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答徐清甫〇學之以修身爲本也尚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汝潛〇知本一脈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上猜防自謂之用明即所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垂裳豈無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劉貫禊

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即倒歸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爲要也繼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即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擾擾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末之有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爲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爲本斯知至矣〇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而慮爲從出乎〇止爲主意修爲工夫〇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元之學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競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爲君也而止仁於爲臣也而止敬於爲子也而止孝於爲父也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〇至善兩字蓋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別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爲本使人當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脈也修身爲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〇僭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即

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奥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斷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兩字原是直挈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知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濬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基而後可以要歸於極則今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爲造端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斷斷乎第一義也○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常止卽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卽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靡意解耽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挽攬家蓋在家身家卽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挽攬國蓋在國身國卽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挽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卽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性分上如何分得物我眞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則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攷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愼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懥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攷於經者之過也（格致義）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的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而不知所先後卽步步離根到處無可著脚直以其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驟其駈鞭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爲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眞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卽悟不備只提定修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其不亂○未嘗不是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敢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盡性之學○修身爲本只是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揭之有宋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眞所謂無主意的文章誠正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倘有不正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抵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有以信身

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
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
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
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
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苦心只要形容一個
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面的相爲印證矣此
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非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
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
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
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性有定體故言性
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
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
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
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
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
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
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嘗後念後
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
矣亦是見得爲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依據也惟仁可求惟
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
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
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
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覩聞大率
顯見覩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
非生乎若未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
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
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旣是同可云何者非
性噫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
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
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
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
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
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
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
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
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旣
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
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知本同參

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字則實動而未形之真
心也故體認得真視聽言動之非禮卽在不覩不聞中而勿之一念
卽戒慎恐懼之心也（此下皆與古錄同）未發之前以理言之則爲有
以象言之則爲無所云看者亦於其中而默探其理之何似耳豈真
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真惺惺者而默與之會久之若見其中
之盎然而無所間隔者焉若見其中之肅然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
見其中之特然而無所依隨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瑩然而無所遮蔽
者焉卽其盎然者看作寬裕溫柔之氣象可乎卽其肅然者看作齊
莊中正之氣象可乎卽其特然者看作發強剛毅之氣象可乎卽其
瑩然者看作文理密察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真默會若見其
似則然耳而豈實有氣象之可見耶○本一也爲君在君爲臣在臣
爲父在父爲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是其無定方也然爲君
爲臣此身爲父爲子此身與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
分乎故善一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曰止慈與國人交
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吾身之善信亦吾
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體乎所以歸本之學隨所處而地
异地异而修同隨所遇而時异時异而止同雖曰錯綜於人倫事物
之交亦曰歸宿於根元命脈之處歸宿處雖妙入無聲無臭之微錯
綜處實曲盡至賾至動之變可見修法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
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
之正宗也

問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以保
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爲是曰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
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子所謂天理發
見自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不去矣曰何爲充不

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嘗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哀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即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來張本耶雖此而有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已而王公以嗟蹴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藉令見瞽瞽吾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吾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嘗思曰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如是矣此下皆紫陽閒鈔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體在皆至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即止至善之止字即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耻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性上發應無往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己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即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脈絡也學問有道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尚矣只此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不可覩聞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主腦適相脗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尙遠○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保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強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橫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

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此下皆井天萃聞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爲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倘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爲意之體者亦謂意爲已發故不得不以知爲體所以未安○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爲入彀修爲工夫也謂脩者學問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八目之內殆不知止雖一法修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爲修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爲異說之防莫逃於此○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宗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正一貫之眞傳也此下皆日新錄則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着力乎抑在未發之中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是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爲憂無大過自歉此豈謙詞眞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修而止於至善踐形乃所

以盡性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卽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無事故堯曰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愼獨孟子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默默保任謂其有曾不着相謂其無曾不落空眞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　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卽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　此下皆證學錄與龔陸輿以輿者

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旣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之用深於理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卽不可求乎　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旣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識上揀別而非眞性命用事乎○旣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眞耳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旣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爲考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槪與經傳合卽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卽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則養卽是學敬卽是知用工卽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討求末學支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雜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卽爲私欲也顧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卽蔽錮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卽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卽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卽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卽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卽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眞竅也

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唯一切以修身爲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只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　此下皆明宗錄　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脚下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己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卽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易之窮理是盡性工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旣喪曷爲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淸明曷爲必於平旦乎則日夜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月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卽回來未嘗移徙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愼此者謂之愼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卽讀書一端

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為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說卽是情不是性矣既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為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言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著念外不著相四方上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吾儒盡性卽是超生死生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嘿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卽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卽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却在一邊○打疊靜坐取靜為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禪之誚有重修者則輕言止至謄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挈究血脈消息却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修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隄防此下皆崇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己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判○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覩可聞有聲有臭的底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著腳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微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達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為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卽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天中習錄

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便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卽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為本性學也○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莫不各有自然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弈然耆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只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腳故曰攝知歸止○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止止卽戒慎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裏走滾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為本所謂故之利者卽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以下皆時習錄修身為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如將來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為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為始乎心意知為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為入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搆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修身為本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竅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修身為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為天地萬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為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用之莫有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姚江黃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一鼎 熊錫祖 徐兆鵬 熊繼祖 劉承楨 熊育鑫 熊育錫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羲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徐波石戰沒沅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烟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二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近溪謂周恭節曰山農與相處餘三十年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戍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氣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君弒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即釋氏所謂妙有乎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內江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樞衣爲弟子一旦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崖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倥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衛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

為死罪尋莫贖今尚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與田租百石贈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乃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語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間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劉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青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即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地生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真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真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着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日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荊山遊因得通龍溪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尚玄虛侈談論耿楚倥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秘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唯命已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撾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艷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詐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擴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哭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吾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魂魄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墓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捨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柄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威福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即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斃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遊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尚屬悟門實之以行門六也教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嘗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處士王東厓先生襞　附　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倘賓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沖倩先生塙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　泰州一
姚江黃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illegible] 重刊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歎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蠭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艮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

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辨才推龍溪緒山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即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安身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劉夫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羑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緡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伊傅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猶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問止至善之旨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以達用體用一致先師辨之悉矣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個極來又說個在止於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治末則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問止至善爲安身亦何所據乎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說個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本末故物格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至知止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詩釋止至善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歎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問格字之義曰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便見絜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爲失本就此失腳將烹身割股餓死結纓且執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於末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己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黃鳥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問反己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己也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有疑安身之說者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

依於天地萬物○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聖人雖時乘六龍然必當以見龍爲家舍○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用者皆謂之異端天性之體本自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徹之至○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孔子不遇命也而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大人造命○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斲木者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戒慎恐懼莫離却不覩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爲失○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卽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嘗指之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故一家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一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天下愛我則吾身保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明哲保身論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 勉仁方 ○徐子直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必不以道徇乎人有王者必來取法學焉而後臣之然後不勞而王如或不可則去仕止久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人尊信哉○問莊敬持養工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現現成成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常存便是持養眞不須防檢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著意纔著意便是私心○問常恐失却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曰且道失却那裏去子謂王子敬近日工夫如何對曰善念動則充之妄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妄念不動又如何不能對曰此却是中却是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矣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妄念動自知善念自充妄念自去如此慎獨便是知立大本○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恐誤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曰氣質之性○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明亭亭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 與兪純夫 ○只當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又何遇境動搖閑思妄念之有哉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閑思妄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集義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 答劉子中 ○來書卽事是心更

無心矣卽知是事更無事矣卽見用功精密子重○良知原自無不眞實而眞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答林子仁○先生問在坐曰天下之學無窮惟何學可以時習之江西涂從國對曰惟天命之性可以時習也童子周涖對曰天下之學雖無窮皆可以時習也先生曰如以讀書爲學有時作文有時學武如以事親爲學有時又事君如以有事爲學有時又無事烏在可以時習乎童子曰天命之性卽天德良知也如讀書時也依此良知學作文時也依此良知學事親事君有事無事無不依此良知學乃所謂皆可時習也先生喟然歎曰信予者從國也始可與言專一矣啓予者童子也始可與言一貫矣○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知得良知卻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次先師○先生擬上世廟書數千言僉言孝弟也江陵閱其遺稿謂人曰世多稱王心齋此書數千言單言孝弟何迂闊也羅近溪曰嘻孝弟可謂迂闊乎

處士王東崖先生襞

王襞字宗順號東崖泰州人心齋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眞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歎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口併出曾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附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階下聽之饑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覸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且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僅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窰中自詠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醵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鎰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拊床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譚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閑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搬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座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甑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眞耶乃之楚訪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游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

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今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祗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矍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也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纔提起一個學字却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現成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爲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畫足○意思悠遠襟懷洒落興趣深長非有得於養心之學未或能然道本無言因言而生解執解以爲道轉轉分明翻成迷念○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爲此心之障王介甫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愈執愈壞了○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人之性天命是已視聽言動初無一毫計度而自無不知不能者是曰天聰明於茲不能自得自昧其日用流行之眞是謂不智而不巧則其學不過出於念慮億度展轉相尋之私而已矣豈天命之謂乎○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陽春以和其氣○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又若不及何也皆坐見之爲病也定與勘破竊以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喫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其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以障之耳不務徹其心之障而徒以聖人圓神之效畢竭精神恐其不似也是有影響之似之說○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旣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即道樂即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外物爲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此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爲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人人本有不假外求故曰易簡非言語之能述非思慮之能及故曰默識本自見成在我何須擔荷本無遠不至何須充拓會此言下便即了了○斯道流布何物非眞眼前即是何必等待略著些意便是障礙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這裏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爲作用穿衣喫飯接人待物分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先生在憑虛閣會講論一貫人各出所見先生不應隨因某語觸發閧堂一笑先生曰此却是一貫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勦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僞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害之姚

安士官高鶴力敕亦戰沒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既而歎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卻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即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即此是真知真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心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即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嘗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即性善曰性即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若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今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即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則有間矣

波石語錄

天命一也自道體之大而無外曰天自道體之運而無息曰命憲天者不違帝則知命者自率性真自盡其道者也不能自盡其道則是人也具形體而已矣是以有天人之分也天也命也豈別爲一體吾可得追慕而企及之耶不過自求自得而已矣既自求自得而天也命也又果何所指耶神之無方可擬不曰天乎誠之無間可息不曰命乎是曰天命之謂性○知者心之靈也自知之主宰言心自知之無息言誠自知之定理言性自知之不二言敬自知之莫測言神自知之渾然言天自知之寂然言隱自知之偏覆言費自知之不昧言學是故紀綱宇宙者知也知知者學也故曰致知焉○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何我何萬物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不一則私矣非道也不道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孟子曰不慮而知夫曰不慮而知若固物然匪一也而能若是乎神哉陽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噫先生之言至矣哉○道也者性也非率性則道其所道者也先儒輩出皆知宗性學矣而知性者或寡矣則其用工不能自得其天命之真亦性其所性者也若夫豪傑則立志直希孔孟何可竊似弄影於依稀假借之地以聞見推測爲知念慮追責爲學規矩模做爲習是皆外襲者非性也孟軻氏沒而知學者鮮矣○聖賢教來學率性而已人之動靜食息仁義禮智靈明之德感通皆以時出而名立焉無有不感通無有不停當自晝而暮自少而老者也此天命之性如此是智之事智譬則巧而不能使人者須自得也自得之學於良知之自朝而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是與天同流者非天命而何能自信天命之真而自安其日用之常是則渾然與天地合德矣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允執之矣顏子之學蓋是矣周子所謂一爲要程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須防檢不須思索孟子曰性善者皆是也知此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夫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而曰誠神幾曰性道教知此曰知止此知之體冲虛無朕曰中感應中節曰和知則率性而已豈不至易良能而已豈不至簡聖人不得而見之有志者蓋寡矣○聖學惟無欺天性聰明學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父慈子孝耳聰目明天然良知不待思慮以養之是明其明德一入思擬一落意必則即非本然矣是曰自欺也先師陽明先生只提致良知爲古今參同蓋以此也先生深於自得者也自信此知即性也曰知者自靈明言曰性者自不息言妙用無端條理密察曰理靈明者此覺也覺與俱無神聖莫測曰明曰誠體以知名有知無體理本用顯仁義由名故曰爲能聰明睿知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寬裕溫柔齊莊中正時出而名之者也語其體固聰明睿知是已○疑吾道特足以經世撫時而不知其定性立命之奧將謂二氏有密教也而不知人者天地之心得其心則天地與我同流混闢之化相與終始亦何以惑死生乎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說其說也謂形有始終耳而性即命也何始終乎故君子盡性則至命矣不知求作聖之學何以望此道之明而自立人極也哉○人之所以爲貴者此性之靈而已矣惟靈也故能聰

能明能幾能神能謙能益能剛能柔卷舒變化淵博高明出入乎富貴貧賤之境參酌乎往來消息之時安然於飲食居處怡然於孝悌忠信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而覺天下者覺此靈明之性而已必自覺矣而始可以語得也孟子指怵惕之心於乍見入井之頃即伊尹覺天下之心也○孔孟之學堯舜之治宰求諸心焉而已心外無事矣求事也者或逐事而二心求心也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心也即萬化也自聖人以至愚夫一者也知天下國家皆我也是曰知心知天地萬物皆心也是曰知學○盡心則萬物備我我者萬物之體萬物者我之散殊一物不得其所則將誰委乎曰我不能則自欺其知曰物雖盡則自離其體是皆自私自是者之見不責躬而責人不求諸心而求諸事非盡心之謂也○告子固有義外之非矣伊川曰在物爲理何以異於義外哉子莫固有執中之陋矣伊川曰當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何以異於執一哉信理在外也何以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信中可擬而明也何以曰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學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目之無不覩聞者聰明則然也父子之無不愛親者慈孝則然也是固若大路然而民生日用不能不由之者也然道即聰明慈孝也顏子之仰鑽瞻忽何謂而嘆其難道信高矣美矣孟子曰徐行後長何謂而指其近○問志道懇切如何又有迫切不中理之病曰迫切不中理者欲速也意識爲累故有此病知學者此知精明自惺惺地有蔽即覺而惻隱羞惡不能自已者也未知者但意識耳勤懇之念作疑計功雜出於思如何會循循○問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此理莫不失於大快否曰心也性也天也果有二乎學者無師承怎便會悟徹此心既未徹種種障蔽奚止於大快之疑○問宋朝惡忌伯淳以其不理會事只是理會學如何曰知外無學事外無知既曰理會學則日用皆着察之功無非事者安得有事學之分○問以堯舜事業爲一點浮雲只是所性不存之意曰浮雲語適然也做到時雍風動處聖人皆順應而我無與此正是允執厥中○問氣清則通清極則神恐神不可以言氣也何如曰運動者曰氣虛靈者曰神皆擬而名之者也不神則無物矣誰其運動學而未至無欲則思雜雜則不清雜則不神非二也○問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了三十年科舉此說如何曰謂須得真才可圖恢復必須學術中來今日卓越之資皆溺習於科舉而不知返噫弊而害也久矣矯正之學不講如人才何○問知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曰如認欲作理則涵養個甚講求正精察乎理欲而存乎此心者也這學問中自不能缺一的莫認講求作談天說地也○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似指氣質之性而言何如曰五行陰陽一太極也一而未嘗不殊殊而未嘗不一也猶人也耳目口鼻未嘗可同見聞覺知未嘗有二心也質者性之器氣者性之運執得而二之而離之者哉若曰天地之性又曰有氣質之性則誤矣○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但無妄即誠也知此則入道有門矣○問銓司選官避嫌者皆是私心若係其親子弟如何不避嫌得曰人心虛靈別嫌明微乃時措妙用若此等商量自著不得此皆有欲之心從格套中商量而求其可豈義之與比若此等心避不避皆私也○問理性命章萬一各正如何謂之各正曰各賦此理而生蠢動與人靈性各具是天命無二也品物之殊曰萬均得所賦曰各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爲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知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蕺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遠夢奠之後惲日初爲劉子節要尙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真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王一菴先生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真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即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

明識此體非刮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爲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既動矣誠之奚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是爲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故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一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爲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愼則恐恍忽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誠意工夫在愼獨獨卽意之別名愼卽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意之爲愼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覩不聞愼在中庸謂之戒愼恐懼愼本嚴敬而不怠之謂非察私而防欲者也○愼獨註云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後儒因謂審察心中幾動辨其善惡而充遏之如此用功眞難湊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意而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爲研謬亦甚矣○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爲心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後察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妄動之義且予所謂意猶主意非是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是修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卽曰誠身孟子卽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明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趨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會取○或疑心翁以格物爲反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個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卽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況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專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夫何疑哉○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日

誠意則心有主將主敬不如主誠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煉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黝之有主是主必勝孟施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異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把柄今只徒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箇甚麽將以爲主個敬字畢竟懸空無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眞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愼不息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爲主誠敬是所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之言縮孟之言慊程之言仁皆與大學修身爲本統脈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學者一得良知透露時時處處昭朗光耀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此天性眞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爲知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爲知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焉◯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和氣則自然剛暴者溫柔懦者立驕矜者巽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己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求遠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何可汲汲於談天說性而失孔門教化之常◯問如何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只時謹愼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閑閑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略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襯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功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擾精神逐外自日鬼迷嘗如隔復何哉◯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門鄉原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自省有愧高明有志之士自不屑爲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眞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傑突突撞入其門恬不爲怪此其爲害特深至今不息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然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性天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辨正之也◯一友問格物之說書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麽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即學學即事日用間一切動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一友好直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自辨何須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曾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爲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意多予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何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不敢不渾厚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愼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裏眞是廓然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裏眞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爲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知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無絲毫巧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眞機妙用眞性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今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

識擾攘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盡人有知識則必添却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程子曰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但得及悟得入則亦明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渣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不敢自任質美從事於渾化之功但揀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焉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蔽蔽處耳○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著玄微與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後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玄遠之蔽所自起矣○由仁義行自是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苟在腔子裏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耶夫心之本體靜處無物則爲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會男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者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擧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有無色貨利名之私夾雜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而無私不必加察但要認得良知真爾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乎安望廓清之有日哉○問閑思雜慮何以却之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之生機頃刻不息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槪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槁木死灰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閑慮雜徒自勞擾耳○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尙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自古農工商賈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孔門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矣

誠意問答

歲在庚午春王正月芝蘭獨茂若草爭妍擬偶侍側一菴夫子起而歎曰格物之學已信於人人矣誠意以心之主宰言不猶有疑之者乎擬曰豈特他人疑之雖以擬之久於門下者亦不能以釋然蓋以意爲心之所發則未發爲心之本體心意有所分別而後誠正不容混也先儒謂心如穀種意其所發之萌芽矣乎師曰子知穀之萌芽已發者爲意而不知未發之中生生不息機莫容遏者獨不可謂之意乎○擬曰已發之和即有未發之中者在亦嘗聞之矣然大學一書專在情上理會故好惡足以括之意之所在非好則惡意不近於情耶師曰意近乎志即經文之所謂有定也行者之北之南必須先有定主主意定而後靜且安則修身矣○擬曰嘗與吳友三江論人之視聽言動莫非吾意之所運視聽言動必以禮則亦莫非吾誠之所在也故大學誠意即中庸誠身似於師說近之乎然以意近乎志古者十五志於大學豈待格物之後而志始立耶師曰志意原不相遠語錄嘗言之矣惟學貴知本誠身誠意固一也然不知誠意以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則身不止於至善而每陷於危險之地矣身且不保而況於保家保國保天下乎今人知格物反己之學而猶不免於動氣責人者只爲修身主意不誠如果真誠懇惻凡有逆境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是於感應不息上用工不然斷港絕河棄交息遊而非聖人運世之學矣○擬曰言之至此心體洞然自知格致處事識事頗有究竟而不容少有所混然以之處人亦然今聞師剴庶有所悔而改乎但感應不息上用功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者正在於此却嘗於心體上著力豈宜於效驗上較之耶師曰心迹一而後知吾儒之妙非二氏可及也若人情有感必應則恆人皆能處之矣惟感之而不應而吾之所以感之者惟知自盡其分而不暇於責人望人而後謂之學無止法爲人父止於慈不嘗因其子之賢愚而異

愛爲人子止於孝不當因其父之寬嚴而異敬君臣朋友皆然一求諸身而無責人之妄念是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身則此心一而不二不二非誠乎樂卽此之謂自慊也○梃曰用力之方指示下晷當何所先乎師曰誠意工夫全在愼獨獨卽意也此惟吾心一點生機而無一毫見聞情識利害所混故曰獨卽中庸之所謂不覩不聞也愼卽戒謹恐懼○梃曰誠意之後正心之功亦大段著力不得譬之行者之南立定主意必期至南而止更無一毫牽引此誠也然至中途或有君上之召或有父兄之命則又當變通而不容泥滯落於有所正心之功其不滯而已乎師曰不滯亦是但能決定以修身立本爲主意則自無邪念不必察私防欲心次自然廣大傳曰心廣體胖其旨深哉苟不由誠意自慊而專務強正其心則是告子之學也烏足以語此○梃曰論至於此學問雖有所受而體認則存乎人何前之苦析經文而不求實用哉梃之所以疑而信信而疑者蓋以世之主講者輒好異說以新聞見況朱子之學尤未可以輕議也常讀章句因其所發釋明德實其所發釋誠意又考諸小註意是主張恁地然則朱子皆非歟師曰朱子所註未爲不是但後之學者遂分所發有善惡二端殊不知格致之後有善而無惡若惡念已發而後著力則猶恐有不及者矣○梃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而後禁則扞格而不勝用力於未發者集義之君子自慊者也用力於已發者襲取之小人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也吾人今日願爲君子耶爲小人耶當知所以自辨也但意之所主果屬將發未發之間乎未發則不得謂之意矣師曰未發已發不以時言且人心之靈原無不發之時當其發也必有寂然不動者以爲之主乃意也此吾所以以意爲心之主宰心爲身之主宰也子姑無以言語求之久之自當有得門人李梃記

銓部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家貧童子時傭於王氏王氏見其慧使與子共學刻苦自勵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當其始學日以朱墨點記其動念臧否醇雜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熱官避嫌襆被宿寺觀與同志終夜剌剌不休荆川曰子仁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如何然自同志中語實行者必歸之蓋觀其論學工夫綿密不涉安排不落睹聞明道之行所無事慈湖之不起意庶幾近之心齋之門未之或先也

林東城集

自驗接人雖寬大不忤而中心亦自有梗自省雖不敢隨俗計較而功名之念又不能忘故平時包裹之喻至此乃見其眞○近覺精神泄漏夢寐不淸作事應物時有氣不順暢辭不合序人有受之不堪我亦悔之無及固知平時工夫不能實際以至如此然少知檢察則又矜持不泰無與物同春之意於心不化己亦不能容矣○心齋先生語鄙人云當官以來子以爲順事乎蓋未嘗自以爲過也子曰然識有未盡勢有未能此則鄙人之過也夫子曰非是之謂也卽舉乾卦六爻譬作六臣鄙人者屬九四躍龍云也龍而躍求自試者也故有許多責備之意形見之機若非自以爲過而善補之鮮有不得其禍者子曰兢兢業業不敢放過惟以正自守不求人知不徇人意以正事之而已僅足支持夫子言之於吾心有戚戚也夫子曰是亦足矣未知合易而坦然行也使能知合易道不以爲盡心不以爲難處實實落落以爲補過更覺精神子豁然有悟乃知從仕之難今始見其易易也○爲己之學不相假借無俟旁求饑食渴飲由我而已何嘗與於人知不知哉惟其爲己之間又知己非我所得私亦有私之不可得者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之類乃爲眞切何計人己之分耶○道理無窮工夫不息望道未見聖人之心其道體本如是也使眞有所得而守之將無所事於守矣惟聖人無所事守吾人尚有待於守也所謂不俟造作不必假借者如目自能視視之而已豈待加視而後明耳自能聽聽之而已豈待加聽而後聰心自能思思之而已豈待加思而後睿哉神明無待於外求直養自復其本體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也近世學者不信本心具足惟於心外尋求聰明自用者失其本心修補粧綴者滯其實用久而忘返習以爲常反曰學專在是眞有孤聖門精一之旨矣○靜中體認吾人日用間意念起時無纖毫私見便是靜便是制外也未發氣象此亦可觀非養至冥冥寞寞始可言靜○明覺卽戒懼亦是工夫亦是本體初無所異必戒懼而後明覺則明覺時誰明覺也○環溪主靜靜而無靜可也否則打帖久而氣魄弱某人主動動而無動可也否則發散久而神識淺○人心平日固有紛擾習染時心少不省察則逐逐相隨牽引無已或茫茫蕩蕩不知所極惟著察此念虛明在中畢無所著及事一觸從而應之不見其有不以爲功久則自以爲是者或自見其非假之外者亦自得於內眞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文王望道未見此正

心無私處苟有見而爲之不免比合牽引落於聞見雖公亦私也所謂當理者心外無理理外無事事外無仁卽心是理卽理是事卽事是仁一而已矣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爲一體則物之是非善惡如體之疾痛疴癢無不自知何理可當何心可私一而已矣○近見此心無一物可見亦無工夫可著只如此平等做去一步一步一事一事自有條理自有不容已處無許多智識計較如天之廣大高明其間之生生化化者自不費手段也○心果無事百體自舒雖造次顛沛亦自裕如不見有事如此則神完知藏自能應事亦自無不照者故真學不於照上論真惟於無照上致決果是無照卽是真體耳自能聽目自能明心自能照何假纖毫氣力哉○今爲學者但於事事物物上起念如何作用乃是工夫據其自信亦曰用功証之於易亦曰研幾卽是致知卽是聖人矣不知此正生死之關誠僞之辨不可不察道無方體亦何形象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便是道便是工夫有不待人之用心而始湊合以此加彼云也○求仁之功非認意見以爲是則從遷就以爲宜恐無思無爲之體未能合一惟於一體求之果無見於人過而恐我愛之未深果無見於己是而恐躬行之未當兢兢業業日改月化以求一體之無私不計衆心之何若如此而已○日來工夫惟於平等上實際做去更不加減分毫著纖毫氣力使精藏氣定智發心安若無所事事者蓋無道之可見亦無學之可名不求見解只依本色人雖不知吾自知之人雖不信吾自信之而已吾自心自信當下卽得清明隨事自能泛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本心俱足萬化流行也後世學術只爲自信不及苦心小而事大幾微之善不足以應之取益於傳記之言比擬於變通之跡事有近似者引之而強合道無方體者執之而等倫縱能湊合成章不免神氣消索物既不親我亦不化終與道爲二也○人心無迹何處著念感而遂通此乃真念故曰不必動念也使有念可動則未應之先念在何處既應之後念又何生寂然不動而已矣學者習染之深以著意爲真切不知自喪其真以比擬爲用功不知自迷其性○道本無體亦不可見苟以有心而求終是有生有死有起有滅惟悟本來原無一物凡今日之聞見聰明皆障蔽之實況於世情物欲又其甚者乎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賓鑫 熊繼祖 熊育鍇 徐兆顯 周聯慶 熊榮祖 黃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肅趙先生大洲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惑方術疏請數求真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嫚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為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為畫者上即陞先生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徧民車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為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郎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郎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為戶部右侍郎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嘉靖庚戌別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祖制夫兵權貴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霍冀不悅及給事中楊鎔論冀冀遂誣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政改臣為讎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即宋之奸黨碑也文襄色變而止文襄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爭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劾先生為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唯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詔馳驛歸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古今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為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為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為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為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諡文肅先生之學李贄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為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為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為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為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為學問之效豈有二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為中國之中為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嘗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裏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為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自有說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為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捭闔純以機巧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真矣今之為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教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豈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真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嘗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裕魄圖◓其四伊字三點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卍其六

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真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溈仰山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為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也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風林皆嘗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大洲雜錄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不欺其心為忠能度人之心為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昕夕也○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疆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歎宋儒之太嚴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晦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為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為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善稍涉易簡疏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為正學耶○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膺吾言非仁口過讆讆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騖眹瞶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己成敵執迷為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沈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瀜瀜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述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累妙用齎滯具為痿痺此為不仁而株橛小己是故無己為克真己為大至大為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為仁由己

克己箴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船 熊繼祖 徐兆顯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兆炳 李真實 重刊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眞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着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儒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眼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眞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眞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幷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

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跏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即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為身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為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卻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為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卻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卻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為難所以累於身家耳即如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乎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即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為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為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受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阨於吾人哉抑果吾人之自阨也○

問吾人心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昏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會隔斷得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

○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耳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曰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歿不爲鬼者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顚倒令人不堪非過先生幾枉此生矣

○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舉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

○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眞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

○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麤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知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

○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愼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衆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測也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却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

○一廣文自敘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

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嘗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即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功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並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實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謂用功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恍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為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為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為善為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為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勸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為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為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為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滇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牆樹以充用羣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羣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漁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為其停當處即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當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不為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如羅

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擾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卽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爲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覩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蹙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盡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覩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消卽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審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竊觀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六十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竊窺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亙將去便作家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旣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綠點着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豈復有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曰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

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其生謏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羅子謂此說汝原來專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illegible]事供茶循序周[illegible]無差儕羅子目以告生曰諦觀羣胥比祭伊[illegible]則寧靜否諸[illegible]然起曰羣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illegible]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問平日在慎獨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曰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耶曰聖人原曰教人慎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卽天之明命而曰鑒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爲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汝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儒謂心體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眞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貼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

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工夫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恆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茫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斲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翼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眞是要個個入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眞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問孝弟如何是爲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已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尙殘忍無愛可流焉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卽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卽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卽其所以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卽其所以不厭處也卽今人所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卽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卽其不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某初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眞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緊喫苦在省中逢着大會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眞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

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問孔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之外復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卻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卻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問靜功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爲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沖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卻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嘗鄙夫之未問卻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攘以致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柢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探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衆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仁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illegible]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illegible]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難免倉皇局促真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已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殘刻嚴厲者是也曰獨者無迹是知究竟[illegible]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則白該恩愛過於嚴刻慈祥過於峻厲也慎獨者不先此防閑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般多若般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蓋一毫多於好則惱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做得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己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遇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疏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

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憮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性善便了況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子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為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眾共見聞若性地為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臾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能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就如子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去戰慄而漫為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不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畜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阻無餘矣○夜坐誦牛山一章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為淚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良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途客旅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為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親愛故曰親親為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卻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為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卻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家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寶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礙近[illegible]非[illegible]與吾良知面目相並也○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illegible]日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歎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諸[illegible]睛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illegible]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卻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眾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瞎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

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脚雖強從嗜欲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古今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今堂額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事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吏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憒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是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安能終日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變附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蹙而欣笑漸滅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己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卽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卽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卽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

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是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卽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方耳然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麄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死無所在無所往○邸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四句揭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爲喫緊盧山曰只首一明字時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卽此處明耶南明憮然先生曰試舉杯輒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卽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一衲子訪先生臨別先生求教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頓首以謝○先生旣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日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尚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却倒了門面聞者爲之失笑○塘南曰學以悟性爲宗顧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爲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目漸暗多方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齒今齒漸落我尚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長隨不舍然後覿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花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問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耆老曰此當別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便隨手散去○先生與諸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載滿了先生謝之將別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向諸公却不敢進○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我轉之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一隣媪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干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媼取簪珥爲質旣出獄媼來哀告夫咎其行賄詈罵不已先生卽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視石一人受石出兒石重五兩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覩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旣歸先生歎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臯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

友人以忘會語爲歉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與曰是不忘斯可矣又何事會語哉○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修○問抑亦先覺曰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

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己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天地萬物眞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日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即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損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諸好漸深智識漸啓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政刑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眞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

之所成無一是習者○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幾○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皆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承諭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實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擇揀出何者爲工夫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淆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旣謂之靈根矣翕聚緝熙豈其所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瞬不待詔教不須起作形體尙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誤矣○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眞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學雖極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揚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己不待作爲於是由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序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忘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舉凡有生之類同一

可欲之機洋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歡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則結果一着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蘖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心爲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渠者以下林陰記聞○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曰卽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爲○有僧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綱祖 徐兆顯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錫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清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客問質之先生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尙元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已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愼術愼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尙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眞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天臺論學語

孔孟之學眞實費而隱宋學未脫二氏蹊徑者以其隱而隱也嘗謂惠能云本來無一物此是又有無一物者在如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顏子若虛若無犯而不校如此方是無一物此類何等顯其實何等微宋儒多只說向入微處終是未脫見耳○兄之文似輸却陽明一着陽明把筆時却是不會要好兄尙有要好心在也遷史之文亦是無意要好班固便要好浸淫至於六朝只是要好極耳與胡廬山

○夫與百姓同然處吾黨何能加得些子惟是百姓日用不知耳日用處聖人原與百姓同其所用處聖人自與百姓異區區所謂擇術者非能有加於百姓日用之外也意於百姓日用者而辨所用耳○世之言道譬之以管窺天者第知一隙之爲天不知觸處皆天也亦有知觸處之皆天者而執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鹵莽恣睢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與焦弱侯○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己處爲宗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已者爲之乎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莫致莫爲原自虛無中來不容著見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顙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同上○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與周柳塘○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便知性之眞體原是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無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眞之不容自已也性眞之不容自已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近溪安身立命處是無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撥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已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卽是無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著言詮只好默契靈識耳○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明道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鄰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眞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者○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

之妙○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既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來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豈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豈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袪偏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爲直截真詮得上乘矣與楊復所○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宰○定宇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重矣與龍溪○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學悟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遇某不過一村漢耳念菴嘗對人言某四十年前蓋澀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 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杞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今之學者談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蓋費中隱常中妙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脈但非實是撐天拄地捨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與此與喬戶部○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爲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爲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爲六朝以下淸虛任放決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真機埋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各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爲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識見解承當崇虛躭無思以敝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地示諸生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子臣弟友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增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爲一身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真身慘慘而生卽令百歲枉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卽求仁之別名也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答唐元卿○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覩往過來續者儦儦侁侁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貿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辟者謾謂一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真也此原不論來往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一分別便是情識如鳶飛魚躍亦可分別否與同志○胡淸虛浙之義烏人初爲陳大參門子以惡瘡逐出倚一道人卒之遊匡廬終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贄受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曾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爇香掌上灼爛而死淸虛亦死○鄧豁渠言常住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說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岐孟子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與子建以上皆書○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其曰求卽求以學也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悔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汩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應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爲洗心也不已妙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知體透露出頭不爲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卽出世而後能經世也○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卽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故使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楊太宰博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關而施之者倨也吾虛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己之鑑○孟子所以不

動心者原所由之路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即有颶風巨浪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學有二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為知在格式上修檢以為行此不知即心即道也反觀近裏者又多執虛執見此不知即事即心也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人亦剖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為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為學雖均之為仁有不容不墮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慎術○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輈紳日趨闕下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於方士方士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魏中丞與余入輈余謂之曰常時入輈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曰人己原是相通○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溫故知新之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溫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貼然膺一星於寒灰則滅覃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人為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為情慾所梏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真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著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故忠孝之心自不容已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參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為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憒憒日用不知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淨齷齪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即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即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吾人真真切切為己雖儀廝賤役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心凡務闊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主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中未免為造化輪轉○人只是換過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以上皆對調父述言○今人倒是不為學的處事倒安妥反是一種為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處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著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道不善處顏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顏子要學舜有不如舜處即算做不善○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輩今日友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精一執中實是淺近道理堯舜一心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賈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己眼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人○一友問予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處認知識為良知也知即明德若曰明德須用在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

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良知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予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顧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泰和王篤菴問虛字難教手曰吾二十年前曾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疎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卻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問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真虛也以下皆蘭舟雜述○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為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轎見其不耐勞許之乘馬其後指揮隨他

御史竟中暍而死卽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爲人立命區區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願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〇陸五臺問三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己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卽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倥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問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觀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卓吾好譏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楊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尙乃是舂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頻行送之河濱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倥論學語

廬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謂當官盡職卽爲盡性不則爲二心爲妄念矣卽孔子爲委吏莫非性之所存楚倥曰孔子爲委吏而耆周公却不爲二心爲妄念乎〇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楚倥謂柳塘曰拆籬放犬〇楚倥早歲會過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〇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卽其若撻之恥納溝之痛此其覺也〇胡廬山會天臺楚倥於漢江之滸相與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爲學廬山曰吾學以無念爲宗楚倥曰吾學以不容已爲宗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證果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顙過嘑蹴而不屑見入井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攀擬孔氏之匡廓非此不容已者爲之血脈則捧土揭木爲偶人而已〇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〇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吾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卽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卽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〇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圍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是故不藉名位不務功能卽學以誨卽誨以學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體矣夫贊天地之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賢聖卽下之農工商賈細之聾瞽侏跛凡寓形宇內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〇克己者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羲文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己也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〇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千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〇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卽周事可覩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恆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質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裁成寧無憂乎或督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恆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〇天臺因舉厲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〇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會見光景遂有所得曰只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

爲楊梓僕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歷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崇禎末補謚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闢佛之語皆一一紬之明道闢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槪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道此秉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眞空卽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卽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天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澹園論學語

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用○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有著心也爲惡不懼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之本體云爾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爾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耿師○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慮之本體也○程子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爲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眞如生滅二門未達眞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艮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滅情以求性情卽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斷見矣同上○吾人應事雖屬紛紜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於紛紜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長湖○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答人問○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棼觸處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己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於己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曰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曰卽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詩言偏爲爾

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體事體察之謂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略能放下道理略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真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歷皆見何有漸次○其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穩妥非千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若真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哉

答友人問釋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但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東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程伯子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伯子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以爲道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伯子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伯子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即名上達學而求達即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伯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即伯子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伯子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胡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明至西方而效彼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伯子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子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過羅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伯子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子未究佛乘故其棓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贓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闌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羣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責直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外國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久之轉展閉塞憤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却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即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真埳井之鼃也

潘雪松闇然堂日錄

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活潑一出一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死却生機矣○耿師爲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真性流行聚朋談究不爲要妙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察便是下手用力處

書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眞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四勿之旨卓吾曰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藏法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留一些在骨髓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已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爲我受用卓吾言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某曰正爲今未有我在○愚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強最可觀性只爲尋常不著不察自己眞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百千計較皆從此生○須從大處悟入却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管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以意氣承當非默識終日如愚參前倚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爲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直是歇手不得○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尚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藏即仁也○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己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爲何處著得己見○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觀望只是信心程子言敬是惺惺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泯昧時即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劫以來便受五濁六鑿之累自性常埋沒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驕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裹之耳○吾身喜幾動而一念和氣充襲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忻向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值怒時眼前暴氣充塞父子兄弟情意阻閒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證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爲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敎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爲主宰者即此空體也若以爲虛中有實岐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甑山耿楚侗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心學宗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岐矣此理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爲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蔽上於下之外也○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爲仁智者以道爲智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爲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性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去不正以歸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空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爲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載無聲無臭之爲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

常存仁義而已○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天壽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異端以心爲空是無根也○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爲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本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祇爲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冲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張子所謂大其心卽孟子盡其心也大者非馳騖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體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此理涵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玄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騖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疎矣○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操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爲聖人之學乎○慎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著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二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爲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未萌之先誰爲防之方萌之際誰爲克之唯天理爲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理而已矣○虛靈中有理爲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爲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卽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苦心亦天然從欲則適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眞實而不盡合於天理者其眞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卽眞實眞實卽良知○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爲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穀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岐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蠡窺則天蠡登泰山而後見天之大大不可測仰而睨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清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爲天也唯聖人獨觀淸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爲天也唯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蠡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闥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爲不覩不聞至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爲觀心之所以爲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之則見以爲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證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眞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眞歟

桐川語錄

南皐輯宗儒語略欲學者由茲直證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證吾心不若以吾心證吾心之爲眞也以吾心之所發還而證吾心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證吾心之所發乃所爲眞也執麟之影索麟之神則眩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况執麟影證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爲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卒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慮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眞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慮而知學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爲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卽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知其所由由而能知乃爲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虛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道形上器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卽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卽理爲欲人欲

而安焉卽欲爲理凡欲能蔽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心者人之神居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爲明心其實秖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在惟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徐令問知行並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侯稱知縣不稱行縣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爲一者異皆靜也而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含故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爲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爲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爲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柔歸之空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爲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著一偏孰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卽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轍車已指用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針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觀體卽眞如荷葯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檣倏有餘願附元眞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起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何克齋講學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箇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卽是志若起心動念卻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蓋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度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大洲先生出城過僧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壽甚長時祥聞之知先生別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聽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閑矣

通解論學書

昨所解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處蓋求仁須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云虛者仁之源康節邵子云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卽是仁體卽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隨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鑑之應物妍媸畢見空體自如此卽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靜中識得箇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虛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體原自虛明非是人爲做出來的靜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虛明想若將心作虛明想卽此想念反障虛明矣程子因

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來中答云既思即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念不可強制但只常常猛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真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強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朱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既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既覺而計妄則即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妄念愈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既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定清明如太虛一般既無體質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即當安汝止矣不當舍此更求真也若更起心求真即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虛明本體即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虛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為工夫是認賊做子以病為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透此一關漸識心體即此隨感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間而起比之靜時尤為心害何也靜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雖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忿心初起則必懲欲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為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是矣舍是則虛譏矣識之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向往以求自得蓋緣未辨世間真假故逐假迷真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為天地根非至真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由人等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為真決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無予無奪而異乎彼者顧舍之不求不亦可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真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惟真是求不得不止則真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真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世之無志者躭著眼前虛花便執以為究竟之事豈不可惜豈不可惜汝資稟篤實強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之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選為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為文麗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為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為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已為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即蹈策士之機權亦為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囊士矣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游我無窮之中目終日視萬色而視不匱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匱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匱身終日動萬應而動不匱是何物者耶奈何立志不堅觀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翌翌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為力彌勞去道彌遠○學人恆言用心用心實難祗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己以游世世孰能戕之○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圍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

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韻目之盼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因名義爲之曰有不能已也吾志吾道乃因人爲起滅不名爲志○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爲學乎曰唯唯否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蒞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念賈胡襲燕石之珍徒飾九容俳優作王公之狀爲僞而已矣○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適一絲在便損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讎將舉身與世亦相讎得則俱得讎則俱讎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見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袵席之上吾甚恥之○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爲戒愼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恆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緘口乂手齊足壇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爲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直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已不容已處是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摳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即蹈跡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所主在權利即依心聖人之名教衹爲借資矣○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眞信眞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眞疑眞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而致相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嬰兒視色而不辨爲何色聞聲而不辨爲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眞知之體即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維祖 熊育綸 徐光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董光柄 劉秉楨 李寅賓 重刊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嵊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擢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尙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却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塙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證學錄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着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迴生之靈丹○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只疾行哀此煢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者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賢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底只做得鄉人何也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爲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道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泰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爲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爲統體○問理氣如何分別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竅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忘而視聽聰明即心即理豈更有理爲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即理即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即是知識無着便是理○問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穩處是究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個起便自保任有個倒便好扶植莫自謗自輕○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體曰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何是真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較量便落知識但忘知

識莫問真體

個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祗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前笑一場寄鄒南皐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翶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古不曾收送譚之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宴廓中萬疊雲山森滿目憑誰道取是秋空秋空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聖重提撕老吟

良宵樽酒故人同小艇沿洄鳥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在月明中泛舟石潭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日拈舉天泉證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為九解復之天泉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之聖學源流無不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為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為善去惡為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為究竟無善無惡即為善去惡而無跡而為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為非然者見為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為無惡豈疑少卻善乎不知惡既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為厥中是為一貫是為至誠是為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蕩難名為至治無得而稱為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為善偏頗者為惡如水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為悖逆為妖怪為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為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者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為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為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為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為善川不以流為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為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為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

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為天下之大本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況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下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不貳失其主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為明歸根為止心無邪為正意無僞為誠知不迷為致物不障為格此徹上徹

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曰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歟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

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知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言正誠格致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純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著善著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立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人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專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卻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恥不與黨效尤未休眞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蔽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證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皐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檝之利志道者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循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略而不情而況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旣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迹斯眞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淸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眞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眞學疎略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吉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

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證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吾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正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無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既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祕密非文成之祕密吾之祕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元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特豈容復祕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

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自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姑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況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讀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絕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沈郭之得免巽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謚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泛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蓋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元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簣論學語

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知事理不二即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即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可嘆已與焦弱侯○學求自知而已儒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不肖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即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勿慮也與徐魯源○堂皇之雜遝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忿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即是習氣萌生處即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即得力時也與余舜仲○我輩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跱其上者惟此種學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着到與[illegible]

我明○百姓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卽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二也與妨契○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李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竊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實焉鄧文潔序○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徵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勳賢祠記○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闇泯覩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損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陽明祠記○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爲戒然予以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書扇

太學劉冲倩先生墕

劉墕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直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貞予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讐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證記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何者爲害求利是已何者爲苦尋樂是已何者爲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裏開蓮不過知得是火便名爲蓮矣有身在火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者猶恐認火作土耳○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當下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只因忒廣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鼎矣有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窘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名節吾道之藩籬斯語大須味舍名節豈更有道只著名節不可耳○世極深極險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豔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茲不惟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本來平易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揣事情中毛髮而不噴機智通人情浹骨髓而不落駒袜此爲何物○聖人之於世也宥之而已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已矣○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却最輕微○言尤之媒也既已有言矣自僅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既已有行矣自僅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說易諸家舊傳心別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四大聚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此之謂不知生死○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思意綢繆禮文隆腆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語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機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錫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錆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卽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錫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錆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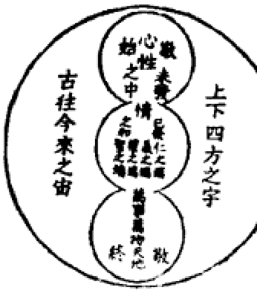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睟面盎背論奇之登宏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辯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曰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湛甘泉心性圖說 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

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卽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爲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爲心者小之爲心也甚矣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憒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秖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爲心意之所著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爲人心與天地萬物爲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爲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病與陽明○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爲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寄王純甫○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爲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鄒曰仁○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爲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亡則未嘗空也寄陽明○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余督學○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卽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擧○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也愚以爲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爲直方言之耳皆同上○執事敬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鄧瞻兄弟○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

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夫學不過知行知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處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答顧箬溪○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學○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為先以知本為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格者至也即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詣之義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即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即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即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夫至虛者心也非心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偽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間矣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陳秉亨○所云主一是主一個中與主一是主天理之說相類然主一便是無一物若主中主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鄧格昭○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即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為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集者如虛集之集能主敬則眾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耶此內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為緊要耳答聞業錢○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即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為枝葉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康洧○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為虛無烏足以及此○格物即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即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為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為正念頭既於後面正心之說為贅又況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為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以上答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為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為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為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為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為求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即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事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

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諭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爲聖人熟後事而始爲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聶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歧而二之也答孟津○石翁名節道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即道也若謂即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節皆得道耶蓋無其本也答王順渠○天理二字聖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己耳上白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諗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己而忽人是己而忽人則己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即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即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爲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即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一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即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惺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

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謂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衡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即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本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盤問何謂天德何謂王道道通謂君且理會慎獨工夫來敢問慎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爲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己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於是有得便是天德便即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天理衡答曰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慎恐懼是工夫衡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慎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循此戒慎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即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慎恐懼爲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即此便是私意遮蔽焉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慎恐懼是工夫所不覩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功夫焉見天理○舜臣問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生之理氣胳合爲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爲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爲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爲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爲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爲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爲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爲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爲權以至家國天下華彝四表蒞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即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即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爲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一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爲下手衡答曰夫子之設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爲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爲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即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者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即禹之心禹之心即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殍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旦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來遏他又遏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貴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一友患天理難見衡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

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却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不重不前不却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爲天理之患以知覺爲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爲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孚先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睹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睹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即道家所認眞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眞種子如將水火煑空鐺試看吾儒眞種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衡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補衡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毈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之雖勤亦毈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即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衡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首欲知詖淫邪遯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歧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即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念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即己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即悟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修靡者心之習於居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有汚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習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驟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爐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爐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衡問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不明了所不睹不聞即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止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若見戒慎恐懼字以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凝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纔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活潑潑地自以爲灑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衡應之曰譬之行舟若這個舟風平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逆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柁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閑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象安得爲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這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不易見要須切己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眞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又問曰衡竊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衡嘗歷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爲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徇執一方也

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毋雞抱卵須是我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倒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入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卽是靜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忍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衡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卽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卽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爲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爲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卽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此擴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illegible]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知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意論要力行實地有益[illegible]○諸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由得見天理也衡[illegible]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卽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參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與天地萬物共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這個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欛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關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者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尤更直截其後云云待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衡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還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願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illegible]何處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爲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illegible]語經哲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哲曰[illegible]不得有事無事聖人心事內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裏亦是欲敬以直內工夫處修辭立誠亦是敬中信進德工夫纔見[illegible]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意更見打透[illegible]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包了便是合內外[illegible]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事先儒未嘗說破予一[illegible]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illegible]千語也吾子看到此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illegible]體貼出來今見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卻疑先生[illegible]理者亦是人[illegible]如何衡對曰[illegible]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illegible]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則[illegible]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illegible]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得非人不能與其力便[illegible]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卻不能瞞得人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違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住而生其心是也何曾達得天理○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爲班布者爲行殊不知行在一念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爲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爲施布豈非一念爲之乎所謂存心卽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反退聽直

嘗所爲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眞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眞主未嘗亡特爲賊所蔽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眞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卽主翁便惺便不爲賊蔽耳二者常相爲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啻執規矩以爲方圓蓋由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中似就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微精一皆心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旣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如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脗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正在於此○敢問中庸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聲可以擬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爲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却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奉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實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由中乎不必分內外○濆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生謂其未會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濆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爲然者豈以其岐心目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岐心目爲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著何意何必○壬式之日來功夫儘切身衛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確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尚未肯放下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却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卽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舜之所以無爲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在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卽孔門博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衡竊以爲是非之心其在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強盜人若說他是強盜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某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著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眞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間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誤認於理欲之閒遂以爲眞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爲不善見君子卽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怍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賊盜至爲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爲言又言得別了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爲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衡竊以爲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

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學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極也故衡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己的心反資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爲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學是同條共貫事然問學者先須按其實迹贓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正志之說甚好○衡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衡只於無事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卽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經哲向前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哲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真實認他做主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卽命根也卽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卽邪惡之漸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卽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經哲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哲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卽此是敬敬卽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慎獨以養中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爲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今之所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卽足保四海卽是廣大高明之本體○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工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工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卽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真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蔚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嘉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己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己可言克矣蓋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卽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尚亦如此況其他乎蓋顏子之資生知之亞故己一克而卽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

以為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為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己私又何容乎嘉以為既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己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惟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實煉於事迹詆靜坐者為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均矣又何詆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況所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illegible]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為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為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為靜妙用不息者為動則[illegible]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illegible]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人[illegible]動[illegible]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illegible]動靜陰陽[illegible]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亘古亘今宇宙內只此消長斡四時之運與人一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為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為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為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獵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元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温養工夫非止謂略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為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纂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子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與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恆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欛柄在手者如此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欛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時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方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竊恐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以亥子為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即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著○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心事合一持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子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子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子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共論大道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為聖道之

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既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為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為之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孟律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要循著天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illegible]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illegible]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illegible]發者也一則欲求諸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竊意三先生之教一也明道為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即墮於空虛誇蕩便有岐心事為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即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即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求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為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人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即是物即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為邦曾點要灑然為樂其志實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志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也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閒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為邦亦是曾點合當為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若是只認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為矣尚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嘗留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以窺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為不曾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為邦為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為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則然矣但學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此心虛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為一體耳故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皆為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illegible]守者不相遠矣是否先生曰吾意止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問為學之始雖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為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乎先曰鼎內若無真種子却教水火煮空鐺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韋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之狂狷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為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靈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為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乞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未曾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為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為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

得正當先生曰觀此可見吾契會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費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忘助時便添減不得天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為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纘祖 徐兆灝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鍇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賓 重刊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學者工夫無有着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尚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溺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清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歷考廟議諸書

巾石論學語

竊謂天道流行命也與心俱生性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實一本耳前後五者皆性於己而命於天世之人但知以前五者爲人性而不知節之以天理以後五者爲天命而不知求之於人心故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之欲與心俱生人之性也然有本之天理而不可易者君子固不謂由於人性恣然自肆而不思所以節之於理也仁義禮智天道之懿一理流行天之命也然有根於人心而不容僞者君子固不謂出於天命而不思所以性之於己也夫心卽理理卽心人心天理無非中者然性本人心而有不出於理者是形氣之私而非性之真命出天理而有不根於心者是拘蔽之妄而非命之正性命合一天人不間知而行之此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答毛介川○氣之存亡間不容髮一念之得則充塞天地一念苟失卽墮落軀膚是故孟子論養氣必以集義爲事此氣流行生生不息是吾之本心也義與心俱何以待集蓋忘助間之耳忘助人也勿忘勿助則義集人欲泯而天理流行矣程子謂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意同正謂是也答曾廓齋○此理此心流行天地默而識之隨處充足烟花林鳥異態同情俛仰之間萬物一體不言而喻若只恁地操持恐不免只是義襲工夫到底得聖門所爲難耳同上○不覩不聞卽吾心本來中正之體無生無弗生無存無弗存苟有絲毫人力便是意必固我而生存之理息矣故君子戒謹恐懼常令惺惺便是生存之法答盛南山○天以生物爲心生生不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聚散隱顯莫非仁體性之所以與心俱生也循是出入是實有不得已而然者道之無內外無終始也直立天地貫始終內外而一之者人之所以爲仁也毫髮與道不相入便是不仁便自不貫便屬滅息是故君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皆所爲以道仁身俟此命之流行也答唐一菴○天命之中無不包貫此吾心本體也此心同此理同其爲包貫亦無弗同流行神理豈有豐嗇厚薄哉唯其流行而既形焉於是二氣分五行判交錯不齊而理之神有不能盡然者矣非其本體之神有豐嗇厚薄也蓋陰陽五行適得其初則中中則心存心存則本體洞然而無所障蔽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神固不改也陰陽稍偏皆屬障蔽偏陰知柔偏陽知剛其障淺薄者易化深長者難化及其化也淺薄者可盡而深長者雖功深力至欲其本體清明瑩然如初畢竟不能譬如濁水昏濁之極雖澄清之久畢竟不如泉流初出山下之體也謂繫於所稟神理之數不齊雖得理氣合而不分然不免墮於理氣混而無別之弊與蔣道林○心統圖說正爲發明性善本於天理其言偏仁偏義氣質等語緣只是指點病根之所從來蓋性統於心本來無病由有身乃有氣質有氣質乃有病有病乃有修是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戒懼慎獨所以修道身修道立則靜虛動直天理得而至善存矣非以氣質爲惡性與性善待並出也同上○靜坐工夫正要天機流行若是把定無念卽此是念窒塞天機竟添一障且如平日好惡與人相近與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盡屬動處何曾把定無念蓋一陰一陽謂道繼善成性乃是天則合下是個聖人之資稟天地至中至和之氣以生性道流行止於至善何動何靜只爲吾人稟氣不免有偏勝去處日晝紛紛客氣浮動念慮相

仍舊屬軀殼間有良心透露去處也自混過旋復埋沒故程子靜坐之說正欲和靖於靜中透露天機庶幾指點下手工夫方有着落其說實自孟子夜氣四端發揮出來雖然天德不可強見須涵泳從容不着一物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恍然而悟悠然而得方是實見此則所謂莫見莫顯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者只此意流行不塞便是王道吾輩但得此意常在不令埋沒卽就日用感應正處識取亦得不必拘拘專任靜坐間耳（與楊朋石）○古今天下人才不相上下辟如倉公之箇藥食品類與今天下之醫之箇不甚相遠也而其生人殺人之功頓殊察脈診病主方用藥有當有不當耳居今之時治天下之事苟使盡當天下之才挽回之勢當必有可觀未可遂謂今天下盡無人也（與歐陽南野）○不肖妄意聖學嘗從諸賢之教作大公順應工夫日用應酬智中頗覺定靜久久從容校勘雖有一二偶合去處然以揆之聖賢之道以爲便只如此則盡未也因而不能自信反求其故又三十餘年始悟心同形異知愚賢不肖之所自生以氣質有蔽之心只持無念便作大公順應此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可以底於道也（答周都峰）○昔人謂安土敦仁天下一人而已蓋種種病痛都從自家軀殼上生試從天下一人上理會東西南北到處卽家進退窮通何往非我如此省却多少魔障（答趙雷川）○來諭性無氣質知有聞見氣質不能累性良知必藉聞見而後致愚不敢以爲然夫聞見者形氣之所感發也形氣不偏合下蓋如聖人隨感而應此雖紛華波蕩之中猶自無聲無臭上天之載於是乎存而何聞見之與有若或氣質偏勝則感應失中此其軀殼物而不化之氣暗著心體所以往往自謂聲臭俱寂而不知其閉目靜坐猶自墮落聞見學問思辨兀兀窮年終日終身只逐聞見上奔走良知之致又將焉藉哉竊見古來聖賢求仁集義戒懼愼獨格致誠正千言萬語除却變化氣質更無別勾當也（復王撫臺）○易言直內方外通書言靜虛動直皆兼舉互言畢竟是有內有外有動有靜欲一之不能者固爾倘不分以爲一則言靜不必言動言內不必言外言動與外不必又言靜與內致一之功要有不在區區分上求同而有無隱顯通一無二乃必有道矣心也者陰陽五行之中也有無隱顯一以貫之理也孰非心者氣質偏駁則感應失中內外動靜不得其理而一之道病是故君子隨分致力直之方之虛之直之理得心存氣變質化無內外無動靜純一不二而學之能事畢矣然則存省之旨亦何病於致一哉世之學者不責支離之病於氣質而求一於虛直直方之間迺責

支離於內外動靜必求合併於分以致一此其所以言愈神而道愈遠功愈密而幾愈離也（與黃滄溪）○方今吾輩學問不可謂盡無豪傑之才真切之士出於其間只爲學術欠明往往一出門來便以見成聖人認在身上卻不去實反之身心極深研幾以求自得是以自謂物來順應而不知已離大公之體自謂感而遂通而不知非復天下之故所以中庸卒章既言學者立心爲己而必繼之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意可識矣（答謝顯）○近與一學者詩云直須對境無差錯方是山中善讀書仲木究竟此學有年方今會自視對境何如大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之爲政者其當官未必盡不如古人要之其精其愼其勤緣只是做官爲嘗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雖極力綳把支持而卒不免於弊也（答沈仲木）○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好惡念頭須從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實學（答趙麟行）○竊嘗以奕喻之羲畫八卦是棋盤定局文王八卦又說出一個行路車是直行馬是日行象是田行之類周易六十四卦如對局下棋又說出一個棋勢變處是如此時要如此行是如彼時又要是如彼行雜卦傳卻是發明周易卦變只是一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是故六十四卦者三十二卦闔闢之謂也有吉有凶有消有長有進而存有退而亡是故剛柔憂樂與求見雜起止盈衰之類種種不同而其爲一闔一闢一往一來無非道之變動夫子觀時察變其於易也思過半矣（答詹孟仁）○太極之極卽下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之極極處便是生處此陰陽統會之中所爲天地之心不動不靜之間是也故言易有太極陽爲陰根陰爲陽根一理流行生生不息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言太極本無極也（答董儒和）○種種計較利害得失之私都向氣質上生德性用事百般病痛都消是故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直則直讓則讓只有面前一個道理曷嘗有個直之不可讓之不可道理在昔日太王避狄何曾生着一個讓之不可之心世守勿去何須多着一個直之不可之心讓之不可直之不可畢竟是計較利害得失之私氣質所生也（同上）○古人無入不自得境界元不是一切丟放度外只求一快活便了其曰素位而行千緒萬端物各付物不知有多少條理在反身循理莫非天理流行之實活潑潑地有絲毫人力不得而與焉者此之謂自得這個境界若不由戒懼愼獨格致誠正上得來徒他說得活潑潑地若丟放得下便是強自排遣（同上）○天理良知本同宗旨誠得原因著脚則千蹊

萬徑皆可入國徒徇意見不惟二先生之說不能相通古人千門萬戶安所適從今卽便于良知天理之外更立一方亦得然無用如此故但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學問不從這上著脚恁說格致說戒懼說求仁集義與夫致良知體認天理要之只是虛弄精神工夫都無着落同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則也天則流行陰陽未有偏勝闔闢往來本自生生不息形聚質成軀殼氣生陰陽交駁志以氣行而天道或幾於息矣以故一日軀殼旣敝積陰不化之氣不可反升於天依草附木爲鬼爲祟頓令此身飄流散落弗獲歸根復命與草木同朽腐而已矣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繼善成性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生生化化通乎死生晝夜而知者歸根復命之謂也雖謂之不死可也釋氏說法度人宗旨不過以蘊空之說爲根本聲音之道爲作用不落鬼道爲法門今所傳心經字毋其本教也而其爲末法又不過竊見世俗積惡任氣死則物而不化鬱陰愴悽游魂如蔓直以鐃鼓聲音散之是驅之速於滅亡而已豈有所爲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哉予昔爲太僕時直宿隸告以夜中有鬼投石隸舍終夜不息隸舍之西爲亭池空地直繞衙後予視之見有空房一區幽陰闃寂晝人跡所不臨之地予問此何房有老隸密告以故予曰噫嘻積陰聚而不散以聲音散之當止乃令直夜敲擊梆鈴叫噪其中旬日之間鬼不復投石予豈嘗修齋念佛效法超度邪聲音散之已焉耳答祝介卿○道心惟微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聲臭皆屬氣質爲輕躁爲忿怒粗率浮動百孔千瘡皆從此發危莫甚焉是故精者不粗之名一者不二之名不粗不二更無聲臭可言氣質變化而天載存矣執中之道也答葉儒徵○予年十八九時切慕聖賢之學日涉蹊徑旋開旋塞一日讀延平語錄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予竊嘗試之積日累月稍覺氣質漸次清明問學漸次得力是故喜怒哀樂未發豈眞冥然無覺之謂也苟眞冥然無覺則戒愼恐懼孰其尸之白沙曰戒愼恐懼閑邪存其誠而已是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揜也曲能有誠推而致之形著動變誠斯立焉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悠遠博厚高明而一本之道備矣是故不知反觀不可與語於閑存不知閑存不可與語於戒懼此吾儒存省思誠之學與異端枯寂韞空毫釐千里之辨其曰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可觀者幾何其不流而爲虛無之續也李靜齋集序○一友曰日用應事只從心之安處便是良知又一友曰予往於此心之不安處求而得之

東廓曰良知者心之眞知也天然自有之中也良知發於心之所安固也非其所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眞也發於心之不安固也非其所以不安之正而發也者非心之眞也皆病也氣質誘之也是故戒懼愼獨之愼從眞學者只常常戒愼不離無分寂感一以貫之此其爲致良知而已矣東廓先生文集序○廣信婁一齋先生受業康齋之門歸與其徒論學鐃陽永豐潘夏二先生遊焉潘德夫方正嚴毅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夏東巖則性度春和涵養純粹人以明道方之一日謁先生於家先生飲之其姪貞獻新釀秋酒請爲令先生時方督學山東笑語懷曰某此去不能爲新奇酒令但循古套行酒期於浹洽不亦可乎先生兩楹對語有天人一處須由敬內外忘時始是仁之句先生指謂懷曰某平生問學只此二語是用功最得力處東巖文集序○聖人之道在心心之道在天地天地之道見於陰陽陰陽之道著於易河圖之數易數也而天地聖人之道存焉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之心陰陽所始實無始也陰陽所終實無終也一理動靜兩儀肇分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生焉六七八九十水火木金土成焉生者爲動爲陽爲天成者爲靜爲陰爲地動陽之陽一二爲太陽陽之陰三四爲少陰靜陰之陰六七爲太陰陰之陽八九爲少陽中分二儀橫列四象一變一合八卦相盪天太陽之陽一水生象乾太陽之陰二火生象兌少陰之陽三木生象離少陰之陰四金生象震地太陰之陰六水成象坤太陰之陽七火成象艮少陽之陰八木成象坎少陽之陽九金成象巽天卦四地卦四一六同宗位北水二七同道位南火三八爲朋在東木四九爲友居西金陽極於五陰極於十如輪之在心如屋之在脊合之有中分之無迹兼統四方有極無極土之所以成始成終太極之象也方其天道流行動而生陽一二三四陽動斯極動極生陰造化萬物陽變爲感應隨陰合洪纖高下各肖形色六七八九四陰一氣地道終畢陰極陽至天根動萌精純粹美是故心生形成萬物咸備少陽木之性仁太陽金之性義少陰火之性禮太陰水之性智信兼四德五性是具心統性情道根天地乾道爲性坤道爲情是故仁之端惻隱寬裕溫柔有容少陽木之應也義之端羞惡發強剛毅有執太陽金之應也禮之端恭敬齊莊中正有敬少陰火之應也智之端是非文理密察有別太陰水之應也剛柔之中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曰人極人極者心也是故知覺運動不足以盡心陰陽有統剛柔有中三極一本原始要終心之則也是故禽獸之倫有知覺亦有運動生同本原成雙

偏氣陰塞陽拘識心私己草木之無知識偏塞之極也人亦物也動靜變合周流復始陰剝陽生虛含萬理此其形合神存靈通知類也然陽奇陰耦天清地濁陽以陰成天從地作游氣因依互有純駁純者聖駁者愚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大多偏仁金多偏義火多偏禮水多偏智陽多偏剛陰多偏柔多微者偏多甚者惡五性感動弗由於則人心妄天理塞此其所以去禽獸不遠也是故善學者恆求其端於天正心正此脩身脩此擇善擇此固執執此理得心存氣變質化行此四德徹上徹下無餘欠無假借天人同歸死生晝夜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至矣哉 心統圖說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為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真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止為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重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吉陽論學語

自釋氏出儒者變之相率以虛為知而卒無以體物弊亦久矣近代致知格物之學復明學者類知求諸應感之幾以順性命而成化育於是天聰明之蘊庶幾為天下利而空寂窠臼若將推而易之由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旨者蓋孔門遺意也此義既明誦說漸廣世之學者乃或不能究其微而高明之士又益過之承接依稀之見自信當下修然以為流行而反之天則往往疏漏粗淨將使明明德於天下之學又復一晦而彼空寂者流反將以其所獨至者掩之此豈致知格物本旨哉予嘗過而求之道有本末學有先後大學教人以知止為先而後定靜安慮由之知止而後能定靜安慮者致知以格物也定靜安慮而後能得者物格而後知至也是故知止之義雖高明之士有不能舍之以徑趨者甚哉聖人為學者慮至深遠也止者此心應感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善而無善所謂至善也有所不止焉思以亂之非其本體也是故聖人亟指之而欲以其知及之信其本無不止之體而究其有所不止之由即應感之間察流行之主使所謂不思而明有則而不可亂者卓然見於澄汰廓清之餘而立於齋莊凝聚之地是則知止之義蓋致知格物者所必先而聖人之所為亟指也由是而定靜安慮其為消融長裕雖甚敦篤精密思以效與能之才而不可廢然非知止抑𢽦從而竭之蓋不知止則其思不一其思不一則其主不藏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其幾不生則其則不見如是而曰定靜安慮皆誣而已學焉而不得其旨其流未有不至於漫焉以自誣者夫以梏亡反覆之體侈然於感應之間而欲實其當下流行之幾以充致知格物之量是索照於塵鑑而計潤澮之必江河也惡可得哉彼高明之士苟能反身而絜比之亦可自悟矣 贈論守胡子序

○陽明之學要於心悟而取揆於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數者之非而究其知出於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慮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內馳見於玄漠而外逃失於躬行後生不察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於用由是繼之以畔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晰圓神出於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見其參立於前而後養以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於竭才以幾渾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於長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也此豈無假於學哉 龍岡續稿序

○理一而分殊知先後者其庶乎知止始條理也立主宰以統流行非遺外也先立乎其大者爾定靜安慮終條理也流行中精此主宰非離根也致其用焉爾儱侗似理一防檢似分殊遠矣哉然則奈何曰由知止焉精之而已矣○知者行之主行者知之用良知良能其體一也致知格物其工夫亦一也學者能使其明覺之幾歸於精實則知行一矣虛見非知也襲義非行也二之故也二之者離其體之謂也故立本以利其用君子務焉○成己即能成物非推也傳有之有諸己而後求人無諸己而後非人奈何曰物有本末學有先後始也盡其性而物體焉所以道之也既也察諸物而性盡焉所以齊之也齊而不道謂之無本霸術是已道而不齊謂之遺末二氏是已有始有卒聖學其幾矣乎○周己之善仁歟贊一世之化知歟天地萬物有根竅焉往古來今有宗統焉君子中天下定四海仁知之事也乃所性則不與焉此子頭柄全其為人之道而已故人也者天地之靈也萬物之命也往古之藏來今之準也知此謂之知學信此謂之信道○學必有見見不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操是襲取也非性之真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踐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爲眞知造而無造是爲實諸措而無措是爲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勳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槩名義勳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居仁由義窮居卽大行也視達道何損焉成器而動大行卽窮居也視求志何加焉○夫學性情而已矣不怨不尤孔子所以學天也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學聖也○性天命也弘之存乎人不慮而知其誰命之故不信天則學無從不竭人則道不致知天焉盡矣○人我立達天所爲也性其仁乎然立達不先近無可取將焉譬之能此乃謂求仁遺己急人非天所爲爾故求仁莫先反身○退藏於密神智出焉惟洗心得之乃見天則天則無本末然其主不藏則其幾不生退藏其至乎洗心要矣○造詣涵養皆自見始忘見而修以身至之日虛日新不見其止造詣極矣涵養奚俟焉卽見爲守不可語悟以是爲涵養未矣○生之謂性原無對待克伐怨欲之心卽惻隱羞惡之心只從不慮出來則爲性從軀殼上起則爲妄顏子不絕妄念只妙悟此性性性生生則雖習心未淨自無住脚處如此乃能立本經綸知化育也務絕念并本來生機一齊滅熄遂使天地之化都無從發生安得爲仁

明儒學案卷二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綿祖 徐兆灝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鼎 熊育鏞 周聯炎 蕭兆柄 李眞實 重刊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轉溫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熺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游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謂停巳其二家之學以體認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見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眞知不原於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瓘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卽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

覺山理學闇言

學者覺也夷慝謂之心安則可謂之悅則不可蓋悅重知不重行知通乎行故悅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所知亦未免爲障耳白沙之見端倪於悅近之愛敬父母根也根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卽是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卽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實處蓋一則內外兼設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卽忠也○天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脈則一爾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心一也在居處爲恭在執事爲敬在與人爲忠日用只此三者中間更無空閒閒斷便得仁體流通○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卽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卽天知也○行不貫徹恐於事上著了腳故有礙子張問行子貢問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忠恕流通卽自無礙腳處○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爲其有身也故人己形而好惡之意起焉是己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淪亡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而軀殼忘矣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眞知也卽眞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愼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戒愼不睹不聞須從大志願上未接物而本體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睹聞乃戒懼也能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眞火自然點雪不容○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還便是出位還對止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從人欲上起念便蹈危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蹈安機機動之初自以爲細微可以傍倖無事故忽忽爲之遂至於不可止不知害已在其中智者只觀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得○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無惡於志譬如日月著不得纖翳故能無聲無臭○志在幾先工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不得勿求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爲耳矣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成之外爲耳矣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也○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動卽心動矣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卽心安矣蓋心志皆氣之所萃故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不得勿求似不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其人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於天地絪緼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孔孟言敬言集

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流片段工夫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助者無根之謂集義工夫止於根上著力則雖奮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驟謂之助不可○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卽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只是其氣淸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舍生取義以生與義並論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若在賢者則真是生順死安論義理不論生死豈有身與義對者乎○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盡性無工夫工夫在盡心上○吾人與萬物爲體身之精靈萬物之根也反身而誠天機流行發育萬物故樂仁體也○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楊氏爲我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自爲牛馬自爲馬而不以我與之是亦物各付物而實出於意見故無情○子莫執中是事上求中事上豈能有中來嘗記呂涇野馬西田崔後渠過朝廷香案一曰下馬一曰虛位謂論未定其一曰子一脚下馬一脚不下如何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道無不在隨位而在三百八十四爻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故曰位當位不當古人身無間也○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之○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瘧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天地之塞吾其體無欠缺處卽是塞知此則知帥矣不必更見有塞體段○風波不起本體和平自在○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著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變化氣質亦須有造命手從天命上轉透○思慮不定何故曰只爲心中有物在爾吾人居常有思做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著不得○問視聽爲氣聰明爲性何如曰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以視聽爲非性則形色天性非矣○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處大運中吉凶悔吝無一息暫停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亦無停息所行有滯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其智益明○若要撥開頭上路先須推倒面前牆面前何牆牆在吾心耳心不蔽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中矣故物格意誠而心廣體胖○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天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方是學問○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既應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以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爲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卽是生克也○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而至七十不踰矩○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婁一齋高冠佩劍所至傾仰至姑蘇桑悅來訪引僻書相難一齋未答悅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道問學則未也一齋遂不與語○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學者問之曰如今方會讀書一讀書去能不回頭尹先生曰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閑隨吾所性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窄無展布處○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則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人之聰明各有所從發之竅精於此或暗於彼故聖學專從全體上不在聰明陽明云果是調羹鼎手段只將空手去應副鹽梅汁米之類不患其不備也○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有過人的事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彼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不以軀殼起念卽一念天下歸仁○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妄○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撥動故謂之惡○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威儀動作猶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爲博文○先輩語言須虛心細玩不可輕忽置去一擔黃連通喫了方說甜語○百姓與知何以謂之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有起念處卽便有斷念時○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

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矣真知脫悟自然必照○日食之時以扇作圓圈承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可知本體不足雖垂照廣偏終是偏也○自私者必用智○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也○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個心之德愛之理○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卽性也然性無虛實○天地無心却有主宰在牛生牛而不生馬桃生桃而不生李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而已○真知流行卽是知行並進○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爲主○工夫不難於有事無事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於中蓋有訣竅焉志在幾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機自貫如大學所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真機也善幾著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非志則幾不神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爲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卽虛見所謂體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機上時時照察幾是則通體皆是幾非則通體皆非蓋幾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學者每言無知知是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妄用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至於生時卽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雖佛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資稟方便以入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爲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愼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卽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無有二體○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渣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雞抱卵亦然○人之才智聰慧不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學求端於天

論學書

精粗一理顯微無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不善學者從細微成議論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不實用功者從鳶魚求虛見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答甘泉○垣竊以爲戒懼事迹之功易而戒懼念慮之功難戒懼念慮之功易而戒懼本體之功難夫戒懼乎本體者非志之主宰不能也此處無隱處亦無懈時顧在人自作之耳近時謂惟仁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只於學上論病痛不於己志真切上論病痛又竊以爲今之學者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所以終未有湊泊處柬鄒東廓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可以對越上帝細細修飾猶是掩惡著善地面縱饒此身全無破綻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噫乾道之學數百年鮮有聞者自道丈發之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翻爲童觀之窺乃遂謂之曰儒其自小也甚矣寄鄒東廓○格物卽精一工夫柬黃久菴○心齋之學同志每以空疎爲疑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小物必謹則發心齋之蘊非執事而誰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尚與區區之意未合夫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惟其不睹不聞故能體物不遺卽率性之道也人惟有此不睹不聞體物不遺之體而或不能不以忘助失之故戒謹恐懼所以存於此身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今曰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及時有放逸不睹不聞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夫旣如明珠矣旣無塵染矣不待戒懼矣其所謂放逸者又何從而有之而又知之所謂率者又何事乎平時無事難以言功止合率性性本具足不必語修則誠似矣然物交知誘非有戒懼存於其間則其所率所謂道者果知其爲性道之本否乎果如此說非惟工夫間斷不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修其幾亦微矣知及仁守莊蒞動禮此夫子自內達外示人以性道全體合下便是合一用功非謂有知及仁守而又有莊蒞動禮也君子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詞立誠聖賢以此爲教吾人尚爾悠悠動輒見過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恐終涉於百姓日用不知區區爲此說者非謂率非自然也愼獨精一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自然之至也答

顧鈞○戒懼不睹不聞只觀主宰不論體段只求致虛不論著力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主宰也剛健純粹通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若云真有所見則影響其將不免矣炯炯靈靈中中正正之何物乎在目乎在念乎非目非念何見乎此恐未易言也答徐渭泉文清○未感之先別無可言惟有一真志在耳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而功在幾時志從好學有之幾從好學得之故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又曰知幾其神乎非志則幾不神也非志非幾而欲立未發之中於未應之先以為應事主而應之者無心焉非影響即虛見與葛洞岡與連山鄭皖溪諸友○善學者事從心生故天下之事從心轉不善學者心從事動故吾人之心從事換只在內外賓主之間非天然之勇不能也答謝特峯鉉○非生機呈露條達而遽謂之真志且曰是能立焉恐猶之意氣所發誠偽由分非可強者世緣仍仍機緘便熟道家所謂今之學道以天理為門庭以人影為行徑斯亦對證之劑如何答程介齋○聖賢之怒從仁上發故善善惡惡皆仁之用吾人之怒從己意上發故忿懥賤惡皆氣之動此理欲所由分也今執事只當理會仁體理會自己分事則性靜感寂相去不遠若於怒時觀理蓋為未知用功者設此法門如知仁體則已不必言此矣答謝子錄○昨遽以甘泉翁集序上請蒙不見卻復賜教云當知湛王二公之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吾人又當自知會於二公異同處用功孰得孰失誠為確語愚固自審之矣慨自慎獨之旨不明於天下雖曾力行篤信師法古人猶謂有不得預聞於道者自二公以所不睹不聞性之體發之學者曉然知天德王道真從此心神化相生相感不復落於事功形迹之末其有功於後學不淺此非其所同乎雖然其所同在此而其所異與吾人用功之有得失者亦在此何者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聖人之學脈也於微顯處用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進而敬信渾然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復此顯微之體此聖學工夫也夫方功夫本體講論大明之時而猶異同明晦終有未盡合者固由於學之不善其亦救偏補弊之過有以致之與陽明公之言曰獨知之知至靜而神無不良者吾人順其自然之知知善知惡為良知因其所知而為善以去惡為致良知是於行上有功而知上無功蓋其所謂知自夫先天不雜於欲時言之是矣至復語人以不識不知及楊慈湖之不起意為得聖學無聲臭命脈一時學者喜於徑便遂概以無心之知為真知不原先天不問順帝之則如算教所為任性而非循性者是過懲意識之故也故嘗謂陽明公門弟之學似倚於微而無失之倚非良矣愚故算之喜之取以為益雖嘗學焉而未得也甘泉公竊為此懼乃大揭堯舜授受執中心法惓惓補以中正之語故其言曰獨者本體也全體也非但獨知之知為知乃獨知之理也纔知即有物物無內外知體乎物而不遺是之謂理即上文所不睹不聞之所下文未發已發之中和末章上天之載是也中庸不云或學而知之乎之者達道也理也學者致良知也致知而學以求知此天理是乃致知在格物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謂若謂學以致此良知斯無謂矣後來學者因有執中之說亦惑於感應之際舍初念而逐善惡是非之端以求所謂中正者恐未免涉於安排而非性體之自然故嘗謂甘泉公門弟之學似又倚於顯而有失之倚非中矣愚實算之信之視以為法雖嘗學焉而未至也顯之失尚有規矩可循微之失則漸入於放而蕩矣雖然微之失未必無所由起而顯之失乃誠吾人之不善為擇也忘助俱無中斯見矣擇斯得矣夫忘助俱無者非心之規矩乎雖云正心本於誠意致知然良知不能為一身主宰其所以致知擇中而為一身主宰者在心故堯舜開心學之源曰人心道心夫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謂仁與良知天理非心不可然心者實天理良知之管攝也求之心則二公之異同亦可得其一二矣其可併以支離病哉乞訂證數言以俟百世答徐存齋閣老○必於未感之先而求心事相關之處則已涉於起意未免反為心病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能順應處即相關處矣以心應事猶是心小答承嘉陳生旦○危大也人心為形器為費道心為義理為隱答白齋絳圭○時時未發時時已發之說似大儱侗不如還是未感寂然不動已感油然遂通寂然不動無時節內外感而遂通有時節而無內外無時節內外故流行昭著不已之本體不可見而有物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有時節而無內外故流行昭著變化之妙用可見而無因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答子明叔煒○動靜體用緣只是本體流行如春夏秋冬非謂必以靜之體而致用也語默感應運而不已何者為先何者為後若謂之默以為語體當其默時復何用語當其語時於默何功惟不知周子之所謂主靜云者實因無極示人以無欲本體決不為妄動累耳答葉生嘉榛○泉翁嘗語僕云有聖學之省察有賢學之省察賢學省察猶去草於地無由乾淨聖學之省察如去草於田草去而苗物之生意暢然矣蓋有我與無我而路徑之有廣狹故也有我者意見也知識也如原憲由張之類是也其他私欲種種者不論矣然以有我之心而去其礙我

者終是有有我在其爲路也狹其轉動也難及其成也修念之學是已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大心者見大也見大則全體之眞志在而意見知識廓然矣日用酬應由眞志不由有我其爲路也廣其轉動也易此顏子所以爲仁由己聖學也 復趙石梁 ○云既知良知爲入道端倪安得不歸之以寂似非陽明公本旨陽明云蓋謂此知本寂本感本密本神卽天命之性所不覩聞之獨充塞宇宙上下古今橫飛直上入知出愚爲道之全體不但端倪而已又何寂之歸乎總之子思只言知不言良孟子以後造端言良造詣言知今則自陽明公良知之說起好徑者不察而競趨之而後良知與知混雜而無別而知之德亡矣知亡而後修德凝道之學晦 答張道亨光達

○天理人欲從子思中庸看來只於中與太過不及別之中是此物過是此物不及亦是此物學者只致其中斯天理自存豈有中在是而又有太過不及二者退於兩旁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性○自天則謂之天命自人則謂之修道戒愼恐懼卽是眞心卽是天命本體流行而云戒懼以養不覩不聞之體自修道者言之義未盡也識得只消言修己以敬言戒愼恐懼識不得則雖云不覩不聞依舊是有覩聞之戒懼故修道原從天來 答祝介卿

○箕子以天道五行之士屬心然卽不言心而曰思曰睿意亦思類也如箕子則脾土當屬心而今論五行者乃不屬心而屬之於意脾土之生意周貫於視聽言動心身家國天下而自以快足於己其不亦睿作聖類乎蓋有官位有官職心官位也思意官之所以盡職也官職盡而猶復求官位之事斯亦無可求矣 答余孝甫純似

○夫文幾也當幾之來黜見聞忘資稟泯意識由乎天衷而不以有我之私小之是之謂博與溥博如天之博意同故知崇如天禮卑如地約禮卽承幾之實體見之於行者耳此區區博約之說也 復汪子烈

○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五行萬物一氣渾淪可以言有而不可以言無專言無生無滅則其無也謂之空因其有生有息而緣迹於無則其有也謂之虛虛者知之體仁之原也 劉師泉七十壽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也其爲形色一體也一體渾然孰爲之善孰爲之惡自有善惡之說分而後去取之念起去取之念起而後天下之爲學者日從事於刻覈名實之辨軀殼一絲畦徑方丈忘則弗可見之矣 贈余九陽

○夫理固不在物矣宇宙渾淪無閒可破吾渾而合之非物無以發吾心之精謂心之理不在於物不可也理固在於心矣虛靈洞徹無疇可乘吾類而彰之非物又無以見斯理之用謂物之理非吾心之理不可也 斗山精舍記

○吾心之天本無不正是故有不正之動而無不正之知動而後有善惡而其幾之者皆善也幾而後有善惡而其所以能善於幾而不善於惡者皆知也知則人不知則鬼人鬼之分一知而已 石橋嚴天泉書院記

○因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止而出之勿失者其根本之學由善以爲明者也心與事皆善矣外吾未形方形天然自有之幾審其旨於意見尺度而出之勿失者離根之學行善以爲明者也其事似是而心則非矣是故猶之天體然苟得其明則衆心之燦皆天也苟得其善則萬事之察皆心也不爾將事事而比之隨吾子臣弟友之過而求合以能至於道斯亦爝火之明耳 明善堂記

○赤子之欲未成於意成意故惡未成意故善夫子之所謂習者習於意成於意耳所謂不移者其亦意之不肯移者耳故子斷以爲惡起於意起於外而非起於心起於知也○宇宙之內渾然粹然而已渾然粹然而猶有所不可入者人耳有人斯有己有己斯有意己與人對意與天下萬物對物感而意發焉各得其正無所著於念而率乎純粹之原者道也蓋格於物而誠焉者也是所謂通吾知於物者也各得其正而猶不免有所著焉不可以化於物者意也蓋誠在意而未格於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誠意其意小者也發焉既有所著著極而轉念焉乘之以貪戾驕泰不恕不仁而不可解者意之蔽也蓋塞於意而無物者也是所謂以意起意者也夫物非眞無也知在物而物在焉物與知無不善者是故在致而格之其排決疏瀹而所謂咽喉者沛然矣夫排決疏瀹者水之汚而非水也去其不誠以歸於誠者物之意而非物也故入門之功其要在意其本在知其用力之總會在格物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充之足以保四海親親敬長達之於天下皆言格也格則意化而仁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眞心內徹而意不足言矣是卽所爲萬物一體者也 誠意說答俞仲立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湖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爲的夫曰真心者卽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卽良知也討卽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

禮元剩語

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爲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爲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有只靈於一事以分合爲真假以存逐爲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爲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卽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爲不識不知卽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卽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感應之理外悅受而內止道止處乃成始成終元機命之流行而不已也此實不變真體故以不變者爲主則隨應曲當諸假只是我一事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滿不是一以貫萬○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爲氣虛之極則不滯故靈通而爲理不滯則所以爲生生則得於有生所以爲生立有生之機有生負終贗之化然有生之機卽假終贗之化而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知性卽理性亦卽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裏有所存主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爲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卽此而在蓋理無定體可通處卽是若必以能言能行衣冠禮樂爲理卽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化生草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真論到極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恃也○浩浩太虛無有際住處其間靈通神妙徹宇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爲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陽塵根妄施好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性無有無空實幻從空化迷由無墮幻則隨處妄有迷則隨處滯實性者得於天之生理有無空實之境物而不神舍生而就死○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道亦卽是氣陰陽所以能繼乃善之所在這是命之流行然非命在於善陰陽所以各成乃性之所在這是心之流行然非心著於成性根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萬物有變性根不變在人則寄舍心中一竅是爲心地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元機豈容著得些子纔著些子便是不能繼不能成的病根故以善惡體性卽落意見以善惡觀心卽落情欲情欲從性外覓心意見從命外覓性皆是緣物而起皆爲有倚之學○自生身以來通體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竊頓凡日用覲記討論只培

旣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闢趨岐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誤矣○本性各各具足只被信心擔閣一返卽得一主卽張一現前卽意流千古一對境卽智周萬物若不返不主一任觀察天地博通古今口中歷歷意中了了總是傀儡在場上迷中忽悟此意算得如此容易亦被如此錯過則到這裏不覺甘心捨放矣

三測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陽之爲明也陰之爲濁也未始異爲兩物其以互見而察之者也顧其勝不勝以別物欲德性從此則各此從彼則各彼或得乎全或據其偏之不同耳坤之先迷迷於陽也是以謂之陰乾之知始始乎陰也是以謂之陽惟其迷則一切皆迷其後之所得得其所就之偏而已惟其知則一切皆知雖未嘗無所被寓莫非全體之爲用也故轉識成智在致其思焉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陰識○七情陽也注而緣物陽自外流而內陰滯矣雲行雨施春舒夏假陽注而其虛不損太虛者無所有無所有則無所雜故不損此以逐彼有緣之情徹於無本所謂無本徹於其本之有物聖門立方不治病治受病之源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見人仰猶天之恆燠恆寒陽九百六立見不遠之復不變乎其本則然耳不然天下之情如水能塞其委流不能保汩汩乎源之不已也七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其偏者付物而物束於命物無立命之性性無致命之才氣無造命之具人則異是雖絪縕滓駁愚能明柔能強故氣不歉於自立其大微焉於習乃資其明用爲姦資其強用爲暴蓋不善用性也物氣偏○氣非虛不生命非性不行性非命不始虛非性不終天者虛之所在而命之所出也太虛不得不生氣有無相入空實相含於是盪冲漠而滋消息其爲物無妄則其生生也不匱故氣與命一物也氣不二於命又何性之二耶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辭雖析意實相銜不得已之言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反之云者復其初也能爲反者氣之終不能勝者也不能勝者氣之自具其實不澌滅也明道曰二之則不是所謂論亦不得已之言也伊川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濂溪性剛柔善惡中謂至其中爲性眞若五性雜感則善惡分也夫氣質之性之說發於四先正然而其指有在非致疑性善孔子以性爲相近子思子三知三行得四先正所同然其近也非所以爲兼也兼則二之矣其三也舉可以歸一也不能歸則二之矣性無不善合古今而同之有所病於氣而氣負能反之具則近之者於善之中相近未全墮於惡也有所別於今而氣負能進之機則二之者乃追責其本未便定其品也蓋論性而及氣質推其用之所至自其感物之動而追原本始性固未嘗慠也故勇不決於力者非才之罪也辨不定於志者非明之短也德不長於事者非理之衰也性一

眞談

眞心圖說云外一圈元氣之謂也次中一圈人身之謂也最中一圈人心之謂也元氣卽太極也可見者爲天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心具中理天地無不包故居外萬物各得其偏惟至眞至精者爲人故居天地之正中維皇降衷無少偏倚退藏於密心之爲心也故居最中夫中無所著無所著則虛虛而生靈靈能通天地包萬物心該天地是故人爲萬物貴得天地之中也人爲萬物靈心具天地之中也人卽天天卽心心無弗有無弗能宰制萬物放諸四海而準與天地參不容僞者也著一物爲塞爲偏爲私爲軀殼之身是謂失其眞心○眞心是人實有之心實有之心乃天地生人之根柢亘古今不變不著一物是謂中者天下大本人孰無心只因隨情逐物生心非天地大中之本心不得爲事物之主必尋討精詳辨其眞而用之不實補外求亦不索之元妙無影自然舉念天則擬議以成變化其怠緩於過錯假爲眞便一齊倒塌醉生夢死此討之之功所以不可廢也○今三尺童子知事由心作小生初學知道自心傳則認心不眞縱而不檢者以爲隨俗任情不礙立身自昧其神明之靈褻天違天淺識者以見聞所習信而爲當然執以運用戾人罔人不力考而深思之何以迸出原生本體○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爲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爲知所爲能又却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徹古徹今隨愚隨聖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爲物念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旣壞之知能總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旣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爲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眞混○不有命則無以主其生不有氣則無以爲生其爲生心也而主之者其眞心也於其生而思所以主之者是討也心無兩心立乎其心之大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從其所令則爲眞心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被以生心則心非其心矣○宇宙眞光景自古流傳迄今風日雨雷山川草木今猶古也文物聲名衣冠居處今猶古也只一念眹兆乍呈乍滅紛作紛改而不著不察乃其病根故有初發念

本是真機外感乘之而變竟迷故步以至愈感愈離忘其所起亦有隨常應變原無關轄而中靈偶啓秉彝勃然警不知其所因泯不知其所尼事非降心內非襲外其必賦畀有係於天而梏蔽亦別於人故也天理不架漏過時人心豈牽補度日能一致留神則點而化在當下爲之者已真心卽是良知良知是活機活機性之欲也惟陽能活惟陰能機陽者虛之流行而不滯陰者物之關轄而成運合而發之是爲天靈妄以爲動謂之變詐此處毫釐千里學者不致辨其間總非活潑真體所以一動便涉私利善學者須徹根器所限又念末俗頹習加心於貨利之交嚴決取舍這關隘一透然後隨所舉動容易措手足云命從愛生愛因欲有此亦就所生所化而言正是機之關轄而成運者若追求天命原始則生生化化流行不滯之妙只在真實一念上辨別此一念倘轉動不來永被穢濁牽縛及至生盡化還方信無益其真○心一也曷言乎真之與假也心得其心之體爲真有所因而動則受病而爲假體病則用必不當然而從其中以令五官百骸其爲心則未始不爲心也醫家十二經其一則心包絡又名心主經少陰爲真心經心包絡乃真心之別脈不與真心同經真心爲君火心主爲相火二者其脈雖殊均謂之心君火爲火之全體相火一時用事之火一時用事雖未嘗離體而有顯未盡其體耳真心不病病者心包絡與三焦相表裏三焦氣之父心包血之母君火不能自盈乏神明之舍凝命而立則三焦之運如度而心包善輔否則火不炎則鬱病由以生此賓主之義而養生繕性當各圖其本也○或謂性本至虛執心而以討爲務不幾於雜乎曰性立天下之有其有也以其無所著也故謂之虛易有太極書建其有極詩有物有則莫不有歸的故初學至聖人皆不可忘學或又謂道妙萬物泥討而盤桓於心不幾於廢乎曰萬物皆備於我以方寸管攝物理約而精之其道光明不能外也或又謂德以自然爲宗庸心以爲討不幾於擾乎曰討者天功也非有加於人力必因天機之動而別其微於人者不盡人聰明則天聰明莫能全察其幾已矣

景行館論

性無本然氣質之別天地之性卽在形而後有之中天之所賦元是純粹至善氣質有清濁純駁不同其清與純本然不壞雖濁者駁者而清純之體未嘗全變其未全變處便是本性存焉此是能善反的丹頭論性○凡人一言一行外面可見之迹都是糟粕彼我相通之機只在冥冥中不可得見這點意思今人只怪人不應我正不是反己之學直做到與物大同七尺之軀與千人萬人打做得一片纔是心體通真處一有礙置便是工夫未了當也論感○功夫就是本體不容添得一些尋見本體不走作纔是真功夫若以去人欲做存天理工夫便如捕賊保家所謂克己復禮惟其禮故己克所謂閑邪存誠惟其誠故邪閑故存天理是去人欲的下手處荀卿性惡之說不會教人從惡只要人反轉克治這便矯枉過正不在本體上做工夫却從外邊討取不自信將誰以爲據乎論工夫○陽明先生教致良知學者昧於致之之義妄詆良知不足倚靠錯認工夫爲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乃實有的心雖被外面見聞牽引實有的心常在這裏這便是良知卽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若謂人無實有的心則非所以爲人若謂實有的心不足用便是躐等妄想若謂實有的心棄而不用是不尋討之罪也論學○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人見聖人亦會指一事褒貶遂不免加情於人所見之地便泥著格套要知聖人先得其心然後因其竅而論之故能脫然毀譽境外纔可馳驟世途雖波濤擾攘中常得透出頭來有本故也論處事○易不外象占聖人因人事幾之動而象其理象乃吾心中之象占是心占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作易者無中立有學易者動裏索靜畫以立之占以索之論易○詩之爲經聖人專形容人本等性情學詩之法當想像詩人情性何等氣象務得其天生之本然論詩○春秋是非之書不是賞罰之書聖人不專意褒貶人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實以詔於世恐懸空話頭人不解悟故借魯史所載發明某是某非是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安綱常倫理於是取衷非則人欲之私人心所惡綱常倫理於是滅絕聖學王猷皆不外衆人能知能行之本在察其真而已論春秋○禮不取儀禮周禮爲經而以禮記者何經主發明義禮禮記是推出所以爲禮之意論禮○書亦是各代故實其以爲經乃二帝三王順時爲治精要處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整然包括宇宙氣象法在則道在論書○天之生人萬理畢備故萬化從出足周所用有耳可聞有目可視有口可言有手可持有足可行豈有不能自養之理只被人自墮落無所用心五官四肢失其職業乃歸咎天命不知此命自我心中渙汗論學

雜著

崔後渠曰道一不可以二求意有不可以無求理之極不可以形氣求曰至一不二真有歸無極理不外氣翁謂圓徹靈覺神明居之則雖欲二而有所不能岐也翁謂康欽齋作赫赫穆穆同體則意不落

意乃其爲未嘗有也翁謂能通者神所通者理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理會有異義乎渠曰虛之所包無窮形之所納有限道與性與理生於虛心與精與神生於形胡爲乎弗異之曰圜中竅外而爲心以其虛也虛而生神生精圓徹靈明之所具乎謂其方盈寸取其所涵不即其血肉故心無心心之所以爲心命於性性無性性之所以爲性現於心心命於性則淸通而爲神機不容以自滯性現於心則密察而爲精理不能以自昧背性而馳心暴氣之徒也以是小其心可乎楊子折衷序○天地間只一氣氣得其平之謂虛平昭其序之謂理理當其施之謂道能主其施之謂心能發其昭之謂性五者皆天也明州與王同野談○人之所以爲人主之以心而本之於性故性是心之所以爲心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無臭者天也性之生生而不容自己者道也故自性也無所有而立天下之有惟無所有是爲無極之眞視不見聽不聞廓然寂然故曰太虛惟立天下之有是謂本然之則絪緼屈伸摩盪兼制日運而不滯故曰氣化福縣講章○天者性之本道者性之體心者性之郛廓天命之謂性言其本也率性之謂道言其體也修道而戒懼愼獨言其守郛廓之功也同上○謂良知有聖愚古今固不敢謂良知下手即了手亦不敢問有幇補不曰無幇補有造就無作爲有體認不惟自信以致之又須好學以致之蓋良知只是個丹頭且須點化始得紹寧談

一菴語錄

性者萬物之一源求盡人物之性纔是盡己性之實○問知行何以合一曰主宰處是知發用處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未有離乾以爲坤亦未有離坤以爲乾者獨陽舍坤是落空想像孤陰含乾則不知而作皆非眞乾眞坤故以考索記問爲知者遂爲知先而行後其知非允迪之明以襲取強爲爲行者造謂行實而知虛其行非由衷而出兩者如形影除一個不得○儒者之學只在感應能將心性感處研窮事理的當以應之是爲用世後世學問多端不自事物上馳逐遂其利欲之私即落枯寂以求心性卻將天地生生之機滅滅分數良知一拈萬到本末具舉致之之功所宜勉力○知最活凝於德則爲眞知逐於物則爲識神故工夫在於止○齊治平乃修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爲意道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悟與見毫釐千里悟從全體上呈露見卻透得一路即此一路已謂通體徹骨但非寂然本體與觀會大法所以不能遂通不能行其典禮推原病根畢竟是心不虛認得虛爲悟體乃不落揣摩又或於悟起病以儱侗標認大意於條理處不照顧終墮淤草并無見解之用故悟亦靠不得學然後知不足是認虛之學方覓得眞悟○問理一分殊曰一是理眞眞是一條路無誰二三所以爲定不得不殊豈容假借增損若以私智穿鑿不立純體便學問[illegible]不大小倒置隨在不得當有謂理雖一而分實殊者專重分上將何處作把柄去殊得有謂理則一分則殊者是兩重臨境當感如何互相下手有謂分雖殊而理惟一者專重理上或墮儱侗虛見聖人心體純粹至善所以其幾之動隨處以時出之蓋形見處是分殊主宰處是理一兩者當時同有○問合著本體方是工夫做得工夫方識本體如何曰兩言亦須善體天生人心性有善無惡乃其大機中間見在分量器局又各各不同能進而求之日新深造所以本等體段原無一物可見只從實踐徹悟處便是若不用功本體即不呈露若踐不實悟不徹雖有淚講虛解本然之體亦渺乎無具故即人工夫所在這此纔可名本體這此豈得先有本體將工夫去合又先有工夫復去見著一個本體○問不忍不爲達之所忍所爲如何達曰學者實落下手若待推而達之不幾於夢擾而綴憑之乎吾學之法須直截發動眞機就事運誠隨事正感豈可因我明處豫先作念推到不明上或因不明處追考原初明的來作樣子此是孟子指點人身眞機處處完具只被私欲間隔有能有不能若能處處不爲私欲間隔如明處作爲無有不能爲者非謂必待比擬推廣然後可能○倭患亟會城集議先生曰今日所以久無成功者只少一段與衆問云何曰只有不殺倭子的心便可萬全衆笑其迂曰此卻是實理人生作事直須從造化算來今日種種設計都是無頭勾當初啓釁端原因國家德脈不貫通迄今出戰亦須潔淨打疊心地一片不忍生民之意以爲取勝根基纔不破綻若惟以殺爲事乃是倚靠宇宙間戾氣縱一時得勝亦非仁義之師況不可必乎即如天之雷霆豈脫了大造生生做出來○先生之姪欲爲賈困於無資先生令其訪衆賈能自具本者幾何姪復命曰十無二三先生曰富者藉人以爲賈其求賈也甚於賈者之求資也而賈者每不稱富者之求以無信也子不必憂資憂不能信耳○凡人日用云爲未必無知做出來只是習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畢竟爲不知而作從早至晚如作揖喫飯著衣七八都由罔昧舉動若眞眞肚子裏陶鑄無幾及干涉重務雖或經

心一番却又從聞見之知上打發將平昔與友朋探考力辨的放在一邊如此學問雖高千也無用◯道理平平妥妥可知可行至簡至易中庸其至矣乎只是日用常行中而庸者便爲極至道理人却不肯知不肯行看做天來大海樣深的殊不知這個天則昭然自在乃因驕性起便飛揚而上客心起便卑暗而下躁心起便縱放而前怠心起便廓落而後倭心起便擾攘而右怯心起便委順而左奇心起便索隱行怪巧心起便機械變詐所以中庸不可能若種種心俱泯卽是平平妥妥的卽是察乎天地◯耳目口鼻四肢爲形視聽言動持行爲氣聰明睿知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爲魂所以定視聽言動持行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常人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道理難以名狀不得已而強名曰太極然而未嘗言理爲太極也亦未嘗言道爲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果何物哉卽兩儀四象男女事物之類之謂也眞至之理皆著見於日用之間惟在人自悟人之所以能悟者其最靈之爲特乎以下太極枝辭◯氣只有一氣陽氣是也陽息爲陰故陰者陽之所不足也女者男之所不足也惡者善之所不足也惡亞心也謂之失其本心造化凝締之機所以流行宇宙者五行實無後先多寡之異其各附之以五而後其資始全五非土也卽指五行而言之也謂雖分定而不離乎本體也總非截然有此位次皆借是數以明其意耳◯太極生生之機無一息不流行無一息不停止流行者造化發育之妙停止者實體常住之眞流行而不止息是動而無靜止息而不流行是靜而無動動靜一時俱有合而言之也◯問幾爲聖人所有如何又有惡幾曰惡豈有幾如弩然機發便其直如矢自然旁行不得又問如何爲幾分善惡曰此對誠無爲而言謂幾分善惡蓋有善而無惡也以下宋學商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兩一字以言乎等均者也時陽而陽之時陰而陰之不失其太虛之本明道之所在也猶陽伏陰橫於流行而無所主得爲道耶不猶不伏不橫於流行則爲時陽時陰陰陽時則和而無戾是橫渠之所謂道也故氣得其正之謂道不必氣外別尋道道所運化之爲氣不必道上更生氣◯問陳龍川論漢唐之治如何曰此是論道體逝者如斯夫意思渠謂天下大物不是本領宏大開廓却擔當不去蓋雖智力欺假一時亦不旋踵而定豈能勉強得二四百年來道誠有協於人心可包裹許多品彙處纔能安於自享中間偏全純駁高下淺深卽在三代其遞世傳業猶有不能盡齊者若謂架漏牽補度時日豈維墳祖唐宗皆到豪傑操拳固未嘗澌滅龍川不是論人品亦不是論治道乃直指化機流行大塊滿眼皆本相呈露惟其知之便能體惟其體之便是道至其出入大小生熟以分人品賢愚而別治道隆汚則三代漢唐不待智者而後以爲異同也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西浙之德淸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友朋登臨唱和爲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而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證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着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端居寤語

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卽如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輿若道如何是敬便有密密工夫一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則只原是認得光影未曾知得眞切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眞體之密耳◯從頭學聖人之志道則問禮問官不妨漸學從頭便學問禮問官恐搜索講求別成伎倆◯貌言視聽思天之所以與人者恭從明聰睿人之所以體天者必以爲根塵則天何爲與此垢累以戚人心乎象山先生曰儒者經世釋者出世公私之辨也◯言者人之發聲行者人之應迹聲從何處發迹從何處應知得去處下得擬議工夫方能成得變化◯知誘物化之後又驚於口耳光影之學承虛接響的然日亡亦是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纔於人所不見處收攝凝定忽然不及湊泊不倚記誦天理自爾呈露便是日夜生息雨露滋潤也◯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或疑程子取谷神不死之語子舉張橫渠曰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然則儒老之辨曰其言雖合其發言之意則殊老氏從自己軀殼中發此意儒者從天地太虛中發此意孟子辨告子闢楊墨卑管晏斥鄉愿只因孟子見聖賢一端的確分明故灼然知異於聖賢之學今聖賢一端正未理會却據前賢見成言語附和

未嘗不如且尋求自己做聖賢一端之正此一端既精異端自不能離復何難闢之有○學問各有一處老氏一此謙柔心佛氏一此空寂心楊氏一此爲我心墨氏一此兼愛心彭籛一此養生心只是不明乎善不知所止做入他岐而爲二三○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不能必物之成花之千葉者不實其最先發者早萎亦天地自然之力量也老子退一著亦識得如此但質之聖學知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無容心其間則老子毫釐千里之謬矣故知天理者能善用易○不獨老子有合於易參同陰符時契造化之機其用處便私己程子曰雖公天下之理以私心爲之便是私○問比物聯類之學或有不得而湊泊者則如之何曰正不欲其聯比湊泊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散殊之中必欲聯比湊泊是雕刻之化矣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謂大同聖人千言萬語天地千變萬化異者必不盡同只要知同歸一致之處○聖賢地位非可想像只聖賢事合下做得洒掃應對可精義入神○文章功名聞見知解皆足羈縻豪傑故銷市井富貴之習心易銷文章功名之習心難銷文章功名之習心易銷聞見知解之習心難聖人精進凡物不能羈絆只是能放下一切好地位都住不得也○老氏以物爲外故有芻狗之喻聖人合內外以成仁本無憧憧之心實有肫肫之仁何嘗如此○莊子將感應爲託不得已以養自然豈若將感應爲自不能已而任自然故老莊以爲自然者聖人謂之矯強○方今人真知天理之學似說得太易故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全無實得聖人發蒙在亨行時中要之真知天理可亨之道也必須童蒙求我初筮方告謂之時中不然非惟無益於人抑且有乖於道○程子曰坐忘便是坐馳所以坐馳者因莊生不知學問其言本出於老子杳冥恍忽之意所謂心齋乃齋其蕩然無主之心非明善之誠知止之定坐而入忘蓋茫然而不自知耳○五福六極氣之不齊也陰陽變化其機莫測聖人之心真知陰陽消長之故謂之知命命不離乎氣也○胡五峯曰居敬所以精義朱子晚年深取其言可見朱子居敬窮理之說未嘗分爲二也孔門以主敬爲求仁五峯又以居敬爲精義要之一敬立而四德備矣○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鵝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乃每歎鵝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懸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懸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古人聲律非止發之詠歌被之管絃處明之體合乎元聲凡言皆中律言也六經之言雖離錯綜諸子百家則沾滯散亂之音作矣故孟子知言非知言也知心聲也○明樂者心之本體恐懼悲哀相妨累否曰樂者非踴躍歡喜之謂[illegible]樂之謂也肫肫皜皜爲懼爲哀皆真機也初非一朝之患加[illegible]累之有若以物欲之憂爲憂威武之懼爲懼及當懼當憂[illegible]著則不特哀懼妨累亦肆樂沉湎流而不節亦甚悖馳君子[illegible]安土敦仁中心安仁也故感發處無非愛人退之博愛[illegible]用○古人衆先民詢以芻蕘蓋天下只有一個是更不[illegible]個是便有一個非消滅不得芻蕘之言是聖人從而是之[illegible]非矇瞽庶人得而非之苦一有勝心則不特芻蕘必增聖人[illegible]之言一有徇心則不特聖人必徇偏智一隅之見自此本然[illegible]於凌夷而學問家因之多事矣○謝上蔡以覺言仁未爲不是朱子病其說又言敬則自能覺愚意敬即覺也但敬覺工夫最精上蔡言儒之仁佛之覺則非○人性全而物性偏人心智無涯故反危殆物心智有限故反近自然人要持危而入於自然只在存之而已本體常存私智無自而生私智不生便不害性不害性是養性也神發智智之虛處爲知誘人先而靜不容說正感發時常覺得[illegible]上工夫○天德王道王道無期必期必便是計功謀利[illegible]如濮則止如齊則行何期必之有

明儒學案卷四十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鑑祖 熊育繡 徐兆鵬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劉真實 重刊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己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臯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二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尚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忽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怠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尚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指水自誓故先生之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尚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喧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艴然曰迂闊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

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才故學之係於人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喪而學雜高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器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爲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爲極以孔子爲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原學

篇一〇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虞廷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爲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爲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理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己私一克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己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潛一日可至故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即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魄承當無強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

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爲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 原學篇二 ○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尙知解而尙體驗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靜以肅內直者其動簡慤德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汰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淸濁之辯見於動靜徵於處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宮在廟雝雝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溫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爲師表人倫信今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修而爲爲於外與夫修之未至而欲速助長操上人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僞虛實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爲荑稗所傷而已 答孟我疆 ○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敬齋只說存養曷嘗有養見察見兩說秪語蓋中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覩聞不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敘如有所立卓爾又却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會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 答陸以建 ○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數者爲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恆謂之性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諉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 答朱用韜 ○所謂天則超絕聲臭不涉思慮安排然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違天則便有不安加之於人便有不合性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 答沈實卿 ○所謂透性與未透性云者不知從何處分別爲是見解虛實耶爲是躬行離合耶爲是身心枯潤耶爲是論說高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眞透性之學若以知解伶俐談說高妙爲透性某方取之而不敢翕更何以教之 答羅近溪 ○老丈以毋意爲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焉可以躐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覺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一毫安排強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湊泊尙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爲己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眞令血氣之私銷鑠殆盡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饒說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卽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洒落時感應順適時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 與李同野 ○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眞眞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己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 與萬思默 ○人事自爲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卽順以應之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平鋪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事 與鄧定宇 ○自心妙用卽是涓涓之流亦卽是汪洋浩大之海鄙意則謂須有鑿

山澮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涓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〇昔人學問失之廣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詳說而得之非謂直信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與王東厓）〇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即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即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別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此病彼也（答胡禮仲）〇格物之說彼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已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洒洒不掛一塵乃是格物真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查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與蔡見麓）〇鄙意格物以爲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與鄧定宇）〇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

閑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心直道無少回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皆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謂靈覺即是恆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率性之爲名自天之降衷不離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爲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故爲帝則爲明命爲明德爲至善爲中爲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即靈覺即天則豈有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常覺即寂而照即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虛寂爲性體而明覺爲心用是判心性爲二物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兄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即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即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爲體而以常明常覺爲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輒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齊所辯宋儒物理之說其說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請也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歷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爲鄒南皋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皋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illegible]持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即家拜工部尚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謚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卻要事事點檢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

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即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因見性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辨學錄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爲天理爲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爲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爲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爲善之心不可有爲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爲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爲惡乎如此爲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爲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爲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爲惡心併無爲善心併無無爲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爲善之心而後爲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安在其爲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爲善猶恐爲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爲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即入於利出於善即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爲善之心必不可無總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爲之又爲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爲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爲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爲善之心不可有今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何物）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麼便於天命二字說不去矣○問人心一概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概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問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爲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爲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爲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一有其善便是不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爲善便不是爲善故曰雖善亦私至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爲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爲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有意爲善有所爲而爲如以爲利之心爲善爲名之心爲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爲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爲無意爲無所爲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爲有意爲有所爲也今人見人孳孳爲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爲則阻人爲善之

路矣○夫有太極而無思爲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佛氏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爲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爲真性把吾儒這個理字以爲出於有思有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乍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見得這個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爲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爲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的道理爲這個無爲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強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後世講學不精誤混爲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爲闢佛適以崇佛名爲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乎修而不悟豈曰真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悟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麤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或曰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二氏曰不然儒佛既混談儒者稍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渾詆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爲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爲惑世誣民之嚆矢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爲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爲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爲正耶○吾儒之學以理爲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爲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覩而天命真覩之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即發而皆中節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聽而所以能聽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沖漠無朕未發不爲無已發不爲有渾然一理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或曰性只是一個性那裏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爲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別有所謂義理哉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孟子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分[illegible]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二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分而二之又二之以至於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吾儒說去欲佛氏卻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佛氏卻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而皆以爲障故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多諸畢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

爲性不會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爲形視聽言動爲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爲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爲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爲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爲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爲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疑思錄

格物即是講學不可談元說空○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適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適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是個眞君子○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覺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祕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闇然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源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爲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眞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眞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子處○己溺己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爲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爲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

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爲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爲變以壽爲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爲變以譽爲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爲變以得爲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變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邪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今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爲齊天下富強爲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爲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問參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專一便是參前倚衡真境第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張煇問性有率有不率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性即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嘑蹴而羞惡生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明有所不及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其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爲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閑居爲不善夫爲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閑居閑居爲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爲處必有羞慚即故爲處亦必有遮掩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自爲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爲主源頭一是則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意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又或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皆末流之論也○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也有命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動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孟子以情善言性善辟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怵惕不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問變化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謂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就好一邊說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矣如何尙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知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真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氣象伊洛真傳也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槪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愼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是面壁絶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心常惺惺念常亹亹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槪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言性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的這個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所謂道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爲天地根在佛氏爲有物先天地此欲之根也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卽當爲善卻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卻置過善念惡念兩者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勞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一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心本自正卻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爲仁義○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梏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在人之人心去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檢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檢點也○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湛然虛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隱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曰亦良知也亦率性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朧朧合說則君子以循理爲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爲率性耳

論學書

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

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知愛知敬爲率性達之天下爲盡性不忍觳觫爲率性愛百姓爲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諄諄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孺子未見觳觫而眼內已具全牛先天脈理旁皇周浹故曰至善○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即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元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即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工夫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丟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

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爲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甚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蹠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恆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爲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分造詣自孳孳爲善之後論也且爲善爲舜則爲人爲利爲蹠則爲禽獸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爲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爲人哉或曰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蘗尚在養此幾希之萌蘗尚可爲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或曰學者既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無恆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繼祖 熊商鑛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貴 重刊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尚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已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戢又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醉經堂集解

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爲心用心爲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身心性命解）○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體總之以物爲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道體仁誠解）○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論語解）○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同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貫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川上解）○用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有是解）○春風沂水點之歟也吾斯未信開之歟也狂者志有餘而歟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歎一悅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爲之辭聖人之言荒矣（與點解）○仁者以物爲體安得有己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爲難而不可以爲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者之通患爲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爲其志在擇乎中庸也（問恥解）○仁者恕乎曰恕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何曰恕己故不怨天不尤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爲晝夜視富貴如浮雲（孔顏樂解）○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修己解）○大學中庸賢達經緯之說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爲經以詩書爲緯蓋惟天地爲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盛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雖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略（同上）○正己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至善解）○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家語曰察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格物解）○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則道在我（知止止至善解）○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必至罟擭陷阱乃已（時中解）○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中庸至善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鳶飛魚躍解）○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爲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謂也（道不遠人解）○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爲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凡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經綸一也（大經解）○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曰知本曰知止曰明善曰致曲旨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解）○不覩不聞卽人所不見獨也戒愼恐懼卽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愼獨也小人閑居爲不善不愼獨也無聲無臭贊獨之善或以爲贊道誤矣（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也始乎愼獨終乎愼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旣於不顯爲兩解無怪乎以愼獨爲漏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贊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贊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爲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爲所笑（天鬼神解）○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家國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爲本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爲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是謂知所先後是謂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僞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悉

邪也意誠心正卽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蒞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者近道而已卽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帥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娭彥聖舉不肖蓄聚斂好惡拂人性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自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粗將有行將有爲凡有行凡有爲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己省己責己舍己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修己解）○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沒七十子喪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爭喙者多始作孟子三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旣明無書可著（孟子解）○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蛇（同上）○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告子解）○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爲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爲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眞惡知非有擧戰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五伯解下同）○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疑人不於其倫矣○伯者驀道而讓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愿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說與博文同將以說約與約禮異說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說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說約在人解悟（說約說）○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性理不明往往

如此好貨好色解○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嘑蹴之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由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說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求放心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爲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爲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爲大乎否立大解○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顏子簞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及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大行不加解○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見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楊雄氏之記之也性反解○太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晦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名者天夷齊讓國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之亂固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好名解○以性之欲爲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爲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不謂性命解○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爲無欲之說者惑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一欲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寡欲解○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爲帝者師爲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微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猶可考也經解下並同○經聖經也惟聖解聖維經解經羲之畫文之彖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子之語錄凡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今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無益於發明太元元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巳易傳習錄是也○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析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千週悅然觸類矣○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爲讀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楊雄劉向鄭元徐幹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孝經也考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按小戴內則前一段當爲孝經曲禮雜儀當爲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爲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內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既自別於儀禮又自別於六經所以爲夫子之孝經○六經維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攷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爲據易解下同○解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彖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易之彖辭彖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爲一卦惟大象當自爲一傳文言又當自爲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合之共爲一傳不特文言爲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朗然○易有文錯者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爲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爲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无首處即坤坤之順且正處即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與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同蓋一三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大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天五始土地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即坤坤之不用處即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初即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即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上以別尊卑亦九六之義初上解○乾元資始始我者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爲凡民甚則夷狄禽獸知始者爲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帝王之治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

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愼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爲中心難中也以心爲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愼（書解下並同）○堯舜皆聖也堯會生知之全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顏曾思孟皆舜之徒也○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躋聖敬乾道也（詩解下並同）○關雎秉彝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爲后妃之德所以爲南風之始所以爲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爲二南故猶面牆○豳風豳雅豳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王忽者亡惟影響○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不顯與大舜元德同○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古之觀人者觀禮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禮解下並同）○恂慄威儀鳶飛魚躍○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略可以概睹詳具禮編○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並同）○春秋責己謹嚴待人平恕○左傳中載冀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數語非皐契伊周之徒不能道也○養心莫善於誠書之作德日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解下並同）○表章大學自韓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爲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闢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爲漢唐儒者一人○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遠源流各別○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至此然正叔所造竟讓其兄夫然後見獨智之難也張子厚醇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爲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朱子能解正叔而間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楊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爲千古不白之疑或曰遜言或曰僞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故難語僞雖然凡曾僞未有不假眞者僞乎僞乎吾以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

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爲主推此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爲口實又曰今人好高只不安分爲斯言也雖聖賢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爲此混心與性而一之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贊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況心乎然此心性之說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爲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然不可不爲足下一言之蓋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始陰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違人猶有憾孰謂善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雜氤氳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者何也其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既始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能無二此書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程子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爲爲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內陽而外陰也故中故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內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清濁而人當澄治者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覆載而必有以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賢天於是爲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己及人以親及疎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爲法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乂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也是故惡亦性也是有生之性是才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爲得不性善也性所同也君

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謀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繼孟子者程子也吁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而上者形而上者雖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概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盡性性達諸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一必也大聖人乎故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性之者不可得矣得見復焉者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位祿壽昌孰不榮羨食色利名孰非斧斤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忘動而多悔倏忽晦明毫毛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答孟判部叔龍書

○元舊有心身性命解大約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爲中人而設非爲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鬼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之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知求心與求於心與求放心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爲學也彼其言曰學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此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無乃爲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氏誤解仁人心也一語而陸氏之誤則從釋氏本心之誤也足下謂新學誤在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之誤皆緣心學之誤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不正存不存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爲實踐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子思格物必以修身爲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滾同潑潑千載得聖人之傳者三子也答顧叔時季時昆仲

○叔時來教曰墨氏談仁而害仁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而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陰陽合德離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未之思耳附

○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解誤則是書雖存反增一障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以窮理爲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至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諭侍臣謂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傳之緒自是儒臣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恭王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通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教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爲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爲在其以修身爲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疑冰者無怪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嗟夫新學橫正傳息不肖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默契遺旨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爲先生設科太廣門徒太盛自反自修之實尚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憧憧感人猶離語知止而定也易以咸言感責其無心以艮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以內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以末而爲本謂成己成物並切者方芸己田遽芸人田又未免於本末雜施均之不知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者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今又置之於孑孑獨處之居納之於夭壽不貳之地刊其華剉其銳使之反初觀復深根固本殆夫子所謂尺蠖屈龍蛇蟄藏身安身將駸駸於德盛化神歟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答李中丞見羅書

○大教謂格致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指格物謂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爲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幾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爲本卽知本卽知止卽知所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謂物者又不覺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卽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卽物格知至也羅布衣反己之說大與鄙見合而於

先生有功獨其指物亦爲舊說所纏不知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者推之可得也嗟夫反己至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必如大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己者天必祐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又答書 ○維卿之且別也囑曰共致一柬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若皆長也亦有說乎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槩兄自稱者槩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禮則非所爲訓也敝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弟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卽長至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署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柬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顧叔時季時 ○吾輩在家在鄉在國無往無分分之難盡久矣不求盡我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僞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賊誠損己耳答原易 ○禮有以多爲貴者祀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爲貴者肆要逢迎酒席濫觴貨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爲禮之至者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爲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故凡爲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留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之卽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內不惟庸衆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釀畜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爲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少有忿疾求備之心則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世忿不能之與矜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也願兄之念之也與維卿書 ○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時知門下獨契將先生道林也將先生與先師呂巾石先生幷爲湛門高第又會於羅文恭集卽得見所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爲傳又其行誼純明如此則將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爲國朝一人又以見湛門諸君子雖其風動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置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亦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明矣伊川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蓋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離矣此元之所以有戒也答郭學葊大參書 ○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爲本此致知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是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正己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緩理會且自顧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己而修己由修己而忘己則庶幾哉答錢侍御 ○足下志遠而興高識端而守介然默守此充其未至何患不及前賢而猶皇皇於會講一節何異走日中而避暑也子曰爲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嘗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與徐客部懋和 ○往元初至吉州時會見廬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宏者論吉州人物謂閩之故老兒童公論似求人當於貧中若二羅是已二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言庶幾近之後因登匡山有詩云王匡既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盛人物在二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張先生之言或有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尋人殆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眞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爲左券也足下喜釋釋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下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幷其釋者而失之況此邦九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概覩復可使之轉令盛乎必以講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答汪吉州 ○大抵一體與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侈慕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己耳楊子雲有言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爲今之學未有不欺己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陋聞見拙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澤之上頗聞其旨主不欺志在救時可爲獨造獨其人似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象未言化俗先礙保身門下嘗善成之幸勿益其僻也夫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審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雅繆意不肖乃不肖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爲幸蓋因道人既以自省又恐其反與於今世談學之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答劉方伯 ○

還來士大夫上於速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爲通才爲遠器無論道理何如卽本來稟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猶然世共賢之而彼亦若自以爲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爲太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幷其氣而喪之且侈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答余司理）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敧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徇奸相給事錢夢皐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幷同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二月卒官贈尚書諡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粘合恐終不能粘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與陽明無與也

文集

聖門以盡性爲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異其能盡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也其不能移者智愚上下之間氣質稟賦不齊形生知發善惡萬類分之殊也是故善反其殊以復乎初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不已則化氣質變化乃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靜虛動直而天命之性全盡乃今之爲道者祖真覺是性見解爲病禪詮曰析自謂至精至妙藉言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盡此至命至此儱侗之說高標之爲聖學的傳而冒當乎精一一貫聞者喜其簡徑競相崇尚附和遂置氣質於不復論況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功哉諦其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亢然直命曰道（呂巾石類稿序）○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繹言之物卽中庸爲物不貳體物不遺之物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爲公共同有故格之卽格知爲人虛靈覺識之知一己所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己獨得故致之卽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正心主乎身而后修則在己者身處乎家者而后齊家近乎國者而后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后平則在人者此爲舉綱率目由己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知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由恆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亦可謂與知自出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其歸則一也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處處爲善靈處爲知識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識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卽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斂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卽識覺卽見地卽徹悟卽知至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爲又見格物二語爲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卽物格全此虛靈卽知至凡中庸爲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盡屏心知烱然既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揆其實乃率意卽誠任心卽正從身卽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卽齊治平卽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虛靈中爲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直任爲道不必潛修禁止一禁止卽遏抑遏抑卽外求以此立門戶聚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卽道

口講即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illegible]爲言學理分析乎理之
謂大學致心之知者在格萬物萬[illegible]一物一理者皆相同故槩
以爲釋未[illegible]物而[illegible]惟取
人心血氣[illegible]又取
善知識之說合取大學致知[illegible]反曰攝神
王心即知王亦即物格不必[illegible]物不可背
不得已或指格格說爲正[illegible]或以明知
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illegible]禮樂名物
典章法度爲非作聖之功[illegible]我格中事
一切指以爲名爲博爲修[illegible]難以測
識自來不師孔子非孔子一[illegible]
〇道原於天命之謂性[illegible]氣質之謂
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以其[illegible]故謂之上惟上者難知下者器
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即一理之[illegible]故謂之下惟下
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故[illegible]者氣質
精粹天性湛然默識此道謂之[illegible]明可
以語上以上使之即知之中人以下氣質[illegible]以語上
以下使之即由之以上下言[illegible]亦道言則
知者固道由者亦道[illegible]疑語
上是即下學而上達者性[illegible]之將所
由者盡悖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illegible]愚而其
初命於天者仍在所謂不以聖[illegible]習相遠斯
爲孔門立教之法周衰世教微儒[illegible]儒行以顯
唐宋間嘗有嗣興顧崇信不純[illegible]特著凡事佛
老者爲虛無事孔子者爲儒若鼎立[illegible]亦首孔子
次佛老未始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元吾
釋未始援假遮飾爲名斯皆昭然易見[illegible]有爲心學者
於佛氏嘗即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illegible]名之曰善
知識自稱上乘遂據之爲孔門所語上而[illegible]下學之教爲外求又
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爲話柄以論學終曰言之不外乎人各
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即理而不交於事物專在於腔子之內
一斂耳目聚精神於此即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
而非本來之良即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同又凌
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爲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非孔門所謂知則自

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
書問學假聞見以滋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
知而無復有使由者是爲[illegible]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變以權
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爲道以知爲道惟佛氏觀孔子曰
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illegible]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即指心凡言
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即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即理孟子曰
覺後儒曰悟亦覺悟此道[illegible]即大學之謂致知覺悟者豁然
貫通即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illegible]覺悟乃明此道而相因之名其實
一也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爲[illegible]乃佛氏即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
生慧洞徹無際者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
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斂耳目聚精神間所見腔子內一段瑩然光
景之名自實亦一也觀其[illegible]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爲道
惟佛氏孟子曰告子未嘗知[illegible]之襟亦曰今之學者未嘗知
道以其外之況孟子言良[illegible]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
敬仁義之功也佛氏言[illegible]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也
今不以良爲自然而以爲神通又獨挈良知遺良能則外行夫知既
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知行並異是別爲一端則又不
肯以別爲一端自居而曰知行合一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
曰合是欲一之而反二之也又諱言佛嘗闢乎佛闢之惟以其外人
倫不耕食自私自利爲言出在釋氏誠爲外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
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不辯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
信其大哉即佛者闢之亦惟以其同於佛故智反之校耳顧此
猶前時爲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闢且直以佛氏之說爲孔子之說又
以佛在孔子之上倡言自恣[illegible]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擯而斥之乃
其傳習者不察其真遂以爲真聖學詆者列而進之與先儒並令天
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 孔子像碑 〇心性者儒佛
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其大旨以
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於形而囿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
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
之公共者是也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牿於形體
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
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性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
復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之儒宗佛
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即禪宗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

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卽謂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卽謂之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爲障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不得不以事爲障以理爲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爲障故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爲一一悟便是卽爲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眞妄皆本來面目執爲欛柄直竪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矣先生以孔門下學而上達爲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也近歲有書讀其書旣因養生契禪怳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爲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因取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爲己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詆之則己說不伸乃詆所聞教法爲末務主敬爲綴格物窮理爲支離爲義外爲俗學鄙傳註爲訓詁章句非讀書爲遠人爲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斷不至於背經叛傳絕蔑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朱子之書不能遍觀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奇衒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母俞碑○來教以天命之性爲虛靈不昧譬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因依假借迷復不常譬則浮雲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妙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固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純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純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苟以氣質爲浮雲則是謂其祇有濁漓而不謂其有清純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矣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道之形上形下截然可分爲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爲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同以爲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異能非繼生所知與呂巾石○今學者只以講便爲學以學便爲道以遣便爲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卽知以知卽物一斂視卻聽便爲心正心正便爲知致知致便爲物格物格便爲道爲學其詞儱侗不分空寂離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揑爲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祇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觀來論謂統會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事卽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爲一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與舒梓溪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純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以疾辭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定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別皆不繆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爲性不免以駁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卽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還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爲性無乃復錮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衆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卻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旣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爲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錄

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別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旣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靜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不已卽謂之道因其脈胳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說○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己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脈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爲物

不二也離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同上〇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爲之形孰性之曰氣爲之性曰氣爲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卽氣也而以爲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卽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爲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別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絪緼停滀流行推盪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況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既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性說〇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取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曆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猷乎不可覩矣況等而上之乎道學〇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執情以爲性故雖竭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闢之是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槪以爲無是無非是以惡爲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性善之說〇爲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爲仁之本〇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難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於此處看得明白耳性學〇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是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爲甚者此也心體苟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爲學〇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卽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爲義主溫公之說格物〇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顏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陳太邱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批林國輔讀餘答問〇宋自慶曆以前英賢彙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純龐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後明哉〇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用由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二餘同上〇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以爲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疑滯然後爲德少有扞格齟齬卽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己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答魏莊渠〇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略與孟子察識擴充四端之意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爲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卻而曰爲學之道端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矣答朱守中〇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一理何所分別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卻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之信也同上

次陽明詠良知

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卻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尚屬疑〇獨知還是有知時莫認獨知卽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卻爲誰〇本來面目卻爲誰絕四宣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爲〇孟子良知卽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爲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爲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〇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

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而明見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絅祖 徐兆灝 熊燦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繼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絅祖 徐兆灝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繼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難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末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誡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

耳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illegible]所任[illegible]之無[illegible]之運數而蔡虛齋曰如遯走者蓋千載一人[illegible]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illegible]則使人責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illegible]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illegible]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淪乎物[illegible]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illegible]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illegible]不紊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illegible]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illegible]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illegible]繁而[illegible]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illegible]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illegible]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illegible]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illegible]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illegible]恥也與其貴而恥執苦賤而樂故[illegible]禮也學也刑罰也今工其四而存[illegible]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illegible]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illegible]化於未萌之謂神[illegible]於未爲之謂[illegible]之謂智秦漢之治其智也與不師古而智之[illegible]謂之非智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要禮朝夕奠之儀其事先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愨不欲其淳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頷頷然循循者善之徒頷頷者惡之符○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學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怍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爲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illegible]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illegible]名之蠹[illegible]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說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鉤[illegible]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蠹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illegible]知體[illegible]一爲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百吏皆有體[illegible]之則爲[illegible]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illegible]時相遠[illegible]相懸[illegible]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illegible]爲故行而不悶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illegible]天下之變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嬖寵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illegible]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illegible]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illegible]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illegible]一家[illegible]一而[illegible]之有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夫[illegible]術者詐之士也鄙夫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人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夫者之僨事也故君子[illegible]與其詐也寧木○仕之道三[illegible]君正以持身仁以[illegible]以利祿轉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illegible]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illegible]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illegible]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illegible]則[illegible]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illegible]起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illegible]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世者[illegible]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焉爾也故枕由[illegible]苫因其[illegible]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illegible]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illegible]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教民與欲正天下之俗[illegible]夫安始○君子事親以誠

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illegible]○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辭其祿以讓人而爲後之鑑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安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旨要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救禍遠禍則顏冉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非義之利腊毒可畏之事藏悔易快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苟可成不汲汲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王周公而不若商君乎○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者利無獸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恃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驕吝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政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將出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爲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爲庶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遂曰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簿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瓊海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祁寒躑躅二百餘里往來問學書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之名體物而書又銘其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書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既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曆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二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喪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

餘姚趙謙譔識

(仁)愛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元)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愼終追遠繼志述事愼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矜孤恤貧體力濟物

(寬)納污藏疾犯而不校

(厚)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陰)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聞人才美而媢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爲不滿者皆忌也

(刻)督責太苛　自忍中來　掊克無艾　自貪中來　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惡

(讒)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克)多尙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

(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　自褊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橫挾勢憑陵

(義)宜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利)

(直)志氣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兄友弟恭老尙年

(正)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責審其宜而不失

(順)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爲知過必改

(不義)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財當予者不予但有刓忍織惜之意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一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無命也

(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跪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者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沉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　自吝中來

(悖)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亨)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嶷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愼)不倐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訐以爲直不徼以爲知

(謙)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應以下人善則稱人

(誠)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表意見　便有伐在其中　常有陵壓人意　便有傲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亢)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放)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貞)

(聰)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

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每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illegible]）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illegible]）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義）別是非辨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諒）真為忠佞貴於辨察

（恬）貧富貴賤付於自然

（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為非禮之視

（聰）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illegible]）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偽善惡遠賢人交小人

（[illegible]）以小小得喪為利害以小小毀譽為榮辱以小小逆順為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illegible]）器識褊狹不能自屈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徼以為智

（[illegible]）溺於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illegible]）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為言不詳審而妄發

（[illegible]）不敦篤

（信）

（誠）真實無妄

（謹）言顧行行顧言

（[illegible]）循物無違

（[illegible]）為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偽

（不）（信）

（詐）虛言罔人匿行炫耀

（欺）食言偽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為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心迹不相副沾沾以求名

（譎）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已上諸條原在圖內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

有攸為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 書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膚 書格銘

譽爾德容以塞義斯革 香鼎

山爾立匪岌岌彌余習 筆架

昏明之異爾用爾棄永昭爾之德于夜無寐 書燈

窈而深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 書院

正其心艮其背畏無聞慎無視允守茲哲可企 室銘

大哉聖謨於爾儲莫之粤之匪他圖 書廚

抒厥衷善則紀秉有恆敬視此 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茲毋自欺 牀銘

齋爾宿慎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 衾銘

錦爛如災厥軀鎌疏溫安以存 衣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貪玉其或顛覆 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 水注

爾之則持心德長短不爽惟所適 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 囊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執其柄 扇銘

利若鈍剛而巽惟所致易有闲 錐銘

上無諂下無瀆慎所與乃無辱 名刺

諧爾鳴宣乃情永協韶之成毋為鄭之聲 琴銘

溫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質是以容其實 硯匣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慎之 墨銘

渠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 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履渠循常契余德 戒方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 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 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經惟執厥中乃爾程 權銘

或斂或盈罔攸式哀多益寡爾作極 量銘

安爾衷蓄爾質的然於外寧藏於密 笥銘

坦而夷無敵無危習於茲敬而勿馳 簡版

疑所決膚而滅永丹厥心毋為紫奪 朱盒

晨而興謹斯櫛毋以養望為爾逸 櫛銘

勿爲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墨池
毋苟汙難復去點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像致敝家畫叉
彼有所染膚爾革彼而不染膚爾澤革如澤如爾之德研匣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忘無縱靜兮重兮敬德日躋壓石
懸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書鎮
執斯七毋忘秉耒饘粥於是以療余餒七銘
操斯柄亂斯正帚銘
纍寸成尺如彼積德巾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抑揚於是度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屏風
視彼壺庶乎虛空視茲矢庶乎直躬心端體正遐不中投矢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蓋銘
毋曰內可闕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緊內外無二惟明德之大紳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印薦
子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遵爾高明燭檠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尾拂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印範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磨厲工毋歇牙刷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和爾剛銳以解余結觿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

姚江黃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錫祖 徐兆熊 熊榮祖 劉秉楨
熊青金 熊青綿 周學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遂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敬祖為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為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為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霍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邪端修五嶽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為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毆箠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嫚笑隨之。先生曰：一鄉嬲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為非，而以違俗為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為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為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為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為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為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即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腳。與希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先生為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動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動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咈，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真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遺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還一善，得一能，還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

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遂耳非道遠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閒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閒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質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即動而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閒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曾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賓　重刊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為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為交阯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為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為李文毅時勉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竅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而行○在天為理與天常存在人為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即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即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鶩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為至則為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即體事即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却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汩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竅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

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卽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卽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卽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書）○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卽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卽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詩）○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柰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下同）○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膟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酹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之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意歟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閒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謚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輭異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東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皭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況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剛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出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噫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賢曷終乎士可入賢不可得而息也入士斯已矣賢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賢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昶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文曰不罷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不能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鬢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宏治中起

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釋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檢笞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秖是步行自後朴菴（拯）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瀆渡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雞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還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墊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秖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門人二次淸明冬至祭祀之餕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盆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尙有贏俸卽爲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枕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事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卽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爲思慮發之於身爲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爲父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擧此之謂德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心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鍊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昭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爲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爲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詁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闢不可得也暇闢佛老乎哉所幸眞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眞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欲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

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莊昶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宏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臺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是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真靜圓融若憒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爲徒受矣○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三天說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粗巨細之事無不皆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以爲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無爲及其有言則孰爲陰孰爲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靈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爲性孰爲道孰爲教而性道教之授受皆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爲謬亦不以余言爲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熙林光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誑陳爲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爲我兼愛虛無寂滅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腐草不除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瞶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聞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宏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與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晏駕爲人指摘先生亦不辯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蕭宜翀嘗遊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飭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紹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既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卽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爲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冊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囫圇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窺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嗤簡策爲糟粕卒至顚瞀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費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蹺蹊不差異不高遠不麄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蹺蹊差異或務爲高遠麄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卽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不能無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爲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爲之蔽而天理漸以泯矣○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倖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豈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文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貜猊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證褧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褧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

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裴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

姚江黃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繼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會金 熊育錦 周聯慶 萬兆柄 李真實 重刊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頭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勑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科舉不定正者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貝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鎭海先生生於鎭海遷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爲金槐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首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蕺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愼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愼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轉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黑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

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黑外復爲白卽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

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成）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眞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恥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書文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第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

下等　考德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紬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麤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則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麤者耳得其麤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麤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蚏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眞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堦升堂覩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周公載）○大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閒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同上）○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卽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答何椒丘）○蔡九峯之學未得爲醇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玄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上）○世人言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飮酒食肉爲禮今人必以飮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眞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執古辯）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廣東以詩書變其俗土官陶氏遣子從學卽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

兩浙鹽運使擢蘇吏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嘗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為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為事也蚤年即有求道之志與白沙書問為友與書閒詩云黃門僊客歸蓬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屢嫌離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為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静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處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為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静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屏居僧舍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褁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為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為江西提學副使為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璫亂政傚蔡京召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静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為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為徵又辨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語要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愛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為○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盡矣○最要静愈静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内而不洩耳故仁者静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前輩云畢竟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擇術哉使皋契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為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權柄皆在静上○心當静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體○凡能為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静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静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静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静亦須虛方是静本色不然形静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驗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窮蹙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為利也昔人所謂

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飾字以相爲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昏亂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攪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爲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使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槪以六經爲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嘗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墮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斂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爲說因子貢之多言憂以爲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眞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騖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距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讀[illegible]阜存[illegible]私記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歸周公嘗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棄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賊人也重矣哉賊之鍾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擬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可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莫慮勞著步莫慮放出聲久之自閑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塵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寧有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貧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尙敬爾心術愼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詭人於明目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嘆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遠○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各二實一靜虛動直○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遠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藐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會諸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鑑○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縹緗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擇其心於淵默之天牽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爲實信天下

以大節謨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格天之功與於衽席獨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蕺山先師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嘗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南山素言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甘旨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荊公之時亦可以舉禮樂矣○明道善處荊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聞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疎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願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奧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體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憂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心即在此事在此心即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即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即誠也積中而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為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為動動而內照深沈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為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卽是敬天蓋天卽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

明儒學案卷四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絅祖 熊育鑰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炳 劉蓁楨 李真實 重刊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宏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敘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怳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轇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秖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轇轕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秖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呼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即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羲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困知記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

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卽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閒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成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也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卽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寔其然乎○天人一理而

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愼其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愼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愼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傳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即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眞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亹亹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即不須大段著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后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即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尙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得此虛靜養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嘗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

發夫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某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只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者此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淸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寃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寃正恐不免寃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薛文淸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淸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

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又云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即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也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該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即爲合理是即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耶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即主則其得法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耶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即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却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顢頇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顢頇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欛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顢頇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改葬墓碑幷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註援云者詩云繡畢一方金針誰發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謂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禪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氣即理皆然○理即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

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下直上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讀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爲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爲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爲物欲各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氣血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高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藏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藏焉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耶○因閱慈湖嘗賦詩二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一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原節詩中嘗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爲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能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耶○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

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論學書

吾之有此身與萬物之爲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

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雜出而常危也既是人心動靜如此即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閒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即斯義也答黃筠溪○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知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以爲分別事識無疑矣以下答歐陽少司成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

安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旣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則自頂至踵豈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自玆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讀佛書辨抽困知記中辨佛書者另爲一帙

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閑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云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自性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知覺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眞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眞是玄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雜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又云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眞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眞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眞實相不滅非自眞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變名爲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

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爲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現在一念爲塵境所轉故有與轉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即真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注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爲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即如來清淨忍智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爲無始虛僞惡習所薰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註云此體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迴光能體淨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刹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注云愚夫

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常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自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真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業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習見轉變名爲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無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祇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

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譬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攙則亦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虛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所當辨者二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辨之所謂天地閒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即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陽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人故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

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揑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塞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轉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語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疊疊也蓋疊疊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卽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隨他憑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揆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蓋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

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鄭尙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卻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是實是虛妄孺齋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耳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眞邪◯杲答曾天游侍郞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卻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腳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腳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惟佛氏耳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縉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升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之學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亘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岐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茍同如此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蕃籬散何事深林尚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卽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爲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卽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爲體而後可言其爲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卽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爲言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爲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斂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

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寤寐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爲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卽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 心性情說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卽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卽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 道器說下二條同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淸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太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眞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眞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 一原說 ○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旣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 易說下二條同 ○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神神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卽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卽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己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乃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汩於异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 大學說 ○人之爲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 讀朱子或問 ○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所謂在天爲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爲性所爲在人爲性也循性而出散爲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敎也道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愼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愼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却太平之

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愼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爲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聖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乎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爲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徹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心亦可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爲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費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卽其旨也○君子喩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喩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卽是有事勿助卽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卽其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仁說○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學說下六條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卽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卽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

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愼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卽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卽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體用說○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絪縕糅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爲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聚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爲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梏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卽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已者謂命而感之體卽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揜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曆家以日月星辰爲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爲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讀程語○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爲己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性蓋闢佛老而爲言也釋說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者爲體則立言者之過也○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却緣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爲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眞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須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瞑目前明明有先視以下論性○治心如治目刮去瞙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淸性無際○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釋言理是障此錯認理字理卽是吾心無生亦無死○嘗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天無外○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戒懼一生心卽此是愼獨物欲遏將萌乃是敬未足○閑邪則固一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己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一者之謂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此理最爲約但恐不持久旣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閒斷存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卽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卽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却入井欄坐○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墳壞○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地存心卽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漫述○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敘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瑭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勸聖學辨中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

書薛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囿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判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擬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刪良能而不舉非霸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即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即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既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即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

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涼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冽夏過炎則秋冒其餘熾氣偏理亦觭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與竊見孔經之在世猶襃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即事也事即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亡靜猶靜之不能亡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無事勿生妄念勿從嚚容動而酬用勿味本心勿徇外欲動而徇欲離以求靜靜而雜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真空真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即理也然乎曰然性者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別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即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即其喜笑慕戀謂之愛即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即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道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繫辭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會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貯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質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

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即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理人倫其元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節故博非顏子之文則約非夫子之道○亡氣外之形亡神外之氣亡理外之神亡命外之理亡心外之命亡命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囿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對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端附會之曰道即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即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雜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爲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即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即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興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爲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誄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何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

隋厥體盡賢德實書以識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爲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磨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過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數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即空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暢達萬有並作本體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蘚自生冬冽地拆薺麥自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墜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爲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肩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即田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者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徵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違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乘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閒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萬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衆彝於何地耶

松廬雜言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謂良能而不學非爲儒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過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曰伐偽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將之斯來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滯其辨析之界歟鮑氏而下無識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教其業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青鑫 熊緝祖 熊育繡 徐先潤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霖楨 李真實 重刊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何瑭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裒其遺書讀之登宏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贈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瑭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臺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究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清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言語威儀禮樂刑政歟真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辯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請問其旨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齊治平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新民爲用而實本於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有知止能得之訓焉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此誠意之後雖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焉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舍而不求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多矣

語錄

有問一貫約禮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以聖賢心法爲初學口耳此道聽塗說之最可惡者○門人請梓文集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先之論正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有言先生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者曰此後世儒者輕世傲物之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得軒冕自是軒冕如何銖視得此何異老莊芻狗飄瓦曰如是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浮雲在不義不在富貴也

陰陽管見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迺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蓋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鄒東郭先生屬予筆之成書因略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旨亦未明也迺補書二條於內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己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譌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嘉靖五年九月朔日敘○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陰有形陽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一章○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之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二章○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爲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三章○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誤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冰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之爲靜也昭昭矣四章○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定形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於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於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宿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少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如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五章○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於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有餘蘊乎六章○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七章○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八章○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迺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而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混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九章○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之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以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

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十章〇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不可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爲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十一章〇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譏其失者今不贅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暑寒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迺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十二章〇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爲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爲陰乾變其初九爲初六則爲巽故謂風爲天之變蓋天下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爲九三則爲艮故謂山爲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二爲六二則爲震火爲陰伏則奮擊而爲雷故謂雷爲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爲初九則爲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爲澤故謂澤爲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無乃以震爲陽可下行於地之分坎爲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儀其位耶若以兌爲巽以巽爲兌則陰陽之分尤爲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十三章

以伏羲之橫圖豎起觀之則造化在目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後語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略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躐而鑿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輒以己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爲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救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爲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嘉靖甲午冬至後二日序〇造化之道合言之則爲太極分言之則爲陰陽謂之兩儀陰陽又分之則爲太陰太陽少陰少陽謂之四象四象又分之則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象謂之八卦天地水火常在故爲體雷風山澤或有或無故謂之變此皆在造化之中而未生物也其既合則物生矣一章〇陰形陽神合則生人所謂精氣爲物也離則人死所謂游魂爲變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無形可見形雖尚在然已無所知矣陽有知而無形陰有形而無知豈不昭然而易察哉二章〇天動而無形風亦動而無形天不息風有時而息下交於陰爲陰所滯也高山之巔風猛蓋去陰稍遠不大爲所滯也雲霄之上風愈猛蓋將純乎天也然則天變而爲風也明矣春夏日近火氣盛則雷迺發秋冬日遠火氣微則雷乃收雷有電火光也雷所擊有燒痕火所燎也然則火變而爲雷也明矣若地水之變則有形易見不待論也周易謂停水爲澤管見則以水之化而散者爲澤蓋停水與流行無異而水之化爲雨雪霜露者於八卦遂無所歸且澤有散義先聖亦有雨澤之說故不從周易所取之象蓋於造化之道不合雖文王之象亦不敢從也三章〇世儒論天道之陰陽多指四時之變而言而四時之變陰陽消長實指水火而言而天之本體則運行水火在四時之外無消長也地道之柔剛則以形論地水相結爲火所煆者則剛而火氣行於地者人不敢犯亦謂之剛至於地水本體至靜而無爲則謂之柔此所謂地有柔剛亦自水火而來也四章〇周子所謂太極指神而言神無所不統故謂太極神無形故謂無極而太極朱子所註亦得其意但不言神而言理故讀者未卽悟朱註上天之載蓋指神而言也殊不知太極乃陰陽合而未分者也陰形陽神皆在其中及分爲陰陽則陽爲天火依舊爲神陰爲地水依舊爲形若太極本體止有神而無形則分後地水之形何從而來哉由此化

生人物其心性之神則皆天火之神所爲也其血肉之形則皆地水之形所爲也此理先聖屢有言者但學者忽而不察耳蓋有形易見而無形難見固無怪其然也五章○橫渠論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氣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故不可見夫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此儒者之所共言亦橫渠之所知也盈虛空處皆天氣可謂聚矣是果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拔山倒海亦可謂氣聚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神與聚散之迹張子竊測而未至也六章○老子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太極而生陰陽五行張子謂太虛無形而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子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至張子則直謂虛無形止爲氣之聚散不復知有神形之分此則又不同也學者詳之可也七章○浚川謂鬼神無知覺靈應凡經訓禍福祭享之類皆謂止是聖人以神道設教實無此理此大悞也人血肉之軀爾其知覺感應孰爲之哉蓋人心之神也心之神何自而來哉蓋出於造化之神也人有形聲可驗則謂之有神無形聲可驗則謂之無淺矣八章

陰陽管見辯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柏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柏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柏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黲則妙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皆出自釋氏仙佛之論誤矣夫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尙何在乎仲尼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而無形者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精者論眞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爲形耳陰陽管見中略具此意有志於道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相似○柏齋言道體兼有無亦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再辯愚謂道體本有本實以元氣而言也元氣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卽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辨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陰陽卽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盛遂爲物主耳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象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質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女牡牝皆陰陽之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陽耳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也寒暑晝夜嘗見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之行不能直遂蓋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屈伸之道也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此數語甚眞然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以神字易之蓋神卽氣之靈尤妙也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然且包天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郄萌曰天體確然在上此眞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柏齋惑於釋氏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卽天類誤矣男女牝牡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也卽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卽盛者恆主之也柏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陽之說愚於晝子陽月陰月辨之詳矣呼吸者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

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柏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之何如柏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極言之雖蒼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二氣相待有離其一不得者況神者生之靈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柏齋欲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土卽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木温爲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之辨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也誤矣○柏齋曰土卽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月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卽爲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辨豈不可哀柏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辨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自是一端不必與辨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爲痼疾夫夏秋之時膚寸雲靄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爲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爲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動爲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冰乎水乎使始於冰雖謂冰爲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冰乎水乎此有識者之所能辨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故有氣能動冰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冰謂流動爲天火之化得乎哉○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淩川善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說變矣而師巫猶謂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二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爲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淩川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謂己見不可易耳吾幼時所見與淩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淩川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愼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氣實而成非虛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潑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柏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嘘唾成雨握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築壇動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柏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謂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投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蒸水爲雲灑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砲起雷爲人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知是何神靈驅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耶此類說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特天道未透益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己故執己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淩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淩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己此則失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格不契何以相信使勦襲之言會於愚心卽躍然領受況大賢乎謂人不及己執所見而不易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豈如是乎柏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以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驅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兩間神

鬼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散乃憑物以祟人若夫罔兩罔象山魈木魅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達智者再思之何如○謂禍福祭祀之論意猶爲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梏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信淺儒之說何也豈梏於耳目聞見之迹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咎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得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窅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播之何也人物巨細亦懸矣播人必播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常性命之正世人與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昧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主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跡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辨○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卽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悞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準易以論造化愚嘗辯而病之柏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謂陰陽已分似也今生於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象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易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無人猶識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刺謬歟論要歸大抵柏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曰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離以異端之說悲哉○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者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游魂爲變也神在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尙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眞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悞矣橫渠力辨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前形氣神沖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柏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謂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柏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可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柏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柏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柏齋酷嗜仙佛受病之源矣○五行生成之數愚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見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與辨也嘉靖甲午十月朔日書於柏齋私居○柏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

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滓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海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火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竊以爲非然矣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横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略相同但老氏周子猶謂神生形無生有横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横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神形之分魂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今謂老子周子知之横渠不知豈不冤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柏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横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柏齋又安能以横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形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息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柏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矣因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二日書○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也世儒類以氣體爲無悞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論其餘矣○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是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柏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後坤發育萬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己有地有地之神人有人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無之說何異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久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濕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横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柏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異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柏齋又云後世有揚子雲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俟諸後聖必能辯之

明儒學案卷四十九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先驥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鑑 周聯慶 蕭先柄 李真實 重刊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宏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鎭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搆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諡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即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即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雅述

學者始而用功必須主敬存誠以持其志而後有進久而純熟動靜與道爲一則誠敬不待養而自存志不待持而自定矣程子論持志曰只此便是私此言亦過高儒者遂以主敬存誠以持志爲有意而不務殊失下學上達之意近禪氏之虛靜矣○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動作行事可以觀聖人內蘊不可知而發外者可以概觀天除却四時百物聖人除却動作行事則其道隱矣將何以爲知天知聖之具儒者好高乃謂以動作言語求聖人爲末過矣推此意也直欲枯禪白坐以見性乎○世變有漸若寒暑然非寒而突暑暑而突寒也聖人拯變於未然在乎其勢而已矣平其勢在理其人情而已矣故將怨者則德之將渙者則萃之將昂者則抑之此聖人先幾之神也悠悠坐視養亂焉耳矣○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薛文清云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愚謂性道有善有不善故用明使皆善而無惡何用明爲聖人又何用強爲修道以立教哉自世之人觀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者常千百昭昭雖勉於德行而惰於冥冥者不可勝計猶賴讀書以維持之故謂人心皆善者非聖人大觀真實之論也○聖賢之所以爲知者不過思慮見聞之會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別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殊不知思與見聞必由於吾心之神此內外相須之自然也○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爲親耳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凡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近儒好高之論別出德性之知以爲知之至而卑學問思辨之知爲不足而不知聖人雖生知惟性善達道二者而已其因習因悟因過因疑之知與人大同況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必待學而後知者哉○博覽而約精博無定而約執其要博有過不及而約適中也此爲學心法世儒乃曰在約而不在博嗟乎博惡乎雜者斯可矣約不自博而出則單寡而不能以折中執一而不能以時措其不遠於聖者幾希○性生於氣萬物皆然宋儒只爲強成孟子性善之說故離氣而論性使性之實不明於後世明道曰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又曰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此三言者於性極爲明盡後之學者梏於朱子本然氣質二性之說而不致思悲哉○諸儒於體魄魂氣皆云兩物又謂魄附於體魂附於氣此卽氣外有神氣外有性之說殊不然體魄魂氣一貫之道也體之靈爲魄氣之靈爲魂有體卽有魄有氣卽有魂非氣體之外別有魂魄來附之也氣在則生而有神故體之魄亦靈氣散則神去體雖在而魄亦不靈矣是神氣者又體魄之主豈非一貫之道乎知魂魄之道則神與性可知矣○格物之訓程朱皆訓至字程子則曰格物而至於物此重疊不成文義朱子則曰窮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窮字聖人之言直截決不如此不如訓以正字直截明當義亦疏通○天之氣有善有惡觀四時風雲雷霧霜雹之會與夫寒暑毒癘瘴疫之偏可覩矣況人之生本於父母精血之湊與天地之氣又隔一層世儒曰人稟天氣故有善而無惡近於不知本始○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卽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耳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自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爲而尙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甚矣○靜寂而未感也動感而遂通也皆性之體也聖人養靜以虛故中心無物聖人愼動以直故順理而應此皆性學之不得已者後儒獨言主靜以立本而略於愼動遂使克己復禮之學不行而後生小子以靜爲性眞動爲性妄流於禪靜空虛矣○人之生也使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察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況其下者乎○文中子曰性者五常之本蓋性一也因感而動爲五是五常皆性爲之也若曰性卽是理則無感無動無應一死局耳文中子之見爲優荀悅曰情意心志皆性動之別名言動則性有機發之義若曰理安能動乎○或謂氣有變道一而不變是道自道氣自氣岐然二物非一貫之妙也道莫大於天地之化日月星辰有薄食彗孛雷霆風雨有震擊飄忽山川海瀆有崩虧竭溢草木昆蟲有榮枯生化羣然變而不常矣況人事之盛衰得喪杳無定端乃謂道一而不變得乎氣有常有不常則道有變有不變一而不變不足以該之也○孟子之言性善乃性之正者也而不正之性未嘗不在其言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豈非不正之性乎是性之善與不善人皆具之矣宋儒乃直以性善立論而遺其所謂不正者豈非惑乎○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卽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卽此數言猶是二之也夫人具形氣而後性出焉今曰性與氣合是性別是一物不從氣出有生之後相來附合耳此理然乎人有生氣則性存無生氣則性滅不可離而論者也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心之能思皆耳目心之固有者無耳目心則視聽與思尙能存乎聖人之性亦自形氣而出但以聖人之形氣純粹故其性無不善衆人形氣駁雜故其性多不善耳○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非聖人語靜屬天性動亦天性但常人之性動以物者多不能盡皆天耳性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動以天理者靜必有理以主之動以人欲者靜必有欲以基之靜爲天性而動卽逐於人欲是內外心迹不相合一矣○佛氏教人在持自性持自性者執自己之本性也言一切衆生皆有本覺謂本性之靈覺處雖流轉六道受種種身而此覺性不會失滅故以此爲眞性儒者不達性氣一貫之道無不浸浸然入於其中朱子謂本然之性超乎形氣之外其實自佛氏本性靈覺而來謂非依傍異端得乎大抵性與氣離而二之必不可得佛氏養修眞氣雖離形而不散故其性亦離形而不滅以有氣卽有性耳佛氏旣不達此儒者遂以性氣分而爲二誤後世之學甚矣

愼言

有形亦是氣無形亦是氣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氣也無形元氣也元氣無息故道亦無息是故無形者道之柢也有形者道之體也○天內外皆氣地中亦氣物虛實皆氣通極上下造化之實體也是故虛受乎氣非能生氣也理載於氣非能始氣也世儒謂理能生氣卽老氏道生天地矣謂理可離氣而論是形性不相待而立卽佛氏以山河大地爲病而別有所謂眞性矣可乎不可乎○萬物巨細柔剛各異其材聲色臭味各殊其性閱千古而不變者氣種之有定也人不肖其父則肖其母數世之後必有與祖同其體貌者氣種之復其本也

橫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祕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

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爲仁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苟無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卽佛氏所謂四大之外別有眞性矣豈非謬悠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旨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吁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絪縕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聖人之性皆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世聖人懼世紀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爲善畔於此則爲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

答薛君采論性書

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乎愚則反求吾心實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卽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卽有元神有元神卽能運行而爲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著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著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耳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傅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稟淸明純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淸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證性理之不可以爲一孝經毀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於氣固不敢以已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矣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劉秉楨 李真實 熊棨祖 董先柄 徐兆鵬 周聯慶 熊錫祖 熊育儲 夏鼎 熊育鑫 重刊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彝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即以此爲教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教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尚拘乎於舊論耳羲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余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潸然

論學書

德性之知本無不能也然夫子之教必致知而力行守約而施博於達道達德一則曰未能一焉二則曰我無能焉未嘗言知而廢能也程子曰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又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大學言致知繫於人之問學者也孟子言良知必兼良能本於天命之德性者也惟宋呂希哲氏獨以致知爲致良知而廢良能則是釋氏以心之覺悟爲性矣圓覺經以事理爲二障必除而空之則理不具於心心不見於事惟神識光明而已反身而誠似不如是復林見素書○昨承教中和之說謂陽明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之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今人用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則知其體亦未能得未發之中則人皆可爲堯舜豈謬語哉蓋陽明之學本於心之知覺實由佛氏其曰只是一念良知徹首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此乃金剛經不生不滅入涅槃覺安知所謂中和也又曰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吾所謂良知又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又畔孟子性善之說矣既曰無善安得又曰是謂至善是自相矛盾也又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悔錯用二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敢謂其與佛老汩沒俱化未嘗悔悟但借良知以文飾之耳鄙然戚然生謂中庸者作聖之樞要而精一執中之疏義也明乎此則佛老之說祇覺其高虛而無實避去不暇又何汩沒之有哉夫堯舜始言中孔子始言中庸之爲德中不當足矣而言庸何也蓋慮人以中難知難行而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又以庸言之蓋謂無過不及之中乃平常應用之理降衷秉彝人人所同也故子思述孔子之意以爲此篇凡言及品節限制而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言及天地民物皆以廓道心之微也然道心之發恆與人心相參則察之不容以不精守之不容以不一必精而至一則中可用於民推之天下國家而天地位萬物育矣其用功以致中和也俗儒皆以戒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然章句或問惟言存養省察未嘗分言動靜也生愚以爲此乃默識天性而操存涵養之爲學以此訓人以此修道立教無非中庸之爲德合內外之道即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性既存於心心自見於事聖神功化之極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昨談及此猶未之詳也試更詳一得之愚可乎蓋首章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與末章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相應聖學相傳洪範五事孔門四勿皆從此用功雖稠人廣坐之中從事於此惟恐少怠記所云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待感物而動哉故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默識天性之中庶乎情發而皆中節由此推極則中和致矣若待靜時存養則無有所謂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時矣嘗當中夜不接物時驗之目睹隙光耳聞更漏或擁衣而動呼童而言未有無思無慮如槁木者故曰纔思即是已發惟內視返觀則性如皎日有過即知是謂明德好惡本無一偏豈非未發之中乎若對客應酬亦然一有偏處即靜以待之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而和自中出矣涵養日久便是默而成之篤恭而天下平不獨成己而已若嘵嘵講學各執一端則自相乖戾去中和遠矣與徐養齋書○箋詁者聖經之翼也諸子者微言之遺也史牒者來今之準也雜文者蘊積之藥也世之談

明儒學案卷十一　浙中一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懿　熊維祖　熊杏鍾　徐兆鰲　周繩欽　熊榮祖　熊兆柄　劉秉慎　李象賓　重刊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劉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閒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游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酧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邵思抑）○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路此蹊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息心閒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采）○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戾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咒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齋序）○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始終歧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承吉）○巖形方外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甑二洞門自東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觀月自朏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巖以月名本此濂溪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月巖記）○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怳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適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以虛見且自誣也（贈薛尚謙）

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書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此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是判理氣而為二乃未定之論也然道之大原出於天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而為二豈天兼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易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土在其中則為五行自此化生萬物飛潛動植皆人以文字名之爾是則理由羲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由此辨之氣之有條不可紊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天生人物靈蠢不同實有主宰之者惟得天命之正而能存存無息則可以配命同天故詩書言天又言帝如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敬而正之也無一時無一事而不敬慎以存養省察者即中庸所云也如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不言天而言帝者有主宰於其間使靈而為人者其性異於蠢物與牛犬之性不同即孟子所言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即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之謂也乃若形而上者謂之道則以爻象所形而言世儒一概論之誤矣與林北泉士元書○試共分源論之孔子翼易言心性天道有自卦爻取象言者亦有自天人統言者如習坎有孚維心亨此所謂心乃剛中之象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所謂心乃聖人之心也乾之利貞曰性情復之見天地之心皆象焉耳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統言天人之理所謂陰陽乃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何與於取象哉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對此則論卦爻陰陽而立是名也後儒概以統言者混論之則誤矣程子曰惟此語截得上下分明亦是象言也蓋道非無形也無形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有形於天地者也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不離乎形而亦不雜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於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矣不分道器則混精麁於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今分源體要終發明偶亦相合與王分源任用書○生惟安於命而無欲速蓋成周以詩書造士以三物賓興自一年離經辨志迨九年大成而猶待強乃仕若此其久者何也欲其多識而貫之以一博文而約之以禮畜德以潤身而後能從政以澤民故也三物者其明明德於天下本始於格致者乎六德之先知仁也六行之先孝友也六藝之先禮樂也知本也其本治而末從之矣是雖成而上下然理一分殊非聖言未由漸悟盍觀於植乎溉其根者博也歸其根者約也千莖萬穗自根而出食其實散其贏器其畱繇緡其絲麻日滋歲積用足而施普矣不殖則將落而奚普之能施此生之所以安於命而無欲速者也與張蒙溪書○孔子之教人博約而已矣博文而約之以禮即多學而貫之以一者也昔嘗談及尋樂朱子曰不用思量顏子惟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為欲撓自爾快樂以佐觀之論語言博約者凡二見蓋從事經書質問師友反身而誠服膺勿失則此樂得諸心矣樂善不倦絕無私欲天爵在我不為人爵所困役天地萬物與吾同體更無窒礙隨時隨處無入而不自得然則寓形宇宙之內更有何樂可以代此哉莊誦執事餘冬序錄終篇啓發滋多與向日京邸共談時樂無以異然則執事殆真得孔顏之樂者哉夫庖羲始造書契治官察民墳典與焉臯夔稷契既讀其書矣是即博文也得之於心則天之敘秩我者我得而惇庸之同寅協恭和衷如臯陶所云者而能有行焉是即約禮也今之道學未嘗讀書而索之空寂杳冥無由貫徹物理而徒曰致知則物既弗格矣無由反身而誠則樂處於何而得哉善乎執事之論學也其曰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濂溪實倡之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此可見學必讀書然後為學問必聽受師友然後為問篤言浮談但曰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則自索之覺悟正執事所謂野狐禪耳呂希哲解大學曰致知致良知也物格則知自至堯舜與人同者忽然自見又作詩擗元凱而俳相如以莊周所言顏子心齋為至嗟乎莊周不讀孔子書論之書又安知心齋由於博而後得於約邪謝顯道見明道誦讀書史明道稱顯道能多識伊川見人靜坐以為知學蓋聖賢修習必反躬內省若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又執事所謂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覶縷為眷象龍敷旱抑竟何益哉此周濂溪教二程

尋樂之宗旨也然世俗相傳謂先生太極圖說得諸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其誣固不必辨但此圖與通書相爲表裏先生蓋讀書探造而自得非索之空寂杳冥者圖首曰無極而太極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實理存焉天地人物一以貫之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其實理同也卽書誠者聖人之本也其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書誠源誠復也其言聖人主靜立人極卽書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故靜也靜則至無之中至有存焉其渾然太極矣乎徵諸易與中庸則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本也不言四象而言五行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皆以土生數五居中而四象成焉亦中正仁義之所由定也至聖之德本得諸至誠之道蓋如此至誠無息至聖有臨則天地合德矣既與天地合德則與日月合明四時合序可知故言孔子立人極傳自堯舜文武及與上律下襲必譬諸四時日月爲天地之大德曰生若或譸之而小德分殊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明萬物各一其性如所譸之川東則不入於西南則不入於北而往過來續不舍晝夜故曰小德川流萬物之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之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孰綱維是孰主張是若有宰之而特不得其眹者矣故曰大德敦化此則書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先生眞積力久融會貫徹乃爲圖又爲之說自博而約雖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豈非聞孔子之道而知之者哉（與何燕泉書）

○指摘傳習錄九條如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忠君之心卽有忠孝之理無忠孝之心卽無忠孝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此義外之說蓋朱子既謂理不外心正自本體言其格物傳卽物而窮其理卽是我心卽之也非義外也書曰以義制事語曰聞義不能徙以與聞皆自心言卽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理義不根於心又何悅哉然錄中亦有嘉言如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是發明中庸合內外之道也其辯人謂晦菴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居敬窮理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又恐學者之躐等或失之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譏其支離不知此乃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此其最得者也又曰聖人述六經惟是存天理去人欲道問學時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至善如事親溫凊必盡此心之孝惟恐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自然思量父母寒熱求盡溫凊道理此亦其最得者也然亦有大弊與孔孟相反者如曰新民從舊本作親民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此則弊流於兼愛而不自知矣如曰今人知當孝弟而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非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則是矣然講求既明又焉有爲不孝不弟之人乎乃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人喜其直截遂以知爲行而無復存養省察之功資質高者又出妙論以助其空疎而不復談書以求經濟此則弊流於爲我而不自知矣吾不知其於楊墨爲何如也執事所指摘者謂陽明陷溺於佛氏二十年然後以致良知爲學本不過一圓覺耳如曰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此則佛氏不可思議之說也吾儒下學而上達惟一理耳豈可歧而二之哉既以親親卽爲仁民又以良知卽爲良能至此則又不合而爲一口給禦人陽儒陰釋誤人深矣（答汪方塘思書）

○講學之徒惟主覺悟而斥絕經書自附會大學致知之外不復聞見古今連宇宙字義亦所不識蓋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乃性分內事必貫徹之方可謂物格而後知至羅念菴昔與唐趙各疏請東駕臨朝幾陷大僇後得免歸亦主覺悟而不讀書之所致也今觀其集首答蔣道林書不展卷三閱月而後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大海魚龍變化豈非執靈明以爲用者邪昔六祖聞師說法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楊慈湖倣之曰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可謂蹈襲舊套矣然既曰無物又有魚龍而宇宙渾成一片此卽野狐禪所謂圓陀陀光爍爍也其與舊日冬遊等記更無二致（復何實巖鐘書）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爲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爲仁亦猶人之所以爲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爲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爲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爲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於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爲桃則寧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爲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爲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嘗觀於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爲木而乾爲木果在春爲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閒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於行子貢之問乃其極功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何哉蓋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己欲卓立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頹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己欲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爲山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丘陵必聯其岫無大無小如聳如峙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澮畎澮必入於川無小無大如躍如騖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觀此則堯舜性之之聖亦體仁於心而已矣學以入堯舜之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大學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濟衆豈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問曰顏子之學體在爲仁用在爲邦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曰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涵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爲是實少有間焉體場傷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此之謂也仁根於天夫猶是也心一息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斷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處惟祿是依故不失祿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說

○物理易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爲而爲者也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是也物欲易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饕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子貢貨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則違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周禮曰則以觀德毀則爲賊是也則者法也自貌言視聽而達諸人倫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從明聰以及親義序別信之類是也推之盈天地間無一物而無理可法者違其理則非天之法矣易所謂天則正以其出於天當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豈敢毀之而自賊哉將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雖有推極之義而說文原訓則曰送詣也其文爲久至觸類而推極之久則天牖帝迪送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於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玄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爲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爲哉是數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爲一惟木不然挨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李荊棘共陌連根鄰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荊棘必翦猶惡之當遠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猶善之欲有諸己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本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爲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喜怒哀懼無節於內胡爲物交物引之而去

乎必使心能爲身之本明於庶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爲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胡爲而偏乎必使身能爲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後已天下大矣始於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於天下平後得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誠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反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之道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況而格諸曰否否本則身厚刓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論○道也者無有精粗大小遠邇微顯格天地濟民物曰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洊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來教謂良知是人生一個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答雙江○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工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閑工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毫釐千里答濮致昭○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書原贈處○聖門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吾儕講學以修德而日用踰矩處乃以小過安之何以協一胸中一有所不安自戒自懼正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明只是一矩

東廓語錄

問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吾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爭事整飾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峻極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臾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古人發育峻極只在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中和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業不肎放過其卽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爲己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自費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壺深汲水漸充滿溢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卽在源中日月容光卽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卽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卽在大本之中堯明卽在欽中舜哲卽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凝道說○理一而分殊統之在道者也夫子贊易始言窮理理不可見也於氣見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確哉言乎理卽氣也氣之有條不可亂者謂之理理之全體不可離者謂之道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分陰分陽則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

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周子爲圖以明易與川上之歎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卽氣也一氣渾淪名爲太極二氣分判名爲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爲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早有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萬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紊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紊諸說文原訓曰理治玉也治玉者旣琢而復磨之極其精研則玉之渾然者粲然可見得其理以修身而無欲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皆在於我何則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地順承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傳性之知本無不能也守之則德可久行之則業可大廓之則配天地未有難且繁者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彼以覺悟爲道者豈夫子窮理之旨哉衹見其支離爾斯論也吾聞諸羅整菴氏而益明云原理

○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卽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恆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爲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能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賢等殺章而爲敘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蓋人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爲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至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爲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絕乎利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粲然者於中乎故堯舜禹臯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卽天也人自違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禮何時不在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眞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爲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爲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折諸聖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誠能修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雖然仁固難能也人得之以爲心則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爾求則得之欲盡理還藏而必顯人皆見之見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贊易也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反對則剝之終也碩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顏淵博文學以聚之旣能且多而又問於不能與寡則辨之至明矣有若無實若虛寬以居之犯而不校不遷怒不貳過則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遠復而能不違仁與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幾由己其惟獨乎愼獨則能敬以入誠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勉焉之謂賢其學二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碩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復其爲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爲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司馬牛諸弟子各因其材而篤樊遲三問而所告三不同者隨日月至焉而發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聖人如天覆萬物原仁

○堯舜之世道德事功見於典謨者無非學也雖不言學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爲萬世法與自成湯言性後傳說始言學說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求多聞式古訓則理日明苟無言語文字以爲學則非吾之所謂學矣次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蓋遜其志敏於學則道日積苟不勉強學問以爲道則非吾之所謂道矣終之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蓋斅學兼全終始克念則德日修苟執圓明覺悟以爲德則非吾之所謂德矣自有書契治百官察萬民以來不可一日廢也雖言語文字曰繁仲尼刪述六經則已簡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士之待聘者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聞識雖多而貫諸一心則道明德立丕建事功而堯舜之治有不復者哉然好高欲速厭常喜新是己非人黨同伐異學者之通患也雖堯舜在上文章煥然而言由其心文見於行命德亮工之外蓋鮮見焉故驩兜黨

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違反以爲功有苗效伯鯀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爲賢而況孔子春秋之時乎蓋道家者流起自黃帝伊呂歷記成敗之道而書成於管仲惟守淸虛持卑弱以用兵權孔門弟子蓋有感於異端違離道本而畔博約之教者雖子路之勇猶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故教人一則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二則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時則老子之學無欲無爲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守中保盈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禮文爲亂之首道之華則是執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嘗問禮而知其意夫道德仁義既失則禮無本矣此所以從先進與及殤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莊周之言也豈老氏以正治國之意哉時至孟子楊朱墨翟興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其爲我也有類於不敢爲天下先翟之言其節用非儒述晏嬰之毀孔子曰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其兼愛上同則有類於慈儉者焉然未嘗一言及於老氏以爲宗也司馬遷引墨譏儒崇黃老而薄六經謂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學自本貫末雖孔子之聖猶資聞見以文德性之知而擴充之詩書執禮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學易可謂念終始典於學者矣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於攝相事得邦家綏來動和之化則其所擴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以致此哉況六經藉孔子刪述要而不繁漢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僅數人爾迄武帝時安得有千萬數哉是遷之誣也自是黃老大行於漢矣佛雖興於晉宋齊梁之間然六經猶未泯也自晚宋學苟知本則六經皆我註之言出禪學大昌其徒心狹而險行僞而矜言妄而誕氣暴而餒則六經之道晦矣嗟乎傅說之言學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者當何如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其教學兼全終始克念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廢者也後世學尙超異凡經傳皆以爲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讀佛老書雖數千卷則未嘗厭故予辟說而贊爲之辭原學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飛祖　熊育錫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逆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為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為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鋐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尚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嘗曰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為己之功以涵養為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書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為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寃乎此先生為時論所陷也

語要

凡物交於前有所溺之謂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斂之而已矣於其惕然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已矣於是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求放心說○大學言心以無所忿喜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翼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於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為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為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為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盼豈不悲乎○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聽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闇幽非微顯而闇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闇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久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以知天不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為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答陽明○中庸一書子思反復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慍四字觀其由尙絅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不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宋儒苦仁之難識悉錄論語所言仁者時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孝弟為仁之本孝弟立而仁道自生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況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懟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況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

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石痾癢疾痛漠然若不相關而況能於天下之怨愁呻吟之聲感之即應觸之即動乎是為仁之根不能立於至近之地其道何由而充大也○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為皆是此意象山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私智是也○行者酬酢克中人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然不可求之於人但當反之於己言行者君子立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疑我慢我怎生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敬也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而已矣○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疚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即乖戾之私戕其和粹之氣便有疚病既有疚病則必歉焉而不自安愧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天地之間兩暘寒燠少乖於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脈理少失其平則疾疢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愆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允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立則樂不興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郎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上書請內閣九卿輪直嘗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即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祠祭主客郎中出為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為郎時上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顓頊永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祫已為始祖不宜又為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上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選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溫視師先生以撫處之策語伯溫伯溫既用其言交人莫登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原官分守欽廉始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為兵部左侍郎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在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為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玄陰為苗主苗平懼誅乃嗾龍許保吳黑苗掠恩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郎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匿玄所先生劾玄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先生會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為舊說纏繞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為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為虛靈矣

論學書

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迨雙江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尚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嘑爾蹴爾睨視顙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本子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事以籠絡遮蓋之也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謁陽明先生於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尚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個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亦失之憮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岳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為親民之本者在是岳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於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著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是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

諸身者極於幽顯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闕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爲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也如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之以教家國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爲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缺故必皆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却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爲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鐫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爲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信服者岳之淺陋豈敢致疑於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次爲書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爲蔽也滋甚矣（與郭淺齋）○格物之說古人屢言之及陽明而益詳然鄙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工夫所謂物格者只事理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如適越北轅愈騖愈遠自古許多好資質志向甚正只爲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岳爲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乎公私之所在然後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這些子且如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即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豈有使之舍切己工夫而終日勞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爲知哉無是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胸中舊根卒難掃除而私心習之旣久又不忍遽除之也（與聶雙江書下二條同）○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餖飣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注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眞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詭險澀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事譎詭乎哉今之自託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略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略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或未嘗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譾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防者故一伸其拳拳之喙○出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面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爲談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教以求仁爲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子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問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問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問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訒眞如漢廷之法較若畫一使人即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

此以有爲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個渾淪之體以爲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者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爲有異於剽竊徇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既曰殊塗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辨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且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功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日識其節文大義亦嘗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摘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撕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事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自能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愨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度作用重爲本體之害矣○所喩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眞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恫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與黃泰泉○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眞見所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察精密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揑附會恫疑虛喝既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安識所謂心體也哉其圖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籠罩之皆謾爲大言者也岳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二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爲論辨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又思近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眞知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其曰知之眞切處即是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機械之所橫發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唱和而爲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答黃甬川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教之法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法既壞父兄所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佗佗焉爲之不厭若反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以是諄之而弗思耶今故摭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夫動作威儀之則見於曲禮少儀諸篇尤近而易守者數條列於草堂北壁使諸弟子輩朝夕觀誦深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若古人廣大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誦綴述爲事雖使聖賢訓典充腹盈紙猶不得謂之善學而況今人無用之空言耶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己之實學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已如其欲爲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　仁人心也章　牛山之木章
鈞是人也章　養心寡欲章

右存養之要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旦晝之爲有以害之也旦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先

立乎其大者不爲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辭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大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強爲揣度把捉以冀此心之或存矣

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與得通謂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于己己受得之形也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燕居告溫溫燕居謂私居告謂教使

凡行容惕惕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疾直貌

立容辨卑無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爲闐揚讀爲陽休讀爲煦言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闐滿塞實如陽之蒸煦乎物也玉色謂溫潤不變

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齊當爲薺采薺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行而張足曰趨行而張拱曰翔武跡也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謂每移足半躡之布武各自成迹不相躡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凡人宜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噭謂聲高急如噭之號呼也淫視謂流移邪眄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髮也謂垂餘髮也免去也褰袪也以上皆言其不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揚至不入皆不欲干人之私也扃關戶外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以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闔關不以後來戀先勿遂示不拒人踐履也踖躐也摳猶向也隅角也既不躐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而升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謂弟子請問之法衣撥之撥足之蹶動皆失容也坐亦跪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儳攙先也勦者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者聞人之說而和之賤者有所依據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敬事將敬之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密謂隱處也不窺密謂闚人之私也旁泛及也狎與人狎不恭敬也拔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測猶計度也

容經曰周頭正視平肩正背譬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胕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㳅古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因復也旄如濯絲跰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折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元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七條

古人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莫不各有其法然體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一身之動咸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法惟實用其力漸見

功效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所能喻也

雜言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二句於先天圓圖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也往古來今以流行之用言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往者往古之謂也自巽至坤易中謂之知來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深矣○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之機妙哉妙哉胸中須是光光靜靜流動圓轉無一毫私意障礙方與天地合一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體驗○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源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靜靜中須有一個主始得○心纔定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真個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又在格致之先也○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虛靈者爲性而不知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黃後峯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凡學莫先辨其誠僞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自然成熟與夫鹵莽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間矣○一念到時鬼神皆通○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既知此而猶以格物窮理在誠意之先何也心不放便是誠意）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聖賢所以立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當操存體驗使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靜至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胸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麤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己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汩亂其心體之真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爲愈也○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著實（知崇禮卑是）○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既曰主一無適又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貌箕倨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功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明最親切處矜持收斂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自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却檢身密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持玩弄爲實通萬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字蓋有視若徽纆桎梏不肯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別求本源頭腦其不爲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譎也者幾希○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爲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己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百物所需皆天理也只不可分一片心去那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蘊畜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得少休哀哉○凡事物未至而先立個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鮮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便一一便虛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宰而氣反挾之以動也○凡與人議論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強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叢皶之亂召爲兵部侍郎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裕先生爲讀書論纘續故於存養省察居敬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矣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讀書劄記

孟子茅塞之論深切學者病痛天理良心虛明自在坦然平道若大路然人心一動七情交雜遂茀如也充塞既久此些子虛明透露不出

與茅塞何異則運動作為皆為形氣物欲所使直無別於禽獸矣極力芟夷開除荆棘以還大路學者宜自勉哉◯閑思妄想客感得以乘隙而入病在中養不固而門戶闕疎斜徑滑習耳其原又在好善惡惡未能真切故坐悠悠養成此患而不自知也若欲去之其要只要誠意誠意即慎獨慎獨即是敬◯端居無事時且不要留心世事遇不平有動於中則失了自家中和氣象此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人為心害者不獨富貴飲食男女之欲凡山水書畫古今事蹟與夫將迎顧慮往來於懷未能遣去其為害一也大抵廣大寬裕盡置外境而休心自如方見本性◯草木有生意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覺覺乃聰明穎悟處知其當然之理為徹覺見者也故伊尹以先覺自任而孔子亦以先覺為賢可見若但知飲食男女之樂只求遂其欲而不覺其當然則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萬物形於有而生乎無成於實而本乎虛故制器者尚其象象所以制用也人之於物也耳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雖聖賢猶夫人之耳目也其所默會心通窮神知化固不在於形聲也詩云無聲無臭蓋言形而上之道天德至矣◯近世言大學格物義論尤多或以格為正如孟子格君心之非之格正與非對下云一正君而國定彼以為正是也此於正物無意義或以為如云正是義正當也又於物字不照應或以為格者捍正之也格物知本也如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又如大學絜矩之義且謂朱註以格物而謂之窮理古未之聞也如此言意雖近而於本文義恐未盡會通終有支節窒礙處愚觀書贊堯敬德之光曰格於上下舜典言巡狩至於北岳歸格於文祖又禹征有苗三旬逆命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詩言魯侯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皆有誠意感通之義夫我之格人人之格我皆以理通其實一也朱註謂窮至事物之理與易知至至之義同本亦無害但於感通之義稍殊故至後議曰紛如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彼固聖人之事而學未有不由是而得也原格字義本扞格有未通求通之義猶古治為亂以治亂而曰亂也蓋萬事萬物盈於宇宙而備於人原於天而具於吾之心惟於氣稟物欲或有偏蔽扞格故於明處無由可通只以吾心當然之理精思熟玩引伸觸類條暢旁通易所謂精義入神觀其會通是也如是則向之齟齬扞格於吾前者皆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活潑潑然而來種種皆化物物皆理萬物皆歸一太極也知豈有不致意豈有不誠者乎◯非禮勿言之訓程子之箴確矣大抵中守義理自不至於妄言言行相顧自不敢為多言況有悖入興戎損氣之為害哉抑嘗驗之人有喜怒意向則其言易乘之而出故制情乃所以謹言也◯為學作事忌求近功一求近功則自畫氣阻淵源莫極楊墨告子之徒霸者之功業是也聖人無近功故至誠無息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若顏子未見其止孟子深造之以道是不求近功法則參前倚衡而勿忘勿助諸篇則又其步級也◯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渾而未感故為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為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為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涵理在故不可言性言性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者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真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體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即子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時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真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時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為無妄中庸之謂和時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仁民愛物而萬物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時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性字訓義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程子以為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闇於理義為剛狠給惠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言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留將迎不係內外此性所以恆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既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為內定孟語不蠹為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常在於物而中無所繫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翕其動非動無闢其靜乾為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為無靜非也◯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

乃爲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爲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求卽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之於喜怒哀樂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自得處孟子言平旦好惡雖是動亦於本心未梏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二者交用其功則天理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蓋有渾合自得而不自知矣○易无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爲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動爲性之欲既與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爲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真實故爲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程子謂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譬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亂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出真實辭讓禮來○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矣○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岐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放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恆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患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如程子所謂葉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壅澆灌方才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嚴恭寅畏克自抑畏瑟兮僩兮與戒慎恐懼同是一個意學者要以畏爲主（畏字有分別常人之畏只是畏事便差千里）○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僞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忠信篤敬則言行自出於本心）○學者知心上有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齋謂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此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沈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有立○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無非此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止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慮恐終不能遺於反觀也○孟子謂氣動志如蹶者趨者蓋顛越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闘狠是氣然忿懥則發於心驅僕闘狠僕固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其少也○心具性先儒以爲郛郭於人雖賁環衞而終爲二物惟穀種之譬爲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濟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離也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得在○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牆蓋不務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國家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去○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之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卽無事時義義卽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功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此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或謂居敬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爲一處又謂戒懼慎獨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照處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功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個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在尊德性常以心爲天爲君爲嚴師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

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岐二之謂一不偏倚之謂中止紛擾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扃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譬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爲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修己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商書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舜察邇言詩詢芻蕘孔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尚矣程子以敬爲主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於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以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答人書

所論靜專靜翕之功真畜德養身之切務即老子所謂專氣致柔道流之所謂修養吾儒之所謂靜存同旨異趨者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氣勝亦能動志志動氣亦始有不得其理者故志定而氣順心一而神安樞紐開闔以役百體制群動易所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不二不雜敬之本也中年以來平居及多病中時亦見得此氣象但或爲事勝不能守守而不能常耳執事親得其味復以見諭敢不祇領以無忘規切乎答黃才伯○嘗與諸生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以發明坤道大段是聖賢見成工夫至於學者用功入道則當如大學次第規模所謂先正其心存養主敬之事也先誠其意省察克治之事也先致其知致知格物盡心窮理之事也若徒知有敬而不先之窮理則於天下萬事萬物不能灼知其所以然心之知識容有未盡而孔子所謂罔殆之蔽必將扞格於其間心之所發爲公私邪正恐不能自別其誠與否而決幾於取舍之際又安知義之所在而使泛應各得其宜哉答毛式之書○前日偶論及文王不識不知與易何思何慮義同蓋以天地間事物皆有定理一毫思慮著不得故引日月寒暑往來屈伸以見其自然人受賦於天具於心一樣自然實理停停當當稍著思慮便出安排翻覆橫生態度雜出如梗楠大木加以匠人雕琢繪畫之巧非吾性本智之罪也用私智之過也聖人渾成德性靜與天合動與天行何知識之有非惟不暇知亦無所用其知矣易思慮即是知識字皆出人心而非動以天者也若夫意必固我門人見得聖人無此四字不知聖人無意則必固我三者自然不萌若常人有意則三者自然不斷愚謂無意二字足以盡之即文王之不識不知易之何思何慮亦豈易能乎哉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過即有意之私其害不小人心萌動客感物欲便來乘之沈冥固蔽此子虛明透露不出吾人苟知性分爲吾物百年易過天理當還如老將麾兵三軍克敵力求蕩掃盡去或未盡而後來者逐漸去之去盡爲大賢去半盡爲君子全不去則爲小人可不懼哉與吳亞父論學○王氏之學本諸象山緒餘至今眩惑人聽雖有高才亦溺於此借如所稱致良知一句亦只是大學致知二字又上遺了格物工夫則所致者或流於佛老之空寂而於事物全不相干故其師友相承率多夸大浮漫而闊略於躬行之實力且號於人曰是能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其可以欺天下後世哉此意甚不難知倘有聰明堅持而不解者抑亦道心不明仁義否塞而世道污隆之幾也生竊憂之而讀書劄記第二冊前實闢其說蓋以廣中侍讀黃才伯促而成之其人持守端愨蓋士林不易得者答羅整菴○大抵吾人所以少能自立者患在中養不定而處世實難中定則無難處矣故敬以直內則便義以方外內外照應如影隨形非有異也若根基不固則世間萬事一切利害皆能震撼搖奪其中顧吾無以處之如蘇氏所謂隊中之觀鬬者也答熊寧沙別駕○程朱論議本諸六經四書緒餘未敢謂其盡得先聖賢心術精微如出一口而路徑步驟亦自不差學者能會通於博約之中循途以進終無所失新學謂其凡近未足以動人也立爲高闊汗漫之談以震眩人耳目天下聰明之士靡然聽之師友相承自謂前無古人矣不知內少忠信之基中虧踐履之實則所謂下梢頭無著落者也向與黃司成泰泉近得羅整菴先生書每念及此而執事又秉衡軸當世道學術之機轉運於上若於此而明示之以好惡天下士習有不翕然丕變者乎答熊太宰北原公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值鄉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疎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

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雖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禮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為一今為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為是作衛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闢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自貴重慭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倨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違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為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時務七事詣撫按轅泉獻之竟不遇中暍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為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理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第子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為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辨學

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疊虧相形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如謂心之靜定虛靈即道謂身造物理為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為格物信心任情無廉恥斷除崇禪教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惑亂經典是天下之罪人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實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乎所以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委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才上下盡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神將則上智之能而先生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缺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逃焉去之為左道怪行以譸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菴之論格物也似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敬天人以貫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己不求中庸之病根也猶未以明善為非也再傳而為白沙則知一己矣守一己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明甚矣三傳而為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分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illegible]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善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吾書為事理之極而謂為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發皆中正也亦[illegible]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illegible]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曆法以[illegible]天[illegible]晝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斵木以利器用草木金石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下之民用備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illegible]事謂之學夫其[illegible]也因人之良知也[illegible]天下以人[illegible]而可以自能其事[illegible]天下之妄言也聖人[illegible]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illegible]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illegible]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illegible]天下以人[illegible]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illegible]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illegible]至[illegible]於中於心也則定[illegible]虛明以立性之體[illegible]物以[illegible]性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illegible]以[illegible]禮樂文章以化成天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由是取法焉者也[illegible]聖人之能[illegible]以教人者[illegible]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illegible]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illegible]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illegible]不由[illegible]子所以[illegible]其不中也仲子知[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

不全也今曰良知卽聖也吾心之中正卽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傅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察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備全美允報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今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傅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大學稽中傳○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虛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卽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卽我之道而意專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蓋攻取之中而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畫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幹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幹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略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誠意原○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則蕩動極則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爲之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於天理而私妄難以絕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衡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絕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靜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妍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往賓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睿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辨也作正心原正心原○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物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敖而卑者可惰也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嘿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察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輕重長短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因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並用修身齊家治國繫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冀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興弟之心今之民猶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之具也賢才治之幹也生養治之基也有凍餒之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爲基有憸壬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爲幹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以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修身原

明儒學案卷五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繼祖 熊育鏞 徐光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呂新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臺長曹真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執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繼祖 熊育鏞 徐光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炳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遷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葬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溯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乎薪至爨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工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儱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湊合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

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存天理只爲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即理理即心何以言存天理哉止言存天理心尚與理爲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心以爲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之爲聖人全此心而已○識得此心則真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薛文清公言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實之此真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善爲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

又差却聖人之學爲仁而已爲仁之外又何爲學爲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眞見○下學而上達盡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而得之○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此乎悶底意思在卽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人之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手恭足重卽仁也○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沮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機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人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齊宣王謂吾甚慚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盜牛恐王彥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宅舖不可瞞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思慮紛擾是何等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眞樂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近略見得○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卽是敬以直內工夫○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無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不知心之實者未必不樂於游衍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是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我有人之意在卽是私己便與道不相似○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爲本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卽與克去此本心依

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爲本患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捷到之心近時此念絕無○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大路泰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惑之甚矣其亦怠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聖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敬重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誘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率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吾夫子我欲仁斯仁至之說證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爲難所以君子之學自強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君子未免偏執而權之用滯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妙○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目却只守得個空蕩蕩底中以爲道體本是空蕩蕩底○某曰濂溪不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聖人不能此仁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以伊川稱萬物則主於坤之說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耶嘗以道觀易可也○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乎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觀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此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又豈別有所謂易哉○文公云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爲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德卽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此非眞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爲學要以心爲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致知所以明此心也○凡看經傳皆以明此心爲務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范氏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什麼快活○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乎實無有餘說○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歷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擾○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本心却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卽爲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柁心一不存則惡生柁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卽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出於自然而柁亦未嘗離也學者卽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卽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牆垣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門人王龜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豎說只是此理○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脈其在是乎○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方也大學絜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門人羅洪先記

聞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要者何事而又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爲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箍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所以繼千載之絕學也於箍桶者有一論尙欲表顯之況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箍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之圖乘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

傳之秘至序大學以二程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也論太極既以周子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復湛甘泉書○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同上○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愚以爲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箇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答聶雙江○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爲未離乎意此爲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任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指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爲心如何曰在正舍之則亡則以爲聖人未嘗責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木死灰不已也其爲學術之害可勝言哉同上○嘉靖甲午夏五月予臥病贛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甚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鑿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蓋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法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朱學問答○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一日張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惟以求仁爲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脈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仁之體也蓋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求仁問答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閒諸經皆徧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旣躐取大位而仇視不同議之人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愼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有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喜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爲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遼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和衷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卽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卽是知

知之不息處卽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眞千里之繆矣

文敏粹言

嚴威儼恪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淫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吾儒同又謂佛與聖賢只差毫釐此千古名教之罪人也○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學知爲己眞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今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思不出於私便是天理從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再不消說主一不消說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爲心病○說能存心而容貌詞氣不嘗乃自欺爾○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須知窮理卽所以養心○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蓋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丙申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伺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甬川異辨說紛拏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聖與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跖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口耳之敝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矯反敝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爲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爲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愼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絶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間而已矣○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升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闢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闢也春夏生焉譬諸人焉吹氣而寒昏所翕也呵氣而煖昏所闢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有秩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爲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於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爲一氣者也○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折折狐之綏綏禽之奔奔獸之擇擇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下愚之知禽獸差伍是故修道之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鳳陽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先生初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其與谷仰之書曰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歘爾頓悟往事於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若一生不悟眞是誤卻一生今乃知古人不我欺也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自有二氏以來未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氏爲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乎死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猶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爲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似亦孔子之意而必曰中爲中爲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得謂之無著乎豈可謂之心體乎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卽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爲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乃得末而遺本夫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曰所以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不慮者一無所知

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爲事物而非體乎宜乎以爲人倫之外更有妙道孔氏門中難著此語

約言

太虛之中一理旁薄豈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智其愚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寂然不動本一理耳感而遂通乃散爲萬事雖散爲萬事止是一理因物感之者不同故應之不同千變萬化皆是物也○卜筮之感應理也理卽神也非二物也感則以類而應之未感則隱而不可見天人之道一也○觀人心之同可以知天矣觀人心之感應可以知神矣○吾心之理與宇宙之理非有二也知此者宇宙非大吾心非小由人自小故聖人示此引諸廣大之域其實此理非大非小若厭小欣大則又失之矣○人心之神與天之神非有二也天之神盈乎天地吾心之神盈乎天地非滯於塊然之軀而已故人能格於天地者以此理本同一體充塞而無不在也若心專滯在形體何由格於天地乎亦非心往至於天地心未嘗動也蓋天地之間心無不在○論見聞之知則今有而昔無論知覺之本體則今非益而昔非損也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者以此夫能知者心也其所知者物交而知爾心無所不知物交之知必有窮也學者徇物以爲知方自多其博也執知以爲心方自是其智也何異窺蔀屋之容光而不覩日月之大明者乎○寂感者心之理也惟聖人能盡其理寂多於感亦其理然也衆人亂於嗜欲故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之爾思出於私己非感應之正理也○知止而後有定用心不一者未知止也○未發之中卽性善也發而有不善感於物而遷其性耳知其性而不累於物則其情無有不善者然情之不善者其性善亦豈遂亡哉物往而情息其本無不善者復自若也世儒因人之不善而謂性有不善是不知未發之性乃以情而言性也欲其不謬可得乎○君子所寓在是所樂在是何寓而無樂是以不願乎其外也有願乎外由所寓之內無樂耳辟之居齊不樂思楚之樂其何與之有由如是也終身居可樂之位而其心戚戚焉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君子以誠身爲實實有於身謂之誠身夫天下之物可以實有於身者惟善爲然由其爲固有之實理故可以實有焉耳彼取諸外者夫豈可得而有之耶學非主於誠身雖博學多能卒非己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涵養本原窮理在其中矣存久自明心學之要也○學貴守約約必無所不通有不通者非約也○寂然不動萬物本不相礙及其感也物各付物而於己無與焉誠如是也從容萬物之間夫何爲哉若無事時不免將迎之病臨事則以己而執滯焉此所以患其多事而不知所以致是者皆私欲累之而非事累之也○靜中有物指主宰而言也又曰靜中無物指私欲而言○朱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愚謂程子之說蓋謂凡言心者有主性而言此則主體而言也有主情而言此則指用而言也主性而言此心字卽是性主情而言此心字卽是情非謂性情之外復有所謂心者而統乎性情也故謂性統動靜則可謂心統性情則不可性卽太極也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物五峯心妙性情之德與橫渠之失同朱子極稱此二言殆未然也○言理者率以大言之而遺其小如是則理有所偏非也理包大小而不遺此其所以爲大也○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養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卽養性命之道而不亡老子集解序○昔程子謂司馬溫公曰坐忘卽坐馳其言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是爲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曰程子之言固如此第其譏子微者殆不然也夫無思者無忘也惟聖人能明之非夫學者之事也凡學者必始於操心而終於無忘漸習則可致欲速則不達雖大賢大智未有越操心而至無忘也天下之理本同末異所以異者由人之用心不一也二家之學皆以無私心爲極苟無私心異安從出人生而靜是謂一體先聖後聖同復其初而已矣奚道宗儒學之辨乎今儒學卽事以治心其蔽也流蕩而忘本道宗屏事以安心其蔽也固滯而不該於用非二宗之學本然也坐忘論序

遺書

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爲大累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良知之學學者既以此爲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爲助不然恐徒爲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得之者淺必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必不能固守而不變○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

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爲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爲至矣未知性與天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道也夫性與天道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違及其他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無妙道豈惟不知佛老亦不知孔子也○夫所謂真如不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子路問死程子以爲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夫子不當以知死爲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莫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會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參同契平生於性命之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卻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爲誠則無爲而天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卻不會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原不會理會得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爲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爲是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微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己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命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曆中贈左諭德諡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繹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岐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會請文成書拱把桐梓一章文成書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

周海門遂言庚辰先生見文成於南昌與論樂之元聲躍然起拜稱弟子按先生答周汝和書云陽明盛心欲稍進生高明之域固所卒願第今爲罪斥人而千里往返無忌似忘悔懼在生雖滿朝聞之願而或累於陽明則不能不慮及也此是先生官市舶閩中書也先生以己卯入閩至次年九月以父憂始歸計庚辰卒歲在哀毀之中無見文成之理若九月以前則先生之書可據庚辰之見真爲烏有逮至辛巳秋文成歸越隨即居憂丁亥九月文成出山而先生已於三月不祿矣其非弟子可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一狀元何足以重文成而必欲牽引之乎

太極繹義

濂溪考亭皆吾道正統而爲天地之心者病儒者不知明體適用爲聖賢之學故濂溪建圖發主靜之說而考亭於圖解亦便以陰陽動靜分體用蓋亦本乎主靜之說欲人求之未發之中以立太極之體耳試以吾儒體用論之正心誠意所以立極治國平天下所以致用王道之大一天德之純也伊尹之事業本顏淵之學問也方其本體時亦必讀書窮理致知格物孜孜焉而有所事非一於默坐靜齋也然自是靜底事及其致用時亦必篤恭莊涖論道經邦休休焉而無所事非一於鞅掌奔走也然自是動底事由是言體無不靜用無不動而陰靜爲太極之體陽動爲太極之用昭昭矣若不以太極言則動爲陽之體靜爲陰之體如論語知者動仁者靜註云動靜以體言是也若并以五行言則動爲陽之用靜爲陰之用如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故曰動靜無端又曰體用一原學者不可不察○夫太極不離乎陰陽五行之中則亦有質有氣之可接矣窮其本原所以妙二五而無不在者乃天道之至微而氣泯於質雖聲臭亦不可得而接也豈非性之本體哉○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四者而已性之善惡出乎理神之清濁出乎氣才之優劣出乎質壽之短長出乎數四者同出於太極若未始有四也然相爲乘除而

推盪不齊人之生遂因以異是又未始無四也理出於無極理無不善氣動於陰陽則陽一氣而陰二氣也（二氣以奇耦言）○此氣有正偏而理因之有全缺生之所受有不同也是何也以形相禪也故子之子不必肖父女之女不必肖母誠以陽同而陰不同也子必感於婦女必應於壻子感於婦則甥爲必其如舅孫爲必其如祖哉○自太極而論人則人性宜無不善自乾男坤女而論太極則太極萬有不同又自物而論太極則與人太極又相遠矣是何也太極形而上者人物形而下者也人又人物又物所謂源遠而末益分其終爲得不稍異哉譬之嘉穀之爲種也一歲而有秕粒焉再歲而色粟異焉三歲而形味或且異焉雖其中之美者固自若也執其秕粒白穗赤粟告人曰是非此種也孰信之哉則知始同終異雖以造化之工其勢亦必至此況乎男女之形化信其理氣之自成者哉○問水生木而水無所虧木生火而木體以滅曰水之生木以氣氣則屈伸往來之無窮故氣至而木榮氣返而木枯木之生火以體體則一定而不可損益故體盛而火亦盛體微而火亦微體燥則近於火性故其發燃體潤則猶存水性故其發鬱體存而火存體滅而火滅矣或曰水智也智者行其所無事木仁也仁者不自私己故能殺身以成天下之事或曰水假土以生木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木不假物而自用是以勞身焦思而至於斃也故孔子以木爲近仁必示以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則天下之善事豈一人之才所能辦哉知乎此則知所以主靜立極矣○問儒者皆言火生土土生金曰土之體博厚無疆非火所能生今湖蕩之中或淨沙成洲平地之上或積壤成丘火何所用其力耶但火之精氣行於地中土因是而成金故金之明在內則金乃火之所生土之所成也○孟子之言性善指仁義禮智而言者也仁義禮智爲有不善但以人之稟受言之則或全或缺或有此而無彼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之類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優於荀楊然自予言之雖謂性有萬品可也豈特三品而已哉○以五行之生言之則金生於火也火性烈而金性剛木生於水也水性緩而木性柔此則一理之賦所謂性相近也然水之行也而向於下木止也而向於上火散也而向於無金適也而向於有此則土之所爲所謂氣稟之拘也○氣以理行故理之在天者若有知覺在人爲此心之靈也聖人有教以覺庸愚謂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以此○人心最靈是心卽太極也心之動便有善惡萬殊則太極之流行賦予於人者又安得而盡同耶○天之太極主乎動聖人之太極主乎靜所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蓋復者還其舊之謂也以見太極原只是動又謂陽變陰合又謂五氣布四時行曰變曰合曰布曰行皆是動故考亭之解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蓋亦有以識之矣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是陰陽之運豈有一息之停哉雖曰動極而靜亦不過如程子所言翕聚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旨深哉○問小人悖之是庶民乎是學者乎曰是學者如孔子之所謂佞人孟子所謂鄉愿大學之閒居中庸之無忌憚皆是也若夫庶民盜賊之違理犯義則非其性之滋僞由於上之人不能立極使之無道而教之無素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荀卿子曰天下有道盜賊其先變乎由是推之則知庶民之違禮盜賊之犯義特以極之不立耳非庶民盜賊之罪也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川之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後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縮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愚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

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陽閡故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卽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天實圖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圖之而歸咎於天可乎○又曰先生之學以本體上用不得工夫凡涵養未發持敬一切抹殺止於念之動處分別其善惡而爲之去之其所謂格物者乃是克伐怨欲之不行所謂明明德者乃事爲之末務無不入於粗機將虛靈之本體讓於佛氏可謂懲咽而廢食終其爲無頭之學問而已且陽明之學失傳其門人無不以知善知惡從已發處下手識者方欲挽歸未發先生未必有所蹈襲不知已流入其窠臼也數十載空山獨學無朋師心自智無乃可惜乎

語錄

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畜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上而生○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爲理說得是○學聖工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終下不得手○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好色好貨好勇學者做工夫先遏三欲去行四勿卽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卽有所好樂忿懥等心也卽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工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閉關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也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也○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工夫故於心之未發上用功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卽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若依註中虛靈不昧明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爲乃何以明明德於天下哉○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工夫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工夫○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工夫○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人心所以當戒懼慎獨○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欲未有窅冥空寂而成人欲者○天道之誠卽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以氣候論春生秋殺以動物論春來便獺祭魚雁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萌動秋來便草木黃落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千萬年也如是若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爲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爲粱此便是天之誠

副使顏沖宇先生鯨

顏鯨字應雷號沖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青霞寃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皋曰予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愼獨極於默識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蓋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戢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二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纓祖 熊育縉 徐兆顯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盧冠巖先生守忠

盧守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平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教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獻子講存

夫物猶事也事在心不在外凡吾心所著之事卽是物格者隨此心所著之事而格其善惡一定之理也夫事之在心是非善惡必有當然一定之則於是以吾心本然之明覺而是正之則何者爲善而當爲何者爲惡而當去舉不能外吾心之聰明與吾身之踐履矣是能格物○陽明子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發知善知惡者知之良爲善去惡者物之格蓋學未知孰善孰惡必不能爲善而去惡如所云是先爲善去惡而後求知善惡大學當以誠正居先而格物在致知之後矣此所以起學者之疑也陽明之學主致良知故只格物便一了百當然此上智之事非可槪中才以下也後學推演其義者則曰致良知也虛靈不昧天之性也致者充極其虛靈之本體不以一毫意欲自蔽而明德在我也物格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明明德於天下也是以致知爲體格物爲用致知在先格物反居後未免於大學條次不倫且既無一毫意欲之蔽而充極乎天命之性卽無事矣又何勞誠意於好善惡惡也耶至以鏡譬之謂知如鏡之明致則磨鏡格則鏡之照物夫鏡必磨而後照今格以照之而後致以磨之是先用之照而後磨也大學曷不言致知而後格物耶○性者天之命心者性之宅性只是天地之性無所謂氣質之性性無不善其爲不善氣雜之也心只義理之心無所謂利欲之心心無不正其爲不正習移之也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氣或時得而拘之不可得而泯之氣有不美性固能轉移之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是爲良知知卽性也良知之發無有不善或流爲邪妄心亦無不自知之但習於利欲而不能反正耳而謂其本心之不正者否也○常戒愼則心體自明務乎恕則物宜自順○問生之謂性曰此古語也非始於告子也此語說得最是蓋生卽氣氣便寓性孟子道性善以生爲氣而探闢之是氣之外又別有所謂理者不分理氣爲二乎至宋儒又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遂使性亦有二而萬物無復統體一太極矣夫理者氣之綱氣者理之迹氣卽寓理古未有以理氣並言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釋之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理氣並言蓋昉諸此夫陰陽五行萬物氣也而各一其性理也在人則耳目手足氣也而聰明持行理也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蓋懼人二之也性卽太極氣只是氣不可復言有氣質之性說著個性卽無不善其爲不善氣有雜糅而性爲所累耳氣之付畀得其貴者爲人得其賤者爲物得其清而純者爲賢爲智得其濁而駁者爲愚爲不肖曷能齊一而性則未嘗不一也孟子始終不能服告子之心爲其論未及此○問中庸說天命之性又說未發之中卽孟子言性善否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無不善而偏者非性也易稱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而曰善則成其有不善乎若乃陰陽變合而氣之流布不無清濁純駁之異故物之遇之自有通蔽邪正之殊其在天日月星辰已不無明暗其在地山川土石已不無柔剛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而其本然之性則未嘗不善也是故學問之道惟在變化氣質易其惡而致其中所謂未發之中非以日用應務者爲已發而指夫退然休息未與事接時爲未發也蓋事物未來念慮未動要之必有主宰於其內渾然全體至靈而至寂不測而不倚是以虛無不受感之卽通雖紛華盛麗萬變起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無時不寂然焉所謂未發之中非是之謂乎於此而得養則物欲無所蔽而發皆中節大本達道貫通流行此盛德之所以日新天命之所以不已也○致良知之旨非始於陽明也朱子謂康炳道曰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本然之知非良知乎心不爲物欲所陷溺不可入聖乎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窮到底累

千萬而不離○道心者天然自有之義理而非出於人心之外也人心者天然自有之情才而道心之用所以顯行也寂感之際茫然不知體察則其流而為邪妄直易然耳所謂危也然雖蔽於物欲流於邪僻而其本然之良隨處發見能察識而操存之固甚危而甚安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不可得而言也故以仁義禮智明之而性之本體因之可見所謂因用以明體也○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當先辯於知也夫知有知覺之知有意見之知有本然之知昧者均以為良知夫知覺之知人與物一也有真率無節制意見之知萌於念慮善惡幾焉惟本然之知出於性天之靈覺不待學習童而知愛親長而知敬兄感觸而應孺子入井而怵惕見嘑蹴之食無禮義之萬鍾而辭讓此謂本然之良知所當致焉者也致吾愛與不忍之知即無一念之非仁而萬物育矣致吾敬與辭讓之知即無一念一事之非義而萬民正矣○知行一中人以上事也知而行中人以下事也○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以見求道者但當於隱求之正不必泛求於費使有遠人為道之過也隱者無聲無臭之謂即莫見乎隱之隱言道之本體也道之本體不睹不聞即之無朕而萬物萬事萬象隨在各足○伐柯之遠無他二故也二則徒費瞻忽無益於求也乃若反而求之則吾心自有一箇天則不落格式不煩比度所謂一也心外無道道不遠人也人之為道而遠人是遠心以為之故失之逾遠也丘未能一焉謂未能以心之所以教人致一也求事父之理於其子求事君之理於其臣求朋友之理於其先施之友求在外者也執柯以伐柯者也是二之也乃若心也者天之所以與我其一念至誠惻怛之意常一乎子臣弟友之間即忠恕也以此事父則夔夔齊慄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舜也以此心事君則周之至德者在我不必求事之之則於文王也以此心施之友則惠及朋友者在我不必求先施之則於武公也所謂一也○心之本體渾然中涵不落方體若虛而甚實似寂而甚神纔放下便沉滯昏雜纔提起便知覺靈明自非私欲蔽錮梏之反覆其真體固在也此處正要體認不知體認卻無倚著便落想像遇事感應愈加昏雜然則何妨於炯炯而欲常止止也但既體認得真卻要存養得密常令在中勿致放失庶幾全體呈露大用顯行耳其謂知覺常止常定不可落念者為意必固我之私也其謂感應常運常化不可成念者為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也○語其本體謂之未發語其感通謂之發若此心之靈則非待有所感發而後有知也○學者涵養須於靜中覺得有物動時卻自無事乃不偏著○悟非意見想像之謂此心生機也生機發動則有自然之明覺惟澄心凝慮生機潛通是自然有得自然有得然後無思而無不通○問大學於誠意以下皆有傳獨格致之義闕焉何也曰物也知也意也一物也格也致也誠也一事也由心之感曰物由心之靈曰知由心之萌曰意非異也蓋心一也即其感通之物而格之以致吾本然之知就吾意所知之物而好惡之必無自欺之蔽是謂格物致知誠意耳聖門之學內求故三者為一後人之學外求故三者支焉以三者各自為義則其以為闕也固宜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釋者以為心之知因物生意從知起無內外無先後其致一焉者也記之物至非大學所謂物乎記之知知非大學所謂知乎記之好惡非大學所謂意乎可好可惡物也識其可好可惡知也好之惡之意也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好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好矣何者心之好之之理與物之可好者遇也如此則所以好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好之不如好好色是謂不致好之知不致好之知是謂不格物之善矣今如人之心其卒然以可惡之物感也則心之靈雖不與物謀而即知其可惡矣何者心之惡之之理與物之可惡者遇也如此則所以惡之者當盡其知而止也而惡之不如惡惡臭是謂不致惡之知不致惡之知是謂不格物之惡矣故格物非他也格吾知之物也格吾意之物也致知非他也致吾物之知也致吾意之知也誠意非他也誠吾物之意也誠吾知之意也雖然要之在於此心欺否之間耳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謂之自慊矣夫是之謂物格夫如是之謂知致夫如是之謂意誠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萬物之理備於吾心故德性之知周於萬物反身而誠則萬物之備於我者格而德性之知致矣此之謂自慊蓋言樂也然則如之何亦於獨知之地謹之而已蓋德性之知我自有之有感之頃我自知之於此不用其謹乎用其謹哉○問意者云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則其生之理也意則其生理之初萌也天性純粹中此為最先端倪絕無一毫夾雜少頃即有許多計較還就之私矣少有計較還就即純粹端倪便不能直遂矣故大學教人誠意只是要人實養得端倪在靈地生幹生枝吐華吐實無非此一生理實徹耳故身心國家天下者非他也誠意之枝幹花實也○天地雖閉塞而化未嘗息日月雖沉晦而明未嘗息江河雖隱伏而流未嘗息故人心不

可以動靜言纔說靜已是動○喜怒哀樂率吾性曰道視聽言動行吾敬曰德○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道心也欲生惡死者人心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而不爲苟得者道心也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屏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托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部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閨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圖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閨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托閨範圖說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竑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通貴妃貴妃答以寶鏹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戍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尚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呻吟語

乾坤是毀底故開闢後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毀底故混沌還成開闢主宰者何元氣是已元氣亘萬億歲年終不磨滅是形化氣化之祖也天地○先天之氣發洩處不過毫釐後天之氣擴充之必極分量其實分量極處原是毫釐中有底若毫釐中合下原無便一些增不去萬物之形色才情種種可驗也形氣○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聖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聖人之道言必循經事必稽古曰衛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誰敢決之然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道體下四段並同○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嘆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不爲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嘿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數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就是一事的堯舜推之萬事皆然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的堯舜○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指案上樽俎言其位置恰好處皆是天然自有的道理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只因不會理會理會得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脚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無萬則一何處著落無一則萬誰爲主張此二字一時離不得得一只在萬中是故有正一無邪萬有治一無亂萬有中一無偏萬有活一無死萬○或問子之道何如曰飢食渴飲倦眠醒起冬爐夏扇喜歌悲哭如此而已矣曰如此之道其誰不能曰我有終身不能者在○今人不如古人只是無學無識學識須從三代以上來纔正大纔中平今只將秦漢以來見識抵死與人爭是非已自可笑況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尤可笑也問學下二段並同○今人無事不苟且只於虛套搪塞竟不咀嚼真味○不從學問中來縱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自己出可憐可笑不知怎麼叫做學者○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賢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躁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真便加評騭真孟浪人也○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

了撒數沒總數○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熱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為之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 涵養 下同 ○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即知識已到尚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即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個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與慶陽李克菴通宵談非天德則王道因相謂曰即此便是不放心 存心 下五段並同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個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囮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個工夫便密了 修身 下二段並同 ○此身要與世融洽不見有萬物形迹六合界限此之謂化然中間卻不模糊自有各正的道理此之謂精○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一個心腸同了便是一家異了便是萬類而今看著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虎豹蛇蠍都是我身上分來那個是天地那個是萬物○或問敬之道曰外面整齊嚴肅內面齋莊中正是靜時涵養的敬讀書則心在於所讀治事則心在於所治是主一無適的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隨事小心的敬或曰若笑談歌咏宴息造次之時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曰敬以端嚴為體以虛活為用以不離於正為主齋日衣冠而寢夢寐乎所祭者也不齋之寢則解衣脫冕矣未有無衣冕而持敬者也然而心不流於邪僻事不詭於道義則不害其為敬矣若專去端嚴上求敬則荷鋤負畚執轡御車鄙事賤役古聖賢皆為之矣豈皆日日手容恭足容重耶大端心與正依事與道合雖不拘拘於端嚴不害其為敬苟心遊千里逐百欲而此身卻兀然端嚴在此這是敬否 居敬 下段並同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為之○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 主靜 下段同 ○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省察 下段同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二字○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為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克治 ○天德之良知是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坐斗室而通於六合的纔落聞見便有偏倚駁雜世俗氣味矣是以聖賢將聞見來證心不以心徇聞見 致知 ○字到不擇筆處文到不修句處話到不檢口處事到不苦心處皆謂之自得者與天遇 力行 ○夫一言之發四面皆淵阱也喜言之則以為矯戚言之則以為懦謙言之則以為諂直言之則以為陵微言之則以為險明言之則以為浮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機無為發端則疑有為之說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慎言 下五段並同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為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在邪人前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故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責若是素行孚人

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反己下三段並同〇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〇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〇胸中情景要看得春不是繁華夏不是發暢秋不是寥落冬不是枯槁方為我境〇有天欲有人欲吟風弄月傍花隨柳此天欲也天欲不可無無則寂人欲不可有有則穢天欲即好的人欲人欲即不好的天欲理欲下二段並同〇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作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個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〇為善去惡便是趨吉避凶惑矣陰陽異端之說也祀非類之鬼禳自致之災祈難得之福泥無損益之時日宗趨避之邪術悲夫愚民之抵死而不悟也即悟之者亦狃於天下皆然而不敢異至有名公大人猶極信尚反經以正邪慝復誰望哉善惡下二段並同〇凡人之為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為不善而後良心死矣〇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為愚也

別錄

宋儒有功於孟子只是補出個氣質之性者多少口吻不動氣事事好〇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〇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〇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為其所用者此語人不敢道深於佛老莊列者自嘿識得〇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男兒八景也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劄納太倉輸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府宮中視為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贓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福清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為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堅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即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為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一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先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為無用之物聖賢為無用之人矣遂不往是故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歟

論學語

吾輩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覷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〇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生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〇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故學以為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涖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〇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要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指學須是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為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〇從來文人概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乍歌乍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〇禮樂不

是鐘鼓玉帛儀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兩個字又知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細體之自見

孝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予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曆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崑宣輩四明之衣鉢收召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與光宗立起太常少卿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陪馮恭定以上而點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顛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條目大概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郎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此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也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強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論講學書

夫道無之是非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爲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爲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薄其所爲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甘之則羣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闇然自脩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謂其爲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淸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尙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矚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是其坐女子於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做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道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尙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眞悟則必益盡其眞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沒齒以之也答李贊宇

○仁人之用心舉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校量其卑者易入於納交聲譽之僞其高者亦曲而不直滓而不粹暫而不恆虧而不滿夫甚然而仁具油然而仁興奚暇校量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似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於仁之內更求心焉似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噫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天不獨豐人不獨嗇人不獨得物不獨闕其中通也一陰乍動一陽來復倏忽彌漫周於天地貫於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痾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母齧子痛則常聞之焉有物痛而亦痛嗟乎母齧子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暱也出則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暱之之郡城焉遇其邑之人則暱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暱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暱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暱之之壙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暱之矣方其未

曬也木也及其既曬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飈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穨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曰日周遊時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賞以目爲惜語云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察則木顧華裔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裔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亦盡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分也理一者公溥之量也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弛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仁辨之以心不辨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織花餵鶴以生機爲殺故砭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斷於愛子虞廷四罪會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於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瘵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瘵弗思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輟於今而萬世之太平輒營於中仲尼之生千古不疚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即其體存也故曰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區區補葺於百年之間君子以爲猶木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仁體策

曹門學則

無我方爲眞我○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內無容減當其現在不乏毫釐○講學愈精則愈麤愈高則愈卑故聖學爲庸行如赤子而止○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心之在人雖夢寐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應酬而不可朕兆常靜故也○晝游雖樂不聞遇宵而悲春景而嬉豈至逢冬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而情逐景遷乃致愁苦亦惑矣○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一片止在何處○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概違心耳○如何存養此心曰識得此心方好存養如何識心曰心體時時呈露勿令聞見遮迷○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於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泥之者乃於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洪濛未闢之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曬也出而遊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曬之之郡城焉遇其鄉之人則曬之之會城焉遇其郡之人則曬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曬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曬之之曠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曬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於我而忻狂飈陰霾何與於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於我而喜荒原穨壁何與於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於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談風水者專言鬼蔭故欲安其枯骨至於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豈其爲蔭生祖父不及死祖父乎此大惑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兗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熹之際上疏請愼起居擇近侍防微杜漸與楊左相唱和也累轉至郎中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旣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淸上特勅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已陞南京兵部尚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謚忠節逆奄之時拆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論學書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毀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擬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自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

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閒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眞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棊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與蘇抑堂○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過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攬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眞者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弟維結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昌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答問一條

明儒學案卷五十四

姚江黃黎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鏞 徐兆蘭 周聯慶 熊榮祖 黃兆柄 劉秉楨 李眞實 重刊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皐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恁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瀰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卽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學以性善爲宗以養氣爲入門以不動心爲實地以時中爲妙用○性卽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性者靜也無爲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有爲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本無不善災沴乖戾毒草猛獸有爲之後也氣化勝也○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卽隨念而動眞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只是一氣○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乎不善○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便是有事的的眞功行時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默細微無不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則性見鬧擾時多則氣雜要知塵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靜○未識人念頭常方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著便惱礙著便搖須放教和平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與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與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愼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喜怒雖大賢亦不免但能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不怒則是性死情灰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牆壁皆聖賢矣○有事只是一個乾知○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但得閒時則正襟默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主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此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性體至靜而明靜故寂寂明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靜一源此天命之本然也天命不已處卽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

秀而實人物幼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俄頃停滯即不成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離動非性厭動非學○無事端嘿凝神內外根境一齊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根蒂在手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近其實把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歷歷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倫物盡是真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玄虛予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慎獨直從無始窟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歷不變只緣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今人念頭無主膠膠擾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爲聖功之本不思之思爲儼若思不偏之思爲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一片虛靈靜而常照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非計較分別之思謂之大也計較分別之思皆謂之邪一有所著即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之邪也○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若是真思即是真學豈得殆而無益○養心先要識心體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先有個物方去養方會長白沙詩云存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元門謂之五行不到處白沙詩須與身境俱忘却一片圓融大可知即此境界是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護持工夫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要有珠有卵方去抱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日用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絲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交纏之間圓轉平等無牽強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各正之理隨物應化無凝滯留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即是討著把柄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今人血氣運動即謂之生都不知自己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天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亙元會運世時行物生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費搬弄安排必然生出許多怪異時序都要顛倒錯亂人心多一個念頭便多一番經營○大道不分體用治人即是修己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即是心性上欠圓融試體處返照自當承認○萬物若非一體天下無感應矣○爲人子第日用問安視饍溫凊定省唯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兄長之前行之綿綿都是性命精髓流洩出來所以爲至德要道○有目能見無目即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即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即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即無心此凡夫局於形氣所謂顛倒迷惑沉淪生死爲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須不假五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燄朗鑑到處空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方爲知者○形氣有生死性無生死性自太虛來與太虛同體附形氣而爲性形從太虛中結聚故不離太虛之本然譬如冰從水生所以性體與虛合也形毀氣散之後一點虛明不被情識牽纏復還太虛去若被情識牽纏展轉汩沒依舊化形化氣少不得太虛本然仍在如金雜銅中百劫不壞直待銅質銷盡金體復現○今人病痛只爲心不在軀殼內所以形空氣散日趨朽敗若心在身中食知食視知視聽知聽一切運動喘息無不了了自知則神常凝氣常聚精常固昔賢所以言心要在腔子內也○天地元氣只在兩間內運用保合不泄所以天長地久日月只在兩間內代明所以久照今人精氣神識渾在外面發洩無餘安得不敗漏銷竭以至死亡○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義訓明亦訓動即魂也動而明者爲魂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具而成人二者相守魂日也魄月也天道日月相推而明生人身魂魄相守而靈發月附日而生光魄附魂而生靈晝陽勝白日動作魂用事也魄即伏其間陰不離陽也夜陰勝向晦宴息魄用事也魂即守其宅陽不離陰也魄精重濁離魂則沉在夜則爲厭寐在晝則爲昏惰頑冥一切貪著不仁之患魂神輕清離魄則浮在晝則爲散亂馳逐在夜則爲驚悸狂呼展轉不寧之患故攝生者以魂爲主魂勝而魄受制則志氣清明神宇光朗爲賢爲聖魄勝而魂受制則私欲橫行邪暗蔽塞爲狂爲愚魂不守魄則官曠宅空神外馳而形無檢破耗銷竭爲病爲死故曰載營魄抱一載者並畜同處之意抱一者渾合不離之法也

四書攝提

凡事君者盡忠謀國以求必濟不可輕棄其身處困者畏天凝命以求遂志不可輕棄其命如是則君事無不終而己志無不遂至於萬不可已舍身殞命良非得已豈謂凡事君者先意其必亡遂委身棄

之乎世儒不達於爲臣輒云不有其身於處困輒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顧委托無濟困之才適以自喪其軀豈聖人教人之本意哉夫道貴通變易戒用剛儒者固執用剛舉天下國家之重祇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愼歟○不求安飽朱註志有在而不暇及所以敏於事其實飲食居處亦便是事恆情食輒求飽居輒求安所謂有事而正也見小欲速偕父習氣學道者逞一毫習氣不得著一毫私意不得穿衣喫飯都是事○博士家終日尋行數墨靈知蒙閉汩齒無聞皆沿習格物窮理先知後行捕風捉影空談無實學者求眞知須躬行實體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向日用常行處參證自然契合○人情所謂好惡者好他人惡他人耳聖人所謂好仁惡不仁者自好自惡也世所謂好仁惡不仁見可好之在仁可惡之在不仁耳聖人所謂好仁即是爲仁所謂惡不仁即是去不仁○論語無空虛之談無隱僻之教言性即言習言命即言生死與廢言天即言時行物生言仁即言工夫効驗言學即言請事條目境不離物心不離境理不離事學不離文道不離世天不離人性天不離文章故曰下學而上達高卑一也遠邇一也道器一也形性一也理氣博約知行皆一也一即貫貫即一故曰一以貫之後儒事事物物分作兩段及其蔽也遂認指爲月畫地爲餅蹠虛爲實貴無而賤有離象而索意厭動而貪靜遠人而爲道絕俗以求眞清虛寂滅之教盛而規矩名法蕩然矣○人性雖善必學習而後成聖賢赤子雖具養之四壁中長大不能名六畜雖有忠信之資不學不成令器荀卿疑人性爲惡以此夫性本虛靈人之生理何有不善如五穀果實待人栽培委之閒曠其究腐敗耳可謂五穀果實本無生理乎浮屠稱無學以求見性所以荒宕馳騁敗常亂俗也○聖人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縱不知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如天下仁人孝子少養生喪祭之禮不廢即賊子亦少必若責養生者以深愛和氣責居喪者以三年不言責祭祀者以七日戒三日齋洋洋如在不惟孝子慈孫不多得將并奉養衰麻祭享以爲難行故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節文小大由之正以此二氏執途之人責以明心見性致虛守靜未可得反使世人迷謬不知所趨故道者卑近平常人情而已○道不離宇宙民物二氏言道出宇宙民物之外理學言道藏宇宙民物之中聖人禮樂即道四科即學二氏以民物爲幻以空寂爲眞故道出於世外理學以有形爲氣以無形爲理故道藏於世中二氏不足論儒者學爲聖人分理氣爲二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別求主靜窮理豈下學而上達之本教○養身者將天地萬物無邊光彩一齊收攝向身來醞釀傳輸然後發生有身而後有天地萬物無己是無天地萬物也故己重於天地萬物尋常行處常知有己即是放其心而知求○下學而上達一語爲學的世儒與二氏教人先知聖人教人先行故學習爲開卷第一義學習即行也悅則自然上達悅即知知即好且樂故悅蓋由之而後知之也孟子謂行不著習不察者彼爲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發也終身由之而不知猶然不行不習不由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故道以行爲本聖人教諸子不過尋常踐履躬行實地其所謂正心誠意盡性知命者已即在其中矣○知與識異知者太虛之元神即明德之眞體太極初分陽明爲知陰暗爲識暗中亦有明浮屠謂之陰識在天日爲陽魂猶知也月爲陰魄猶識也在人日晝魂用事爲知昏夜魄用事爲識識附知生還能蔽知知緣識掩還以宰識故日晝亦不能離識夢寐亦不能離知知爲主勿爲識奪即知即止也知不能爲主隨識轉移雖知不能自止學者但使明德常主便是知止○自欺最是雜念妄想爲甚未有可好可惡之物空想過去未來此是念頭上虛妄未見施行不爲欺人祇自欺也及事物到前蒙蔽苟且不能致知格物惡惡不能如惡臭好善不能如好色自家本念終成欠缺是謂不自慊較自欺加顯矣自欺在未有好惡前不止不定不靜不安不可與慮而戒之之法全在知止自慊在既有好惡後能絜矩能忠信加諸家國天下身心無歉而求慊之功在致知格物故中庸言誠必兼物我始終純一乃爲至誠與大學誠意在致知格物正同大抵恆人意不誠由妄念多所以勿自欺爲始始於知止有定也欲意誠必待擴充所以自慊爲終終於物格知至也○宇宙間惟物與我意在我物在天下往來應感交涉之端在知致吾知往及物謂之格格至也推吾之知至彼物邊攝天下之物歸吾意邊故曰致知在格物○意惟惡念知其非而任之是自欺若善念何嫌往來禪家并善念掃除乃至夢寐亦欲自主與覺時同如夢覺可一則晝夜亦可一生死亦可一其實晝夜生死焉可一惟生順死安便是生死一晝作夜息便是晝夜一善則思行惡則思止便是行止一意苟無邪便是有意無意一勿自欺者不專在止念在知是知非知其所當止而止之止固不自欺也知其所不必止而不止不止亦非自欺也蓋思者心之官聖功之本禪家必以不起念爲無礙儒者襲其旨刻厲操心乃至旋操旋舍忽存忽亡反以知止爲難失

之遠矣禪寂無念但念起不分善惡皆自欺聖教善是善惡是惡覺是覺夢是夢苟夢覺不一在人卽爲自欺將晝夜不同在天地亦是自欺乎不通之論也◯近代致良知之學祇爲救窮理支離之病然矯枉過直欲逃墨而反歸楊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一關虛設矣致知者致意中之知無意則知爲虛影而所致無把鼻須意萌然後知可致人莫不有良心邪動膠擾於自欺必先知止定靜禁止其妄念以達於好惡然後物可格知可致意可誠若不從知止勿自欺起胡亂教人致良知妄念未除自欺不止觸突做起卽禪家不起念無緣之知隨感輒應不管好醜一超直入與中庸擇執正相反旣有誠意工夫何須另外致良知不先知止勿自欺以求定靜安慮那得良知呈現致之以格物乎◯中之一字自堯舜開之曰允執厥中然未明言其所謂中也夫子始言中庸中卽庸也庸之言用也百姓日用卽中也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兩端卽執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兩端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卽兩端兩端者執而無執是謂允執後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間爲中是執一也中有過時自有不及時過與不及皆有中在如冬有大寒亦有熱夏有大暑亦有涼不可以其不及而謂之非冬夏不可以其太過而謂之非寒暑也◯中卽性也性含舒慘喜怒哀樂未發混同所以爲不測之神發皆中節植本於此若但有喜樂無哀怒有哀怒無喜樂則偏方一隅不活潑必以中節爲和者中不可見聞和卽可見聞之中中無思爲和卽思爲之中無和則中爲浮屠之空寂耳聖人言中向用處顯所以爲中庸教人下學而上達微之顯隱之見誠之爲貴也◯未發在未有物之先所謂一也神也形而上也無過不及在旣有爲之後器也形而下也無過不及者形象之迹未發者不睹聞之神不可相擬◯有圓融不測之神而後可損益變通以用中未用只是兩端兩端者無在無不在所謂圓神也一而非一二而非二故曰兩端（合虛實有無而之）◯不論已發未發但氣質不用事都是未發之中◯知行合一離行言知知卽記聞離知言行行皆習氣◯道由路也共由爲路日用常行實在現成無論微顯內外但切身心人物事理可通行者皆道是謂之畝無當於身心人物事理雖玄妙無用不可行皆是虛浮不可以爲道卽切身心事物人苟昏迷放佚氣質用事雖實亦虛也故聖人教人擇善固執只在人倫庶物閒神明失照則荊棘迷路神明

作主則到處亨通舍此談玄說妙捕風捉影盡屬虛浮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著實便是誠惺覺便是明誠明而能事畢矣◯問天地不二不測曰太極未判渾渾沌沌太極初判一生兩分兩抱一立以爲一而兩已形以爲兩而一方函不可謂一不可謂二第曰不二不二者非一非二之名陽動陰靜翕闢相禪一以貫之是曰不測在人心惟已發之和與未發之中交致而萬感萬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譬如作樂樂器是一中間容戛擊拊柎連器成兩音是一中間有輕重緩急曲折空歇處連音成兩此一陰一陽之道參天兩地之數事物巨細皆然是謂不測◯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以致知爲道問學存心者操存靜養之謂致知者格物窮理之謂（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來）德性原不主空寂今以存心當尊德性則墮空寂矣問學原不止窮理今以致知當道問學則遺篤行矣德性實落全仗問學離問學而尊德性明心見性爲浮屠耳離德性而道問學尋枝摘葉爲技藝耳除卻人倫日用別無德性一味致知窮理不是實學學效也其要在篤行道由也道問學者率由之非記聞之也◯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德性之虛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問學之實地也論感應之迹人心一日之閒無思無爲者不能斯須而論存主之神自幼至老其寂然不動者百年常住故曰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豈徒操存靜養無思無爲謂之尊德性乎哉若是則所謂道問學者亦風影耳◯身無邪動卽心正心無欺詐卽意誠意無曖昧卽知至事事物物知明處當卽物格◯世教衰道術裂日事浮華紛飾鋪張不識道體本初故子思微顯闡幽示人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真使人斂華就實返本歸元非專教人遺事物靜坐觀空如禪寂也且如論語言敬只是謹慎無敢慢之意不外修己事上而理學家必曰主一無適乃爲敬使學人終日正襟危坐束縛桎梏胸臆以爲操心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慎獨當如此畢竟張皇桯杌如捕風繫影徒費商量終無所得何如卽事就境隨處隨時恂恂規矩從容和順自然內外渾融矣◯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與氣非二知卽氣也無氣卽無知太虛渾是氣所以能神◯氣卽理之實處◯剛大充塞者氣之分量所以稱浩然者也要其善養不在剛大充塞處只在幾微存主中集義自然氣和心廣體胖上下同流世儒錯向剛大充塞處求謂易道貴剛與時中妙用迥隔大抵氣質不用事卽是養氣德性常主卽是集義◯學養氣卽氣是事但不可著於氣平常執事凡事皆事但不可著於事著事便是勿求於心事在卽心在心爲主

事不得爲正便是心勿忘心勿忘則卽事是心不必更於事外求心如心上添心卽是助長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事理圓通心境不二求放心之要領也○養氣是徹上下合內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調停人心不睹不聞於動作威儀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於已發之和也○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衣衾含襚之類拜於既葬之後孟子爲齊卿母卒王以卿禮賻之臧倉所謂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路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反於齊拜王賜也止於嬴止境上不入國也喪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爲壇位而哭親至齊境拜賜卽返會終喪也俗儒譏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之故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洪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苟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冊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爲要○七篇大抵與楊墨辯然七國時二子死久矣當世爲害者非盡楊墨二子亦未嘗教人無父無君也要之楊子爲我墨子爲人當時遊士無父無君皆起於自爲爲人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墨氏兼愛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楊氏爲我之言也千萬世功利之媒不出此兩途皆是無君父害仁義者也仁義者立人之道人知孟子爲楊墨辯不知爲當世不仁不義者辯也○孔子之道時中而已隨處適中包三才貫古今化育所以流行人物所以生成千變萬化所謂滄海之瀾日月之光觀波瀾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輝普照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水者於波瀾洶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說者顧謂觀瀾知水之本觀容光知明之本夫水之本天一也日月之本二氣也觀者不於實而於虛不於顯而於微不於費而於隱何以觀何以見大觀天載於無聲無臭不於時行物生觀聖人於不睹不聞不於經綸變化所以世之學道者澄心默坐不於人倫庶物躬行實踐則二氏之觀空無相爲無量大千者而已以此言道豈孔子下學上達之旨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繳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宏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選茸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土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淸嚴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邇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宗周曹于汴幷及御史遲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蠖伏尙多邪類鴟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徙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二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廬獨講

克復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劉夫子曰精神只是一個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之說尙從佛學來然雖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爲鬼○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劉夫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之一線極微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賢千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兩間可求惟己七尺可問惟心○

喜怒哀樂稍有盈溢便是氣○常存此心不爲氣動卽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

[seal stamp]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鑑祖 徐兆潮 熊榮祖 劉豪楨 熊育鑫 熊育鐘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㳙瀾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鐫三級陞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愼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鄤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鄤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團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須別求以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邊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鄭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爲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爲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適爲佞口先生又爲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竄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二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鎭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戍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卽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

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發語給爲公實得之者學於語敕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紿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縶尙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辨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淸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尙須商量也

榕壇問業

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卽事卽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任吾身對照過共知共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者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徹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徹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爲心爲意爲才爲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豁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問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籠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爲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愼獨自不覩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大抵戒愼則時時做得不戒愼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期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橫生手脚○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曰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觸鹵而出則爲雷霆迫氣而行則爲風雨餘光所照以爲星辰餘威所薄以爲潮水爍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隔如此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鋼城千重內外○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曆象無人曉得顏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板板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爲心學如一方瓢磬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黃鍾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淸音也古人爲學立一字有千種奧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爲得不厭今人爲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傳尙有手法孟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傳譬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挽摶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砭剝不如涵涵大家看四書去也○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爲中庸便說戒愼恐懼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函裹左闌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卽是天性卽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愼豈得無思無爲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

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問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即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內信有此物則玄素所求差別不遠如何刊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雖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爲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爲晚矣人身自牀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中實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爲精怪也如是至誠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車遵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雖大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百之禮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走尋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爲後著某云覽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儼若思抑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真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牆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聖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蕉鹿無一是也○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某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樣理義萬千貫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烟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求個太極雖舌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轆轤日月觀是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香○問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絪縕說不得一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析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嘗曰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illegible]禮樂五起中間變現千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籠統話再勿說如[illegible]識看他後來終是緩綆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線子也○問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書說外照終年不見一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老照少來少照豈必豫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爲此處浩瀚落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把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耳○問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由靜定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亮銷光也某云累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法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即此是本末一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問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揉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問教即學識性即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與博聞強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氳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无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太沃齋頭蔣先輩以冊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空疎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玄谷以此與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藏在何處先輩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慚懊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與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夔猱云爲同是一變遡他源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說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曹秋水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

兩語十倍分明○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爲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二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襆被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也○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奈何動指蚤虱以爲車輪也○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歧錯下心目○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點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遭併力趕上教休不休工夫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卽兀坐靜參亦不得也某云如賢說都不須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倘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虛空始信曲肱疏食不是黃虀數根弄月吟風亦不在頭巾話下也○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閒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問齋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挽摶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覓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會有上知下愚之別○問致知格物物不曲不直易犯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設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卻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裏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兩處警省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造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隨分量所及如樹有此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木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聚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壞的道理某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內照不失眉毛○貴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造次顛沛如一大幅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折動靜姿態橫生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盼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豈有分別乎某云盡處則無分別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問紫陽云知性卽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祇從中尋此理如何理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稟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此語如何某云橫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橫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爲冰冰散爲水冰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冰才水性亦猶外道說石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又問五行於陰陽各有偏屬則稟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耶某云此如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問如文箕之蒙難孔顏之阨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爲有權抑豈並行不得軒輊與某云吉凶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夭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爻象無陰蓍筴無奇也夷齊顏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鏗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卻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不貳不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滓人見聞○顏子屢空又問爲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端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閒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竭復歸空○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

人省事閱書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只要致思學者如鑿井笑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啖土若不致思泉脈何來○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即是天之命○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雖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慮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隔照之間屢中是物理隔照之間譬如一事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履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見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問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卻多一射某云此言近似卻不是也豈是顏子射覆自一至十嘗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顏子於元無路上見得八九已是物格與知至爲隣耳他們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又問億爲格物空爲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開時萬里同觀箭到時只一鏃地巧箭不射高棋莫著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雖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礙動照易窮耳○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爲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人如看得名利亦澹才情亦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澹才情亦不澹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得穀便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趕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絕大成就○人有己便不仁有己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己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克己

者只把己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精神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間隔更無人說我無禮便是天下歸仁○天下事物稍稍著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裁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著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一毫著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存虛澹處節之意○凡意不誠總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個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別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斂袵鬼神之所彈指矣○性涵動靜只是中和任他萬物無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養變得去中和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蟄伏時候個個有戒慎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事條生育時候個個有體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兕龍蛇蜂蠆鬼蜮於君子性上有何隔礙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比人照物動靜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蕃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齊都爲性光收攝得盡○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問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性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拓得盡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某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鳥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拓全靠吾人大壯說天地之情无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禮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僞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情是性之所分性是情之所合情自歸萬性自歸一○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猶義

鼠貪鷹直羔馴雁序雉介此皆是質上事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問未發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胸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某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繼成本色問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某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問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書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某云意自分陰陽心自包太極性是爻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類皆附身而起誤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識情欲誘向外去若論格致源頭委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天備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盡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端原無二物只此一事更無他知○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說文反正爲乏篆書正與已相近當是乏與已之誤也有事勿乏如不乏祀之乏有事勿已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問忿懥等項皆由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覓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覓國只覺殿宇蹕身忿懥等項所不得其正者只是從身覓心修齊不上戒慎恐懼能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覓身隱顯分明也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會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須就蒙寐中間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托足便在裏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冰霜之禍都由學者自爲豪傑處心不學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做得去草木托根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轂戴飛戴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曉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釋老只是不學無算道工夫便使後來譸張爲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害至於今日○問不知人在敎化中間抑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奇察天察地不凝飛躍是敎化上事鳥以空爲實魚以水爲空是川流上事也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脚過此以往只是魚鳥事業○太極與陰陽總是一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曉得此理所以隨寓能安入羣不亂不要光光在靜坐處尋起生義○問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別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圍之而不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圍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基爲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問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人都於靜處著動天都於動處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爲體問若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個個是誠個個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問如是敬者卻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問釋家可有此意思否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卻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這個鬼神去則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個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祕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爲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壓變現手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現知之者以爲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爲精氣游魂○問中庸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果如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飄有影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便有屈伸人身以交物爲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

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爲災祥在人爲寤寐在日用爲聽諸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弟臣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個個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問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爲人心寫照卜蓍之鬼神是爲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蓍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問若此者都是意意生想想生妄如何得到至誠所在某云如此機要誡誠意只是慎獨慎獨者自一物看到百千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問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爲宅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奠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發車釘何處得明亮來○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由俱從此起人如曉得峻血交心聞香捫鼻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掩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爲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爲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輕重有晶淖有甘苦是質豈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感者稱性也就形色看出天性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問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即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即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爲理氣數爲數猶不可分性爲理氣質爲質也某云說合一處何嘗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命則以各正爲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爲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脈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居治不與斗柄俱旋即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肢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有好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再著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聞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凡說性命只要盡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由起知所由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籠下吹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它如備電燈以準刻漏也○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蓍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又能知蓍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膝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二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殼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脈絡周行丈數無數聖賢只爲天地療得心痛○問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蓋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辰一齊墜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別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牀日起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璣轉斗迴此不轉迴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爲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說○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知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月自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說不動心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帝佛說衆鬼夜叉同一空中有精有怪吾儒戒懼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犢之具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雹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或問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只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宏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只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或問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爲又著擇執費許多圖維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或問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羣小青藍其初亦近於

堯舜此處便是性善決說不得堯舜無禹皋護持必至於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田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大學問上下段同○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只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只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時才情未竭夫子誘他於文禮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綱祖 熊育繡 徐兆灝 周聯慶 熊榮祖 葛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同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彝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徹宦官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債事之虞尚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宦也不報已而宦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吏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從來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蕺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清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懼於不睹聞靜而無靜也言行之謹信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謹信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是矣○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著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物我隔膜卽知玄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擾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功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披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游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輦轂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旣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毋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刃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謂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憨嬾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解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天命解

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爲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達水非脩道之教乎功績爲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爲性而用力乃在脩道○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人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離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時而不命也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萬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天命之性人所不睹所不聞也立乎所睹所聞之地而達於所不睹所不聞之天者則為道衡之乎此而後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非其於天命順逆之故可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云爾○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蓋言天之上非有實體也道之為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焉爾物有萬變而隨時變易以咸若吾天命之性此即不變之道也水無分於東西又不在方而必不能無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剛柔陰陽仁義繇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道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離道是水亦可須臾而離於其中也須臾離道是則須臾而自絕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可不戒慎恐懼○此所不睹所不聞人以為隱微耳不知天下固莫見於斯顯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為至顯至見也且自此隱微而外更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為獨顯獨見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體別無影象可得故君子慎之慎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聾者之於音矣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慎焉其將睹所未睹恐懼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真瞽目而視之無非是也而聾之無非是也無別睹也無別聞也有別睹焉有別聞焉是二而貳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為慎其獨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備矣寒熱燥溼物之情也春夏秋冬天之時也人具一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為好不受為惡故大學舉好惡繇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有四四性舉而性之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繇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之權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為生殺次之為予奪又其下者為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則舉而名之為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為地故夫可睹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睹所不聞而為睹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受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地之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論量陽全而陰半易稱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兼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疆不過順承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此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天從地則亂

詮心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為犯戒得味為破齋信知此事真容纖毫不得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故知諸法無論細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為心害者也故事心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見去其害心者而已○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心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掩耳偷鈴死兜兜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會而自以為無心耶會須此心實實盡却欲覓一心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想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體紛紜而來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可得者耶○心既以一無愛憎為盡矣為無心矣然則遇境逢緣一無鑑別而與為模稜與為浮沉夢夢以終其身乎曰是不然惟真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天下之法而用其愛憎雖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實無所愛憎蓋惟無心而後可以為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後可以為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為見心但自見其心不可以為見心也故必至於不自見其心而後為見心故覓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為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了許多好事件○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未嘗不靜役其心於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之常住也灰其心於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敝又有曰流水不蠹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於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於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

應事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逼迫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於此等時遇事當前平日所棘手疑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清順安適之意然事務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紜紛沓至又不支矣爲之柰何或曰工夫無間於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務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於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於循理雖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安如貼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患與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請一驗之事乎先以順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恥辱在於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於吾耳可以不聽又進之而饑寒迫於肌膚又進之而箠杖及於體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糜沸令之必死而又不令即死當恁麼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至於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事在旦夕危於呼吸君父聞命誼不得辭當恁麼時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萬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行而即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縱不相招我生平豈遂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我生平有一事一念此我自知此一禍正適應此一事一念則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即我生平果潔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必我此一事或可謂善而實未必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如精金一塊內尚微雜礦氣則此一禍者又適爲我一爐精金之猛火矣故逆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爲適然而智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其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仁愛之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當恁麼時夫安得而不順以實順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計所不必言若壞於前人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實據己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己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推舉所知之賢能實勝己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以身當之其當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於人見出於己見出於智見出於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闕焉若其疑而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闕焉置之者則姑權於利害輕重大小之間以爲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於大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前所云逆境之至至於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重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持斧析薪熱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他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枝蔓葉拖泥帶水夫又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順而易也非曰能之敬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後半段乃先生致命遂志之本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亡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耑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啓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惡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便無愧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真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與金正希書

盡心存心兩語尊旨劈提盡心一句撇倒存心下截弟瞿然疑之鄙見心只是一若處囂不離居靜不枯作止垢淨有無斷常泯然消化者即西竺古先生涅不生槃不滅之妙心也在我夫子即意必固我四絕者是循龍氏亦云真常應物常應常靜此不待擬議不假思維如如不動一了百了所謂能盡其心者與大資性人一喝放下直見本來朝聞道夕死可矣凡夫肉團未遽能爾所以上士教之曰曉得起滅去處生死大事方決又轉一語曰果見得起滅的是誰滅亦由

汝不滅亦由汝或即盡其心不必存其心之意與第又以見得起滅的是誰仍是不起不滅者然一時偶識得而隨緣放曠恐錯認本來或逐處發憤尋求又虞非觀自在法門故鄙見亟欲以存心爲渡筏迺尊旨又以著一存心便同存意譬之水上削波波何能平說得極切隱病然顧其存心何如若把一心去存屢意何辯即曰我存心在這裏執著還類放馳皆由未識其心耳所云其心者意生不順生意滅不隨滅一切聲塵感觸遞有去來此心初何去來祇緣結習之久染著意念聲塵汨汨與波波搖水動漸失妙明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心不可得時認出元本真靈存存又存不在內外中間一毫無起滅來去先儒強名之曰湛然虛明氣象雖然隔境想及信口說到易耳試參十二時中稍得一刻平衡不失昏散而冷便失拘檢而燥所以存心比之養火溫溫得中真非易易若念起即除又存心中照了消磨緊著非一味向意根上抓平如以掌按波之謂也至於未發不爽其惺已發不遷其寂頭頭現成處處灑脫則又知性知天動靜不失其時本等頑鈍如第雖遇上智伸拳樹拂不啻隔靴即一棒一痕非關真痛故欲從存其心上勉強從事殊見爲難若直揭盡心一句固是頂門一針然謂事理二障種種難盡何以一識認其心便能了當且其心何以當下便識認得噫中庸不可能也　門人金鏊文禮

虔中偶語

山川草木皆有明神若將我殼子罩他頭上依舊是人○外邊色響投胸皮肉闌之不住內裏情思赴物門壁隔之不能凡夫內外尚合而況聖心○痛癢即知知實不曾痛癢○當念起時慣然無起於不起處亦不求滅其唯靜照有恆乎○鬼神不職人之形專測人之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能束我以氣難縛我於虛致虛則陰陽莫治○問身當天崩地拆我在何處曰今天地完好時那便是汝○每日事事相乘一事偶歇旋又無事討事做矣此際須要常省便不多事不失事纔得事事見個性靈耳○事到頭來拚將頭頂著做去反得自由○我欲築室深山視花木開謝爲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曆書何嘗擾汝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舉鄉書初尚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椅桌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概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羲勉以蕺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歲寒集

自渾朴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問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渾爲一不可○問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爲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爲一亦不容截而爲二○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幷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幷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性急天大事總平常事○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五十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遍閱志是其命甚覺親切

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念菴云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閑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人生在世逐日擾擾全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骨肉之閒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錫祖 熊育縉 徐兆綱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臯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纓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季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為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為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為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為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甚之曰公何不計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甚給事並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會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為之一清政府大恚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勳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為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為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為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荊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涖焉先生論學與世為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為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為眾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為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偏愎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為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為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為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為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洒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為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喧喧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為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為天下大忌諱矣天啟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

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為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諡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辯難不遺餘力以為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為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為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為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為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為麤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已不至蔓延為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為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為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為性愛敬為情知愛知敬為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為仁在羞惡為義在辭讓為禮在分別為智非可定以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為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為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間也是故性無為而才有為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為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裏面的○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

品格之殊至於悟從只一段心事個個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爲家當○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周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各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眞混言空者以似亂眞○人須是一個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眞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爲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一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卽此可以辯儒佛已凡諸所以爲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眞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眞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眞眞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這裏又未嘗諱言悟也○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爲非愧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爲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爲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棄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喂却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爲爾爾由他門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爲輕則情累不干爲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以生死爲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衆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爲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爲主○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卽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儱侗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卽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洒意思而已是幷其半而失之也○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爲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

之謀弗慮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卽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爲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元遠如此不得丟卻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卻見在認於穆爲窈然之物也○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卽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福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教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謂添一語衆人本形○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思○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爲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旣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卽本體爲工夫何能非所卽工夫爲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之言操心也孰爲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爲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卽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栖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儀秦一段係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卽令反觀善在何處曰我且問卽令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卻說恁著不著○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何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喫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干○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伍容菴曰心旣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變調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卽管東溟亦曰吾於子弟並未嘗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爲性

釋氏以覺爲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爲性乎以有不同者爲性乎○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弁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弁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幾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眞能爲君子則小人弁疑君子爲常人而俱以藉口矣此東林君子往往爲依附者所累也○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喫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並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爲本體既以心爲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爲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旨似均之契悟未盡也○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卽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眞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子竊以爲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是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卽是心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其奈之何哉○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爲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卽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丟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性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博文是開拓工夫約禮是收斂工夫○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王龍谿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谿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又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子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做功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愼恐懼是本體卽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功夫也今曰不睹不聞是功夫卽戒愼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金玉瓦礫之喻殊覺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猷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

用也○或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爲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也不同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肯之否○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二出於一統乎太極而爲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卽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閒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爲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爲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蕩於無矣○鄧定宇秋游記有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新本刪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預爲掃蕩也○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卽言收攝不曾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卽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底意思况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旨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救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心之所以爲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粗而不精天之所以爲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個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當人之外虛而不實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沈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卽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卽理七十以前尙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卽理三月以後尙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卽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顚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柄之所在矣今曰著意收他恐收卽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裏何物把柄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復唐大光○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愷愷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與吾白○以功有朱布衣集多所發明向嘗見之今失其本容嘗訪問○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拈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從嚮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

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無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咐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之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 同上

當下繹

當下者卽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卽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爲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未來最爲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卽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顚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顚沛一關也到此眞令人肝膽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子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槪言之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豈不同爲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衆皆茫然無對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己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歷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郎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惟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愼簡各賢疏意在先生也歷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曾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沈止水三月十七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賜祭葬廕子諡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 名復陽 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

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酎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心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練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性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劉先生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即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即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即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即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即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

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學者以知至爲悟不悟不足以爲學故格物爲要○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心無一事之爲敬○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着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眞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心即精神不外馳即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即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睿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即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賁爲賤役○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個生故仁即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人心明即是天理○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以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靜中觀者即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致之之善誘也○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既已來矣豈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秧從何來○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爲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皆此善也○利貞者性情也成道物方有道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游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永天命皆造命也我由命造命由我造但知

委順而不知順道非知命者也○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撒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捹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弒父與君無所不至○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託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著意○有懷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懷無樂只是悠悠○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當下即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即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眞當下○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說類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淸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淸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靜坐說○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即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靜坐說後○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一念所謂主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示學者○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淸玉潔著不得此子汙穢纔此子汙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同上○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爲善說○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爾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爲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知天說○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即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叩時原是驚天動地已叩時原自寂天寞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

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爲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爲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未發說)○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心性說)○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illegible]心性有二其習異也性者天理也外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於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於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於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於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氣心性說)○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卽聖人艮止心法胡廬山以爲心卽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艮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理義說)○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淸而靈形濁而蠢故史傳所載商臣伯石之類皆形也形異而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慮弗靈性弗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深之時未始不可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也故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於淨垢器中道著性字只是此性道著水字只是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貳故性卽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淸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說)○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端倪而非其體仁悟復迷作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眞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鎭如山岳方是坤能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修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膺籬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乾坤說)○眞放下乃眞操存眞操存乃眞放下心存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本體本無可指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聖人爲拈一敬字(鄒穎請益)

辨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陽明辨)○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同上)

論學書

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者有之蚩蚩之氓無

有也卽其平旦幾希因物感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而先生乃曰儱侗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乃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爲眞稍涉安排卽非本色矣 與許敬菴 ○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 答顧涇陽 ○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於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蓋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程朱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 同上 ○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徹心意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尙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表裏精粗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卽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著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墮行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卽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尙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而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汙壞而已此所以爲至易至簡也 同上 ○善卽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竅在於心人心反復人身來故能向上尋去下學而上達也 答馮少墟 ○方寸卽宇宙也世人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言而已非存養於思慮未

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言思慮爲儱侗之朋從而已 答劉念臺 ○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也但未窮之心不可爲理未窮之理不可爲心此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 同上 ○心一也粘於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於則上辨之凡事稍不合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卻不顧也 同上 ○敬者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 同上 ○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剖也 與錢啓新 ○貨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 與揭陽先生 ○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卻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但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爲名教罪人者多矣 與管東溟 ○某洗心待盡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 與儕鶴趙師 ○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元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矱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怳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 答葉臺山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 與吳匡濟 ○戒懼愼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時還是此件否耶 答耿庭懷 ○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 復錢漸菴 ○知危者便是道心 同上 ○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卽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爲明心一點至善是眞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此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卽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卽虛是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

卽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同上○某與李先生見羅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爲物格知至耳至於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與徐匡岳○復元聖質也見在已是康齋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寘現成家當者然其日漸月摩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亦不見作此樸工夫至其易簀之詩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豁然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再肯進此一步則幾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論辛復元○辛全字復元家貧十七八歲知讀書卽有志聖學三十不娶友人勸之始有室不赴試當事挽之講學於學宮崇禎時以薦舉入朝所著有樂天集養心錄然其人胸中憒憒急欲自見劉先生曰辛復元儒而僻者也馬君謨禪而儒者也君謨衢州人林增志師之○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答吳安節○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同上○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徵○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不容絲毫人力但昏雜時略辭喚醒一醒卽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成急迫躁擾矣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有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樞紐在此總無餘事矣俱同上○居平日取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答史玉池○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卻是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同上○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蕭康侯○某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盤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毫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爲牛某則牽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答鄒彝觀○廊廟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卽非真體有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真空同上○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子行○足下契禪獨深而好觀程子遺書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甚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崇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靜守禪宗答劉貞州○李先生獨揭止修之旨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相濟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爲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於執執則迫矣故某以爲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爲不失李先生之意也與聶止菴○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答王儆貴○陽明先生於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者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卽心卽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答方本菴○體卽是用用卽是體離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真復也與吳觀華○寂卽是易發卽是爻同上○此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凝與周學純○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到真用工夫時卽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同上○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與卞子靜○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

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心中無事時也（與陳似本）○於穆之真絕無聲無臭安得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即真無死生耳（與孫淇澳）○都下近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弔忠文想如丈教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與劉念臺）

雜著

默而識之曰悟循而體之曰修修之則彝倫日用也悟之則神化性命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與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今之爲悟者或攝心而乍見心境之開明或專氣而乍得氣機之宣暢以是爲悟遂欲舉吾聖人明善誠身之教一掃而無之決隄防以自恣滅是非而安心謂可以了生死嗚呼其不至於率禽獸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近思錄序）○聖人言道未嘗諱言無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不可言言人倫庶物而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是之謂天則聖人之學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萬變在人實無一事無之極也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彼外善以爲性故物曰外物窮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無之不知心有未盡不可得而無也理有未窮心不可得而盡也今以私欲未淨之心遽遺之使無其勢必有所不能則不得不別爲攝心之法外人倫庶物而用其心至於倫物之間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居之不安將紛擾滋甚而欲其無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爲主順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謂無也以理爲障逆而掃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謂無也（許敬菴招要序）○陽明先生所謂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所謂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是以善屬之意也其所謂善第曰善念云爾所謂無善第曰無念云爾吾以善爲性彼以善爲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靜以上彼以善自吾性感動而後也故曰非吾所謂性善之善也吾所謂善元也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烏得而無之故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萬之而萬行爲物不二者也天下無無念之心患其不一於善耳一於善即性也今不念於善而念於無無亦念也若曰患其著焉著於善著於無一著也著善則拘著無則蕩拘與蕩之患倍蓰無算故聖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則有善而無著今懼其著至夷善於惡而無之人遂將視善如惡而去之大亂之道也故曰足以亂教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既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方本菴性善繹序）○至日閉關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真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后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關斯爲闢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一畫綰之（點朱吟序）○諸賢之登斯堂也有不雝雝肅肅者乎此雝雝肅肅之時有喜乎有怒乎有哀樂乎抑有思慮乎無有也所謂未發也善之體也一反觀而明矣此反觀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靜心能觀之情發而動心能節之此心之所以統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體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桐川會講記序）○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崇文會語序）○論語二十篇不言心第兩言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則固有違仁踰矩之心矣自致良知之宗揭學者遂認知爲性一切隨知流轉張皇恍惚其以恣情任欲亦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迷復久矣（寶閣錄序）○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爲則不知欲修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馮少墟集序）○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懾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感應篇序）○今人欽欽焉目明耳聰手恭足重心空空而無適於斯時也徹內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爲人之本色無纖毫欠缺無纖毫汙染而謂之善也循是而動不違其則之謂道故學莫難於見其本色見本色斯見性矣程子以學者須先識仁而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學豈可廢防檢窮索欲人識防檢窮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即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則防檢窮索皆本色也（曾真予集序）○學欲其得之心而已無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諸其心則物也者知也物自爲物故物不關於性物融爲知則性不累於物如此而已矣（登瀛錄序）○古之至人以變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自少壯而老身

體髮膚日遷日謝變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營爲萬起萬滅變易矣而性不易也吾萬起萬滅者注之於是而不二焉是爲以變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義成性向之萬起萬滅者轉而爲萬變萬化之妙是爲以不易貞其變易夫人之夢也其遊魂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無質無體與有質有體者不異然遊魂爲變變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靈至成性而遊魂始靈故大人通晝夜而知守其不易也王應華壽序○人之率然而動皆欲也惕然而慮皆理也欲動而慮止則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亂之機也康得集序○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即其體也先儒云心即太極此語須善會無欲之心乃真心真心斯太極矣若但見其無形無方無際而已是見也有所見便是妄會悟易編○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是即知其爲是非即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即此是天即此是地即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即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即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即便是明會講○覺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體不端見君子而後齋焉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由見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見君子而性斯顯耳故心覺而身敬者坤承乾也乾坤合德則形性渾融久而熟凡而聖矣同上○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此下皆三時記○陸粹明號古樵廣東新會人從潮陽蕭自麓學以主靜爲宗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徵曰靜後覺真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明月臨江不能飲酒亦覺幽蘊內攻不暢諸外搴隱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且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沈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說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推上格物極費工力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複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誤矣○蕭自麓臨別謂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或曰至善自性體宋儒如何認作極功余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此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則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積習多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許敬菴先生之學以無欲爲主自是迥別世儒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無欲之學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執此病彼氣象局促耳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踰矩章○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

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適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斂處約樂章○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嘗之於金嘗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貫章○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見過章○忠信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聖賢好學不過是還他本色若不學便逐日澆散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十室之邑章○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人之生也直章○中即吾之身心是也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為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即日用是庸也到這裏一絲不掛是個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也中庸其至章○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為欲遂認欲為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即仁也別尋個仁即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為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個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違則即心即仁不違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何如仁遠章○孔門心法極難看不是懸空守這一個心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蓋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為體的若事物上差失就是這個差失學者不知本領只去事物上求却離了本知是本領要守住這個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學如不及章○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川流此是人的性體自有生以來此個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沈迷不反學者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即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即真如掌反覆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為成德也川上章○今人錯認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個敬在胸中為障礙之理修己以敬章○除却聖人全知一徹俱徹以下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知及之章○人只有這一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然這個明察人人具足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慧又都作真明真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孟子拈出情字才字證性之善然人之為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為即才也非才之罪是誰之罪數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空洞洞不見一物即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四者出來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體順他天然本色應付而去是可以為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人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為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矣然則為不善豈才之罪乃若其情章○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悅心者方是即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至處喚不得理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富歲子弟章○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為性澄之則清便為理淆之則濁便為欲理是存主於中欲是梏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牛山之木章○氣之精靈為心心之充塞為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梏於物是終日常息也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今人以呼吸為息謬矣同上○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個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裏放心章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着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汙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妥稍不安妥格其因甚不安妥是也問既安妥如何曰體認此安妥亦格物也○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物因其所本無故不爲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缺時作何工夫○問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心氣分別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學者於理氣心性須要分析明白延平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即天字也○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整菴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個正字○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風一動枝葉蔚然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脚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問告子是強持否曰他到是自然的問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者也謂之自然外道○問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曰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宋之朱陸亦然陸子之學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學問並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曹月川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並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問劉誠意先曾出仕而後佐太祖何如曰焉有天生真主爲天下掃除禍亂既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前此之輕出○問王龍溪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曰良知何嘗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又問龍溪之差恐亦陽明教處未加謹嚴曰陽明未免有放鬆處○一向不知象山陽明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豈知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義立而德不孤離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鑑祖 熊育錆 徐兆潤 周學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廬陵知縣入爲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巡按祝大舟遂之貪風始衰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路請崇祀羅文毅羅文恭陳布衣曹學正已而巡按廣西皇太子冊立改期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居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疏留中踰四月給事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內批廷杖并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林爲正鵠端文辭詠無虛日而先生不爲弋者所篡先生之將歿也豫營窀穸掘地得錢兆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逢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日如期而逝蓋丁巳九月月建爲庚戌也天啓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匯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黽語

黽語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毋信俗耳厲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也○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面○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聖賢所謂無無聲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爲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操有載有載之心以立於世何時讓出太極圈來○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爲已形爲念爲慮動之微爲未形爲意爲幾誠意研幾愼獨異名而一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於事外正心不於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爲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無事焉而唯正心皆襲皆取○心者三才主宰之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便爲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便微別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形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二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二不生性非其性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不合一都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亡禮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於心而不忘仁禮皆心中之魂魄物矣○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生死存亡只一氣低地滾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借底○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辨○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教人下手芟柞荑稗謂了妄卽眞恐天下並無荑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爲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爲人○迦文丐首也坐談虛空誰爲生養只得乞以乞率人廉恥要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廉隅都無可觀○不可以知爲識亦不可以偏物之知爲格物○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爲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此卽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原於告子○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如池沼之水澄靜無汩豈不號爲清泉然終不稱活水○朱子於四書與註悔其誤己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爲崇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

志源失委以心爲心而不以仁爲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卽念念操存頃刻不違祗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爲心耶○本物於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如不長以天下國家爲一物卽此渾然中處之身皆絕頭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枿已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寂然之先陰含陽意與知爲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爲二若是真意運行卽意卽知卽運行卽明照若是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主得知陰主得意此欲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於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誠者無之○心意纔暴戾便似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忤逆了一番卽此便是莫大罪惡了○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謂死人實有生死不得謂之無生死○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鑿而火出見而惻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卽求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明白○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獎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也○四端只是萌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常人耳目汩於睹聞性體汩於情識如病瘧漢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凡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眠裏夢裏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眠裏夢裏俱富貴卽寂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喜倚於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於己○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過○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光要尋得太極出來天下無如此學問徒遏欲非所以存理長存理乃所以遏欲○不從格上起程俱岐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格乎○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則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路萬路只是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所致其愼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古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於生存一無所收則放逸奔潰釋收於空老收於虛與博奕類聖人本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於學也故曰悠久無疆

○外面只管要妝點得好看便是的然而亡的路頭○仁義禮智德性渾全孤行偏發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主宰心也道理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爲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爲主宰而非其道理何可以爲心此聖賢心性雙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人知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絪緼而生是以多以人爲心而不克以天地爲心所謂人心道心者人心以人爲心也道心以天地爲心也天人無二不學便都岐而二之○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以戒愼恐懼爲始窮理本大學之以格物致知爲先○識者坤藏之記性坤靈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靈一人皆有識有知識以知爲主如坤必以乾爲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卽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從乾此卽不一之頭面異教轉識成智說無了坤但有了乾宇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己者爲心爲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爲心爲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怠惰放肆心卽人欲多端多岐戒愼恐懼心卽天理只一路謂卽愼爲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盈天地間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直是頑礫有不育直是僵塊於此不知知於何致○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曾根之於心便不生色者心符故曰生色今人乍見惻隱之生但是端不是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同有是種不會種只喚做死粒不喚做生粒株守遺幾粒一人生育不來況推之天下國家○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仁人心卽本體義人路卽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章本濟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靜惡動而於日用間親疏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於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爲仁可乎謂爲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卽所以爲仁之至也○面孔上常要有血○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中流出便不是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雖如此密修道一念發來稍浮不隱稍粗不微稍二三不

一路亦無獨可愼而萬有之權柄卒難湊手只要安頓這一個形軀之身在好處早已不是士的路頭了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爲精核其爲僞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強不服眞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禮生自仁如枝生自根若以禮爲仁如以枝爲根便與復義無交涉○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卽常遊於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卽常斂於徑寸之內正謂之放不謂之存○硜硜然小人哉爲庶民百姓等以分位言謂之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硜硜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若今之從政者寧不軒然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不可以其分位而算之爲士○乍見怵惕嘑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眞心非誠而何這點眞心分分明明當怵惕自怵惕當羞惡自羞惡一毫瞞昧他不得互混他不得非明而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明一點眞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有性無教有天無人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聖人又有一般擇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得不過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唯聖罔念亦狂矣○孟子據才以論性人所爲才旣兼三才又靈萬物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謂之才情以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德才賢才品才能其偏亦謂之才質才氣才智才技才調並無有不可爲善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其論性或等之梗直之杞柳或比之無定之湍水或以爲不過食色而夷之物欲之中或并欲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但知生之謂性而不知成之爲性卽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辭而闢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墮必爲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程張氣質之性之說於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線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率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教○愚不肖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爲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一向使氣任質慣了誤認以爲性原非性也○孔子四十而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不特氣壹動志爲動心志壹動氣亦總是動心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卽心動也○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鋪天徹地橫來豎去無非天命散見流行卽此是性別無性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譬如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受其正天造人命順逆惟天生死惟天廢與修短惟天而修身以俟則人之順受其正天無妄命卽氣數卽義理無氣數之非義理中庸天命之謂性亦如此○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是有晝而無夜也只晝裏也是這個天而處晝底道理不同於夜夜裏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道理不同於晝晝應有爲宵應有得日出宜作嚮晦宜息今或晝裏要做夜裏事夜裏要做晝裏事小人不知天命者便如此○中庸其爲物不貳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爲一物卽物卽理大學格物如此○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太極性也兩儀質也形色天性聖人踐形性質合而爲道也性質略有纖毫罅縫斯謂之離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覩聞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卽情卽性卽吾身卽天地萬物卽中和卽位育○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知幾孟子幾希來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只難得萌芽旣萌芽又須萬分保護培養到苗而秀秀而實方有收成君子愼獨愼此○性靈明也愼眞誠也率以誠落脈修以明入門○禪本殺機故多好爲闢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孫愼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淸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拚一死福淸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泪俱迸達於大內福淸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

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齧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劉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牆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爲禮部尚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尊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挺擊以王侍郎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鶴胎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謚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唯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麰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智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止此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秖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即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眞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絶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窣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絶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劉夫子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另闢一見解矣

困思抄

止即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豈惟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別爲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別爲學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故特稱止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即不可謂知止即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內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即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知止〇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眞獨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自慊〇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湊泊直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眞有積累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爲物不二者也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蓋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昭昭〇余嘗驗之若思嗜欲未思而中若燔矣思飼童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理便此心肅然不擾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且

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參察之際遊覽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目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原是平直自家苦向煩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實證慎思◯人徒說戒慎恐懼是工夫不知即此便是真性丟却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謂所不覩所不聞是天命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身終粘連不上一生操修徒屬人爲又如何有至於命時慎獨◯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天命之性也即是戒慎恐懼君子戒慎恐懼便爲存非是別有他物而將此存之也同上◯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爲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義理之說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懸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爲性也且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乇混人性於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生說

言性圖

孟子性善◯可使爲不善●上圖即性相近下圖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善◯不善●兩者不存幷性亦不立

宋儒◯性即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清賢●濁愚

如此並衡便把真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即習有不善不害其爲性善後人既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並衡是明墮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矣且告子說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尚在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即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儒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儒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爲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孟子謂故者以利爲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爲善此其非人人共知但荀子以爲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荀子以爲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矯性爲善最深最辨唐宋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氣質辨下三條同◯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麰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爲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爲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夫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謂性否◯孟子諄諄性善爲當時二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即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於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今人尚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爲必超善不善乃爲善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則孟子所道性善也◯或疑既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蓋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舜劣湯武也正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爲知之一辟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終同故人人可爲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盡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其異後儒既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告子言性曰杞柳柳最易長曰湍水水最易動曰生之謂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著使庸常者出之而日見吾心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使賢智者知之而默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圓活教人自謂見性極真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既以濟其私迷不知檢防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歸著嗚呼舍善無性舍明善無率性宋儒之直提此者吾得立本之說焉明儒之直提此者吾得良知之

說焉（告子下條同）○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於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在預養惟恐一不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為自反之圖夫其皇皇焉困心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弗欲者也不知唯動於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真○孟子只非義外並不曾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既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義外）○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慊則行事自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道且心不先慊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勿正）○中和尚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一致中和辟如天平有針為中兩頭輕重鈞為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煞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不相對更是未發時象看到此孰致中孰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便中和默默在我便是致字無兩條心路（致中和）○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可見有所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若止認作服習重習專有人工絕無天趣即終身從事轉入拘板（時習）○格字諸家訓釋頗異若以為格非心則侵誠且不先知如何辨得非心出若以為格式則侵正修且不先知卻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為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先知豈能念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即窮吾性之理也陽明說致良知纔是真窮理（格物）○利義如何辨曰不為不欲此義之善也反是即利不為不欲又如何辨曰無為元吾所不為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即得（義利）○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為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為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為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真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心德自無不真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為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即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為性惟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為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四端）○天理之流行即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為之而未必為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知命解）○萬有不齊之內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同上）○常人不知禍福只為見善不明至誠既明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苟一造其至即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無不審至誠盡民物窮古今貫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知（先覺辨）○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為異也人不共知便知到極頭終是有隔礙處○與知之知即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即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者見人人皆可以為聖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從本根上論不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率性固未嘗不同也（與知）○昔人言中第以為空洞無物而已頗涉玄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即所謂未發者亦屬影響至謂人無未發之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今人物交私牿即發之時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未發則終不可今無論日用間即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著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眾多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惟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刑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說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今若以為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為未發又將以何者為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真脈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謂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兀坐閉目以求元始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為慎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為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慎獨本旨也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一義（未發解）○古來未有實言性者中和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為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為聖人主靜立人極至豫章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子用工久之覺

得求未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眞學問要領然將一靜字替中字恐聖學與儒學便未免於此分別宋儒只爲講一靜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苦費分疏實補聖學說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實補凡學問一有實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籌度躬行便有一半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爲適故云致中和不於中處調和亦不於和處還中徹始徹終要在愼獨 性說 ○平日之氣夜氣二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日與夜即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君子便自強不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尙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沉沉熟睡之時自家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尙是淸明一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絕而天尙未嘗深絕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爲可與爲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 氣說 ○所不睹所不聞者終日睹聞未嘗睹聞終身睹聞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未是獨也唯君子戒愼恐懼一於是獨絕無他馳一敬爲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眞覺有隱有微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所正寓有日新之所乃名爲君子愼獨 不睹不聞 ○有千萬其心思而不失爲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爲獨是在戒愼不戒愼之間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蓋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萬事之隱見微顯並從所不睹所不聞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愼恐懼眞脈者則何知有隱有見有微有顯萬事萬物都無歸著我心亦總無歸著已矣○中和之名可分也中和之實不可分也卽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愼獨惟戒懼則不睹不聞之所而天地爲昭萬物同體隱見微顯之獨爲主持者明明矣此中和所爲致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爲見而已哉吾中心當其嘿覺其然而覺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爲大本達道是之謂愼獨 中和 ○仰之彌高蓋言天也鑽之彌堅蓋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蓋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則所爲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之爲戒懼也得一善博文約禮也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弁以有形有象觀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 回之爲人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以道爲鵠而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的然而日亡此以己爲鵠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之中有常卽吾率性之正鵠庸德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愼恐懼不敢妄發彼行險之小人蓋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 正鵠

○戒愼恐懼齋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齋明者一而無他雜者也 齋明 ○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愼恐懼愼獨只要操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操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說戒懼是靜而不動愼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出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爲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發一覺纖毫有心便是發曾不於喜怒哀樂上指著實不知人生決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卻有未喜怒未哀樂之時如正當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否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愼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於心體大有缺失決是未發而兢業時多發而兢業於中節不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愼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夫中和爲大本達道並稱天下正欲以天下爲一身不欲外一身於天下也 博學 ○洗心者戒愼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愼則愈不放者也 如神 ○今人說天命者多以理義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俟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立而古今日暮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遲闕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爲之用也君子爲善稟受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愼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揉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參錯誣命而氣數得爲推諉眞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於穆不已 ○人何嘗不學新知但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塞植木不沃其根則必蹶培造化生機祇有一溫暢人心生理祇有一知 溫故 ○乾動坤靜而易言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闢動靜合言者何說者以爲北辰居所是天之靜予以爲主宰之靜非運行之靜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靜所以合主宰之靜也說者以爲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爲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也天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愼恐懼原未嘗分動靜 天地 ○不睹不聞隱也隱而有見見而有微微而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爲隱初出爲見端倪爲微盛大爲顯實不睹聞爲骨子故總謂之獨君子愼獨如物栽根時生意潛

藏後來包畜無窮景象（閑然）

文鈔

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則是恃鬼神之道反不免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者也其有爲處卽鬼神之爲其才能處實鬼神靈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各有靈嚮（鬼神論）○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說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爲爲不善者作推解說夫世之爲善者少而不爲善者多則是天之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誣天誣人莫此爲甚以是有變化氣質之說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卽荀子矯性爲善其言不謬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舉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將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命說）○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若祗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旁皇出入間毋乃反鏡索照（論學書）○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宰密而不疎是所以爲戒懼愼獨所以爲居敬決無掩一空虛無著之心爲常惺惺事仁屬愛愛卽煦煦姑息之見未免乘焉而獨一切妻妾宮室得我之私心爲之惑亂其所以自愛適所以自戕賊何況愛人孟子故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脈始淸（讀語錄）○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眞性也卽未發時常薰然盎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卽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稟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卽今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還其固然者也（同上）○伊川論性謂惡亦性中所有其害不淺（論莊）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紹祖　熊育鎬　徐兆鵬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真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陛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陛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聖怒可攖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置從先爲李見羅誦寃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弒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卽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歎涇陽曰何歎也曰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倘是硜硜窠臼性又近狷總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檢點病痛只是一個粗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粗是真色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粗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倘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鎭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介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邪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邪人的心腸勝自己多矣○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卽墮落矣○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各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弒君弒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弒君弒父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爲樂生者也嗟爲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殼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昃之離有幾多時節何爲靠這裏尋個憂樂凶之道也○自三代以後其爲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

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最爲的當〇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〇南皐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即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〇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嘗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竅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是輕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彖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〇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條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即六經且爲註脚矣但恐此意習慣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人心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第近來只信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與彭旦陽〇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〇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〇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撥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〇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〇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即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即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

史玉池論學

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却說饑來喫飯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功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却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用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功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却便同於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不用真工夫却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却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却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却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〇言

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爲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的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鍛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說個見成聖人非所以爲聖人也○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即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爲障矣何求焉○理氣合而爲心孟子以義爲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襲以氣爲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即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即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異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子直以養之則不愧不怍之真即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心而生是以心爲主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爲主者也然無內外緣物以爲義則內外分爲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併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頓則告子之助長也○問格物曰各人真實用功便見○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謇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歎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仕而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揚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靜之緒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唯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失之念重耳○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蓋知吏胥亦能操吾之長短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啻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啻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

書耳○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為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為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論胥以陷○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為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巡撫周繼不白堂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為執政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為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恚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黜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鐫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陛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母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秉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登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飯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脚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傖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郎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遺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于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悅然有入頭處又嘗為詩以寓時事云還宜侍讀王昭素熟易蟂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布衣倘若寒畯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曆乙酉舉於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說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澄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蹙然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為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夷勅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橚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箇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骸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卽渾淪之條理大德卽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會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轉得同愼獨其嚴四箇字長途萬里覲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耿庭懷論學

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箇輪迴深坑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賴異必其前生參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旣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箇穎異的人有一箇穎異的人便是前生參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癡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況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著落處爲家余卻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況以生爲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蓋佛氏輪迴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邵濂輪迴生死問下二條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亙古亙今者是何物天地古今尙在此內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眞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生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且謂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𤤴然啼哭愴然周旋運轉惺然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運止覺滅雖頭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死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卽非生死旣已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旣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麗乎哉旣已無附麗矣果不可朝聞而夕死乎哉生死了不相干朝夕於我何與味賢友所謂附麗云者似指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之物所謂漫天漫地亙古亙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云者似指今之𤤴然愴然惺然之物徇生而爲生執有而爲知何謂知生生之不知何謂知死生死之不知何謂知道正恐賢友所以發願再生者亦不在了此公案而在貪此形生也欲不貪生非知生不可欲知生非知道不可知道則知吾與賢友今日雖生而實有一箇未嘗生者在這裏這裏方喚做漫天漫地亙古亙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的眞體也○自其未發者而觀之行於喜怒哀樂之中而超於喜怒哀樂之外獨往獨來不可名狀強名曰中明道曰且喚做中是也自其發而中節也觀之混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場而合乎共喜共怒共哀共樂之心應用無滯如水通流故謂之和也中庸大段只是費隱顯微有無六字六字根柢只一性字費可見而隱不可見顯可見而微不可見有可見而無不可見隱微無未發也費顯有發而中節也隱卽之費中而在微卽之顯時而在無卽之有者而在未發卽之發而中節者而在體用一原也非隱孰爲費非微孰爲顯非無孰爲有非未發而孰爲發而中節一以貫之也費卽是隱顯卽是微有卽是無發而中節卽是未發下學上達也學者徒於喜怒哀樂上求和而不於喜怒哀樂上求中徇迹遺心矣不於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時認未發之眞體欲於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時觀未發之氣象離形求神矣吾故曰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費隱顯微有無一性也答中和問○獨無色故覩不得無聲故聞不得睹不得聞不得卻有一箇獨體在非謂不睹不聞之時是獨也獨體本自惺惺本自寂寂而卻有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獨體本自無起本自無滅而卻有常起常滅之人心這裏所以用著戒愼恐懼四個字能於惺惺寂寂中持此四箇字而後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可滅能於無起無滅中持此四箇字而後常起常滅之人心可除此是有著落的工夫所謂本體上作工夫者是也答湯衡問○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旣誠矣心安用養耶到得心不用養處方是誠答歸紹隆問○下學上達原是一理天地間無不下卽無不上若以親親長長爲下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爲上則不可天下平亦是下親親長長亦是上只在悟不悟之間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二條同上）〇這箇德性卻莫於杳冥恍惚裏覓就是這箇禮而已中庸一書全於費處見隱〇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此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忿懥四句是鍛鍊學人的鼎鑪蓋四者實生於身而役乎心心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爲形骸所役而不自知爾如今目口受味目受色耳受聲鼻受臭四肢受安逸欣羨求取能盡無乎但有一絲心便不在不在者非不在腔子裏之謂也倒是這腔子裏成了一塊味色聲臭安逸美衣廣屋肥田佳園貴顯世路名高的鬧場此心受役於鬧場之內而不自知故曰不在也（答童子徐巘問心在何處）〇自性是頭腦自性上起念念是真念念上改過是真改過但要賢友認得自性而已一切言行無差無錯處皆性之用也而必有其體假若散而無體則亦蕩而無用矣認得此體自然認得此用念亦用也而於體爲近從本體上發念從念上省改少有差錯即便轉來總是本體上工夫從本體發念即是本體從念上轉來即轉即是本體一念離了本體一念即成差錯一轉不到本體即千轉初無實益文過怙終遂成大錯皆起於轉之過也此無他離了本體便屬形體一著形體便落惡道毫釐千里端在於此（答葉文蕃問）〇秋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師反詰之對曰衆人之情憧憧擾擾安得未發意者養成之後乎師曰中即性也必待養成而後爲中然則衆人無中遂無性乎秋以至善爲對師曰喜怒哀樂終日離他不得豈爾終日間通無此中不自反求牽合附會益見支離秋被逼迫通身流汗忽聞蟬聲因省曰此聲之入吾何以受之而知爲蟬也聲寂矣知何以不隨之而去也乃對曰意者吾身中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其中有主之而不著於此者是謂中乎師首肯曰近之矣從此體驗亦得秋又曰意者君子而時中無時不有無方可執無處不滿見得此中則天地位萬物育天下歸仁直在眼前乎師擧手曰可矣可矣由此以進聖人不難學矣曰然則可以把持乎師曰爾不把持彼從何處去秋曰然則何以用功師曰離天地萬物不得曰從此處用功而位育自在其中最要緊處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秋於是怡然順適判然冰解（方鳴秋問答）〇立教須名至善修學本自無爲要知真性是我明明天命爲誰不離喜怒哀樂超然獨抱圓規有耳誰能聽得有眼窅焉難窺本來巍巍堂堂古今一毫無虧動中漠然不動生生化化無遺譏道一切中節一切本無追隨但要自明自覺三德五道不回三德五道由一從君開眼伸眉但能此中不疚天地萬物皆歸（爲方鳴秋）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六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瀋初破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從登萊南濟先生謂國縉爲寧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痌瘝一體如救頭目惡聞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姚江黃宗羲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纓祖　徐兆鵬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錦　周聯慶　黃兆柄　李真實　重刊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岷宣之獄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遞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沖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吾儕其毋鬩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鋮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鋮使毋去大鋮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疏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櫆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薰鼠固不如隳城變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懼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燕趙士大夫以魏氏爲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倘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爲對股文字不探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歎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於宦籍之上綦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逆奄奉爲聖書終熹宗之世其竄殺不出於此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卿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鬨而散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徇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爲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魏二公相繼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於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皋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期相許者則蕺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蕺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宏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之爲經生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疏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懷謝軒講義

格物是格出至善所在若作各物象數則是借外以廓內矣知原是性中一點睿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無纖毫壅塞處便是○天豈有命生而炯炯不昧者是合下生來箇箇是聖賢再沒有命之以凡庸者從此率之不加不損只依他出來蓋天命之體貞而靜率者不起知故不生紛擾這便是貞靜之妙戒懼慎獨便著主靜率性之工夫也修者就自家做出來的將來做法程非另有修也○未發之中渾淪無際停毓無窮此卽水涸木落無聲無臭之地神明變化都不外此秦篇已發者天下同此一性天下同此一率夫婦猶是聖人猶是更無假詭變幻於其間豈不謂達道中者未發之性和者已發之性性無動靜中和之名因動靜而分若言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分明性有動靜矣○世風日下如江河競注而自古至今此理猶在人心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此也○問天地位萬物育曰天地無日不位萬物無日不育只爲人心失卻中和之體天地雖大若容不得我萬物雖衆只覺多我一人知此則知位育○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一貫不必說得玄遠淺言之如世之機械變詐亦有時節通行得去便有時節不可

通行得去如何貫得是故一貫者其唯誠乎○觀過知仁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羣迷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分蹊別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鬼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止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止養得吾心之常○心不受變而術則變如學術流為申韓此心不得不歸於慘酷治術流為雜伯此心不得不向於殺伐戰國時人學皆刑名治皆誅殺都被術所弄壞乃轉而歸咎仁之不若人故孟子特地拈出本來此心人人圓滿但是一日之造端便判終身之趨向卽夫子習相遠之說也○說個信果定是未言未行之先先著一番心了大人未言那見有當信之理未行那見有當果之事任他危言遜言旁行正行再沒有不中於則者義有准而心無著也○感遇聚散佛氏視之皆太虛中游氣紛擾與性體一毫不相妨礙儒者則皆是我本根發出枝葉無一件是假○心體無盡凡天地間所有之事古今來所有之功聖賢接續盡之豈能盡得○陽明先生答陸元靜無妄無照之論蓋本之佛書佛書言妄心卽真心影像妄本無妄以有感故感亦無感以能照故若是則照妄之心卽是無妄之心云何復得有妄心心本無妄以無照故謂之妄今指為真心之影像畢竟影是形生像隨鏡見推不得是鏡以外事今欲卻妄而完真安得逃影而滅像乎○佛氏言心無常為無所住而生其心念念生滅不停也此儒者之所謂妄心也而佛氏正以顯此心之性空妙理卽謂之真如不動此蓋有見於流行無見於主宰以其常動而謂之不動非真不動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佛氏所缺者至德也公都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總是一說不觀之佛書云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又云善惡同以心性為主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故性善性惡皆不可斷既不可斷則是性有善惡也若云性本無性性亦非性畢竟有箇生善生惡者在則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佛法先要人信心蓋佛法示人本是種種可疑於此教人盡行奪下整身跳入其中豈不立地成佛何須更假修為若吾儒亦是穿衣喫飯夏葛冬裘見成道理伸手便見率之卽是體之卽存故不必言信無疑非信不必言悟無修非悟○釋氏言宗心言妄心謂常住不動之真心為宗緣起者為妄其實所謂常住不動者空而已矣緣起而流行者天地萬物皆野馬塵埃也但不足以礙我空體與空體截然不相粘合吾儒則就此野馬塵埃之中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乃見常住不動之真心故其名則同而所指實異也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為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閹人崔嶙榷鹺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往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是時自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為通政使駕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尚書扈蹕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為弟子員率之見於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駕在滃洲先生退處補陀及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尚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在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地死得明白乾淨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滃洲辛卯八月末於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於景逸玄臺季思皆為深交所奉以為守身法者則淇澳困思抄也在長興五載以為差足自喜者三事一為劉夫子弔丁長孺至邑得侍杖履一為九日登烏膽山一為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有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人而[illegible]與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illegible]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掉三板追送其語絕痛薛諧孟傳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illegible]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尚浮動目中也

霞舟隨筆

人生只君親兩大本凡日用應酬宗族眷屬無不本於親本此之謂仁凡踐土食毛事上臨下無不本於君本此之謂義○人只除了利根便為聖賢故喻利喻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喻利只為遂耳目口體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為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眇乎小哉真蟣蝨一世矣○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之樂則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

而已矣未足與識道也○士大夫爲盜賊闢說者是卽盜賊爲倡優闢說者卽是倡優○或問當此之時何以自處答云見危臨難大節所在惟有一死其他隨緣俟命不榮通不醜窮嘗著神獨尋樂處天下自亂吾身自治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玩之可得守身法○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尙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道也○錢啓新先生云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須忘年以交接引入道不必羅致門下○張二無至京師宜興魏以人參不受宜興不悅二無告以書邊禦寇宜興諸之曰但主心一轉天下自治他可置勿道也二無遂力求去○顏壯其爲孝廉時里人有跪訴者旣去移晷追還爲下一跪里人駭問何故曰頃汝下跪我立而扶之思此終覺不安故跪還汝耳○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君子小人之辨在人臣當泯其圭角在人主當見得分明○天地之間只有陰陽二氣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天地間一切目可得見耳可得聞言可得傳躬可得行者皆道之用也皆象也數也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不可得而見者道之體也立象而意盡於其中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用也隱者體也聖人惟恐人索之於隱只言用不言體易之六爻皆用也故曰用九曰用六用九而六其體故曰見羣龍無首天德不可爲首用六而九其體故曰利永貞以大終○天地只有一乾伏羲原初只有一畫坤之偶卽一畫而分之非另有第二畫也○坤之中斷處正是坤之虛處所以順承天也乾貫乎中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直撐天柱地一方周遍四隅中字從直從方口可兼內外二義○他卦之上爲極爲變惟鼎與井終爲成功井以養民鼎以養賢井以水鼎以火水火飲食之道也○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須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處克盡纔觀得○子貢聞道顏子以下一人只文章性道二語括盡中庸費隱之旨○問朝聞道所聞何道答云須看下句○入道者當於天親一脈不可錯爲處竭情此文介眞實見道語人情之同處卽本心人謂隨處體認天理愚謂隨處體貼人情靜虛二字上不容加一道字一念不起時一物不著處參得消息當是朝聞○人身常定常靜常安氣息自調每有意調息反覺氣息轉麤可見正助之害○見危受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却要害羞○事父母能竭其力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爲父母用者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力纔竭○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仍不是不動只動處還在原處○今日會講各人須細細密察爲文學而來乎爲理學而來乎爲道學而來乎爲文學來不過學業上討此倡頭這不中用爲理學來研窮意義亦是訓詁學究伎倆也不中用爲道學來實踐躬行纔有中用這便是所安又爲先生而來乎爲聖賢而來乎爲自己而來乎爲先生而來先生有出山時節這靠不得爲聖賢而來聖像有不懸時節聖人之書有不對面時節亦靠不得爲自己而來立志在身心性命這纔靠得這便是所安此是君子小人覿筆供狀○言顧行行顧言今人之言大抵勦襲之言今人之行大抵趨逐之行自己一毫不與其間此之謂不相顧○知只在心地上明白不在義理見聞上誇張○張二無云無諂無驕未免在境上打點自己未有實受用在一經夫子指點便覺本地風光時時現前非心地上打掃十分潔淨何以有此切要工夫正是樂與好禮得力處子貢見得到此直能因苗辨種飲水知源三百篇皆無字之經矣故夫子許以言詩告往知來正與大易數往知來不隔一線○二無云詩之爲用自閨房靜好以至郊廟登歌其人自耕夫游女以至藎臣哲后其事自隱括蟲魚草木以至感格天地神明眞是無隱不披無遠不居却只人人一點不容已之思耳思起處原無邪緣染而後有邪只用此無緣染之思抽引不盡何止充天塞地○心本是仁非是二物私欲引去心便違仁私欲既無心原是仁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驅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庇同鄉則保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回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宜正法余大成在可矜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部署選司事隨謝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告其不剃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離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爲罔生死也爲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恆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爲二律云細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

嵰雪毛眼底兵戈方戴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思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自餘誰數卻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夭由來不二看日月光華胥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毛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熒惑守心先生一言民間死罪細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居恆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恆不以暫何爲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恆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其年十一月上將郊天先生請正郊期古帝王郊天不用至日家語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日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臣謹按上辛謂日至之月第一辛日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仲辛冬至在十一月初旬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宜十八日辛未郊也上命諸臣議先生又上郊祀攷辨上從之以辛巳南郊明年乞休不允壬午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恃勇精於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淫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唯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唯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其後始湛心於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盡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二以下不能無遺矣羲畫最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予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以爲有不能生陰陽萬物之太極也賓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即行長極即消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不得不自強也形氣似月心似日○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人形無全美世福無全享極之唐虞不能使朝無孔壬野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全爾不可全者物而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或矣夫○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疎而覩隔而通之際乎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聞之以爲忠乎媚乎○止者心之常艮背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之謂太極矣○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奇矣惟性最庸故學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也坊百世之迯也○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事爲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聞道以無妄念爲候妄念因於嗜慾嗜慾因於有身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思誠者自反之謂也主於自得不期誠而誠主於得名不期僞而僞○不信天則學無柄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不徬徨焉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一得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身之疴癢仁人覺天下之疴癢覺之故安之未能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續不必自我成○法令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己私也夫鄉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世同歸於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各異孰爲大本孰爲大端遡觀往事人所既爲我則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是也○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況遠昔哉○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爲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

言非力所及勿輕言○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觀爾我愛彼彼亦愛我否卽觀面交疏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爲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爵其五不居高爵○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爲六律可明可制○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孳孳爲民無赫赫功是足貴也弘治三臣曰弇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手綰銓衡居不蔽風雨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勇乎其有耻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禍者夫夫也自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疏轟攻之而去者乎不去禍斯烈矣○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爲之移○堯舜以求只說教字從不會說著學至傅說乃極說箇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箇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言生生可以該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以晦生生儘有澹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澹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沖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耶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箇生字○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是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嚴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略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淸淨靜寂長厚儉樸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於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顚倒了○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死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淨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於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智根於心唯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卽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人之日用勉不足愼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山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抝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隻身撑住乾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天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抝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抝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故人心爲太極○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來有箇詳說有箇反說詳卽如今辯論反則是體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說二字○理欲並竅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斯理矣甘而失正或醉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

已亡豈直危而已哉道心卽人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微

明儒學案卷六十一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鋼祖 徐先顯 熊毓祖 劉秉楨 熊育金 熊育綸 周聯慶 蕭先枘 李真實 重刊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槩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羲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羲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者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即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戊申歲羲與惲日初同在越城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滸日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未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愼獨非性體分明愼是愼個何物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羲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槩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豫章後學 夏鼎 熊鋼祖 徐先顯 熊毓祖 劉秉楨 熊育金 熊育綸 周聯慶 蕭先枘 李真實 重刊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尚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爲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斂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與大獄勿賛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實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方盜賊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二疏請告上允之

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不難爲法受惡果實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陛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官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鎮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橋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槩置不講以火器爲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至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任其出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即有應得之罪亦當敕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即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洛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扶之略當是時姦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𨨗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惰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鋮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閬故事言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乙酉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寧宇應中先忠端公高忠憲晚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於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蓍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闢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

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愼矣愼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眞贓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眞是南轅北轍界限淸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語錄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傯一齊俱了此靜中眞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卽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以下庚申前錄○知行自有次第但知先而行卽從之無間可截故云一後儒喜以覺言性謂一覺無餘事卽知卽行其要歸於無知知既不立一亦難言噫是率天下而禪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謂良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謂致知○盈天地間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卽爲惡事則念之有倚著處卽爲惡念擇善非擇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識仁一篇總是狀仁體合下如此當下認取活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屬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之存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以下癸亥○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閨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地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以下乙丑丙寅○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却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却意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其所謂覺亦只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其所謂心亦只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禪家機軸一盤托出○道本無一物可言若有一物可言便是礙膺之物學本無一事可著纔有一事可著便是賊心之事如學仁便非仁學義便非義學中便非中學靜便非靜止有誠敬一門頗無破綻然認定誠敬執著不化則其爲不誠不敬也亦已多矣夫道卽其人而已矣學如其心而已矣○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爲妄見思爲妄思有見與思卽與消融去卽此是善學○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以下戊辰○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愼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云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眞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眞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者天理之所以妙合而無閒也靜以宰動動復歸靜者人心之所以有主而常一也故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爲主以靜爲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卽靜卽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以下甲戌○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閒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正諦當時切忌又起爐竈以下丙子京邸錄○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程子曰無妄之謂誠無妄亦

無䜟○心以物爲體離物無知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獨字是虛位從性體看來則曰莫見莫顯是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從心體看來則曰十目十手是思慮既起吾心獨知時也然性體卽在心體中看出○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性之德曰誠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此心性之辨也故學始於思達於不思而得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致知在格物中庸明有疏義曰明善是也然中庸言五者之目而大學止言格致不言所以格且致者何也曰此五者之目已括大學二字內此直言其所謂道耳故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格物之功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卽在人心中看出始見得心性一而二二而一然學者工夫不得不向危處做起是就至粗處求精至紛處求一至偏倚處求中也擇善固執正是從氣質上揀擇德性來所以至精○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獨體只是個微字慎獨之功亦只在於微處下一著子故曰道心惟微心一也合性而言則曰仁離性而言則曰覺覺則仁之親切痛癢處然不可以覺爲仁正謂不可以心爲性也又統而言之則曰心析而言之則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國家與身而後成其爲覺若單言心則心亦一物而已凡賢聖言心皆合八條目而言者也或止合意知物言惟大學列在八目之中而血脈仍是一貫正是此心之全譜又特表之曰明德○大學之言心也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此四者心之體也其言意也則曰好好色惡惡臭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卽四者之所自來故意蘊於心非心之所發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卽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於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故物卽是知非知之所照也大學之教一層切一層眞是水窮山盡學問原不以誠意爲主以致良知爲用神者○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有善無惡者是物則○一性也自理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氣而言則曰喜怒哀樂一理也自性而言則曰仁義禮智自心而言則曰喜怒哀樂○或曰君子既常戒懼於睹聞矣又必及其所不睹聞方是須臾不離道否曰如此則是判成兩片矣且人自朝至夕終無睹聞不著時卽後世學者有一種瞑目杜聽工夫亦是禪門流弊聖學原無此教法○無極而太極

獨之體也動而生陽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靜而生陰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纔動於中卽發於外發於外則無事矣是謂動極復靜纔發於外卽止於中止於中則有本矣是謂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蓋時位不能無動靜而性體不與時位爲推遷故君子戒懼於不睹不聞何時位動靜之有○問人心既無喜怒哀樂時而藏發總一機矣若夫氣機之屈伸畢竟有寂感之時寂然之時四者終當冥於無端感通之時四者終當造於有象則又安得以未發爲動而已發反爲靜乎曰性無動靜者也而心有寂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喜怒哀樂未始淪於無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喜怒哀樂未始滯於有以其未始淪於無故當其未發謂之陽之動動而無動故也以其未始滯於有故及其已發謂之陰之靜靜而無靜故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性之所以爲性也動中有動靜中有靜物也心之所以爲心也

體認親切法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先生有詩云只圈圓相形容似纔點此兒面目肥卽此可以辨儒釋

或曰慎獨是第二義學者須先識天命之性否曰不慎獨又如何識得天命之性以下丙子獨證編○只此喜怒哀樂而達乎天地卽天地之寒暑災祥達乎萬物卽萬物之疾痛疴癢○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字只是死工力不若中庸說得有著落以戒慎屬不睹以恐懼屬不聞總只爲這些子討消息胸中實無個敬字也故主靜立極之說最爲無弊○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陽明先生言良知卽物以言知也若早知有格物義在卽止言致知亦得朱子言獨知對睹聞以言獨也若早知有不睹不聞義在卽止言慎獨亦得○離獨一步便是人僞○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黄藥止兒啼是方便法也○喜怒哀樂雖錯綜其文實以

氣序而言至殺而爲七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是則性情之變離乎天而出乎人者故紛然錯出而不齊所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七者合而言之皆欲也君子存理遏欲之功正用之於此若喜怒哀樂四者其發與未發更無人力可施也後人解中和誤認是七情故經旨晦至今○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九容分明畫出有道形容氣象然學者一味學不得吾病其徇外而爲人也○本體只是這些子工夫只是這些子并這些子仍不得分此爲本體彼爲工夫既無本體工夫可分則亦幷無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有氣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有象斯有名有名斯有物有物斯有性有性斯有道故道其後起也而求道者輒求之未始有氣之先以爲道生氣則道亦何物也而遂能生氣乎以下丁丑○或曰虛生氣夫虛卽氣也何生之有吾遡之未始有氣之先亦無往而非氣也當其屈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及其伸也自有而之無無而未始無也非有非無之閒而卽有卽無是謂太虛是謂太極○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一心也而在天謂之誠人之本也在人謂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離器而道不可見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後言有物先天地異端千差萬錯從此句來一氣之變雜然流行類萬物而觀人亦物也而靈者不得不靈靈無以異於蠢也故靈含蠢蠢亦含靈類萬體而觀心亦體也而大者不得不大大無以分於小也故大統小小亦統大○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覺有主是先生創見○天樞轉於於穆地軸亘於中央人心藏於獨覺○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一乎○天命流行物與无妄言實有此流行之命而物物付畀之非流行之外另有個无妄之理○乾坤合德而無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迭運之謂也至化育之功實始乎繼體之長子而長女配之成乎少男而少女配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今曰繼靜而動亦非也以斯知人心之獨體不可以動靜言而動靜者其所乘之位也分明是造化之理○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卽是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卽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或曰好善惡惡非所發乎曰意之好惡與起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機而互見起念之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自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豫章延平遂以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單提口訣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卽是獨中眞消息但說不得前後際耳蓋獨不離中和延平姑卽中以求獨體而和在其中此愼獨眞方便門也後儒不察謂未發以前專是靜寂一機直欲求之思慮未起之先而曰旣思卽是已發果然心行路絕語言道斷矣故朱子終不取延平之說遂專守程門主敬之法以教學者特其以獨爲動念邊事不爲無弊至湖南中和問答轉折發明內有以心爲主則性情各有統理而敬之一字又所以流貫乎動靜之閒庶幾不謬於愼獨之說最後更以察識端倪爲第一義爲誤而仍歸之涵養一路可爲善學延平者然終未得中庸本旨○陽明子言良知每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至於中和二字則反不能恒謂必愼獨之後方有此氣象豈知中和若不是生而有之又如何養成得中只是四時之中氣和只是中氣流露處天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時之氣相禪不窮人若無中氣如何能以四端之情相生不已故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端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戒懼於所不睹聞其旨一也○性情之德有卽心而見者有離心而見者卽心而言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哀樂亦然由中道和有前後際而實非判然分爲二時離心而言則維天於穆一氣流行自喜而樂自樂而怒自怒而哀自哀而復喜由中道和有顯微際而亦非截然分爲兩在然卽心離心總見此心之妙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故寂然不動之中四氣實相爲循環而感而遂通之際四氣又迭以時出卽喜怒哀樂之中各有喜怒哀樂焉如初喜屬喜喜之暢屬樂喜之斂屬怒喜之藏屬哀餘倣此是也又有逐感而見者如喜也而溢爲好樂也而溢爲樂怒也而積爲忿懥一哀也而分爲恐爲懼爲憂爲患非樂而淫卽哀而傷且陽德衰而陰慘用事喜與樂之分數減而忿懥恐懼憂患之分數居其偏勝則去天愈遠心非其心矣○陽明子曰語言正到快意時便翕然能止截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亦自不難愚謂語言既到快意時自能繼以止截意氣既到發揚時自能繼以收斂嗜欲既到沸騰時自能繼以消化此正一氣之自通自

復分明喜怒哀樂相爲循環之妙有不待品節限制而然卽其閒非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則雖日用動靜之閒莫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於所謂良知之見亦莫親切於此矣若必借良知爲監察官欲就其一往不返之勢皆一一逆收之以還之天理之正則心之與性先自相讐而杞柳桮棬之說有時而伸也必矣○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而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德也而其所謂中卽信之德也故自四者之存諸中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此四者之發於外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卽有陽舒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卽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卽微卽顯卽隱卽見卽愼獨之學卽中和卽位育此千聖學脈也○心意知物是一路不知此外何以又容一念字今心爲念蓋心之餘氣也餘氣也者動氣也動而遠乎天故念起念滅爲厥心病還爲意病爲知病爲物病故念有善惡而物卽與之爲善惡物本無善惡也念有昏明而知卽與之爲昏明知本無昏明也念有眞妄而意卽與之爲眞妄意本無眞妄也念有起滅而心卽與之爲起滅心本無起滅也故聖人化念還心要於主靜○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爲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如官犯贓乃溺職也○思卽是良知之柄○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朱子以未發言性仍是逃空墮幻之見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也已發謂之和已發之性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之性也○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麟鳳梟獍其性之仁暴皆生而有之假令易梟獍而仁易麟鳳而暴則非其性矣水淸則明淸之性也水濁則暗濁之性也千古性學不明則是將做一好題目看[illegible]或拘於一處或限於一時而不能相通以類萬物之情使性善之旨反晦○性卽理也理無定理理亦無理○張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性與氣分明兩事矣卽程子之見亦近儱侗凡言性者皆指氣質而言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亦非也盈天地閒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如曰氣質之理卽是豈可曰義理之理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一周天而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其閒亦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此所謂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以爲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地閒道理不過如此正爲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古今性學不明只是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大抵臧三耳之說佛氏曰性空也空與色對空一物也老氏曰性玄也玄與白對玄一物也吾儒曰性理也理與氣對理一物也佛老叛理而吾儒障於理幾何而勝之○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閒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以人身八萬四千毫竅在在靈通知痛癢也只此知痛癢心便是惻隱之心凡乍見孺子感動之心皆從知痛癢心一體分出來朱子云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太分析惻隱是知痛表德○慈湖宗無意亦以念爲意也只是死念法若意則何可無者無意則無心矣龍溪有無心之心則體寂無意之意則應元此的傳慈湖衣鉢也文成云慈湖不免著在無意上則龍溪之說非師門定本可知若夫子之毋意正可與誠意之說相發明誠意乃所以毋意也毋意者毋自欺也○子絕四毋意聖人心同太虛一些不存了無端倪可窺卽就其存主處亦化而不有大抵歸之神明不測而已自意而積成爲我纔說得是私意若竟以意爲私是認念爲意也日用之閒動靜云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苟能順以應之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不起一見則亦無往而非道矣纔起一見便屬我見強我合道動成兩件以下戊寅○格物是格其有善無惡之物○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個工夫却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己卯○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觀矣是爲喪心之人君子惓惓於謹獨以此以下庚辰○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聖人之所謂道者

率性而已矣盈天地間皆性也性一命也命一天也天卽心卽理卽事卽物而渾然一致無有乎上下精粗之岐所以謂中庸之道也後之言道者妄意所謂形而上者而求之虛無旣遁有而入無又遁無而入有有無兩遺善惡不立其究也歸之斷滅性種而猶謂之見性何哉○身無妄動可乎曰無妄動易無妄念難無妄念可乎曰無妄念易無妄心難以下壬午淮上○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卻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小人閒居爲不善只爲惹卻些子聖人勸之曰無所不至○主靜敬也若言主敬便贅此主字○如在性情上理會但有過更無不及可商如出手太粗應手太急便是過不必到分數上爭饒減也然間有太軟太弱時總向廓然處討消息○人心一氣而已矣而樞紐至微纔入粗一二則樞紐之地霍然散矣散則浮有浮氣因以有浮質有浮質因以有浮性有浮性因以有浮想爲此四浮合成妄根爲此一妄種成萬惡嗟乎其所由來者漸矣○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換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莫非命也順而受之正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如斯而已矣受制焉僥倖苟免焉一爲桎梏一爲嚴牆矣莫非性也率而由之眞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安排焉知過造作焉一爲湍水一爲杞柳矣以下壬午京邸○人有恆言曰性命由一念之起滅一息之呼吸一日之晝夜推之以至百年之生死時然而然不期然而然莫非性也則莫非命也今人專以生死言性命蓋指其盡處言也而漸易以七尺之成毀則性命之說有時而晦矣○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尙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益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幷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寧爲牛後無爲雞口悲夫○或問孰有以一念爲萬年者乎曰無以爲也往者過來者續今日之日豈非昨日之日乎學貴日新日日取生手一日剝換一日方不犯人間烟火氣○大學首言明德又繼之曰止於至善蓋就明德中指出主宰有所謂至善者而求以止之止之所以明之也然則學問工夫固不止就一靈明處結果可知以下癸未名存疑雜著○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理無動靜氣有寂感離氣無理動靜有無通一無二以理爲靜以氣爲動言有言無則善惡之辨轉展悠謬矣○心且是無善無惡其如動而爲好惡好必善惡必惡如火之熱水之寒斷斷不爽乃見其所爲善者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此性善第一義也大學之好惡正指平旦之好惡而言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自之爲言由也自之爲言獨也○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大學言明德則不必更言良知知無不良卽就明德中看出陽明特指點出來蓋就工夫參本體非全以本體言也又曰良知卽天理卽未發之中則全以本體言矣將置明德於何地至後人益張大之搬弄此二字愈晦原初立言之旨○佛氏之學只主靈明而抹去善惡二義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見本來面目本來面目仍只是一點靈明而已後之言大學者本之豈大學之義乎○胡敬齋曰心有耑主之謂意朱子釋訓蒙詩曰意是情專所主時近之大學章句以心之所發言恐未然愚謂敬齋亦近之而未盡也心有專主蓋言有所專主也有所專主仍是逐物心卽朱子情專所主之說然讀大學本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方見得他專主精神只是善也意本如是非誠之而後如是意還其意之謂誠乃知意者心之主宰非徒以專主言也○天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心一也自其主宰而言謂之意天有五帝而分之爲八節十二辰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卽主宰卽流行也此正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今言意爲心之所發亦無不可言所發而所存在其中終不可以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意者心之所發發則有善有惡陽明之說有自來矣抑善惡者意乎好善惡惡者意乎若果以好善惡惡者爲意則意之有善而無惡也明矣然則誠意一關其止至善之極則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言獨體之好惡也元來只是自好自惡故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旣是自好自惡則好在善卽是惡在不善惡在不善卽是好在善故好惡雖兩意而一幾若以所感時言則感之以可好而好感之以可

惡而惡方有分用之機然所好在此所惡在彼心體仍只是一個者誠也意本一故以誠還之非意本有兩而吾以誠之者一之也○古本聖經而後首傳誠意前不及先致知後不及欲正心直是單提直指以一義總攝諸義至末又云故君子必誠其意何等鄭重故陽明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豈非言誠意而格致包舉其中言誠意而正心以下更無餘事乎乃陽明宛轉歸到致良知爲大學宗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以合於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豈不直截簡要乃質之誠意本傳終不打合及考之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只此便是良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致知可言余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卽是知好惡卽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分不得精粗動靜且陽明既以誠意配誠身約禮惟一則莫一於意莫約於誠意一關今云有善有惡意之動善惡雜糅向何處討歸宿抑豈大學知本之謂乎如謂誠意卽誠其有善有惡之意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有不斷然爲小人吾不意當良知既致之後只落得做半個小人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惡致知之終無善無惡則云大學之道正心而已矣始得前之既欲提宗於致知後之又欲收功於正心視誠意之關直是過路斷橋使人放步不得主意在何處○濂溪曰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通曰禮知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知之良二語決不能相入則知與意分明是兩事矣將意先動而知隨之耶抑知先主而意繼之耶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後著不得謂良知先主而意繼之則離照之下安得更留鬼魅若或驅意於心之外獨以知與心則法惟有除意不當誠意矣且自來經傳無有以意爲心外者求其說而不得無乃卽知卽意乎果卽知卽意則知良意亦良更不待言○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個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著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港安得打合一貫余嘗謂周子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大學止辨公私義利而不分理欲天人中庸只指隱微顯見而不分前後動靜此是儒門極大公案後人憒憒千載於今○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全是指點微體過此一關微而著矣好而流爲好樂惡而流爲忿懥又再流而爲親愛之辟爲賤惡之辟又再流而爲民好之辟民惡之辟濫觴之弊一至於此總爲不誠意故然則以正心章視誠意微著之辨彰彰而世儒反以意爲粗根以心爲妙體○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曰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予請申之曰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齊治平之爲末陽明云意在於事親則致吾良知於事親之物只意在於事親便犯個私意了當晨昏則定省當冬夏則溫凊何處容得意在於事親耶○朱子表章大學於格致之說最爲喫緊而於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簀乃定爲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於法已疎矣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喫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於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於格物之前眞所謂握燈而索照也○予嘗謂學術不明只是大學之教不明大學之教不明不爭格致之辨而實在誠正之辨蓋良知與聞見之知總是一知良知何嘗離得聞見何嘗遺得心靈水窮山盡都到這裏誠正之辨所關甚大辨意不淸則以起滅爲情緣辨心不淸則以虛無落幻相兩者相爲表裏言有言無不可方物卽區區一點良知亦終日受其顚倒播弄而不自知適以爲濟惡之具而已視聞見支離之病何啻霄壤一誠貫所性之全而工夫則自明而入故中庸曰誠身曰明善大學曰誠意曰致知其旨一也要之明善之善不外一誠明之所以誠之也致知之知不離此意致之所以誠之也本體工夫委是打合○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眞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眞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破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著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亂動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心體本無動靜性體亦無動靜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尤屬後人附會喜怒哀樂人心之全體自其所存者謂之未發自其形之外者謂之已發寂然之時亦有未發已發感通之時亦有未發已發中外一機中和一理也若

徒以七情言如笑啼怒罵之類畢竟有喜時有不喜時有怒時有不怒時以是分配性情勢不得不以斷滅者爲性種而以紛然雜出者爲情緣分明有動有靜矣○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於其中偏處一焉則將何以爲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周子何以又下個靜字曰只爲主宰處著不得註脚只得就流行處討消息亦以見動靜只是一理而陰陽太極只是一事也○先儒之解大學者以意爲心之所發而以所發先所存故於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近時鄒吉水有曰舍已發之和而欲求未發之中雖孔子不能總爲不能出脫一意字故其說種種忿繆信如此只合和爲天下之大本矣○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如何曰此除是閉耳合眼也心不在焉始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時若靜中工夫愈得力則耳目聰明亦愈加分曉可見人生幷無不睹不聞時也若謂戒懼工夫不向睹聞處著力則可○知在善不善之先故能使善端充長而惡自不起若知在善不善之後無論知不善無救於短長勢必至遂非文過卽知善反多此一知雖善亦惡今人非全不知只是稍後耳視聖人齊變知只是良知而先後之間所爭致與不致也○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興亡之先兆也蓋人心亦有兆焉方一念未起之先而時操之以戒懼卽與之一立立定不至有岐路相疑之地則此心有善而無惡卽有介不善於善中而吾且擇之精而守之一若明鏡當空不能眩我以姸媸此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吾之言致知之學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卽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卽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著事○知無先後但自誠而明便占先手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若自明而誠尙得急著離誠言明終落後著卽明盡天下之理都收拾不到道裏來總屬狂慧○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卽就喜怒哀樂求之猶以爲粗幾不足據也故又就喜怒哀樂一氣流行之間而誠通誠復有所謂鬼神之德者言之德卽人心之德卽天命之性故不睹不聞之中而莫見莫顯者存焉是以君子之戒愼恐懼眞若或使之如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者故特以祭法推明之一切工夫總是一誠乃信陽明先生戒愼恐懼是本體之說非虛語也本體此誠工夫亦此誠相逼成象洋洋復洋洋凡以見鬼神之爲德如此○本心之學聖學也而佛氏張大之諱虛而言空空故無所不攝攝一切有無而皆空一切有無不受也又離一切有無而不空其所空自在也看來只是弄精魄語下而遺上者歟○誠者不思而得良知不慮而知良知一誠也致知誠之者也此文成祕旨○太極本無極是直截語如後人參解乃曰太極本於無極耳信如此豈不加一重障礙宜象山之哳哳而訟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故避性字不言只爲性不可指言也蓋曰吾就性中之情蘊而言分明見得是善今卽如此解尙失孟子本色況可云以情驗性乎何言乎情之善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何善如之仁義禮智皆生而有之所謂性也乃所以爲善也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後之解者曰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豈不毫釐而千里乎○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決不得心與性對所云情可云性之情決不得性與情對○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見外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得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口之於味一章最費解說今略爲拈出蓋曰耳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之性乎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卽所謂命也故君子言命不言性以致遏欲存理之功綱常倫物之則有至有不至雖生而若限之命乎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是則所謂性也故君子言性不言命以致盡人達天之學蓋性命本無定名合而言之皆心也自其權籍而言則曰命故嘗能爲耳目口鼻君自其體蘊而言則曰性故可合天人齊聖凡而歸於一總許人在心上用功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若謂命有不齊惟聖人全處其豐豈耳目口鼻之欲聖人亦處其豐乎性有不一惟聖人全出乎理豈耳目口鼻之性獨非天道之流行乎審若此既有二性又有二命矣惟提起心字則性命各有條理令人一一推諉不得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後之言性者離心而言之離之弗能離則曰一而二二而一愈玄愈遠離性言命亦然羲以爲性命之辨莫明於此耳目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爲理故曰性也然卽謂是爲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指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目口鼻之流行

者不覺謂之爲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儒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我之所有者惟知覺耳孟子言此理自人所固有指出性眞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宋儒以上段是氣質之性下段是義理之性豈不誤哉

勿忘勿助間適合其宜卽義非以勿忘勿助去集那義也如此正是義襲了○知言之學只是從未發之中看得透故早破了偏見此處差之毫釐氣便於此而受過過則暴也此孟子得統於子思處○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個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個中又非是於剛善柔善之外另認個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立極是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別解皆爲中庸註疏後人不解中庸幷不解圖說通書矣○周子思之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善不善之幾中於感應者止有過不及之差而乘於念慮者則謂之惡然過而不已念慮乘之亦鮮不爲大惡矣君子知幾端在感應上控持得力若念慮之惡君子早已絕之矣○程子以水喻性其初皆清也而其後漸流而至於濁則受水之地異也如此分義理與氣質似甚明但易稱各正性命乃利貞又稱成之者性也亦以誠復言則古人言性皆主後天而至於人生而靜以上所謂不容說者也卽繼之者善已落一班畢竟離氣質無所謂性者生而濁則濁生而清則清非水本清而受制於質故濁也如此則水與受水者終是兩事性與心可分兩事乎余謂水心也而清者其性也有時而濁未離乎清也相近者也其終錮於濁則習之罪也○性本虛位心有定理○敬齋云敬無間斷便是誠予謂心有間斷只爲不敬故若敬則自無間斷敬則所以誠之也此所謂自明而誠也非敬卽是誠敬齋尚未及和靖敬齋只持守可觀而和靖於涵養分上大是

得力

會語

問未發之中難以摸索曰中體瑩然何勞摸索纔摸索便不是中○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祁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尙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清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問生死陶石梁以臘月三十日言之先生曰臘月三十日謂一年之事以此日終而一年之事不自此日始須從正月初一日做起也○問格物當主何說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先生曰畢竟只有愼獨二字足以蔽之別無門路多端可放步也○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古人成說如琴譜要合拍須自家彈○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陶石梁每提識認二字果未經識認如何討下手乃門下便欲識認個甚麼轉落影響邊事愈求愈遠墮入坑塹中庸言道不遠人其要歸之子臣弟友學者乃欲遠人以爲道乎○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幷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着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着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蠢愚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與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眞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問無欲而後可言良知否曰只一致知便了若言致知又言無欲則致知之上又須添一頭腦所謂無欲只是此心

之明所言有欲只是此心之昧有欲無欲止爭明昧相去不遠但能常明不必更言無欲○習染日降而人心萬古如一日○敬則心中無一事○舉飯疏章先生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先生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性無性道無道理無理何也蓋有心而後有性有氣而後有道有事而後有理故性者心之性道者氣之道理者事之理也○無形之名從有形而起如曰性曰仁義禮智信皆無形之名也然必有心而後有性之名有父子而後有仁之名有君臣而後有義之名推之禮智信皆然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先生徵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雖寬萬物可容我一人不得○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尚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尚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有讀人譜疑無善二字者先生曰人心止有好惡一機好便好善惡便惡不善正見人性之善若說心有個善吾從而好之有個不善吾從而惡之則千頭萬緒其爲矯揉也多矣且謂好惡者心乎善惡者心乎識者當辨之人謂靜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與陽明先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不同陽明但言寂然不動之時故下卽言有善有惡意之動矣先生此語卽周子無極而太極也以至善換太極二字更覺親切人本無善正言至善之不落迹象無聲無臭也先生從至善看到無善善爲主也周海門言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從無强名之善無爲主也儒釋分途於此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此二子○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天理一點微妙處提醒工夫在有意無意之間○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卽意卽獨卽天○佛氏心無其心不得不以天地萬物爲心物無其物不得不以心爲天地萬物正如鏡中花用無其用體非其體○性卽理也理無往而不在則性亦無往而不在○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觀春夏秋冬而知天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觀喜怒哀樂而知人之一元生意周流而無間爲學亦養此一元生生之氣而已或曰未免間斷耳先生曰有三說足以盡之一本來原無間斷二知間斷卽接續三此間斷又從何來學者但從第三句做工夫方有進步○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真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真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卻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卻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世之遠人以爲道者以道爲一物必用吾力以求之故愈求愈遠其實揖讓進退之間作止語默之際無非道體之流行反之卽是又多乎哉○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慊而已矣○心只有人心而道心者人之所以爲心也性只有氣質之性而義理之性者氣質之所以爲性也○問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個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羲問孔明敬與希文君實其立心制行儒者未必能過之今一切溝而出之於外無乃隘乎先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綫學者視此一綫爲離合所謂道心惟微也如諸公豈非千古豪傑但於此一綫不能無出入於此而放一頭地則雜矣與其雜也寧隘○先生題魏忠節公主羲侍先生於舟中陳幾亭以與紹守書呈先生先生覽畢付羲其大意謂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子弟盡在紹興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羲一笑而置之曰迂腐先生久之曰天下誰肯爲迂腐者羲惕然無以自容○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道非有一物可名只在行處圓滿○張二無從事主靜之學請正先生曰心無分於動靜故學亦無分於動靜若耑求靜便坐喜靜惡動之病非體用一原之學也二無曰讀先生人

體而知損益二卦學者終身用之不盡先生曰不然要識乾元不識乾元則心無主宰即懲窒遷改未免以後起爲功豈能直達本原乎二無欺然曰此元公以後久默之旨○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閒勾當閒話說概與截斷歸併一路遊思雜念何處可容○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便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祝淵言立志之難先生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當入水躍起就水勢必反在水外今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處求道若便如此知得連立志二字也是贅○先生語葉敦艮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知行兩字總是此心中做主名目學以求此心更無知行可說○先生謂祝淵曰人生末後一著極是要緊儘有平日高談性命臨岐往往失之其受病有二一是僞學飾名欺世原無必爲聖賢之志利害當前全體盡露又有一種是禪學禪家以無善無惡爲宗旨凡綱常名教忠孝節義都屬善一邊指爲事障理障一切掃除而歸之空故惑世害道莫甚於禪昔人云能盡飲食之道即能盡生死之道驗之日用之間順逆之來夢寐之際是心屹然不動自然不爲利害所奪矣惟其平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全在平日不可不兢兢也

易實語

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矣○日來靜坐小菴胸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不覺精神困憊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王毓芝侍先生曰吾今日自處無錯誤否對曰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先生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不爲亂臣賊子而已矣

來學問答

王興賓問晦菴亦從禪學勘過來其精處未嘗不採取而不諱故妙所謂知者不言也象山陽明不出其範圍晚年定論可見曰宋儒自程門而後游楊之徒浸淫禪趣朱子豈能不惑其說故其言曰佛法煞有高處而窮論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天下國家遂辭而闢之將吾道中靜定虛無之說一併歸之禪門惟恐一托足焉因讀大學而有得謂必於天下事物之理件件格過以幾一旦豁然貫通之地而求之誠正故一面有存心之說一面有致知之說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不可以不致知兩事遞相君臣迄無一手握定把柄之勢既以失之支離矣至於存心之中分爲兩條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致知之中又復岐爲兩途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是非之實往往而不支離也蓋亦禪學有以誤之也象山直信本心謂一心可以了當天下國家庶幾提綱挈領之見而猶未知心之所以爲心也故其於窮理一路姑置第二義雖嘗譏朱子之支離而亦不非朱子之格致格致自格致耳惟其學不本於窮理而驟言本心是以知有本心不知有習心即古人正心洗心皆信不過竊其意言屢犯朱子心行路絕語言道斷之譏文成篤信象山又於本心中指出良知二字謂爲千聖滴骨血亦既知心之所以爲心矣天下無心外之理故無心外之知而其教人惓惓於去人欲存天理以爲致良知之實功凡以發明象山未盡之意特其說得良知高妙有妄心亦照無照無妄等語頗近於不思善不思惡之語畢竟以自私自利爲彼家斷案可爲卓見矣合而觀之朱子惑於禪而闢禪故其失也支陸子出入於禪而避禪故其失也粗文成似禪而非禪故不妨用禪其失也玄○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是待人自悟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即是學其所達達即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腳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答王興賓字右仲餘姚人）○葉廷秀問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命謂性說者以孔孟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愚意性本從心學者不先治心是起念已差路頭纔欲治心又墮於虛寂無用之歸今欲講心學其何道之從曰學莫先於知性只爲天命之謂性一句早已看錯了天人沓不相屬性命仍是二理今曰天命謂性而不曰天命之以性斷然是一不是二然則天豈外人乎而命豈外於吾心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庸無聲無臭正不諱言空

家也而學者以為佛氏也者而去之曰吾欲會是而求心為何異舍來師別求長安斷無適從之路矣○問某嘗謂明體適用如車二輪鳥二翼必不可離者也然於道理實一分定於功名惟一分何況世路紛紛一甘逝世大川爲濟其何道之從曰大學言明德親民其要歸於止至善善即天命之性是也陽明先生曰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原來體用只是一個一者何也即至善之所在也學不見性徒求之一體一用之間曰車兩輪鳥雙翼不問所以轉是輪鼓是翼者將身世內外判然兩途既宜此又欲宜彼不亦離此而失彼乎所以然者止因見得學問一事是義理路頭用世一事是功名路頭觸處輕重世無此等性命倘若更其辭曰於明德明一分自於親民親一分所謂至善之止亦不外此而得之矣○問窮以讀書窮理乃俗學對證之藥而辨義利尤為藥中鍼石不從此處理會恐腳跟不定未有不東西易向者曰學者須從關鍵處做工夫起從此漫假而上倫類摩壓俱無托足方與天體相當此之謂無欲故靜靜中自有一團生意不容已處即仁體也窮此之謂窮理而書非理也集此之謂集義而義非外也今但以辨斷義理為急越分途而又必假讀書以致其知安知不墮於義外乎 答蕭延秀 ○戰國諸子紛紛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豈徒曰可以為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可見此性見見成成停停當當不煩一毫安排造作這便是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之本體亦即此是無聲無臭渾然至善之別名非無善無惡也告子專在無處立腳與天命之性尚隔幾重公案孟子姑不與之深言而急急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出個善字猶然落在第二義耳性既落於四端則義理之外便有氣質紛紛云雜揉時與物構而善不善之差數故宋儒氣質之說亦義理之說有以啓之也要而論之氣質之性即義理之性義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則俱善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氣質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過只是樂而淫哀而傷其間差之毫釐與差之尋丈同是一個過不及則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過不及之分數則積此以往容有十百千萬倍蓰而無算者此則習之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故性無不善而心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心亦本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種種對待之相總從後天而起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冤乎為善為不善只為處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處便非性合處與氣有性之名氣本是虛其初離為合他來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墮在二五形氣上討頭面故發此論後人死在言下又會已生後分外求個未生前不免當面蹉過蘊之太極陰陽只是一個但不指點頭腦則來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處正是無聲無臭一路消息學者從此做工夫方是真正為善去惡希聖達天底幾在此○盈天地間只是此理無我無物此理只是一個我立而物備物立而我備恁天地間一物為主我與天地萬物皆備其中故言萬物則天地在其中天亦一物也西銘之意就本身推到父母又就父母以推到兄弟方見得同體氣象早已是肝膽楚越矣陶先生謂我所自有不受於天只恐靈明者亦是一物而更有不物於物者以為之主物無不壞而不物於物者終不壞竊意與陶先生不無異同耳禪家以了生死為第一義故自私自利留住靈明不還造化看來只是弄精魂使兩吾儒既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自私自利得生既私不得死如何私得夕死可矣分明放下了也 答王嗣奭 ○昨言學當求之於靜其說終遠道無分於動靜心無分於動靜則學亦無分於動靜可知所云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事正指獨體邊事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也非以收斂為靜發散為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則所謂天樞也即所謂獨體也今若以獨為至靜之體又將以何者為動用乎藏而後發白沙有是言其始學亦誤也其後自知其非又體動靜以施其功亦誤也總在二五邊生活故耳故曰君子之學慎獨而已矣○無事此慎獨即是存養之要有事此慎獨即是省察之功獨外無理窮此之謂窮理而讀書以體驗之獨外無身修此之謂修身而言行以踐履之其實一事而已知乎此者謂復性之學 答門人

◎ 獨體即天體 ◎ 常人之心其動也衆欲交馳其止也物而不化合之曰昏昧放逸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為天樞天無一息之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卻無一隙縫子是其止處其下一圈便是小人閒居之象

◎ 靜存動察之象 ◎ 靜存動察之說 ◎ 看未發氣象之說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一語須看得破乃是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若人與天地萬物本是二體卻借個仁者意思打合著天地萬物與之為一體早已成隔膜之見矣人合天地萬物以為人猶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為心今人以七

只言人而遺其天地萬物皆備之人者即不知人者也今人以一膜言心而遺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備之心者不知心者也證人之意其在斯乎學者若於此信得及見得破天地萬物本無間隔即欲容其自私自利之見以自絕於天而不可得也不須推致不須比擬自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禮智信一齊俱到此所以為性學也然識破此理亦不容易誠敬存之一語直是徹首徹尾工夫若不用誠敬存之之功又如何能識破至此以爲既識破後又須誠敬工夫作兩截見者亦非也大要只是慎獨慎獨即是致中和致中和即是位育此是仁者一體實落處不是懸空識想也○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即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置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於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湔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爲善冊以勸人落在公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答秦宏祐○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然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非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兩相湊泊也若謂兩相湊泊則亦外物而非道矣董黃庭言爲善去惡未嘗不是工夫陶先生切切以本體救之謂黃庭身上本是聖人何善可爲何惡可去然終不能無疑於此也既無善可爲則亦無所事於爲善矣無惡可去則亦無所事於去惡矣既無本體幷無工夫將率天下爲猖狂自恣流於佛老矣故某於此只揭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就良知言本體則本體絕非虛無就良知言工夫則工夫絕非枝葉庶幾去短取長之意昔者季路一日有事鬼神之問不得於鬼神又有知死之問總向無處立脚若於此進一解便是無善無惡一路夫子一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則曰未知生焉知死一一從有處轉之乃知孔門授受只在彝倫日用討歸宿絕不於此外空談本體滋高明之惑只此是性學所云知生便是知性處所云事人便是盡性處孟子言良知只從知愛知敬處指點亦是此意知愛知敬正是本體流露正當處從此爲善方是真爲善從此去惡方是真去惡則無善無惡之體不必言矣今人喜言性學只說得無善無惡心之體不免犯却季路兩問之意浸淫不已遂有四無之說於良知字全沒交涉其爲壞師門教法當何如者同上○聖誠而已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者思誠而已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所以精義也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以立命也心之官思也而曰未起無起而無不起也隨用而見非待用而起也有用有不用有起有不起者非思也念也以念爲思是認賊做子也人以無念爲思是認子作賊也蓋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幾而心官之無起無不起者太極本然之妙也此可以觀思誠之說矣謂思即誠可謂誠即思亦可故曰誠之又曰何思至哉元公之學乎答文德翼○學問者致知之路也心外無知故曰良知知外無學故曰致知又曰思則得之即致知之別名元來即本體即工夫也又曰慎思懼其放也又曰近思懼其放而外也古人立言字字鞭入底裏其要歸於知止耳知逐於事物窮於想像則不止不止即放所謂思則得之也性者心之理也心以氣言而性其條理也離心無性離氣無理雖謂氣即性性即氣猶二之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指一氣流行之機呈於有知有覺之頃其理有如此而非於所知覺之外另有四端各色也即謂知此理覺此理猶二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乎不知致知無思而無乎不思不可以內外言不可以寂感界收動歸靜取物證我猶二之也告子不得於心不致知故也孟子反之以知言不求於氣不識性故也孟子反之以養氣養氣即養其性之別名總之一心耳心一知耳許多名色皆隨指而異只一言以蔽之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答沈中柱○陽明先生於知止一關全未勘入只教人在念起念滅時用個爲善去惡之力終非究竟一著所謂只於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不免自相矛盾故其答門人有即用求體之說又有致和乃以致中之說何其與龜山門下一派相背馳乎然則陽明之學謂其失之粗淺不見道則有之未可病其爲禪也陽明而禪何以處豫章延平乎只爲後人將無善無惡四字播弄得天花亂墜一頓擠入禪乘於平日所謂良知即天理良知即至善等處全然抹殺安得不起後世之惑乎陽明不幸而有龍溪猶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阨也大抵讀古人書全在以意逆志披牝牡驪黃而直窺其神駿則其分合異同之際無不足以備尚論之資而一脈大中至正純粹不雜之聖真必有恍然自得於深造之餘者若或界限太嚴拘泥太甚至於因噎而廢食則斯道終

無可明之日矣僕願參夫且擴開心胸高擡眼鏡上下今古一齊貫穿直勘到此心此理吾性吾命纔無躲閃處必有進步也總之禪之一字中人日久以故逃之者旣明以佛氏之說納之吾儒之中而攻之者轉又明以聖人之精微處推而讓之佛氏之地亦安見其有以相勝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故其說往往支離或深奧又向何處開攻禪之口乎嗚呼吾道曰晦矣答韓位

○盈天地間凡道理皆從形器而立絕不是理生氣也於人身何獨不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說截得理氣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後儒專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層之見而於其所謂形而下者忽卽忽離兩無依據轉為釋氏所藉口真開門而揖盜也答劉鱗長

○葉廷秀問體用一原曰體用一原之說乃先儒卓見道體而後有是言只今以讀書為一項事做官為一項事豈得成體用更復何一何原須知此理流行心目之前無用非體無體非用蓋自其可見者而言則謂之用自其不可見者而言則謂之體非截然有兩事也日用之間持而循之便是下學反身之地嘿而成之卽是悟機此所謂卽學卽達非別有一不可思議之境界也故知道者疏水曲肱與金革百萬用則同是用體則同是體也善乎如此之說其入道之門乎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者心脊之間天理正當之位也此位運量無方一掬不謂小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不為大又何有於外境乎知乎此者謂之知微惟其無微非顯是以無體非用惟其顯微無間是以體用一原然則吾儕學道只從微字討消息可乎

○問意者心之所發註蓋因誠意傳中有好惡字面當屬動一邊若以謂心之所存豈卽未發之中乎格物所以致知此本末一貫學問先生以為向末一邊而必歸之所存博約互用歟此不得不再請益也曰意為心之所存正從中庸以未發為天下之大本不聞以發為本也大學之教只是知本身旣本於心心安得不本於意乃先儒既以意為心之所發矣而陽明又有正心之說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觀此則欲正其未發之心在先誠其已發之意矣通乎不通乎然則好惡者正指心之所存言也此心之存主原有善而無惡何以見其心有善而無惡也以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好必於善如好好色斷斷乎必於此惡必於惡如惡惡臭斷斷乎必不於彼必如此而必不於彼正見其存主之誠處故好惡相反而相成雖兩用而止一幾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蓋此之好惡原不到作用上看雖能好能惡民好民惡總向此中流出而但就意言則只指其必於此必不於彼者七情之好惡也意字看得清則幾字纔分曉幾字看得清則獨字纔分曉孟子曰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正此之謂也雖遺平旦之時未與物接便是好人惡人民好民惡之謂乎大學以好惡解誠意分明是微幾以忿懥憂患恐懼好樂解正心分明是發幾故也卽以誠正二字言之誠之理微無思為是也正之理著有倫有脊之謂也此可以得誠意正心先後本末之辨也陽明先生惟於此錯解所以只得提出良知二字為主柄以壓倒前人至解中庸亦有致和以致中等語兩相遷就以晦經旨而聖學不明於天下矣數年來每於朋友聚訟不已僕反復之而終不能強從相沿之說門下姑留此一段話柄徐而思之他日有以解我之固見乎至於本末一貫之說先儒謂本末只是一物蓋言物則無所不該盈天地間惟萬物而必有一者以為之主故格物之始在萬上用功而格物之極在一上得力所謂卽博卽約者也博而反約則知本矣本者止之地知本則知至而知止故授之以意誠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故意以所存言非以所發言也止善之量雖通乎心身家國天下而根柢處只主在意上知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矣非敢謂學問真可廢省察正為省察只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為常惺惺者存又存個恁養又養個恁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為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而為偽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為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為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為三乎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此其歸也然則學問之要只是靜而存養乎曰道著靜便不是曰不睹不聞非乎曰先儒以不睹不聞為己所不睹不聞果如此除是死時方有此耳然則幾者動之微何以有動有動則必有靜矣曰此之謂動非以動靜之動言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是也心只是一個心常惺而常覺不可以動靜言動靜者時位也以時位為本體傳註之訛也惟易有寂然不動之說然却以感而遂通作一句看非截然兩事也雖然陰陽動靜無處無之時位有動靜則心體與之俱動靜矣但事心之功動也是常惺惺此時不增一些子增一些子則物於動矣靜也是常惺惺此時不減一些子減一些子則物於靜矣此心極之妙所以無方無體而慎獨之功必於斯而為至也答葉廷秀

○董標問有意之意與無意之意同否曰人心之有意也卽虞廷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未始滯於有無而未始淪於無蓋妙於有無之間而不可以有無言者也以為無則墮於空寂以為有則流於智故又何以語心體之本然乎則是同是別之疑可釋

也已○問有意之時與無意之時礙否曰意既不可以有無言則併不可以有無之時言矣有時而有則有時而無有無既判爲兩意有無又分爲兩時甚矣其支也時乎時乎造物所謂逝者如斯乎而何獨疑於人心乎○問心有無意時否曰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止言心則心只是徑寸虛體耳著個意字方見下了定盤針有子午可指然定盤針與盤子終是兩物意之於心只是虛體中一點精神仍只是一個心本非滯於有也安得云無○問意與心分本體流行否曰來教似疑心爲體意爲流行愚則以爲意是心之體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爲體心爲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既而自謂不然愚謂此說雖非通論實亦有見蓋心雖不可以已發言而大學之言心也則多從已發不觀正心章專以忿懥好樂恐懼憂患言乎分明從發見處指點耳且正之爲義如云方方正正有倫有脊之謂易所謂效法之謂坤也與誠意字不同誠以體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誠意由末以之本也中庸言中和中卽誠和卽正中爲天下之大本誠爲正本也凡書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獨大學分意知而言之一節推進一節故卽謂心爲用意爲體亦得○問意屬已發心屬未發否曰人心之體存發一機也心無存發意無存發也蓋此心中一點虛靈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發○問一念不起時意在何處曰一念不起時意恰在正當處也念有起滅意無起滅也今人鮮不以念爲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問事過應寂後意歸何處曰意淵然在中動而未嘗動所以靜而未嘗靜也本無來處亦無歸處○問百姓日用不知之意與聖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別否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盤針時時做得主所以日用得著不知之知恍然誠體流露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日用則意於是乎誠矣誠無爲纔著思勉則不誠不誠便非意之本體矣觀誠之爲義益知意爲心之主宰不屬動念矣○問學問思辨工夫與從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曰學問思辨而不本之從容中道則事事入於人僞學不是學問不是問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誠意云者卽思誠一點歸宿精神所謂知至而後意誠也○問從心不踰此時屬心用事還屬意用事曰此個機緣正是意中眞消息如定盤針在盤子中隨盤子東西南北此針子只是向南也聖人學問到得此淨淨地幷將盤子打碎針子拋棄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誠如神也無聲無臭至矣哉○此個主宰要他有又要他無惟聖人爲能有亦惟聖人爲能無惟從有處無所以無處有有而無無而有方見人心至妙至妙處答董標心意十問

○史孝復疑大學於誠意後復推先致知一著而實其功於格物者誠恐拋却良知單提誠意必有誠非所誠者滦水元城只作得九分人物以此曰格致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其旨一也蓋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工夫結在主意中幷無先後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將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疑妙於有無之閒而不可以有無言者心也是道心惟微也而以意當之不啻霄壤矣曰心則是個渾然之體就中指出端倪來曰意卽惟微之體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人欲爲人心天理爲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爲心也非以所存爲心所發謂意也微之爲言幾也幾卽意也○疑怵惕惻隱之心未起是無意之時既起是有意之時納交要譽惡聲之心亦然曰怵惕惻隱之心隨感而見非因感始有當其未感之先一團生意原是活潑地至三者之心初來原不曾有亦可見意之有善而無惡矣不幸而夾帶三者之心正因此心無主不免轉念相生全坐不誠之病耳今以時起者爲意又以轉念而起者爲意豈意有時而怵惕惻隱有時而納交要譽惡聲善惡無常是不特無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幷無怵惕惻隱之心宛轉歸到無善無惡心之體耶○疑復之所謂意者蓋言知也心體渾然說個知字方見有定盤針若以意充之則適莫信果無所不至曰心體只是一個光明藏謂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討出個子午見此一點光明原不是蕩而無歸者愚獨以意字當之子午是活適莫是死子午其實活者是意死者非意總之一心也賢以爲知者卽是意中之知而僕之以爲意者卽是知中之意也○疑說文意志也增韻心所向也說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爲心者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盤針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離定字便無向字可下可知意爲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云志道志學皆言必爲聖賢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與心所往異若以往而行路時訓之字則拋却脚跟立定一步矣然說文之說尚有可商者按五臟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腎一直上中下通心爲一體故意志字皆不離心字意者心之中氣志者心之根氣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靜深而有本曰志今曰意志也志意也豈誠意之說卽是立志持志之說乎夫志與意且不可相混況心與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爲心但不可離意求心耳○疑朱子以未發屬性已發

屬情亦無甚謬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貞者性情也即性言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乃若其情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如得其情皆指情蘊情實而言即情即性也並未嘗以已發爲情與性字對也乃若其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惻隱心就是仁非因惻隱之發而見所存之仁也○疑念無主意有主心有主而無主固不可以念爲意尤不可以意爲心曰心既有主而無主正是主宰之妙處決不是離却意之有主又有個心之有主而無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疑大學誠意後尚有正心工夫曰誠意一關是學問立命靈符雖其間工夫有生熟然到頭只了得誠意本分故誠意之後更無正心工夫○疑毋意解恐當從朱子說曰聖人毋意所謂有主而無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個私字語意方完畢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無意有主而無主也○疑竊觀前後宗旨總不出以意爲心之主宰然必舍良知而言意者緣陽明以後諸儒談良知之妙而考其至處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終無憑據不如意字確有可依耳曰鄙意則謂良知原有依據依據處即是意故提起誠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幾所知不至蕩而無歸也已上俱答史孝復○古人學問全副向靜存處用更無一點在所發處用并無一點在將發處用蓋用在將發處便落後著也且將發又如何用功則必爲將爲迎爲憧憧而後可耳若云慎於所發依舊是存處工夫答史孝咸

三原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十百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原心○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無性也况可以善惡言自學術不明戰國諸人始紛紛言性立一說復矯一說宜有當時三者之論故孟子不得已而標一善字以明宗後之人猶或不能無疑焉於是又導而爲荀楊韓下至宋儒之說益支然則性果無性乎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間一性也而在人則專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謂性非性爲心之理也如謂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儲之而後靈則心之與性斷然不能爲一物矣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聚而有形形載而有質質具而有體體列而有官官呈而性著焉於是有仁義禮智之名仁非他也即惻隱之心是義非他也即羞惡之心是禮非他也即辭讓之心是智非他也即是非之心是也是孟子明以心言性也而後之人必曰心自心性自性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至中庸則直以喜怒哀樂逗出中和之名言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也此非有異指也惻隱之心喜之變也羞惡之心怒之變也辭讓之心樂之變也是非之心哀之變也是子思子又明以心之氣言性也子曰性相近也此其所本也而後之人必曰理自理氣自氣一之不可二之不得又展轉和會之不得無乃遁已乎嗚乎此性學之所以晦也然則尊心而賤性可乎夫心囿於形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上與下一體兩分而性若踞於形骸之表則已分有常尊矣故將自其分者而觀之燦然四端物物一太極又將自其合者而觀之渾然一理統體一太極此性之所以爲上而心其形之者與即形而觀無不上也離心而觀上在何處懸想而已我故曰告子不知性以其外心也先儒之言曰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又曰明此性行此性夫性何物也而可以明之只恐明得盡時却已不是性矣爲此說者皆外心言性者也外心言性非徒病在性并病在心心與性兩病而吾道始爲天下裂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謂之性本無性焉亦可雖然吾固將以存性也原性○極天下之尊而無以尚事天下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者其惟人心乎向也委其道而去之歸之曰性人乃眩鶩於性之說而倀倀以從事焉至畢世而不可遇終坐此不解之惑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自良知之說倡而人皆知此心此理之可貴約言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舉數千年以來晦昧之本心一朝而恢復之可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然於性猶未辨也予請一言以進之曰天下無心外之性惟天下無心外之性所以天下無心外之理

也惟天下無心外之理所以天下無心外之學也而千古傳心之統可歸於一於是天下有還心之人矣向之妄意以爲性者元來卽此心是而其認定以爲心者非心也氣血之屬也向也以氣血爲心幾至仇視其心而不可邇今也以性爲心又以非心者分之爲氣血之屬而心之體乃見其至尊而無以尙且如是之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也惟其至尊而無以尙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惟心之所位置而已矣惟其潔淨精微純粹至善而一物莫之或攖故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惟心之所統體而已矣此良知之蘊也然而不能不囿於氣血之中而其爲幾希之呈露有時而虧欠焉或相十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致其知者也是以君子貴學也學維何亦曰與心以權而反之知則氣血不足治也於是順致之以治情而其爲感應酬酢之交可得而順也於是逆致之以治欲而其爲天人貞勝之幾可得而決也於是精致之以治識而其爲耳目見聞之地可得而淸也於是雜致之以治形治器而其爲吉凶修悖之途可得而準也凡此皆氣血之屬而吾既事事有以治之則氣血皆化爲性矣性化而知之良乃致心愈尊此學之所以爲至也與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古人全舉之而陽明子專舉之也原學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并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眞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眞而立卽托眞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不可方物强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眞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喫緊於此合下淸楚則一眞既立羣妄皆消卽妄求眞无妄非眞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愼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與天地合德何慊如之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祇於悔○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愼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弒父與君皆緣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卽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烟消安能并却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大扣大鳴是爲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於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眞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妄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說又曰人須自識其眞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眞處不易識眞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卽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說者可與識心矣○良心之放也亦既知所以放之矣初求之事物之交而得營搆心其爲營與搆日不知凡幾繼求之應感之際而得緣著心其爲緣與著日不知凡幾又求之念慮之隱而得起滅心其爲起與滅日不知凡幾又進求之靈覺之地而得通塞心其通與塞日不知凡幾又求之虛空之玄漠而得欣厭心欣與厭又日不知凡幾以是五者徵心了不可得吾將縱求之天地萬物而得心體焉其惟天理二字乎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吾安得操功自然者而與之語心學也哉○甚矣事心之難

也閑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忽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有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闇然而日章闇則通微通微則達性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獨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籠侗籠侗則無體莽蕩則無用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盡見精實徹內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且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罔罔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形而下者謂之氣形而上者謂之性故曰性卽氣氣卽性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學者姑就形下處討個主宰則形上之理卽此而在孟夫子特鄭重言之曰善養浩然之氣是也然其工夫實從知言來知言知之至者也知至則心有所主而志常足以帥氣故道義融焉今之爲暴氣者種種蹶趨之狀還中於心爲妄念爲朋思爲任情爲多欲總緣神明無主如御馬者失其御轡馳驟四出非馬之罪也御馬者之罪也天道卽積氣耳而樞紐之地乃在北辰故其運爲一元之妙五行順布無愆陽伏陰以干之向微天樞不動者以爲之主則滿虛空只是一團游氣頃刻而散豈不人消物盡今學者動爲暴氣所中苦無法以治之幾欲仇視其心一切歸之斷滅殊不知暴氣亦浩然之氣所化只爭有主無主間今若提起主人翁一一還他調理調理處便是義凡過處是助不及處是忘忘助兩捐一操一縱適當其宜義於我出萬理無不歸根生氣滿腔流露何不浩然夫浩然仍只是澄然湛然此中元不動些子是以謂之氣卽性卽此是盡性工夫更無餘事○程子曰人無所謂惡者只有過不及此知道之言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此是天命之性故謂天下之大本纔有過不及則偏至之氣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性種遂已斷滅如喜之過便是淫又進之以樂而益淫淫之流爲貪財爲好色貪財好色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怒之過便是傷又進之以哀而益傷傷之流爲賊人爲害物賊人害物不已又有無所不至者而天下之大惡歸焉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兼以惡言始乎善常卒乎惡也易其惡而至於善歸之中焉則已矣如財色兩關是學人最峻絕處於此跌足更無進步可言然使一向在財色上止截反有不勝其扞格者以其未嘗非性也卽使斷然止截得住纔絕得淫心已中乖戾心便是傷學者誠欲拔去病根只教此心有主使一元生意周流而不息則偏至之氣自然消融隨其所感而順應之凡爲人心之所有總是天理流行如此則一病除百病除除却貪財心便除却好色心除却貪財好色心便除却賊人害物心除其心而事自隨之卽是不頓除已有日消日減之勢此是學者入細工夫非平日戒慎恐懼之極時時見吾未發之中者不足以語此然則爲善去惡之說非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子思子從喜怒哀樂之中和指點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卽在其中分明天地一元流行氣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義也至孟子因當時言性紛紛不得不以善字標宗旨單向心地覺處指點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是人道邊事最有功於學者雖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樂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爲仁義禮智名色去人生而靜之體遠矣學者從孟子之教盡其心以知性而知天庶於未發時氣象少有承當今乃謂喜怒哀樂爲麤幾而必求之義禮之性豈知性者乎○孟子言養心又言養性又言養氣至程子又言養知又每謂學者曰且更涵養養之時義大矣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涵養之功只在日用動靜語默衣食之間就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衣一飲理會則謂之養心就時動時靜時語時默時衣時飲理會則曰養氣就卽動卽靜卽語卽默卽衣卽飲理會則曰養性就知動知靜知語知默知衣知飲理會則曰養知其實一也就其中分個眞與妄去其不善而之於善卽是省察之說○進學有程乎曰未事於學茫乎如泛海之舟不辨南北已事於學而涯涘見焉始學之汨汨流俗之中恍若有見焉得道之大端也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也此立志之說也語曰志立而學半君子早已要厥終矣第慮其銳而易挫也乃進而言所守擇地而蹈無尺寸或踰也守經而行

無往來或叛也卽有歸之以圓通徑捷之說可一日而至千里弗屑也學至此有成行也乃進而程所安卽事而理存外不膠於應也卽心而理得內不執於解也以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凍解於春融而捷得於指掌也學至此有真悟也乃進而程所至優焉游焉弗勞以擾也厭焉飫焉弗艱以苦也瞬存而息養人盡而天隨日有孳孳不知年歲之不足也庶幾滿吾初志焉則學之成也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折而愈東必放之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要矣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而仁者曰壽然有生必有死仍是天地間生生不已之運卽天地亦在圈而況於人乎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果能大小一例看則一身之成毀何啻草木之榮枯昆蟲之起蟄已乎而人每不勝自私之爲見將生死二字看作極大却反其道而言之曰無生蓋曰以無生爲生而後能以無死爲生是謂空體不壞是謂常住真心然究竟去住不能自繇成毀依然任運徒作此可憐想且死則死耳却欲預先守住精魂使死後有知生則生耳又追數胞胎前事向無是公討來歷豈不擔誤一生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都教人向生處理會並未嘗攙攙前後際而後人曲加附會以自伸其生死之說枉矣嗚呼豈徒知生而已乎生生焉可也○吾學亦何爲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彼天民而先覺者其自任之重固已如此矣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請學之爲後覺焉以覺先覺之所覺曰堯舜之道堯舜之心爲之也堯舜之心卽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覺也吾亦覺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聖域一時而遠契千秋同故也今之言覺者或異焉理不必分真妄而全遺於空事不必殼取舍而冥求其炤至曰空生大覺如海發漚安往而不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又曰學者之病莫大乎自私而用智今之言覺者鑿焉而已矣人之生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爲饑渴寒暑之道又夫人而覺之也其有不知者非愚不肖之不及則賢智之過者也而過之害道彌甚彼以爲道不在是也去飲衣而求口體之正去口體而求性命之常則亦豈有覺地乎嗟乎人心之晦也我思先覺其人者曰孔氏孔氏之言道也約其旨曰中庸人乃知隱怪者之非道而庸德之行一時弒父與君之禍息則吾道之一大覺也歷春秋而戰國楊墨橫議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勝之約其旨曰性善人乃知惡者之非性而仁昭義立君父之倫益尊於天壤則吾道之一大覺也然自此言性者人置一喙而天下皆淫於名理遂有明心見性之說夫性可得而見乎又千餘載濂溪乃倡無極之說其大旨見於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可謂重下註脚則吾道之一覺也嗣後便辨說日煩支離轉甚浸流而爲詞章訓詁於是陽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時喚醒沈迷如長夜之日則吾道之又一覺也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於賊亦用知者之過也夫陽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離姑借大學使大學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覺使陽明之旨復晦又何怪其說愈詳而言愈龐卒無以救詞章訓詁之錮習而反之正乎時節因緣司世教者又起而言誠意之學直以大學還大學耳爭之者曰意稗種也余曰嘉穀又曰意枝族也余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謂致良知則陽明之本旨也今之賊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識則失之玄虛皆坐不誠之病而求於意根者疎也故學以誠意爲極則而不慮之良於此起照後覺之任其在斯乎孟子云我亦欲正人心辟邪說距詖行放淫詞以承三聖又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蓋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諸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定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真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却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卽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個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却於兩下中擇箇中庸自便之途以爲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覵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

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倫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第一說○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即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不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象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象而不可卽以名象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着落此中無一切名象亦幷無聲臭可窺只是箇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故理曰天理纔着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於中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眞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求放心說○人生終日擾擾也一着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於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跏趺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在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却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靜坐說○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鍊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箇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着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低棋以後着爲先着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疏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疏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應事說○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於天下不能遺一事便於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於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於稠人廣衆之中似屬疏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於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於親未有不忠於事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室家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爲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眞道德眞性命眞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於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轂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人說○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鍼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

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湏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往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耳目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激聲譽文章則以騰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急急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却靜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可勝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而入矣蓋聖賢之心卽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卽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愼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卽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卽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卽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聞見者猶然况有進於此者乎惟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讀書說○聖賢教人只指點上一截事而不及下截觀中庸一書可見蓋提起上截則其下者不勞而自理纔說下截事如堂下人斷曲直莫適爲主誰其信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人生而有此形骸便有此氣質就中一點真性命是形而上者惟形上不離形下所以上下易混作一塊學者開口說變化氣質却從何處討主腦來通書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中便是變化氣質之方而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却又無可着力處從無可着力處用得工夫正是性體流露時此時剛柔善惡果立在何處少間便是個中節之和這方是變化氣質工夫若已落在剛柔善惡上欲自剛而克柔自柔而克剛自惡而之於善已善而終不至於惡便落堂下人伎倆矣或問孟子說善養浩然之氣如何曰纔提起浩然之氣便屬性命邊事若孟施舍北宮黝告子之徒只是養個蠢然之氣正是氣質用事處所以與孟子差別氣質說○或有言學問之功在愼所習者予曰何謂也曰人生而有習矣一語言焉習一嗜欲焉習一起居焉習一酬酢焉習有習境因有習聞有習聞因有習見有習見因有習心有習心因有習性故曰少成若性幷其性而爲習焉習可不愼乎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猶生長於齊楚不能不齊楚也習可不愼乎曰將如是又誰爲專習之權者而愼之其人不能答予曰在復性不在愼習或曰何謂也予乃告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渾然至善者也感於物而動乃遷於習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斯曰遠於性矣無論習於惡者非性卽習於善者亦豈性善之善乎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教人尊性也然學以復性也如之何曰性不假復也復性者復其權而已矣請卽以習證習於善則善未有不知其爲善者習於惡則惡未有不知其爲惡者此知善而知惡者誰乎此性權也故易曰復以自知既已知其爲善矣且得不爲善乎既已知其爲惡矣且得不去惡乎知其爲善而爲之爲之也必盡則亦無善可習矣無善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善可習也知其爲惡而去之去之也必盡則亦無惡可習矣無惡可習反之吾性之初本無惡可習也此之謂渾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復性之能事畢矣然則習亦可廢乎曰何可廢也爲之語言以習之則知其語言以愼之爲之嗜欲以習之則知其嗜欲以愼之爲之起居以習之則知其起居以愼之爲之酬酢以習之則知其酬酢以愼之如是則卽習卽性矣凡境卽是性境凡聞卽是性聞凡見卽

是性見無心非性無性非習大抵不離獨知者近是知之爲言也獨而無偶先天下而立定一尊而後起者稟焉是之謂性權或者恍然而解曰吾乃知愼習之功其在必愼其獨乎首肯之而去習說○此上九篇乃一時作○自聖學不明學者每從形器起見看得一身生死事極大將天地萬物都置之膜外此心生生之機早已斷滅種子了故其工夫顚究到無生一路只留個覺性不壞再做後來人依舊只是貪生怕死而已吾儒之學直從天地萬物一體處看出大身子天地萬物之始卽吾之始天地萬物之終卽吾之終終終始始無有窮盡只此是生死之說原來生死只是尋常事程伯子曰人將此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予謂生死之說正當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也於此有知方是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藉令區區執百年以內之生死而知之則知生之盡只是知個貪生之生知死之盡只是知個怕死之死而已然則百年生死不必知乎曰奚而不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知何是聞道其要只在破除生死心此正不必遠求百年卽一念之間一起一滅無非生死心造孽既無起滅自無生死又曰盡語默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生死非大語默去就非小學者時時有生死關頭難過從此理會透天地萬物便是這裏方是聞道生死說○獨之外別無本體愼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乃虞廷言心則曰人曰道而中庸直指率性之道無乃混人道而一之乎此言心言性之別也虞廷言心非分言之則不精不精無以爲至一之地中庸言性性一而已何歧之有然性是一則心不得獨二夫天命之所在卽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卽道心之所在此虞廷未發之旨也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則性亦有二與爲之說者本之人心道心而誤焉者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若既有氣質之性又有義理之性將使學者任氣質而遺義理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信矣又或遺氣質而求義理則無善無不善之說信矣又或衡氣質義理而並重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信矣三者之說信而性善之旨復晦此孟氏之所憂也須知性只是氣質之性而義理者氣質之本然乃所以爲性也性只是人心而道者人之所當然乃所以爲心也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氣質義理只是一性識得心一性一則工夫亦一靜存之外更無動察主敬之外更無窮理其究也工夫與本體亦一此愼獨之說也而後之解者往往失之昔周元公著太極圖說實本之中庸至主靜立人極一

語尤爲愼獨兩字傳神其後龜山門下一派羅李二先生相傳口訣專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親受業於延平固嘗聞此而程子則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又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從而信之所學爲之少變遂以之解大中謂愼獨之外另有窮理工夫以合於格致誠正之說仍以愼獨爲動屬省察邊事前此另有一項靜存工夫近日陽明先生始目之爲支離專提致良知三字爲教法而曰良知只是獨知時又曰惟精是惟一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致知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可謂心學獨窺一源至他日答門人愼獨是致知工夫而以中庸本體無可著力此卻疑是權教天下未有大本之不立而可從事於性道者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眞工夫故曰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此非眞用力於獨體者固不足以知之也大抵諸儒之見或同或異多係轉相偏矯因病立方盡是權教至於反身力踐之間未嘗不同歸一路不緣於愼獨之旨後之學者無徒向語言文字生葛藤但反求之吾心果何處是根本一著從此得手方窺進步有欲罷不能者學不知本卽動言本體終無著落學者但知卽物窮理爲支離而不知同一心耳舍淵淵靜深之地而從事思慮紛起之後泛應曲當之間正是尋枝摘葉之大者其爲支離之病亦一而已將持此爲學又何成乎又何成乎天命章說○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知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及於流盈科而至於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愼獨乎愼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眞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眞能愼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宋人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眞能愼獨者無之非獨卽邢恕學問孔子

亦用得着故曰不爲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箇閒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若到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麄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改過說下條同

○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過是大不然夫心不愛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卽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坐箇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箇致曲工夫漸次與他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躱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

○陽明子言良知最有功於後學然只傳孟子教法於大學之說終有未合古本序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良知而已矣宛轉說來頗傷氣脈至龍溪所傳天泉問答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益增割裂矣卽所云良知亦非究竟義也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且大學所謂致知亦只是致其知止之知知止之知卽知先之知知先之知卽是知本之知惟其知止知先知本也則謂之良知亦得知在止中良因止見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又以良知之知知先而知本豈不架屋疊床之甚乎且大學明言止於至善矣則惡又從何處來心意知物總是至善中全副家當而必事事以善惡兩糾之若曰去其惡而善乃至姑爲下根人設法如此則又不當有無善無惡之說矣有則一齊俱有既以惡而疑善無則一齊俱無且將以善而疑惡更從何處討知善知惡之分曉止因陽明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麄又不得不退而求精於心種種矛盾固已不待龍溪駁正而知其非大學之本旨矣大學開口言明德因明起照良知自不待言而又曰良知卽至善卽未發之中亦既恍然有見於知之消息惜轉多此良字耳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格此之謂格物誠此之謂誠意正此之謂正心舉而措之謂之平天下陽明曰致知焉盡之矣余亦曰致知焉盡之矣良知說

讀易圖說

○圖中有一點變化無窮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淪於無矣解無極者曰無形有理益歸於無無矣今請爲太極起廢而表是圖其爲象曰有卽未必周子之旨也抑亦孔門之說歟雖然滯於有矣夫圖其似之者也佛氏亦有此圖然其中一點仍作空解虛實不同

○天有四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中氣行焉地有四方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中央建焉人有四氣喜怒哀樂中和出焉其德則謂之仁義禮智信是也是故元亨利貞卽春夏秋冬之表義非元亨利貞生春夏秋冬也左右前後卽東西南北之表義非左右前後生東西南北也仁義禮智卽喜怒哀樂之表義非仁義禮智生喜怒哀樂也又非仁義禮智爲性喜怒哀樂爲情也又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也後儒之言曰理生氣性生情又曰心統性情其然豈其然乎

○造化之理新新故故相推而不窮如草木之榮枯昆蟲之啓蟄日月之晦明四時之盛衰氣運之往來陵谷之遷徙莫不皆然人囿於大化之中與萬物同體自一日以往自少而壯而老而死無不變也有之其惟積氣積習乎油入於麪不可復出此其不變者也孰知去故滋遠反常滋甚乎

○君子仰觀於天而得先天之易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故君子戒懼於所不覩聞此愼獨之說也至哉獨乎微乎微乎穆穆乎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爲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故其中爲天下之大本而和爲天下之達道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隱至微至顯至見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此性宗也○君子俯察於地而得後天之易焉夫性本天者也心本人者也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也心也者覺而已矣覺故能照照心常寂而常感感之以可喜而喜感之以可怒而怒其大端也喜之變爲欲爲愛怒之變爲惡爲哀懼則立於四者之中喜得之而不至於淫怒得之而不至於傷者合而觀之即人心之七政也七者皆照心所發也發則馳矣衆人溺焉惟君子時發而時止時返其照心而不逐於感得易之逆數焉此之謂後天而奉天時蓋慎獨之實功也

聖學喫緊三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己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槩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却利便是義除却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亦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已上人己關○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必也敬乎敬肆關○由主敬而入方能覿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工夫却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已上迷悟關

大學雜辨

夫大學之所謂主腦者止至善而已矣致知之功格物而已矣格物之要誠正以修身而已矣盈天地間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物也一物本無物也無物者理之不物於物爲至善之體而統於吾心者也雖不物於物而不能不顯於物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則莫非心也耳能辨天下之聲而不可欺以淸濁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淸濁所以致吾心之聰也目能辨天下之色而不可欺以緇素吾因而致焉并不可欺以一切緇素所以致吾心之明也致吾心之聰明者致吾之良知也良知之於物如鑑之於姸媸衡之於高下而規矩之於方圓也鑑不離物而定姸媸衡不離物而取高下規矩不離物而辨是非一也故曰致知在格物然而致吾心之聰非無不聞之謂也聞吾至善而已矣致吾心之明非無不見之謂也見吾至善而已矣聞吾至善返於無聞矣見吾至善返於無見矣知無知矣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要歸於慎獨此格物眞下手處故格物即格其反身之物不離修者是而致知即致其所性之知不離止者是孔門之學無往而不以格致爲第一義博文約禮其定本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心非內也耳目非外也物非麄也無物之物非精也即心即物非心非物此謂一以貫之自格致之旨晦而聖學淪於多岐滯耳目而言知者徇物者也離耳目而言知者遺物者也徇物者弊之於一草一木亦用却工夫而遺物求心又逃之無善無惡均失也格致○君子之學先天下而本之國先國而本之家與身亦屬之己矣又自身而本之心本之意本之知本至此無可推求無可揣控而其爲己也隱且微矣隱微之地是名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之爲學也非能藏身而不動杜口而不言絶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者自知者也吾求之自焉使此心常止而定靜安慮得慎之至也慎獨也者人以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即格致之功也大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獨而已矣自虞廷執中以來無非此意故伊洛以一爲入道之門朱子析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故於大學分格致誠正爲兩事至解慎獨又以爲動而省察邊事先此更有一段靜存工夫則愈析而愈支矣陽明子反之曰慎獨即是致良知即知即行即動即靜庶幾心學獨窺一源總之獨無動靜也其有時而動靜焉動亦慎靜亦慎也而靜爲主使非靜時做得主張則動而馳矣如挽逝波其可及乎動而常知常止焉則常靜矣周子曰主靜立人極是也慎獨○天圓地方規矩之至也人心一天地也其體動而圓故資始不窮有天道焉其用靜而方故賦形有定有地道焉君子之學圓效天方法地也其獨知之地不可得而覩聞者效天者也由不覩而之於無所不覩由不聞而之於無所不聞地道之善承天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規矩之至也規矩○人心終日如馬足車輪奔馳無止果係何物受累苟能去所累心者而於止也幾矣知此之謂知止止此之謂至善○問大學要義曰言本

體喫緊得個善字言工夫喫緊得個止字言本體工夫一齊俱到處喫緊得個知字言本體工夫一齊歸管處喫緊得個身字首章○致知者致吾知止之知也收攝到極處卽是推致到極處逮止於至善則知至矣至善○格物不妨訓窮理只是反躬窮理則知本之意自在其中只是一個良知正須從意根查考心源體認身上檢點家庭印證國與天下推廣這便是格物工夫便是致知工夫朱子云格物須提起第一義便是極至道理如在朝便須進君子退小人決無小人可用之理這便是第一義若見不破便謂小人可用予謂進君子退小人根吾好惡來其能好能惡是第一義好人惡人是第二義知進退人又是第三四義了知此方是知本知本○矩是至善之式所以安頓此心恰好處夫子之不踰矩是也絜矩○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愼獨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總爲誠意而設亦總爲愼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於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後此無正心之功幷無修治平之功也後之解誠意者吾惑焉曰意者心之所發則誰爲所存乎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則誰爲好之惡之者乎誠意○幾者動之微則前此更有靜者幾乎曰非然也動之微則動而無動矣動而無動所以靜而無靜也此心體主宰之妙也故名之曰意同上○章句云實其心之所發不知實字代得誠字否又不知是發前求實抑是發後求實若是發前求實則工夫仍在所存時然章句又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似言凡於意之所發皆務求所以實之則誠之之功已落在意後矣落在意後則必就其事而實之而自欺仍只是自欺其意是看意字尚精而看誠字轉麄也所以轉下愼獨方打入裏面有審幾之說不免就誠意推先一層矣夫旣以獨知爲獨而以愼獨推先於意誠明是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之註疏旣有獨知之致知又有補傳窮理之致知頭緒何所適從乎同上○聖學本心維心本天維玄維嘿體乎太虛因所不見是名曰獨獨本無知因物有知物體於知好惡立焉好惡一機藏於至靜感物而動七情著焉自身而家自家而國國而天下慶賞刑威惟所措焉是爲心量其大無外故名曰天天命何命卽吾獨知一氣流行分陰分陽運爲四氣性體乃朕率爲五常殊爲萬事反乎獨知獨知常止全體俱知本無明暗常止則明紛馳乃暗故曰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君子知之凜乎淵冰於所不覩於所不聞日夕兢兢道念乃凝萬法歸一不盈此知配天塞地盡性知命此知無始是爲原始此知無終是爲反終死生之說晝夜之常吾生與生吾死與死視彼萬形非吾得私猥云不死狂馳何異獨箴

論語學案

君子學以愼獨直從聲臭外立根基一切言動事爲慶賞刑威無不日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些子只有一個淵然之象爲天下立皇極而已衆星晝夜旋轉天樞不動其不動處是天心這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常運而常靜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也爲政以德○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勿思耳以爲思欲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情本正何邪之有詩三百○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父母惟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於父母其初只是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若於此認得親切亦更有何孝可言惟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爲父母之身以其心爲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孟武伯○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私意蔽錮亦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旣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幷其知而非知能知己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金鍼一撥宿障全消誨女知之○信是本之眞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關鍵猶車之輗軏然擧世尙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爲非此不可持身不可御世豈知其斷斷乎不可者可不可只衡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格到利害上也無信○君子之於仁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使終食而爲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顚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君子所以鍊此心之仁不容躱閃不容方便纔是中心安仁也富與貴○孔子圍匡七日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知者必用如此說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爲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同上○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條理貫通處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跡亦無精麤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淤便與消融纔有

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聖人從自己身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還他天地自然本色一貫○仁者渾然全體而無息就全體中露出個治賦爲宰爲擯相才具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且有待而然有時暨起有時放下非不息之體故即三子之才而其未仁亦自可見可使治賦○鄧定宇曰此非閔騫以下學問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子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故就怒時求止法曰不遷心本常一而不能不貳於過故就過時求一法曰不二此正復性之功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而後遇怒能不遷遇過能不貳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所謂復性之功者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不遷怒○此道身有之則不言而信以歸於慥慥之地所謂躬行君子也故云默識識如字謂信諸心也默識之學精神毫不滲漏徹首徹尾以此學即以此教何厭倦之有自默字訛解而學者遂以言語道斷當之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學都從悟中來聖學豈有墮於杳冥玄默之見乎默而識之○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子謂聰明睿知非恃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焉性亦聞見也效性而動者學也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墮體黜聰以求睿知幷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張子曰非天聰明不成其爲人聖則天聰明之盡者耳天聰天明耳辨目辨見是也天聰明之盡則夫子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也曰知次者人次於天以見天非人不盡也知之次○常人之過人知處得九分己知處得一分聖人之過人知處得一分己知處得九分說聖人有過已是駭人今說聖人猶有不知之過至爲人所知益奇此意最宜理會學者便當長一格陳司敗○曾子學問都是軀殼上討得最有持循一則一二則二有疾○古人濟大事全靠脚跟定只是不從身家名位起念便是凡可尊處皆是此等作祟也賊極則精精極則變一切作用皆從此出賊中之識見是大識見賊中之擔當是大擔當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賊之難可以託六尺○人之氣質不失之高明則失之卑暗而氣質之性終不錮其義理之性狂者必直侗者必愿悾悾者必信自習染勝而三者幷漓人心之變可勝窮乎狂而不直○天下一物也聖人視外物無大小都作等閒看打過得簞食豆羹關便打得天下關辭孫之有天下○子絕四聖人之心置在何處曰絕四之外更無心問意必固我與聲色貨利有淺深否曰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子絕四○顏子之學纔動輒便可到頭爲從文禮處得力來後人欲一齊放過謂文既足以溺心禮亦不免於執著絕意去智專用力於未由之境微者墮於空寂放者入於猖狂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顏淵喟然○權者道之體也道體千變萬化而不離於中非權而何易曰巽以行權言入道之微也權居無事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測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權之理主常而準諸事主變理即事事即理其常也乃所以爲變也漢儒反經合道之說誠非朱子謂權之與經亦須有辨亦非也天下有二道乎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正是道理合當如此乃所爲經也故權非反經而爲言也然則經何辨乎曰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合而言之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經也神而明之妙用出焉權也二而一者也未可與權○吳康齋夜半思處貧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故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拚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與一斷以義無纖毫擬議方便法門貨殖○道體大段易見得只是微處難窺才著小心便有湊泊處閔斯行之○視聽言動一心也這點心不存則視聽言動到處受病皆妄矣若言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敬猶近支離○問仁是如何名狀曰先儒言公言覺言生言愛亦僅舉其動機言尚遺却靜中體段故不若孟子曰仁者人也試觀人目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四肢何以能動非仁而何易曰乾元統天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仁者人也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仁也萬物資生人與萬物皆生於仁本是一體故人合下生來便能愛便是親親由親親而推之便能仁民便能愛物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亦以生物爲心本來之心便是仁本來的人便是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問己如何克將去曰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問克勝也是以仁勝不仁否曰非先有個仁去勝不仁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曰畢竟有主人翁方勝盜賊曰頭上安頭之見也仁體湛然不容一物纔有物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爲仁者正就此處銷鎔還他個湛然本體此克己正當時也若先據個主人在便是物欲所謂認賊作主也若主人常在則亦無盜賊可逐能逐盜賊便是主人不必另尋主人克復○道體渾然無可持循

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延平曰理一而分殊理不患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聖人之言四勿言居處三者皆分殊以見理一也居處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絕續之間就仁中揀出不仁來故爲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症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爲而已於仁體何當○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是克己工夫子曰可以爲難者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己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己力量也克伐怨欲○鄧定宇晚年學問有得其兄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己過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寡過○問出位之思曰孟子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念也炯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思不出位○問不億逆矣容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爲先覺逆詐○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脚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爲道病修己以敬○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爲惑世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不少轉相祖述逾流逾遠一變而爲楊墨再變而爲申韓三變而爲蘇張終變而爲佛氏之學以返老氏清淨易簡之初旨嗣後士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蘇張之學時時出沒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原壤○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個一便未必多學聖門不如此以子貢之穎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自尋來路久之須有水窮山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顏曾賜皆一樣多學多學而識○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之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清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性相近○鄉夫正後世所謂好人便是鄉夫○心一也形而下者謂之人形而上者謂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難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離危者合於微而危微者合於危而微兩物一體合人與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見其蘊始盡所以聖賢千言萬語闡發無盡事心之功亦無盡乃其要只在精與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而一則以致其精也兩心糅雜處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而心性流行之妙無往而非中矣堯曰

明儒學案卷六十二

跋語

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甫上，萬管村先生宰五河時，捐俸刻之，未及半而去官，遂輟。其稿本歸勾章鄭義門。吾姚胡泮英言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屬千秋力求之鄭氏，書往而泮英歿。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獐嶺間，不可得還矣。越數年而泮英之甥景鳴鹿賫原本至，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并未取還，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汝能爲我周旋，則九原感且不朽矣。鳴鹿不負所託，遠索之歸，復還鄭氏。義門鼓掌狂喜，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於是慨然捐貲續刻，始於雍正乙卯，至乾隆己未而竣。是書不終於泯沒矣。第三孫千秋謹識

國朝學案小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
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
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為無病
也又曰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
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
哉斯言程朱之為功於天下萬世即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
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亙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
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為之羽翼者
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尚矣江都昌黎閒世相望至宋而呂
張黃真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菴以逮
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聾聵
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為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為學故也然而異
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
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真而惑溺高明
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
山紬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
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真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
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
良知非聖無法簧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
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
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
何廓清陰霾力障狂瀾而乃祖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
為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
在乎我
朝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為十二哲二百年來名
儒輩出庠序修明為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
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淩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
遁元虛襲六經註腳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
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為惄焉
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
術真偽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
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桴亭清恪為正宗
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為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
四十四人為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為經學許
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
氏稱說者為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鐈讀之析之也
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為醇
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
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
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為言王學者集矢今王
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
即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
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
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
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
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
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
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
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
以不急為刊布也維鐈樸昧荒落懼終身為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
其大凡書以為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檇李沈維鐈拜譔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卽博卽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絶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卽文卽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眞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受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眞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愼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濁亂孔孟之道不絶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鬬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有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祧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
聖朝昌明正學崇奬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眞儒躍起辨是與非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眞途轍卽還吾顏曾思孟眞授受更還吾夫子眞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眞儒之爲眞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眞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闢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眞本原眞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

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勗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岱山人唐鑑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遠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便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媕婀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恥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貿貿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閱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尙矣或功利詞章聲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愨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傅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檜以爲得所未得而反

厥道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君於明季未嘗不嚱噓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懔懔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即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為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澌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
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述心宗

學案小識卷首

敘
目錄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闇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恆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酉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懷三先生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蕢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尚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晝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闇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袞旃先生　顧膚庵先生
彭□□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梅鵰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卷十一
待訪錄
沈□□先生　劉伯繩先生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淩渝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蟫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蓼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園先生　李申耆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弟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子仲儒孫定宇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薛青州先生　邵□□先生
徐□□先生　張宏遵先生
嚴□□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牘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釣臺先生
徐□□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鄧□□先生
曾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臺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堇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訢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先生
范肅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敬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皋文先生　金蘂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顨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微先生
趙寬夫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學案後序

卷一目錄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閩而上追泝兗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乎淡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嘗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警於前者或茲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愼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騖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

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涖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己即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絶異端斥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尚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鬬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絶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昊廬交章論薦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駁納保舉爲遲誤軍需擬革職得

恩原宥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既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

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遽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既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播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凊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絶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愨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質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懽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

見之接淅而行卽魏公璟極屢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輯困勉錄未成而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益者雍正二年得
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
賜諡淸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門人

王前席　席永恂　趙棠旂　侯開國

桐鄉張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脩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荅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齊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汩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慎獨卽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簞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傳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槪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阬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乎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

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尙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能不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愼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離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眞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脩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喩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淸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

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倚其驪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概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比物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襲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後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餘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

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淸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求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第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待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

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聾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論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第初於先師語錄閱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論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第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旣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蹠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旣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己不求諸蠢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傅會否第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

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册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蹤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鐵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旣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旣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嗟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既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淸恒入於濁求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袒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褻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論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險也惟先生値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騰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艱難立身高潔以主敬爲行己之本以反經爲興民之原蓽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世道人心之憂謂爲朱子後之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古民陳氏訂之閱後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本也其全集目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氏洤修補本勤宣堂所藏者也

同學

顏士鳳　凌渝安　沈石長　何商隱

從遊諸子

張嘉玲　姚瑚　姚璉

學案小識卷一

卷二目錄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傳道學案

太倉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撥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又謂致知工夫只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尙空知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臥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可謂深矣是以用力之久窺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又曰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衆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曰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己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菴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

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尚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概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日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即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與語其精且約者即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即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菴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汩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第以琢磨焉其庶幾乎繹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清獻因末明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只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即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即乳臭狂童菟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即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爍爍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會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

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汩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曆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淸談矣萬曆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尚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淸獻乎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析吏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同學

盛聖傳　陳確庵　江藥園

從遊諸子

許舜光　周淑文　王巽公　袁幼白　龔無競　郁東堂
黃殷嘉　荊豫章　許南村　方武箴　毛亦史　孔蓼園
黃頊傳　王男偉　沈孝恭　沙介臣　曹雲祉　夏玉汝
江位初　周異微　吳白耳

儀封張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譏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腳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靑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曰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旣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菴困知記陳清瀾學蔀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墨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閒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中庸言愼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又曰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汙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閒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子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旣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沉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真則行愈力行之旣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

耳又曰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為徒生死為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為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為至不為聖人之學而為世俗之學無為貴學矣治以先王為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為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為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尚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汚則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淩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戚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淩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汚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槪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既為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為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為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真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真人品真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真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真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是者不斷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為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為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脚根止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既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為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

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清瀾之學部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闕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眞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眞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閩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栻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汩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飢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洊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勖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既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温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二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尚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

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解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沉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斷斷焉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惑溺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法守則今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而不歸一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關於學術人心何如哉

學案小識卷二

卷二目錄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seal stamp]

翼道學案

雎州湯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菴歷官工部尚書少不好弄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孔子辨爲己爲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真救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與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杜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鶩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顚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即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有曰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聾聽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孫徵君書及答褚懷萬張仲誠顧亭林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脚陽明頓悟何根脚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旨爲人指授晚在

經筵志存啓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齋祓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諜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乞假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由侍講洊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江南故習豪侈婦女嬉游以爲常無籍子率用關毆恐喝民財先生悉禁止不少貸又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帛賽禱不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尚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守轅門叩留不得則塞城闉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娿不撓忌者益恨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留忌者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間冀得稍解者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尚力行不尚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也卒謚文正從祀兩廡著有潛菴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濬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從學諸子

姚岳生　竇克勤　沈昭嗣　孫繹武　高蕎生　田蘭芳

張　夏

崑山顧先生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閱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閒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眞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

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顚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州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

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編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

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稾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箕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交遊

王錫闡　楊雪臣　張爾岐　傅山　李中孚　路安卿

吳任臣　朱彝尊　王宏撰　張弨

濟陽張先生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闇修一室憔悴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焉於所嗜瞀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

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
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
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
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
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處
儀亦欲商略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
教函及論學書千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
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勵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
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嘗稍
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
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
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
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
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
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
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
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
非窕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即博學亦未免
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第
老矣於博學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
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
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
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
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喩俟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
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
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
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
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
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旣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
不敢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
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良晤何
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

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
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
高之則以爲渾渺幽玄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
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
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旣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
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
所指者何事旣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
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
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盡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盡中節
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
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
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
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
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強四時鬼神
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
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
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
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
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
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
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
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
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實無之或二也要
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
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
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
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
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敝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
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
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
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
物矣蓋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
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

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爲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遠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尊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議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朗夫陸先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黃梨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趣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　恭逢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頹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衡陽王先生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恆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攖渠逆莫之能懾嶔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衍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

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泯介然有覺頹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繫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脩身制行之閒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況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郛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擧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擧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駮儒淫邪之說亦尚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緜邈曠遠之詞寫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胸中之蘊蓄深而腕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擧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先生爲譔傳略其門人李樸大譔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天門胡先生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擧人入
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丐歸閉戶不出臥天門巾柘閒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繹志六十一篇中閒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

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史檃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行之不可不愼惶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慄然知威儀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如是書豈可多覯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判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

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鷙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妙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㦸動而思躋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

內爲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爲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慊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倣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險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傲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閒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遒人木鐸所徇皆特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曰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褎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侁達絶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緼衣溫立德絶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僎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縰絶風塵暫稽留官舍絢蕭搢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愼再覩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棰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脩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敎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霽鐘鼓既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僿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絶璫祠一事天啓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璫立祠與都之祠鴟吻與泰禋殿絜其飛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嘗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閒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燄遍諸方熾舉世蒙鹹一方皭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椎胸伏鑕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彈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觀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鳶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栒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

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鈲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雖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繹志繹志者繹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憎彼盍旦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翼遠譬繹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威其實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輈辯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繹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闇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廈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徽纆俗情蝟起善端茅塞繹立德第三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謐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醫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拳其臂脛迷方失歸臨岐志徑繹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脩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閒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眞崩若隤坻崇猶累塵行汙共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繹脩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宜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辨言驚坐嶽嶽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坷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功矯惰武無隱情僨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繹言行第六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决亦貞厲聖人成務考吏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繹成務第七義路高閟利門厓隙仁如敗穆驚甚甜餓理欲在躬互爲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王孔艱偪側銳劌大惑有二冥昧驕矜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繹辨惑第八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有訓冀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扆繹聖王第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更闢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繹審學第十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簣成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繹至治第十一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宜榭灰燼秦庭士首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晝地爲圖前席而語繹治本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明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賢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雅實諸會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肴德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賡颺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貿與物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駿民畯后自古有作采聽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響臺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營齋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宵常思治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繹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讓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戇不避險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七爭參閱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芻繹諫諍第十七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繼尋斧降爲皂隸漢光遠鑒不賣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匹休民之攸暨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悃愊無華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繹吏治第十九澤宮既威髦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觀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受業重以敦敏經術甲冑治政干楯秩爾白駒乘我晝軫始於俊造終焉師尹繹選舉第二十邪佞驚斯正直虎咥物性既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流弁云蔑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步玉改轍凡此鑿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縱洩鑒在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繫有徒豈繫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貴澤

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席危甚轣轆紀綱先潰奸佞後趨
辨之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德瑚璉五典粱椎烖祀始
歆律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數俗澡漸性啓滯昔在西郊論
道講藝免胄執經懷璽冀幣玉鏡將論勝地先騁委曠弗遵寂寥誰
諸名存實亡是謂陵替繹教化第二十三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
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
賁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留井進旅
狉榛暴齒斷骨山硱水瀆誰噓朽壞功歸大鈞繹愛養第二十四什
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斂蜡饗壤其樂融融計臣似
智棓克似忠近奪恬熙遠[illegible]龐鴻井里蕭條不盈斆鑪富溢左藏怨
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繹稅租第二十五九府圜法子母相權
盜鑄如雲利盡則遷責海之滋會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廛征商
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身梵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嗷然取彼計臣
投畀鷹鸇繹雜賦第二十六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
虛毀瀊不已分釃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瀾徐防
厥兩涯事逸人紓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遽壞疏咫尺不
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封惟五縣諸象魏與衆
共睹昔在皋蘇敬慎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驌
酷吏弄法莫予敢侮旁格盈前轞絜旁午將身自噴亦填牢戶繹勅
法第二十八列戟爲穡坐甲當闈高墉繚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盜
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綈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外戶決
藩哀此寘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悖魂隨
會爲政晉偷自奔繹治盜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玆精禋
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昏緯股肱
爻象神歆人殖禮衰義粲石檢書封竹宮夜爟心馳杳冥謬穢河漢
淫祀無福煩黷斯亂繹三禮第三十方伯連帥卒乘邱甸升中嶽宗
覲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旰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
壇墠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
疏牘矯誣比諸誕謾繹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
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貊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
猛驅逆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
驛聖王弛禁兼闢罷役繹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
名儒惓惓服膺匪職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事業
聖王與能眡祲千里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羼人

弗勝繹禨祥第三十三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固
壘舞干血不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疊岡陵岑積殪三世爲
將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釁偃革建櫜苞
櫱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繹兵略第三十四國之大事是曰參伐
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捽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
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繹軍政第
三十五井甸既覲府衛最精繩繳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士旅
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東厥成干
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黨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饁糗糒充盈飛輓無
艱驚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繹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尙父繆權
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
其他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鼐鼎扶翼委裘杖箠
從漢釋位謀周草昧啓疆邊陲扞掫錄其膚功以勗壯猷繹名將第
三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橇慶增祚永澤逮裔
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自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
民有庇勿爲莽谿聚族殲夷書斧脊腰班識皇運竘融違實繹興亡
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
陛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椎散爲片錦聚成匹幣
百爾君子有勤勿惕習熟乃心優游是戻繹凡事第三十九民生在
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騭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末季崇
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轂率治師鑄金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
尤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教第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
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披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閑曠夷險可嘉苑
枯無妄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
鄉五交三釁俗薄道喪繹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
具盡淸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彊偪聲其廉恥矜其闇昒好我者褒
威我者艴順事恕施有鞠無剚相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疢疾
是祓狎虎放麑禍福熛飈繹人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
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爭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
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矇舌呿乃谷乃葭乃
舍其車棲眞處璞杳冥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
鶵雛芳潔駑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
葭莩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牢文錦既厭
等諸縕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繹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實倚伏多

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謑含垢譬彼輕斂何懼醫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留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奔磨代斗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爲母百年已分保玆黄耇繹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閭閻二簋有時三爵温克仰正冠綏俯端履續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玆悃愊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庸行自飭繹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頹齡情存駒犢望絕罍缾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棠棣羽翼鶺鴒淮南之歌君子弗聽繹父兄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煢共育慊吝即遺榮樂無獨凡厥鄉士下逮黨塾取庇蘗葛無私舐犢周道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繆奔召南麕包歸妹羊刲耽若紫葚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谿數踰闌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微中闈繹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慤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壞壟霜露悽愴榱桷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嚬自然之感鼓而遂動澆俗委甚解弛怔傯舍我水木徼福懷寵苦縣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學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貝治生非累既飽則飫鱣鮪横江井谷癸纂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繹奉身第五十一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鏑共射一彌勿使衆瓢共酌一罌山東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隱以陰往稽來佚顯微幽尋坊表家國覺悟人禽拚懞夏屋仰止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衎衎愔愔敦崇六藝翼彼儒林繹經學第五十三聖經有五述史者二遷直而嚴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瀁宣攀南董遠追佚倫居巢之編是謂箴砭繹史學第五十四條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徽析辯詭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感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眞直堪累欷繹著述第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實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横經緯大儒立言承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慆心虛車共嘒繹文章第五十六道惟一是並立則詩博采衆義詠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書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殤而弗經君子所戒繹雜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晝地南宮抵掌藝苑寶爲武庫亦云補袞失類亡羊得均飲醴繹兼採第五十八孔稱焉廋孟曰尚論匪醫於水惟聖是憲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繹尚論第五十九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閒閒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徵第六十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眞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濟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胄美從王嘉禦寇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斆周邂逅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廢隆基任崇構療調飢峙脯糗持盈滿觀坐有稽雅故訪耆舊採理窟塞情實偕斯人躋仁壽繹自敘第六十一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見矣先生以勝國遺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偏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先生蓋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眞儒出必有奉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尚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無傳

大興張先生

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博學宏詞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辭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即理也其二質致知格物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敗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又讀史質疑五通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

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卽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尙淳樸畏淸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堯舜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敎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卽此人言此人卽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寧愼勿疎敢於逞聰明恣議論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議寧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爲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誣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凊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耳而苟且佻薄簡略戲慢之行衆以爲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祕舉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鄕評不許舉良知以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鄕黨自好者不侔也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撳人足以陵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幷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末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曆啓禎之士習前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顓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

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寧曰過論乎總之陽明天資雖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强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誠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擯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强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眞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礲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眞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迴不相涉鍛鍊舞文誣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既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譸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游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猶得先聖不傳之祕爾何知而妄誹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

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尚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于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弘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脩身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于崩潰壞爛而後已夫弘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于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于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之謂無善

惡爲秘旨知善惡爲權教詭爲天機漏洩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于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于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修比邱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眞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眞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庠序之事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鬪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

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于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遁虛無怪誕之說昔沈錮於人心者一砭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是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顧樹姚江之幟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

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是言也其思深其意切其憂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

堯舜在上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桴亭蒿菴潛齋船山亭林諸先生皆破橫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燄從玆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歧途永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而功利雜之詞章豔之學者粗卽於理而未能真得其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影響描摹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正宜刊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烏可忽哉所著尚有讀易日鈔六卷

學案小識卷二

卷四目錄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翼道學案

蔚州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洊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劾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一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尙遠其講吾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爲堯謀禹皐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眞傳後來啓予足啓予手時候方卸下弘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眞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省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眞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實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雖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功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眞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尙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爲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筍　黃大音　王敬哉　徐子星　宮宗袞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湯荊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盩厔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妥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堊室作堊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祇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承樓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毋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增弋屢及儀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

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鬥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弘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各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爲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真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爲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　霞
朱士蛟　鄒隆祚　羊　球　徐　超　張濬生　左　輔
張　珥　李士瑄　趙之俊　王心敬　駱鍾麟　李　脩
王天如　李鍾麟　樊　嶷　岳宏譽　吳　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柘城竇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艮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啓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發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啓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

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雒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淩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眞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篹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荊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洛數吾朱子雖嘗二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既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瀰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啓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敲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祔竟如晉楚分歃蔡衛爭長非閏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讒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權璫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歿未膺淳祐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蘯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榷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雒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即誣爲偏黨欲籍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眞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廡位所宜詳愼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畀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況平日出處卑汚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猶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丘氏張桂槪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濟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會窺語錄著述一斑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況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毫釐剖晰

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卽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爲諸生名曰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爲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爲景德鎭畫盌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閒父卒慟幾絕扶匶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苐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物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幷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有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槪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卽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旣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爲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爲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

涵泳咀嚼出滋味紬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尙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此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衆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爲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河津薛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

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邦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然大義數十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險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險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險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實於致知克治之閒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曰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曰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值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彖者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曰艮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艮止之道也曰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

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強曰秋氣澂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曰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閑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術分內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胸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寧氣象手足自覺安閑境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乂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處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撕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嚮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嚮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得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卽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卽內之所以提撕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寧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

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撕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灺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灺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靜無可求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故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眞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蹂躪蠹蝕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曰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況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曾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

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爲之謂寡咸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曰已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遷出於禮則謂之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斷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克己之事孔子之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訒或曰先難後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工夫百事見易實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間斷依舊己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性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饜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眞亦日著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愛人也是可知先生工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令盲者察聾者聽自來茫昧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秘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同其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而其書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卽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高安朱先生

先生諱軾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爲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蓍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蓍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而靜者一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蓋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名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閒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絪緼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疑疑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爲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陂之地則脚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

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
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
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
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
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
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
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
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
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
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
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効能於性
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
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
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
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
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
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
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
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
非其罪乎況孟子旣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
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
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
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
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蓰或相千
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
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
中無幾卽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
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
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
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
太極言性可謂至真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
以生平未發講席而學者奉爲模楷至今不墜蓋其真積力久所以
成人卽寓於成己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先生自臨涖以來軍國要
務吏治民生纖悉畢舉亦既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

之士二百有奇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
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額比於京闈
凡以鼓勵人才廣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爲之力安能若是乎顧
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
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之設所以闡
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習熟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
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文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
以求得真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體察於身心
及搦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爲徼榮
之階儒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
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勤勤懇懇論以義利公私之
別以動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曰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
挽回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凡游
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
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
嘗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
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諭分別
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策勵有造有
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第更有請者明儒配食瞽宗者四餘干
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
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
而靜之流弊至於尊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於藍也類餘干祀
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間陽明良知之學偏天下吉
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
乃學宮舍整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特疏
題請吳羅二公配享　文廟定蒙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使
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
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
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
傳其衛道翊教利濟生民之心亦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

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謚文端

寶應王先生

先生諱懋竑字予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居毋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雜著及與人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曰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義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然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圖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於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會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黑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仲機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覆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旣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旣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晁氏讀書志）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皆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其是非焉謹按易本義九圖沿誤已久其讀朱子之書者因而致疑而未能考索精詳決然辨其非真其不讀朱子之書者援據古經而不暇尋求源委肆然詆其非是先生之論眞足破千古之誤指後學之迷而使詆訶者之爽然失赧然羞也論後九則條分縷析至纖至悉極爲明了讀先生雜著自知其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

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朱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唐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奉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鑿空妄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味玩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若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曰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槪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攙掣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

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已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已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探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己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即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即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

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捉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儕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賡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必欲蘄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尚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即中庸之戒慎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儼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

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愼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既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幷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閒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僩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顚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屛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幷爲一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與湘陶先生爲切磋友存稿中載答湘陶書二湘陶先生歿又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指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

學案小識卷四

卷五目錄

翼道學案

蔡梁村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秉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鼇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眞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迴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倫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眞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弁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弁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眞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勤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做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己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彌廣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慮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淸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峯日取先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其寄寧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稟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閑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

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即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溯道自比北溪卻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慊欺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賣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志其鄙謂然皆肝膈之要不宣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會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二十有二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勵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梏於習尙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已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
天藻褒嘉榮耀千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諡文勤著有二希堂集

寧化雷先生

先生諱鋐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眞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讀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便墮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即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块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切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

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即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為之主即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即性汩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為一心人心又為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即道心也知其為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為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即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為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為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為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為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為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即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之功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方外即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即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已焉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為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為理驗之身則肅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即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此豈待遠求哉先生於近代真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為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遠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為庶孽假之為螟蛉而已矣我

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　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呶呶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勝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墦賤壟斷辨陽儒陰釋始欲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墦賤壟斷始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擣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謦欬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欽懼終身為道外之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為最醇者顧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為入門階梯矣然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傳謹齋處獲覽海寧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為薛胡之後勁在我

朝為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歸於洛閩其為學切實為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欲然不以師道自居閒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為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尚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殷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

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闒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勖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尚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鋟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鵝湖說以及

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淸獻學術辨同功矣所著有經笥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寧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佩以援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濆析之尤精防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淸陸淸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斯言蓋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愼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源生朱子之鄉聞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官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僃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覯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疏闊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閒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裒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隱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二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謭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二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序曰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閒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閒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

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閒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扃發鐍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勵且公諸同好共相砥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本次第裒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平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天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二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弘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恭學以誠一不欺爲主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己及人無私於己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變此二語書之座右翻是二十餘年益覺道理精當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倘境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忮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職愼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愼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己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過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勗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蓋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大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縈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尙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是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自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讀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頹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己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己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蹈空說幻墮入理障既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詮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脩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

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展誦實獲我心試思

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會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止顧一己不顧天下亙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愼愼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竊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囫圇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扶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値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實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秘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數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

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曾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眞有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閒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卽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

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即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即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即其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即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宁數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蓋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即以立國以壽身者即以壽世胥是道也榕門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在鄉國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

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林改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府道洊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案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

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即多半被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蓋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猷悉以入

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動措諸言行即可質諸衾影

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穆明明

主臣一德感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乎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即用以勸學潛居吳下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譜爲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即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既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十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朱先生鑑模趙先生朱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乎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歛和非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折毀夷碼頭一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卒謚莊恪趙先生諱愼畛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詳訓迪僚屬惟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已在廣西捐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員彙作一摺具參閱口屬纖權者發急遞追回至今滇人惜之卒謚文恪

雒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勘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憍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忽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又曰人日在熱鬧場中爲辨所行汚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

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下達甚易危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撤天只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粧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僨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違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不能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陰不反其記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良史班固所譏多不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悔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卻有其氣清明材質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即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說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即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衛甚有賴焉其寄闇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即動時不濟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既消自然有此寧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會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即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即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嘗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倒復入舊習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第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曾有真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竭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即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書曰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袪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知所用力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貯參瞎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遽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

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嘗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既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曰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微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顯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媲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微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顧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啓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予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嘗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閒隙乃一埽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杲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眞空能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日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諦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懸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眞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嬴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是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即心即理與釋氏之即心即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即改換頭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頹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爍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宜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直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

立教所以慎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寧可言謝弟自初知讀學鄉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寧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真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忽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既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子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二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既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即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即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弟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閩爲大要出爲來安令懲積蠹斥淫祀恤民彫匄興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己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傳萬姓其皆敦本儒術以爲治是可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鼐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洽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暗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憂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廱滯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閎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嘗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

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標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鼐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文集序曰鼐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畫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己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當開四庫書局時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風然不飮而和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慶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記等書

學案小識卷五

卷六目錄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閣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學案小識卷六

守道學案

永寧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愼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寃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懍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衙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毫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幷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睃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倘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獉狉狑狠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猺獞餐烟瘴死而不爲少屈氣概及入境榛莽滿目先生鞫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嚮羣擾害者剿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麄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屛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真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

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熤漵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即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騾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騾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閒或考諸經史或微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閒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淸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蒙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捃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矣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性顯微無閒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惝怳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

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爲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乃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即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格物也物即是知格即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愼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翻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允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末之見至其交往中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貞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即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倀倀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以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繞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在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際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

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為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為之感動震矜而為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術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詆目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為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為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為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為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鑰示關津以為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為注腳章句為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為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聞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為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為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為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違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為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為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為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即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即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為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為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會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為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為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為誠意工夫以格物為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為善去惡為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二言者古人為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為物動能安則心不為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即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即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

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感感人之深終之以威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既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愼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愼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柰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據汙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

象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解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曆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

先生生平行事備載　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謔浪笑傲爲能便僻假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愼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愼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愼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愼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愼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曰有數陳時申啓沃以書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咈之誠堯廷舜陛極一時賡颺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淥字崑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愼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馘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日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

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寨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帀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遂便說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知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壯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二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閑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斷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閑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諸影響之物類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麢野犢難馴一見了人影便疑飛騰爲今之計只是身子纔起口不閒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覓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

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己中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捷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即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敬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動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起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列豎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既而寇薄郵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拳隨仲兄後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邨得全鼎革後大肆經史及諸儒書度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休寧汪先生 新安施先生璜附

先生諱佑字啓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闢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懼并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訌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覺陶徼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恭茹嘗斯倡復石橋嚴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恭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蔀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无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乃與汪正叔江衞道汪月巖胡魏叟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愼先汪括齋朱濟臣祁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晏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寧誨言嚴斥詭越統一聖真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虻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尙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繹註五力行六習六藝七育英才八務謙虛九防閒斷其嚴始進愼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宗尙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寧曹先生

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爲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即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爲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感焉或曰性即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爲心或

曰理卽心也夫理卽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爲心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爲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爲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爲披剃參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爲死血而心之爲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爲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有心外之性理哉其讖書曰文人無行動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何嘗忌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徼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所求以彰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言行之理行行言之實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恆是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卽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卽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卽無內也其爲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狂狷分眞僞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臥雲洞草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鎧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蓋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己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卽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眞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面易發赤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槪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覬榮感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顧庭逕烜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章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秖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脅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日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衞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處子吟曰東鄰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譊譊其嗔羣婁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

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人之憂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諂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審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尚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濟實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眞者也論象山外迹則皦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櫽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卽爲所惑不知會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神者也以爲我既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踞巔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閒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閒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辨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貴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貴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公薛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卽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樂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謂爲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閉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爲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滑言中庸滑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壑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睟然温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彊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洲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嘐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敝敝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閒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芥蔕於其閒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

朝昌明正學

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冠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專轄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曾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予承乏吳郡地衝事劇敝敝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晨者鼓篋舊業幾漑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二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備矣如以心焉偏爲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奮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繹演貫無敢有牴牾於其閒自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鋟梨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寖衰也故不憚申諭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閫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羈寓京江其嗣君東衍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既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砭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真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慚愧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寖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啟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寖衰師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詆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蓋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脈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膚淺受其沈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

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備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幾致死而皆獲邀
恩寬宥白衣供奉每
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祀不絕視古循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集卒謚恪勤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端尊朱子闢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真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厥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驚外爲襲義爲倚靠曝落爲黏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巖　杜濬　李嶠　劉黎光　周節　施虹玉

洪秋士　錢礎日　高節培　周鹿峯　汪文儀　李仁熟
俞春山　鄭肯厓　蕭介石　陳省齋　劉道尊　黃伯和
范彪西　梁艮夫　汪匪我　韓元少　張寄亭　周澹園
李托裕　劉　然　洪　名　劉西澗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菴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梏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餖飣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樂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竊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遯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閒從虞嘐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尚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取大學中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遯邀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曰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閒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曰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閒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閒者一

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illegible]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illegible]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

學案小識卷六

卷七目錄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恆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即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闇然爲已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懥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愼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必致愼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愼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愼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即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即性也故窮理即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曾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詁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眞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眞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眞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愼獨之功未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眞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眞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眞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

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偽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為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為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既知善當為惡當去而立意欲為善去惡卻不能為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為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為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為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為之際不能實踐則為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為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其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即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為教最為喫緊今以獨字為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為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共聞之地遂以為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為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為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即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為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為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既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為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即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尚有不正身尚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為生即具此理以為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為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為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為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即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偽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離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為性率之而為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為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為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卻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尚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即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真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即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即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即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為說除惡念去惡事即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

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愼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愼恐懼敬也愼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愼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淸明專一敬也愼思之明辨之卽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愼恐懼不作愼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愼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剌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若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卽是戒愼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愼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愼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愼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己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愼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愼恐懼卽是愼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愼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褻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愼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尚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愼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愼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愼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愼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卽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愼獨須有別故愼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

閒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即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交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慎獨內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行之一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轉移滇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
殊恩厚膺
隆眷卒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提綱挈領示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亙古此天理亙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醻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即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即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爾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溈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緼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緼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閒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閒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概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眞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閒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賾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紜紜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閒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

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辭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即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汩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汚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承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灝灝莫非天理之充周即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擾擾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洽成周之臣民禘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訏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荊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哀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翟戎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即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真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

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素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疑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纖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闡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竊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譏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

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闢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備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閒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雜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概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遂易簣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強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子自違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裒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閑必有會是故脩和之威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倚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緘賓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蔽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

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即器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誤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翱翔兩驂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睿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輿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絪緼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續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諳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躐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知覺汩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睎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做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警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奧旨從此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端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即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

見其人卽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臯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抉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回惑尚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既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吉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嘵嘵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

上書房總師傅者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孰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尚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懦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之以治

者況其未雨之綢繆乎獻使爲人君者懔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儉易數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獻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曰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寧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乂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蓍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偕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強弗燮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即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忒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彝倫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騭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

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怨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通蔽曰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己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己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臲卼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於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颷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歟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於學胡復樂其疏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槪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倜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倫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先生以此語載之李剛主墓誌並云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鏤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先生所著有禮記析疑周官集註春秋通論望谿集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尙書卒諡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黷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實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褒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陽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矣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

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竽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卽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賡颺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閨閣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誡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綦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衹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褕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憑弔之下欷歔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廡羣萃烈魂鐫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委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郡西有屈賈祠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既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訌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墄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囚以行至寧鄉宗師廟或言寧鄉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寧人有僧藏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予謚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圯僧棄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既廢而隳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闤闠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既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貲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禋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榱徘徊感慨因諗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巽懦忍恥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先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萇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

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即今日而尚有瞻拜祠下欷歔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既悉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既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為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為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攖慘酷而身歿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治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蘖案略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斆復殫心搜輯纂成賸稿八卷

學案小識卷七

卷八目錄

守道學案

孫鬆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菴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酉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菴先生
彭一菴先生　王櫰三先生

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邃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宮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擇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尚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欿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

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治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

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澐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嘗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概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眞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識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

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欲而實以欛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晏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卽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唫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閒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爲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愼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爲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愼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辯以未發爲太極爲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爲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卽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菴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驪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幹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爲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爲然謂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攫挈非所以爲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求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

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僅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別之爲三百又別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卽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懋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還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閶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卽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梁谿嚴先生

先生諱瑴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爲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旣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爲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嘉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爲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孳孳焉无首者爾不然首出庶物又胡爲稱也惟首則爲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爲恭己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爻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爻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旣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爲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爲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爲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致知則爲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訃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乎所以使遄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夬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咿而栗斯一爲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暱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遠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絲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絲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其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尚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

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郛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已爲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爲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夫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況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爲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啓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己而即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既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彧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牽爲因時大臣則荀彧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尚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以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弒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看成是人也乃真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尚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

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為仁孑孑以為義處淨狂誕以為禮智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為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為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為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著張嘯蘇天人篇後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杲夢夢不以屑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癉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為善為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為其毋乃為疽為癰為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啓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宜適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既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東湖南其明徵也所著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
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

呂樂閒先生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居平去妄念除閑思一言不敢欺一步不敢苟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朋友則信循循然醇儒也其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學有閑念即是不敬正念相發即是窮理又曰寢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此必有進益又曰不真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真知而行之如饑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又曰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為高小善自足又曰謹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此一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又曰林氏逋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荊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為處橫逆之善法又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又勉強為善勝於因循為惡又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又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寡言擇友可以無悔吝憂辱又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又曰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又曰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人必有以詔我矣又曰聖門為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之旨性道之奧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為學多是躐等欲不禪得乎又曰聖門高第顏曾為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又曰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敬有功予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義夾持又曰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即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又曰數刻之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又曰凡人做一事能全人不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為不誠無物又曰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又曰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之可求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又曰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偽不能

賁民之信又曰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方也又曰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醫先生工夫纖悉俱到於義理毫釐不差有如此者其去惰堂記曰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日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瘵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將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氣血瀉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繹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尚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狠羊同牧而莠禾並黐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私僞之萌頗少於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躓德不加進業不加脩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惰要在去惰而已矣惰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惰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惰於去僞故恆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惰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惰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二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瘵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強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惰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其醉醒語序曰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

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掊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即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覺心了不可得覺罪了不可得覺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覺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詞章句詁集注尤可駭嘆昔陽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掊擊特欲以伸己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所待於後者哉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傅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或者尋擊索瘢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即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思於其閒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閒宜若六經之言皆有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敢犯也夫人雖甚愚闇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据增文章之光悅故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故不敢乃考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訟之爲愚爲愎嗚呼六經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聖人何也況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吹吹焉不知止多見其嵬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是敬紫之類也其與法鏡

野書曰今之陽尊程朱者多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實實爲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間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淺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頹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今之爲王氏者得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足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先生與濰縣韓公復講學於程符山篤守程朱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不囿於俗學不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詭不激釋褐爲工部主政事有不可以去就爭卒以此退居山林著有困勉齋私記尙書讀記春秋一得西澗草堂古文詩集

宛平劉先生

先生諱芳喆字宣人歷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終厭之何也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己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愼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淸曰愼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淸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淸於中乎愼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淸爲眞淸愼爲眞愼勤爲眞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淸與不淸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眞庸矣其他如家書二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懇懇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菴本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鄗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荊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以然豈可以其小醇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

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既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二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安陽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酉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道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尙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礙否真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魏氏裔介謂天篤生之以振興斯道其有以數明季宗亘知家每本心而不本天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其宰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斂明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歌滿邑駸駸乎穎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真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聽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況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尙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聖人看成觀音文殊偏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怪其以天自信作爲圖紀播弄神識入於倘彷而不自覺也所著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巳問答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同講諸子

陳錫嘏　許用光　陳獻可　邵蓼三　陳乾庵　陳齊永
許汝龍　田士章　仇兆鼇　方又韓　羅西溪　李石庵
吳文楠　萬　言　張鳴皋　包承翰　朱　振　姜希轍
范光陽　楊雍建　張曾禧

安平陳先生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詆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閒偶有所見遂矜爲獨得以爲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書矜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

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爲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己法時不曉所謂魑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憂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爲大本又閒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爲用心太過思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可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以曉之乃知子晦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圓光明寂照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眞體蔣道林之寺中靜坐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室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爲獨得驚爲妙悟而不知拾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恍然悟其所見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幾殆乃象山之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淸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眞是一棒一喝手段其於慈湖則嘆其一日千里又曰楊敬仲不可說他是禪於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者則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知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爲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之間識取是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知仁勇之達德所以行達道惟聖人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而備萬善雖顏閔而不能幾此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曇之故智禪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或謂象山亦云本心之靜非有動靜語默之閒又云定之於動靜非有二是亦非專求之於靜也曰禪宗亦非專求之靜故謂行住坐臥都不放空運水搬柴無非是道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又作正邪論以闢靜坐之非象山之動靜皆定亦猶是也曰動亦定靜亦定非程子之說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釋氏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論象山只踐履他之說又曰釋氏只恍惚之閒見得此心性影子卻不曾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他所見的影子是其動靜之閒所見不同所養亦異不然釋氏何以棄人倫而遺物理象山何以詆格致而外見聞胡文敬又謂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爲異學無疑按程子遺書有云方外之士有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以釋氏所不爲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禪之淺焉者矣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知是而言致良知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豈非聖門最切至要之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不爾也其言曰天性之眞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失虛靈之運用非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小人者幾希矣故其言曰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只是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其全集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此任心之弊也先儒亦云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然非究竟法也蓋是心之知氣拘物蔽所發安能盡是大學之毋自欺亦在致知已後其於善惡見之已真故戒以毋欺非謂心生萬法也或曰陽明以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者非乎曰大學之序知至而後意誠知有不至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且欲之難去而理之難存也是以聖人先之以格物致知使其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如知烏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而又涵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則其臨事也又致其省察克治之功如是而人欲庶乎可去天理庶乎可存今陽明直以慎獨戒懼爲格物以刻刻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既無格物致知之功又無莊敬涵養之素無可擬議無可持循而但欲於發念之時憑虛蹈空恃此知覺之靈以去欲而存理不惟所謂天理者見之未必得其真卽所謂去焉存焉者亦急迫躁擾視其心如寇讎故其言曰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又曰持志如心痛蓋以強制其心如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且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以佛氏本來面目爲良知又以隨物而格爲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又欲人將貨色名利等心一切消滅只留心之本體便是寂然不動所謂不思惡也又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意卽好念頭亦著不得此子所謂不思善也是則隨物而格卽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不過存養本來面目其本體工夫只在不思善不思惡與聖人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燕越異向矣至禁遏其心苦其滅於東而又生於西也又欲於靜中追究搜好貨好色好名之根逐一克治眞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以致其徒有剜肉做瘡引犬上堂而逐之之疑而陽明反斥之爲自私自利不知己之爲此正程子所謂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其爲自私自利也大矣如是而曰致良知亦借聖言以文其奸以塗天下後世之耳目適足以汨其良知而已若夫訓格物之謬無善無惡之非廢學廢行之弊知行合一之妄見於整庵涇陽景逸及近時張武承所論著詳矣學者取而究心焉然後知其爲正學之榛蕪心法之螟賊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有不容假易焉耳先生本其實學卓爲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爲實政凡與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爲官民挽回風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千餘言情詞懇款仁義周匝於人心脾久而猶感其孫若疇所刊猶存集論治居其七八而學之本末益可見矣至所著易纂辨來易錯綜之非是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顚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其辨至爲明晰又著有河干問答制義醒心集內心齋詩稿

絳州陶先生

先生諱世徵字視菴與党冰壑李闇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卽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輿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然欲學孔子須先識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眞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讚揚形容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眞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乎哉謂此卽活孔子也可其喟唯篇自序曰聖門高第顏子而外卽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一聞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儕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眞傳者而取法焉則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喟唯合篇以爲希聖司南云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人之歸斯已爾吾夫子每提君子小人並論蓋欲人觀君子而思法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踵小人則嚮鬼趣生死聖凡轉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慎所趨也不然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汙下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日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比則暗昧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污墦間乞鬼也巧言令色何等嬿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人境也難事艱險蹤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天誅肆無忌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慝瞞鬼行險徼倖是癡愚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未必非提撕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隴字雲容號一庵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嘗語其子定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耄乎作志矩齋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

大全諸儒語類目嘗手注晝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窮理須臾不容少解尙何曠逸之敢耽馳騖之敢逞耶吾非敢謂學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晚爾及卒諸門人高第追慕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地私諡爲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爲之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人心者必先辭闢異端孔孟已有成法顧昔之異端在吾儒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諱其異今之新學必強飾爲同能不爲惑亂者有幾先生其吳會一人矣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林後杜戶潛心究竟斯事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耑主程朱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又爲學者錚于會之而不喜僞儒登揚號召習氣第因諸生執經問業從容指點傳沿流泝源手注孝經小學以授故士之游其門者大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即以友輔仁非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襲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壬戌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封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座旁皆粘四方名賢問答及侍講君京邸請業家書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比者亦登虎阜乎答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樂育後進爲己任從游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簡先生初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其簡今合二者以誄先生不亦追配往哲以風勵來玆乎哉定求字訪濂修撰歷官侍講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騰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涵濡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嘗以念臺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且無曉曉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頓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六經皆我註腳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鵝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又若是其甚乎尙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生生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深澤王先生

先生諱植字槐三有思乎長孺之戇而用以自檢故號曰戇思進士官知縣生平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於流品之不類者往往嚴界闌以待之積學既久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仕於粵廉直持平名大著未竟其用退而著書有四書參註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權衡一書韻學臆說道學淵源錄讀史綱要其崇德堂藁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心性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即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即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知性即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即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即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爲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即理也是即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爲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爲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即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

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爲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所爲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即以氣爲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即以心爲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爲心累者蓋心爲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即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即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爲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其道學淵源錄序曰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宄臣蠹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易名以僞學而禁之夫道莫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姧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各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蠱之以異學一途何啻自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眞儒雖不遇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即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蓋諸賢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黜揚雄世宗罷荀況十人又改祀鄭衆五人於其鄉而進陸九淵神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眞傳也朱是則陸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揚不得雜也學術雜即於道無與且以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況言性惡即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性之體此即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子原不識性更說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豈致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若但以氣節勳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勳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廁於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爲然否先生官粤時以強項吏稱蓋知其學者少也而先生固非無本矣

學案小識卷八

卷九目錄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童寒泉先生

向荊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謝退谷先生

戚仲蘭先生

錢南園先生

孟瓶庵先生

郭春山先生

李復齋先生

夏用九先生

[library seal stamp]

守道學案

寧化陰先生

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續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續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爲言然師以傳道爲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嘗情華膴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乂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貶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爲宗旨焉其大如是其小可知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旦暮可遇或數十百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閔卜言尚矣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尚矣而蔡黃眞魏何王金許許實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

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鄉黨長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衆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尚覺甚乎難之其承訛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樂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句轉相解釋朱子合而言之也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於此事亦無妨遽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紜主宰無定何能照察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各中其節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亦就道國之事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即戎之時其心戰戰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則盥時心一於盥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已非私欲所可言若主於好貨色即一定好貨色乃桀紂[illegible]驕之流放僻邪侈之事烏足以擬道國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即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學譬如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眞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顏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其所以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蓋博文即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即誠意正心脩身也[illegible]而上之格致即堯舜惟精誠正脩即謂惟一也由是觀之[illegible]異學顏子之所學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illegible]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illegible]二氏以扞外物爲格物致良知爲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爲支離[illegible]所謂學於古訓詢於蒭蕘多識前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illegible]以學文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爲贅言矣[illegible]未入異端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爲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illegible]聖賢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爲依託朱子則詆陸王[illegible]則詆朱子及[illegible]既馳富貴既得棄其所依託如士龍[illegible]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所學也卒後門人[illegible]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先生諱秉綬進士歷官揚州太守[illegible]學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以下之[illegible]在慎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illegible]窮理以致其中和焉方其靜也事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illegible]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理莫不畢備則爲有以致其中矣及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

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
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則爲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
可幾也必常戒懼愼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
研乎經史子集疑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愼思明
辨而無纖芥之淆克己力行而無毫毛之僞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
力之方則子朱子荅林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
訓卒爲君子儒爲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昆明錢先生

先生諱灃字東注號南園由翰林轉御史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
復授御史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
有一介之苟輒屛之以爲非先生謹守其教曰古人立品從愼獨中
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雖破萬卷徒
以取罪聖賢而已生平正直之學端本於此是以居心至實植身至
峻執事至敬與人至忠而兩入諫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且言無不
實皆關
國家大紀綱大法度於甘肅冒賑參畢沅之瞻徇迴護山東虧空參
國泰之廢弛貪婪均得
旨查辦奪級治罪有差後因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
事不在一處先生疏請復軍機處舊規曰臣伏覩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廣以集思廣益
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即各司咨事畫稿亦得有
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
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尚書董誥同之尚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素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
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浹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萌然行之萬世而
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
不應驟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
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
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絓已
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畢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辨色之先遽
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
事亦屬過褻敢請
勑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
雅共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並請
勑飭改正謹奏由是有稽查軍機之
命先生督學湖南六年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載如一日雖非身受
拔植而彼稱此頌不解其何以然蓋愛人之誠愈久愈見是以沒世
不忘也其續刻湖南試牘序曰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即漸退
謂止於斯而遂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
參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者有稟受
獨正至千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則日見增高繼長遠量
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
大抵然也惟松柏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
但不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金石膏液之淪注精
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人世不一惟不止之
效也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
文根極一理厭服衆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擿瑕發垢俾
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
生爲既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
眞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

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蚑蟜而後蝎蚓深爲
諸生病尤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菢之力負
聖主委任縻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
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技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砥礪曰邁月征歲試且又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爲可止耳夫古人不作久矣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烱烱與元精相貫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鞭心策力之時所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螻蟻穴乎其中斧斤尋乎其外雖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辜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再裒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柏者耶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耶噫嘻惟日望之久矣是就試牘言之而學問之功夫又豈有異乎先生教人之意何其深歟先生筆法高勁直逼平原興酣每有萬里騰雲之思畫馬以贈所知流落人間至今重之如圭璧云

連城童先生

先生諱能靈字龍儔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晰惟恐不明體認惟恐不實亦可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曰性曰仁曰情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卽理謂性固是理卽須看得理之在人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囫圇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後合攏看愛字中如何見得有理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爲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卽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謂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端之云者其爲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工夫一字不肯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辨難答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此要皆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其言平正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若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己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復如此然此一處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答清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爲理無盡時故天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薛文清公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器除則光在光此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但可見理之不雜乎氣處而不可向生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爲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卽此理亦不足爲萬物之根柢矣羅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爲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顏子至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俱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之間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

道理又曰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即至一息之間也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明矣蓋豎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此人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人則又得其清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極其理之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就橫看之豎而具足者便當就豎看之以其分之不同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具然自生至死其間流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矣大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而復從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覺未開而生意醇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強剛毅無事不可爲到四十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斂退藏而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十以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成而意思又覺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常人也氣之自少而壯而強而老死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亨爲利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則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德中獨稟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易範大略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不可及者矣

閩縣孟先生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四川學政敦篤彝倫愛惜名檢謹言慎行戒欺求慊幼而好學五十以後日求寡過以進於道嘉慶年間修儒林傳其門人上史館書曰先生之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異於章句小師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又曰自甲午哀痛之後覺萬境皆空自戊戌病困之後覺萬緣皆澹今思之空空澹澹如何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過努力爲善乃得[illegible]論楊龜山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illegible]陳君舉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讚之曰安曰定靜毋感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止也論明學曰明講學家宗旨最多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李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齋[illegible]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脩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庵[illegible]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話頭[illegible]不同略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徒[illegible]聖學亦王氏之極流弊也論湛甘泉曰甘泉講學當時以爲儒宗文章眉壽然觀其晚年序嚴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鈐山之文矣以八十歲老尚書獻媚同年宰輔至於此極哉余讀嘉靖十一年馮子仁恩上疏備指大臣邪正中言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則知當時已不免人訾議矣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言學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其殆於辨學不苟阿如此居喪時採士喪禮戴記荀子及司馬溫公程子朱子說正閩俗喪葬之失爲喪禮輯略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輯自唐以來言葬爲誠是錄一卷輯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採先儒格言比類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以資俱誨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誡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文詩集若干卷卒後學者祀之

山陰向先生

先生諱璿字荊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爲君子去此不將爲禽獸乎遂毅然取爲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薛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默一以程朱爲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爲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爲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臣

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爲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爲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強傚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爲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爲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遙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不亦謬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箇性便在心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即天理也不可道心即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別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爲故須在心上用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即非窮理因務外而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底我之一身即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知至於仁則皆泛然置之而不求由其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人昏昏懵懵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言矣夫子爲人之意何等緊切其奈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即是性言義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即氣以爲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求性矣又曰以理爲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爲即理者正亦昧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

心便滿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爲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爲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竪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或悠忽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弟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工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工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工夫又曰胡敬齋謂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爲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卻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爲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爲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工夫皆吾當爲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存心卻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爲性者蓋指爲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即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卻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卻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騖飛揚鹵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曰向嘗謂性即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罵人

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卻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己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實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這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惟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可玩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惑後人卻須一爲删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但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做得草木卻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做得禽獸卻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亦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既曰自暴自棄則不可謂才之有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諉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己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己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己所以天下無學術仕者通病只是不知真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曾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卒年五十

商邱郭先生

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論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自立惟履平尚實之爲貴而所遺不與焉駭異之行矯激之爲非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非實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孝廉名科孝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局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膂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功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寧謐百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純厚質慤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軔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表儀鄉閭盡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魏科膴仕升沉顯晦各隨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

見於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乎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富庶邊境寧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悉擧士而籍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而生矣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懈庶幾蹈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希憲爲元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衆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離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轍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醵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與也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真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于索酒食違律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邇

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徵君父子會穎川不過一聚之頃耳而遂爲穎之山川添勝迹於後代今吾同人亦旣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己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膈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嬌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強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蠹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敝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惟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遺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審之以日省深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閒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雷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懍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

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曰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下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概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輿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寧州劉先生

先生諱大紳號寄庵山東循吏也善詩能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故其言行焯焯有非人之所能及者其宰曹縣告諸生曰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既熾惟以記誦詞章爲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獧捷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致用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其上伯制軍謝書院山長書曰朱子言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閒清曠之地而不可得今五華書院萃三迤之士人延師課訓之游其中者爲學來乎爲科舉來乎其與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是亦惟即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己之分本末兼該內外交修以是見用於世與徒事帖括者相去霄壤也其與袁蘇亭書曰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環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稭三百萬紳以方收斂甕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徑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奇揚言不足數即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脩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已草創此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斂鍰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聞者

廷寄來滇送部引

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暫攝兩月爲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升署同知固閑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值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毋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則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愧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囑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於紳或以紳行事

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即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觀此知先生之學之治直追古人詩文餘事而已沒後崇祀新城名宦祠

昆陽李先生

先生諱文耕字心田號復齋進士歷官按察使生平以從義集義精義爲學服膺陸稼書張楊園兩先生嘗謂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尚志此士人律令法度也由居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勘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實按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不屑簞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夷然真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是傾身入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已也苟無此段刻苦嚴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又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即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之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疢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正復不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又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工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靜動皆油油在心目間如知萬物之皆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物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淆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既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罕見其理未應之前埽空心性而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又謂中庸立大本行達道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聖人分上事若初學用功只是專心一志精義徙義集義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至於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謂之立大本可也取之左右逢源謂之行達道亦可也又謂孟子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驗人性之仁義禮智然不過明其固有而非外鑠至擴充以盡其才仍有待於學問苟或徒恃良知之固有而不博之於經史精之於學問思辨不惟億度之見端緒雖真疑似之端岐出易惑且以一己之識見爲一己之範圍雖所見極大恐仍不免於坐井而觀也總之學問之道必折衷於聖人今於孔子好古敏求博文約禮之訓之外另標宗旨別立門戶得不謂之異端乎至於知行並進如目視足履是兩事而非兩候即顏子循循博約之教絲毫不敢躐等然未嘗限定幾日博文幾日約禮必俟聰明之盡然後講求踐履也蓋隨博隨約即知即行面前便是路頭隨時不煩等待若知而不行直將聖賢緊要言語當一場閑話說過雖辯論之極其精引證之極其博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乎以上二弊一則知不求真一則行不求實學問之大害也去此二害學路乃正又謂異端之害汩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覯也至近日功利之害逼天塞地滲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沉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心鑄成世界一舉足而不忘利一出言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孑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賄秣以利灌溉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譏誚之阻撓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當此時苟欲正人心變風俗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本心知有廉恥若在下之君子則惟自完其貞獨立不懼謝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於觀感興起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絀分也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嗜好迥殊矣自恆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迥殊矣乃至苟賤卑汚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而其後遂淪胥而靡所底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其訓諸孫曰自來詮道字者莫如子朱子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數語精切周詳確當不易今人爲學其止知作文應舉者卑陋固不足道間有求向上功夫者又以道爲元虛高妙之一物而懸揣臆度求之至當前日用事物則以爲粗迹而不屑意即有告以道在日用事物者亦復觀望游移不肯踏實向前是以徒有求道之名終無行道之實也不知道率於性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吾心者即此萬事萬物之理其大者子臣弟友範圍於當前而不可尺寸踰其切者貌言視聽附麗於當躬而不可須臾離其一切酬酢事物之理胥根天命之性而來其分之而一事一物各有至當恰好之處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合之而萬事萬物皆

有至當恰好之處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道之範乎人者至切至密如此而今乃縣揣臆度覩望游移曰吾將以求道則是大道別有所在而當前之子臣弟友可姑任其不孝不敬不序不信而無礙也當躬之貌言視聽可姑任其不恭不從不聰不明而無傷也遼宇宙間安得有此道理不屬鬼神不察之地可以容吾之任情肆志而自如者其亦不思之甚也矣若夫真心求道者則不然道端於趨向今日志道卽是今日用功道凝於誠篤今日任道卽是今日著力當前之所接者卽當講求得其理而後動也當前之所應者卽當精察順於理而後安也一念悠忽卽是坐聽其道之離一事縱弛卽屬顯判於道之外顏子得四勿之訓而曰請事斯語仲弓得敬恕之傳而曰請事斯語夫豈有所觀望等待者哉總之道在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朱子之訓甚明學者親切體之當自知其所用力而縣揣臆度觀望游移者可以廢然返矣觀此則知先生之心思嚴謹體驗精詳事事鞭辟近裏步步踐履著實是以出其所學事君則忠臨民則惠其宰鄒平冠縣清訟息爭除姦戢暴而尤盡心於教化民初呼為李教官後呼為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為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恫瘝在抱之心必不能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明旦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於官箴其為臬司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而察吏安民見於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誠至仁至周至悉發於心而根於性也先生於世道澆漓人心沉溺之際而壁立萬仞超出羣流一言一動屹若泰山萬事萬理渾然太極規模氣象有令人想像於不容已者矣著有喜聞過齋全集歿後崇祀鄉賢山左舉名宦

侯官謝先生

先生諱金鑾字退谷舉人官教諭忠信篤敬身體力行平時教人以四子書為綱五經為輔而力除空虛自守偏執冥行之弊其復鄭六亭書曰夏間接誦來函備承教益中秋復接手教謙沖之懷溢於言表甚矣閣下之篤志於學也僕早歲蹉跎中年潦倒世事鹿鹿因循無所成就方未冠時卽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語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胸合遂壹志於是如所謂言誠言敬言主靜言慎獨存養求放心者以為大本在是也而竭力求之實則於古今事變日用常存之道一無所窺徒用力於虛空之中而不自知其躐等以至顛倒瞶亂竟成心疾如是者凡十六七年終不受其實益年三十一無可如何始寬心讀書涉獵於詩書易周官禮記更數年乃大悟前此之非計其初自少年來居學齋與童子均其功課每日一本四書未嘗間斷至參以經籍久之覺有實效日用行持間自省得於四書者為多蓋學者不志於聖賢則已苟志於聖賢未有能脫四書者論語一部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四書中尤為切實計吾夫子生平之所以教人者一曰忠信一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為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夫子之所教者如此而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之士詎不尤重歟僕之所敬慕閣下賦質忠信殊絕於人也玆誦來札幾有必察邇言沛然若決江河之意是閣下於學問已得其大要也斯道之望將有屬矣夫學以六經為大端孔子之所謂文也學者以四子書為綱以六經為輔力講求焉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以之治人有術是之謂經術為其可施於實用而非訓詁鈔錄者比也此孔子所謂博學於文也國家太平日久士子力學者多康熙間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學吾閩如李厚庵蔡梁村雷翠庭其著者也要其所執持以示後生者亦一時風氣之所趨耳然其時忠信篤學者已有如胡東樵其人乾隆間經學大盛顧其間分際亦自不同如顧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其所求者皆有濟於實用非明於古闇於今徒事章句訓解已也此數子者博通注疏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脩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後有作者則不然喜搜求古書以為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為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下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抄襲舊說為尊古以論辨折衷為武斷學雖博以語脩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此第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則可謂經術也已僕於古經誠無所窺然苟得餘年則將卒業於四氏之書焉故凡僕之言經學當時之所棄也所以然者欲不謬於力行忠信之旨已矣閣下抱忠信之質有志於力行而以倫常為急務夫急力行重倫常二者皆忠信之事也然而求諸孔子教人之旨則所尤重者學而所尤先者文蓋聖賢之學一倫常盡之閣下前書之言是也然倫常之理至切至近至平至易而卽至賾至隱至繁至艱不可以一時淺易之說概諸古今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概諸天下古今千簡萬牘聖賢千言萬語不能盡其情者凡此力行之事卽凡此倫常之事也故以倫常之故而有力行以力行之故而有學問博學於文者所以致其知以為力行者也夫

知者明於目也行者健於足也未有目無見而足能行者自古言學亦未有以行先於知者一部大學功夫致知格物已居其大半誠意爲生死關頭然意之不誠咎在知之未致其門逕昭然矣然其道至廣而博故貴實而不貴浮貴切而不貴泛僕語

本朝經術必以顧胡任方四子爲先者意在斯已大約士凡不喜讀書不事講求而空言力行空言倫紀空言心性與夫存誠愼獨主靜存養者不墮於空虛自守則必偏執冥行語此失彼有體無用否則泛枝濫葉揚粃簸糠或者等身著作鉛槧四馳或者寸解芟芟孤燈自守凡玆所事雖一生辛勤皆不足以入聖人之道何以驗之觀於其行則弗信試之實用則茫然也吾輩向學已晚讀書已遲僕所願與閣下共謀讀書之法者意在以四子書爲宗不以四子書爲作文之具而以爲倫常日用所資切實以求則廣之自通六經約之無非實行稱此以往則近之可爲文行兼修之儒漸而積之必有體用合一之日此聖賢之正軌也若曰吾但以實行倫常爲要經學文學皆不足恃則所謂倫常日用者別有簡易之一途而六經不必存也豈理也哉與閣下交已十餘年中間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復未有一日之暇從容論學者玆以來書語及故陳其崖略唯高明有以教之其再復鄭六亭書曰異者僕以來教有經術之言謬爲論說而獨有取於顧胡任方四家者蓋以四子之於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抄錄者也然讀書之法又有當言者古來書惟易詩書爲孔子所手定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數者爲極純粹耳自後諸儒著述則不能無偏弊之處卜子夏左邱明親受業於孔子其言尙有疵謬況其下者乎任荊溪之學易也苦志力求至於血氣散亂神思喪失昏不知人七日乃蘇此足見其由探索而有獲而少脫然自得之趣者也又此公生平讀書必欲融會衆家無所遺棄故洗心首卷圖說太繁而五十學易之解不無牽強此其所偏也若其卦爻註說獨能徵求象數使學者知聖人之立言字字有所根据而窮極事變無一不切於倫常日用此其所以爲難也昔程傳以理訓易朱子歸諸卜筮其旨尤該然易之爲書原本象數者也善說易者必當不離於象數惜乎古書論亡難於引据任氏所徵皆不失其正大足爲本義之助故僕謂學易者必有取乎此也讀洗心者於其首卷圖說且姑置之必言圖說則又當讀胡東樵易圖明辨勝於任氏多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取羣儒之著述各有篇段任氏以朱子有大學章句遂取禮記而實易編次之甚至郊特牲一篇全逸題名散附於他段責以變亂古經之咎復何辭焉但任氏之意實師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爲成書彙分類帙使脩己力行之君子易於貫通焉至其解義則穿穴注疏自悟指歸上契前聖之心源所謂天理爛熟者豈依門傍戶者所可比哉學者觀其梳剔之明而得其會通之妙則亂絲之治條理井然還考原文昭然自在豈以任氏而棄古本哉春秋所以正倫常也左氏記其事實其功大矣至其義例則三傳皆私己見胡氏又從而強辨之數千年來夫子本經不明於世至今日而意理始可求也顧氏之功豈少哉胡東樵禹貢與梅定九天文並稱絕學今與顧氏地理表合而讀之中原扼要形勢了然於胸豈非致用之一大端與方望溪之釋周官輒謂王莽劉歆有所增竄疑其所可疑而悟其所難悟微靈臯孰能之四君子之讀經皆聖人致知格物之法大有功於倫常者也夫讀書之益人也如五穀三牲之致其養焉然五穀有芒殼而三牲有皮毛善食者飽焉而氣體以充精力以富芒殼皮毛不知其所以棄也任氏周易之病僅在圖說序言今揭其所短而攻之而棄其所長是猶見皮毛而惡三牲指芒殼而嘗五穀也要之近世君子多言經學其能讀四君子之書者少矣閣下以忠信爲本以倫常日用爲重能不致力於是哉前書繁蕪而意有未盡故復陳之其作退谷自警文曰退谷嘗讀易之繫辭矣其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異哉以聖人之德如彼而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夫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故康節先生稱老子得易之體張子房得易之用雖其言之駁而其旨可思矣要惟上達之事小子未之敢測則且痛自刻責書以自警也曰天下之理進常不足而退常有餘故進而見者不如退而藏進而言者不如退而默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汝能見人之善胡不退而自脩汝能見人之惡胡不退而自省汝有誨人之言不如退而自誨汝有責人之事不如退而自責愛人不親汝則退而反其所愛治人不治汝則退而反其所治忿懥未可任汝盡退以平其氣是非未可定汝易退以思其詳汝行既疏惟退可以寡悔汝言既易惟退可以寡尤汝自見其長盡退而察焉曰其實有之耶其益求所進也汝自悔其罪盡退而念焉曰其勿忘矣其奚以再蹈也吁嗟乎喜好歡忻惟退則見其所弊功名富貴惟退則見其無聊實有所歸汝速退以自量道莫吾知汝姑退以自娛且夫虛而能容者莫若谷深而難測者谷也響而斯應者谷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賢之所處乎先生之學處處鞭辟近

裏而出謀發慮動微機宜仁全義備墜者使之復完墜者使之復振職雖司鐸而地方有事當道倚之發舍賴之即衆庶亦未嘗不感而服從之德感道通所謂動人以誠制事以義者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蛤仔難紀略臬潭治法及文集

河內夏先生

先生諱錫疇字用九號西墅逸民與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襲口吻不蹈空虛嘗爲胥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賾探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大學一頭這箇到徹底處下面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如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隳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一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各狀亦是做過工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慎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終格物即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真是忒煞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詮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是原本未必盡合正己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破學者二三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之醒矣學者皓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頑然無所稍寤焉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閒放語凡四書之所錄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拖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工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到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工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尊德性節指示最爲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注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門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道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只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真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真愧悔恕不得些子有此真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誤一世了事又曰子絕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瞞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繫累若顏子克己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己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現安置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慎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此務其得於己也小人緣飾行誼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慝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徽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遇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僞則多沮行僞則多敗吾人言行之

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己而欺人也
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爲鬼爲蜮以此爲獸爲禽以此
又學者只因誠意一關難透故包羞忍耻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
每誦其語未嘗不懍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
宜揩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爲對症之藥又曰醉古堂
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
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爲行僞語僞意去盡纔成眞君子僞不必外
面假託褻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僞又曰人與天地一也只爲有
己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書只一
心在書上卽此便是敬便是存心工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
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
此由許多閒意爲祟須是剛刀殺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曰萬起
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
省若爲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汩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
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邃於易䌷覽一室額以邵
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強學錄日省格
所輯有強識錄課子隨筆強恕堂家範自警編邵窩偶存邵窩筆錄
邵窩私鈔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四書爲學指南所評
定有律曆星紀地理圖誌儀禮圖誌左傳史漢通鑑綱目諸書

錢塘戚先生

先生諱人鏡字仲闇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四歲失怙儼
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爲低昂而和順積中孝愛
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
聖相承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邪正之辨天
命人心繫屬之故而於有明三百年尤諄諄致意予奪昭然
皇上敬承
心法典學高深
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首所以寓與
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茲者固燦如日星矣迺
聖心乾惕猶懷殷鑒不遠之思
特命館臣倣宋范祖禹唐鑑一書纂輯明鑒二十四卷以備
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
睿裁臣恭誦之下仕復尋繹凜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睽否
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滁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業尊禮
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
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
以後仁宣繼治方底乂安孝宗清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
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
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
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
將有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
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
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衆也聰明正直之資亦
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柄當時人主絕不悟其用人之失
蓋邪巧之伺主也竊竊則罔識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
贛戇固難容況有宵小爲之潛煽其毒而驅之乎驅之不已則且摧
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
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佞壬以佚遊導
矣嘉靖好齋醮則閣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賨稅興
矣外此土木甲兵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
權寵於不及覺至莊烈手翦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
時事孔亟猜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
而溫體仁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
直之士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
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閒而入者也大學言
好惡公私之別始於慎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兢兢於用
人之得失歷觀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
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秕無不掃除而更張之
皇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
聖學日深則
治功日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
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當與否伏乞
訓示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其然而陋則
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
讀書者豈眞有爲聖賢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眞有窮經

致用守己治人之學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過趨時尚釣弋科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衿以奔走餬口耳最其下者逐蠅頭之微罔顧廉恥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差等所別者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即無良其仰事俯育資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也艱其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其所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盈者甚寬然而沾沾然爲利之心則固與之未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嗇之境守之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入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竊謂方今之士不矜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真所謂不教而誅者也滇中風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魯則少修飾之文鏡竊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不若城市之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真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爲力千百之中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無厭棄之心示之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案臨相接時不憚反覆開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擬其文辭誘掖其學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略示勸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即能興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況獻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弟前舉

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鄙夷不屑之語惟鎮遠太守迎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弟才鈍又爲時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真流露必能動人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而陷於非情親則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而教誨之言亦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辱承下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爲對不識仁兄以爲何如先生成己成人之學亦可以概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僅數月而士人思之生平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書涵養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圭角而見之者起敬起畏雖頑必順雖傲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識與不識皆稱爲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徒令人想像而已也

學案小識卷九

卷十目錄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賁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靑牧先生

張尙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畫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俯庵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中叔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海鷗先生　吳輿儼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耆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晉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待訪錄一 時搜求未得其著述則於別集之所論及者隨詳隨略錄以待訪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撝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礪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沿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聞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礱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應書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麯蘖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閎覽博物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瞻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藹然穆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陋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歎式廬欲有所贈堅辭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寧知縣許酉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與林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寶山進士歷官侍讀學士建言鐫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皐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寶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謂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寶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教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寶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寶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蓋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今師賞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寶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

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古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此講越深窮又探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以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行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精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惺字亦可該難說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賓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道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縱橫家器小為霸術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皆由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賓山謂夫子之道一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祁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為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illegible]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啓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偶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為己任於城隈闢地為齋曰潛室講學[illegible]肥遯[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覆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為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為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嘗[illegible]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吾師不可為子不可為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諡為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寢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為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往來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為之撰譜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遺書比得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為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并求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即當專人奉歸定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為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聞[illegible]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illegible]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湯潛庵公見而驚嘆賜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書[illegible]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為之跋其為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為先生無是也斯其為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曰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為聖賢之學體知體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書深痛舉業之蠱人人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illegible]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為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為人者歟

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為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為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為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為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為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為可娛以勢利為可慕以辭章為可誇以虛無寂滅為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為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為之傳曰先生名潛字尚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即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為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即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瘥後遭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傳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寧集十卷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為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為為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為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為主時寧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槪名先生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盛讚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為難得失成敗決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遠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洊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毅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辟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陵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為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菫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周好生先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為困而學非難知困為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為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荊棘困莫甚焉然皆自以為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

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蓋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舉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知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一有發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於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於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是以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須臾離之而可得耶張子著之以爲訓當與好學之士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剴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訂交於汀有周丈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即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爲一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懇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破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以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辭文清然辭曹二先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有黃梨洲北有孫夏峯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峯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爲守其師說先生之任與辨之舊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尚湖而北合於節先生則與當湖相與剴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轍也夫

張玉甲先生 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竊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贄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洵任之始又蒙不鄙遠寄台翰重以尊刻曷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眞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繁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齋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齋政略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竊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釐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爲令郎一助乎使中濟布銃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郅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眞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秩祀之而越在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論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過也然非眞知灼見篤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宦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任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聲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歧塗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續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鮮以從入如鬬雞走狗大博蹴踘以及師巫謿咒淫祠邪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泣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曉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辟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二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溯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眞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郭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閫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隆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咸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菴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

原书缺页

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逕外顧善爲詩端愍公宦遊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僮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緡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二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距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喪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壻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堯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堯盟既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瑑冢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堯盟乃跰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堯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京邸而余之識堯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而願結交轔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某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堯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首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褒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褒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褒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堯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漸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堯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堯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猶扳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堯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競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擬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歉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較近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援殷伯巖於寇難招韓苑洛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吝之念衆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匹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諸兩弟歸及堂檻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聽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荊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illegible]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跡風塵蟬脫物表彈琴詠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illegible]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以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堯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俞存齋先生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義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輒附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

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幷塵台鑒統希垂照

溧陽潘先生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諸生幼與父母避亂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徽寧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鼓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爲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槀葬惠應寺側遺書鐵爐集五卷

睢州田先生

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簣山著有逸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夙儒爲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探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

黃岡曹先生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聖聽修德勤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數對周詳君德旣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詔嘉納侍講擢辯論經義奉敕同傅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眞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愼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爲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聞中志學者於陸威一威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錢塘沈先生

先生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

國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旣乃沉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顧陸先生在臺垣僅一歲罷歸再召已不及待公由銓司驟擢卿貳陟總憲年未及耆而捐賓客嗚呼使公永其年所建樹詎止是哉公在朝與吾師蔡文勤公投契最深間以事至海淀則宿文勤公所鈙因得厠坐隅聆緒論或聯床講析過夜分竊幸所得於公者實多公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岐塗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公嘗出所纂陸子遺書屬鈙校訂蓋總平湖陸先生諸書會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旣又得讀論語隅見錄其他著述祕而未宣今與令嗣君同官於朝乃得盡讀公之詩文劄記其研理窮事根心而出平正切實與平湖陸先生如出一轍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如公之持躬覺世卓然爲一代醇儒視夫惝怳於空寂馳騁於功利炫鶩於詞章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哉鈙不自揣敢識一言於簡端與天下用心正學者質焉又陸子遺書序曰平湖陸子學子朱子之學能眞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旣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衛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卽全覩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

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沉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為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詒後之學者厥後是書梓行與否無可考而沈先生之天鑒堂集亦不可得姑錄其重刻陸宣公奏議序曰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後儒於是有補不知忠孝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宣公奏議一書真可謂之忠經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粲然類皆雜於功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公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己散財絕賄貯粟定稅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君之學焉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姦蠹一書直言不諱九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尚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盛哉假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恢宏至理展布經綸雖接踵皋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治穎川建社學於北城鐫書之暇與項子性存朱子之遜稍為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自十五入太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即令讀奏議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皋夔稷契本領即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乎習俗之橫流滌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

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為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既竣遂書此語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為真儒用之則為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李衡庵先生

翠庭雷先生為墓誌銘曰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君既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間知君者莫不稱為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毅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傳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既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鶩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為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為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餼諸生年四十五始中康熙庚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父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為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易彈琴饔飧或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相激切偶雜他賓君即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戶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開士衛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七祖諱炯朗歲貢生父諱夢莫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孫男二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以君而比衆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慨其風節墨卿伊先生曰衛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為君諸生境極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應舉饋贐固辭不受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即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粲而回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年已七十矣輒與一齋為忘年友云

朱梅崖先生

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余之知梅崖自其為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為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渟古沖淡之氣余心異之已而知其出自梅崖越數年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既而改為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其貌加豐容加睟益和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利之見兄弟朋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兄弟

友朋唱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遂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寧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所謂淳古沖澹者嘗之久而彌篤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旣其深也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固莽言之如此

任東澗先生

理堂韓先生表其墓曰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頹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己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辯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衞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旣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覯吾其可一試於是應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謩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體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邦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封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縣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栻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早卒棫女四人廩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壻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構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輿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嘗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記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唫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蠹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既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又序其小泉筆記曰余讀三魚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自羅整庵陳清瀾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爲功令習之者以爲遇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既不能充其所學底於光大又竊聞闢陸王者之緒論欲以空言相枝梧爲陸王者非有所假託以求於世其人類皆高明雄辯之士積其實力以與習功令者角故其勢往往而勝有明中葉以至於今其風未息原其得失出入糾紛非一說所能窮亦末流相激之勢然也然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棄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闇修不炫於時著爲小泉筆記一書其大旨與平湖不約而同實皆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

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闢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愈字紫超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即知向學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饘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嘗與東林講會歙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江佑吳愼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樞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入國朝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易晚爲易稿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寧都彭先生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晢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寧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剿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恥躬堂集皆易堂講學之人也

鄠縣王先生

先生諱心敬字爾緝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蓍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者不知此經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郿縣馮先生

先生諱雲程字海鷗別號峪泉子七歲而孤感憤自立嘗謂平生有友五人本邑則雪木李子二曲則名世趙子鄠邑則爾緝王子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茂林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李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盩厔惠含貞先生思誠武進陸儁公先生鄉鶴李先生皆爲之傳稱其學行云

武進吳先生

先生諱光字與嚴號野翁著有弄丸瞼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粕十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秦安蔡先生

先生諱啓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闖甲申之變絕意仕進閉戶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啓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同州馬先生

先生諱嗣煜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攻城城破死之二曲李先生謂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

華州白先生

先生諱奐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公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等以道誼相切礪黨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庵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黨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周先生潛圜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黨諸先生同爲一時學道之士

武功張先生

先生諱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周程諸先正書言動以之後遂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云

陸翼王先生

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眞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清瀾學蔀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王石隱先生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蕭文超先生

先生諱企昭漢陽人篤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魯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闇修齋稿一卷

彭古愚先生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僞命卒得不汚賊平歷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清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秦定叟先生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譚東白先生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二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並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學案小識卷十

卷十一目錄

待訪錄

沈　先生　劉　先生
戚寒溪先生　江藥圃先生
淩滄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覲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燬圃先生　李申耆先生

待訪錄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昀受學於蕺山先生而以程朱爲宗主敬立誠端本續學濬齋應先生其切劘友也生平淸苦自甘嘗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既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爲殮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曰子篤行可也

山陰劉先生

先生諱汋蕺山先生之子也蕺山先生死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廕以官先生皆辭之既葬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病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太倉盛先生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即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閒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二年厥後予罹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樂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息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祕欵欵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橫經論難或即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闢確庵精敏樂園懸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曰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祕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即互相糾虔以爲學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閒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窮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箱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樂園長君與余兒子皆親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況師門正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閒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樂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桴亭之爲書者若彼而樂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謂身心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祕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桴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即予與樂園之共輯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子等之子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尚知桴亭之心及予與樂園之心哉

太倉江先生

先生諱士韶字虞九號樂園其譔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聖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玄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害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是書無閒寒暑無閒窮達無閒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

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詆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烏程淩先生

先生諱克貞字渝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眞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與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散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特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闒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悉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靑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爲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二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園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岐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顚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

千載沒齒無悔而已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雖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旣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己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闇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聞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造賴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徵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躕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闢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容此正弢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尙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略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緣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事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尙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膏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蠹之居諸忞無已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微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不可以生幷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聾瞽者之匍匐濤擊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旣阻於力屢欲肇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覩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武原何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譔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諸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愼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贅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誡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岵瞻先生

先生諱嘉玲字佩葱岵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湊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湊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鉤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騖虛聲而卒流爲勢利之門於是以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湊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閉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覿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慨斷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却贄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寧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彀率朱子不因金谿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說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遘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即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既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脢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與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既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沉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即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寧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蓧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之其所造寧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拒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幼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己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實也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既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於舉業之卑污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情慢

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斯悔於前而屏蹟邇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耆數將安施也願以行負神明親不遠養今默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敬晉於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懷丹悅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屏闇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既不獲贖散夫諸子執箕膺搆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於後每一念至默不自知其涕泗之横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吷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贖得聽傳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默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默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濮川陳先生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蹭蹬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爲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旦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闇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儷儒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葱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乎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劄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捃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簀已十年弱冠謁敬庵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沖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敦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勗勗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海昌祝先生

先生諱洤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譸張人心感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過彌覈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覯況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默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

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爲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饜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能自已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詮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彙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詮纂不自撰以爲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中牟冉先生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過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新城王先生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尚義當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

清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孑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上官力爲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遂從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既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略以志嚮往云北學編云

襄城李先生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知向學初授書即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邑前輩傅夔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胸中經術他日必爲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即工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峯徵君與盩厔李二曲以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竇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真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皆斷港絕流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蟬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峯徵君與耿敏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旣仕得廣東之連山瑤烟蛋雨獞猺雜居先是排猺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勦始就撫距公治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猺雖

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曰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曰進邑人訓教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少司馬李先生復少司寇王企靖交章以真正實學可資大用保薦奉旨徵召先生力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愼獨做起著衾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榕門以先生與孫夏峯湯潛庵張敬庵耿逸庵冉蟫庵竇靜庵張起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十四年栗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旨以理學真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李晉濂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禎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鎖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飮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術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博野尹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擢荊州荊石首縣饑衆萬餘洶洶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

上閔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明道伊川康節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

國朝湯文正潛庵張濬恪孝先耿嵩陽逸庵尤爲後起卓卓先生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者立五社擇好脩貞士爲之長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羨不率者而勸懲之逾年教大行仿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勖農墻民紓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漫閑歸水上章自劾因採宋富鄭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次第請行皆報可是年不知有災內遷御史中丞甫數月以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先生自早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未嘗一日去太夫人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

夫人有不合或爲輟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賢羣聞士大夫上達
天子御製詩章扁聯即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既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共學社招生徒相與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義倉義學溉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力行徒尚空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盡喪諸禮服闋之歲
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既即任
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敦厲小學之教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溫溫然復舊典答其拜時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騶從手操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孝行親詣舜山訪之遂以薦於朝其敬德樂道虛己善下類如此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於官年五十有八遺疏以任賢納諫爲言言不及私
上聞悼惜賜一品諭祭於是鄉人請祀於鄉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賢先生之學淵懿純粹不爲岸異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慎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者好爲譏罵也自居鄉涖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視欿然若毫無所得諸己而設施於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於世續北學編云

黃崑圃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童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第二名進士列館職益自淬礪與衡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爲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東宮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俸二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歆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雲松林兩書院延師儒選才儁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致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翦除巨惡辨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爲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燿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榘也張太史淳夏太史用脩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指劃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二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不合聖籍之義酌爲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北學編云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璥字玉圃崑圃先生之季弟也崑圃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勳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捕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治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衛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衛坐將疏劾之其人悚惕謝罪久乃釋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傳御史巡邊海之制
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翦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
雍正元年任滿特留一年
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爲列海疆十要既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勸卹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竅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吶吶言不

出口過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注愼終約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南時每見先生必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和而不流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其行己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淸於戲可以見先生之生平矣北學編云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㥠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兩先生爲法閉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抄錄輯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說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閒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潔獻往謁閒齋深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選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彫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先生涖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無失業者興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闈所稱得人以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辭免請告歸里益殫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就學問業者日益衆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洛學編云

新鄉殷先生

先生諱元福字夔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爲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爲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爲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卽以爲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爲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涖廣西之迦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雍然可觀創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闋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擢無錫篆謁東林講堂扱識名宿鄒升恆輩一時以爲知人解組後値朱相國軾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人材奮興人呼爲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所著有寫理集其大旨尊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家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泰安趙先生

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就傅讀書篤志力行不同流俗康熙五十八年出宰長垣縣遇水患不待報開倉撫卹全活甚衆由是簡在帝心遷永平府知府卽擢大名道不數年至福建巡撫先生淸冷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有惠政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以仲永檀參劾俞姓之事牽連被謗屢次乞退乞休蒙

恩著革職在咸安宮行走越歲回籍恭祝

萬壽

賜禮部尚書銜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明程朱之學一時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外無長物詒其子孫者書一屋硯十數方而已著有日記數冊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滿洲岳先生

先生諱岳起號小瀛滿洲鑲白旗人姓鄂濟氏舉人歷官江蘇巡撫父長庚官侍御先生自少讀書制行刻苦堅忍久而自然畢生無市名心弱冠侍御歿家赤貧事母甘旨無缺以孝聞讀四子書必心會身體有所發明嘗謂學者當守乞人不屑之義爲京朝官雖賀賻不受外任則廉俸外不名一錢勞儉若性成人見爲困乏者適適如也至其爲政則盡心力以爲民不以潔己爲稱塞故尹奉天革放糧陋習使瘠民朘己者絕其根株及巡撫江蘇奏肅淸漕運揭倉場漕丁需索回漕諸弊爲州縣浮收藉口請一切嚴禁

上嘉納之而民丁亦帖然稱便其他興利除害濟猛濟寬隨處皆有條理可以知其學之有本矣卒年五十五嘉慶二十三年從祀蘇州名宦祠

法鏡野先生

理堂韓先生爲之小傳曰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辛酉舉人少爲學卽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爲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爲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人不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奈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書始成名曰春秋取義測爲文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又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

屑也所著有學古編若干卷藏於家又序其學古編曰膠西法迂齋先生少治古文學覃精以來伏處海上不獲躬制作之林文故未大顯於世迂齋今且老同學友彙其文若干首付梓人而以余之與迂齋相知來問序余謂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爲能神似太史公搜奇探賾上下數千年以爲紀表世家書傳熙甫嘗自言不得當世奇行偉烈書之用以爲恨然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取材最博撰述最富其四部稿欲自擬於國史而二百年來獨震川集衣被海內承學之士奉爲科律蓋文章自有真也昔亡友閻君懷庭好迂齋文每口講指畫其所以然去年余刻懷庭西澗集於淮安今迂齋集告竣余復序之屈指壯年交遊惟迂齋與余在陳思王有言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所爲執筆而太息也又序其綱目要略曰朱子作綱目草藁甫就未及刪修而傳刻又多有訛舛學者執書法字索句求之故曲說破義往往不免蓋春秋載夏五非孔子之舊也其脫誤在三傳之前矣孔子作春秋筆削舊史何取乎破句而存之且何與於春秋天子之事之義也夫以聖人之經流傳脫誤滋異義生銓說筆削之旨爲晦蝕況綱目未經脩定加以訛舛強爲之解以文害辭辭害義是逞私智而誣前賢也膠西法迂齋先生著綱目要略錄取綱維約文申義其於本書之未脩及後人淆亂者不復煩爲辨論而一裁於義法體愈求嚴義愈求精雖與朱子本意盡合與否未敢知然固朱子之所待於後者也司馬溫公合累代之史以爲通鑑朱子合數賢之書而成綱目迂齋又繼承朱子意益復精研取歸至是夫以累世賢人君子接踵起竭心思智慮折衷義理之歸吾知必有當焉不爲空文而已也迂齋蓋深於春秋所著取義則解羣說之紛糾以求合聖裁茲書仍以說春秋法說綱目後之讀綱目者苟權衡於此可無惑其淆亂焉臺山羅先生與法先生書曰循復二序破經師之陋發先聖昔賢之蘊使後世學者即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於雕鏤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敘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秉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禮彝倫謹言行內之於禮人之彝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綸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即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戴正義利之辨於南宋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圜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非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爭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爲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於至善勿留遺憾先生立身行己至有可觀惟學偏姚江故理堂懷庭兩先生集中與先生尺素往復俱有規勸語臺山之說又如此是亦可以想見矣

瑞金羅先生

先生諱有高字臺山寧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八月來我寧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閒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願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比之六三隨之六二倘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婁雲一先生

先生諱國霖字雲一號人望堯篤行闇然無聲華讀書不爲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遽色廣衆中危坐竟日無惰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誚夷然不爲動其涵養鎮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樵爨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閒雖大饑劚菜根爲食稅畢賦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屢苦遲鈍乃扃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目不遺好爲深湛之思作先天後天圖解多創名理平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

也教人以近思錄爲的一時學者宗之年踰四十舉於鄉未幾卒理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梁先生洪蕃安邱張先生貞益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聞與先生相先後

李十洲先生

韓理堂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觀瀛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尙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去以歸先生爲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爲忤也海陽鞠翰林謙牧嘗清談與先生會於京邸推闡陽明氏灑灑不可竭先生抗聲與辨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爲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鬨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廬閱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藻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爲予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略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爲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卽此殆與炫詞華以徼名者異矣

東安會先生

先生字受一嘗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參之語孟手自抄錄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眞之防粹然一出於正名之曰尊聞錄又括經史大義成學古錄大興朱石君先生序學古錄曰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刑政之迹不同其所以爲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僞經竄入其閒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淩儀王氏抄撮傳注凡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略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能盡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跡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會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爲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閒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綿蕝之棼擷其精華而非舉子兎園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會氏鞏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禮樂三代之制如聚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異道卽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手是篇而卒讀之庶幾見末知本如見古聖人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邵陽王先生

先生諱元復字能愚號醒齋生而有志不與庸伍晚年功夫益純溫和沖淡渾然不見其圭角後學無不傾心善化李先生恆齋與之質疑問難以生平所未澈者數事請於先生先生作廣道蠡測鬼神死生四篇示之其卒也李先生爲之傳著有榴園集詩稿

寶應劉先生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研程朱之學以王白田朱湘淘爲宗通音韻天文律呂著論語補注

長沙余先生

先生諱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進士官翰林檢討生而穎異篤嗜經史根柢深厚行誼卓然孝弟忠信至今鄉人猶爲稱仰主講書院以濂洛關閩爲宗而諸子百家律法算法亦嘗綜覈而討論之從之遊者皆知實學之足重云卒年七十四所著有存吾集

灌陽卿先生

先生諱祖培字滋圃至性純孝讀書力追古人入翰林閉戶鑽研堅苦自守朝暮二餐鹽豉而已不設盤饌一家數口以每年所得俸了之無不足一介不取於人轉侍御論劾無所避忌嘗言朱子全書應頒學宮飭論各省學政責令士子人人熟讀以端學術而植人材洊擢內閣侍讀學士封奏無虛日大抵皆振官常培士風除民害關係朝廷之紀綱閭閻之疾苦者言雖未能盡行而先生之素抱亦概可見矣

武進李先生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達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

學案小識卷十一

卷十二目錄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弟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子仲儒孫定宇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經學學案 經學三卷有本四庫書目者有采取於先輩文集者有就本人所著書論次者參互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餘姚黄先生

先生諱宗羲字太沖號棃洲畢力著述以六經爲根柢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說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有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著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又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又輯宋史叢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文集則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輯有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采之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學術之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言豈欺我哉夫横浦象山參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一爲之思乎且自顔曾思孟而後博文約禮明善誠身出則致君三代處則垂教六經同揆於先聖而端範於後賢朱子一人而已亂朱子之道卽亂孔子之道者也當湖陸先生曰董子云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亦曰不在朱子之術者絕勿使進崑山顧先生曰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與之書而辯之矣又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先生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子百家宗炎字晦木著有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其說力闢陳摶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百家傳其家學又從梅先生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

吳江朱先生 陳長發附

先生諱鶴齡明季諸生穎敏嗜學入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與亭林顧先生友以本原相勗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而左傳國語所載占法多未及詳譔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宋之間譔尚書埤傳十七卷以朱子掊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人陳先生啓源參考諸家說疏通序義譔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譔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案之詳證參考譔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東樵錐指之前雖不及胡氏之詳覈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刱獲陳先生著有毛詩稽古編二十卷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而附錄中論西方美人横生妄議誣毀聖人專門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

宣城梅先生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與弟文鼐文鼏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文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以考經史至廢寢食曉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作元史天經補注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參授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又取魯獻公冬至諸統天術之疎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又以庚午元爲上元起算之端作庚午元法考一卷又以郭太史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作法草補注二卷又以立成傳寫譌舛作大統立成注二卷又以授時法於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又以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作回回法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卷三十雜考一卷又以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又以周髀里差卽西說所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又以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又以西國以太陽行黄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又西術有細草猶授時之通軌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又以新法交食蒙引七政蒙求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又以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有誤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

又以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又以交食起復方位難以東西南北之號測驗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面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而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爲四正向取上左上右下左下右爲四隅向作交食實見一卷又以日差表說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又以火緯難算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又因火緯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又以金水歲輪繞日右移上三星軌迹左轉歲輪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圖象一卷又以天問略取黃緯不眞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又以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非是作太陰表影一卷又以帝星勾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勾陳經緯考異一卷又以測帝星勾陳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眞度一卷康熙間明史開局天文志爲檢討吳任臣所修後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謬舛五十餘度以天草通軌正之成明史志擬稿三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李文貞謂天法大備而經生望洋宜作簡要之書先生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文貞以巡撫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焉在文貞奏尚在臣署先生伏迎河干
召對移時賜績學參微四大字
命其孫瑴成在
內廷學習先生所著書栢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瑴成謂編校未善別爲編次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先生卒年八十有九

吳江王先生

先生諱錫闡字寅旭博覽羣書通中西天學潛心測算天色澄霽輒登屋臥鴟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宣城梅先生曰從來言交食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蓋宣城之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先生焉

太原閻先生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居淮安年十五補學生員研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氏奇齡尚書古文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遂有論辨復爲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遊京師旋改歸太原舊籍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試不第尋林顧先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爲改訂數條顧先生虛心從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宋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集子詠中書舍人能文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渭字朏明號東樵篤志經義精輿地之學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二十七篇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禹貢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榮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作播梁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爲一乃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異同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之冠又撰易圖明辨十卷專爲辨定圖書而作謂先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未暇求太古以來誰從授受故易學啓蒙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然考宋史儒林傳啓蒙本屬蔡先生元定創稿非朱子自撰晦庵大全集載與劉君房書曰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賸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爲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先生所論已足釋學者之疑而猶不如白田王先生之考訂爲尤詳也又撰洪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敘之經又撰大學翼眞七卷大旨以朱子爲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尚勤於正惟謂格致不必補傳則又遵朱而不識其要耳康熙四十三年
聖駕南巡先生以禹貢錐指獻
行在蒙
御覽嘉獎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卒年八十二

績溪胡先生

先生諱匡衷歲貢生讀書考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所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缺漏大抵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頗有裨益又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列於卷首積算特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注疏所未及又著有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等書其詩古文名樸齋集卒年七十四

鄞縣萬先生

先生諱斯大字充宗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惟其說經以新見長以鑿見短盡經於起義而勇於信心應撝謙稱善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所著有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學禮質疑二卷學春秋隨筆十卷卒年五十一弟斯選預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斯同則世所稱季野先生也生而異敏年十四五取家藏書偏讀之皆得其大意寧波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以片言析之徐氏撰讀禮通考先生與參定焉乾隆初奉
詔刊定明史以王氏明史稿爲本而增損之此稿實出先生手嘗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先生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書勵名節相切劘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儒林宗派六卷紀元彙考廟制圖考石經考周正彙考歷代宰輔考宋季忠義錄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羣書辨疑書學彙編崑崙河源考河渠考石園詩文集其歷代史表稽老列朝掌故端緒瞭然有助史學又創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

桐城錢先生

先生諱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自號田間老人嘗問易於石齋黃先生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閩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大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爲田間學易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人故言數頗詳盡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注疏及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摶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采諸儒論說數十家考之核辨之精舉凡制作之本末時代之異同情事之疑信圖經之得失無不博搜而旁證之可謂實事求是矣

華陰王先生

先生諱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著周易筮述八卷蓋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是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蓍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祕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尚爲筮書而設而大闢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矣

寶應喬先生

先生諱萊字石林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至翰林侍讀撰易俟十八卷雜采宋元後諸家易學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摶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氏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之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咥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二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在所不免而理關法戒終勝莊老之虛談也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荔彤字念庭貞庵先生之子也官至江蘇常鎮道著大易通解四卷其論畫卦與河圖洛書祇是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變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

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奸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辭矣蓋陽而不知其過則不能自勝而爭勝於陰爭勝於陰則悔亢龍之謂也陰而不失其中則不敢自成而取成於陽取成於陽則美黃裳之謂也陰陽雖二實一氣之流行也調濟之中扶抑寓焉烏得謂無扶抑哉

桐城張先生

先生諱英字敦復進士歷官大學士著周易衷論二卷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每卦各爲一篇每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爲宗然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又以本義爲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貳爲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彖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謂易之法如此擴充體要蓋以經釋經一埽紛紜轇轕之見大旨具見矣

蠡縣李先生

先生諱塨字剛主號恕谷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程朱之學直接孔曾思孟其傳注皆本之躬行心得用以垂世立教使後之讀其書者因不失先聖之旨而道由是明人心由是正紀綱法度由是不至泯沒於萬世也而先生竟莫之究乃舉與陸王諸近於禪者一斥爲空談何其謬哉惟先生持身謹樸所著書亦尚有根據其論易大旨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摶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道即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彖詞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自來詁經者具有心得發爲新義雖與前儒有異亦復何害乃若肆行排擊矜其所長而忘其所短若先儒之所爲更無以勝於我者客氣自高放言無忌無學無養是可知矣

長洲惠先生

先生諱周惕原名恕字元龍進士官知縣邃於經學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硯溪詩文集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其子仲儒先生諱士奇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著易說六卷專宗漢學以象爲主徵引極博而不免失之雜至論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又撰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又究推步之術著交食舉隅二卷又有琴笛理數四卷又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諸集子七人棟字定宇號松崖最知名世稱定宇先生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大臣交章論薦會索所著書未及呈進罷歸先生於諸經熟洽貫串諸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漢學八卷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一卷干寶附焉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易之本例體手記錄以備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五卷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元宋咸干寶之說融會其義自爲注而自疏之其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爲未完之書而漢學之絕者至是而粲然復章矣又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又撰古文尚書考二卷辨鄭玄所傳之二十四篇爲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松崖文鈔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卒年六十二

泰州陳先生

先生諱厚耀字泗源康熙丙戌進士以通算入直內廷授檢討官至諭德以天算之法治春秋補杜預長曆爲春秋長曆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曆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

元史及左傳注疏春秋屬詞天元曆理及朱載堉曆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差訛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曆數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曆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曆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曆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曆則爲辛巳朔乃古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先生則謂如杜氏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推焉又撰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又著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

海寧查先生

先生諱慎行字初白號悔餘進士官編修著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卷首河圖說二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蓍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洛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蓍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修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矣

富平李先生

先生諱因篤號天生博學強記貫穿註疏康熙間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未逾月上疏乞終養歸遂不出與盩厔李先生容涇陽李先生念慈稱關中三李先生著有詩說亭林顧先生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有春秋說四書五刪

長洲余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撰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三十三卷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即所著義訓其書尚在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鈎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尚有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皆未采蓋海外之本是時尚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庋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捃摭亦可謂備矣

光山胡先生

先生諱煦字滄曉著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八卷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詞大概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傳詞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秀水盛先生

先生諱世佐官龍里知縣譔儀禮集編四十卷裒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以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嫌於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氏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爲謹嚴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之尤詳焉

金山焦先生

先生諱袁熹字廣期舉人譔春秋闕如編八卷蓋因歷說春秋者務以刻酷爲經義是以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

繁昔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先生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即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世春秋之學以先生此書爲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深爲有裨矣

高淳張先生

先生諱自超字彝歎進士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如秦穆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係乎名之說於盟宋辨趙武之致騶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爲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洵足闡發朱子之所未及以視穿鑿附會者異矣

秀水俞先生

先生諱汝言字右吉諸生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蓋撰春秋平義始脫稾乃作此書以總括其大旨書中摘引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體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蹈於鑿計二十二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鍥刻計六條六類之中立義正大持論衡明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矣其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而精審多得於經意正不以臟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先生研精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秀水諸先生

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當於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寥不滿二十頁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坡字耜卿文貞先生之弟也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不侈輿博自成一家言文貞子諱鍾倫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先生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先生又著有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先生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果獲全愈及有孝廉之舉有司以先生應而先生稱疾矣卒年七十有二

吳江沈先生

先生諱彤字冠雲號果堂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先生淹通三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即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乃詳考周制撰周官祿田考與之辨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鄭賈注疏後未有若是其精密者也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則與孟子王制相戾謂加田有常數則與司勳文左氏傳相戾然先生經術淹深百慮一失不足爲全書之累也又撰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果堂集十二卷卒年六十有五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廷華字中林舉人官同知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其書以張稷若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九溪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精審又安溪王先生諱士讓官知州舉博學鴻詞與修三禮著有儀禮訓解

無錫蔡先生

先生諱德晉字仁錫舉人官司務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約禮之旨故其律身甚嚴著禮經本義十七卷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草廬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考大旨皆不戾於古又譔通禮五十卷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琳字玉林諸生專心治經貫通漢注唐疏而旁及諸家之說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別白精審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太原閻先生見其書以爲精確且稱爲隱德君子焉

學案小識卷十二

卷十二目錄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薛書州先生　邵二雲先生
徐　先生　張宏蘧先生
嚴　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　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確軒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位山先生　徐健菴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披星先生

經學學案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棟高字震滄晚年治春秋又自號左畬進士乾隆辛未薦舉
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所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春
秋列國諸事比而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曆拾遺曰疆域曰列國
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
賞曰田賦曰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
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
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
引據曰杜註正訛曰文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
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
錄則皆諸表序幷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
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辨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毛
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頗爲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
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又著尚書質疑二卷其例不載
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
大抵多據臆斷不甚考論本末亦皆前人舊論不足以言心得也卒
年八十有一

歸安沈先生

先生諱炳震字東甫著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校正九經文字第一
卷爲經典重文第二卷爲經無重文第三卷爲經典傳譌第四卷第
五卷爲經典傳異第六卷爲經典通借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
儒異讀第十卷爲通音異義第十一卷爲異音異義第十二卷則註
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鉤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
得失於經學不爲無益云又著新舊唐書合鈔侍郎某奏進
詔付書局其精粹者采入唐書考證中

淄川薛先生

先生諱鳳祚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繼穆尼閣說爲天步真原
謹守繩尺著天學會通十餘種蓋新法初行欲以中西文字會而通
之梅宣城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
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全水諸目又別爲海運一篇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晉涵進士博聞強識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會開四
庫館先生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薈萃編次得十之八
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
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呈
御覽館臣請仿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先生又謂
宋史自南渡以後多謬寧宗以後褒貶失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
也欲先輯南都事略使條貫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爲趙宋一代之志
俱未卒業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
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爲過於邢昺又著孟子
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
卒年五十四

秀水徐先生

先生諱庭垣著有春秋管窺十二卷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
知孔子嘗曰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
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
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
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
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
上干禁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
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
其將何詞以遏之云云持論極爲正矣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
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
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
先後以駁正之云云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
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氏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吳江張先生

先生諱尚瑗字宏遽一字損持進士官知縣著三傳折衷四十四卷
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
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据典核可資考證惟其
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据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
曼衍未免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
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穮糲而盡棄其精英也

嘉定嚴先生

先生諱衍諸生專心古學通乎經而貫乎史而於資治通鑑探索尤精謂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事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缺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兩不相合事屬可疑故並存之一曰補注胡氏之所注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七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又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於附載則卽紫陽綱目之義矣天下未有不讀經而能讀史者觀先生卽事求理雖所補者史而何莫非本於經哉

寧鄉王先生

先生諱文清號九溪進士官宗人府主事譔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略有箋注不欲其繁又譔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而已其凡例經文一字不通亦一字不動然敘官亦經文也而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又有考古源流數百卷存於門人某某家久之佚亡無存卒年九十餘

鄒平馬先生

先生諱驌字驄御又字宛斯進士官知縣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又撰繹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也宰靈璧鋤荒除弊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

新喻晏先生

先生諱斯盛字一齋進士官至巡撫著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凡分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學易初津爲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象詞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爲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爲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爲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又著禹貢八卷

太倉沈先生

先生諱起元字子大進士官至光祿寺卿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大旨以十翼爲夫子所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景逸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卽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今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自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轇轕之習矣又著詩傳叶音考三卷

天津王先生

先生諱又樸字介山進士官同知著易翼述信十二卷經傳次序悉依王輔嗣舊本而冠以讀書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

陽湖潘先生

先生諱思榘字補堂進士官至巡撫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註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陰陽相通之理故漢之虞翻諸家皆有是說而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所有也前有自撰序稱先生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僅闕乾坤二卦未註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彖傳象傳則以用註疏本附經附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林迪光跋述先生之

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概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足括是書之旨矣又有鼇峯講義四卷

上元程先生

先生諱廷祚字綿莊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因靈皋方氏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訛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義爲八卦真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又有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說辨正四卷

休寧趙先生

先生諱繼序號易門著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氏義方之說而暢之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曆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即考異之末簡傳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尚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氏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吳縣浦先生

先生諱龍淵字潛夫官知縣著周易通十卷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詞不通於象詞下卦之詞或不通於上卦之詞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既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者有之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進士官教授著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不戴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易之主象三代舊法是書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尚象之旨其論太極五行兼及河洛先天諸圖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弈譜者翦除殆盡其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更奧澀且偏於一隅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篤論其論彖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其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詞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耳

嘉興沈先生

先生諱廷勱字克齋官知州著身易實義五卷一以程朱爲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搜采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爲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爲實故名其易爲身易實義云歸安葉先生佩蓀進士官至布政司亦治古易茲易守四十卷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休寧汪先生

先生諱璲字支儀號默庵著讀易質疑二十卷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爲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矣詮釋疑義無所穿鑿

侯官林先生

先生諱贊龍字澤雲舉人撰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發明大象爲主六十四卦各爲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爲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爲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爲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爲人事以天象爲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日月寒暑之義乎是則借象立言之旨矣

承德魏先生

先生諱樞進士官教授舉博學鴻詞著東易問八卷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曰與東人相問答故敘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於兌也蠱之剛上而下柔者坎在巽上也噬嗑晉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內也無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恆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是論亦近理矣而未盡然其論來知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巽爲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爲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巽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爲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爲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爲明確矣又著春秋管見

滋陽牛先生

先生諱運震字皆平號真谷進士官知縣其學博涉羣書亦精研經義著空山易解四卷務在通漢晉唐宋爲一其大旨主理不主數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排抑而掃除之是亦足以成一家之學矣又著空山堂春秋傳二十卷

武進楊先生

先生諱方達字符倉撰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爲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即爲註明末附通旨略雜引先儒象彖爻位之說間亦參以己見蓋倣王弼略例而爲之也又撰易學圖說會通八卷先天之學也又易學圖說續聞一卷不離乎陳邵而已又著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蘭皐原名一是字天牖撰周易析疑十五卷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爲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舊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詞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金匱吳先生

先生諱鼎字尊彝號易堂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歷官侍講著易例舉要二卷仿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述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撰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琰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清刁包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裒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其東莞學案則攻陳清瀾學蔀通辨作也是先生學術之非也兄鼐亦通經著有三正考二卷取元李濂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春王正月考節其繁冗補所未備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又有易象約言

介休梁先生

先生諱錫璵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歷官少詹事嘗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
御覽蒙
召對論武英殿謄寫一部原書給還本人後坐遺失書籍鐫級歸

江寧吳先生

先生諱啓昆字宥涵進士官編修著索易臆說二卷總論易之大旨不復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謂彖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某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後人專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子父才官兄弟論生剋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

金壇王先生

先生諱澍字若霖亦或自署爲鶴林進士官給事中撰禹貢譜二卷

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又著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

黃岡陳先生

先生諱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進士著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先生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後成此即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二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未合者則如釋鶉之奔奔引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昔子夏衣若縣鶉釋雞棲于塒引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體近類書有乖說經之旨然其徵引既衆雖精核不足亦多識之一助也

常熟嚴先生

先生諱虞惇字寶成進士歷官太僕少卿著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先生自爲說者每篇之首自爲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略於名物訓詁故不免失於考證之處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爲多焉

會稽范先生

先生諱家相字蘅洲進士官知府著三家詩拾遺十七卷因王伯厚之詩考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而較王氏之書則又詳贍可觀矣又著詩瀋二十卷乃其釋詩之說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長短互見猶說詩家之有依據者矣

象山姜先生

先生諱炳璋字石貞號白巖進士官知縣著詩序補義二十四卷以詩序首句爲國史所傳如蘇欒城之例但蘇氏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先生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疏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又著讀左補義五十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鎮字備九號古湫又號虞東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撰虞東學詩十二卷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因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義本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宋之間能斟酌而得其平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荊溪任先生

先生諱啓運字翼聖號釣臺進士歷官宗人府府丞著肆獻祼饋食禮三卷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之註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繹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爲節次每節皆先撮己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出其後並附載經傳較之勉齋黃氏祭禮更爲精密又撰宮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又著周易洗心九卷四書約指十九卷又有禮記章句十卷又有孝經章句一卷

當塗徐先生

先生諱文靖考據經史講求實學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七年又薦舉經學授檢討著禹貢會箋十二卷因禹貢雖指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東樵益爲精密又撰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又撰周易拾遺十四卷主程子說而於漢魏諸家亦有發明又有管城碩記三

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又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年九十餘乃卒

崑山徐先生

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尚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又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爲詳備

金匱秦先生

先生諱蕙田字樹峯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因徐氏讀禮通考體例網羅衆說以成一書凡爲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圜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該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而未成則先生之以類纂附尚不爲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餖飣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用之所作禮書有過之無不及矣

錢塘張先生

先生諱文嘉字仲嘉著齊家寶要二卷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爲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誡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爲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柬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柬之傳殊爲失考亦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第從家禮諸書略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丹陽姜先生

先生諱兆錫字上均著禮記章義十卷大義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缺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二條爲章疑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大夫士庶各條爲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爲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問玉之屬有簡編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有考證較陳雲莊之集說固爲密矣又著大戴禮刪翼四卷又著周易本義述蘊四卷蘊義圖考二卷大抵恪遵朱子本義偶有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非其通例也又著詩蘊四卷又著春秋參義十二卷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又有穀梁彙義十二卷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焉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奎勳字坡星撰戴記緒言四卷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衆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用力可謂勇矣又著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卦而無卦名黃帝乃以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等說未免新異又著陸堂詩書學十二卷又春秋義存十二卷

學案小識卷十二

卷十四目錄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郜　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疊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菫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書昌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弢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目錄

張皋文先生　金檠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顨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經學學案

襄城劉先生

先生諱青蓮字華岳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爲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者可取資焉

桐城葉先生

先生諱酉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望溪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奎光字星五官知縣著春秋隨筆二卷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說有出於臆度者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特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爲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爲攝又曰桓公爲簒何者爲是皆深中春秋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先生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爲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爲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爲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崐山邱先生

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强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譏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有可取焉

蘄水劉先生

先生諱夢鵬字雲翼進士官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卷首刊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會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指推本公穀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持論甚辨

淮安郜先生

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牴牾亦在所不免

嘉善曹先生

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illegible]官[illegible]撰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illegible]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塘程先生

先生諱川字鄰渠號春[illegible]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illegible]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illegible]以經文爲序並各著其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illegible]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犂然具見矣

常熟陳先生

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銜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二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歙縣程先生

先生諱瑤田字易疇孝廉方正博通經傳好學深思著通藝錄曰喪服足徵記曰宗法小記曰溝洫疆里小記曰禹貢三江考曰九穀考曰磬折古義曰水地小記曰解字小記曰聲律小記曰考工創物小記曰釋草釋蟲小記循文考索所得每較鄭注爲精而間有以意揣獲者亦不免自信之太過至其論學中述敬一篇持循頗密雖動靜看成兩截而即事加謹不得謂非心身之益矣

太倉周先生

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裒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爲折衷蓋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東發日抄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應城程先生

先生諱大中字拳時號是菴進士著四書箋說六卷采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註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爲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爲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据頗極詳明其間雖或間有疎漏以及稍涉泛濫者而大體則爲有據之言矣

永濟崔先生

先生諱紀原名珺字君玉更今名字南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撰成均課講周易其說以本義爲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爲主則似傳非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又有成均課講學庸讀孟子劄記論語溫知錄二卷

福安陳先生

先生諱紳字文裕撰四書錄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錄疑無卷數

仁和杭先生

先生諱世駿字大宗號堇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山陽吳先生

先生諱玉搢字山夫貢生官訓導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而此書挂漏甚夥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彥昇字竹軒進士官知縣著樂律表微八卷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一一辨證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又謂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十二律旋宮最爲簡便即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爲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皆在五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先生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又謂荀勗十二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鐘大呂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鐘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鐘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黃鐘笛之七調爲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爲簡易可從

大興朱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奏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

羅戴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奉旨允行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先生博文宏覽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爲學政時以爾雅說文爲士子倡爲文以鄭孔經義還固史書爲質卒年五十二著有笥河集

嘉定錢先生

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寧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揅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弟坫相切磋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證荀勗之非又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
欽定通鑑覽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鄞縣全先生

先生諱祖望號謝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遂歸不復出性伉直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一主蕺山講席又爲端溪書院山長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爲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時開明史館爲書六通論修史事先藝文次表次忠義隱逸兩列傳人多韙之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

偃師武先生

先生諱億字虛谷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有聲被劾罷職民咸冤之後經保薦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錄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緯輒剖抉精蘊比辭達意以成一例云

博野顏先生

先生諱元字習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終身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然視其性命亦幾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也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則不可謂之立異矣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慤博聞強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乙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仁和盧先生

先生諱文弨字紹弓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有抱經堂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誤正積非畜疑可以渙釋矣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卒年七十有九同縣孫先生志祖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詳不爲武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

濰縣劉先生

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尚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滄嵐辨真文北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歷城周先生

先生諱永年博學貫通爲時推許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召脩四庫書授編修先生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抉摘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焉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凝鼎字庸齋拔貢生著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銓文義先列集注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者則斥不載焉

休寧戴先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總裁以纂修薦
賜進士改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最精核又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圜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又詩經二南補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訓之學也而欲諱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詆程朱爲老爲佛謂理爲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爲此說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爲我所本無是何言哉後之慕先生者有歙縣淩先生廷堪進士官教授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祭釋牲旅酬楚茨諸說經之文俱有考覈惟復禮三篇謂窮理二字出於宋儒則並夫子說卦傳而忘之亦大可異矣

錢塘桑先生

先生諱調元字弢甫進士官工部主事撰論語說二卷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又撰有躬行實踐錄

黔陽潘先生

先生諱士權號龍庵官太常博士撰大樂元音七卷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慎修江氏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江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歷學音調類例甚詳

滿洲都先生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爲宮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爲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
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
國書制作之本也惟所論淸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爲有益於學者耳

大名崔先生

先生諱述號東壁舉人官知縣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而一反求之於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著有考信錄全書其門人陳履和述其目錄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爲前錄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爲正錄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爲後錄共三十六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爲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無聞集知非集正編小草集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爲者亦復不少況其間得者又強半爲昔賢所已言乎

待訪錄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惠言字皐文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又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譜等書

歙縣金先生

先生諱榜字蘂齋治禮宗康成著禮箋十卷

嘉定王先生

先生諱鳴盛字鳳喈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

曲阜孔先生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顨軒至聖六十八代孫著公羊通義十一卷大戴禮補注十四卷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大椿字幼植又字木田修四庫書充纂修禮經裒輯爲多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繒等書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庸字拜經著拜經堂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

江都汪先生

先生諱中字容甫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述學內外篇

海州許先生

先生諱桂林號月嵐博覽羣書研窮經義通訓詁精算法著有易確穀梁釋例宣西通算牖諸書

學案小識卷十四

卷末目錄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趙寬夫先生
邵念魯先生以下待訪錄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後序附

張家銘印

學案小識卷末

心宗學案

上蔡張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告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眞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爲學次第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略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遊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窺究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工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間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功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功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煞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尋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卽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雖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是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己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卽是天理常在卽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存也或問是遇事卽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心最易閉閣放軼卽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既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怍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消忌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卽此心安插在此事卽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卽彼心安插在彼事卽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既至乃有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嘗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闇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況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思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卽精加一念主持卽一無論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卽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既無則常在者恐卽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己略相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證明其不背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也矣其他所著有溯流史學鈔圖書秘典一隅解六諭敷言張氏家譜

從學諸子

黃本訥　楊得秀　王　章　閻良弼　馬　昌　鄧九齡
史贊明　劉承業　黃之錫　馬　驥　李殿楨　張右栻
黃　勤　周丕顯　馬德進　馬德迪　馬德達　師楙學
王志旦　張　堋　張　熾

慈谿潘先生

先生諱平格字用徵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

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知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illegible]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事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甚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即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觳觫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觳觫之牛良知也致不忍觳觫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觳觫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意之存於中者無僞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梏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懍懍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懍懍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懍懍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即是心心即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閒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傯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

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敖心生責此志即不敖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真志既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既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只知初思起乃是勉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純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莫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此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了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敢於悖朱學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陸象山陽明之學未極於孔孟則必曰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疏讀先入於先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頗終門戶之見所以說不得看法不得合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痛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詩難見一致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肫篤我以爲真有時懈緩我以爲憂勞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輿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其緩我之悲歎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爲甚難我見爲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反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諱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觀毛氏文強稱先生竭力參求慟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責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觳觫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即據爲渾然之一體即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心宗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密縣趙先生

先生諱御衆字寬夫號惕翁著山曉堂集學以事心爲主蓋明末心學之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掛絲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事曰斟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開口說著且或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若矜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強合之本屬妄誕而敢自以爲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即困學錄觀之曰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即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曰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患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曰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慎曰凡人只要辦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曰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滯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曰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賾遺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

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曰豈若逸先生過汀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曰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真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疏源達流不使壅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腳曰夫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大纖弄耳真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曰兪淨意公傳中有云皆根原自不深悟性是以不固學者不可不咀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拈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不掛一絲如何潔淨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既非工夫全無著落其何以爲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淩高鶩空謂向天機上討消息謂一寸靈明通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待訪錄心宗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當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謂人心之爲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何其肆無忌憚若此我

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哉竊考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管宗聖史孝成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新安魏先生

先生諱一鼇字蓮陸與清苑高鐈范陽耿極從徵君孫先生游最久先生搆雪亭於夏峯白雪盈山孤燈午夜及門問答先生爲多而上下古今視千秋如一日高曠之病所不免矣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夢語雪亭詩草

江都張先生

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語謂即象山六經注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江寧張先生

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爲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逼降不從遁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爲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爲有政無教儀禮爲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武功康先生

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峯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畇先生嘗與林雲翥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爲家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著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學案小識卷末

敬楷先生學案既成或有求讀之者曰請問其目垿爲述焉或曰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無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垿應之曰以若所言是顏閔必無文學而游夏不足與言德行也就陳蔡諸賢而分爲四科就
國朝諸先生而分爲四門耳或曰然則翼道以下之皆所以傳道耶垿曰是固然而未盡然也游夏之德行何敢擬於顏閔顏閔之文學其必不同於游夏也或乃爽然失憬然悟垿因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子既有所見曷書於冊以詔後人於是乎書若夫是書之旨則先生各序言之矣垿又何能窺其萬一　竇垿謹識

學案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其間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熖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爲洪水猛獸以孔子爲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及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門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間若慎若醉不知何者爲洛閩並不知何者爲洙泗惝怳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間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爲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即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典闕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日昌狂瀾自倒間有二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眞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既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唱而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即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誚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禽獸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爲人知其不可爲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爲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爲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己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徙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爲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卽經以見道卽身心以驗道所謂在此所行卽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玄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
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爲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爲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諳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卽講卽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卽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識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栢城實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俱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顧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學何桂珍謹識

跋

舅父學案小識既成付之剞劂命兆麟偕舅氏校字受讀再四而不禁慨然有言也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綱常有綱常而後人道不至於澌滅自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於是曠達之流以名教爲虛設以性命爲空談以蕩檢踰閑爲豁達以秉禮守義爲拘牽遇有一二尊崇正道講求性理者輒非之笑之曰大肆狂言以譏之不亦爲怪卽嘗爲迂不鄙爲愚卽目爲矯今夫聖賢之道卽人人當盡之道亦卽人人日用之道也其理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千秋不墜其脈如江淮河瀆之行地萬古不遷其用如布帛菽粟之資於人須臾不可離守此者全其爲人外此者失其爲人孔曾思孟所以懃懃懇懇垂統緒以示來茲者非欲特立獨行以表異於天下萬世也亦盡乎人道之當然而已矣周程張朱所以紹述前言表明大義者亦非欲高自位置以待後人之尊崇也述聖學以維持萬世之人心而已矣然而道之繫於人也雖深切著明而可守人之求乎道也恆支離惝怳而無憑南轅適越北轅適燕人人所知而燕越之界限茫乎未得於是如盲人之擿埴索塗而歧趨出矣同一言格致也或以嗜奇愛博爲淵雅或以物來坐照爲心得同一言誠正也或空寂而忘戒懼之功或強制而遺涵養之學微言絕異說橫宗旨淆正道晦非舉先賢之矩矱以示之的標聖學之塗徑以導其趨不幾萬古如長夜耶　舅父本平生之得力訂正學以示後儒首之以傳道表聖道之統緒也次之以翼道重聖道之干城也又次之以守道嚴聖道之防閑也又別出之以經學明學未嘗不由於經而經不徒在口耳也卷末附心宗則言其非學而足以亂學也夫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流傳於世久矣然皆純駁混淆是非紛亂渾丹青黑白爲一色總離合異同爲一源學者多取其簡便直捷者從而蹈之而孔孟之統紀以失朱程之矩範不可復存矣夫聖賢之道實理也聖賢之學實功也舍蹊徑而言良知舍積累而言頓悟游其心於寂靜墮其理於虛無是直以性道爲鏡花水月爲既把握也而聖賢之學幾爲天下裂矣是編標道統之所歸明範圍之所在俾不得以徼取各物而棄身心更不得以蹈襲禪機而流[illegible]德挽狂瀾於既倒引一髮於千鈞此則訂　舅父扶持正學之苦心也夫外甥黃兆麟謹跋

跋

舅父是書之作也先以其序命倬兄躬欽之倬目錄且尋幸千古之正學不至晦於今日也幸今日之學者得有所指歸不至惑於歧途也幸倬之蒙昧無知得是書之成不至失所適行也今夫孔孟程朱之道無日不在天下天下之人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而何以有是有非有同有異有純有駁有正有偏若是其不齊也不亦大可慨乎夫考核之詳非不是也而斤斤焉以富爲量以多爲能猶其枝而遺其本跡其流而棄其源其失也外其得也末至若混一三教勦襲二聖指魔爲道認心爲性不可空而空之不可把捉而把捉之斯之謂改換頭面妝之謂簸弄神識其更有輕詆程朱薄視義理句讀初明而已橫生意見兔豕狙獷而已大肆狂譏藉一言半語以逞其辯爭假末節細事以誇其慧巧助浮薄而益之瀾率囂陵而揚之焰此學者之深憂人心之大害也吾　舅之爲是書也以一生之心積領方寸之赤誠爲斯世掃榛莽爲後學正趨向爲希賢作聖者立一以可至之正鵠其傳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而言與行卓然表見於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訢接乎許薛胡羅蓋嚮大精微與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此其選也其翼道十九人言足以匡迪望流行足以羽儀四海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法[illegible]閑而輔之以訓明諸其所植者深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至有賴也其守道四十四人堅定以立其志嚴肅以持其身爾室屋漏俯仰於無所愧萬馬千軍撼動而莫可搖蓋有定識定力獨立不懼者矣夫學未有不由於經者也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即經即道道不離乎經經亦不離乎道矣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獵取不知格致此字裏行間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夫是以別出爲經學之案也而每於其害道者一一辨之夫辨豈得已哉如今日之言王學者大抵無師承無提唱原不似未明之若狂若醉橫行無忌而曠達之流往往假此以爲託身之地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範踰閑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擴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吾　舅之苦心我輩向學者之所深幸也是書創始於癸卯之嘉平月成於乙巳之初夏同志諸先生見而悅之相謂曰扶持正教啓迪後學是不可不公諸當世爰共商而付之剞劂倬竊與校讐敬述小語以志步趨之所向云外甥黃倬謹跋

右學案小識十五卷　太舅唐確慎公譔官太常時曾刊於京師遺
疏中稱十四卷蓋別末卷心宗而言此本題曰十五卷今仍其舊焉
綱維　公生平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慎思明辨篤信謹守無稍
依違龐雜於其間纂述凡百餘卷曰易膚曰讀易識曰四經拾遺格
致之書也曰讀易反身錄曰讀禮小事記曰四砭齋省身日課脩齊
誠正之書也曰畿輔水利備覽曰平猺紀略治國平天下之書也曰
朱子學案洎是編則統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一以貫之也　公之
書悉本之朱子卽　公之學案也亦卽
國朝諸先生宗朱學朱者之學案也　先大夫之言曰　公書皆心
得實踐之言其闡先聖之道以待後學而急宜表章者莫先於兩學
案書學案小識辨陽儒陰釋之非揭窮理盡性之實所以示學者向
道之塗人人皆當宗朱子也朱子學案析大全之名言精理發大學
之條目工夫所以示學者入德之門人人皆可學朱子也賡自勝衣
就傅夙聞庭訓如斯稍長獲承　公之緒論受二書而讀之顧以賦
質愚魯不足窺其涯涘而於先人之訓則識之不敢忘　公歿後
諸舅子文少府攜朱子學案遺槀詣曾文正公於金陵旋往山左省
墓遇疾遽卒歸櫬時檢行篋則此書已亡矣其家僅存目錄槀本二
通而是編之鋟版都門者久已散佚傳本幾希賡前歲自京歸　公
孫繼武茂才昆季相從講習因與共訂遺編朱子學案目錄而外若
省身日課文集補遺等書校勘裒集蕆事尙待異時惟念是編所載
傳道之眞翼道之衆守道之堅經學之純駮必商心宗之毫釐必剖
上可以壹千古道統之緒下可以端萬世學人之趨其關係之重且
大若是是不及今傳播大懼我　公維持道脈扶翼世教之苦心或
至久而漸晦而學術紛岐矜奇好異依託附會無以防微杜漸也謹
重登棗梨壽之斯世庶幾有志正學者家置一編人手一冊研窮體
認於以共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遠紹乎濂洛關閩鄒國尼山焉
是則先聖先賢之道之正非
國朝諸先生無以傳而諸先生傳先聖先賢之道非得是編主之專
而辨之晰亦無以傳於來裔而無窮矣
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孟陬月彌甥黃膺謹識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旣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經庶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洒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曰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即物而窮理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邪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主一敬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敝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嚮自圖不諱口耳少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館後學

曾國藩謹識

國朝漢學師承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
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
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
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
己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
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
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朝儒學篤實務為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
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
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
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
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
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
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
表為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
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
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
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記之一

閻若璩 張弨 吳玉搢 宋鑒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驌 王[illegible]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艮庭先生

褚寅亮

記之三

王鳴盛 金曰追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朱笥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孫星衍 臧庸

記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褱

徐復

汪光爔

李鍾泗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甘泉江　藩纂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大
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
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幷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
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閒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
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
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
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
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
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
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
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
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
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
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
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
南青齊閒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閒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
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南人約
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
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櫜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
流卽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沖遠
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
信僞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
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
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
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
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
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
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
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
鄙俗也我
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
垂千古順治十二年
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
其闕漏勅爲是書頒之學官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
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
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
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
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二十八年奉
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
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
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
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
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攷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
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
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二
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
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
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
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
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
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
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乎侔訾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
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
詔儒臣排纂
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
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
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
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
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
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
儒之同異本天殽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取二家之精華
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攷石
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湔開成廣政之陋又刻

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騖仁義之塗矣我

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辟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彬然興道而遷善者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漢何其盛也蓋惟

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弦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訓詁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飢寒切體毒螫㸑膚筮仕無門齎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侯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弨　吳玉搢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illegible]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illegible]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illegible]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illegible]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illegible]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illegible]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出康成雖云受書[illegible]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illegible]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illegible]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illegible]正今晚出書宅嵎夷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illegible]作[illegible]賢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真古文既不同[illegible]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illegible]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illegible]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illegible]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illegible]國問故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illegible]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illegible]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誓[illegible]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illegible]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爲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二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

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遊晉昌與陳秀才壽籌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攷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輒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嘆服二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幷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攷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

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靑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要查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亮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忘於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illegible]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二人曰錢受之黃太冲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冲則曰太冲之徒鑿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常執贄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攷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弨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要機漢隸字原校本敘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謬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辤受之辤則從

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𢘫乃懷想之懷若褱抱之褱則不從心而褱袖之褱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麐字也論壹壼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壼而隸無壼字故借爲烟熅又借煴而爲緼若氤氳乃俗字而絪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鵰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鵰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𠌶通作蕚宋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强則蚚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累與絫省而爲累非積絫之絫論序字曰庠序之字是學名非次敍之敍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气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則氣稟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爲餼饋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門乃弓之横體引弓射隹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韍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巿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巿之重文曰韍非紱也後世加艸於巿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略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禺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皆難不惟拓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援據甚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彫本是也力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攷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證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遊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攷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潛邱之學半塘名鑒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蒞鄞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邱古文尚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尚書攷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坿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若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赳螑注張揖曰沛艾駿騃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與附爲一又非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另著章鈔漢書地理志詩文集藏於家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蒙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滁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爲通工詩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府試古餘太守與之山交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

殿試以知縣用今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邃於經術尤精天文曆算北方之儒者也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兵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益而所學益進焉渭素習尚書禹貢謂僞孔孔沖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菏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雍州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迹家居博稽載籍攷古今注疏之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覯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瞭如身歷目覩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

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溢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盱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睹而閒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斂特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
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
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及書扇又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
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鈞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游足跡徧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曆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岐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菴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遂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嘆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閒獻王以攷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宋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荊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讀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

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學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孔懷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蒿菴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馬驌　王爾膂

馬驌字宛斯一字驄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得淮安府推官尋奉裁改知靈璧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官請世世奉祀於是得祔名宦驌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除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攷參以外錄謂之繹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是書嘆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

垂問驌所著書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賚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

內府同時有王爾膂字襄哉號止庵一號匏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陛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攷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　藩纂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棟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卅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諸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遍游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卽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啟木主配食先賢於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鎭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開取來京引

見以讀禮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固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

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
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
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
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
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
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
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
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
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
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夫日月有氣
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既殊又
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
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今食之時其中闇然而光溢於
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邃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
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
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
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
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
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
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
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
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
琴籥籥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籥之七音生於宮
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
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
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蕈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
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
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
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
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
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
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
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家諱字定宇一
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

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
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儒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
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
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
學士毀家脩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
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甑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
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
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
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
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
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
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
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篇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
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
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
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續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
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
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箕
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箕子爲荄茲其與亥子
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于亥孳萌于子該荄亦同物也
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
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
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
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
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
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
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
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讎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
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
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
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
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鄧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
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

師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堂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下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頌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靈祭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覲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覲禮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廢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尚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書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掩郊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蔿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馴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

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寖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糜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乃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讖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言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艮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沈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閒何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清一統志議敘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淳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者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尙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掊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尙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嚮在京師有夫已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如麻袒免爲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袒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已氏出鄞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

章實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緦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緦妻皆降而無服並包舍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粲之蘊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已氏所折乃知果堂辨禮之精審如此嗟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爲可及哉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遊粵西不歸母顧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苕溪書攤徐姓議先生一日詣書攤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辨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舊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瞿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玄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恆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閒遊京師與朱學士筠河先生紀文達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閒因目疾復作舉歙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鍔不可當也先生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繪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閒

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咏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祕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鉤沈已入

四庫經部書目戴震謂是書有鉤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鉤者然沈而未鉤鮮如震音若曰鉤而未沈則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著鉤沈之後且爲足利贗鼎何得謂之鉤而未沈者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鉤沈一書漢晉唐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飢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緝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嘆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江艮庭先生

先生諱聲本字鯨濤後改叔澐其先世居休寧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膚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攷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太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寖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

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辨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
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
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
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
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
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辨之曰案融之意
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尙書大傳乎泰誓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
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
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
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
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
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
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
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顒集注尙書於此泰誓輒引孔
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
文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
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
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書敘說高帝誓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
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
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
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
人且覩李過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
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
將斥詩爲疑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
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
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子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載於墨
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
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尙賢篇引泰誓曰聿求
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
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
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云卑應言引無逸曰
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具出於伏生不
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
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耶且
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其胸
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撫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詛理
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
間隙以滋後人之譏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
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僅守殘篇而不
敢補綴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
爲此辨此又闡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
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郎
與人往來箋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
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
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
恆星說一卷文不錄著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
不事榮利交遊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
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
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
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
沒後藩況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
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
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
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頲
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
天文曆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
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頲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
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
亮宮詹別有傳

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
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註如土

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篤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汩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實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醙酒敖以醙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醙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寅亮精天文曆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交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扐之數句六扐當作七扐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篇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皆譏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王鳴盛 金曰追

甘泉江藩纂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
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
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
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
吳大綬長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
第客遊蘇州時沈文慤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
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
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慤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
講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尚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
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人所
斥爲僞大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
在知所從事矣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
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
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二年
天子親試翰詹諸臣
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蕆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之
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罣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
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
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
漢儒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
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經注
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爲醇備故
所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爲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
說概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僞脫審
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
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篇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
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
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
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讀書
勞目夜不瞑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卒
年七十有八壻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
囑艮庭先生招壻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壻曰子門下士以金子璞
園爲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廣芸費子士璣
三人而已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
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
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廣芸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
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
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
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沚以先生對先生西
沚之妹壻也侍御告之巡撫雅爾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
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嘆爲奇才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
行在
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烺
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
如久領
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
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
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
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
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林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
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
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即
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又奉
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皆預纂修之列己
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
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
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
即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傅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顚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即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二陰二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旣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暌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案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君謨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暌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暌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案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黿黿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於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暌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二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二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旣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簡閱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衞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擲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

篇已亡故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詩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即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復回復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潧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潧洧作溱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或者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弒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書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棄弟不可以寵以爲子孝也衞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衎有失國之道也既衎則歸於衞則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剽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壽有奚齊與卓之弒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弒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子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徼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書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雖有道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弒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

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致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虫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攷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複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卷補元史氏族表□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

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賜六品頂戴東垣舉人繹何東壁東塾皆諸生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暨淪汪紹賡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玄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坫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嘗弆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犂將軍之命曰塞外不能事剞劂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江都韋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賙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益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　藩纂

王蘭泉先生　黃廷鑑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
谿高祖欵宋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
士毅字鳴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
蘭歸適兩甸蘭茁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
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
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聰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
伯琦三體唐詩爲人漢敏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
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
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
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遊吳中蔣恭棐楊繩武見先生詩文
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
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尚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
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
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
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附番船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
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
成進士歸班侯選秦尚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遊山左歸
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
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曰琯弟徵君曰璐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
文酒之會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
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
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都供職溧陽南沙蔣林三
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二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
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
三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
未靖
詔以伊犂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
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
生學問經濟請以從
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往騰越頃之得
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緬酋懵駁乞降經略屬先生草檄
諭懵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奏留先
生佐軍營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呪詛
發兵佔其地又侵擾明正土司瀘等塞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
併革什咱殺其土司
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
旨賞給主事職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
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
大兵進討克班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
岱與溫福訐訟
詔罷五岱
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爰
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攻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
參將薛琮從墨龍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
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琮援絕糧盡全軍皆沒
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
爲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
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壟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棚克美諾僧格
桑遁入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勗以
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
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
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
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
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
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
峯又克兩大碉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
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
八卦碉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
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耀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
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衆
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壟奏沃
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
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行徹夜
不寐十一月八日

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啓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

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

上嘉之有

旨垂問文成屢奏得

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

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即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舁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詠寫廬講讀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

上遣皇子獻俘

太廟五月朔

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懸首稾街是日

幸紫光閣

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

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陞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

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

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多

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

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閒舊事請留內用

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

駕南巡

鑾輿次嘉興有

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阿渾者回部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奉

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

命往籌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綱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鄜州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龔棠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籍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砲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壘塹塡門而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回匪合兵據險以守

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賚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熹率衆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數倫泰代之會數倫泰亦調往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泰告以要隘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殲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鉛炮軍裝戰械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擾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誤奏上有

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逋入商洛得

旨派往會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運遍緝奉

旨授河南布政使仍令會捕事竣入都

陛見未幾畢沅等徧奏某解京師卽
命入京
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
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
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
駕東巡回鑾至青縣
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
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
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
色案事竣又
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
旨鞫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夏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
畢又
命訊湖南永明縣賭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
奏聞奉
旨允行是年
純皇帝八旬萬壽
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
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
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荆州方家淵堤工尚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
率捏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
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擯斥忤當軸旨遂乞
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
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剋日就道時
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苶動履蹣跚
召見時
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
諭歲暮苦寒宜俟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
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
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
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
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
與王西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
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

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
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
闕
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
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
寧壽宮宴畢
賜玉如意枏木鳩杖綢緞裝飾大瓷筆墨等十六件獻詩六章奉
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
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
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
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
畢又
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
觀德殿前敬謁
梓宮遂陳數事
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
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
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祗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
郎元爲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
三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
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
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
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大
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
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
行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
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
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
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櫫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
藏於家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
令枚以詩鳴江浙閒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
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
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

林鍚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十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粗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譽滿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蜚語搆怨異削著錄之籍然而籓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二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畹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檮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貲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弆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版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灝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沚先生段大令懋堂二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艤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頡雲延之康山賓館頡雲爲俗僧小石搆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籓與壽階少同里閈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迹最密讌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尚書諸本皆無命字詩豳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鞠字以別於蘜之爲治牆蘜之爲大菊蘧麥也嗙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也曰淮南宋蔡舞嗙喻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犀犀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犙牝犀則犙不當云牝矣液𧖴也曰𧖴當作𧖴血部𧖴气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韵並作律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𧖴誤也而古文亥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而見九篇豕部此己亥與二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己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剷改篆體作豜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籓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概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徵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嘆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既而歎然曰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之敘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

大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徵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衞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敘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韵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韵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𨑒從辻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从負半譌也䑞之爲舜𩏮之爲壽因之爲曲𤔔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气於是有俗餼字以萎飼之萎當矮而餧餒之餧當萎於是有俗餧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勹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亞从土而又

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弁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囟聲玉篇囟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恖徐鍇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鍇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觢觢一角仰也爾雅皆踊觢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𢦔黎𢦔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砅砅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䵷鼀亦爲䵷鼀鼀詹諸縞衣綥巾綥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垗五帝於四郊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溠溠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巖碞之甲碞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爁矣爁从女監聲過差也孟子呭呭猶沓沓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汃國謂四極汃從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韵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響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涯爲殊擧已逑救各引載旆爲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舉百廢一去都郎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鎦當劉以畠當由以繞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

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絲由聲勉之從
力勉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别指一字以當之
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
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粜訓爲惡米按陸德明
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粜誓粜音秘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辠按易喪
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
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
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
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
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
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
丣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丣聲丣古酉丣非丣也
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
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
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
十日卜爲卓按董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
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按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
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
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
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時
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
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攷
得失并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
傳海內實先生啓之也又奏請倣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
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
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
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軍機凡館書
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
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
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
上言朱筠纂修不勤
上曰命爵賜榮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
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
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寃閩中士人至
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
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
其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
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
淵渟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
攀籐附葛必登其巓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
拇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
博激揚清濁分别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
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
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
生無間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屢同邑洪
君稚存爲紹願遂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先
生提倡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
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概是以天下才人
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
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
友及門弟子攷古講學飃酒盡醉而已藩年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
酒闌燈灺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
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子二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
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
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
師武億全椒吳鼒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
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
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
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鼒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
說之是非一見卽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
士今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任君大椿别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
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

廬舍毀圮架席處泞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牘禱雨即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秕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盎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
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
貢勑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笥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傅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尙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拏犯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撾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釋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鹵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闒茸聞此言卽發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爲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珅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聞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赴省乞見大府叩首乞留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譁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怵於權勢會將入
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珅總吏部事駁之其事遂寢乃請主東昌啓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榷政事暇時考校古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
天子親政和珅伏辜
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
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二史涑水通鑑皆能闇誦所注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鈺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遊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摹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笥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餺飥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笥河師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潘書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潘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潘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寀贅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間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旣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苫枕凷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潘是時館總裁王文端
公第君手定條例屬潘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士其專以爲不然文
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潘勘定駁其紕謬者數
十條文勤大怒謂潘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
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即拜貴州學政之
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頒各府書院黔人爭
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澔禮記注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
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慶元年充
咸安宮總裁在
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邪教疏君指
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嘆息皆以爲狂君知不
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
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
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
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事之責
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
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
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
御覽有
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當重辟有
旨減死發伊犂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
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寧門外握手黯然而君神
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
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
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
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不雨
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
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
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
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
心並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
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
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旱有司勘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
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
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
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
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
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
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
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畢尚書沅幕中最久預修宋
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
革所在嘉慶四年潘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冤
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潘又指摘其用事譌舛君斷斷強辯潘
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愠見於色因潘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
都潘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潘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
鼈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潘謂
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
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潘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
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
與君同時爲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二人焉一爲莊君炘字虛庵
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詁之學今官
陝西口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思無書不讀
肄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言字皐文乾隆丙午中式
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
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
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
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
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序元孫鏞刊行之鏞字在東
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太令懋堂致書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
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
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江永

甘泉江　藩纂

江永字愼修婺源人少就外傅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鐘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榦纂續缺漏猶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循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與十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謂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眞諄而眞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眞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爻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攷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卽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荊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

純皇帝崇獎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嘗

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尚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攷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蘂中又字檠齋歙縣人江愼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卽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羨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傳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沿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

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羼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

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啓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嚳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邱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邱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邱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

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藩不以爲然年老得髀痛疾臥床蓐閒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註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慎修來歙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曆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攷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圜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閒紀庶子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攷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謂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失

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綫之法本出於勾股而算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綫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横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横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厤𢉖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嘗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武英殿所刊即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嚴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曆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刱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嘗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

繁也又謂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尚無欲君子尚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畏而情不畏明無私矣尚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剛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慮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慮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慮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所撰述有毛鄭詩攷正四卷攷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圜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攷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一卷古曆考二卷曆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

高廟校刊石經一日

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

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

上嘆惜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

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

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辰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授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三十二卷盧學士文弨紀相國昀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壻曰龔麗正號闇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甘泉江　藩纂

盧文弨

盧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額也人稱
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周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
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弨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
秉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弢甫婿
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
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
授內閣中書壬申
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
命上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
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
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
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
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
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
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讀書記
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會萃一書
名曰羣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
於世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河間著姓祖
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
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
爲公乃靈物託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
爍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年二十四乾隆丁
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
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
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
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品留任晉侍讀學士緣事
聖諭發烏魯木齊効力至戍所時遣戍畢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

都統具奏請
旨減罪爲民辛卯
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
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午授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
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
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
充
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
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尚
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賚
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
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
賊而拘縶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
士保甯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
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
旨定奪
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十五日卒於
位年八十有二奉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
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
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
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
得卹典查例具奏
賜祭葬
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
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
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
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
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懶於著書少

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戴君東原始爲攷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註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攷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攷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轂末之軹明其當作軒不得與輿人之軹轛二名溷淆今字書倂軒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閒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鋝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鍰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與後橫木戴君乃曰輈人言軫閒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輈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軓與衡而謂軓與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輢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鍰鋝數同戴君乃曰鍰之假借字作垸鋝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既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閒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僉耦以二準諸勾股法銑間八鉦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㮚莫詳其制戴君引柎欒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宛之彈掉也蜎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輈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𥫗虡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同時翁君覃谿者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
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鈗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眚然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
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入告
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
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
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摭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閑論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二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
國史館中收貯
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迹錄輶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

書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踏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蕺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illegible]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子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歙安丁小疋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生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竄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闇誦不遺一字撰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

恩科一甲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己酉

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

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霏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未獲售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守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訓詁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脣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書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木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嘆曰洪君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與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醜詆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尚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眞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茍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醜詆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即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

諸子及秦漢閒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閒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斥者其迹也忽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又甚之於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往往宋從事於二氏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大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賢時限鄉當時書無是弊而令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賢時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閒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

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沂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潛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曆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尙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部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讎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爲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歙人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卒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達史工詩古文亦瑰□□□□字賓華甲子舉人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人也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聲□□□□古農師辭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辭睨餘子不可一世□□□□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爲學□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游者多□□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又字㢸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補官淡於仕進請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卒無歡悒悒不數居大毋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入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維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大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茍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顚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偎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秖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遜詁歷

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遺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
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
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尚書
義攷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闡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鶵源
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塱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
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
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玫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鶩實爲陳古之刺
爲毛鄭詩攷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
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
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
衍之條退喪服則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鎛之篇備遺事
職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奠水有
則尋筵既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縶未懸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懸舞
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單于賄
漢之銘何嘗盡僞諶鎔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
爽爲攷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
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繢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
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璪飾丹雞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
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毀夏圖章焉能攷據
溯層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
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
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
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
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
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誣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
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徽景純有云
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
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
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攷
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
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
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
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
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
爲娀臺訪女近窮寃之遺聲湘水搴芳續楚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
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
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
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哨壺
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
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
曆攷二卷曆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即步七
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縣境峴渤今流條其
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
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
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
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鄉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
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既貴韜
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祲圓石鐫
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
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譔彌尊伏
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
者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世人
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末矣著有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
二卷繼涵字茳谷乾隆庚辰科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
子廣栻東原之壻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
時有李南磵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茝晚先世自壽光遷益都遂爲
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亭作記一篇仿赤壁
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
成進士久之謁選廣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
一年卒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聚書
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歷所至學宮寺觀
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
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
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源
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
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
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
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

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榜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單黔學士爲藩言之彼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尚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今文尚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濟寧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逵考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地之學亡友淩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册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朏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澈胸中故不爲皮傅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王夏字駒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鶴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穫一篇穿究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甘泉江　藩纂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五十五年丙戌進士學問淹通從梅徵
君鼎受曆算遂通中西之術李相國光地薦厚耀通曆學
召見試以三角形令求中線又
問弧背尺寸厚耀具劄進呈稱
旨旋以省親乞歸里戊子
特命來京己丑五月
駕幸熱河至密雲
命寫算式進呈少頃出
御書算問知此法否對曰
皇上此法精妙備臣法不可用
上諭曰朕將教汝汝其細心實想以待朕問次日又
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
表可得高度此乃二分所測之法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法然亦不
準以地上有蒙氣差以人目視之有卑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也又
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
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圜三徑
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
八里有奇
上復問地圜出何書對以髀算經曾言之
問何以見其圜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面皆生齒
所居故知其爲圜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圜形
相合故益知其爲圜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
教授未蒞年
召入南書房
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
指示
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綫表即以西洋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寫
示又
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
上用規尺畫圖即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
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勿講嘗
召入至淵鑒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徧觀
御前陳列儀器
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至熱河
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
旨曰
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又
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瑴成算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瑴成
至
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
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乃
命厚耀瑴成並修書於蒙養齋
賜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
典西洋儀器金扇松花石硯及瓜葉等克什癸巳書成
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
命賜帑銀著江蘇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德兼
翰林院修撰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己亥告病以原官致仕所著書有
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六卷孔子家語註左傳分類禮記分類十七史
正譌及天文曆算諸書又有春秋長曆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一門爲
補杜預長曆而作其凡有四一曰曆證備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
及朱載堉曆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
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曆議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
以資考證二曰古曆古以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曆正月
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
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
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
曰曆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曆則爲辛巳朔乃
古術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以經傳干支排次
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
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
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
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一一
與杜曆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於曆法視預爲密於考證之
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

傳分類之一門也卒年七十有五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江都人家山陽饒於貲好讀書蓄書五萬卷丹黃皆徧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爲詩歌唱和無虛日由是名日高而家日替矣累試南北闈不售乾隆二十七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召試授中書後十年始成進士改吏部主事旋授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

全書

欽命改翰林院編修君生而頎長美鬚髯酒酣耳熱縱論時事則掀髯大笑少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也不善治生家事皆委之僕人坐此貧不能供饘粥以至責戶剝啄之聲不絕於耳而君伏案著書若無事者然後乞假游西安卒於巡撫畢沅署中君始爲古文詞及官京師與笥河師戴君東原游乃治經究心訓故著有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勉行齋文集十卷蕺園詩集三十卷

買田祖

買田祖字稻孫號禮畊高郵州人廩膳生乾隆四十二年試於泰州病經宿而卒藩亡友汪明經中誌其墓稱田祖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二千餘篇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錮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欲與陽湖洪稚存同里李惇王念孫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藩未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爲春秋之表學歟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李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曆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過友朋患難則尙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殮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義有過賁育非虛語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襆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萋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宮坐箕宿耶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與君然燭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坷日盛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君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曆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藏於家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儀徵人父恂字于九號蔗畦拔貢生官至安慶府知府有政聲伯父昱字賓谷號松泉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又好碑版文字考核精詳長於詩著有瀟湘聽雨錄二卷韻岐五卷松泉集六卷德量少承家學勵志肄經既長與同郡汪明經容甫爲文字交其學益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己亥舉人庚子汪如洋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改御史歷掌浙江江西道德量精於小學收藏碑版法書名畫古錢著有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

汪中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屨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傅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爲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眞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嘆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笥河先生皆招至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弔

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為譏刺當世矣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怦怦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

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為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

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為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尚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為人所重如此君治經宗漢學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闓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君情性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為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為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滫瀡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牏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為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為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君一生坎軻不遇至晚年有鹺使全德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為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鹺使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宏奬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

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廬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攷據傳其學嘗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子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搆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為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為詩不為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上追韓歐以漢魏六朝為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為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藩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搆鬭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攖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為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鴆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喪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懸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荊棘已生此五異也嗟夫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迹類浮屠缽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為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

子之過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擬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顧九苞 顧鳳毛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高宗純皇帝南巡
召試
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副榜卒年二十七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父世謩官靖江縣訓導君生而岐嶷不好弄就塾讀書不離几席九歲作顏子頌斐然成章觀者稱爲神童年十六爲邑庠生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五年辛卯科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銓授丹徒縣訓導君少失恃事繼母鍾如母丹徒去寶應三百里每年必迎二親至學署奉養無缺得親懽心體夙清羸疊遭大故飯疏食淡哀毀過情臥病不起卒年五十有五君六世祖永澄問學於蕺山以躬行實踐爲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子中朱止泉之緒論深究程朱之行以聖賢之道自繩然與人游處未嘗一字及道學也君學問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著有論語駢枝一卷荀子補註一卷漢學拾遺一卷經傳小記三卷古文集一卷君勤於讀書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莽成書動輒盈尺也

鍾褱

鍾褱字保其一字敵崖甘泉人與阮侍郎元焦孝廉循相善共爲經學旦夕討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交游中稱爲君子嘗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又有祭法考諸書舉優貢生卒阮侍郎爲刻考古錄四卷

徐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本農家子所居南鄉乃互鄉也有子弟讀書者必羣起譁之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之牧乃棄牛而逃至郡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餬口暇則誦讀恆達旦不寢一日焦孝廉循憩寺中見其所誦之五經及所作制義大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塾童子師未幾補諸生遂從事於經史之學甲寅省試與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黃君詰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爲恥典衣購算書歸時君攜婦入城與黃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時即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黃爲之序君沒後無子婦歸南鄉其兄鬻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誑以上冢賺至豪家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妻爲妾乎婦遂仆地其兄遁去俄傾婦醒遽入廚取廚刀自刎死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節而不禍其兄豈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

汪光爔

汪光爔字晉蕃號芝泉儀徵縣廩膳生其先人韓懷部郎諱棣與惠徵君松崖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生王光祿西沚錢詹事竹汀爲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經史嘗著荑稗釋一篇其說曰孟子五穀章不如荑稗趙注云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按荑之說凡五說文荑草名也爾雅莁荑蔱蘠注云一名白荑玉篇荑茅始生又荑桑也莁荑也廣韻荑秀詩靜女章自牧歸荑傳云荑茅之始生碩人章手如柔荑傳云如荑之新生是也稗之說凡三說文稗禾別也釋文引字林云禾別名玉篇稗秕也廣韻稗稻也又稗草似穀戴侗六書故稗葉純似稻節閒無毛實似荑害稼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之似穀者是也但荑稗之荑當爲蕛而非荑按說文蕛英也爾雅蕛英注云蕛似稗布地生穢草則蕛之狀可識莊子秋水篇蕛米之在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爲蕛米也釋文引司馬云蕛米小米也李云蕛草也則蕛之實可考孟子言五穀不熟而比以蕛稗者取其類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蕛稗釋文作苐薜李云二草名又云本又作稊稗而爾雅釋文云蕛又作稊引莊子云道在稊稗是也則蕛稗或作稊稗或作苐薜斷不作荑稗是蕛英之蕛不同莁荑之荑明矣說文禾部無稊字或缺耳稗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別於禾徐曰似禾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秕說文秕不成穀也稗無秕訓秕亦無稗訓以稗爲秕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爲稻說文稻稌也亦無稗訓唯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

之名若稻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稊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稊穉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稊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无姑山楡荑木更生山楡實則字又作荑是稊荑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章猗彼女桑傳云女桑荑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亦作荑而不作稊可見凡木更生皆爲荑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稊亦當作柳荑而不作柳稊矣生荑之荑不得誤爲稊則稊稗之稊亦不得訛爲荑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又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予服其精深又多不載晉蕃夙患哮疾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云

李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寧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居甘泉濱石讀書性善記人所作文一覽卽能闇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擴規規過一書抑劉伸杜焦孝廉循稱其書精妙詳博而惜未之見也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君愛其聰穎忽棄而學賈一日誤碎肆中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黃君適過之曰所碎之器我償汝值賈者遜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賈而使之賈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脩脯爲一年之後補邑庠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進嘗從駱問喪禮往覆問難發人所未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師

淩廷堪

淩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焻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卽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鹺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俸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邗江爲華氏贅壻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遊京師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歿哀毀骨立會一目而妻亦相繼殂謝孑然一身居恆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末疾終於歙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偁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卷肄經遍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識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令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稚威孔顨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裴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墜師承聞君歿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簏中攟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剞劂可謂不負師門矣嗟乎君冷官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殯亦人生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守端名綿初高郵州人乾隆丁酉拔萃科選儒學訓導邃深經籍尤長於詩著有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膳生候選訓導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畜書萬卷以校讎爲事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弘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隸韻諸書見人謙益不自滿亦絕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理堂名循一字里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曆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伯元名元一字芸臺儀徵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於學無所不通著有攷工車制考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人傳等書貞吉名大壯一字竹廬甘泉人昭武將軍之裔也以世襲起家官至安徽參將病廢回籍日讀古經注疏尤精於曆算律呂

之學春谷名承吉字謙牧江都人嘉慶戊午科解元乙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廣西補興安縣知縣今罷官歸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曆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之中不屑爲世俗之詩文者也又有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讀周官經時有所得著周禮獻疑十卷能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疑亦近時有心之士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黃宗羲

甘泉江　藩纂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岐嶷垂髫讀書不事舉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遭羅織死詔獄有覆巢毀卵之虞宗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嗚嗚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宗即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羲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尙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塡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羲三千金求勿質宗羲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塡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羲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羲在京師毆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冤既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忠端遺命以蕺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游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奭齡援儒入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羲親教之皆成儒者崇禎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鋮爲援奄黨又熾即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鋮觀望南中必生他變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宗羲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鋮銜之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遂南歸甲申之難福王立國大鋮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羲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正公及三弟子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羲也遂與杲並逮獄帖未出而

大兵至得免南都歸

命踉蹌回浙東時忠正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羲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宗羲所居之鄉也宗羲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尋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杭縱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殺之梧兵大譟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羲曰乘亂以濟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羲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遺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羲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羲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而宗羲軍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羲拜於牀下宗羲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奭爲內應會

大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宗羲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宗羲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

皆死宗羲失兵無援與尚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曆法
而已宗羲之從亡也母氏尚在故里
章皇帝下
詔凡前明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
聞宗羲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船
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羲副
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宗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
回甬上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即行翦除宗羲
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
杜嶴即宗羲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羲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
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羲名捕者益急宗羲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
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
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羲潛至鄞以計脫之慈水
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宗羲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
隅草間苟活迨海氛靖後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諸人宗羲始奉母返里
門復舉蕺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請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
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
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
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
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
李中孚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宗羲從臾之宗羲次韻
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羲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
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
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羲爲世家子弟家有
十三朝實錄復爛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羲乃與前大理寺評
事興化李淸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羲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
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文又延宗羲
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宗羲之弟子宗羲戲答元
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
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宗羲之學出於蕺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愼
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又以南

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
宗宋學又謂昔賢闢佛不檢佛書但肆謾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
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閱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竅
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迹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羲曰是不甘爲
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辨論極言其
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託而逃者亦不容少寬假焉宗羲性耿直
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
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獄中而放誕如此
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
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嘆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宗
羲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
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平生勤於著
述年逾八十尚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儒學案元
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
閻若璩問尚書而答之者春秋日食曆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
餘姚竹管肉孔勻者截爲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淸聲乃著是書
孟子師說四卷因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子以舊聞於
蕺山之說集爲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弘光紀年一
卷隆武紀年一卷永曆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紀一卷紹
武爭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紀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
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糾夏
考功幸存錄也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曆推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
曆假如一卷回曆假如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割圓要
諸書又有今水經四明山志台嶽紀游匡廬游錄病榻隨筆明文海
四百八十二卷與十五朝國史可互相參正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
呂蘇二家之缺思舊錄姚江瑣事姚江文略姚江逸詩自著年譜明
夷待訪錄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
蜀山集四卷詩曆四卷又分爲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
明夷留書一卷言王佐之略崑山顧絳見而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
又欲修宋史而未成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宗羲以古文自命有志於
明史雖未預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疑事必咨之其論古文曰唐以
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
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
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論足以補

近人規橅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皋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皋羽之身世蒼涼亦以自傷歟康熙戊辰冬營生壙於宋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雷先生云

顧炎武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溱之第濟刑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廣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即炎武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游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母王養炎武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母王年六十避兵常熟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是時炎武方應崐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事授炎武兵部司務事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脫走母王氏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炎武念母氏未葬辭不赴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海上道梗不前東南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由嘉禾窺京口過之金陵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甲午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山川之勝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孝陵回待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沈之水恩之婿某復投里豪譟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其危急有爲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愬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墾田於章邱長白山下戊戌遍遊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遊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喜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衡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丁巳六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偏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嘗以蒺藜苗佐餐以子待著故有此語

朝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公錫履主館事以書招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詞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炎武作書與門人之在京師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薦之乃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崐山相國元文弟兄炎武之甥也當乾學未遇時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子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傳之撰述之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炎武留心經世之術游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揭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裒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爲空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

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二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居華陰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遭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事者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黎洲至於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節甫曰記成之後客有問於予曰有明一代囿於性理汩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黎洲起而振其頹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閻百詩胡朏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崐山今子不爲之傳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予曰黎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客曰二君以瓌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疏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闢圖書之謬知尙書古文之僞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

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啓之菜瓜祭飲食之人芹藻釋奠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意也况若璩四書釋地曲譏紫陽朏明洪範正論直譏劉向於此則從寬假之條於彼則嚴踰閑之辨非有心軒輊者乎予曰甲申乙酉之變二君策名於波浪礪灘之上竄身於榛莽窮谷之中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黽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爲合之衆當王者之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尙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效西臺之慟哭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熏胥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哉客曰固哉子之說也我

祖宗參化育之功體生成之德不但不加以誅戮抑且招之使來所以突圍猛獸得以遁跡山林漏網長鯨亦復呴濡江海此伊古以來未有之寬仁厚澤也我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號存唐桂二王併爲竊據續編即

欽定明史亦倣宋史甲戌乙亥之例大書而特書矣且以祁彪佳熊開元皆有列傳核二君事蹟祁熊之流也今子不尊

聖人至公之心而爲拘牽之論何所見之不廣耶予曰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跋

古者國家有巡守封禪朝聘燕饗明堂宗廟辟雍之儀天子廣集衆儒講議典禮損益古今之宜推所學以合於世用根底六經憲章四代先王制作之精義可攷而知焉自後儒以讀書爲翫物喪志義禮典章區而爲二度數文爲棄者弁髦箋傳注疏束之高閣又其甚者肆其創獲之見著爲一家之言綴王肅之卮詞棄鄭君之奧論末學膚受後世滋惑經學浸微蓋七百年矣

國朝漢學昌明超軼前古閻百詩駁僞孔梅定九定曆算胡朏明辨易圖惠定宇述漢易戴東原集諸儒之大成裒然著述顯之當代顯門之學於斯爲盛至若經史詞章金石之學貫穿勃穴靡不通擅則顧寧人道之於前錢曉徵及先君子繼之於後可謂千古一時也若夫矯誣之學震驚耳目舉世沿習罔識其非如汪鈍翁私造典故其他古文詞支離牴牾體例破壞方靈皋以時文爲古文三禮之學等之自鄶以下毛西河肆意譏彈譬如秦楚之無道王白田根據漢宋比諸春秋之調人惡莠亂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吾鄉江先生博覽羣籍通知作者之意聞見日廣義据斯嚴彙論經生授受之恉輯爲漢學師承記一書異時采之柱下傳之其人先生名山之業固當附此不朽或如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之例撰次敘傳一篇列於卷後亦足屏後儒擬議規測之見尤可與顧寧人錢曉徵及先君子後先輝暎者也喜孫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獲固辭謹以所聞質諸座右未識先生以爲知言不也

嘉慶十有七年五月七日後學汪喜孫識

右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國朝江藩撰洪惟 昭代經學修明 定鼎之初顧亭林胡朏明閻百詩諸先生崛起遠紹兩漢諸儒之墜緒篤實淳懿恪守師法承先啓後私淑有人實宋元明以來所未有鄭堂特著此書 國朝經師學行出處著撰緒論搜括靡遺洵盛業也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元和惠徵君定宇經學冠天下鄭堂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洪北江詩話亦稱其學有師法珠湖草堂筆記則稱是書極有史家體裁鄭堂久在阮文達幕府文達撰 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黎洲居首而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不純宗漢學也亦可見其體例之嚴然如王蘭泉侍郎傳記及其以五七言詩章立門戶譏其太邱道廣一事洪北江詩話稱侍郎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亦頗有微詞亦何至如鄭堂所云也又北江傳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齗齗強辨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其爲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昔司馬子長撰酈生傳不言其說高祖封六國後完人之美俾成佳傳也又於子房傳見之者紀其實也此等事縱非鑿空亦當記之說部等書臚載本傳無論有乖史例亦適徵其所養之不醇然究爲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讀者略其小疵可耳咸豐甲寅夏五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甘泉江　藩纂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邱之學施施讎也孟孟喜也梁邱梁邱賀也又有京氏學京氏京房也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玄頴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氏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後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馬融鄭元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歸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夫易爲卜筮之書秦火未燔商瞿受易以來傳授不絕則漢儒之說以商瞿爲主商瞿之說孔子之言也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謂之穿鑿謂之邪說哉蓋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昌明於世豈非千秋復旦哉

國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擊陳摶之圖者如黃宗羲之易學象數論雖闢陳摶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惟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頗宗舊旨不雜蕪詞但以變易交易爲伏羲之易反易對易之外又增移易爲文王周公之易牽合附會不顧義理務求詞勝而已凡此諸書不登茲錄

易圖明辨十卷 胡渭撰 易說六卷 惠士奇撰 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漢學八卷易例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 惠棟撰 易述贊二卷 洪榜撰 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 張惠言撰 易音三卷 顧炎武撰

書

尚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臯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粊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惲惲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祕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惲傳子逵又有孔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桼書互相考證以授衛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旣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桼書者也是爲古文尚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注亦但解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允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閒一引之如禹貢注引允征典寶注引伊訓之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自云晉太保公鄭沖

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之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允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是爲僞古文尚書僞孔傳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爲舜典此又僞中之僞也時梁武爲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爲正義取僞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霸僞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敘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僞而撰別錄仍取霸書乎歆撰三統歷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采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僞而反取其說乎沖遠之說可謂游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僞繼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鷟也然皆未能抉其奧探其蘊遠

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僞古文寖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

國朝注尚書者十有餘家不知僞古文僞孔傳者概不著錄如胡朏明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於伏生也朏明雖知僞古文而不知五行傳之不可闢是以黜之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閻若璩撰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胡渭撰古文尚書攷二卷惠定宇撰尚書攷辨四卷宋鑒撰尚書後案三十卷王鳴盛撰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尚書經師系表一卷江艮庭撰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元作箋於是毛傳大行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基駮王申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明於王陳統又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掊擊皆古毛傳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糞土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

國朝崇尚實學稽古之士崛起然朱鶴齡之通義雖力駁廢序之非而又採歐陽修蘇轍呂祖謙之說蓋好博而不純者也鶴齡與同里陳啓源商榷毛詩啓源又著稽古編三十卷惠徵君定宇亟稱之其書雖宗鄭學訓詁聲音以爾雅爲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可謂專門名家矣然而解西方美人則戚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貌三皇而獨聖於西方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妄下斷語謂庖犧必不作網罟吁可謂怪誕不經之談矣以佛說解經晉宋間往往有之然皆襲其說而改其貌未有明目張膽若此者也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

詩說三卷惠周惕撰毛鄭詩考正四卷戴震撰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詩音表一卷錢坫撰

禮

秦氏坑焚禮經缺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即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制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邱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及魯瑕邱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

餘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制屈蒼曲臺記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衆賈逵父子此士禮周官授受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自曹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探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陳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澔乃爲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記皆趨淺顧而不闚古義矣至

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於禮經然或取古注或參妄說吾無取焉方苞輩則更不足道矣

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 禘祫說二卷惠定宇撰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撰 考工記圖二卷戴震撰 弁服釋例十卷任大椿撰 車制考一卷錢坫撰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監本正誤一卷石經正誤一卷張爾岐撰 儀禮小疏一卷沈彤撰 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江永撰 儀禮管見四卷褚寅亮撰 儀禮正譌十七卷金曰追撰 儀禮圖六卷張惠言撰 禮經釋例十三卷凌廷堪撰

深衣考一卷黃宗羲撰 明堂大道錄八卷惠定宇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 深衣釋例三卷任大椿撰

附三禮總義

禮說十四卷惠士奇撰 禮經綱目八十五卷江永撰 禮箋十卷金榜撰

春秋

孔子作春秋爲之傳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穀三家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蒼蒼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貫公貫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護授陳欽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歆授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知左氏四十事奏之又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爲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用服氏注後專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傳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仲舒傳褚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弘弘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穀梁者瑕邱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寖微惟榮廣浩星公二人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受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糜信至隋時穀梁用范甯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二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束置高閣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

國朝爲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鶴齡雜取邵寶王樵之說而不採賈服震滄之大事表雖精然實以宛斯之書爲藍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爲歌括不值一噱矣茲不著錄宋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餘做此云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顧炎武撰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馬驌撰 春秋長曆十卷 春秋世族譜一卷陳厚耀撰 左傳補注六卷惠定宇撰 春秋左傳小疏一卷沈彤撰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江永撰

附三傳總義

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賢弟元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

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何晏又爲集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亡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爲四書盛行於世凡四書類及經總義類皆附於此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四書釋地餘論一卷閻若璩撰鄉黨圖攷十卷江永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戴震撰論語後錄五卷錢坫撰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撰

附經總義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撰九經古義十六卷惠定宇撰羣經補義五卷江永撰經義雜記三十卷臧琳撰古經解鉤沈三十卷余古農撰經讀攷異義證　卷武億撰經傳小記三卷劉台拱撰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用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凡方言釋名小學諸書皆附於後

爾雅正義二十卷邵晉涵撰方言疏證十三卷戴震撰釋名疏證八卷釋名補遺一卷續釋名一卷江艮庭撰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任大椿撰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桂馥撰別雅五卷吳玉搢撰

附音韻

音論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顧炎武撰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江永撰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戴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洪榜撰

樂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閒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微魏晉以後典章廢墜即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

國朝諸儒蔚起搜討舊聞雖樂制云亡而論音律者求周尺漢尺之遺尋審律審音之旨俾二千餘年之墜緒彰明宇宙不啻繼往開來之偉業哉若斯之類不可泯滅因別立一類以附卷末

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卷江永撰律呂考文六卷錢坫撰燕樂考原六卷凌廷堪撰

家大人既爲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書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莠於苗以砆爲玉也著錄之意大凡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不著錄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不著錄一其人尚存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不著錄凡在此例不欲濫登固非以意爲棄取也次列既鈞承命繕錄因不揣檮昧著其義例於末嘉慶辛未良月既望男鈞謹識

國朝經師經義

國朝宋學淵源記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卽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具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故爲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閒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周之爲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奧義微言具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返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爲托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牆身通六藝其中惟顏曾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閒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曾而薄於諸子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深造之其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楊墨興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暴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然斯人斯性未嘗滅絕也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稽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楊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牴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爲事功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爲二道儒林道學判爲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視之矣殊不知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承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詆排二氏之學乎南渡後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議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徵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註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本朝

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爲化民成物之政四子書仍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皇猷或守蓬茅躬行實踐府縣置學官無聚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售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

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達服古入官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則將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矻矻孜孜寸陰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漢闢陸闢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斯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既編漢學師承記芸臺宮保爲跋於前既又纂宋學淵源記問序於予予才疏學淺曷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

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志其譾陋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爲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

皇淸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權署

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

甘泉江　藩輯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攟摭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遺經於旣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肄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爲教化之本而修齊平治之道自成矣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朱子則不然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豎儒忘肆詆訶果何謂哉然而爲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爲朱子之學者攻陸子爲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爲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乘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虛而無涯涘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以爲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甚無謂也我

朝

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僞勉實行於是樸棫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壯游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

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爲是記實本師說嗟乎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爲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槩置之弗議弗論焉

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

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

史宬無煩紀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

典

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曆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啓時魏奄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贊孫承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横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楩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興晉陽之甲夜繞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贓以萬計許顯純嚴行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義捐助輸者麕至緣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正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棐交章論薦

朝命敦促固辭弗應

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睢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也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

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泓康熙壬戌進士

刁包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明天啓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力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爲勇過孟賁崇正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卻走時有二璫督兵探卒報賊勢張甚璫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爲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痍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于其行數屬六人保護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僞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聞敗得免初聞百泉講學欲辨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即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謚爲文孝

李中孚

李中孚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正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可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攷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顔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於江陰靖江宜興興起甚衆還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氛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冢崑山顧炎武作襄城紀異詩以褒美之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眞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扃其戶不與人通後

聖祖西巡

召赴

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

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笑置之晚還富平卒弟子王心敬傳其學心敬字爾緝鄠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過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平居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式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

朝兩徵不起羹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

世宗聞而重之乾隆初有甯城新進士應

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閒與炎武冒鋒刃閒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康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連塵薦牘獲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屢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摧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謹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詢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槪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

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誘卸之端痛思臣母遲
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
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瞻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
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
之悲何及餅餌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
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孑然母子歔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
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
冢宰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
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轂之辭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
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謭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
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靦面目去歲臺
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
問寢之私倍縈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
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
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
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
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上聞謹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銜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
昏眊垂自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竊切下
情惟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
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子銜環鏤骨竭畢生
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疏上有
旨放歸吳江鈕琇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
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為宗時二曲提唱良知
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
各尊所聞不為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
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
其難性抗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忿
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為快事或曰因篤性
剛非君子也子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嘆子之言
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贍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為小聖人早歲成進士
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床食不兼豆雖盛暑亦
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
交善將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若羣寡
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騭人文務愜其隱窮通
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為交城知縣遣其子歸淄就昏去
後見其近作制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
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
事注六諭數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
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
縣治資如內黃一載告歸從百泉游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大悅
寄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
脚踏實地學以主敬為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後主游梁書院
晚闡白龜圖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為上蔡夫子云

竇克勤

竇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恆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
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

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泉之高弟子也克勤應京兆試獲雋謁湯文正公日夕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人鮮知學克勤立五社學置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服則讀書雖饘粥不繼晏如也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於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
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
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親闡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劉原淥

劉原淥字昆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爲堡以禦賊賊至守堡者多被創死仲兄出鬭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原淥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旣而推嘗腴於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閱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寢食俱廢得咯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儉歲賣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姜國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歛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戲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築室墓側安貧守素不求於人值歉歲三旬九食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樂閻循觀問國霖嘗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予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覽朱子大全集乃專志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會食必四五簋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哂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貧累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循觀之友有韓夢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入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爲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萊如元魯山

孫景烈

孫景烈字□□號酉峯武功人早歲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於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奏
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入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
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夸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於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卽二曲雖提唱良知然不專於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刁王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行志道之士哉

宋學淵源記卷上

甘泉江　藩輯

劉汋

劉汋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汋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絶食死唐魯二王皆遺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既葬杜門不出絶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鏹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伻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汋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二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惲仲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謚曰貞孝先生惲仲升號遜菴書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蕺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敗後薙髮於靈隱寺久之攜子歸毗陵反初服云

韓孔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稜山居家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亟謂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當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愛書晝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咸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咸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貿貿者矣孝咸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行之士焉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遊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敘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道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忒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於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戢山見姚江末學流於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於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騁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裒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枋屢以書問學答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嫌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威德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于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曰聖賢之學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

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簡易存心便入異端惟即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堤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置義田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閒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却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啓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於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昀

沈昀初名蘭先更名昀字朗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書絶糧采藷前馬藍草爲食客有餽米者不受客固請昀固辭推讓良久昀餓且憊遂仆于地客乃駭走既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亟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沒後貧無以斂友人應撝謙經紀其喪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以辱先生撝謙之徒姚敬恆趨而前曰如敬恆者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恆乃斂而葬焉

謝文游

謝文游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爲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尙書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書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動又讀羅整庵困知記遂專力程朱闢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往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游見其學行醇粹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程山咸推文游篤恭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爲墓志卒

應撝謙

應撝謙字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尙氣節與虞畯民張伏生將與恆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幾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招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也於是絶聲氣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爲猶社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輿床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逡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于愛人足矣彼滕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既出卽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贈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圖南爲巡鹺御史歸贈撝謙金弗受一日過諸涂方盛暑撝謙衣木棉衫圖南歸遺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蹠物也撝謙却之曰吾昨偶中寒絺衣故在篋也其治經以實踐爲主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遽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鬭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沮忽見撝謙來遽失色刀墮於地撝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傍觀者不能勸解紿之曰應先生來矣卽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爲宗陽明之說亦不致辯也

吳愼

吳愼字徽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庵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旃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斂容欽聽愼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於世

施璜

施璜字虹玉休寧人初爲舉業諸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

講首推璜璜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復相天下士矣言未終而璜至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張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菰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韙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又攷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彭瓏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
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迄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蘗偕百姓以長寧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扑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墻耳寧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於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尚何敢曠逸之耽馳騖之役乎于是悉屏生平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
聖祖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
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啓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
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仕祿之家鮮克由禮嘗以彭氏爲矜式焉

高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即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遣僮往候已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婚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尚挈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瘍疾辭有司饋以根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巽語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著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顧培

顧培字畇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錡歿有弟子金敞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錢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嘗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有啓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

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卽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辯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勞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以道自任又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卽膺嚴譴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可不愼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卽是賢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憬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僞物有爭鬬者多攜酒登堂求辯曲直史巽語解紛無不帖服卽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語弟子汪鑒曰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飭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沐至期而歿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鑒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鑒護喪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尙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歿也鑒實左右焉

朱澤澐

朱湘陶名澤澐寶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更涉獵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睹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澤澐同邑之劉師恕爲直隸總督知澤澐之學行欲薦于
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璿

向璿字荊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矍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聞講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癡人傳其文以游戲出之非居敬之道玆不錄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于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辯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其弟子有黄艮輔程登泰艮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症人稱爲孝子疾劇尙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也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黄商衡

黄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黄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勗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于學夜寢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墮擊盤鏗然作聲卽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蕺山人極圖說推衍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爲又次學人先是孝子卒于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
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于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
請

旌時沈公德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聞得邀
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
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入忠孝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大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
賜八品服年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于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吾與子米量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愼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于人于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雍正初
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隆二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後
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鄧元昌

鄧元昌字慕濂贛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宋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禽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于學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核有兒瞽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跽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於元昌曰感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於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視穫見貧人子拾秉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視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先生客也不敢慢市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坐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汋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闢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鵝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徧天下而東南尤甚至
本朝其風衰矣爰攷厥初其講學皆切于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卽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辯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象山云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爲王學者遂視朱子爲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爲異端而攻擊者並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于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詮次諸君子於曉曉辯論三家之異同者概無取焉

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下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　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
以訓詁小學相尙許鄭之說尊於周孔俊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
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擿埴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
一蔽也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
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諸力之所專殊塗同歸與道大適無
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墻之見亦持平
之論耳湯文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宬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
從祀　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愼至孫百泉道光間
從祀　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
援儒入墨之論殊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
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廉傳痛
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褊也
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檢討故留粤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違言
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閻潛邱年譜稱是書載李
天生於甲申乙酉閒冒鋒刃闖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是並先生
詩文集未之見也云云今李天生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鄭堂未
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甘泉江藩輯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憝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杖殺人事國模瞠目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正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爲位痛哭順治十二年死於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正十四年卒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爲宗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既于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藕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于順治十六年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模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敝非所敝之敝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于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痾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忖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何以道學爲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人于流俗不得一闚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濟一世之願盍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闡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忠介所稱陶先生陶奭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辯亦不慍崇正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嵊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薛香聞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慶嚴福公公本縣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有謝太傅祠謝氏子孫欲占爲己產倚勢鳴官福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卽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間與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學出入儒佛所由來矣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目

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中有范甯中年眼暗傷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于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從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汙矣須知此心染汙不得能識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盡之矣藩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卽論以涵養工夫一日嘗怒叱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尙能讀書乎況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逼于飢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筮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責百金未卒前數日出金代償之人以爲尤難也

羅有高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生而奇偉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偏讀所藏書心慕古昔豪傑之士習技勇讀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爲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聞而心動遂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爲然有高負氣爭辯道原曰子少安毋躁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兵法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問如張子否卽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尙況未必如張子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條暢無湮塞夭札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致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入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尙求有濟于天下乎有高聞言汗流浹背舌縮肢攣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教我曰子歸而讀先儒

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銘示之曰力爲之于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翠化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
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且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遊嘗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
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爲訓故之學有釋蠹一篇文煩不錄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磋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貞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衆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錢塘又之寧波主同年友邵海圖家度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尺木居士遊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寧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與海圖入京應試不獲觴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汪愛廬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奏刀砉然傾倒至矣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訓詁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尚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能了不染之心耶淸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趺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峯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梟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二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答羈之告成寺邵海圖聞其事白于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舉人非盜也即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顚末且可援邵海圖以爲證其事即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問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好勇鬬很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尚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汪愛廬師

先生諱縉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荊川百川之閒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莢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轇轕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閡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潘曰君于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儒佛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間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竇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狷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淸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于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躓于戶閾損一目早歲舉于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秉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

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于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遊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煹同人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閉作漢隸收弃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于經傳文曰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於本末之辯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愼之于獨而已矣愼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旣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愼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僇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沉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參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程在仁

在仁常熟人困童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皆不及也艮庭江先生亟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爲如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吳門老儒陸佩鳴爲師一日謂在仁曰我不足爲子師爲子擇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卽執贄門下盛稱其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麤不能體認經書子之學去呂子十萬八千里而子之心已麤氣亦浮矣豈有心麤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功業乎在仁瞿然下拜曰願受教乃取近思錄授之十日後問之曰省否曰不省又授以陸王之書久之又問之曰省未曰省曰前此何以不省也曰心不在腔子裏從此砥厲廉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冷不樂見熱客坐是益困矣假僧舍讀書徧閱大藏又得李卓吾紫柏書讀之感其遇爲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蓋引以自喻也後下榻子家樂與先君子談論自悲身世不偶多憤激之言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雖一衿亦有定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餘年胸中尙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爲退而告藩曰聞丈言醍醐灌我頂矣未幾歸海虞以貧病死

記者曰儒生闢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闢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旣闢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閒若暗中分五色飮水辨淄澠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于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矣然尙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

儒如香聞師諸先生是已閒嘗攷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跡而存其眞斯可矣必曰佛儒一本亦高明之蔽也藩謹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